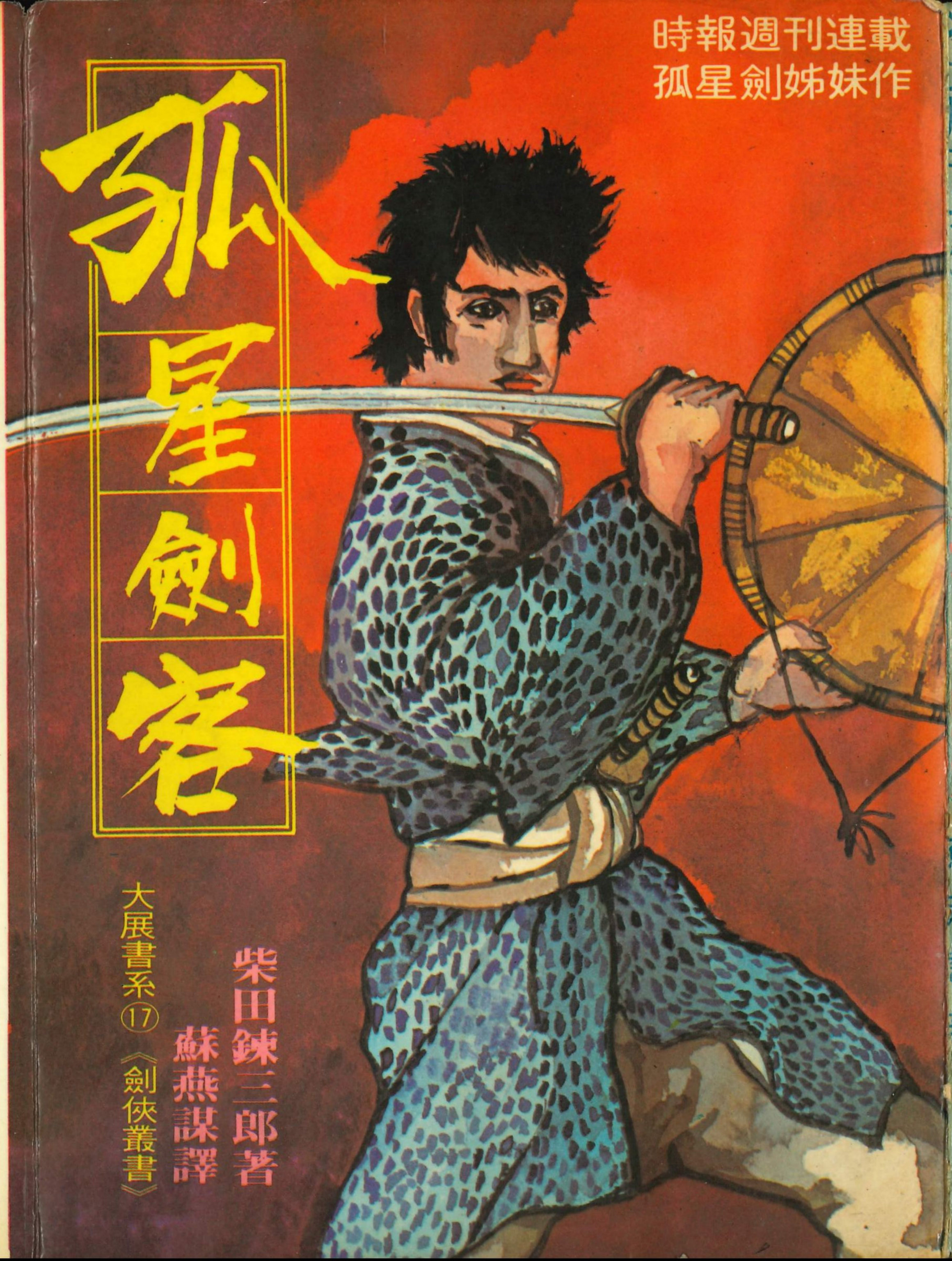
時報週刊連載
孤星劍姊妹作

# 孤星劍客

大展書系⑰
《劍俠叢書》

柴田錬三郎著
蘇燕謀譯



時報週刊連載
孤星劍姊妹作

# 孤星劍客

大展書系⑰《劍俠叢書》

柴田錬三郎著
蘇燕謀譯

大展書系⑰《劍俠叢書》
孤星劍客
柴田錬三郎著
蘇燕謀著
明德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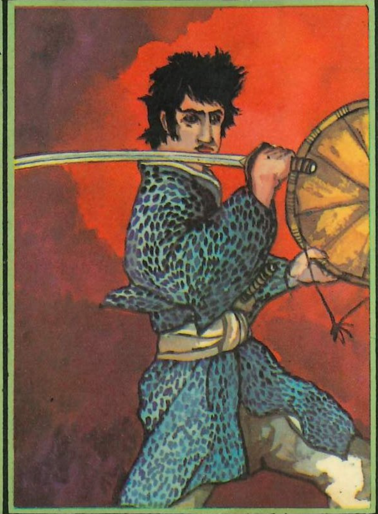
孤星劍客

大展書系⑰《劍俠叢書》
柴田錬三郎著　蘇燕謀譯

孤星劍客眠狂四郎，身懷幕府官方密令，向東海道西下獨行，目的是要探查西方十三藩在暗中進行叛亂的密謀內容。

當他將要離開江戶城時就發現敵方的踪跡，而以妙計從岸和田藩主懷中奪得叛變的證據—連名誓約書。從此狂四郎在東海道五十三處驛站的旅行中，每一站都有各藩所派的刺客在等待他。但他以所向無敵的圓月劍法，一個接一個地打倒強敵，最後又在京都三條橋上刺殺幕後的主謀人，而圓滿達成任務。

全篇高潮迭起，危機四伏，各派劍法絕技層出不窮，場場龍爭虎鬪，是狂四郎發揮絕技，打鬪最精彩的武俠小說。也是柴田錬三郎最膾炙人口的成名遺作。



封面設計/繪圖/傅耀生

劍 俠 叢 書

# 孤星劍客

原書名：（眠狂四郎孤劍五十三次）

柴田錬三郎 著
蘇 燕 謀 譯

# 初春日本橋

年關已近。

爲了迎接新年，江戶正忙碌的進行著大掃除。

各個遊樂場，雜耍園子的活動，都在臘月十五日之前結束。取而代之的，是販賣各式年貨的年市。

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是賣「注蓮飾」的攤棚（過年時掛在門上的稻草飾物）。這種買賣一直要到大年夜半夜才歇息，而在元旦一大早，却能拆得乾乾淨淨，一點搭棚的痕迹都沒有。

杵臼搗餠的聲音一陣陣的傳過來。

隨著年關的到來，增加了不少敲打著竹節的乞丐，淸脆的竹節聲，更增添了濃厚的年意。

就連來來往往的人們，也顯得匆忙無比。

眠狂四郎以徐緩的步伐走在雜沓的人群中。

在送舊迎新的忙碌歲末年景中，這個男人看來是多麼的格格不入！

大掃除、搗餠、門松飾……幾乎都與他無關！

佐久間町河岸已成立了松市，夾道兩邊列著無數的大小松木，猛然一見，彷彿將武藏野的森林移植了過來似的。這種用來裝飾門戶的松木，一般的年貨市集中沒有，必須到松市來買，因此群衆們一波一波的湧至。

眠狂四郎走在其中，似乎毫無興趣。

這位離開江戶一年的異相浪人，似乎有所爲而來。

到底有什麼事呢？——必須到老中．水野越前守忠邦府去見過側用人武部仙十郎之後才能明瞭。在越後的溫泉客棧中，狂四郎曾接獲仙十郎的手函。

註（浪人——沒有主子，到處流浪的武士。）

（老中——幕府高官，總理幕政，辦理朝事之重臣，有四～五位輪流當政，由俸祿兩萬五千石以上的世襲大名中選任。）

（側用人——幕府官名，監督側衆的上奏，安排老中、若年寄等高官進見將軍之事，職位雖在老中之下，威望却在老中之上。諸侯仿此制，亦設有各藩的側用人。）

眠狂四郎來至常盤橋御門，只見景觀爲之一變。

各大名的府邸彼此錯落的內櫻田，其歲末的景象，並不像市井小民那麼紛雜熱烈。（大名—諸侯）

門松也還未掛出來。

唯一能襯托出年景的，是那持著白色單瓣梅花，代表主家前往各處賀歲送花的差人和侍從。

「前面是眠狂四郎大人嗎？」

突然身後傳來了呼喚聲，隨卽傳來跑步聲。

狂四郎並未回頭。

來人立卽走在狂四郎的右側，見其裝束，似乎是那個小藩的定府中職位不高的人（定府—諸侯住於江戶）。微笑的臉上充滿了諂媚的神色，眼、鼻、嘴、臉都是圓呼呼的。比狂四郎矮了一個頭，就武士來說，這樣的小胖子實在無甚威嚴。

「天氣可眞好啊！」男人這樣說著。

其實不用他說，狂四郎也感覺得出那一股溫暖的陽光正照在自己削瘦的肩膀上。

「這樣魯莽的打擾你可眞冒昧！請多包涵！是這樣的，昨夜投宿在吉原時，我就住在你隔壁，結果今天又遇上了，這不是有緣嗎？你對吉原很熟了吧？我才來第二次，可是，你知道，像我這種又矮又小、其貌不揚的人，照樣會有艷福的！……聽說吉原藝妓要進房時，也得兩人一組，互相監視，這是絕對不准在房內接客的意思，如果誰破壞了這個規矩，就會撤銷番牌，熄掉此家茶室的燈籠，禁止再營業！可是，話雖然這樣說，我昨晚召來的四個藝妓中，有一個苗條的女郎居然就答應了，我只是開開玩笑罷了，這可眞讓我大大的吃了一驚——」

淘淘不絕的說了一大串。

如果不打斷他的話，可能還會一直說下去。

過了道三橋，來到大名小路的路口時，狂四郎冷冷的喝了一聲：「閣下！」

「有何指教？」

「你是刺客吧？」

「……」男人立卽閉上了嘴。

「爲了要殺我，特地趕到這裏，故意站在我的右方，不過，你白費心機，我已經看穿了！」

「……」

「你似乎早已料定了我會看穿你的身份，所以不發一語，不過，你大概沒想到我也能看穿你的計劃吧？……你是打算在我拔刀的利那，按住我的右手，以短刀刺殺我，對吧？……沒有用的！」

男子停住了脚步。

狂四郎以同樣的速度走進了大名小路。

約走了十步。

男子忽然喊道：「眠狂四郎！」

狂四郎既不停脚也不回頭。

「我叫都田水心，你記著，有一天我要殺了你！」

狂四郎沒有回答。

●



水野府內長屋中，側用人宅的書房內。

狂四郎坐在溫暖的室內，不禁懷念起濕冷的空氣來。

這位老人每次均在書房內委派我各種死亡的任務，但是每次都用輕描淡寫的口吻，彷彿對小狗說話似的。而每次達成任務回來報告時，也擺出一副理所當然的態度，往往左顧而言他：「那邊有不少美人，有沒有抱一個回來？」

說著諸如此類無關痛癢的話。

狂四郎一進書房，就說到：

「老丈！明年就七十了吧？」

「你的意思是說我的善後事隨隨便便就可以了，是吧？那有這麼簡單，我還有很多事要做，起碼再活十年，你要知道，不管於公於私，我都還沒找到繼任的人呀！」

狂四郎面無表情的看著老人，認識十年了，老人的面貌絲毫沒有改變。這位老人在卅年前就已經是現在的模樣了。

「主公這次已來到本丸了！」（丸——建築物之通稱本丸——城堡的中心建築。）

武部仙十郎看著眼前這位身高不足五尺，額頭和顴骨常突出，風采並不驚人的狂四郎，緩緩說道。

這些消息，狂四郎在越後的溫泉客棧中也曾聽到過。

今年五月，忠邦的強敵——本丸老中，水野出羽守死去。首席老中大久保忠眞會不會推薦西丸老中忠邦來頂出羽守的空缺呢？各方的大名和旗本均不安的期待著。

（大名——直屬於將軍的諸侯，俸祿一萬石以上。）

（旗本——武士的一等級，家祿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資格直接進見幕府將軍。）

「自從主公來到本丸之後，一直到上個月，都沒有發生什麼風波，但是這個月却不妙了！」

「……」

「西方十三藩的衆大名們，同時提出了正月要各自回國的請願，這是從來沒有的事……以薩摩藩爲首的這十三藩，早就暗中集會謀議才有此擧。若說此輩憎恨我家主公，這倒無可厚非，但是同時離開江戶，恐是別有居心的！」

「……」

「所以這次你的任務，是取得十三藩謀議的內容！」

「就派我一個人嗎？」

「我派幾十個人給你都沒有問題，但是，我知道你喜歡獨來獨往！」老人微笑著。

「老丈——我既不是幕府的庭番，也非甲賀伊賀的忍者，從來沒有修練過忍術，…而且，我素來厭惡這種行爲！」（庭番—幕府將軍派往各地的密探）

「我並非要你去當密探……你的活動可堂皇的進行！」

「比方呢？」

「比方——在大馬路上公然羞辱大名，如何？」

「…………」

「你先要下手的，是預定在元旦日就歸國的荻藩毛利及岸和田藩的岡部——這兩家居然不來拜年就要回國，未免沒把幕府看在眼裏吧？若在五十年前，立刻就會受到改易的處分！」

十一代將軍家齊年事已高，十分厭煩幕府的各項行事，這三年來，連最重要的啟歲典禮都不露面，獻刀儀式、賜服儀式等，都由當值的老中代替主持，而賜盃儀式乾脆就取消了。

今年也一樣。

但是，各藩藩主豈可為此就抹煞了元旦的拜賀，置之不理呢？這種行為不啻是犯了僭上之罪。而對擔任本月職務的老中水野忠邦來說，更是明顯的藐視之舉！

「岸和田的岡部是個聰明、有野心而又脾氣暴躁的人，在你來說，是個理想的對手！」

「…………」

「據我所知，這十三藩的藩主都把此次密謀的連判狀帶在身上，你只要由岡部長慎的懷中盜取卽可……元旦的早晨，他會經過日本橋，你可以大大方方的下手，在一位大名身上借一份文件，不是什麼太難的事！」

這種異想天開的舉動，在老人口中說來，卻成了微不足道的舉手之勞。

狂四郎仍然面無表情的望著老人的臉說：

「釣魚也得有魚餌吧？」

老人畢竟不是等閒之輩，果然，他一擊掌，立刻有人帶進一位武家姑娘。

姑娘生得杏眼桃腮，睛如點漆，鼻樑高挺，異常的美麗。她一進來，卽毫無懼色的看著狂四郎。

「這位是理江姑娘，她的父親是岸和田藩的侍役長，三年前冤死於藩主手下……這不是最好的餌嗎？」

狂四郎沒有立刻作答，以冷峻的眼光看著理江。

「妳還是個不知道男人滋味的女孩吧？」

「是的！」理江點了一下頭。

「你願意為報父仇而犧牲色相嗎？復仇的人都應有這種決心……有些女人甚至為此而不惜賣身！」

「是的，我也有這種決心！」

狂四郎這才對老人說：「看來還可用，…至於用什麼方法，待我大年夜喝酒時再想吧！」

狂四郎拿起了愛刀「無想正宗」，站了起來，正待步



出書房，忽然想起一件事：

「老丈！我在來這裏的路上曾遇到刺客，意圖阻止我來見你。看樣子十三藩的人或已有所行動了！」

●

元旦清晨——江戶的天空連一片浮雲都沒有。風也不大，但是寒氣逼人。

市內還很安靜，商家的門戶都緊閉上，街道上闃無一人。只有街角的紙鳶店上的草簾隨風掀呀掀的。

昨夜守歲的人一直鬧到半夜，街道彷若白晝，但是天快亮時，人群卻急速的散去。

正月初一做生意的，只有紙鳶店——但是兒童們尚未行過「屠蘇儀式」，都還沒出來。

江戶的中心地帶——日本橋。

二十八間長的橋上沒有一個人影，以致僅六間寬的橋面看來卻似有十間之濶（一間——日本長度六尺為一間，約合一·八公尺）。兩旁的葱寶珠高欄上，覆了一層薄霜，此時看來更見高聳直立。

仰首四望，北面為上野山，西為江戶城，南為富嶽，東方靠海——旭日卽隔著海映照在橋上。

若在平時，正是漁船初航的時刻，但，今天是正月初一，沒有人會出海撈魚。所以橋下靜靜地泊了數十艘船。

忽然——。

「哈！哈啾！」

橋下的船中，傳來響亮的噴嚏聲！

原來是以毛巾覆面、打扮成宵小模樣的金八。

「我這把骨頭快給凍壞了——眞他媽的，再待下去，萬丈志氣都要隨著小便消失！唉！唉，五萬三千石的混帳，還不趕快來！」

就在他自言自語之際——

由室町方向，正有一列行列往此前進而來。

在這個崇尚享受，一切講究豪華奢靡的時代裏，這個行列眞是簡陋無比！矛槍、挾箱、武器、長柄傘等都是黑色的。

岸和田藩是岡部宣勝於寬永九年受封成立的，當時由攝州高規移封而來，入城時受到大群飢民圍訴苦況以後，代代皆有搶刼或脫逃的事件發生。

這是一個相當貧窮的藩國，因此，藩政的方針，唯有力圖節省一途。而出行的行列也不得不如此簡樸。

領隊的人走到橋頭時，突然——

京橋那頭有人蹬蹬蹬的飛奔而來。

是個穿著正月禮服的武家女子。

膚白勝雪、眉目如畫，正是武部老人給眠狂四郎的女

子——理江。

理江跑到橋中央，立卽撩起了下襬坐在地上。

「那是誰？」

「有何企圖？」

領隊的小人目付（監察武士行爲的官吏）蹙著眉問道，但是隨卽又露出更加不解的神色。

只見那名女子抽出了懷劍（匕首），割斷胸前的締帶——衣服左右一鬆，立卽敞了開來，露出了豐滿柔嫩的胸部和腹部，女子以刀尖向著自己的腹部。

完全一副準備切腹的姿態！

粉紅色的長內衣襯著雪白的肌膚，在陽光下閃耀著。

理江提高了聲音，向行列高喊著：「我要求見岡部美濃守大人！」

幾位侍從意圖趨前，但是理江更大聲的呼喊：「不准過來，否則我要用血染紅元旦的日本橋！」

藩士們只好駐足不前。

在這個講究風水迷信的時代裏，正月初一若說了不吉利的話，就會受到嚴厲的責難。

而此江戶的中心——五街道起點的日本橋，如果大年初一就染上血腥，將會發生怎樣的騷動和不安，這是可以想像的！

說不定會導致整個藩的破滅！

庶民們若群起責難攻擊岸和田家，幕府就不得不出面處置了！現在已經是幕府要看老百姓臉色的時候了！

「喂！你是有毛病吧！」

小人目付向理江這樣喊著。

「我有事！我乃是三年前慘遭藩主濫殺的侍役長大塚三郎兵衞之女理江。我父無故受害，死不瞑目，冤魂無處申訴已有三年，我爲了告慰亡父在天之靈，特來求見藩主，如果藩主肯道歉一句，就可了我心願。如果拒絕，我就以死抗議！請藩主大人出轎吧！」

理江以高亢而清楚的聲音說道，字字血淚。

家老（諸侯的家臣之長）中兵左衞門在橋頭聽罷此言，很快的走向轎旁，報告美濃守長愼。

「眞是不得已，好，我去！」

長愼等不及穿上草履，就跨出了轎子。

「主公——不要殺她，用刀背敲擊卽可！」中兵左衞門提醒了一句。

「知道！」

長愼由小姓（侍童）手上接過了長刀，單獨往橋上走去。距離那女子二間之距時——突然，

有人由蔥寶珠高欄上如鵬鳥一般飛了下來，往長愼身



上一碰。

長愼未及拔刀，那人又已縱身躍走。

「何方歹徒！」長愼舉起大刀之際，那人已躍向橋頭。只見半身裸露之女子亦已逃往彼方。

「那裏逃！」長愼猛喝由後直追。

藩士們紛紛追到橋上。

金八讓理江先逃脫，自己則一面跑一面大呼小叫：

「嘿嘿嘿！金八船不好追哪！追到時船已開啦！」

一邊跑，一邊舉起了手上的東西，那自長愼懷中取出的十三藩藩主連判狀，隨風揚著。

長愼又急又氣，怒不可遏。

眼看就要追到了，但，金八一閃，霎時——

一位黑衣人出現在橋頭！

凸額高顴、滿臉肅殺之氣，雙手揣在黑羽二重長衣之內，冷冷的立在那裏。

足以壓倒岡部藩一百七十多人的銳氣，充滿在那雙冷邃幽暗的眼睛、和削瘦的肩膀之上！

## 品川女郎

過了元月初一之後，原本冷清的街道突然之間熱鬧了起來，人群由四面八方泉湧而至。

街道上先出現的，是載滿了貨物的貨車，嶄新的車子、嶄新的外衣，甚至包頭的頭巾也和衣服配成套。工頭走在前面領著隊伍，大家同聲吆喝著。

商家的衆老板們，也穿著綢面的禮服，帶著只限於今天的裝束才能配飾的刀，帶著小工人，開始到各處去拜年。工人頭子和酒店的女老板們，也都各自穿著規定的服裝匆匆的趕路。

天空中飛舞著無數的紙鳶。

商家也只有在每年的這個時候允許孩子們放風箏玩，小孩們拉著紙鳶在大街小巷穿梭嘻鬧著，碰到了來往的武士們也不致挨罵。

女孩子們都聚在一起踢著羽毛毽子。

孩子們童稚可愛的嘻笑聲，正表示了這是一個快樂而又熱鬧的年！再加上——

賣唱女子的三絃琴、說書的吶喊聲，舞獅的鑼鼓聲，處處都顯示了新春喜氣洋洋的氣象。

眠狂四郎離開了江戶街道，經過高輪的城門，向西往東海道走去。

出了高輪城門就是市郊，景觀自然與城內不同。

商店集中在一側，沿海是牛町、車町，後面則是供拉貨車的牛隻歇息的牛欄。

靠牛爲生的人，正月的打扮也以牛隻爲主：牛頭上掛著注蓮飾，脚上套著草鞋，「磨！磨！」的叫聲中，似乎也充滿了恭喜的情緒。

一位休息場的馬伕向著路上來往不息的進香客們叫道：「要不要騎馬，要不要騎馬？」

馬伕蹲在地上，一張臉笑得像彌勒佛似的。

「喂！那邊的老人家，最先騎馬的人運道最好哩！來吧！來騎馬中頭彩吧！」

「最先騎馬有什麼好處？」

「哈！多著哪……我想想，嗯，對了，騎在馬身上看富士山，也比在地上看高多了！」

「中國的孔子不是說嗎？山高未必尊貴！」

「啊！您眞是博學多才啦！請上馬吧！」

「我是信州人，什麼樣的高山沒有見過？至於騎馬，……我寧願去抱女人呀！」

「媽的！臭老頭！」

馬伕見生意做不成，駡了幾聲，又去招徠其他的客人。正在東張西望之時，只見那頭走來一孤傲的人影，正是眠狂四郎。馬伕臉色一正，立即將馬頭一拉，飛快地往品川方面急駛而去。

狂四郎像平日一樣，雙手斜揷在衣襟內，似乎毫無目的的漫步著。

來到品川客棧之前，狂四郎蹙起了雙眉。

金八正起勁地和休息場茶店的姑娘對踢著毽子。

「金八！」

「哇！老大，你把我給等死了，你以爲我眞的愛踢毽子呀？我是等你等的不耐煩，無聊得要死才來陪陪這位姑娘的——你上那兒走了，我足足等了你一個多時辰哪！」

「我沒有要你在這裏等！」

「雖然你沒明說，但你的意思我還捉摸不出嗎？」

「……」狂四郎默默的走出去，金八丟下了毽子，縮著腦袋跟在後面。

「那位理江姑娘一定要跟你去東海道，我怎麼勸都不聽哪——結果只好去找武部的老爺，呵呵，他說：既然這樣，就讓她去吧！」

「……」

「老大，我們這兩個一前一後的跟著，你不嫌累贅吧



？」

「………」

「唉，怎麼不說話呢？你看，有勇氣在元旦清晨脫了衣服預備切腹的小姐，一旦下了決心，你用棒子打她都趕不走的！……她現在扮成個賣唱女子，住在品川的相模屋小店裏，等著你哪！」

兩個人走了二町之遠（一町爲六十間之遠，約合一百公尺），突然右側的紅格子紙門內傳來一聲嬌呼：

「噯！那邊的大哥，頭髮梳的光溜溜的，衣服又漿得畢挺，顏色配得那麼好，是那家的公子呀？」

金八摸了摸自己的頭，又看了看身上的衣服，笑嘻嘻地把頭湊上了格子門：

「品川女郎眞不得了，這麼會說話——我都不想走了！」

「要不要上來？」

「眞不巧呀！我有急事要到大森去，回頭再來！給妳帶點大森的香菇，可好呀？」

「說話可要算數唷！」

「一定，一定，妳們品川女郎身價愈來愈貴，去年以來就漲了三成，沒有一點錢，那裏上得了青樓？」

金八在這兒打情駡俏，狂四郎已走了半町之遠。

突然——

一卷東西由一家紙門內拋了出來！

是女人的腰帶！

這卷腰帶滾到狂四郎脚前，柔軟地散了開來。

狂四郎停住了脚。

淺黃色的更紗帶上，有幾個大字：

——黃鶯織柳，紫燕穿花，君何不來一敍！

金八很快的追了上來，一邊呼道：

「嘖嘖！街道也要繫腰帶嗎？那家姑娘有這等心思？」說著，眼睛往紙門格子探進去，一面又「嘖嘖嘖！」的嘆了幾聲。

是個年紀稍長，面若薔薇的女人。

「這樣的美人怎麼埋沒在市郊外呀？憑妳的姿色，一定可以成爲城市中的青樓名妓哪！」

金八揚著眉呼道，女人端坐著，臉上毫無表情。

「金八——」狂四郎叫了一聲。

「是。」

「我要這個女人，你到相模屋去找理江，帶她到小田原，先到那裏等我。」

「老大，你怎麼啦——這個女人怎能跟理江姑娘比？我們的新姑娘已做了飯菜等你，你怎麼……」

狂四郎不等金八說完，已掀開布簾進去了。

●

這是一間四壁灰淡的暗室。

狂四郎靠著牆坐下，隨即閉上了眼睛。

穿著長衣的女人，以托盤搬來了酒菜，放在狂四郎面前，但是他動也不動。

「不會喝酒嗎？」

「哦……」

「元旦喝了太多的屠蘇，到現在都沒醒！」

女人從壁櫥裏取出了被褥，開始準備著。

狂四郎略略睜開了眼睛，注視著女人。圓潤的肩膀、柔和的曲線，看得出來從事這個行業並沒有多久。

狂四郎和衣躺下，說道：「我要睡一覺，傍晚六時請叫醒我，我有事要辦，辦完後再來抱你！」

女人點了點頭，接著說：

「那……你休息時我出去一下好嗎？」

「隨你！」

「我把小孩寄在附近人家家裏，昨天沒敢出門，今天想去拜年。」

「去吧！別急著回來。」

「謝謝你。」

女人出去之後，狂四郎立即沈沈入睡。

●

「嗳——你醒醒！」

狂四郎從睡夢中被人搖醒。

「現在已經是晚上六時了！」說話的正是那名女子。

狂四郎站起來，望了一眼女人準備好的晚飯，左手提起「無想正宗」刀就往外走，突然，又想到了什麼似的——

「你的小孩是男的嗎？」

「是的。」

「我給他帶禮物回來，會讓孩子覺得稀奇高興的東西！」

「眞的嗎？」

「我是個不說謊的男人！」

狂四郎步下了台階，却沒有往外走，而繞到屋後去。屋後是一片山崖，只有一條可容一人通過的窄路。

狂四郎的身影，就消失在這道漆黑的山徑之中。

●

由高輪到品川的街道之上，不見一個人影。

一到傍晚六時，高輪的城門便關閉了，因此沒有人出城。沒有旅客、沒有馬伕、休息場的茶屋也打烊了。

靠海的寬濶街道上，出現了一列普化僧（雲遊四方的



蓄髮僧人）。

這一定是在城門關閉之前進來的。

普化僧的行列來到往池上本門寺的岔路上時一個人影擋在岔路的中央。

普化僧團立即停下了脚步。

「嗯！十三個！三天前離開江戶的大名行列恰是十三藩，剛好一藩派一個護衞……你們都是薩摩的密探吧？」

沒有人回答，但十三人同時摘下了額上的寬笠。

狂四郎以爲他們會立刻採取包圍自己的陣式。

但是沒有，普化僧仍站成一行。只見每個人擧起了左拳放在額上，右手擧刀向天，擺出了上段架式。

這就是寬永初年，瀨戶口備前守所編的自源流架式。

此乃是號稱「薩摩百年來第一」的隼人隱密黨，是個由絕頂高手組成的暗殺團。

爲了薩摩隼人的名譽，此黨絕不採以衆欺寡的攻擊法。其組團之際所選的人員，都是天富異稟的武人，加以特殊的訓練。能夠完成這種異於常人的苦修者，只有半數。剩下的黨士再加分組編級，必須經過極嚴厲的競爭，才有升級的希望。

這些人的高超刀技，不是幕府的探子所能趕得上的。

但是他們所遇到的眠狂四郎，却是古今奇才。

狂四郎知道隼人隱密黨有以一對一的輪攻法，一人倒下之後，另一人才會接上來，故亦蓄勢以待，不動聲色。

狂四郎移動著脚步，讓自己的身影與路燈的影子合而爲一。然後，徐徐地拔出了無想正宗，以刀尖向地，正是不折不扣的地摺架式。

這種揮刀生光的圓月殺法，乃是狂四郎最常用的起刀法。

其出奇之處，正是——

變化地摺架式的那一瞬間，刀光一閃，却以刀背正對敵方！

以刀背對著敵人，確實令人不可思議。

也許這就是破自源流的刀法吧！

狂四郎緩緩地以刀刃劃著圓弧……

擺出直立上段架式的薩摩隼人，靜靜地看著狂四郎劃完一個圓……

無想正宗再回到原來的地摺架式的那一刹那，隼人的身子和刀一起躍離地面！

「嘿！」

一道破冰裂霜的白光劃向夜空

無想正宗以驚人的快速落向原處。

「……嗯……」隼人用手掌掩著左耳，發出悶在喉嚨

裏的痛苦呻吟。

「一個！」

狂四郎低低地喊了一聲，白刄一閃，回到原來的地摺架式。

狂四郎的脚下，躺著一隻血淋淋的耳朵。

接上來的隼人跳進了半步，睜大了雙眼盯著狂四郎。

狂四郎再度擧刀揮出圓月殺法。

無想正宗回到地摺架式的同時，隼人大喝一聲，喝聲震得兩旁的樹葉沙沙作響。

又一隻耳朵落在狂四郎脚下。

「兩個——」

狂四郎冷冷的數著。

三個——、四個——、五個——………

狂四郎脚下的耳朵愈來愈多。

敗手退在一旁，而等著上前的隼人，仍擺出直立上段的架式，一個接一個殺向狂四郎。

最後——

狂四郎脚下已散佈著十隻耳朵。

第十一個隼人上來時，狂四郎蹙起了雙眉。

路燈明亮的照在那長輪廓極深的脚上，明顯的看出來，這是一位有異族血統的年輕人！

也許還不到二十歲！

面對著和自己同爲混血兒的劍手，狂四郎心內湧上了一陣憾動。

地摺架式停在原處，不再變動。

刀雖不動，目光與目光却如火柱一般對視。

「喝！」

狂四郎大喝一聲，刀鋒晃向對方——

只見隼人的刀高高地彈到空中，而身子一撲，按著左腕倒在地上！

「第十一個！」

狂四郎喊到這個數目之時，已打敗了十二位隼人。

●

這位叫做阿楓的女人，孤獨地坐在暗室內。

——那個浪人一定躺在冰凍的路上！

一想到這裏，阿楓並不是普通的妓女。

她原是薩摩藩小姓（侍童）組的番頭之妻，成爲寡婦之後，被命爲間諜。去秋被派到品川爲妓，擔任監視來往的各藩武士的任務。

「有一位叫眠狂四郎的異相浪人會經過，設法絆住他！」

昨夜，江戶藩邸（各藩在江戶均設有類似使館之機構



，稱爲藩邸）來了這樣的密令。

而今日，身爲薩摩藩的前探　馬伕傳來「眠狂四郎已經來了！」的消息時，自己還沒想出要用什麼方法引他登樓。

遠遠見他走來的那一刻，解下腰帶寫上那幾個字丟出去，眞是急中生智的法子！

狂四郎諒傍晚六時有事要辦，一定是知道了隼人隱密黨會經過高輪城門！

那群暗殺團是何等的高手，狂四郎怎麼躲得過？

這位和狂四郎並無肌膚之親的女人，爲何會如此關心狂四郎？

——連她自己也不明白。

——能平安的逃走就好了！

阿楓急切的祈禱。

有人推開了紙門，——意外地，竟是狂四郎！

阿楓幾乎失聲尖叫，驚駭的睜大了眼睛。

狂四郎微笑著，把一個皮袋丟在阿楓前面。

「我帶回了給孩子的禮物……現在還有事要辦，今夜無法住在這裏……以後也許無法再見了！」

說完，拉上了紙門。

「啊！等一等——」阿楓急急的追了上去，但，人影已消失了！

阿楓茫然的回到室內，打開了皮袋——

皮袋裏，是十二隻血淋淋的耳朵！

## 川崎除厄

是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

朝陽灑在人群熙攘的街道上，…街上充滿了前往伊勢的人。那穿著半截短衣的年輕丈夫，腰際配著長刀，顯得很不自然，跟在後面的妻子穿著簇新的襪子和草鞋，辛苦的以內八字的步子急急的走著。這大概都是頭一次做長期旅行的人吧！

遊方和尚及商旅們，都大搖大擺的走著。

一群身穿白衣，把大紅外套反背在後面的金比羅大神進香團，喧喧嚷嚷的佔滿了整個街道。

街道那頭，出現了雙手探在衣襟內，慢慢踱著步子的眠狂四郎。

他那凹凸分明的臉龐、蒼白的皮膚、削瘦的身軀……都流露著一股孤獨、淒涼而又寒冷逼人的氣勢。

雖然同樣是在陽光之下，他却顯得特別冷漠孤寂。

長期出生入死的生涯，自然地練成了他獨特的無聲的步伐——更加重了他的神祕與孤傲。

匆忙趕路的老百姓經過狂四郎身邊時，自然而然的避了開來，似乎連他的影子也不敢踏，遠遠的繞道而行。

出了品川，就看到一里塚的一棵樸樹。

所謂的「一里塚」，是由江戶的日本橋開始，每隔一里就建一個土塚，塚上種的不外是樸樹、松樹或榆樹。有的一棵，有的兩棵。一里塚除了計算路程之外，還可供出租的馬驢等計算費用。

那棵樸樹下，蹲坐著一位十二三歲的少年。

由那黝黑的臉和簡陋的穿著，可以看出是附近漁人的孩子。

他見狂四郎走近，立刻站了起來。

「武士大人——」

似乎無懼於狂四郎冷傲的視線，一邊還用手掌擦擦鼻子。

「武士大人不是屬馬的吧？」

「你怎麼知道？」

「那我猜對了！」少年笑了起來。

這年正是午年，屬馬。

「如果我屬馬，那又如何？」

「當然有緣故，你要聽嗎？」

「什麼事？」

「我要請你吃海苔！」

「……？」

「拜託！拜託！」少年鞠了個躬。

「吃海苔當然可以，但你得說清楚！」

「我們一邊走一邊說好不好？到鈴森八塊幡地方！」

如果是個成人，狂四郎一定會冷淡的加以拒絕，但是這個男人却有著不忍拒絕小孩子的弱點，甚至收起了冷漠的表情，露出了微笑。

少年以很親密的語調，詳細的說明。

前面大森海邊一帶都是海苔場，有名的淺草海苔，大多是由此地供應的。少年，就是種海苔人家的小孩。

採集海苔的工作，由秋分開始，至春分結束。

秋分之前，把在河裏浸泡過，除去臭味的木柴或竹子，搬到淺海去插植。插植的地帶離海岸十町、二十町甚或一里之遠。用狼牙棒在海底挖個洞，像種樹一樣，在海底種上整整齊齊的行列。海苔的孢子就會黏著在竹竿的枝上繁殖。

然後摘下這些成熟的海苔，以清水漂洗乾淨，鋪在葦箆子上在太陽下晒乾。晒好的粗海苔就可賣給淺草的批發



店。

通常，最好的海苔是在霜月和臘月的寒天所採取的。

「……今年的收成只有去年的一半，雖然爺爺說是因爲秋末時刮了幾次颱風的緣故，但是大家都認爲是我們沒有拜八幡的關係！」少年說著，認眞的搖著頭。

這些種海苔的人，爲了祈求豐收，每年秋分時，都要在鈴森八幡神前獻舞祭祀。但是去年有人認爲不該在神前喝酒喧鬧而取消了祭典。

「現在就是爲了要向神明謝罪，所以請你來當生祭。」

●

鈴森八幡神供在石清水八幡的神社裏。社內有一鈴石，若予敲擊，就會發出鈴聲，故被視爲神蹟。

其實也不過是個小地方的小廟。

聳立在社前的古老大松，也被稱爲神木。其實這棵樹並無威嚴凌人的形態。

少年走進松樹，指著樹上說：「就是那個！」

高高的松樹上，掛了一個紙鳶。

「我們十個人在海苔場放紙鳶，祈求上天讓線自己斷掉，使紙鳶落在神木之上，結果我的禱告果然靈驗了！」

少年說完，很快的爬上樹幹，扯下了風箏，然後下來交給狂四郎。

「拜託！拜託！」又再度鞠躬如也。

原來這個風箏上貼了很多海苔。

「因爲今年是午年，若能讓屬馬的強壯武士吃掉這個風箏上的海苔，神明就會答應明年不刮颱風……武士大人，請你吃這上面的海苔吧！」

「這就是你所說的生祭嗎？」

「是的！」少年一雙眼睛眨也不眨的看著狂四郎。

「這些都是你們小孩自己出的主意吧？」

「不，是爺爺告訴我們的！快，快吃了吧！」

少年迫不急待地扯下了風箏上的海苔，交給狂四郎。

狂四郎把海苔塞進口裏，一眨眼工夫，已軟軟的倒在松樹下，像死人一般動也不動。

●

頃刻之後，六七位少年抬著一頂轎子，急急地穿過街道。領頭的那位，正是方才讓狂四郎吃了滲毒海苔的少年。

路旁樹下一位正在休息的馬伕見狀，奇怪的問道：

「三吉！那個轎子裏是誰？」

「嘿嘿，是貨物！」

「這麼小的年紀就誘拐人家的女孩子嗎？」

「你是說，小孩子不可以這樣嗎？」

「少裝傻！到底裏面是什麼？」

「打開來才知道呀！呵呵呵！可換十兩呢！」

說著，又抬著轎子走了。

不久，穿過那茶店林立的浦田村，進入一條小路。

田野的那頭有一座房子，四周植滿了擋風的樹林，這是在鄉下到處可見的景象，房子陳舊，門戶古老。

三吉一行將轎子抬到院子才停了下來，然後，三吉跑上了門廊，對著屋內叫道：

「大人——」

立即有人出來應門——露出來的那張面孔，赫然是在內櫻田路上企圖刺殺狂四郎未成的都田水心。

「抓來了！」

「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很好！」

都田水心立刻走到庭院，掀起了轎簾，只見狂四郎昏睡在內，一顆頭無力地垂在胸前。水心見狀，搖頭晃腦的說：「沒想到這麼簡單！三言兩語就給小孩子騙上，眞是有負一代高手的英名！」

突然，三吉很緊張的看著都田水心：「大人——」

「怎麼？」

「我們事先說好的，你答應不殺人我們才願意做這樁買賣……我看你似乎很恨他，所以……再提醒你一次！」

「放心！這個人活的要比死的值錢！」

「你是要把他賣掉嗎？」

「對！我出十兩由你們這裏買來，再以百兩賣出……」

「哇！好厲害！」

「做生意就是這麼回事！哈哈哈！」

都田水心大聲的笑了起來。

●

當天——

由江戶出發歸國的大名中，有福知山藩的朽木綱条。其行列和元旦日一早就渡過日本橋歸國的岸和田藩岡部長愼的行列一樣，也是個十分簡陋的行列。

位於丹波山間，只佔有壺中這塊小地方的福知山藩，食邑三萬二千石，是個比岸和田藩更加窮困的貧藩。

全藩內有一半是山嶽，從位於中央部位的福知山盆地的天守閣城四望，即可看到全境的山。

而由山陰流下來的由良河，和由南邊流經的土師河在福知山的山腰會合，形成一個直角，每遇豪雨，必定決堤泛濫，使得城下一帶變成水鄉澤國。

自寬文九年朽木植昌入封以來，這個壺中小天地，可說是天災連年。植昌治世的四十年間，就曾發生火焚全城之事、由良川泛濫七回、以及崩塌城壁的大地震、旱災、霜害……等等大災禍。其他小災更是不計其數。



當然，飢民災民群集在城下示威要飯的事更是層出不窮！

享保中葉以來，旱魃連年，又慘遭蝗蟲大襲，餓殍達千餘人！至此，全民眞是苦不堪言。

福知山藩的稅並不比他藩苛重，但因連年天災，農民生活窮困已極，故藩民時有減稅濟糧之請。

享保末年，福知山領內四鄉六十二村的村長和耆老們集合在城下強行訴願，據說當時藩民態度十分強硬，曾有若不達目的即向幕府老中告訴之言。

而——

此種荒廢疲弊的情況，仍然毫無改善。

此次藩主歸國，農民們一定又會集結強訴，再提舊願。這也就難怪坐在轎內的藩主朽木綱条臉上充滿了不豫之色了！

綱条今年才廿五歲。

他坐在轎內，一直閉著眼睛，回想著三年前歸國時的那次騷亂……數千名老百姓舉著草旗，在城下叫嚷蠢動，那種情景現在想起來仍令人心有餘悸。

農民們要求的，無非是取消藩廳的「節約令」。

綱条十分了解老百姓們的痛苦，但是對於人民的強硬態度，仍覺得異常氣憤。

藩主自己也已力圖節約了，每餐均是一湯一菜的麥飯，江戶的府邸也減少了一座，而參覲的行列（見註）更是忍受著社會的恥笑，簡陋已極。

（參覲——參覲交代之簡稱，德川幕府的一種制度，諸侯每隔一年到江戶謁見將軍，並留在幕府供職一年後再回封地。）

但是藩民們却不體諒，以爲城內藏有充分的米糧，而每每藉故在城外叫喧！這些老百姓們眞是狡猾奸詐！

享保年間的暴動事件後，主謀者均入獄斬首，其家族流放外逐，而病死的人也掘出砍首示衆，以示嚴懲。

但是近年來藩主的威望漸弱，每遇此等情事，皆以和平的手段處置，以致藩民們氣焰更盛，示威之勢變本加厲。

綱条之祖昌綱曾研究荷蘭學，十分嚮往西洋的政治，主張以慈悲治民，但是——受苦的却是後繼的藩主們！

——這次回國，老百姓們膽敢再施舊技，一定要嚴厲的處置他們！所有的主謀者一律殺頭！

正當綱条睜大了眼睛，心中暗下決定之際——

「主公——請出來一下！」

側用人這樣叫著。轎子已不知何時停了下來。

綱条打開了轎門，探出頭來。

原來已經來到大鄉川的便橋旁邊。這座便橋每年九月

架設，三月拆除。

「怎麼回事？」綱条問道。

「主公應請川崎大神為您除厄。」側用人這樣回答。

日本的風俗迷信，認為二十五歲和四十二歲的男人是「厄年」，必須祭拜川崎大神，除去厄運。

於是綱条帶著三位近習（近臣），渡過了便橋。

●

奉有除厄大師的平間寺，就在梨園的那頭。

綱条一行人正待急急穿過梨園時，突然，眼前出現了一個人：「拜見朽木公！」

這人正是都田水心。

「敝人乃是幕府大目付鮫島左近大人的手下，都田水心是也。請朽木公在做除厄祭拜之前，買下一件合適的東西！」

水心說完，往梨園內揮了揮手。少年們立即抬來了轎子，水心揚手掀開了轎簾——

「這人是誰？」

「您大概聽過有個叫眠狂四郎的浪人吧？」

綱条一驚，仔細端詳著浪人的面貌。正月初一岸和田藩的岡部美濃守長愼所持之連判狀被刼之事，他已有所聞。

「原來是他！」

狂四郎軟綿綿地靠在轎內，似乎毫無知覺。

「他是水野越前守的側用人武部仙十郎手下的絕世劍法高手，請你付金子百兩買下他吧！」

「百兩？」

綱条縐起了眉頭，冰心却微笑著。

「十三藩的盟主是薩摩島津公，如果你將此人送往三田的薩摩藩邸，他們當會慰勞你的辛苦，並送上五百兩給貴藩的！」

「…………」

「如何？買下吧？」

「如果此人眞值五百兩，你為何不親自送到薩摩藩邸去？」

「我是奉大目付之命來殺眠狂四郎的，現在偷偷賣掉已犯了違命之罪……但是做個目付手下的下人，俸薪少得可憐，我只好冒險做此買賣。這種見不得人的事，怎麼可到處大聲喧揚？」

突然，轎中傳來一聲

「一百兩未免太便宜了！」

都田水心大驚失色轉過頭去時，曾幾何時，那一直昏迷不醒的狂四郎已躍出轎子，站在一邊了！

狂四郎的嘴邊，浮著一抹冷笑。



「都田水心，用一百兩賣我，實在太少了！如果你叫價一千兩，我還可以再假裝下去，事後再和你分賬，但是，只賣一百兩？那就別怪我忍不住了！」

都田水心滿臉通紅，不發一語。

狂四郎等著都田水心拔刀，冷冷的看著這位勁敵。

都田水心原來充滿殺氣的臉上，忽然變得一片蒼白：「這次是我失手，我願認輸，你請吧！」

這位行徑和其他刺客大不相同的人，似乎對狂四郎有著一股莫名的憎恨。

「第三次可要多用點心！」

狂四郎留下了這句話。

●

狂四郎來到川崎一家叫萬年屋的小茶棚坐下。

屋角有一個小小的身影在移動……狂四郎將視線投過去，怯怯的走出來的，竟是三吉。

「沒有賺到十兩吧？三吉？」

「眞不懂！……」三吉很困惑的搖著頭：「武士大人，我在海苔上面塗了毒藥，吃了就會昏迷不醒，你怎麼一下子就醒來了呢？」

「我沒有吃！」

「嘎？怎麼會？我明明……」

「你爬上樹去拿風箏時，有隻蜜蜂由風箏上摔了下來！所以，我假裝吃了一口！」

「哈！原來如此！」三吉一屁股坐在地上，用手掌拍著自己的脖子。

「搞懂了吧？現在你要怎麼向你那些小部下們交待？」

狂四郎說著，投了一個小判（薄薄的小金幣）給三吉。

「做什麼？」

「就算是你們把我由大森抬到這裏來的轎子費！」

狂四郎這句話說完時，人已竄到大街上了。

# 無情神奈川

距江戶七里，離京都一百一十八里之處，就是神奈川鎭，是個有幾十家設有飯盛女郎或僕役的旅店的小鎭。

（飯盛女郎——日本古代在客棧內侍候客人並兼陪宿的女子）

神奈川這個地方，是因狩野河流經此地才有此名，這條河通過街道，直直流向大海！

河流兩邊，散落著漁家。而再上去是個叫神奈川台的丘陵地，飯盛女郎們的宿店就設在斜坡路邊。

狂四郎在一家叫「桶屋」的宿店中住了一夜，現在正以醉後疲憊的眼神望著海面。

風平浪靜，幾艘白色的帆船在海上緩緩的移動，霞光萬丈中，上總房州的山只有一點模糊的影子，隱約地現出淡淡的黛色。

這位孤傲的男子見到這初春的海景，不知不覺流露出神的臉色。

一個小小的人影闖了進來，打破了狂四郎的沈思。

狂四郎將視線移了過去，冷冷的看著這位不請自來的少年——三吉。

三吉以特別的神情看著狂四郎，然後又默默的低下頭來。

「這次又有什麼請求？」

「請你收我做徒弟！」

「徒弟？你能做些什麼？」

「不曉得！」三吉坦白得搖搖頭。

狂四郎不理他，由壁龕上取下了「無想正宗」，走出了房間。

飯盛女郎們都還在睡夢之中。呼叫客人的紅格子門邊，散落著女人取暖用的小火爐。

走到這裡，狂四郎停下了脚步。

由紙門格子看出去，正有一團普化僧經過，每隔三步排成一列，靜靜的走著。

——十三個！狂四郎蹙起了眉頭。

在品川的宿店邊，自己先向那隼人隱密黨挑戰，十三人當中，有十二人被自己割下了耳朵。

那是初二夜間的事，如今已是初五。

隼人隱密黨不可能花三天的時間去治療一隻耳傷！

——是否曾經回三田的薩摩藩邸一趟？

很難明白，但目前只有這個可能。

「你叫三吉？」



「是的！」

「能不能跟踪這些普化僧？」

「遵命！」

三吉立郎如脫兎一般奔出去。

●

約過了半個時辰。

一個漁夫跌跌撞撞的衝進桶屋，喘著氣大叫：「喂！有沒有人？來！快給我一杯！」

一位穿著汚濁長衣，披著一件有補釘外衣的飯盛女郎，打著呵欠走出來，站在漁夫面前。

「你怎麼啦？源哥！」

「沒什麼，快給我一杯，心情壞得很，快！我要一大杯！」漁夫接過了冷酒，一口氣喝得精光。

「你到底怎麼啦？虧你的外號叫做強力之源，看你的樣子却好像撞見了鬼似的！」

「撞見了鬼就好啦！你知道，我們出海的時候如果遇到鬼，那可是好預兆哩，一定有大豐收……哎唷！你不知道，我看到了十多個僧人在海邊切腹自殺哪！嚇死人了，這種景象你們一輩子也見不到的……你看，第一個自己切腹，第二走到他後面，砍下他的頭，然後第二個切腹，第三個再去砍他的頭……我的媽呀！我躲在岩石後面偷看，簡直像做了一場惡夢似的！」

話尚未說完，狂四郎走了出來：

「那些僧人是否用布包著左耳？」

「啊？」漁夫看著這位異相的浪人，縮了一下脖子，說：「戴著深笠切腹的，看不出來！」

「在那裏？」

「海灣的南邊，一個叫鬼岩的大岩石旁邊。」

狂四郎很快的走出了桶屋，向海邊奔去。

——爲何三吉沒有回來報告？

來到海邊，果然，那個號稱鬼岩的巨巖就聳立在砂地之上！一邊是絕壁，另一邊連著這面的山坡。

狂四郎站在巖石頂上，已看見靠近峭壁的砂地上，立著十二支白木墓牌。

一位普化僧孤獨地站在墓牌旁邊，吹著長簫。

海濤聲掩沒了簫聲，狂四郎聽不出是那一首送別曲？

——爲何只剩這位沒有切腹呢？

狂四郎覺得有點不解，而直覺的感到——一定是那位年輕人！

十三個當中，狂四郎只留下一位沒砍去他的耳朵。因爲那位年輕人的相貌，很明顯地有著異邦人的血統。看到和自己長相類似的劍手，狂四郎不忍砍下他的耳朵，只擊

震對方的手腕，彈去他的刀。

年輕人發現有人自巖上跳下，立卽回過頭來。

——不錯！正是那位異邦相貌的人。

年輕人隨卽擺出備戰的架式。

狂四郎在離開對方兩間左右的地方停住了脚步，開口說道：「隼人隱密黨因爲失去一隻耳朶，就以爲不能達成任務而自殺嗎？」

混血年輕人見狂四郎沒有敵意，便收回架式，說道：

「是的！薩摩隼人不願忍此割耳的屈辱而生！」

「那你爲何不切腹？你雖未被割耳，却也受到了失刀的恥辱。」

「我要將這十二人的遺體送回家鄉之後再自盡。」

年輕人昂然的這樣說。

「你們既然有如此剛猛的切腹勇氣，爲何不先殺我，讓我和你們一起同歸於盡？難道你們毫無憎恨之心？」

「敗在閣下神妙刀法之下，我們都輸得口服心服，是自己的能力不夠，怎麼會憎恨閣下？」

年輕人面部雖沒什麼表情，一雙澄清的眼睛却清澈如水，狂四郎心中浮起了難以名狀的感觸。

「失禮了！」年輕人打了個招呼，轉身走開。

「等一下！」

狂四郎開口喊道，但是等年輕人停下身後，却又不知該說些什麼，只好問道：

「請問貴姓大名！」

「梅津一郎太。」

年輕人回答了一句，向前走了幾步，却又停下脚步，看著狂四郎：「聽說令尊是位荷蘭籍的傳教士，是嗎？」

、狂四郎默默的頷首，梅津一郎太的臉上立刻有了微妙而複雜的表情。

「我的母親是屋久島奉行的女兒，跟著外祖父到屋久島去，兩年後返鄉時已生下了我。在我還不解世事之前，祖父和母親先後去世，所以根本沒有機會知道我的生父是誰！」

「……」

「對不起——」年輕人很快的離去。

狂四郎望著他的背影，在心底叫著：「不要死！」

如果喊出聲來能夠改變他的意志，狂四郎一定會縱聲大喊，但是，明明知道這是無用的，狂四郎只好將話喊在心底。

●

回到桶屋，昨夜陪宿的飯盛女郎正挑高了眉毛等在那裏：



「老闆！你太不應該了，嫌我醜，昨夜碰都不碰我一下，這還不算，還自己約女人來幽會，眞是太不像話了！我們不是開客棧的，這是連女人一起出租的宿店呀……」

狂四郎不理會女人尖銳的叫罵聲，逕自走回房間。一拉開紙門，只見理江靜靜地坐著。

飯盛女郎的叫罵聲，她一定也聽到了。

「眞是連累你了，對不起！」理江雙手伏蓆的道歉著。

狂四郎不發一語的坐下，取出昨夜喝剩的酒，骨嘟骨嘟的灌進喉嚨裏。

室內一片沈默。

半響之後，狂四郎猛一抬頭，理江也正好抬起頭來。

狂四郎沈吟了一下，開口說道：

「以往我身邊的女子，沒有一個是我願放過的！」

「……」

「只有你，我願讓你淸淸白白的離開，但，妳爲何老是跟著我？」

「……」理江仍然不回答。

「你不像是個會看上我這種無賴漢的女子，這樣老跟著我，一定有特別的理由的！」

理江依然閉著雙唇，只是將手探入胸前，扯出了一件東西，送到狂四郎眼前。

是一個亮澄澄的金色十字架！

狂四郎縐起了眉頭：「你是個基督徒？」

「是的！」

理江是岸和田藩藩士的女兒。

岸和田面對大阪灣，在大阪和伊勢的中間。與攝津的藩界之處，有個港口。異邦傳來的宗教，由此祕密的傳佈，並不是件奇怪的事。

在這樣貧乏的藩內，農民們爲了求得溫飽，往往冒著觸犯法令的危險，挺而走險。

不止是農民困頓，藩士們也不富裕，岸和田藩內惟一通行的銀票，彷彿紙屑一樣，毫不値錢。

在絕望無依之下，人民會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神的身上，也是人情之常。

雖然政府禁止異教的傳佈，但是這樣反而更助長了此宗教的神祕性，信仰的人日趨愈衆。

狂四郎看著理江：「你也認爲我長得像耶穌基督？」

狂四郎曾經聽好幾個皈依基督教的人這樣說，再次碰到這樣的情形，不禁湧起了很大的憎惡感。

理江却毫無畏懼地看著狂四郎：「是的！」

狂四郎拿起十字架站起來

「啊！你……」理江叫了起來。

「靠這個未免太遲了！」

狂四郎說著，一手將閃亮的十字架丟到土牆外的海面上！

理江雙手合掌，閉著眼睛喃喃地唸著祈禱文。

半響之後，才回復了正坐的姿勢，看著狂四郎。

狂四郎仍自顧自的喝著酒。

「你要把我當做你的妻子！」理江的口氣充滿了平靜與爽朗，彷彿說著一件不相干的事。

狂四郎看看理江，只見理江毫無表情的接著說：

「我已經失去了自十二歲就戴在身上的十字架，以後只好依靠你了！」

狂四郎正想嚴厲的斥責理江的念頭太過荒謬時，外面傳來了急促的馬蹄聲，蹄聲方息，接著起了咚咚咚極重的脚步聲——

「不好了！不好了！」只見三吉跳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喘著：「師父呀，有人要決鬥！」

狂四郎有些不解，問道：「誰和誰？」

「兩個僧人！」

「什麼？」

那十三個僧人當中已經有十二個埋在墓牌之下了，此時怎麼會有兩位僧人做決鬥？

「你說清楚！」

「我跟著那十三個普化僧繞了半天，去到柴生茶屋時……」

——原來那是另外十三個僧人！

「後面又來了一個普化僧！」

——那一定是梅津一郎太。

「他們說了一些話，結果那裏面的一個帶著後來的那個走了，說要到柴生寺去決鬥——」

狂四郎霍地站了起來：「你的馬快不快？」

「牠可以一口氣跑到小田原！」

●

雙方都以左拳拊額，刀尖直立向上，擺出上段架式。

兩個人隔著九尺的距離如此對峙，已有一個時辰左右了！

站在梅津一郎太前面的龍堂寺八郎，乃是薩摩藩若年寄之子，為任隼人隱密黨的副座，而辭去了家老之職。

（若年寄——地位次於老中的重臣，統治老中職權以外的各官，尤其是旗本。）

一郎太曾受龍堂寺八郎之教達五年之久，而成為及格的黨士。兩人之間，可說有師生之誼。

當梅津一郎太來到柴生村口的茶屋時，見到和自己相



同裝扮的十三位隼人，知道這一組人，是要來殺掉自己那一組敗於狂四郎手下的黨士。

一郎太立刻將十二位隼人業已切腹，自己送回遺髮之後，亦將自盡的事向龍堂寺八郎報告。

但是寺八郎聽完後，却很冷淡的說：「不必了！」

如果此事發生在別藩，一定會受命當場切腹的。

但是隼人隱密黨却有一項極富武士道精神的處置法——允許一郎太做單打決鬥。如果一郎太勝了，就可以回鄉去。

但是，一郎太如何敵得過教自己劍術的寺八郎？

雖然明明知道比不上，一郎太仍然拚著一命，竭盡全力做此決鬥——

寺八郎的臉上充滿著海潮般的劍氣，踏出了右脚。

距離縮成四步了！

寺八郎的瞳孔愈來愈小，幾乎瞇成一線——這是他欲圖殺出致命一擊時的眼神，那一線寒光之中充滿了殺氣，沒有人敢逼視………。

一郎太睜大了雙眸，堅定地接下了兩道精光。

突然——

寺八郎騰騰殺氣的臉上忽然一變。

就在這個時候——「不要死！」一聲巨吼由一郎太的身後傳出。

一郎太彷彿被這一聲巨吼彈起來一樣，倏地躍起，一刀砍向寺八郎——只見血光一閃，寺八郎無聲無息的顛撲在地上，抽搐了一下。

………

拿著血刀的一郎太以虛脫的眼神轉過身來——

是狂四郎的那聲巨吼擾亂了寺八郎的銳氣。

一郎太嚅動著雙唇，似乎想說些什麼，也許是想道謝吧？但是，雙唇却又閉了起來。

這種單打決鬥是不能接受他人幫助的。

而狂四郎也不可能承認有意幫助。

一郎太只能將感謝之意充滿在兩眼之中，深深的向狂四郎俯了俯頭，默默地離開。

狂四郎無言地目送著走出山門的一郎太。

——那樣的脚步要一直走向鹿兒島！

狂四郎的心中，有著像鉛一樣沈重的感慨！

# 程谷富翁

「啊！是眠大人！」

背後傳來了響亮的喊聲，正往山坡上走去的狂四郎停下了脚步，將視線投往右側那座古老的地藏寺。

此處又稱爲界線寺，是武藏與相撲的國界，古時叫做帷子里或輕井澤，目前此二地合稱爲程谷。

二里併成一里，以信濃坂爲界，領土擴大了。

來到這裏，才有遠離江戶之感。

喊叫狂四郎的，是坐在地藏寺前露台上一位中年男子。

留著全髮（江戶時代老人、苦行僧、醫師等人慣見的髮型）滿面于腮、手持托鉢僧慣用的古笠，一付不修邊幅的樣子。那又髒又舊的黑羽二重長衣反摺在腰間，露出了兩隻毛茸茸的腿。

這位就是聞名江戶的蘭學醫師（蘭學卽西學），是個奇行異徑的怪人，大名旗本及商賈人家均不予來往。狂四郎於五年前認識之初，卽已一貧如洗。聽說這位叫曾田良介的醫師把所有的收入都用來買蘭學書籍，由於藏書過多，壓垮了板牆，結果給房東趕了出來。

既然是過慣了浪迹天涯，來去無踪生活的人，在此遇到，也就不足爲奇了。

狂四郎向醫師微笑著：「長途旅行回來嗎？」

「不，不是這樣的，我去探望此地的大富翁，昨夜終於過世了。對了！這個人你也認識，他就是程谷富翁呀！」

「齊藤佐兵衛已死了？」

狂四郎的少數知交中，這位堪稱風雅絕代的人終於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齊藤佐兵衛的祖先，是德川治世中僅存的少數豪族之一。

據說其先祖是開拓三浦、鎌倉兩郡七個港口爲己有的海盜。源賴朝在伊豆擧兵時，曾贈送十艘兵船做爲軍援，後來源賴朝設立鎌倉幕府時，卽命其建築市鎭。

源賴朝開府時，鎌倉只不過是個荒涼的漁村。其祖先在這個偏僻的地方開拓小路大路，又採取風水師的意見，先建築將軍的亭館，以此爲中心，分別建立辦理政務的政廳、兵士屯駐的侍所，以及裁判所、諸侯的別館等等。至此時，完成大事業的齊藤佐兵衛，已經不是簡單的海盜，而是相模至伊豆一帶山嶽的統治者了！

源賴朝給予佐兵衛家可任意砍伐任何一山山林的權利。這個權利經戰國時代，德川幕府等朝代，齊藤家都一直保有著。



德川家康在江戶開府之際，齊藤佐兵衛也像其祖先一樣，對幕府的建城大大貢獻了一番力量。

持有箱根、伊豆山嶽伐材權的齊藤家，實在是全日本無人可與匹敵的林業巨富。

至其父輩時，本邸移到江戶青山，且亦對幕府朝廷有所顧忌，而將規模收斂了一些。而本代的佐兵衛也謹遵父訓，日常生活儘量避人耳目。

但是，經常在吉原深川七個遊樂區出現的佐兵衛，仍然有著人所不及的豪行及作風。

狂四郎在深川新地認識佐兵衛時，對方已年過五十，容貌、人品皆極脫俗，大有名利不入我心之風。

元祿時，紀伊國屋文左衞門曾有揮金如土之擧，成爲江戶的話題，但是時至今日世局已有所變，程谷富翁已無法再像其先祖一般在紀文祭或奈良茂祭時以金製小豆分贈朋友，也不能爲了做一個像房子一般大的饅頭，而將吉原五町、山谷近邊的蕎麥收購一空了！

目前佐兵衛已不嗜示炫於人，而注重一己之享受，其身上所穿的衣料，非上好「唐棧」不可，一襲衣料動輒百兩，而贈以至友之萬年青盆栽，亦爲價値三百兩之珍品。

但是，佐兵衛人品特出之處，並非指此。

江戶市內有四十八組消防隊，其所需之消防衣，歷年來皆爲佐兵衛所贈。製作此衣之店，江戶僅有一家，卽神田暨大工町石田治郎右衞門店，故一套消防衣所費不貲，但佐兵衛每年悉數捐贈四十八組，同時爲善不欲人知，皆匿名而爲之。

此外，庶民爲慰勞一年辛苦所做之各項行事祭典，佐兵衛必定有所贈與。正月至各貧戶派分年糕，祭典時提供神轎，開河之時，更捐贈提燈數千盞……。

此等善擧皆暗中爲之。

三年前，佐兵衛賣掉了江戶青山之本邸，回到程谷號稱六百年歷史之老宅定居，而其對江戶消防隊的贈衣之擧等各項贈送，皆未曾中斷。

●

曾田良介自地藏寺之露台上站起，說道：

「葬典祭儀都是和尚的工作，所以我先走了，你現在趕去，說不定正好趕上出殯的行列……」

說完，行了一個禮，卽帶著小小的藥箱走了。

果然，狂四郎走到柏尾時，卽遇到了盛大的葬列……白紙無紋的大燈籠、龍頭的六角提燈，大旗……之後跟著棺木，慢慢的走過街道，進入大山山徑的柏尾寺。

依照上流社會的習慣，必須目送著棺木消失之後才可擧步，狂四郎站在一邊，回想起佐兵衛脫俗不凡的容貌。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狂四郎於吉原流連了五日之後，走出大門領取自己的無想正宗時，感覺有異，仔細一看刀鞘，雖然一樣是粗糙的黑木，但却非舊物。狂四郎未曾理會，便離開了吉原。

豈料此後每次擦拭刀鞘，即現出鮮艷奪目的光亮來。

雖然確知這是齊藤佐兵衛的禮物，但因對方無意提起，自己也無從致謝。

贈刀鞘的人現在正躺在棺木裏，刀鞘却仍插在自己的腰際，狂四郎不禁生出一股哀思。

連綿三町的出殯行列已過，狂四郎仍站在原處。

這位孤獨的浪人，是不願隨世俗之禮跟著行列到墓地去的。

半響，狂四郎才舉步往後走。

突然看到富翁公館內跑出一個人影，隨後又追出幾個喊吶著的人。

往前逃的人跑過田埂，終在狂四郎附近被追上壓倒在地。只見那人不斷的掙扎，且不顧一切的向街道旁邊的眠狂四郎求助：「你是眠大人吧？救命呀！救命呀！」

這時狂四郎才看清楚那人原是跟隨佐兵衛多年的老僕利助。

佐兵衛自小就挑選這位個性木訥忠厚的人為其隨身侍僕，利助每至一處，皆動也不動的坐在一旁，主人所交待的銀錢之事，更是一分一厘不少的保管著。

利助也曾去過狂四郎的住處，一次是替主人來邀宴，另次是同赴某地，一路上利助所講之言語，令狂四郎刮目相看，深知此人並非不知變通之愚者，佐兵衛之重用他，足見其有過人之處。

狂四郎走了過去——

壓著利助的是代官所的手代及其手下。

（代官所——江戶幕府直轄領地的地方官衙，其首長即稱代官。

手代——代官手下的小吏。）

手代看見來人乃是一面貌奇特的武士，不禁生出戒心，大叫道：「外人勿多管閒事！」

狂四郎自顧問道：

「怎麼了？利助？」

「他們說我是小偷……硬給我加上了這個我做夢也想不到的罪名……」利助有氣無力的說。

狂四郎忽然想到了自己身上正有一樣足可嚇唬這些鄉下小吏的東西——

那是武部仙十郎交給自己，上面蓋有老中水野越前守忠邦署名及捺印的令狀，此乃是江戶城庭審（幕府探子）



所用的令狀，憑此令狀，即可向各地奉行指定地的代官支領所需之金額，以應付路上所需的費用。

上面所寫的「眠狂四郎」之怪名，也正符合密探變名的習慣，不會引起疑慮。

代官所的手代一讀令狀，態度立刻大大的轉變。

●

程谷富翁佐兵衛自江戶移出時，曾將五座倉庫內的各幅中堂壁畫、裝飾品、古董、傢俱、刀槍、茶具、食器、三弦琴、燭台、各式小刀……等等變賣一空，隨同房宅之售讓金一併交給江戶的町年寄（各町管理老百姓的官）—樽屋藤右衛門、館市右衛門、喜多村彥右衛門——做為濟貧之基金。

佐兵衛帶回程谷的，是十一尊一尺一寸高的觀世音菩薩。這些菩薩像是佐兵衛特地將四十箱的慶長大判（大金幣）挑到斑鳩里的佛師處，融鑄之後鑄成的，前後共費了十一年的歲月。

佐兵衛在這最後的三年間，早晚皆在這十一尊菩薩前誦經唸佛。這些佛像裝在精緻的佛龕之上。

自佐兵衛不能起床後，佛龕一直緊閉著。

今日，正待出殯時，佐兵衛之妻打開佛龕一看，十一尊佛像不知何時已不見了。

其妻大驚失色，暗中請來代官所的手代，商議的結果，認為最近七天左右片刻不離佐兵衛病房的利助涉嫌最大。但是利助極力否認，手代正待第二天詳加調查時，利助却留書請要到江戶去，手代即一口咬定利助為竊犯無疑。

狂四郎聽完手代的敘述後，問利助道：

「利助，你覺得誰有嫌疑嗎？」

利助搖搖頭：「沒有！」

狂四郎想了一想，對手代說：「我想這是死者自己藏起來的！」

手代現出一臉的疑惑。

「佐兵衛公生前最喜歡這些佛像，說不定他藏在棺木之內，一起帶走了！」

手代也覺得甚有道理，因為裝棺入殮之事，是由菩提寺的法師所做。

「好，那我立刻趕去看有沒有在棺木之中！」

說完，看了看利助。狂四郎心知其不放心，另說：「這名男子交給我，我們留在公館內。」

於是手代帶著幾名差官匆匆的走了。

●

狂四郎由利助引入富翁公館大門內——

真是名不虛傳的關東第一豪族，建築的宏偉自不在話

下，而其六百年歲月所醞釀出來的古雅沈著之氣，足以震憾初次進入者的身心。

利助把狂四郎帶入書房之內，報告了佐兵衛之妻後卽退出。

不久，佐兵衛之妻進入書房，狂四郎意外的發現，竟然是位年紀不到卅歲，洋溢著香味的美婦人。

其妻業已知道此浪人身份不同，故也現出殷勤的態度：「如果能夠證明利助不是偸金菩薩的人，那眞是再好也不過了，也免落得外人說我們家也會出小偸。而且利助是我丈夫最看重的僕人………」

「最好能在棺木中找到佛像！」

佐兵衛之妻一聽，皺起了一雙柳眉問道：「代官所的手代大人是否去追查棺木了！」

「是的。」狂四郎冷冷的看著婦人。

「如果在棺木內的話，那一定是寺廟裏法師搞的鬼，………」

「說不定這是富翁的遺言。」

「那有人會留下這樣的遺言——」佐兵衛之妻似乎想到了什麼，對狂四郎說：「您請坐，我還有事！」就退出了書房。

接著利助怯怯的走了進來，狂四郎便問道：

「利助！你家主人由江戶搬來時，箱根和伊豆的山林是否也一併賣掉了！」

「是的！」利助閉了閉眼睛：「老實說，齊藤家只剩下這座宅第了，老爺生前已經將所有的財產一樣一樣的整理好了！」

「原來如此，我懂了！」

「啊？你知道什麼？」利助抬起頭來。

「你家老爺所剩下來的財產，就是那些純金的觀世音像了，想要得到這些像也是人之常情，讓你背上這個罪名也是不得已的！」

「到底是誰拿去的？」

「是你家已故的老爺！」

「啊！老爺？」

「至於誰已知道此事而想奪回來，並不需我來指明。」

「眠大人！難道觀音像眞在棺木之內？」

狂四郎尙未及作答，代官所的手代等人已急急的趕入書房，以嚴厲的臉色說道：「你的推測錯了，棺木之內除了遺體之外，沒有其他的東西！」

但是狂四郎只點了點頭，冷冷的說：「是嗎？」

「這個人還是最重要的嫌犯！」

「不！」



「難道你能找出眞正的犯人嗎？」

「是的，明天早上就可交給你！」狂四郎很乾脆的說。

●

已過了四更……

位於菩提寺墓地的程谷富翁之墓，在寒夜的月光之下，顯得一片死寂、無比沈靜。

黑暗中傳來了一陣跫音，新墳邊立刻竄出了一個黑影，奔向墓場小屋。原來這人是利助，他已在墓地附近逗留了許久，忍耐著刺骨的寒風。

走進墓地的，是以高祖頭巾及宗十郎頭巾包著頭的一對男女，女的提著燈籠走在前面，男人是帶著大小二刀的浪人，左手持著鋤頭。

（高祖頭巾——四角有繩的方型頭巾，包在頭上只露出眼睛，是婦人用來禦寒用的。）

到了新墳之前，男人問道：「眞的嗎？金菩薩眞的藏在死人的肚子裏嗎？」

「嚕嗦！你問過幾遍了！我看得很淸楚，不會錯！」

講話的女子，正是佐兵衛之妻。

「那麼巨額的財富，居然一文也不剩，這種人臨死還出些怪花樣，竟然叫了一個郎中來把肚子裏的臟腑挖走，裝進菩薩，一起埋進地下——」

「好了，快挖吧！」

就在這個時候，只見一抹白光在女的頭部一閃，女子連哼都來不及哼，就倒在地上。

好快的手法！

男子將長刀收進刀鞘，對地上動也不動的女人說：

「哈哈哈，抱歉，這筆金子我獨吞了！你和你的老丈夫好好的抱著變成骨頭吧！」

說著，擧起了鋤頭砍向新墳。

突然——

後面傳來冷冷的聲音：「對不起——要和這位毒婦一起抱著變成骨頭的是你——」

男人立卽丟開鋤頭，抽出大刀，擺出靑眼構式，面對著站在自己身後的人。

狂四郎仍然雙手探在胸前，緩緩的說：

「不知道你是那來的東西，死在這裏恰當的很，這個地方是你自己選的，既有挖墳的鋤頭，又有誦經的和尙，也有引你上冥路的燈籠，太好了。」

# 戶塚雁書

要到戶塚鎮，必須先經一條小河，架在這條河上的橋名爲「五太夫橋」。德川家康於入國之時架設而成，後雖經數次的修整，但仍保留著慶長時代的風味。

渡過此橋，右方有一名爲「米店」的小店。

鉛灰色沈重的天空下，出現了眠狂四郎的影子。

狂四郎一抬眼，瞥見那「米店」的招牌下掛著一方木牌，上面寫著幾個大字：

『敬告　眠狂四郎大人』

之後是幾行小字：

『今專誠造訪，有事擬向閣下當面請求，惟閣下行雲流水，行縱無定，特留書懇求，敬祈撥冗賜見。

朝比奈切通　台上

山愚天心法師』

狂四郎苦笑了一下。

天心法師乃是一武功高強的和尚，自稱爲「山愚」，不屬於任何宗派；漂泊四處，足迹遍及全日本。其所精練之棒術迅如電光，足以媲美狂四郎之圓月殺法。

狂四郎向小店的老闆打聽木牌爲何時掛上的。

「前天的事……我和天心法師本來就認識的。」

狂四郎只得由東海道上左轉。

朝比奈切通乃是鎌倉出金澤的道路，五丈高的巨巖由中裂出一道狹縫，彷彿由上剖開一般，故有「切通」之名。此道之北建有一缺鼻地藏，此卽爲相州和武州的國界。

由此至山頂，是一條很長的石階，乃是鎌倉幕府盛時所舖設，時至今日，已有一半埋在雜草叢之內。

半途亦有華表的遺跡，再往上登，卽可見一株老杉矗聳入雲霄。

——對一位浪跡天涯的隱僧來說，這種地方未免太講究了一點！

一上山頂，一座巨宅赫然在望，雖然十分陳舊，但是由那尚稱完整的雕樑畫棟，依稀可想像出當年的盛況。巨宅四週繞著一圈板廊，走進板廊，才發現到處均破舊不堪，紙門任其破損、爛裂。

狂四郎站在門口，尚未出聲，隨著傳來的跫音，天心法師的六尺巨軀已出現在外廊之上，笑著說道：

「你來了？」

隨卽赤脚走下庭院，一邊說：「我來帶路！」

「這名女子是你認識的嗎？」

「大垣藩定府物頭的千金，我和她的亡夫相交頗深，



這位物頭是個開口閉口離不開武士道的藩士，對於兒女的教育也極爲嚴厲……啊！聽說你現在公然與十三藩的大名爲敵，演出了一幕好戲！」

「我是個頗知輕重的浪人。」

「你不是個普通的浪人……我實在太久沒有見識你的劍術了，所以才邀你來此，不過，今天的對手不是我。」

天心說完，又哈哈大笑數聲。

小松林內，立著一[illegible]小茅屋，發出腐朽的氣味。

天心指著草庵道：「旣是舊知之女，你大可不必顧忌，此女乃是有備而來。」

狂四郎一踏入內，卽見到一位女人坐在破爛的疊蓆之上；是一位梳著卷型髮，剃掉眉毛的武家夫人，年近三十，有著極美麗的頸項。身上穿著一襲紫縮緬，雖非國色天香，但那種清雅脫俗的風韻及良好敎養下所產生的風姿，不是一般商賈富孀所能模仿得來的。

待狂四郎坐定之後，女人雙手伏蓆，報上了姓名：

「我是大垣藩戶田釆女正家中，物頭小泉彌一郎之妻，名叫阿絲！」

「……」狂四郎默默地在胸前交叉著雙手。

「我要拜託你的是……明天早上或中午，數藩所派來的那批殺手，都是各藩定府中的年輕人……」

「……」

「其中，我的良人也在內。」

「……」

「我已經向天心法師請敎過你的武術了，知道卽使從各藩派出高手組隊前來，也未必能敵得過你……所以，我特地來求你，請你放過我的丈夫！」

（註：定府——各藩設於江戶的藩邸特稱定府。

物頭——負責管理弓矢、刀槍的官吏。

藩士——諸侯的家臣。

家中——諸侯的家臣。

縮緬——縐綢。）

●

許久的沈默之後。

狂四郎終於開口了：「你是否由令尊的敎訓之中，得到保家重於一切的觀念？」

「是！」

「爲了保家，你願意犧牲自己？」

「是！」

「你的行爲倒很了不起！浪人的本性就是這樣，旣然佳餚當前，就不客氣的享受……你躺下來！」

阿絲默默地、溫順的躺了下來，右手護著臉。

狂四郎湊近了身子，以右手握了握阿絲的脚踝，然後慢慢地滑上了大腿，解開了纏在腰上的腰布——

就在這個時候，阿絲右手抄著一把匕首，倏地刺向狂四郎的咽喉。

狂四郎隨手一揚，已扣住了阿絲的手腕：

「你這樣子當什麼刺客？……我早就看出來了，如果你決定要來獻身的話，右手何必蓋在臉上……我對刺客一向是手下不留情的！」

阿絲緊張得猛推狂四郎，顧不得身上衣服散亂，匍匐著往外爬，但狂四郎一把將衣服扯下，阿絲細白豐滿的身體，已全部裸視在狂四郎眼前。

●

一個時辰之後，狂四郎出現在天心的爐邊，坐了下來。

「今晚可能會下雪！」天心這樣說著。

「我不喜歡下雪，血洒在雪地上，特別刺眼！」

「我實在很佩服你不把敵人放在眼裏的作風，不過，東海道這一路上，不知道會遇到多少刺客。你身手就算再不凡，可能也到不了三條大橋。」

「莫非你已經糾集了刺客來此？」

「我實在太久沒有看你的表演了……對了，你如何處置阿絲？」

「這還用說？」

「可能會自殺！」

「她不是個會自殺的女人！」

「哦？」

「我看得出來會自殺和不會自殺的女人。」

「想要救丈夫的命而犧牲自己的身體，仍然可算是一位貞女……你既然得了手，心裏一定有數吧？」

「你要知道，我並沒有答應！」

「那麼，這個女人得不償失了！如果你做不到，相信這個女人不會輕易放過你的！」天心說完，又大笑了起來。

狂四郎雖然認爲阿絲不會尋死，心中却有一陣不祥的預感——不錯，自己對女人雖很有經驗，但誰又敢保證阿絲不會例外呢？

「大師——你能否去看一下那個女人？」

「好，我去看一下」天心很快的去了，不一會兒就回來，對狂四郎說：「不見了！」

——已經走了？

狂四郎又將雙手斜探在胸前。

「喝酒嗎？」

「不，不必了！」狂四郎搖搖頭：「明天早上麻煩你叫醒我！」



●

「眠——」狂四郎在睡夢之中被天心法師叫醒，夢境隨著法師的聲音而消失了。

「來了嗎？」狂四郎閉著眼睛問道。

「是的，七個人！」

狂四郎掀開了蓋在身上的棉被，坐了起來。爐火之上，已熬著一鍋熱騰騰的粥了。

東方的天空剛剛出現魚肚白色，室內還是一片漆黑。

「吃一點吧？空著肚子如何使刀？」

酒比較好！」狂四郎倒了一大碗的酒，一飲而盡，然後提著愛刀無想正宗走出去。

昨夜下的雪，已鋪滿了整個山頂。

排成一列的七個影子，慢慢的逼進過來，其中一位持著長槍。

狂四郎仔細端詳了一遍。

——這麼年輕！

幾乎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其中兩個還稚氣未脫一臉的緊張。而年紀最大的一位，似乎也不超過廿五歲。

七個人走近寬大的外廊時，停下了脚步，一個個朗聲報上了姓名。

「田原藩近習・崛尾正之進。」

「郡山藩小姓・加納忠三郎。」

「大垣藩物頭・小泉彌一郎。」

——是這個人！狂四郎冷冷的看著這位二十二三歲的青年，體格似乎差了一點。

——看起來妻子的年紀比丈夫大！

像大姊似的妻子才會想到保護自己的丈夫吧？

「長州藩徒士頭。佐藤利左衞門。」

「岡山藩近習・橫田右門。」

「阿波藩廐支配・久米榮次郎。」

「薩摩藩小納戸・東田主膳。」

最後的這一位年紀最長，體格最好，似乎也是武技最好的一位。

（註：近習——近侍者、近臣。

小姓——貴族身邊的侍童。

徒士頭——徒士即步兵，徒士頭乃班長一類之職。

廐支配——指揮管理馬匹之官。

小納戸——侍役，負責理髮、膳宿之事。）

自從岸和田藩藩主的十三藩謀議連判狀被狂四郎劫去之後，其他各藩原定在元月歸國的計畫，都暫緩實施了，

狂四郎知道自己的處境愈來愈不利。

狂四郎踏著石板走下，六位武士拔出了刀，一位高舉長槍，個個蓄勢以待。

「我不敢說你們的技術不夠成熟……」狂四郎打量著排成半圓形的陣勢，一面走一面說：「但是正面攻擊我，你們不會贏的……我相信你們當中，還沒有一位有過殺人的經驗……現在既然被指定爲殺手，只好硬著頭皮來了……我現在沿著石階往下走，你們由背後來攻擊吧，我絕不回頭！你們上吧！」

這些年輕而又赤忱的心，難道就這樣平白死在自己的刀下？狂四郎心中起了惻隱之心，因此，他打算背對著這批年輕人，那麼，即使死了，也算是自己手下留情吧！

狂四郎穿過了半圓形陣勢，走下了石階。

「嘿！」

約莫走下五級時，殺手的第一個喊叫聲響了！

狂四郎的身子稍稍一偏，抓住了持著刀直刺過來的一隻手腕，用力一扭——一聲悶喊由對方的喉中迸出，那隻手臂已活生生的給折斷了！

第二個人在狂四郎又走了五級時攻上來——

狂四郎左手抽出脇差（較短的刀）往上一揚，擋住了對方由頭上砍下的刀，右手將無想正宗往後反刺——說時遲那時快，對方哀鳴一聲，頹然滾落在石階之下。

狂四郎抽回滿是血跡的無想正宗，繼續往下走。

——也許自己這兩招殘酷的舉動，可以嚇阻其餘的人吧？

但是，這批殺手都不是同一藩的人，爲了自藩的榮譽，沒有人會生懼逃走，個個抱著必死的決心。

「喔呼——」

薩摩隼人獨特的喊聲破空而來，刀光幾乎同時閃至，狂四郎屈身一蹲——白刃劃空而下，顯示出這是經過充分練習的熟悉功夫，但是，由於狂四郎突然矮了半截，砍下來的刀，恰恰停在半空中。

狂四郎雙手揮起無想正宗刺向後方。

東田主膳的身體，晃了兩下便倒在雪地之上。

狂四郎緩緩站起，將無想正宗插回腰際。才剛舉步，第四位的喊聲尖銳的逼了上來

狂四郎往右一閃，身後的岡山藩橫田右門踉蹌的往前猛衝了下去，衝了好幾步才收住了脚。立即又躍轉身子，往上揮刀而去。

狂四郎的瘦軀一晃，只見血光四迸，橫田右門的手臂高高地彈向天空——

狂四郎再度收刀回鞘，很快的走下去。



「唷——」

兩位殺手由狂四郎的身後，從左右繞過松林，出現在狂四郎之前，猛奔而來。

狂四郎的身後，是舉著長槍的郡山藩加納忠三郎。

三個人圍著狂四郎，疾如雷光的竄上去——

一霎那間——狂四郎的身子如毽子般彈了起來，高高地攀住了頂上的樹枝。

脚下，是一付慘烈無比的情景。

持長槍由後奔下的加納忠三郎和由下朝上衝過來，舉著大刀的堀尾正之進正好撞在一起，槍尖插進了堀尾正之進的胸膛，而那把白刀恰恰砍在加納忠三郎的咽喉之上。

狂四郎躍下了地，冷冷的看著僅剩的一人——是天意使然吧，剩下的這個人正是大垣藩的小泉彌一郎。

「把受傷的人帶回去吧！那是你的任務！」

留下他，也正好符合阿絲的願望。

●

狂四郎回到巨宅之內，天心已坐在爐邊，但是很顯然的，這位和尚方才一定曾躲在林中觀戰。

「實在了不起，老衲佩服得很！」

「砍殺純潔的年輕人，只增加了我的罪孽！」

「這也是不得已的……從什麼時候開始，你也懂得了慈悲？……嗯，我以爲阿絲的丈夫會來，沒想到是她的弟弟！」

「什麼？」狂四郎不禁愕然！「是他弟弟！」

「是的，我現在才明白阿絲爲何來求你，如果是她丈夫被選爲殺手，她不會來找你的。她們家只有姊弟二人，爲了弟弟能繼承家業，才來請命的！」

狂四郎心中又湧起了一陣不安：「大師，你幫著收拾屍體吧！」

「你要去何處？」

狂四郎不予作答，急急走下了山路。

不幸，預感已變成事實！

草地上橫著彌一郎和阿絲的屍體。狂四郎趨前一看，由此情況可判斷出似乎是彌一郎砍殺了其姊之後，再自行切腹的。

也許阿絲一直在暗中偷看著，然後告訴弟弟爲何只剩下他一人，彌一郎一怒之下而出此舉動。

狂四郎茫然的站在原地，良久，才被經過山下的馬鳴聲驚醒……

那一抹蒼灰孤獨的身影，逐漸消失在灰濛濛的大地之上……。

# 藤澤女童

「喂！幹什麼的！」

一位身穿條紋縮緬，腰配長脇差（長約二、三尺的刀）的賭徒模樣的人，挺著胸脯，對一位走過來的工人喝道。

工人脅下夾著一位哭叫著的小女孩，右手持著一把正滴著血的鑿子。

此處正是藤澤鎮的入口——大鋸坂，道路上立著高大的鳥居（神社的牌樓）。

穿過這座鳥居，渡過架在境川上的小橋後，即可進入前往時宗總本山遊行寺的參拜道。

多陽穿過林間，閃爍不定。透過樹林，隱約可見到遊行寺巨刹的屋頂。

「他媽的，少管閒事！」工人揚起了手上的鑿子，扯著嗓子大吼，滿身的酒氣，似乎喝醉了。

「光天化日之下，豈可任你亂來？」

「少管我，剛才殺了那個賤人……三年前就搞了一個男的……他媽的，狗男女！」

「這個小孩呢？」

「當做祭神的供品，獻給照手觀音堂……觀音堂是我蓋的，嘿嘿嘿，滾開，少擋路！」

路上的行人都停下了脚步，看著這名似已瘋狂的男子。狂四郎也在一旁看著——他坐在橋頭茶屋的外廊上，冷漠地在胸前叉著雙手。

茶座上，另有一名人品不凡的老翁在座，老翁年約六十，身披手織衣料的衣服，腰上雖無佩刀，但可判知必定是由高職退位的。

「居然要把小孩當做祭品，……」老翁喃喃自語。

藤澤的遊行寺乃是東海道上首屈一指的巨刹，以「小栗判官」及「照手姬」的故事而聞名全國。寺境內的長生院有判官及姬女的墓，香煙不絕。

賭徒要工人把女童交出，工人便窮兇惡極的把鑿子貼在女孩的咽喉上，狂叫道：「誰來嚕嗦我就先把這個小鬼殺掉！」

賭徒見狀，只能作罷而去。

工人搖搖晃晃穿過鳥居，來到橋頭的茶座上。

「老太婆！給我一大碗酒，快！」

茶屋的老嫗怯怯的端出了一碗酒，工人立即仰首大飲。老翁見狀，插嘴說道：「工頭！這女娃兒不過三四歲，你怎麼忍心殺她去祭神？」

「不干你的事！」



「把自己的小孩殺掉，太不仁道了！」

「這那裏是我的小孩？是那個賤人和狗男人生的！」

老翁霍地由椅子上站起：「孩子是無辜的！」

「老頭，你敢走過來，我一下子就先戮死她！」工人吼叫著，然後挾著女童上了小橋。

老翁嘆了一口氣，對一旁的狂四郎說：「浪人！你也沒有辦法嗎？」

始終不發一語的狂四郎嘴邊浮出了一抹微笑，慢慢的說：「你要收養那個女孩嗎？」

「可以！」

狂四郎緩緩的站起身來，向茶店的老嫗問道：「那個工人是這裏的人嗎？」

「我們這附近沒有工人。」老太婆這樣回答。

狂四郎走出了茶店。

——這位工人爲何避開了可直達寺廟門樓的寬大石階，而選上了松林邊狹窄的山坡小徑呢？

狂四郎依舊雙手斜探在衣內，注視著走在前面的工人。

突然——

工人駐足，轉過身來：「浪人，你爲何跟著我？」

「我想看看以人做祭的場面！」

「什麼？」

「你覺得爲難嗎？」

「胡說些什麼！」

「不必再演戲了！」

「什麼戲？」工人睜大了眼睛。

「你的鑿子還滴著血，但是，你並不是當地人，若眞從遠地來的，血跡早就應該乾了，這些血，是殺了那一家的貓或狗來混充的？」

「……」工人不語，就地坐了下來。

「如何，工頭！」

「佩服！我只殺了一頭小貓……不過，信不信由你，我的太太跟人跑了……任何人碰到這種事都會受不了的，我有殺掉這個小鬼的念頭，諒不爲過吧！」

「是嗎？」

「你大概沒有上過女人的當吧！難怪不能了解我的心情！」

「就算我不了解吧！請把孩子給我！」

「什麼？」

「既然你不想要，就送給別人養吧！」

●

狂四郎抱著女童回到茶屋，老翁面露喜色，說道：「辛苦了！你果然不負所託！」說著伸出雙手，接過了女童

，一面說：「不要怕，不要怕！」並為女童拭去一臉的淚水，然後交給一旁的從僕。

狂四郎行了個禮，正待離開，但老翁叫住了他：

「其實我這麼老的人，怎麼能扶養這樣一個小娃娃？我想起在藤澤這裏有一位老朋友，是個鄉士，財大屋廣，正好可以收養這個女娃兒。如果你不嫌棄，不妨一起前去，順便叨擾一杯，也好藉機聊聊！」

狂四郎原想推辭，但是一觸及女童那雙亮晶晶的眸子直盯著自己，心中一陣不忍，便答應了下來。

●

這是一間極為寬敞的宅第，屋宇軒朗，看來頗有氣派，連帶著使人想到住在屋裏這位鄉士，一定是個有勢力的人。（註：鄉士——鄉居的武士）

出來迎接的主人，穿著極為講究，似乎是個不拘小節、出手大方的人物。

雖然來者是不速之客，但是用來待客的菜餚却十分豐盛，似乎有意誇耀其富裕和濶氣。

這樣一間巨宅，理當有許多人居住，但是狂四郎却聽不到其他的聲音。前來侍奉的侍女們，也都顯示出受過良好訓練的禮儀，動作十分嫻雅有禮。而因事偶來請示的男侍們，其身上所配之武器，也是平常人家所比不上的。

——不是普通的鄉紳！

那些精緻的食器，更是經過仔細的選擇與搭配的。狂四郎對此人的來歷十分有興趣，但是礙於初識，不便發問。老翁似乎也有意避開此類話題，而主人更沒有一句誇耀的話，一副大方磊落的態度。

宴罷，狂四郎如廁回來，回到廳內，對主人說道：

「今夜是否可在此借住一宿？」

此種舉動在狂四郎來說，乃是異常之舉。

主人爽快的答應，連說怠慢，並且表示即使住上十天半月亦無妨。於是將狂四郎延入客房之內。

這是一間十五疊左右的寬大客房。

臥具十分精緻，室內纖塵不染。

一位年輕的女侍為狂四郎換上睡衣、舖床等，待狂四郎躺下之後，雙手伏蓆，細聲說道：

「我是來陪你的！」

狂四郎抬頭看著女侍的面孔，那略略低首，雙目閉著等待回答的表情，顯得楚楚動人。

狂四郎故意不作答，女侍等了半刻之後，說道：「請原諒！」便低頭站起來，慢慢的脫下衣服。

——到底怎麼回事？

使狂四郎覺得疑惑的，並非以女侍陪客的作風，而是



這位年未滿二十的女侍，居然肯如此溫順的聽命主人的擺佈！

女侍脫得只剩下一件火紅的長內衣，然後羞答答的滑進狂四郎的蓋被之內，雙眼閉著，似在等待著狂四郎的愛撫。

狂四郎默默的看著女郎，皮膚異常光滑，但脖子、肩膀、臀部都過於削瘦。

狂四郎並沒有將手伸過去，閉起眼來入睡。

大約經過了一個時辰——

一直仰臥的女侍，悄悄地睜開了眼睛，看了看狂四郎的面孔，——睡著了？

於是緩緩的翻起身來，正待站起，那隻男人的手突然一把抓住了她，將她拖回棉被中，同時徐徐地扯下她身上的腰布和長內衣………

狂四郎的手由女侍的臀部滑進股內，慢慢地落在膝蓋上。

這時，紙門無聲的打開了，一個黑影由板廊上側身進來………搖曳的燭光下，那隻矛尖閃閃生光。

狂四郎抱著女侍，由她那微微顫抖著的身子，知道這一切都是有預謀的。

長矛端上殺氣騰騰，疾如電、快如光的刺向狂四郎！

一霎時——

棉被、衣服、白色的肢體……同時彈向天花板！

一聲難以形容的痛苦哀叫散佈在夜色之中……

殺手橫眉豎目地盯著自己的長矛——正插在混身赤裸、倒立在眼前的女侍小腹上！

鮮血沿著腹、胸、滴了下來！

狂四郎直立在女郎身後，一手握著女侍細小的足踝，冷冷的問道：「這就是你所謂的人祭嗎？」

這位突襲的男子，赫然就是白天所見到的工人。

「哼！」

刺客沒有想到自己熟練的劍術，居然誤刺中了女子的下腹，惱怒之心油然生起，猛然抽回長矛，再直刺向狂四郎。

狂四郎一把放開了女侍的身子，抄起枕邊的無想正宗，躍至壁龕旁邊，冷漠的說：

「你登上遊行寺的上坡路時，我就知道你是個武士。讓我跟在你身後是你的一大疏忽，照說一位工人抬慣了木材，走路應該是筆直的，可惜你的腳步洩露了你的身份……我就是想看看結果如何，才要求留宿在此！」

話尚未說完，對方已高舉著長矛，閃電似的刺向狂四郎的咽喉！

狂四郎面孔一偏，矛尖恰恰刷過耳際，而右手揮出的無想正宗，已不偏不倚地砍在刺客的腰上！

拍嗒一聲！變成兩段的屍體重重的倒向紙門。

狂四郎很快的換上自己的衣服。

●

「老丈——」

狂四郎大喊著，一把拉開了廳堂的紙門！

老翁仍然還是宴席上的裝束。

狂四郎一坐下，便開口說道：「你是幕府的大目付吧——一定是位高官！」

（註：大目付——武家職名，監察武士行爲並報告主君的監察官，直屬於老中的名爲大目付，負責監察大名。直屬於若年寄的，稱爲目付，監察旗本。各諸侯也設有此職，負責密探之事。）

老翁不言。

自江戶微服出訪的大目付，是不會透露自己身份的，自己既然看破，大可予以揭穿。

「太過攻於心計，反而會露出馬脚……結果使一年輕女子無辜送命，又失去一位手下。爲了消滅我一個人，你實在需要多增加幾個人！」

「那你自己呢？」老人冷冷的瞅著狂四郎：「任憑水野家的老狐狸操縱，又有什麼好處？」

狂四郎微笑著說：「我不是來請教你這些問題的！」

「如果你眞要與十三藩的大名爲敵，我可以教你更好的方法！」

「眞令人不解——十三藩明目張膽地想反抗幕府，却拿我做目標，而幕府大目付也來插一手，原來幕府的政治也是充滿矛盾的！算了，現在講這些並沒有用。」

「我的意思是要你退出此事！」

「我不是來此與你問答的，我現在想要知道白天那個小女孩是那裏弄來的？」

「………」

「事情辦完，該還給她的父母了吧？」

「假如是個孤兒，如何？」

「你會隨便送給妓女戶吧？幾年之後也成爲一個出賣靈肉的女人……」

「難道說你要帶走嗎？」

「沒有更好的方法了！」

「………」

「你不打算收養的話，還是交給我這個浪人吧！我最不愛管他人閒事，但是這次實在沒辦法。」



●

狂四郎背著業已入睡的女童，來到藤澤鎭的一家旅店前時，已是子時（午夜零時）。

這是他和三吉約定的地方。

狂四郎進入房內時，三吉已進入夢鄉。

「三吉——三吉——」

三吉睜開朦朧的睡眼，迷迷糊糊看了一下，發現疊蓆上有一位三四歲的小女孩，不禁嚇了一跳。

「叔叔，這小鬼是那來的？」

「檢來的。」

「不要開玩笑，又不是小狗，可以隨地檢。」三吉打著呵欠，看著女童的臉：「嗯，彎眉清目秀的，養大之後還是棵搖錢樹呢！」

狂四郎爲女童蓋上了被子，責罵著說：「怎麼可以有這種打算？我要把她變成一位好女孩，你去找找看有沒有人要？最好是沒有孩子的小富翁！」

「好笨！」三吉不太高興的搖著頭。

「怎麼？」

「叔叔，你大概不知道，那些沒有孩子的有錢人，都是吝嗇成性的；你以爲把孩子交給這樣的人，他會好好養？那就錯了！他們會立刻訓練她唱歌跳舞，以後成爲一位紅藝妓，靠她賺錢哪！」

「………」

狂四郎聽了少年一席坦白的話，不禁無言以對。

「爲了這個小鬼的幸福，實在應該把她寄養在貧窮而清白的人家，反正家裏孩子多，多一個也沒什麼關係，我們只要付給一點錢，他們就會高興得不得了的！」

「好，就照你的意思吧！」

「沒有問題，包在我身上！」三吉拍著胸脯說。

●

翌晨——

狂四郎站在昨日遇見女童的境川橋上與抱著幼女的三吉告別。

他是個不會說溫柔話的男人。

「三吉，拜託了！」吐出來的，只是這幾句，然後默默的注視著這位孤苦無依的女孩，點點頭，轉身就走。

大約走了四五步，突然身後傳來稚嫩的嗓音。

「小叔叔——」

狂四郎回頭，只見小女孩揚起了小手，正向他告別。

「再見！」狂四郎浮起了一抹微笑。

——希望她幸福！

這位流浪的男子，首次爲別人的小孩發出祝福。

# 平塚浪人

「你是眠狂四郎大人吧？」

平塚鎭前——馬入川渡口邊的茶棚內，傳來了一聲呼喊。

燒柴的煙味夾著酒香，穿過了葦簾子，直直的撲向狂四郎的鼻子。

狂四郎停下了脚步。

不久前狂四郎經過江島，行經下之宮的社務所時，遇到了舊識，因其挽留，而盤桓住了二十天左右，等待著薩摩島津及謀議的諸大名等的歸國行列經過。

後來，武部仙十郎處傳來了消息，告知諸大名的歸國行列可能延緩一些時候，故狂四郎必須於江島再留一些時候。

狂四郎掀開了葦簾子。

爐鍋旁坐著一位製束極爲邋遢的浪人，一見狂四郎入內，立即起身迎接：「請坐，請坐——」

狂四郎打量著此人臉上雜亂的鬍子，坐了下來。

「這樣騷擾你眞不應該，請勿介意。我是來自土佐的浪人，名叫鳥野邊平左衞門……我朋友在深川兵營下開了一家娼舘，常見你在那兒出入，所以知道你的大名……看樣子眠大人是要到上方去的樣子，如果你不嫌棄，就讓我們結個伴吧！請你不要拒絕，我自己備有路費……老實說，我這樣不事修飾也是爲了想多存點錢，這五年來摒棄了一切虛榮，顧不得好看或不好看，拚命賺錢寄給家鄉的妻子……哈哈哈，不簡單，我已經存了一百兩了！」

鳥野邊平左衞門一面說，一面拍了拍腰袋。

狂四郎沒有理會，自顧自喝完面前的一大碗酒，待船伕一叫，立刻離座。

渡船上，除了狂四郎及平左衞門之外，還有一些到各寺廟參拜巡禮的人。

「眠大人，你知道馬入川的故事嗎？」

「不——」狂四郎望著晴空之下的富嶽，搖著頭。

由此眺望富士山，正是谷文晁所描述的「東海道勝景」之一，樹林映著河川，呈現出一片幽美的景色。

「我來告訴你這個故事吧！……原來馬入川上也有橋的，那是建久九年十二月稻毛城的城主稻毛重成架設的，而第二年——正治元年正月，源賴朝公逝世，聽說是渡過那座橋而導致的。……稻毛重成的妻子，是賴朝公正室政子的妹妹，年紀很輕時就死了，重成爲了紀念死去的妻子才架設了一座橋。橋架好後，源賴公出面致祭，不知道是



何緣故，渡橋時馬兒忽然受驚狂叫，抬起了前脚不進，賴朝公急忙以雙腿夾住馬腹，但是馬却躍入河川。賴朝公爲了不隨馬掉進河裏，而勉強跳往橋上，不料却撞在橋欄上，就此昏厥。回去之後，高燒不止而死亡……以後橋也折了，馬入川的名字就由此而來。但是依照我的調查，源賴公並非跌下馬而昏厥的，而是在馬上就已昏迷才摔下馬背的，結果馬因此才受驚躍入河中。據說源賴朝公當天出門時心情就很不好，忍耐著做完儀式，打算騎馬回去時，忽然眩暈而摔下去，他早就被死神附了身的！」

狂四郎哼也不哼的聽完故事，一直到船靠岸時，才對平佐衞門說了一句：「你這樣跟著我，大概還有其他目的吧！」

●

走了五六步之後，狂四郎回過頭來，只見鳥野邊平左衞門站在原來的地方，面色蒼白，十分緊張。

「還是……讓你看穿了！」

「指名道姓叫我的陌生人，除了乞丐之外，都是些想暗中攻擊我的人！」

「你認爲我是後者嗎？」

「我沒有這樣說。」狂四郎一直盯著平左衞門：「你似乎沒有學過劍術？」

「你看出來了？」

「如果你懂得劍技，而又深藏不露到我無法察覺的地步，那就眞是高手了，但，據我的觀察……」

「是的，我生下來之後，就從來沒有進過道場，只知道像一隻蠹魚一樣，在書堆裏打滾……現在才後悔，但已經來不及了……」

「…………」

「我是個有仇在身的人……現在才知道那位一直要你命的都田水心就是我的殺兄仇人！」

聽到這些話，狂四郎又舉步往前走。

鳥野邊平左衞門就跟在後面絮絮的說著。

其兄，仕於松山藩劍道教師久松定通之下，久松定通是位注重文武兩道的人，設立了心學道場六行舍，讓年輕的武士們練習。平左衞門之兄名爲平十郎，卽久松定通手下的教官。而平左衞門不好武藝，在設於二番町的學明教舘內任儒學講席的助手之職。

三年前，學練無雙二刀流的劍手都田水心，行經土佐，翩然出現在松山城下，飛揚跋扈地在心學道場六行舍前丟下了挑戰的木牌。

鳥野邊平十郎得到了教頭的允許，與都田水心擧行眞刀比賽，然而不過兩個回合就被砍倒，三日後死去。

其弟平左衞門是個從來沒有拿過刀的人，這是親朋好友全都知道的事，但是沒有一個人肯說一句：「你不會武藝，就不必爲兄復仇了！」大家都以異樣的眼光看著他。平左衞門受不了這種白眼與輕視，於是告訴教頭他將去尋找殺兄的仇人，終於離開了家鄉。

當然，一個連竹木刀都沒拿過的人，如何可能殺掉一位劍術高手？平左衞門扮成浪人的裝束，隻身來到江戶，在敝藩的定府任書法師，過著寂寞的日子。

事實上，平左衞門不時的希望：永遠不要見到都田水心，否則，自己免不了被迫去復仇。

「……就在我怕遇到他時，敝藩定府的一位朋友在兩國橋上見到了都田水心，立刻告訴我；當然他也知道我無力復仇，特來提醒我的。但是我仍不得不跟踪都田水心……現在都田水心也已知道我的企圖了。」

「………」狂四郎仍然雙手探在衣內，默默地往前走，不知是否聽見了這些話？

●

來到平塚鎭時，烏野邊平左衞門跟在狂四郎身後兩步的地方，說道：「眠大人——既然這樣，我要走了！」

狂四郎轉過身子，說：「你的話尚未說完！」

「啊？你願意聽嗎？」平左衞門的臉上出現了喜色。

「你是個讀書人，所以大概想要用『借刀殺人』的方法吧？——計劃倒是不錯！」

「眞是慚愧，我是走頭無路之下才出此下策的……我知道你的劍術已達出神入化之境，和都田水心決鬥，一定能勝得了的，到時只希望你把他的首級給我……我這種想法眞是太卑劣了，自覺眞是無地自容！」

「〃眞是爲此事而來找我的嗎？」

「我可以向天發誓……雖然我的手段不光明……你願意答應我嗎？」

狂四郎不回答，平左衞門只得垂頭跟在後面。

來到一朱紅格子的門戶前，狂四郎停住了脚。

室內傳來了嬌笑聲。

狂四郎冷冷的瞅著平左衞門，問道：「你玩女人嗎？」

「我……」平左衞門驚慌的退縮著。

「要證明你是一個男人，最快的方法就是抱抱女人！」

狂四郎說著，掀開了繪有各式民間故事的青暖簾走了進去，平左衞門只得跟了進去。

室內有六七位飯盛女郎，冶蕩的半躺著，難看的面孔塗著刷牆似的厚粉。見到兩位浪人，立卽站了起來。狂四郎泰然自若的走了進去，但平左衞門却靦覥地縮在一旁，若非一名飯盛女郎來拉著他，怕早已逃走了。



狂四郎走進一間充滿異味，四疊半大小的房內，叫了酒菜，對一位妓女說道：「來吧！來開開心吧！」

「好呀！」妓女咯咯地笑著，沒替客人斟酒，却自行先喝了一大碗：「這位老爺，我可是吉原附近很有名氣的藝妓哪！我的面孔長得並不美，但是我的技藝却很好！」

說著，搬來了一具三弦琴：「過去雖然賣藝不賣身，可是終逃不過那些色狼的掌心，現在淪落到這個地步，也只能在小房間裏陪客了！」

「唱首歌描述你可憐的身世吧——好像是稱爲毬歌吧？」

女子立卽呼來另一位伙伴：「來爲我的歌伴舞吧！」

「好極了！」跳舞的女子進來，扯下了衣服，露出了半邊的肩和胸，又把衣服的下襬反塞在腰際，隨著歌聲有板有眼的跳了起來：

一月裏來呀，被捕下獄眞命苦！
二月裏來呀，雙親傷心淚漣漣！
三月裏來呀，架上牢籠往南去！
四月裏來呀，四處燒香求佛佑！
五月裏來呀，不飲不食已絕望！
六月裏來呀，身穿草鞋設法逃！
七月裏來呀，神佛慈悲解我難！

唱到這裏，突然隔室傳來一陣尖銳的叱罵聲，唱歌和跳舞的妓女全吃了一驚，停了下來：「怎麼回事？」

「死人，木頭！這裏又不是禪寺，你擺什麼威嚴相，一直坐在那裏動也不動，我們這些飯盛女郎也不是好擺佈的，誰吃你這一套！……」

狂四郎立刻命二女拉開紙門，只見隔室的被褥上坐著那位身穿浴衣的飯盛女郎，粗眉倒豎雙手插腰，而平左衞門交叉著雙臂，默默地靠在牆角上。

狂四郎丟了一小塊銀子過去，一面說：「是我不好，我向你陪罪，老實說我這個朋友床上功夫一向最好，只是太不知保重，三年前得了腎病。我就是想把他這個毛病治好，才帶到這裡來的……算了，平左衞門，我們走吧！」

●

狂四郎和平左衞門所選定的過夜旅舍，是位於可遙望高麗山的花水橋畔的一家客棧。

當平左衞門看見這家掛有「說書」招牌的客棧時，便欣然說道：「這家不錯！」

當時的規矩是，掛有「說書」招牌的客棧，表示並不勉強客人召妓。

狂四郎洗過澡回到房內時，晚膳的食案已經送來，正待大嚼一番，這才發現平左衞門望著食案發呆。狂四郎自

行斟了酒，喝了一大口：「怎麼，你戒了酒嗎？」

「我從來沒喝過，一滴也不敢喝！」

「你總玩過女人吧？」

「被騙過一次，以後就沒有再……」

「只被騙過一次，就怕成這副樣子嗎？」

「你不要笑我，我向來膽量很小。」平左衞門低著頭小聲的說。

狂四郎心中暗自好笑，獨自喝著酒。不久，酒瓶已經空了，正想拍手叫女侍再拿酒來時，突然——

一雙手停頓在半空中，無法動彈……舌頭也一陣發麻！

——不好！

機智過人的眠狂四郎，也有被騙的一天！

就在這一瞬間，麻木的感覺已傳遍全身，狂四郎勉強撐著要倒下去的身子，半靠在柱子上。

只有眼珠子能夠轉動！

狂四郎以不解的眼光盯著平左衞門，彷彿問道：

——你到底想把我怎麼樣？

平左衞門毫無表情地看著狂四郎中毒後的反應，半響，才慢慢的開口說道：

「眠大人——任何人都會犯錯，你也不例外……都田水心並不是我的仇人，而是僱用我來活捉你的。像你這樣劍術絕世的人，一般的劍客無法對付，反不如像我這種從來沒有學過劍術的人，才不會使你疑惑而存戒。這個計劃眞是合適，你在我提到都田水心時，也許還對我有所疑慮，但是在我遭到飯盛女郎的辱罵之後，却完全解除了戒心。你把我帶到那種地方去，原來是想試探我，想不到却正中我的下懷……不是我故意要騙你，而是你對於自己的觀察過於自信……我很同情你，但也無能爲力！」

平左衞門說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就在此時，隨著「是這裏嗎？」的聲音，有人拉開了紙門。

進來的正是都田水心，一見到無法動彈的狂四郎，便大笑起來：「哦！好！抓到了！」

然後坐在平左衞門前面，說道：「辛苦辛苦，太好了！對付這種身懷絕技的人，還是鬪智比較上算！」

說著，又張狂的笑了起來！

「現在——請把承諾的錢付給我吧！」

「嗯！」都田水心由懷中取出一包錢幣，丟給平左衞門。平左衞門接過了錢，於是拿起案上的酒，遞給都田水心：「慶祝我們的成功，我敬你一杯！」

「好！」都田水心一飲而盡，然後看著狂四郎說：



「眠大人！我第三招如何？你還是落網了！」

而——那嘲笑的表情也像凝固了般僵在那裏。

狂四郎一陣不解。

都田水心持在手中的杯子掉落在疊蓆上，直直的半轉身子，憤怒地盯著平左衞門，半張的口似乎要喊出什麼來，但，一個字也無法叫出口。然後，咚！的一聲，頹然倒了下去，動也不動！

平左衞門在自己的酒瓶內也下了麻藥！

「眠大人！」平左衞門仍然面無表情的對狂四郎說：「我答應替都田水心抓你，但是並不表示我要你的命，也不表示活捉後要交給他。我只答應讓你中計，現在你已中了計，表示我的任務已經完成，我可以得到錢。至於讓都田水心喝下麻藥，這是我一時興起……不過，我並不喜歡殺人！」

說著，站起身來！「我要走了……給他喝的酒內我放的藥比較重，所以，你會先醒過來！」

說完，慢慢的拉開紙門，走了出去！

狂四郎看著伏在蓆上，一動也不動的都田水心，心中不禁湧起了無法克制的嘲笑感——

如果自己能夠說話，眞要大聲的對他說：「你輸了，聰明人！」

雖然自己也栽了個斛斗，但是遇到個性如此爽快、作風如此特異的男人，却還是生平第一次！

## 等待大磯

戀愛燃燒時，千里成一里，
大磯沿岸走，心中意惶惶；
既有相見意，何必生踟躕？

聳著肩、雙手探在腰際的金八，一面走一面大聲的唱著？正好經過了一片茶屋，於是扯開嗓門，大叫道：

「喂喂喂！大小姐！」

一位身穿緋色縮緬、繫著圍裙，年方十六七歲的可愛姑娘，正坐在屋簷下，捧著一把炒豆，旁若無人的啃著，待金八喊完後，才若無其事的抬起頭來說：

「什麼事呀？金八！」

「特地來問候的呀！」

女孩子白了他一眼：「少來！」

金八手一伸，抓了一把炒豆塞進嘴裏嚼著：「怎麼樣？還沒有過去嗎？」

「唷？你要我坐在這裏，把每一個經過這裡的男人都

叫住呀？我不要吃飯上廁所了？我跟你說，搞不好早就過去了！」

這位講起話來雖然有點潑辣，但却是金八十分喜愛而又信賴的女孩子，所以老早就拜託她——如果狂四郎經過，立刻就通知。

名叫小金，以前曾在兩國的茶屋當過女侍，故也認識眠狂四郎。

金八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呼著氣說：

「要讓人等，也該有個限度，這個狂四郎到底怎麼回事？」

「反正你待在大磯也不會沒事做，我知道你是個熟練的消防隊員，可以替大磯救火。」

「知道我是消防隊員的人可不多——我也知道你童年在流鼻涕時，就已是某娼院的侍女了！」

「少胡說八道，我寧願死掉也不做這種事……你以為我不知道嗎？我爹是個風流鬼，這種事我從小不知道聽了多少回……不過，他可沒教我這些，我七歲時他還教我疊卦哩！」

「唷，眞是個勤快的爹爹！」

「啊！對了！」小金似乎想到了什麼：「我來算算看狂四郎大人會不會來？」

說著，走進屋內，由頭上取下了簪子，對金八說：

「老實說，簪子最好用和你一起等狂四郎大人的理江小姐的，才比較準，因為理江喜歡眠大人。」

「喜歡眠大人就好像得撕破自己一樣！」

「戀愛就是這樣子的嗎？」小金帶著羨慕的表情說。

「唷！想試試看嗎？不妨先拿我金八做對象吧！」

「算了，誰會看上你呢？」

「我的好處你們這種小女孩怎麼會知道呢？你曉得吉原有七位藝妓搶著要嫁給我嗎——你知道是什麼理由嗎？男人的魅力不是在臉上，而是在舌下以及肚臍以下三寸的地方。」

「好啦，別說了，我要卜卦了！」

小金打斷了金八的話，拿著簪子，口中唸唸有詞，然後丟下了簪子。

簪子斜斜地插在疊蓆上。

「啊！向南！」

「向南不好嗎？」金八問。

小金不回答，蹲下身來，細細的數著由簪子到疊蓆邊的草條數目。若是偶數，表示所要等的人會來。

算完，小金露出得意的表情，很嚴肅的對金八說。

「南邊，依照心情可好可壞……要等的人不可靠，人



的心有表有裡，想做的事無法實現，如果等到了反而是大凶……」

「那有這種事，胡說八道！」金八不高興的說，然後吼道：「眠大人的表面如何，我不敢講，但是性情耿直，如孟宗竹一般，是最可靠的人！」

「可是卜卦的結果是這樣的呀！」

「嚕嗦！」金八一吼，小金不禁退縮了一下。

「狂四郎在這三、四天之內一定會經過這裡，來了就是大吉，怎麼會是大凶？你這是什麼卦？如果到時等不到人，小心我找妳算帳！」

●

大磯距離江戶十六里二十町，距小田原四里。

此地的雨景是聞名的！

理江靠在小磯旅舍的窗邊，默默地看著窗外的雨景。

小磯又叫鴨立澤。

松樹林中，有一座小小的寺廟，叫「西行堂」，安置著西行法師的木像。西行法師在他的一首詩中，曾有這樣的句子：

鴨立澤的暮秋，

宛如無心察覺的悲哀——

因此，鴨立澤就成了小磯的別名。而其海濱，也有了「淘綾磯」的雅稱。

在東海道上，此地明媚的風光是數一數二的。

這幾個月來，理江不知道眺望了多少次景色，晴天、陰天、雨天、早上、中午以及傍晚的變化。

當然——

為了等待狂四郎，不選小田原而選上了小磯，倒不是僅為了欣賞美麗的景色。

小田當地人馬輻輳，來往的車馬既多且雜，在那種地方等人，是很容易錯過的。而且大磯和小田原相距四里，故旅人們都會在大磯、小磯，或是其間的梅澤住上一宿。而要等人，更是最適宜的。

——為了要等自己的丈夫，天涯海角在所不惜！

理江沈醉在期待的情緒裏，一直到金八大聲唱著歌走過來，才被驚醒。

「你回來了！」

金八點點頭：「小姐！男女之間的事實在很奇怪！」

「是嗎？」

「男的追，女的跑；女的追，男的跑！這不是很奇怪嗎？男人的本性是喜新厭舊，而女人的毛病是欲擒故縱，明明很想要，却又說不要不要。這些毛病處久了，難免會

出問題的！至於是否能成爲夫妻，光靠這些也無法決定呀！你未免太死心眼了！」

「我就是這樣沒有用，不會跟著男人到處去流浪，所以，只好慢慢等在一個地方……」

「小姐，不是我多話，這個狂四郎要是碰到了挑戰的人，是從來不會拒絕的，但要是遇到了女人，就一概置之不理。你這次要想逮到他，非得用點計策才可！」

「什麼計策？」

「其實也不難，我先告訴他，說理江小姐爲了報父仇，不顧一切的到岸和田藩去了，這樣，他總不能不管吧？然後，你在路上等他……」

「………」

「如果他知道你在這裏等著，一定會裝傻，很快的走了……要讓眠狂四郎去追小姐，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方法了！怎麼樣？就用這個計策吧！」

「我已經沒有恨藩主的心情了……」

「就算你不恨他，他總是你的殺父仇人呀！這個道理是不會變的。反正你往岸和田去，我再告訴眠狂四郎說你去報父仇，他一定會相信的！你難道不知道嗎？『說謊乃權宜之計』，你不必眞的去復仇呀！」

「我絕對不願意說謊，說得再高明，還是有被拆穿的一天。而且，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會受騙的。我就是再委屈，也不願意欺騙自己、欺騙眠大人！」

理江自從那十二歲開始就戴在身上的十字架——亡母給她的紀念品——被狂四郎丟進海裏之後，就暗自下定決心，要做狂四郎的妻子。

這種契機實在是很奇妙的。

已經皈依了這種終身不可背叛的宗教，理江的信念是極其堅定的，她由日常培養出來的信仰中，相信只要是自己全心全意想做的事，一定可以達到目的，不管有什麼困難，都應該不顧一切的排除。

「小姐，你的心情我很明白……這樣說來，你是不願意採用我的建議了？……不過，小姐，不是我嚕嗦，妳要等狂四郎找上門來，還不知要等多久，所付出的心思，也不知道會有多少？而且，你最好有心理準備，萬一等了半天，最後還是落空的話……小姐，這等於是個無底的泥沼，一旦陷進去之後，就出不來了呀！」

「你說的我都知道！」理江微笑著說：「跟隨著眠大人，大概是我命中註定的事吧！」

●

但是——

隔著一道紙門，有人正在偷聽理江和金八的談話。



是主僕二人，主人是個年過六十的白髮老翁，從僕年約三十。

很可能昨夜就已住進這家旅店。

此人乃是薩摩藩的調所笑左衞門，在該藩內，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其最顯著的功績，是五年前，受當代藩主島津的擢升，負責處理薩摩藩的五百萬兩外債，同時斷然在藩內實施節約令，除了糖的專賣之外，還實行其他各種政策，使得藩內的財政一舉獲得改善！

島津家向大坂的富商借了五百萬兩，僅利息每年就得付出五十萬兩以上，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在江戶服務的藩士們，已有一年沒領薪俸，藩主也無法行「參覲交代」（見前「川崎除厄」註），裝病留在江戶，不敢回藩。而在藩邸之內，竟連轎伕的工資都發不出來，更遑論其他的花費支出了。所以逼得廐番（照顧馬的工人）要在邸內的園內植草餵馬，否則馬四們可能早已餓斃。

無計可施之餘，起用了側佣人（見「初春日本橋」註）調所笑左衞門。

笑左衞門乃是由「茶坊主」（專門侍茶的侍童）出身，因爲負責處理茶道方面的各項事務井井有條，故逐漸爬升到側佣人的地位。當藩主有意將藩內的財政，交由其全權處置時，笑左衞門以自己毫無理財經驗而予推辭，但是藩主說：「就因爲你是外行人才特別予以委任的！」

這乃是島津齊興的慧眼識英雄。

因不懂財政，笑左衞門才能夠豎立極端的經濟政策，而且予以斷然的推行。

笑左衞門在接受任命之後，立刻來到大坂尋找財源，但是沒有人願意再借錢給負債已達五百萬兩的窮藩，在求援無門的情況下，笑左衞門數次均想切腹自殺。但是，幾經波折困頓，笑左衞門終於排除萬難，找到了五位願意貸款的人，眞可說是絕處逢生！

此外，笑左衞門還完成了最艱難的一項任務，那就是——設法由各債主手裏取回那合計五百萬兩的借據。這是一件用硬軟手段皆不可能達到目的之事，但是笑左衞門運用各種奇兵之策，在一年之內，不費一分一毫，就將所有的舊借據全部要了回來。

就憑這些，足可證明這是一位凡人不能相比的人。

笑左衞門每年一定往返江戶一次，但絕不多帶隨從，只帶一位手下海老原清熙，以及一位護衞——生於琉球的忍者十兵衞。其所住宿的旅舍，也都選擇一般武士不願住的小客棧，儘量不引人注目。

理江和金八正在說話時，笑左衞門正在點茶。

喝完茶後，笑左衞門低聲對海老原清熙說：

「聽到沒有——」
「是的！」清熙回答。
「這位眠狂四郎，殺了我們隼人黨十十餘名，同時，也殺死了小納戶東田主膳！」
「這個浪人必須除去！」
「不錯！但是不能以武力的方法除去。」
笑左衞門聽了這些話，沈吟了一下。
事實上，西國十三藩的大名之所以聚會謀異，打算實行一個非常的計畫，正是調所笑左衞門所設想出來，使薩摩藩脫離貧窮的一項計策。
過了半響，笑左衞門說道：「我們試試看這名浪人的程度如何？大家來討論一下吧！」

●

「啊！」小金呼叫著，由玄關跑了出去！「大人！眠狂四郎大人！」
小雨中的狂四郎，擧著一把不知由何處買來的油紙傘，聽到小金的呼叫聲，便停下了脚步，轉過身來。
「原來是小金！妳現在在這裏服務嗎？」
「這是我的家，你不准過去……」
「不巧，我正要趕路，今夜小田原有人在等我。」
「不行！」小金走到路中間來，伸出了雙手，擋住狂四郎的去路，忽地，看見狂四郎的脚下立著一隻野鳩。
「啊！那來的斑鳩呀？好可愛！」
「說也奇怪，我走到化粧坂那個地方時，這隻野鳩像等著我一樣，走到我身邊，一直跟我走到這裏來！」
「一定是迷路了！結果一眼就看上了你，引你走到這裏來，不然，我怎麼遇得到你呀？」
「實在奇怪，鳥類並不愛走路呀，……」
「牠一直跟著你走路嗎？」
「是的，一直走，飛都沒有飛過！」
「那麼，你就一直讓牠走在雨中嗎？不去理牠嗎？眞是薄情的人，你難道不去看看牠是否受傷了嗎？」
說著，小金蹲下身子，用手觸向野鳩——
突然，野鳩一拍翅膀，立刻沖上天空。
小金臉色一靑，哀叫著倒向地上……
就在這一瞬間——
狂四郎右手一揮，一柄小刀投向天空，直直刺向沖上去的野鳩——野鳩立刻落在茶屋的屋簷上，而後跌落在泥濘的地上。
狂四郎抱起小金走進屋內，讓她躺下，再走出屋外。數間之外，站著一位中年男子。
「這是你養的吧？可惜白花了你的心血！」



男子走近，畢恭畢敬的行了一個禮，然後開口問道：
「你怎麼知道這隻野鳩會加害於你？」
「在下經過化粧坂時，被途中的小店強拉住買了這把傘，我一拿到這把傘，就知道這傘並非關東的產品，而是薩摩藩的產物。而走到斜坡上時，這隻鳥就走近我的身邊，彷彿早就等在那兒似的。我知道這隻鳥並非喜歡我，而是被訓練成跟隨著這把傘……但是我却沒有料到鳥的翅膀上灑有毒粉，一旦有人伸手觸向牠時，就會振翅飛走，讓毒粉散佈開來……可憐，害了無辜的小姑娘！」
男子走過去，拾起了地上的鳥屍，又行了一個禮，對狂四郎說：「失陪了，下次有機會再要你的命！」
然後很快的離去。
狂四郎目送著該男子的背影，猜測著。
——是琉球人的面貌，難道是薩摩僱來的拳法忍者嗎？

●

調所笑左衞門正在進晚膳時，海老原清熙回來了。一進門，便說：「是個厲害的角色！」
「連十兵衞也沒有辦法對付嗎？」
「是的，他最喜愛精心訓練的鴿子也給弄死了，現在十兵衞心情很懊喪，十分不快。」
依十兵衞的計劃，如果是一般人，見一隻野鳩走近自己，一定會覺得很可愛而伸手去撫摸，但是這位眠狂四郎却默默的任隨野鳩走在自己脚邊，不動聲色的走了二三町的路。
「是嗎？」笑左衞門沈重的點著頭說：「這個人如果不儘快除去，我們的計劃很可能會因而瓦解！」

# 小田原火矢

此乃酒匂川。

根據「行程記」中所記載：此河在每年三月至九月時河床乾涸，可涉水渡過，冬季則須架設土橋。此河向左轉流入海，景色極爲壯觀。

眠狂四郎來至此地時，是個晴天的傍晚。

原以爲冬季之內有土橋可渡，故選在此時來此，未料土橋爲去秋颱風所引起的山洪沖毀，只剩下兩頭空蕩蕩的橋墩。

狂四郎只好往堤岸上走去，欲在渡口小屋覓一渡船過河。此河的渡口與大井川的渡口一樣有名。

——已是黃昏，船伕大概都不在吧？

果然不錯，小屋內一個人影也沒有。

狂四郎信步走到河灘上，看看河水的高度。冬雪正在解凍融化，根本不能徒步渡河！

爲了尋找可渡之船，狂四郎沿著河流往上游走去。

此時——

一艘船由上而下，似乎要出海去夜釣。

「喂！」狂四郎向船隻呼叫：「對不起，可否送我過河？」

「好吧！」操舟的人答應著，立刻將船撐過來。只見這人身穿棉衣，頭覆厚巾，果然是一副準備在海上過夜的裝束。

「請上來吧！」

「感激不盡！」狂四郎上了船，坐在船頭。

操舟者默默地撐船渡過河流。

對岸，正有一群工人圍著一堆野火取暖，小舟由遠而近，野火也冒出更高的火焰。鮮明的火光映在薄暮的河水上，使人倍覺溫暖。

操舟人將小船撐向那堆野火的位置，同時用力一撐，將頭首轉向河心，調動船的方向。

野火的前方，正是有突堤的河岸。

操舟的人似乎要將小船靠在這個堤岸上。

就在這一剎那間——

那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雙脚一蹬，踢翻了脚下朱紅色的油桶，雙手一撐長篙，縱身一躍，跳至相距二間的河岸上——船尾經此一震，再行滑向河心。

那羣圍著野火的工人，迅速地各取一隻火把，奔向岸邊，同時將火把投向船隻。

狂四郎接住了其中一隻丟向河內，但其餘七八隻業已



投在滿船的油上，蓬地一聲燃起熊熊烈火。

狂四郎無法穿過烈火走向船尾取得長篙，只是靜靜地立在船首注視著火花，並未急著躍入河中。

這位多次出生入死的浪人，已練就一付臨危不亂的本領，火勢雖已蔓延開來，但尚未到立即沈船的地步，若果立刻躍入水中，反而正中敵計。

泅在水中的人，等於關在籠中的鳥，毫無抵抗之力。

果然——，岸上的人似乎已等不及，紛紛拉弓引箭。

亂箭如雨一般向狂四郎頭上射來。

狂四郎揮起無想正宗，砍斷直刺而來的利箭，脚下一閃，竟發現一綑船纜。

這眞是操舟人的疏忽——

狂四郎不假思索地抄起船纜，將腰際的脇差繫於一端——此時小船已隨波漂至斷橋橋墩之旁，而船身也業已從中燒裂，正逐漸下沈……

狂四郎極速將繩一拋，投向橋墩之上，用力一拉，知道已經固定，稍一縱身，身體便已離開了船隻，躍向橋墩。

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除了那船頭上的一點火光之外，一切均沈沒在黑暗之中。

狂四郎甫站定，即對河灘上的刺客們高叫道：

「日後再予答禮！」

才一舉步，却發現橋頭之後站著一個人影。

似乎是名女子。

待狂四郎走近，該女子仍定定的站在原處，年紀很輕也許尚未過二十歲。

「你是這附近的人嗎？」狂四郎發問時，對方默默的點了點頭，似乎剛才河上火焚小舟的一幕，使她驚魂未定。狂四郎加重了語氣：「姑娘，我被燒傷了，如果你家裏有藥……」

「啊……請跟我來！」

女郎一開口，狂四郎便知此女並非當地土民。

女子領著狂四郎走往小八幡，再經一小路，來到一紅瓦巨院之前。屋後爲竹叢，三面繞著蓋瓦的土牆，分外幽雅，令狂四郎想起了京都南禪寺道各公卿大臣的別墅。

進入大門之後，是一片雅緻的庭院。

長形的燈籠已點著了，照映在一旁發出淙淙之聲的流水上，流水幾經曲折，由一彎飛石下流出去。

一位年事已高的侍女由主屋內迎了出來：「回來了嗎？」同時也向跟在後面的狂四郎行禮。

「請整理一下茶室，招待客人。」

姑娘這樣告訴老侍女，便領著狂四郎穿過舖在草地上的石塊，往內走去。

須臾，狂四郎已坐在茶室之內，再度向姑娘致謝：「這樣打擾你，實在心有不安！」

「你不要見外。」

姑娘說著，由一旁的小櫥子裏，取出一個琺瑯小箱，打開箱蓋，取出了藥末。

狂四郎正想接過來自行塗擦時，姑娘開口說道：「還是由我來吧！」便親自伸出纖纖玉手爲狂四郎塗敷足傷。

狂四郎看著女郎——面孔並不美麗，但是却有一股清純的氣質，眉目之間隱含著淡淡的憂鬱，那雙黑眸中似乎有無限的哀思，而那雙眉入鬢的淸雅，更會打動男人的心。也許這姑娘心裏十分寂寞吧，一舉一動都有著楚楚可人的樣子。

抹好藥後，姑娘輕輕的抽出挿在狂四郎衣袖上的斷箭，然後，動也不動地注視著。

箭鏃並非鐵鑄，而是以獸骨磨製而成——這是很少見的。箭身塗成朱紅色，十分醒目。

「這隻箭有什麼不對嗎？」狂四郎見狀問道。

「家父也是被這種箭刺死的！」

「…………」

「說起來也正巧，今夜恰是家父的週年忌日……記得在去年的今夜，父親划著小船出酒匂川，打算去夜釣時，結果途中被射了一箭……他的墓就葬在河口岸上，每月到了忌日那天，我都要去祭拜一番。今夜剛滿一週年，我也前去獻花……結果正好見到你危難的場面！」

「令尊是小田原藩的家臣嗎？」

「不，家父是箱根的關所奉行。」

箱根的關所奉行，乃是六街道（東海道、中仙道、日光道中、甲州路、奧州道中、水戶路）的各直屬道中，最有權力的役職，專門負責關卡檢驗之事。

「令尊是否在執行任務時，特別的嚴格？」

「不，家父常常爲了人情而破例放行，他是一個寬大爲懷的人！」

當時箱根的關所管制，異常的嚴格，尤其對於鐵砲的輸入，以及婦女的出行，執行得非常徹底。

由關東運入鐵砲，或者是婦女出江戶，爲何需要特別嚴厲的管制呢？因爲鐵砲之運入所帶來的危險是可以想像的，江戶爲幕府所在，所以必須愼防事故。而婦女出江戶，必須事先申請通行證，并經過一道道繁雜的手續，才得成行。當時幕府的方針，是要讓各大名的家族住在江戶，使其彷若人質，幕府才易控制，故有此種規定。

至出行的婦女所持之通行證，若稍有不完備之處，仍然不得通過。



婦女行經關口之際，先由一監婆延入關內，在值日的差官前提出通行證。此證若稍有污損或模糊不清，即不予受理。而監婆在一旁，當著差官面前檢查婦女的頭髮，年輕的小姐尙需檢查衣內是否有夾帶。

嫁到外地的女子在經過關口之時，或是回娘家探病奔喪的女子，也皆要經過煩擾的申請手續。

箱根鎭小田原町某人之女某某，年二十，今嫁與三島某地某某人爲妻，懇請通關放行。

小田原年寄

某某某印

御關所御定審中大人

（註：年寄——管理老百姓的官，如里長。

定審——當值的官吏。）

必須恭恭敬敬奉上諸如此類之通行證。

但是，在去年春天以前，老百姓出入關口尙很簡單的事，如今忽然變得如此嚴厲，庶民皆感不便。

不過任職於關所的奉行五十嵐監物，對於出嫁的女子或奔喪者，皆網開一面，如有人不克趕辦證件，而又不得不急奔回鄉時，只要有人證明，即使沒有通行證，也可通關。

這樣寬仁爲懷的人，怎麼會招人怨恨呢？

你對於令尊被害之事，曾推測過有何理由嗎？」

狂四郎聽完這位名叫小夜姑娘的敍述後，問道。

「我是有個疑問！」小夜這樣回答。

那是去年正月元旦的事。

一艘船企圖暗中偷渡過蘆湖，不料却爲瞭望所的番士發現，而發出急報。照常理來說，極少人會在元旦出門的，何況又是寒冷的夜間？所以，瞭望所的人都極爲鬆懈。但或許是天意。一位番士因喝了酒，有點醉意，特地登高醒酒，不料一登上瞭望台，却發現了一艘船。

於是五十嵐監物立刻派出五艘小艇，親自指揮追捕。該船曾企圖反抗，但是鑑於小艇上有鐵砲，只好束手就縛。船艙所載之貨，有毛皮、衣料、藥劑、時鐘、短銃、金飾等，都是日本罕見的珍品，顯而易見的，那是一艘走私船。

五十嵐監物上船時，三位主事的武士均已切腹自殺，只留下了工人和船主，結果一問三不知，無法察悉武士是那一藩的。於是，貨物以及工人、船主皆被送往江戶，但不知何故，却沒有下文。

一個月之後，五十嵐監物便遇害。

「那麼　你有沒有調查過箭是由何處發射的？」

「我也不敢確定，……但——最有嫌疑的，是位於箱根路口，三枚橋的一家屋邸，這家屋邸內曾傳出拉弓的聲音，所以……」

「那家屋邸是誰的？」

「似乎是薩摩藩島津大人的隱居別舘！」

薩摩藩的重豪、齊宣二人均設有隱密的居所，聽說爲了泡溫泉，三年前才興建了此屋。

「好，我大概知道了！」狂四郎心中已有所悟。

「我不是個相信因果報應的人，但是今天的事却是個偶然的巧合……敵人似乎用箭將我和你父親連在一起了，我來替你報這個仇吧！」

小夜驚訝地望著微笑的狂四郎，心中湧滿了莫名的感激，半響，伏下了頭，聳動著雙肩，哭了起來……不久，小夜擦乾了眼淚，對狂四郎說：

「我也一起去，好嗎？」

「你能幫上什麼忙嗎？」

「我也練過刀法，大概能幫點忙……」

「你要知道薩摩隱居別舘內的機關重重，就是我這個殺人不眨眼的人，也不一定有把握能離開，你還是留在這裏，交給我一個人去辦吧！」

● 已過二更（夜間十時）。

小夜和老侍女對坐在燈下，老侍女忙著做針線，而小夜，則正翻閱著亡母年輕時候的日記。其母於十八歲的正月嫁到五十嵐家，這是十七歲年底時的日記。

日記中的一頁，有這樣的記載：

『昨夜，祖母告訴了我大磯虎御前的故事。這位阿虎是大磯富翁的千金，自從家道中落之後，不幸淪爲酒樓妓女。因爲生得花容月貌，又擅作和歌，因此嬌名紅遍湘南一帶。多少富豪爭相親近，但是皆不在阿虎眼下。一直到曾我十郎登樓，阿虎才爲之動心。但是曾我十郎知道自己有仇在身，隨時都有喪命之危，故無法消受此美人恩。建久四年五月，十郎與弟五郎會合，共商復仇大計。某夜，十郎登樓與阿虎道別，阿虎偎在十郎膝前，心知今世無法成雙，於是對十郎說，既然今世無緣，至少讓我們做一夜夫妻替你留一個孩子吧！十郎爲其痴情感動，遂允所許。待兄弟二人完成了平生宿願，卽共赴富士山麓。阿虎心知此去兇多吉少，心想此後爲誰梳粧爲誰忙？剪去烏黑長髮，身披墨染長衣，來到箱根山，面對著富士山腰，啊！報仇的地點就在那裏，是我葬身之處！一面走，眼淚不禁汨汨地滴在秋草上。



身披墨衣決心浮世。

現在欲變爲露珠
來到如露珠一般消失的地方
和風吹散了尾花

這種心情是多麼的悲哀啊……女人的心應該是這樣的……祖母這樣說，我也這樣感覺。』

讀完之後，小夜揚起了一張充滿決心的臉，對老侍女說道：「你先休息吧！我也睏了！」

待老婢離開之後，小夜很快的站起身來，悄悄地走出了廳堂，一步一步緩緩踏向茶室。

來到茶室前面，小夜屏息佇立著。

半響，才以急促的呼吸和顫抖的聲音呼喚著睡在裏面的浪人……。

沒有回答。

「眠大人——就讓我們做一夜夫妻吧！替我報父仇的人，就等於是我的丈夫……明天早上你就要離開了……請你答應我的請求吧！請你………！」

室內仍然沒有人起來的樣子，也沒有回答。

小夜鼓起了勇氣，走上了茶室的外廊，輕輕拉開了紙門：「眠大人——……」雙手伏蓆，說道：「讓我做你的一夜之妻吧！」

此時的狂四郎，已站在茶室的小門外了。

當他聽到小夜由遠而近的跫音時，立刻起身穿上衣服，而待小夜吐露出來訪的目的時，隨卽無聲地穿出了茶室的小門，離開了這座屋邸。

狂四郎踏著滿地的露珠往前走……很久以前，似乎也有過這樣的夜晚，但是，那個時候自己却能毫不以爲意的抱著那些投懷送抱的女人。

——我似乎愈來愈有人性了！

另外一個自己，大概在一旁苦笑吧！

小夜那個女孩，目擊到酒勺川上的淒烈的光景，無疑地會憶起父親的慘死！大概因爲這種因素，使得她敢將一位來歷不明的浪人帶回去！無論如何，自己是受惠的人，應該答謝此種好意。

也因爲這樣，才能得知伏擊自己的敵方是誰。

如果今夜自私的抱了那個姑娘，恐怕會誤了她的終身幸福，我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走在夜路上的狂四郎，心中充滿了思潮。

# 箱根決鬪

這是一間奇怪的房間。

最醒目的，是那座置於室內中央大桌上的巨型地球儀！當然，這絕對不是日本的產品。

地球儀上標滿了洋文，而在每一個地名下，都有以紅字加上的平假名！相信做這番工作時，一定花了不少的時間。

其次吸引視線的，是那佔著整面牆的銅版著彩、巨大的地圖，縱橫約各有一丈。

標題是：

NOVA TOTIUS
TERRARUM ORBIS TABULA

以南半球圖爲中心，中央上部爲太陽系圖，下部爲舊世界圖與天動圖，左右上部爲天球圖，其下爲南極圖及北極圖。

這幅地圖，也是以平假名註於洋文之下。

這些東西，似是寬文年間由南蠻船船長運來的。

而辛辛苦苦地將每一個地名加上平假名的，一定是名聞天明至寬政時代的江戶城御典醫桂川甫周。

桂川甫周曾跟隨長崎出島荷蘭舘長伊瑟夫・興克學習荷蘭文，是個有極佳語言天份的人。

雖然翻譯「萬國圖說」是桂川甫周的生平宿願，但是最後終未能完成，其所能完成的，僅是在此大地球儀上，將日文平假名鏤刻於其上。

這些貴重的東西——地球儀以及巨幅地圖，爲何會出現在箱根湯本的薩摩島津家之隱居別舘內？恐怕沒有幾個人會曉得。

曉得的人，大概就是現在正坐在此房間靠南桌上，靜靜看書的老人吧！

這座隱居別舘，佔地約兩百坪以上，格式相當豪華。建此別舘的目的，表面上是讓島津家兩位隱退的藩主（重豪、齊宣）休養。但是實際上，却是用來私藏幕府禁止的走私物品。這點，只要看一眼擺設在屋內的時鐘、毛皮及酒瓶等，即可明白。

進行這些工作的，即爲——調所笑左衞門。

正屋北方那三棟倉庫中，一定充滿了走私貨。

調所笑左衞門爲了拯救薩摩藩的窮窘財政，所進行的第一手段，就是將糖收爲藩的專賣品，這是人盡皆知的事！

笑左衞門將大島、德島、喜界島等三島的糖再加精製，收爲藩的專賣品，五年間的產量高達六十萬斤，販賣所



得有一百二十萬兩之多。此外，笑左衞門尚獎勵米、生蠟、菜種子、鬱金香、朱粉、藥種、牛馬、鯨骨粉、胡麻、雜紙、檜木等的生產。將這些產物運到大阪，以博得那些借據被騙走的大阪商人的信用。

但是，想要充足藩庫，僅憑這些物產是不夠的。故在接獲任命之後，曾思索了好幾天。

藩內上下勵行節約，同時獎勵生產，是別藩也曾做過的事。雖然比其他藩，薩摩的成果已有顯著績效，但是，想使本藩打下百年不動的富饒根基，必須想出更好的計策。

位於九州南端的薩摩藩，是否可利用這種地利呢？大膽的違反禁令，密行「走私」，是一本萬利的事！

笑左衞門委託琉球的船商乘出海之便攜帶走私貨物，因而獲得了驚人的暴利，目前尚在繼續增加之中。

琉球貿易商以「唐物」（中國貨物）的名義向幕府申請輸入，在長崎御貨，然後由幕府投標購取唐物。事實上唐物只是一小部分，其餘的多爲走私貨。

走私貨分別藏在薩摩首府的鹿兒島、大阪的藩邸，以及此箱根湯本的隱居別舘內，再慢慢賣給富豪之家。

而那些大阪、江戶的商人們，平白失去了五百萬兩的借據，自然不甘損失，笑左衞門爲了平息這些憤怒，便許以這些昂貴的珍品作爲抵償。

此外，笑左衞門亦將這些走私貨用來賄賂江戶城大內的老中筆頭（數位老中之領頭者）水野出羽守忠成，及其心腹—若年寄林肥後守，側佣人水野美濃、御納戶頭取美濃部筑前守等人，將來萬一事跡洩露，亦有此等人物遮掩。

笑左衞門深深了解這些有權有勢又有金錢者的弱點。

●

現在——

置於笑左衞門桌前的，乃是桂川甫周之弟，多才多藝的森島中良於天明時代所著的「紅毛雜話」。

『荷蘭的商船打算到東方——爪哇、日本時，必須由阿姆斯特丹出發。阿姆斯特丹位於北緯五十二度二十三分的地方，氣候寒冷。當地有河，名爲阿姆斯特河。港口爲歐洲各大商船的輻輳要地，十分繁華。紅毛人由此開始，將羅盤的針固定向西，駛進英吉利海峽。海上有英吉利、蘇格蘭、尤倍里尼里三島，三島合稱大不列顛。其東有法國。英吉利是西洋大島，位於北緯五十度～五十六度，國都爲倫敦，其自鳴鐘的製造爲世界第一。而法國的風俗極爲優雅，人民博學多才，強勇而長於軍略，能言善辯，語言至爲好聽。越過大不列顛之後，指針向西南，即可走到西班牙海。

這裏就是大西洋，其東爲西班牙，狀如擴大的牛鼻。過海之後，東邊是葡萄牙，此地位於北緯三十七度到四十二度之間。國土並不大，但人民饒勇善戰，古來向稱霸於大西洋，首都爲里斯本。經過葡萄牙再往西南，即可到非洲。沿著非洲海岸有許多國家，如巴爾巴英、西爾多克林多、薩拉、尼克林亞、克瓦拉古、阿爾果英、剛果等等。

非洲位於赤道左右，氣候酷熱，其中有連綿百餘里的曠野，以及一望無際的沙漠，那是沒有水源，不適於人居住的地方，盛產象、獅子、虎、豹、蛇、猿、馬等動物。土人色黑，野鄙猙獰。非洲西方有十個島，合稱爲卡波黑爾蘭。在此，紅毛商船將指針轉向東南，再行數百里，即可到突甸，這是非洲最南端的地方，在赤道以南三十六度。當地土人漆黑如墨，十分怪異。此地海風激烈，海浪極大，在此遇難的商船，不知有多少。

過了此灘，即是好望角。

由阿姆斯特丹開航，經大西洋，非洲沿岸，一直到此地共二千一百里，如果順風，要四個月。』

正讀到此處時，部下海老原清熙進來了。

「十兵衛去追查眠狂四郎的行踪，尚無結果。」

於酒匂川河上襲擊狂四郎的，即是此隱居別舘的隼人隱密黨。

狂四郎從火焰中消失了踪影，目前仍行方不明。

「不要急，他遲早會出現的！」笑左衛門毫不在意的說，然後又說：「海老源，日本實在太小了！」

「啊——？」

「我應該說這個世界實在太大了。……從薩摩到台灣要三百三十餘里，由台灣到爪哇，有三百七十餘里，由爪哇到非洲好望角有一千五百里，航海時間要三個月。若要到歐洲各國，則需四個月，這個世界太大了！」

「哦！」清熙應著，但是這不是他能了解的。

「這麼狹小的土地，爲何要實行鎖國政策呢？結果是錢不夠用，米不夠吃……實在是件糊塗事！」

「一點也不錯！」

「如果朝廷願意開國，日本立刻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但是……現在能將船行駛到外國的，只有我和加賀的錢屋五兵衛而已，實在太可憐了！」

說著，笑左衛門站了起來。

「要入浴了嗎？」清熙問道。

「是的。」

笑左衛門唯一的嗜好，就是在此地泡溫泉。而且均排



好了時間，到時刻就入浴室，很少延誤過十分鐘。

●

浴場的格式，是很巧妙的組合了天然岩石而造成的，泉水從岩石間熱騰騰的湧了出來，整天冒著熱氣。

天花板是張開的，而鋪設著琉璃色的玻璃，便於採光，使浴室更富天然風味，日間浴室內和外面一樣明亮。

笑左衛門將身體浸入溫泉中，靠著岩石，閉起雙眼，以他那不甚高明的嗓音，哼起了歌謠。

只有在這個時刻，笑左衛門的腦中才得以空白。

他所唱的，正是「源氏供養」。

「……仇恨的社會上，要想做夢，紫色的……」

正唱到這裏，突然有人接著唱：「花一時也——」

笑左衛門愕然的睜開了雙眼——

不知道什麼時候，流著泉水的大岩石上立著一位幽靈般的黑衣男子！

笑左衛門不覺屏住了氣息——

這位侵入者，是打破屋頂的玻璃下來的！

雖然由岩石縫中泉湧而出的水聲很大，但是能夠在不讓任何人察覺的情況之下弄破玻璃，必須要相當熟練的技術。

一時之間，笑左衛門說不出任何一句斥責的話來。

侵入者冷冷的瞧著泡在熱水中的老翁：「老人泡在熱水中，心臟特別衰弱，這個時候最好不要受刺激，但是我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進來見你，請原諒！」

「你就是眠狂四郎吧！」

「不錯——在你這種勤勉不懈的人看來，我們似乎都是一些游手好閒的懶人，不過，你要知道，我這種男人在危急的時候，一樣會燃起鬥志的。不過，我今天來此的目的，並非是來取你性命的。」

「……」笑左衛門一直沈著地注視這位男人！

——這個人的能力比清熙所形容的更加高強，實在是位絕無僅有的稀世之才。

狂四郎又接著說：「五天前在酒匂川襲擊我的，大概是你的手下吧！我想和其中的一位決鬥！」

「一位？爲何？」

「那位曾於去年，在酒匂川的河口，以箭射殺了箱根關所的奉行，我答應了這位關所奉行的女兒，替她報父仇。」

「你看上那位姑娘了嗎？」

「不，只是萍水相逢！」

「你眞是一位奇怪的人——如果你暗中侵入，是來取我的命，我還能夠諒解，但是，替別人報仇，實在是一件

毫無意義的事，你知道這別館內高手如雲——」

「我就是那樣的一個人！只要你一聲令下，我就可以完成此願望。」

「你有沒有想到，卽使你得勝了，要如何走出這座別館？」

「這個不用閣下操心，我以前不知經過了多少次死而後生的刼難！」

「你爲何不取我這位派殺手殺你的人的性命呢？」

「我不是個不明事理的人，雖然我們頭一次見面，但是對於傳聞中的你，我仍要表示相當的敬意。我旣非朝廷命官，也不是職業刺客，對要取我性命的人，我不會不分青紅皀白的予以憎恨的。像我這樣三番兩次企圖阻礙十三藩謀議行動的人，你想要除去是理所當然的。而我現在所要進行的，根本是另外一回事！」

「我明白了！」笑左衞門微笑的說。

●

寬大的庭院中，圍種了許多楓、櫸、樸……等樹木。

庭院以三尺高的「太鼓塀」分成兩邊，一邊是配置著流水、井筒伽藍石和石橋的園景。另一邊，則是建有茶亭的空地。

陰寒的天空下，院內充滿著令人窒息的靜寂。

隔著井筒伽藍石，眠狂四郎與射殺箱根關所奉行的隼人隱密黨人對峙著。

已過了大半個時辰。

觀戰的人，似乎只有坐在書房外廊上，駝著背的調所笑左衞門而已。但隱藏在密處後，却有數十雙眼睛目不轉睛的在盯著。

四週靜寂無聲，只有那遠處傳來的單調水聲。

狂四郎照例以無想正宗擺出了「地摺」架式。

對方架出了兩刀，這是同樣長度，筆直的兩隻利刄。

其所擺出的架式也頗不平常。

左手握刀，手部抵住前額，刀尖直立向上，此乃是自源流獨特的架式，右手的刀緊接著左刀垂向地面，這種架式包含著攻守二勢，使刀的人，已達變幻自在的境地。

在這段長時間的對峙之中，眠狂四郎已經看出直立的刀及向地的刀中，蘊含著無比的威力。

突然——

稀弱的陽光透過雲層曬了下來。

狂四郎似乎等待著這一刻，倏地將無想正宗往上舉起。此時，敵方的右刀也由靜轉爲動，慢慢地畫起圓形，狂四郎獨創的圓月殺法，已在對方手中施展了開來，那截住空間所描出來的圓月，毫無可乘之隙。



狂四郎的圓月殺法也曾經被敵手模仿過，但是那個時候對方也一樣是單刀，一刹那間，便可分出高下。

但是，現在已學得此項祕法的敵人，却又聳立著另外一刀，而且深蘊著自源流的眞髓。

敵方已經完全領略了圓月殺法的奧祕，以自源流擺出足以截破的致命一擊。

當狂四郎將刀擺出水平方向，停頓不動時，笑左衞門以及另外的幾十雙眼睛，都覺得敗勢已現。

笑左衞門甚至在心中喊著——狂四郎！你輸了！

就在那一瞬間——雙刀刀光一閃，發出刺目的亮光。

狂四郎的身體，如一根木棒般滾向井筒伽藍石！

「嗯！」笑左衞門全身發硬地悶哼了一聲。

井筒伽藍石上，躺著一隻截斷的大腿！

立在狂四郎原來位置上的，是以雙刀拄著身子，傷口噴血的隼人黨士。

此時——

狂四郎躺在敵手原來的位置上！

只見狂四郎慢慢的站起身來，而敵手却咚然一聲頹然倒在地上！

笑左衞門彷彿做了場夢一般。

狂四郎將無想正宗揷回腰際，向笑左衞門一揖，緩緩地向外走去。

他不必再刺殺那位已剩單腿的隼人黨士，因爲他知道隼人黨士卽使僅被割去一隻耳朵，也會當做是不可偸生的奇恥大辱。

狂四郎正待跨過「太鼓塀」時，躲在暗處的黨士同時立起——

就在這個時候：「不要動！今天的決鬥已經完畢！」

笑左衞門站起身來，發出如此的亘吼！

須臾之後。

笑左衞門回到那放置地球儀的室內。

海老原清熙隨後也進入房間，報告道：

「黨士們似乎不服。」

「這些蠢貨！」笑左衞門說道：「要殺那個南人，沒有從八方圍攻是不可能的！黨士們只有小聰明，還想以單打的方式去制服他，這怎麼可能？……那個男人的刀不止是強勁，還含有一股力量，那是純粹的劍術，絲毫沒有名譽，意志一類的東西，就像一股噴冒出來的水！」

說到這裏，笑左衞門將視線投向天空，沈吟了片刻，似乎對自己發誓一般的說：

「但，不能讓他活著！」

# 三島比賽

眠狂四郎爲一陣裂帛的喝叱聲所驚醒……

才剛天亮不久。

這裏是箱根七個溫泉區的木賀溫泉，位於溪谷下方，河水流聲極大。

喝叱聲似乎是挑戰而發的。

雖然隔著相當遠的距離，但是喝叱聲却蓋過了水聲，清楚地傳了過來。

狂四郎聽得出來是個年輕的女人在做揮刀練習。

喊聲和刀聲都未成熟！

雖然如此，喊聲之中却夾雜了一種固執，以及長期苦練的恒心。

狂四郎被吵醒之後，只好起來漱洗，當他回到房間時，練習尚未終止。

狂四郎推開了靠河谷這一面的紙門——果然，在水沫四濺的大石頭上，正有一名黑髮垂背的女子持著木刀，一再地砍向那塊突出的岩石！女子身上的裝束，乃是男子練武時的服裝。

「嘿！」

每一擊到岩石，立刻又躍回原地。

在只做過道場練習（道場卽武術舘）的人眼中，也許覺得這是很漂亮的招式，但是像狂四郎這種曾出生入死無數次的人看來，這些動作簡直與一場舞蹈無異。

——這樣子能砍殺誰？

——狂四郎正在心裏這樣想時，女侍搬來了早膳。

「客官！您是被那女子的喊聲吵醒的吧！」

「嗯。」

「小姐練劍已有半年的時間，不論晴雨、下雪、每天早上都來這裏揮刀。」

「有目的吧？」

「是的，她要參加五天之後三島神社舉行的奉獻比賽！」

「哦？」

「她的父親原是一名劍客，是小田原道場的多志見佑見大人，小姐的名字叫須磨。多志見佑見在三年前的比賽中，敗給了箱根臥龍軒，當場死亡……小姐爲了替父親報仇，就參加今年的比賽，打算向臥龍軒挑戰！」

「聽起來臥龍軒是位高手！」

「我沒有見過這個人，但是聽說有許多劍法高手爲了領教臥龍軒的劍技，特地來到箱根，但是却很少人活著回去。去年有一位被打到胸部，給人抬到這裏來療養，可是



兩天後還是死了……聽說在臥龍軒的草庵之後，就有三十多個墳……。這人很怪，很少和人來往，好像都靠森林裏的果實生活，有點像仙人呢……」

「……」

「對不起！客官也是個劍術高手吧？你昨夜進來時，我還以爲你也是來向臥龍軒挑戰的。」

狂四郎放下了筷子，對侍女說：「去告訴那位叫須磨的小姐，叫她別比賽了，趁早找個人嫁算了！」

女侍聽到這一番冷言冷語，睜大了眼睛，凝視了狂四郎片刻，才站起身來向外走去。

似乎這家旅舍上下都企盼著須磨比賽成功。

狂四郎拿起了無想正宗，正想起身時，門外傳來了一聲：「打攪了——」

隔著紙門，傳來了清脆的聲音：「我是小田原浪人多忐見佑之女須磨，聽到你剛才的高論，特來求見！」

狂四郎沒有說話，打開了紙門。

須磨已換回女子的服裝。

坐正之後，須磨以嚴肅的眼光看著狂四郎：

「閣下認爲我敵不過箱根臥龍軒嗎？」

「我認爲女人應該有女人的人生！」

「我不是來請教人生觀的！」

「我看你的手法就知道你敵不過臥龍軒！」

「你和臥龍軒比賽過嗎？」

「沒有！」

「那你憑什麼判斷我會輸？」

「我不認識臥龍軒，但是見識過令尊的武術——數年前曾被邀在江戶的平山子龍道場和他對陣，領教了他一刀流的精妙劍術！」

一聽此話，須磨的表情立刻一變——

「對不起，閣下就是眠狂四郎大人嗎？」

狂四郎在任何客棧住宿，都使用假名。

「我記得家父從江戶回來時，曾對我說——在我這一生中，首次遇到這樣的高手——他還把那位高手的奇異姓名告訴我！」

「既然令尊都輸給臥龍軒了，你能有把握贏得了他嗎？」

「這樣的話我已經聽過一百次了！你們如果眞是好意，爲什麼不教我有用的劍法？却在這兒空口說白話！」

「要勝過一位武藝比自己高強的敵人，談何容易？卽使能夠，也不是一兩天之內學得會的！」

「不！」須磨搖搖頭說：「只要專心，一定練得會的，請你教我吧！」

「免談！我知道你沒有那種稟賦的，而且，我最討厭看人進行這種無益的舉動！」

●

當天下午，狂四郎經過了箱根關所。

當他在客棧林立的街道邊駐足休息時，忽然見到一個男人扛著一隻山豬走進一家客棧。

蓬頭垢面、赤脚、穿著滿是補綻的衣服，腰部插了一把三尺餘的長刀。面孔的顴骨異常的突出，鼻子很高，給人一種怪異的印象。身長並不高，有著一雙如螃蟹般的腿。

狂四郎的腦海中，閃過了一個念頭——這是臥龍軒！

不久，男人似乎把山豬賣掉了，空著手走出客棧，往路邊的山徑走進森林中。

狂四郎立刻跟了過去。

滿地都是冬季的枯草……狂四郎和對方隔了一間左右的距離，緩緩的跟著。

男子停下了脚步，狂四郎也停了下來。

「你——」男子頭也不回的說：「不必特意爲我喪命，我已經厭煩再增加新墳了！」

狂四郎以一聲長嘯代替了回答。

一刹那間，男子如風一般躍離地面——再落回地面時，已面對著狂四郎。

「你會這一招嗎？」男子微笑的問道。

狂四郎默默不語。

「你是來要求比賽的吧？」箱根臥龍軒又問道。

狂四郎依照一般挑戰者的規矩，拔出了無想正宗，擺出地摺架式。

「嗯！」

臥龍軒滿意的點著頭，拔出了長刀。

他的架式十分奇怪，右脚大步跨出，左手撫向左腿下方，右手持著刀柄，刀尖指向右方。

狂四郎冷眼望去，白刃似乎將帶刀人的身體切成兩段一般。

右半身看來似乎有隙可乘，但是刀尖指著，高手一看就知道無下手之處。

整個架式看來似是守勢，但狂四郎知道這種架式能夠在眨眼之間，將人體斬成兩段，何況這位劍技已達化境的高手，還具有不可思議的跳躍力。

過去與其比賽的人，一定以青眼架式或上段架式，猛然砍向臥龍軒的「守勢」，以爲能夠劈開對方的刀——。

但是臥龍軒的「逆胴斬」更快！

意外的，狂四郎的地摺架式正好封住了臥龍軒的攻勢。在這種情況之下，必須預防臥龍軒的刀會改變方向，砍



向自己的脖子。

是否能以地摺架式撥掉來刀呢？

反撥的速度似乎比下砍的速度慢多了！

要是一般人的想法，一定以爲無法趕上對方的速度，但是狂四郎仍然固定著地摺架式，以冰冷的目光盯著臥龍軒。

不使用圓月殺法，是有緣故的。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

映在枯草上的人影，隨著日照一寸寸的移動。

突然——

臥龍軒的長刀像浮鏢般震了一下，那原先橫著的刀慢慢地往上舉起……他知道無法使出逆斬的方法，因爲假如一旦使出，狂四郎會蹲下身子使用刺擊法。

臥龍軒不得不轉爲青眼構式。

就在這個時候——

狂四郎很快的退後一步：「就到這裡爲止——」

「什麼？你說什麼？」臥龍軒雙眼一瞪，怒然問道。

狂四郎把無想正宗收回腰際，說道：「要和你決鬥的，另有其人！」

「誰？」

「五天後，三島神社——」

「哦！原來是那場比賽，沒有用的！我現在還不時的思索，要用什麼方法才不會使那個女孩變成殘廢！」

狂四郎沒有說話，深深一揖，正待離開，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問道：「冒昧的請問你，你禁慾了很久吧？」

臥龍軒有些不解，不過，仍很坦白的說：

「我對情慾的處理，手淫就夠了！」

說完，仰天哈哈大笑，聲震山林。

●

當天——

三島神社的廣場上，以紅白色的幔幕圍著比賽的擂台，參戰及觀戰的劍術高手有一百名以上，再加上看熱鬧的人羣，四處擠得水洩不通。從神社的牌樓下，經過鯉魚池上的太鼓橋，都站滿了人。

比賽共分二十七組。

中飯以後的第十八組，即是箱根臥龍軒與須磨對陣。

所有的劍手們都知道，這兩個人之間有仇，因此當大會叫到雙方的名字時，全場立刻響起了一陣喧嘩！

是個晴朗的好天氣！

櫻花盛開，椿花也紅艷如火，沈丁花的香味四逸。

西側的幔幕慢慢揭開了，現出了臥龍軒的身影，只見他一身日常裝束，不過換了件白色下袴，頭上既沒有以鉢

卷纏頭（日本武士均於額前纏一布條，是爲鉢卷），胸前也沒有綁上襷繩（武打時爲免衣衫散亂，以繩繫牢）。

其所攜帶的長木刀，閃著一片黑光，長達三尺三寸餘，配在這位個子不高的人身上，似顯過長。

不一會，東側的幔幕也漸漸的升起……

場內立刻有人喧嚷了起來——那是夾雜著疑惑的驚嘆聲！

出現的多志見佑見之女須磨，竟然梳著貴婦式的高島田頭，穿著華麗的加賀友禪禮服，長長的衣襬拖在地上。

這是武家女子在節日所穿的盛裝！

蝟集的人羣嗡然喧吵著，大家都懷疑須磨是否有點狂亂，居然著此盛裝前來比賽。

但是一看那發自須磨雙眸之內的寒光，大家才知須磨仍很正常。

須摩手持白色細身之長木刀，橫在身前。

但是，羣衆仍交頭接耳，紛紛議論須磨的服裝。

臥龍軒皺著眉頭。

大會並沒有規定選手們的服裝，穿著奇裝異服，同樣可以參加比賽。因此，對方不得以這個理由拒絕比賽。

臥龍軒滿心不快的等待著須磨走到場中央來。

當那黑白二刀同時往上擧時，場內頓時安靜了下來。

羣衆們爲那華服麗人將在頃刻間倒地不起而耽心著。有人甚至以爲須磨心知不敵，才如此打扮前來參加比賽。

臥龍軒並沒有擺出五天前與狂四郎對陣時的架式，而是青眼的構式。

一陣短暫的沈靜——

對臥龍軒來說，要擊落須磨手中的木刀，實在是輕而易擧的事，因此，臥龍軒以觀花的態度，看著須磨的花容月貌。

這位遞著二十多年如同仙人般生活的人，一旦看見華服的美女，會有點心神不定也是當然的事。

當然，他會挑一個恰當的時機砍掉須磨手上的木刀。

不久——

須磨慢慢將木刀轉爲上段的架式，她那握著刀的手擧到額前時，停頓了一下，

就在這個時候——

須磨前胸的寬腰帶，忽然像活了似的躍離了身體，衣服的前襟也立刻往左右散開，露出了高聳的雙峯，以及下腹的草叢！

原來須磨以馬毛黏在腰帶和下襬處，另一端由家僕持著，當她將木刀擧到額頭時，家僕卽照事先的約定，將馬毛一扯，腰帶自然應聲落地了！



看到眼前雪白的裸體，臥龍軒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就在這一刹那間，須磨撤開了華服，裸身一彈，擧刀就往臥龍軒劈去。

臥龍軒本能地以黑木刀反擊，但已慢了一步，他的肩上，已結結實實的挨了一刀！

「勝負揭曉！」

裁判高喊了一聲。

●

狂四郎以他慣有的姿勢，雙手揣在胸前，慢慢地走過了春風吹拂的街道上。

過了八幡，卽可望見那架在黃瀨川上的橋。

突然，身後傳來了一陣馬蹄聲，狂四郎停下脚步，閃到路旁的樹下。

騎馬的人來到狂四郎身邊，拉住了繮繩。

原來是須磨——

長髮攏成一束垂在頸後，顯得分外淸新悅目。

須磨由馬背上下來，站在狂四郎前面，開口說：「我必須要謝謝你！」

「不必，我這是苦肉計，現在街頭巷尾可能全在談論你的事了，大概你的婚事也會因此受影響吧？」

「這個不勞你費心，我是打算獨身的……不過，對於你的大力幫忙，我應該如何答謝才好？」

「我無意接受你的答謝！」

「這樣講使我很難過！」

狂四郎沒有理會，擧步繼續往前走。

「眠大人！」須磨一面叫，一面跟了過來。

狂四郎以厭惡的眼光回看了須磨一眼：「我幫助年輕的女子，要求的代價一概是肉體……」

「沒有問題！」須磨很快的回答。

這種回答似乎在狂四郎的預料之中，他冷笑的說：「很不巧，這回我很難開口！」

「爲什麼？」

「你現在根本還搞不淸楚臥龍軒那樣的人爲何會敗，……你想獻身給我，那就別練刀了，先去學學男女之事吧！」

留下了這些冷酷的話，狂四郎頭也不回的走了！

## 沼津狐

距江戸三十里，離京都九十五里。

渡過了黃瀨川，沼津卽已在望。

穿過了一些疏落的人家之後，就來到了小鎭的中心，

和其他的小鎮一樣，此處顯得特別熱鬧。

這裡是水野出羽守五萬石的城下，夾著街道，是兩排櫛次鱗比的房子。來往的旅人在此處穿梭，尋找自己中意的客棧。

也許城主有令，此處的客棧並不像別的地方那麼喧嘩，備有女人的客棧，全部集中在後街。

一條幽靜的巷道上，傳來了歌聲。

原來是位抱著小孩的保姆，正唱著歌哄小孩入睡。

唱著唱著，保姆的視線一轉，忽然就變了臉色。

不知道何時，一位穿著黑衣的浪人已走入了巷道。那蒼白的面孔、削瘦的肩膀、陰寒的表情，令人見了不寒而慄。

小巷子裏似乎一下子充滿了寒氣！

眠狂四郎看了保姆一眼，便繼續往前走。

保姆懷中的小孩睜大了眼珠子，彷彿見到了魔鬼似的，現出一臉的恐懼之色。

純真的小孩看到他會害怕，狂四郎已習以爲常。

約走了兩町左右，正待經過小小的土地廟時。

「喂——喂！」

後面傳來了女人的叫聲。

狂四郎轉過了身子，是一位頭綁絲巾，身穿黑衣的女子，細白的肌膚，婀娜的身段，姿態十分撩人。

「你是個旅人嗎？」

狂四郎並非旅人的裝束，但是外衣上滿佈灰塵，確有幾分風塵僕僕的外貌。

「嗯！」

「今晚要住沼津嗎？」

「可能。」

「那……你願不願意幫我一個忙呢？」

「你要我買你？」

「啊！你說得太快了！」女人揚起臉來咯咯地笑著，面孔並不很美，但是自有一股嬌媚的神色，似乎對男人很有信心的樣子：「我要你買的，是我的妹妹！」

「我這副樣子小孩見了都害怕，你居然會挑中這種客人？」

「大爺——我可不是良家婦女，在我們眼中看來，男人都是一個樣子的！」

「不，你騙我！」

「唉，那我只好老實說了，我看得出來你不是個普通的浪人，第一眼看過去，好像很令人害怕，可是再看就不一樣了……你不覺得是土地公引你走到這條路上的嗎？」

狂四郎跟著女人走進一條狹窄的小路。



「你把你的妹妹當搖錢樹？」

「你不要說得那麼難聽，這是不得已的……我看得出來你是個講義氣的人，才特意請你幫忙！」

「你要我幫什麼忙？」

「你不願意嗎？」

「有條件！」

「什麼條件？」

「你請我喝的酒，必須是好酒！」

女人聽到狂四郎的話，又咯咯咯地笑了起來。

●

被引進去的房子，比想像中差太多了！

好像是大戶人家的別墅，一入大門，就有沈丁花的香味衝鼻而來。

「由院子那頭走吧！」女人這樣說。

狂四郎沿著舖在草上的石塊往後走，只見滿園都是盛開的沈丁香。

江戶的小旗本，都喜歡在家裏種沈丁香。但，狂四郎並不喜歡這種花香。

上了客室的外廊，狂四郎一拉開紙門，有點意外。房內躺著一位盛裝的姑娘。

再一細看，姑娘的雙手被綁在一支九尺長的長矛上，不但如此，嘴裏還塞了布。

可能曾企圖掙脫，衣襬顯得很凌亂，緋色的長內衣下，露出了白嫩的腿。

姑娘看了狂四郎一眼，又把眼睛閉上。

黑衣的女人走了進來。

「這是怎麼回事？」

「給狐狸附了身，不得不綁起來。」

「你是要我來驅魔嗎？」

「是的……妹妹是個純潔的姑娘，必須要有個武藝高強的人與她做肌膚之親，才能把她身上的狐狸驅走。」

「有這種事？」狂四郎苦笑著。

「難道你不願意嗎？」

「平白得到一個處女，誰會不願意？」

「不過，大爺！我可要聲明在先，我們這樣做是爲了驅魔而忍痛犧牲的，你可不能肆意玩弄她！」

狂四郎注視著黑衣女子：「那麼，我的條件呢？」

「美酒稍後再給你！」

「沒有酒太乏味了！」

「請你忍耐一下！」女人雙手伏蓆行了個禮：「請幫幫忙吧！」然後就退出去。

狂四郎坐了下來，雙手探在胸前，沈思了片刻，然後

冷淡的看著那位被綁在疊蓆上的姑娘。

狂四郎當然不會相信狐狸附身這種事。

請一個陌生的浪人來冒犯一個處女，藉以驅走附在身上的狐狸精？

如果這是眞的，那就太不可思議了！

似乎又是個圈套！

這位姑娘一定是個圈套，是個危險的陷阱——憑著過去的經驗，狂四郎很肯定的告訴自己。

果眞如此，自己就不該照女人說的去做。

但——狂四郎這個人，是明知山有虎，偏作虎山行的人，於是，狂四郎走近姑娘身邊，開口說道：

「附身的狐狸在那裏？」

一面說，一把抓住了下襬扯下來。

大腿全露了出來，姑娘反射性地扭動著腰部，合攏了雙腿，盡量使私處不露出來。

但是狂四郎不讓她這樣做，以一個膝蓋壓住了姑娘的小腿。

「是在這裏嗎？」說著，以左手放在大腿的上面，慢慢往上移——一下子伸入了那黑而濃密的草叢下。

姑娘拚命的掙扎著。

●

狂四郎靜止了好幾秒，動也不動。

他並非正在燃燒獸慾，而是集中了心神，注意週圍的動靜。這位身經百戰的高手，已練就了稍有風吹草動，就可查覺的本領。

但是，四週並沒有什麼埋伏！

惟一的，只是姑娘身上傳來的劇烈顫抖！

——難道眞的是請自己來驅魔的嗎？

狂四郎覺得很疑惑。

如果這位姑娘眞的發狂，那麼，聽聽她的聲音就可知道。狂四郎這樣想著，把手伸到姑娘的嘴邊。

白布不但塞在姑娘嘴裏，還繞到頸上打了個結。

狂四郎不得不用兩手去解開。

現在，姑娘終於可以說話了，但——

朱唇之內倏地噴出幾道閃光。

「啊！」

狂四郎一下子跳開——他沒有用手去遮那中了細針的雙眼，而是一手抄起了放在一旁的無想正宗！

幾枝細針在狂四郎的眼皮上閃閃發亮。

狂四郎感到雙眼劇痛，右手持著刀，左手立刻拔下了刺在眼皮上的細針。

原先躺著的姑娘，一翻身就爬了起來，雙手持著那隻



長矛，原來雙手被綁仍是僞裝！

矛尖直直地朝著狂四郎的胸部。

原來這位姑娘本身就是下毒手的人！原以爲她只是魚餌。狂四郎不禁自嘲了一下！

雖然針已經拔掉，但眼球仍然很痛，無法睜開雙眼—只能閉著眼打鬥了！

姑娘一步步地縮短兩人之間的距離！

狂四郎可以感覺得出來矛尖正接近自己……突然——矛尖以閃電般的速度刺了過來——

同時，無想正宗亦已出鞘，刀光一閃，那隻長矛已直直地刺進了天花板。

狂四郎一個箭步，已竄入院子。

「不要跑！」姑娘尖叫著追出來，手上已換持了一把大刀。

對形同盲目的狂四郎來說，那些討厭的沈丁花反而提醒了他的位置，於是，狂四郎背對著沈丁花叢，揚起那閉著雙眼的面孔，以無想正宗擺出地擢的架式。

那位姑娘則使用一擊必殺的直立劍法。

對峙已定。

狂四郎發問：「你是誰家的女兒？」

「我是隼人隱密黨。梅津一郎太之妹千佐——」

「梅津一郎太？」狂四郎一聽，蹙起了雙眉：「我沒有殺死他！」

「胡說！」

「這種事是不能說謊的……有一天夜裏，隼人隱密黨十三人扮成普化僧，在高輪的城門下動手襲擊我。我割下了其中十二位的左耳，那位沒有被割耳的就是梅津一郎太。我在路燈下看到他的相貌，便只敲了一下他的左臂而已……那十二位被削去單耳的隼人黨士在神奈川海濱切腹時，梅津一郎太擔任他們的『介錯』，予以埋葬、豎立墓碑。……後來令兄便帶著這十二人的遺髮回薩摩去了！」（介錯——日本武士切腹時，站立於其後，助其切腹之力的人！）

狂四郎說完之後，發覺姑娘的呼吸加快了。

「家兄並沒有回鹿兒島！」

「這與我無關……梅津一郎太後來曾與龍堂寺八郎決鬥，得勝後才回去的，這是我親眼所見！」

「這……都是眞的嗎？」千佐的聲音，夾雜著驚愕的顫抖。

「既然你費了心機用這樣的方法刺殺我，應該也調查過我的爲人，我到底是個殺人的人，還是個騙人的人，你應該很清楚！」

「啊……」千佐悲哀地叫了一聲：「我……我錯怪了你！」

狂四郎只冷冷的接著說：「我並非怕死才向你解釋這件事，由你不惜犧牲身體的決心看來，我也很佩服，再說，我閉著眼與人決鬥也不止一次了，你不必客氣了！」

千佐又喘了一口氣。

狂四郎靜待著。

千佐終於說：「我替你療傷吧！」

「彼此言歸於好，總得要一段時間……你不必爲我治療，我只要一枝沈丁花的樹枝！」

說完，狂四郎摸索著找了一株較高的沈丁樹，砍了下來，以刀將主幹削成手杖。然後，往姑娘的方向做了一揖，便拄著拐杖，踏著不穩的步伐走了。

「喂！」千佐跟了上來：「你看不見東西，怎麼能走呢？你留在這裏療養吧！」

但是狂四郎沒有理會。

●

經過幾家客棧的拒絕之後，終於有一家讓狂四郎住下。狂四郎進房後立刻躺下，因爲全身火燙，頭暈目眩。

——也許我以後的日子都必須在黑暗中摸索了！

狂四郎留下了這句自語，意識就在高燒中消失了。

不知道昏迷了多久……

不曉得是夢境還是眞的，狂四郎只覺得死去的妻子美保代坐在他的身邊。

美保代眞是紅顏薄命！

尤其是她臨死的那幾天，面孔變得分外美艷，一點也不像個垂死的人！

——你是來接我的嗎？

狂四郎這樣想。

他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

美保代臨終前惟一的願望，就是能死在丈夫的懷抱中……這個願望，總算讓她如願以償了！

狂四郎永遠無法忘記當天的情景。

那天——

狂四郎力鬥衆敵，負傷趕回來時，美保代已奄奄一息了……狂四郎走到枕邊，美保代睜開眼睛——

丈夫與妻子就這樣四目交投，彼此凝視著，久久不動。

這是一對在異常狀態中結合的夫妻，從來沒有一天有過平靜的日子，經常抱著「沒有明天」的絕望感，但，這樣也過了四年的歲月，而如今，終於要永別了。

美保代全身燃著對狂四郎的思慕之情與愛火，但是這種熱烈的火焰仍然要受命運無情的審判，被冷酷的摧殘，



全部的熱情隨著生命而消失。

在這永別的一瞬間，心靈溶會的兩個人，已不需要任何言語和動作了！只要彼此默默凝視……

美保代就這樣靜靜的離開人世。

從此以後，狂四郎深信在他要離開這個世界時，美保代一定會到枕邊來接他。

現在——美保代就坐在枕邊，狂四郎不禁喃喃的說：

「你終於來了？」

「你——好一點了嗎？」

隨著這聲問話，終於把他拉回了現實，坐在枕邊的，原來是梅津一郎太的妹妹千佐。

狂四郎想睜開眼，但上面覆著濕布。

「還痛嗎？」千佐輕輕的問。

狂四郎冷冷的說：「如果把我的眼睛治好了，會有更多的人要到地獄裏去！」

「如果這是命中註定的話……」

「請你走開，我要一個人靜一靜！」

千佐似乎欲言又止，猶豫了一下，才說：

「請你多保重！」

說完，慢慢的退出了房間。

狂四郎動也不動地在黑暗中回憶著死去的妻子，但是，已經回到現實的世界中，美保代再也不會出現了！

## 松原僧侶

走在駿河路上，整座富士山似乎會隨著你移動。

從三島下方箱根的山麓眺望富士山，有人稱之爲一大絕景。不過也有人認爲富士山要從沼津城看過去，或是由千本松原的海邊遙望，才堪稱爲絕景。

画家廣重曾画了三副角度不同的富士山圖，一幅是愛鷹山在左方的「浮島原上的富士」，一幅是浮在一片松林之上的「吉原的富士」，另一幅是以東海道最險的山坡薩陲卡在左方的「由井的富士」。

其實每個地方的人，都認爲從自己的鄉里眺望富士山，才是最美的。

不過，經過膝栗毛的旅人，當他見到那座靈峰居然如同太陽、月亮一樣跟著自己走動時，一定會萬分激賞的！隨著季節的變化，山景時而精銳，時而柔和，使得這座天下名山，更顯得氣象萬千。

「啊！爺爺！富士山在跳舞呢！」

街道上傳來了小孩子稚嫩的嗓音。

「那是因爲山頂上的風雪太大，雪花在飛舞呀！」

「爺爺！在這裏看富士山比我們在箱根看好看多了！」

「那裏，只是格調不同罷了！」

「不，這邊看要好看多了，爺爺眼睛不好，根本看不清楚嘛！……」

小孩清脆的叫著，但是被老人「噓！」的一聲給制止了，拉著他的手趕快往前走。

原來路邊的樹下，正站著一位手持拐杖，緊閉雙眼的浪人。

老人的舉動，除了怕傷到這位盲人的心之外，也是害怕浪人那副悽愴的姿影。

讓爺爺拉著手的孩子，也睜大了眼睛望著狂四郎，怯怯的隨著爺爺走了。

狂四郎其實並沒有聽到爺孫倆的對話，他只是靜待人聲遠去之後，才又舉起手杖探路，慢慢的往前走。

自從離開沼津的客棧以來，狂四郎還沒有睜開過眼睛。這個男人很難得的，也會產生恐懼之心——他深怕一旦睜開了眼睛，讓陽光射入眼簾之後，從此就喪失了視力。

不知道什麼道理，這種恐懼感從一出客棧起，就一直跟隨著他。

到底一個盲人可以走多少路？狂四郎也很想試一試。

而且，眼珠的劇痛仍然沒有減輕。

路上的行人都很快的擦身而過。

眼睛看得見是如何的重要——狂四郎現在才感覺得到。

不久，來到了一個左方松籟陣的地方。

狂四郎知道這就是千本松原。

右方傳來了陣陣酒香！

——白馬酒舖！

狂四郎循著酒香走過去。

位於路邊的酒舖名叫「白馬」，只是因爲掛在屋前的布簾上繪有一隻跳躍的白馬。

狂四郎穿過簾子，以手杖探到了一張椅子，便坐了下來。

「客官！你要冷酒還是暖酒？」小二過來問道。

狂四郎點了一壺冷酒和一碟小菜。

「眼睛看不見，倒酒一定很不方便，我來爲你服務吧！」突然旁邊有人這麼說著。

「我不想麻煩別人！」

「你暫時瞎了眼，不要別人的照顧嗎？」對方很不客氣的問，由他的聲音聽來，年紀已相當大了。

「你怎麼知道我是個暫時的瞎子？」

狂四郎記得自己進來時，動作雖然慢了一點，但是並



沒有露出什麼破綻。

「哈哈哈！我當然知道，你的眼睛雖然緊緊的閉著，但是似乎還可辨別明暗，總是朝著亮的地方看。如果是一個一直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瞎子，對明暗是分辨不出來的！」

●

酒送來了，但是狂四郎不願在對方的注目下喝酒，所以也不動手，繼續問道：「請問，你是個武士嗎？」

「不，我是個和尚……哈，破戒的和尚——」

「如果你真是個僧人，我要請教你一件事！」

「什麼事？」

「比方說……走過山路或在野地過夜時，不小心給有毒的荊棘刺到了眼睛，應當如何處理？有沒有什麼草藥可醫？」

和尚聞言，一時說不出話來。

「你知不知道？」狂四郎又問了一次，和尚才慢慢回答道：「嗯，我知道，不過，我要知道你的眼睛是給那一種刺戳到了？」

「吹針。」

「吹針？果然如此！」

「果然？」

「當我看見你進來時，老實說，眞有點不寒而慄。這幾年來我遇到過不少由鬼門關回來的人，因此一見到你閉著眼，就知道不是眼睛有病！」

「……」

「看你的樣子，似乎殺過不少人！」

「多少人我已經記不得了，如果不殺人，就會被殺，我這是不得已的！要找我的寃魂實在太多了，彼此互相牽制，我才能活到今天！」

「哈……眞有趣——你是我這一生當中，最使我好奇的人！」和尚這樣說著。

「我只不過是個游手好閒的浪人罷了！」

「不，我看得出來你的閱歷很是不凡！」

「……」

依我看來，你是以一顆自由的心在生活。海因爲有了水，才能如此廣大，山因爲有了土，才能那麼高，你這個人因爲不死，才能戰勝敵人……一個人想活一千年一萬年是不可能的，無論什麼人都會死。既然要死，就乾脆一點，不管死神今天來還是明天來，都要處之泰然，你有沒有這種慧根呢？……好，我爲你醫治眼睛吧！」

但是，狂四郎卻帶著自嘲的冷笑，說道：

「太遲了！」

「太遲？」

其實不用狂四郎再說明，僧人舉目一望，不禁「哦！」了一聲。

酒舖的前面，不知何時已站了八位戴著斗笠的武士。

狂四郎憑著他精銳的敏感力，已經查覺這些武士就是敵人，他慢慢的由椅子上站起來，對僧人說道：

「你不是說無論死神什麼時候來，都要處之泰然嗎？現在大概就是我的死期了！」

「這樣死沒有意義！」

「像我這樣突然盲目的人，要如何活下去？」

僧人沒有回答狂四郎，搶先走到外面去，大聲問那八位武士：「你們是來殺那位浪人的嗎？」

「不錯！」其中一人回答。

「圍攻一個瞎眼的人，未免太卑陋了吧！」

「我們是奉命而來的！」

「但是這樣做，你們這些學劍的人不感到慚愧嗎？」

「如果你打算助他一臂之力，也可以！」

「我這一生除了唸珠之外，還沒有握過別的，而且，我還要命哪……如果你們不能等他的眼睛治好再來的話，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場地，由這個浪人決定打鬥的場所！」

「只要不是蓄意逃走，場地可以由他選擇！」

「你們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難道我這個和尙還能把他藏起來嗎？……我只是想爲這個瞎子選個有利的場所罷了！」

●

千本松原位於沼津西南，五反田村的海濱，是個綿延二里的松樹林。

名作「東關紀行」中，有如下的記載：

『千本松原距海不遠，松林茂盛，一片綠蔭。海上有舟，如樹葉浮水，其情眞可謂「千株松下、雙峰隱現、一葉之舟，萬里之身」，遠眺一片碧海松濤，景色絕佳。』

但是作者鴨長明所讚賞的松原，在天正年間的時候，因爲有礙爭戰，被武田勝賴下令砍平了！

現在的樹林，是後世爲了防風而栽種的。因此，此處的松林與明石須磨的松林大異其趣，行人想通過相當困難，因爲林木之間的間隔十分窄小。

鴨長明的時代，只有千株松，遊人可以在林中徜徉，但是如今至少有一萬株松木了，是個密密的小樹林。

僧人爲狂四郎選的決鬥場地就是這裏。

對那八位精選出來的高手而言，在這樣的林中打鬥，



總比曠野中來得困難。但是對狂四郎來說，反而有利。

樹與樹之間只能容一人，身體的動作固然不便，出刀也受限制，甚至可以說，刀身只能對著樹枝與樹枝的空隙刺過去！

當然——

狂四郎在這樣狹窄的地方也不容易避開四面八方刺過來的利刃。

在劍術無法盡情發揮的這點上，雙方都是一樣的。只是對盲目的狂四郎有著較好的條件，至少有許多樹幹可以依憑，不必費盡氣力去注意四面八方的攻擊，而且聽到樹葉的聲音，也可查覺敵方所在。

狂四郎低著頭，以無想正宗擺出地摺的架式。

八位殺手由四周的樹幹之間擠上前來……

在這只能容一人的間隙中穿過，不發出聲音是不可能的——盲目的狂四郎只消聽聲音就可以了！

這一剎那——

狂四郎把無想正宗舉到頭上。

八個人的動作倏然定住了，聲音也同時停止，八隻刀鋒直直對著狂四郎。

「嘿！」

只有熟練的高手才能發出的雄渾喝聲在狂四郎的前後響起——前面殺手的刀指向狂四郎的胸部，後面的刀鋒則指向狂四郎的背部……

但——

電光一閃，兩刀同時刺向狂四郎。

後面的刀刺著了樹幹，前面的刀則劈中了樹枝！

不到兩秒鐘！

另外兩位也遭到同樣的結果。

「嗯！」又是一聲喝聲！

攻過來的殺手採取了和狂四郎一樣的架式，把刀子舉到頭上。

在這種地方，橫刺容易碰到松幹，但直劈就不會受牽制——這是由狂四郎的架式所得到的啟示。

當狂四郎發現自己臨時想出的招式被盜用時，就把直立的無想正宗慢慢的放了下來，朝向地面。

就在這一剎那——

狂四郎的身體突然彈了起來！

松林雖密，但是並不高。

狂四郎前方的殺手立即反應地一刀揮向空中，但——像鳥兒一般立在樹梢上的狂四郎，已一刀刺了下來！

立刻——

殺手的頸子冒出一股鮮血，濺在樹幹上！

其餘的殺手見狀，紛紛改變了架式——

而狂四郎却在這個時候又跳往另一處的地面上！

——他媽的！

殺手們的眼睛怒睜，如同狂暴的野獸一般。

在如此緊密的林中打鬥，猶如關在鳥籠中拚命，根本無法施展開來。

被一個盲目的人戲弄——殺手們一想到這裡，立刻怒火攻心，憤恨不已。

這正中狂四郎之下懷！

故意引他們分散，一個一個解決，總比一個對好幾個容易解決。

無論是直立下劈還是水平橫刺，狂四郎的速度都比他們來得快速。

●

當狂四郎穿過密林，跑到湧著海浪的沙灘時，只剩下兩位殺手能追上來了！

其中一位已身受重傷，使出了最後的力量，「呀！」的殺過來——

狂四郎只略閃了一下，殺手卽撲在沙上，再也起不來了！

剩下的最後一位，眼見同伴均不支倒地，咬了咬牙，

——無論如何必須殺死狂四郎！

鼓起了悲壯的鬥志，不顧一切地舉起了大刀。

狂四郎在盲目的狀態中格鬥，連殺七人之後亦已疲憊萬狀，一點都不想動了！

敵人已來到身後，狂四郎仍動也不動的站著。

突然——

「殺手！話不是這樣說的！」

有人在後面說話：「我們事前約好，場所是在松林中！」

殺手一看那位僧人不知何時已出現在此，那原來朝向狂四郎的刀，立卽轉向僧人，喉嚨裏發出了咆哮的喊聲。

狂四郎只聽到刷！的一陣刀風——

殺手似乎就此倒在地上了！

——原來這位和尚是個高手！

狂四郎一面暗忖，一面朝向僧人所立之處，開口道：

「你幫我擺脫了死神！多謝！」

「是嗎？」沒想到僧人的口氣一變，與先前判若兩人。

「……？」狂四郎不解！

「眠狂四郎！你知道嗎？我這個破戒和尚也是要來取你的性命的！」

「……」



「我看得出來，你卽使處於盲目的狀態，仍然勝人一籌，要與你決鬥，還是沒有把握取勝，於是我耐心的等待……沒想到如此湊巧，另一方也派了殺手來攻你，所以我替你選擇了這樣一個於你有利的地點……果然如我所預料的，你具有驚人的應變力量，在最危急的時候，能夠發揮逃生的絕技……但，你究竟不是超人，氣力終有用完的時候，我挑這個機會殺你，一定可以成功！」

「……」

「你不要笑我的手段卑鄙，眠狂四郎！在你取笑我之前，必須知道我如果不這樣做，你就沒有絕命的一天！」

「和尚！」

「有何高見？」

「你的話太多了！我對自己的生命一點也不關心，既不怕生，也不懼死，你既然要我的命，就快點動手吧！別再浪費時間了！」

「既然這樣……你認命吧！」

和尚緩緩舉起大刀，立刻，一股淒厲的劍氣佈滿了四周，刀鋒產生的殺氣直衝向狂四郎——

狂四郎仍採取他一慣的地摺架式。

——要防備這個人的攻擊，并不簡單！

就算自己的雙眼正常與此人決鬥，勝算也不過五成，

對方是個少見的勁敵——現在自己的眼睛看不見，又已精疲力竭，如何能與其對決？

似乎只有束手待斃了！

和尚似乎也查覺出狂四郎悲壯的心情，慈悲的警告了一聲：「看招！」

就在這一刹那——

「咻！」地一聲，一隻箭破天而來，僧人「哇！」地喊了一聲，撲倒在沙灘上。

狂四郎佇立不動，聽著那由遠而近的腳步聲。

——是誰幫助我？

這眞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那踏著沙灘而來的人，停在狂四郎前面，清楚的說道：「我必須治好你的眼睛！」

原來，來人就是以吹針傷害了狂四郎的梅津一郎太之妹千佐。

## 吉原小和尚

古籍「草枕」中，有謂：

『路經柏原新田之元吉原，不見錦花綠草之勝，盡是白沙一片，宛如茫茫積雪。』

可以在左方看見富士山的海道上，遠望那散佈著幾株松樹的海濱，果然盡是無垠的白沙！

這是個人跡稀少的地方，一年裏見不到幾個人影。

午後的陽光，炙熱地照著沙灘，松木的影子長長地拖在沙地上。

沒有風。

刺眼的陽光映在沙地上，耀眼異常。

突然，遠遠地走來一大一小兩個人影……

兩個人的模樣也甚不相同，大的是個腰際插著刀的年輕賭徒（日本古代階級之分甚明，由其裝束即可知其職業，因各行各業皆有一定服裝制度）；小的却是個剃光頭的小和尚，身穿白衣，手持櫻木手杖。

小和尚的相貌長得可愛無比，一雙又大又亮的眼睛，好像玻璃一樣澄清，兩隻耳朵紅通通的，好像兔耳似的。

「好，就在這裏吧！」

賭徒看好了地點，便對小和尚說：「拔出來吧！」

小和尚乖巧的由櫻木手杖中抽出了一隻一尺二寸長的白刄。

「把這個松樹幹當做敵人，握好刀，用力的刺進去，一邊要唸著南無阿彌陀佛，然後全神貫注的用力一刺……只要你專心，石頭也刺得進去！」

小和尚照著賭徒所說的，擺好了姿勢，盯著二間外的一顆松幹，然後，刷！地一聲由砂地上衝過去，

「呀！」

隨著那可愛的童音，一刀刺向樹幹，可是，刀尖只刺中了樹皮。

「再來一次，這回要用力！」

「是！」小和尚答應著，再度擺好姿勢，屏息盯著樹幹。

「呀！——」

這次剛好刺中樹幹中央，但是仍然只刺進了一兩分，究竟是個小孩子，軟弱的臂力無法再刺進了！

「再來！不要灰心，再練，一直到能夠刺進去為止！」賭徒大聲喝叱著。

突然，數間之外有個黑影慢慢地由松樹後面走了出來，賭徒和小和尚都嚇了一跳，心驚膽戰的看過去——原來是個穿著黑衣的浪人，面頰深陷而蒼白，混身罩著霜一般的陰氣逼人。

但，浪人只看了這兩個人一眼，就視而不見的繼續往前走。

「喂！」賭徒大喝了一聲：「我告訴你，你的嘴巴可要閉牢，不准把這兒的事告訴任何人！」



狂四郎回過頭來，冷冷的說道：

「難道這是見不得人的事嗎？」

「什麼！」

「我還以為這位小和尚正在練習四月八號花祭上的舞蹈遊行哩！看來似乎還另有文章！」

「住嘴！對這位一心一意想為父報仇的浪子，你怎麼可以冷言冷語的潑他冷水？他媽的！你是什麼東西！」

賭徒愈說愈氣，一手掄起了長矛，打算就刺過去。

但，狂四郎却默默地轉過身去。

賭徒見狀，仍不放過，狠狠地一衝——

「畜生！」狂四郎猛然大喝一聲，聲震如雷，賭徒被喝得手足發軟，定定地站在原處，不知所措。

狂四郎走了過來，伸手拿起小和尚手中的短刀，說：「練劍必須要有氣合，否則連棉花也刺不進去……你這個無賴漢，也許殺過一兩個人，我很懷疑你這種程度，如何刺得進松幹，你做給我看看！」

（氣合——練武時混身所發的氣叫氣合，是一種包含著氣功、吐納、吆喝的氣勢。）

賭徒一聽，立刻丟了手上的長矛，一把將短刀搶了過來，調整一下氣息，大叫一聲，對著樹幹刺進去——

刀刄大概刺進了五分左右。

賭徒想將刀身抽回，但是臉都掙紅了，還是拔不出來。

狂四郎把賭徒推開，輕輕一扯刀柄，就把刀身抽了出來。然後持著短刀，水平的對著樹幹——

賭徒緊張的嚥了口口水。

就在這個時候——

狂四郎發出無言的氣合，一刀刺進樹幹。

刀子彷彿被吸進樹幹一樣，直直的穿了過去。

賭徒一見，刀身已穿過了整個樹幹，不禁目瞪口呆。

然後，狂四郎只發出了低低的「嗯！」一聲，就將刀子收了回來，握在手中。

狂四郎將短刀收回櫻木手杖中，還給小和尚。

「大爺！你好利害！」賭徒又驚又怕的說。

「只要體會到氣合，就很簡單，但這些小孩子是學不來的，何況又是個小女孩！」

「啊?!」賭徒嚇了一大跳！

不錯，小和尚雖然剃光了頭，看起來像個男生，其實却是個不折不扣的女孩子。

「大爺！求求你！」賭徒突然噗嗵一下跪在地上：「求求你！求你幫我們的忙！」

「……」狂四郎看了看小和尚，正與他的視線碰個正著，小和尚晶瑩的眼睛之中，似乎充滿了無限的哀求。

「仇人是誰？」狂四郎看著賭徒。

「距離吉原四里，一個叫十里木的地方，有座廣井寺，這個孩子的仇人就是廟裏的住持。」

「仇人是個僧侶？這是怎麼回事？」

「詳情我也不清楚，但是這個小孩的父親土岐嘉門大人在遺囑上是這樣說的，一定不會錯……我在落難的時候，曾受土岐府的收留之恩，現在土岐家只剩這個孩子，我一定要幫他爲父報仇……大爺，你有一身好工夫，就幫幫我們的忙吧！」

賭徒說著，又拼命磕頭。

狂四郎沈默了片刻，然後慢慢的說：

「那麼，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吧！」

「我要根據你的敍述再做決定！」

「啊！大爺！你答應了？」賭徒喜形於色的說。

「是，是——」

「土岐嘉門這個人，是被廣井寺的住持殺害的嗎？」

「不是這樣的，……土岐嘉門是在江戶的大手門前切腹自殺的！」

「哦？這是很莊嚴的死法，但，爲何選在那個地方？」

「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的遺囑上明明寫著是廣井寺的住持，使得土岐家門滅亡！」

「這個和尚的爲人如何，你聽說過沒有？」

「我也不敢說，因爲這不是一座普通的寺院，連一個檀家（支助寺廟的俗民）都沒有……換句話說，是由朝廷支持的，十分有威勢。那位住持，大家都稱爲「上人」，我只看過一次，相貌十分威嚴，……」

「廣井寺平常以什麼爲善業？」

「好像收留了不少女人，像給丈夫趕跑的、與婆婆不合的、落難的、孤女一類的……似乎都投奔到這個地方來。廟院內還蓋了三大棟房子收留這些人。」

狂四郎聽罷，對小和尚說：

「你的母親呢？」

小和尚眼睛眨也不眨的說：「不在了！」

「比你父親早死？」

「是的。」

「大爺——」賭徒在一旁插嘴，然後壓低了聲音說：

「夫人是無故失踪一個月之後，又意外的被找回來，可是已成了屍體了！」

「……？」

「據說趁著夜裏抬來一座轎子，第二天一早被人發現，裏面就是夫人的屍體！」

「這以後不久，土岐嘉門就在江戶的大手門前切腹？」



「是的——」

——這個女人的死與廣井寺的住持有關係嗎？

狂四郎臨去之前，對那名賭徒說：

「你現在到處去探聽廣井寺的一切，我在吉原的旅舍等你。」

●

狂四郎在吉原選了一家比較舊的旅舍住下，同時向伙計借一本當地的「名勝誌」看看。

「名勝誌」很快的就送來了，狂四郎立刻打開來看。

『古時，經足柄、清見、再經富士山麓，卽可入清見關。橫越此關，卽可達足高山。富士、足高之間，如今已有路可通，稱爲十里木越。位於竹地南下一里，有一御殿場村，此御殿場村一帶，乃是幕府之獵鷹場，除了當地人外，一律禁止出入。由此往北，爲富士山東口，可由此達甲州郡，西行卽爲十里木。十里木向西三里，爲印野村。村中有谷川，卽爲山岐小河，古時皆由此地東行。』

——原來如此！

狂四郎看完後有所發現。

根據那位名叫勘太的年輕賭徒所說，土岐嘉門原來是此地的名家。由吉原至富士川有大小五十多座石橋，都是土岐家所捐贈的。富士山下一帶及甲州身延山參拜道兩旁的山林，也都爲土岐家所有。但是在上一代時，幕府強行將那些山林沒收，土岐家就此衰弱。因此，土岐家對幕府恨之入骨。

將軍家的鷹場以及御殿場所的森林，原來也是屬於土岐家的。

土岐嘉門的切腹自殺，可能與此有關。

當晚膳送來時，往各處去打聽的勘太回來了。

只見他滿身大汗，上氣不接下氣的報告著：

「大爺——我這一路上探聽的結果，反而更弄不清楚了！」

狂四郎默默的喝了一口酒。

「原來……那座廣井寺所收留的，並非如外界所傳說的都是一些孤苦無依的女子，相反的，倒都是一些家世良好的大家閨秀呢！可是眞令人想不通，這些有氣質、有教養的小姐，怎麼會剃光頭，去當尼姑呢？」

「哦？當尼姑？」

「更怪的是，這些尼姑們不到三個月就還俗回去，留頭髮、結婚……不過，因爲都是些名門閨秀，曾經出家的消息都極端機密，除了各人的家裏之外，沒有外人知道……我要打聽這些消息，眞是難的不得了呀！花了好大的苦心，嘿嘿！」

「這些事情是最近才開始的嗎？」

「好像十年前就有了，說不定更早，每年都會有一兩人。」

狂四郎聽到這裏，又冷冷的盯著天花板，一言不發。勘太也靜靜的盯著狂四郎怪異的面貌。

終於，狂四郎開口說道：

「我得偷偷的潛入！」

「啊？什麼？」勘太大吃一驚。

「有這個必要，我得找一家這種人家問問看，你去打聽看看，附近有誰家娶過那種曾出過家的小姐！」

●

這是個大戶人家，主廳雄偉，房間極多。朦朧的月光，照在那立於庭院一隅的狂四郎。三更過後，四週靜寂一片，只傳來了淙淙的泉水聲。這座巨宅，即是沼津城主水野出羽守，食邑五萬石的箬見新左衞門的私宅。幾年前，水野家與近畿數藩發生了爭執，箬見新左衞門爲了表示負責，故隱居於此。

新左衞門於兩年前去世 由其養嗣子新三郎繼承家業。水野家這幾年來都未曾納貢，又經營醋業，故家境相當富裕。

狂四郎在巨宅四處繞了一圈，確定了主臥室的位置之後，便開始行動。

他身手敏捷的撬開了天窗，輕輕一縱，就穿了進去。狂四郎似乎很熟悉房屋的結構，一下子就來到主臥室之前。

這位身經百戰的高手，早就練會了能在黑暗中視物的本領。

他輕輕拉開紙門，走了進去──沒有錯，正是主臥室！與一般強盜小偷不同的是，他竟然點燃了一盞油燈。

被褥有兩份，分別睡著當主及其妻。

當主新三郎相貌堂堂，氣質不凡。

狂四郎就這樣持著油燈，盯著新三郎。

新三郎由睡夢中驚醒，一眼望見站在室內的狂四郎，立刻大喝一聲：「強盜！」

馬上跳起來，抓起枕邊的大刀，雖然也是個高明的劍手，但是在狂四郎面前，一下子就給打落了。

「我不得已才侵入你們房間的！」

狂四郎以脚踏住撲倒在地的新三郎，拾起落在地上的長刀，繼續說：

「有件事情必須要問你，但是像我這種人，在大白天根本進不了你們家的大門，所以只好晚上偷偷的進來，而且，我要問的話，也不適於在白天說……你這位去年秋天才娶的年輕夫人，婚前半年之前，曾在廣井寺削髮爲尼



，做了三個月的尼姑，這件事情你一定知道吧……我現在要你告訴我，你娶她的時候，她是不是個處女？──快點，你照實回答！」

新三郎不回答，只叫著「放開！」

狂四郎冷冷的說：「既然這樣，我只好問你的夫人了！」說著，兩眼盯住那位年輕的妻子。

年輕的女人混身發抖。

狂四郎倏地將白刄架在新三郎的脖子上，對夫人說道：「妳如果不老實說，你丈夫的腦袋就會搬家！」

女人面無顏色，嘴唇顫抖著，但也發不出聲音來，只是搖著頭。

「說！你是清白的身子嫁過來的嗎？」

女人點著頭。

「哦？當主！對不對？」狂四郎問地上的新三郎。

「無聊！這種事有什麼好問的！」新三郎十分憤怒。

狂四郎又瞪著女人：「你在廣井寺削髮爲尼，一定不是自願的，說，是誰要你去的！」

「我……我不知道……」

「什麼不知道？」狂四郎的語氣十分粗暴，脚底下的新三郎動了動身體，說道：

「她不知道，這是風俗！」

「什麼風俗？一個姑娘家把頭髮剃掉了，怎麼會是風俗？……說老實話！你要我動手嗎？」

「告訴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想知道，去問蒲原的代官！我所能說的，就是這些！」

（代官──地方上的首長）

狂四郎聽了這些話，又將視線投向那位年輕女人，女人拼命點頭，表示丈夫的話是眞的。

●

走在月光下的小徑上，狂四郎有點困惑。

──好不容易踏上了一條船，却是條泥船！

他一邊走一邊想……

──必須在船沈之前，達到對岸！

## 蒲原代官

從吉原到蒲原，約有二里三十町的距離。街道相當平坦，兩邊植著松樹。走在路上，富士山慢慢的往後移。

膝栗毛的旅人在路經這兩鎭時，都會想起歷史上的那次可怕的事件！

那富士川畔大群水鳥的振翅之聲，居然使得平維盛的

七萬餘騎潰不成軍！

富士川的舟渡，必須視水漲與否，因此兩岸的鎮，都成了旅人的輻輳地區，所以經常缺糧。故自古以來，兩岸經常備有米糧，以備不時之需，食米存量，吉原鎮常爲十石，蒲原鎮則爲三十石，足夠一年之用。

，富士川的安全水位，每年從正月至九月定爲八尺，稱爲夏川，十月至十二月定爲六尺，稱爲冬川。無論是夏川還是冬川，水位只要增加二尺，則禁止馬匹渡河，增加三尺，則禁止旅人渡河。

由此可知，這實在是一條危險的河川。

『名所記』中，有此記載：

『乘舟渡富士川，船伕必須用力撐篙，極力推櫓。由岸上看來，小舟似乎幾將沈下，但是照樣划向前去。舟中的人會目眩、頭暈、噁心、腹部發痛，雙拳緊握，一直到舟隻靠岸爲止。』

眠狂四郎就坐在這樣的小船上。

隔壁坐了位老翁，瞧他面不改色的樣子，似是本地人，於是狂四郎便向他請教道：「請問老丈，貴處代官邸在那裏？」

「就在鎮前的七難坡，很好找，在這個岸邊水神森的小丘上！」

「你們這位代官是個怎麼樣的人物？」

聽到這句問話，老翁似乎很自豪的說：

「我們的代官就等於是這裏的水神一樣！」

「水神？」

「你不知道嗎？現在代官的祖先就是古郡門太夫大人，這個富士川的雁形堤防就是他爲我們建造的，使得沿岸的百姓免受水災之害——」

聽到這些話，狂四郎想起以前曾經在「道中行程記」中讀過這則記事。

在寬永年間，仕於大納言忠長之下的駿河代官名叫古郡門太夫重政。

當時的富士川繞過富士山麓的一峰明星嶽，流入浮島沼，位於此沼與海之間的村落，每年都要受到富士川泛濫之害，苦不堪言。

如果能夠在明星嶽爲富士川建造堤防，使富士川直流入駿河灣，那麼，就可以防止水災了！這是誰都會想到的事。可是，堤防造好了之後，每年富士川泛濫時，激流却將堤防沖毀。

古郡門太夫爲了治水，每年都登上明星嶽，注意觀察富士川的水流，他一直在思索，要建造怎麼樣的堤防，才能抵擋得住水流？



有一次，名僧鐵牛禪師巡遊至此，門太夫特意召請至府邸，爲治水的事請教於他。

鐵牛禪師微笑的說：

「水各有性，要治它，不可逆其性，必須順其性！」

門太夫無法了解。

禪師又對門太夫說：「你不妨去看看下總的印旛沼，也許有用！」

門太夫立刻到印旛沼去，逗留了幾天之後，突然恍然大悟，發現印旛沼有調節利根川水位的作用。

如果沒有印旛沼，那麼就是建築再堅固的堤防，也抵擋不住利根川的水勢的！

——啊！我終於知道了！

門太夫終於了解，要治富士川的水，不能建造一直線的堤防，必須順著地勢，建造雁行狀的堤防。

堤防動工了，門太夫親自監工。其子重高亦繼續治水，一共花了五十年的歲月才完成。

雁形堤完成之後，沿岸的村落從此脫離苦難，沿岸一帶又新生了十三個村落，每年可收獲六千五百石的米，形成一富庶的魚米之鄉。

當地的人將古郡門太夫重政及其後代視爲該地的水神，實在是名至實歸的。

根據老翁的敍述，當代的古郡孫太夫也是個值得敬重的人。

——既然如此，就不必夜半偷偷潛入了，可以堂堂正正的由大門拜訪。

狂四郎於是下了決定。

●

半個時辰之後，狂四郎已坐在代官邸的書房內了。

這是一個二十坪的房間，佈置得極爲素雅，壁上除了一塊題有「水心」二字的匾額之外，沒有其他的掛飾。疊蓆之上沒有屏風，木架之上也空無一物。

「水心」兩字雄渾有力，可能是鐵牛禪師的墨寶。

紙門拉開了，進來一位書生樣的人物，年約三十左右，眉宇軒朗，頗有儒者之風。

彼此打過招呼之後，古郡孫太夫微笑的說：

「舍弟現在江戶青山的町道場，我曾聽他提到過你的劍名。」

聽到這些話，狂四郎心想：大概就是因爲這樣，他才會立刻接見自己吧！

「我就開門見山的把來意說了吧！十里米有一寺院似乎具有特權，在日蓮流勢力範圍內的富士山麓邊，却有一間寺廟敢反抗，現在這個地方的日蓮信徒都改宗了——這

家寺院有這樣大的勢力，是否你在後支持？」

富士山一帶，除了日蓮正宗的總本山大石寺之外，另有五山。

大石寺乃是正應三年，上野村的地頭南条兵衞七郎時光，奉日蓮門下六老僧之一，日興爲開山祖師而建立的。日興出身於甲州鰍澤，是與身延山關係最深的人。但日蓮圓寂之後，與建立身延山的波木井實長在佈教上意見不合，於是將身延山的寶物一搬而空，到富士山麓另建大石寺。

因此現在的日蓮寶物曼陀羅是在大石寺，並非在身延山。

其餘的五山，是北山村的本門寺，芝富村字西山的本門寺、上野村下条的妙蓮寺和富士根村小泉的久遠寺。

五山之外，尙有駿東郡金岡村的光長寺，富士郡岩松村的實相寺。

富士山麓日蓮宗與他宗之爭，經常演出血腥的慘劇。例如：富士下方熱原的熱原神四郎國重，因不從改宗的壓迫，結果在大衆之前，活活被射死。

日蓮宗就在這些殉教者的血跡之上，在富士山麓艱辛地散佈教義。

日蓮宗的教義，並非主張修來世，而是著重在現世的苦業之鬥，照他們的說法，凡發生飢饉、瘟疫、地震、洪水、內亂、外患等災害，皆起因於天下人不信法華經。

法華經上有記載——佛滅後三千年，世人墮落，故七難降世，必待東邦出現上行菩薩。

日蓮恰在佛滅後三千年誕生，故謂爲上行菩薩之化身，無論是公卿、武家、農人、庶民都必須信奉法華經，才可使天地趨於淨化。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敎育法華經之執行者於各寺院設立本門戒壇。故大石寺及五山均是爲了此目的而建造

由日興所繼承的日蓮擴教計劃，是十分鉅大的。在這些擴張的勢力中，富士山麓只有一寺敢對抗。而且駿河的住民都被迫改宗——這實在是件不尋常的事，這座寺院敢公然如此，若非有大勢力支持，能辦得到嗎？

狂四郎一雙眼中，銳光直射。

但，古郡孫太夫的態度絲毫沒有改變，却反問道：

「閣下對廣井寺的住持有何不滿嗎？」

「有個十歲的女童要爲父母復仇！」

「你要助她復仇嗎？」

「我們乃是萍水相逢！」

「是誰的女兒？」

「吉原唯一的名家土岐嘉門的女兒！」

聽到這句話，孫太夫的眉頭才皺了一下。



●

狂四郎冷冷的等待著孫太夫開口說話，但是，孫太夫是個幕府派任的代官，爲了身份，甚少開口。

狂四郎不得不繼續說：

「土岐嘉門在其妻之屍體無故被人送回家門的十天之後，於千代田城大手門前切腹自殺——這件事你知道吧？而在嘉門的遺囑之內，寫著一家乃是爲廣井寺住持所害，這你也該知道吧！」

「……」

「經過我的調查，那些王公舊臣之家的女兒們，經常有人進入廣井寺剃髮爲尼，長的三個月，短的一個月就還俗了，……如果照一般市井無賴的看法，一定會以爲廣井寺的住持好色，以做功德的名義引誘這些姑娘到手玩弄。我爲了調查確實的情況，曾到娶有這種女子的人家去問，但是她們都說是以清白的身子回家，這樣看來，事情一定有些內幕……把土岐嘉門之妻屍體送回去的廣井寺住持，爲何不冒犯那些姑娘……這一定另有文章。你既然身爲地方首長，對這種事情總該有所表示吧？」

孫太夫沒有回答。

狂四郎冷冷的盯著對方。

半響，孫太夫才緩緩說道：「我是官派的小吏，怎麼可能把事情的內幕告訴你？」

狂四郎微笑著說：「你既然不能說，那麼一定與我的想像有所出入。」

「……」

「我可以如此判斷嗎？」

「……」

「那麼，告辭了——」

狂四郎站起身來，孫太夫却喊了一聲：「且慢！」

狂四郎不語。

「你是否要去斬殺廣井寺的住持？」

「我得助土岐嘉門的女兒復仇！」

「那不行！」

「你要以代官的勢力保護住持，那是你的事，這與我無關！」

「我并不禁止你去復仇，而是不贊成你的復仇方式！」

「沒有錯——」狂四郎冷笑道：「你的意思是不要給你帶來麻煩就好了！」

狂四郎點頭爲禮，便轉身離去。

●

是個極爲寬大的佛堂。

雖然是白晝，但是所有的門戶都緊閉著，角落上點著

蠟燭，跳躍的火光，倍增陰森森之氣。

誦經之聲已連續相當久了!

堂中坐了一位老僧，面容十分和善，誦經的聲音也十分威嚴。

他的身後站著兩個人，都剃著光頭，但是面孔却生得極為美貌，身穿白緞長衣。

見此模樣，似乎是要將二位姑娘當做祭品一般。

老僧誦完經後，轉過頭來，朝向兩位姑娘，嘴裏又唸了三遍佛，才說：「禮節的事都學會了嗎？」

兩位姑娘點了點頭。

「今年你們兩位很榮幸的被選中，實在值得恭喜……再試一試，脫下來吧！」

老僧這麼一說，兩位姑娘立刻解下了白色帶子，白色的長衣順勢由肩上滑落了下來。

下面所穿的，也是純白的長內衣，脫下之後，又褪去兩件貼身內衣和腰布，做這些動作，都是毫不猶豫的。

兩位姑娘的年紀，都是羞恥心最強的年紀，但是在這位高僧的面前，却毫不在意。

難道在佛像前裸身，也是一種禮節嗎？

老僧嘴中一直唸著南無歸命頂禮，眼光却不斷地在兩尊裸體上逡巡。

兩尊裸體都極為動人，那一身細嫩的肌膚，是從來沒有受過風吹雨淋的細皮嫩肉，而那玲瓏的曲線，尚含著一股稚嫩的氣息，看起來楚楚可憐，彷彿含苞待放的花蕾。

老僧滿足的點點頭，說：

「太美了！正像是開了七分的櫻花！不過，這麼美的身體給我一個人看，未免太可惜了……應該獻給菩薩！」

一邊說，一邊笑著站起來。

方丈室裏還有客人在等待著。

來者是帶著駿河代官介紹函的浪人。

老僧換了法衣之後，來到了方丈室。

「讓你久等了！」說著，在浪人面前盤腿坐下。

這位名叫眠狂四郎的浪人，並沒有打招呼，一開口就說：「我是地獄裏來的使者！」

「哦……地獄使者？你帶來什麼可怕的消息嗎？」

「是的——你不是個普通的和尚，所以我直截了當的告訴你……越過十里木再過去的御殿村場一帶，是幕府的獵鷹場，自從第八代將軍在此獵鷹以來，每代的將軍大概每三年就會來一次。但是到了這一代將軍，却每年都來。當代將軍天生不好武藝，這點由江戶附近的賽馬場逢十年才舉行一次大賽可得到證明。像獵鷹這種事，將軍根本不可能熱衷的。可是每年到了一定時候，他却老遠地由江



戶趕到這裏來。相信一定有特別喜歡此地的理由……而你這位廣井寺的和尚，一定有討將軍歡心的特別方法。」

狂四郎一口氣講到這裡。

「……」老僧沒有說話，眉頭也不皺一下。

「方法就是——選擇駿河一帶那些沒落貴族或是有錢人家的女兒，讓她們成為臨死的丘比尼，而供給將軍家，是吧？——既然是要獻給將軍家的，這些姑娘那裏敢說一個不字？你做這種勾當，已經有十來年了！自從將軍年事漸高之後，這六七年來，早就不獵鷹了，他到這裏來，目的是要你這裏所提供的美女。你剛才不就是在大廳上欣賞那兩位脫了衣服的姑娘嗎？」

「……」

「剛好在十年前，一位姑娘被選為比丘尼要獻給將軍家，但這位姑娘與吉原名家土岐嘉門已有了婚約……當她還俗嫁給土岐嘉門之時，已有了三個月的身孕……」

「……」

「生下的孩子是個女的，很明顯地有著將軍家的血統。做母親的人，希望自己的女兒能送往將軍家，成為諸侯夫人，這是一種望女成鳳的心理……結果為了要送往將軍家，就必須先到廣井寺削髮為尼，這是你提供的最佳途徑……你這種做法害死了多少人，是可以想像的！」

「……」

「來向你求名額的人一定不少，你就利用這一點，對請求的人先予玩弄，再採取非常的手段……三年前，抱著這種請求來見你的一位夫人，終於無法活著回去！」

「……」

「和尚！你承認嗎？」狂四郎狠狠的盯著老僧。

老僧終於開口說道：「你與土岐家有何關係？」

「只有一面之緣，但我是個活一天算一天的無賴漢，見義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老僧點點頭：「那麼，你打算如何？」

他的態度非常的鎮靜。

立刻，有人端來了一碗茶，放在老僧面前。

端茶的，是個可愛的小和尚。

老和尚很自然的端起了有毒藥的茶碗，微笑的看著小和尚，開口說：

「像我這樣以人身做祭品的人，必須死在自己唯一的孩子手中，眞是因果報應！」

## 由井無賴漢

一面靠山一面臨海的由井鎮，形狀狹長，宛若一條鰻

魚一般。

在這條傾斜的路上來往的人極多。

「東海道名所記」中有記載——

『此處乃是騎馬極不方便的地方，騎馬的旅人若要投宿，必須加倍付房錢。因爲此鎭內無馬，若欲借馬，必須往他鎭找馬伕取得借據，再到一里或二里之外的鄉下去借馬。』

像這種服務不良的驛站小鎭，旅人們都盡量不在此打尖，往往趁著太陽偏西之前越過薩埵峠。

眼狂四郎並不急於趕路，便在由井找客棧住下。

薩摩島津家的行列，正在這個時候離開沼津。

得知此消息的狂四郎，打算埋伏在薩埵峠，等待行列經過，以便進行一項行動。

「我要投宿——」

狂四郎對著客棧的女侍這樣說時，那位面容醜陋的女侍，毫無表情的說：「你要睡統舖吧——」，一面把下巴往二樓揚了揚。

其實樓下的單房似乎都沒有人住，但女侍却一副要把客人都趕到統舖去住的樣子。

狂四郎沒有挑剔，便上了樓。

拉開紙門，裏面已坐著一男一女。

「我也要住下——」

「啊！請！」

那位點頭爲禮的女子看來十分年輕，面孔白得發青，睫毛很濃，眼睛很深，霧濛濛一般。

男的是位年紀很大的浪人，樣子十分孤僻。

這對男女面容十分相像，看得出來是對父女。

那位父親知道有人進來，仍然坐著，並沒有向狂四郎打招呼。

姑娘在火爐上燒茶，煮好之後分別倒在鐵瓶內，先送給狂四郎，再拿給父親，最後再把茶杯送上。

父親的脖子轉動了一下。

狂四郎見他雙目緊閉，這才知道他是個盲人！

令人納罕的是這對父女的舉動。

只見父親開口問道：「距離？」

「二尺！」女兒這樣回答。

父親伸出右手，拿到了茶杯。

原來是女兒告訴父親由胸部至茶杯的距離。

——這一定是後來才瞎了眼，所以必須這樣練習！

狂四郎這樣想著。

喝過茶之後，這位父親才說：

「這位要住下的客人是誰？」接著又問：「冒昧請問



，你會不會使劍？」

態度十分傲慢。

「不……」狂四郎故意這樣說。

浪人稍爲想了一下，又說：

「你在騙我吧？當你進房時，我覺得不太一樣！」

「……」

「不會是我的錯覺吧！」

「………」

「如果是不得已必須隱瞞，我也不勉強，否則你不必太謙虛！」

狂四郎覺得對方有點強迫，又再說了一次：「不會！」

「閣下！」浪士仍然不顧放鬆：「你有何不如意嗎？」

「父親！」一旁的女兒插嘴了：「你太爲難人家了！」

「不，我只是……」浪士尚未講完，樓下傳來了一陣騷動。

似乎有二十多人一下子湧進了客棧，而且不是普通的旅人，似乎是一群無賴漢。

也許剛剛女侍留著空房不給人住，就是爲了這批人。

●

片刻之後，傳來了乓乓乒乒的上樓聲。

「嘿——打擾了！」

紙門猛然一拉，進來了四個粗魯的漢子。

其中一位站在前面，行了個禮說：「請原諒！」

狂四郎和那位浪士都沒有反應。

「小的在此稟報二位浪人官！冒昧打擾請多包涵！小人等是由井地盤上的町屋原一家人。我們當家的頭目叫富五郎，小人等賤名叫政太、仙助、鎌吉、丹次，初出道不久，承浪人官認識，衷心感謝！」

行過見面禮之後，就突然霸道的抖著雙肩，大聲說：

「要請浪人官幫幫忙！」

「………」浪士面孔朝向窗戶，狂四郎則靠著牆，雙手斜探在胸前。

「我們有十九人，今天黃昏要在薩埵峠與興津寺下的勘八郎一黨決鬥。勘八郎那小子趁著我們頭目中風的機會，把我們在豐積神社春秋祭禮所開的賭場硬給搶了過去。後來說好借給他們兩年，今年期限到了，結果壓根兒不想還。要他們還，他們說要八二分賬，去年的六四分賬還可以忍耐——現在欺人太甚嘛！實在忍不下去了，所以給他們下了帖子約期決鬥。可是那幫人有七十個之多，我們才十九個，怎麼可能贏得了？所以一再研究孫子兵法，打算出奇致勝，可是人馬實在太少了。剛剛在樓下聽說你們二人都帶刀，所以特地上樓來請求………大爺，一個人五兩

銀子爲酬，請你們大力幫忙！」

說著，就行了個禮，其餘的三個人也異口同聲的說著：「拜託拜託！幫幫忙吧！」

狂四郎無精打采的說：「你們別看我也是一副無業遊民的樣子，我可從來沒拔過刀！」

「五兩銀子哪！大爺不要嗎？」

「我是很想要！」

「我看你也不像個要命的人，試試看吧！」

「如果我有兩條命，當然可以試試看！」

「喂！大爺，你說話可留點神！」其中一人殺氣騰騰的站起來，旁邊一人連忙把他壓回去。

「唉！大爺！你就看在五兩銀子的份上吧！」

這時，一直朝向窗戶的浪士說話了：

「我並不把五兩銀子看在眼裏，可是我可以試試看！」

「父親！」女兒驚叫道。

「這是我最好的表現機會，你不要阻止我！」浪士嚴厲的說。

一位無賴走到浪士身邊看著他：

「開玩笑！你是個瞎子嘛！哎喲！瞎子能做什麼！」

「畜生——」浪士口中發出一聲怒吼。

「什麼？」無賴漢一聽巨吼，臉色都變了！

「我這個盲人可不把你們這些賭徒放在眼裏！我現在證明給你看——來，取一枝蓮翹放我前面！」

一聽浪士這樣說，幾位無賴不禁面面覷覷。

「啊呀！你折一枝蓮翹花給他們拿著！」浪士如此吩咐女兒。

阿冴在壁龕上取下了開滿金黃色花朵的蓮翹花，交給其中一位無賴漢。

「不要緊嗎？瞎子！你可別不砍樹枝，結果砍斷了我的手啊！」

拿著樹枝的無賴喃喃的說著，走向浪士。

庄司左源太由阿冴的手中取過刀，端坐著。

「距離？」

「四尺！」

阿冴話聲未了，只見白刄一閃——

蓮翹枝幾乎一折爲二。

無賴們不禁大聲喝采：「這種功夫可眞了不得！哇！這下子他們全派的人都衝上來也不怕了！他們都以爲你看不見而忽略，你正好可趁機下手！好極了，請多幫忙！」

「好！」

「這個年頭眞是反了！看得見的不答應，看不見的反而答應，唉呀！」無賴們一面嘲笑著，一面下了樓。



阿冴不安的看著父親：「父親——你眞要去嗎？」

「你別說了！對方都是一些市井無賴之徒，正好可以用來試斬！父親這半年來的苦心，正好可以讓你看看！」

庄司左源太正爲了這偶然得來的機會，興奮不已。

狂四郎不願管他人的閒事，只在一旁冷眼旁觀。

但是眼見庄司左源太這種自信的態度，狂四郎心知這是有勇無謀的做法。

他自己在數日之前，也曾經盲目過一陣子，在千本松原盲目的苦鬥八位殺手。

現在能活著，只是運氣太好罷了！

「你要把女兒的眼睛當做自己的眼睛嗎？」

「是的，你也看見了！」

「要是你女兒看不見的地方有敵人，你如何應付？」

「你以爲我沒有能力防範飛刀嗎？」庄司左源太冷笑著：「你不相信，可以用飛箭或長矛試試看！」

——連這點都不懂，一定是個不會用劍的人！

庄司左源太想到這裡，就懶得理會狂四郎了。

「啊呀！你到樓下去聽聽那些人用什麼孫子兵法！」

狂四郎不想阻止，他知道卽使阻止也沒有用。

●

客棧再度恢復平靜後，狂四郎一個人靜靜的喝著酒，一種不安的感覺一直侵襲著他。

也許庄司左源太已死在亂刀之下了吧！

一個劍術練到這個地步的人，如果這樣死去，不是太不值得了嗎？

一個雙眼盲目的人，能夠忍受著在黑暗摸索的痛苦，努力磨練自己的恒心與毅力，居然練到可以將持在人手中的蓮翹花一切爲二的地步！

這眞是值得讚許！

如果就這樣死在下等人的亂刀之下，太不值得了！

狂四郎很想跑到薩埵峠去保護庄司左源太，但這個念頭一閃而過，狂四郎又木然的喝了一口酒。

太陽下了山，女侍提來油燈之後約莫又過了半個時辰，樓下又再度騷動了起來。

狂四郎不用下樓也想像得出下面的狼狽情形：抬著屍體的，背著傷者的，拄著樹枝的……

當他帶著無想正宗走下樓時，樓下的情景正與他想像的一樣。

每一個人都體無完膚。

狂四郎找著了那位下午曾上樓來的人，只見那人手脚都纏著布，靠在大黑柱上。

「那位盲眼的浪士如何了？」

無賴漢好不容易睜開了一隻眼睛，說道：

「究竟是個瞎子，一點用都沒有！」

「現在人呢？」

「在倉澤的茶園裏！」

狂四郎立卽衝了出去。

片刻之後，狂四郎終於在薩埵峠的登山口附近的茶園裏，找到了庄司左源太的屍體。

狂四郎走近來時，處於虛脫狀態的阿汐這才清醒了過來，茫然的抬起了頭。

「我幫你埋起來吧！」

「多謝！」

阿汐一面說，一面用發抖的手伸到死者的臉上去，庄司左源太突然睜開了雙眼！

「……？」

狂四郎異常訝異，望著阿汐。

阿汐用手指抹下了庄司左源太的眼皮，轉過臉來對狂四郎說：「父親並沒有瞎眼。」

●

三天後的早上。

狂四郎隨著阿汐來到了距薩埵峠北方二里的一個小藩，藩名爲小島。

藩主名爲松平丹後守。

庄司左源太原爲此小島藩的家臣，駐於江戶。

精研兵法的庄司左源太十分固執，他這種狷介不屈的個性，隨著年齡有增無減。

每次談論到兵法之事時，即使是主君也一步不讓。

去年秋天重陽祝日時，所有的家臣均一同列坐，左源太反駁主君的意見，說：兵法首要在於一心，只要心平氣和，卽使不用眼看，也可確知敵方的動態，殺死對方並不困難。

他那狂傲不遜的態度，使得主君甚爲不悅。

「那麼，我給你半年的假，你今天起就閉著眼睛去修練吧！等你在盲目的情況之下，能自由自在的使出招術時再回來！」

這位松平丹後守原是個溫厚的人物，若非氣極，是不會說出這種話來的。

倔強的庄司左源太不用說，立卽答應了下來，帶著阿汐離開了江戶藩邸。

在此後的半年當中，庄司左源太一直都沒有睜開過雙眼，他克服了一切的困難，終於在黑暗的世界中，摸索出另一種感官，可以一刀砍殺蓮翹花枝，而不傷及持花者。

但是……



當他在回國向主君表現他的修練成果時，却遇到了這樣不幸的事！

藩主見不到那位一心想證明自己的理論給自己看的庄司左源太，却見到阿汐帶回來一位相貌怪異的浪人。

「你是說，你是左源太的代理人，要替左源太表演盲目使劍的招術？」

站在書房外廊的松平丹後守，望著狂四郎說。

「正是——」狂四郎回答：「庄司左源太很不幸，在歸國途中生病死了，他再也不能回來了，但是他已經將這半年的心得傳授給我了，要我表演給藩主看！」

「嗯！那我倒要見識一下！」

「在我公開之前，有個請求！」

「什麼請求？」

「我希望你能善待庄司左源太之女阿汐，請在家臣中選一適當的贅婿，使庄司家能延續下去！」

「好，我答應你，但要看你的表現如何？」

「那當然，……好，我要開始了！」

狂四郎站起來，跨過了庭院。

這個貧窮的小諸侯府中，庭院中居然栽了不少草莓。

狂四郎隨手摘下了一枚草莓，又走回來。

然後——

狂四郎將阿汐的高髻解散，將草莓放在頭上。

松平丹後守及數十位家臣，都屏住氣息，目不轉睛的盯著端坐在地上的阿汐，以及站在三間距離外的狂四郎。

狂四郎閉起了雙眼，踏出大步伐，往阿汐前進。

那種不穩的步伐，一看就知道是臨時閉上眼睛的人。

但——

走到距離阿汐只有兩步之遠時，狂四郎停了下來，就在脚步停下來的同時，狂四郎的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拔出了揷在腰際的劍。

白光一閃而下——阿汐頭上的草莓從中一裂爲二，嗒！的一聲掉在地上！

## 興津橋

儼若屏風的絕壁，最易使一般人，臨之而後雙腿發軟，遽然蹲下；然而，佇立在如此峻峭懸崖上的眠狂四郎，却面對滔滔的海浪，極目四望，處之泰然。突然，有人從背後問：

「你在看什麼？」

回頭一看，正是一位背著弓箭，攜帶著獵槍的獵人。

這個人，有一身如松樹皮一般的燒焦皮膚，和一雙木榴般

的手；從他那凹陷的眼窩裡，還射出兩道犀利的目光。

「我在眺望道路。」狂四郞回答。

被稱爲岫崎，而由薩埵峠與海包夾成的海岸，卽使在風和日麗的氣候，也會響出巨浪擊海岸岩石的「啪啪」聲。

這是供人決鬥的場所，與越後國絲魚川一樣，皆被喩爲「六親不認」。

以前，人們打從洶濤駭浪，與險峻的山岩之間通過。明曆年間，趁著朝鮮官吏前來的機會，沿著峻峭的山岳，築了一條道路，以確保行人安全。

但是，直至今日，這條道路依然受到巨浪的沖擊。

「你眺望街道幹什麼？」獵人又問。

佇立於懸崖峭壁，正在欣賞「六親不認」的景色，的確令人大惑不解。

然而，獵人的問話，也充滿了重重的疑惑。

狂四郞故意道出眞心話：

「我是在想，欲以單槍匹馬之力，襲擊千人的大名行列；這地方是最好不過的了。」

獵人聽罷，除表驚愕之外，又說：

「無濟於事。」

「何以無濟於事？」

「五年前，也有一個武士，站在此處勘察地形。翌日，卽殺進不知來自何方的大名行列之中。……我前往搭救，詎料，他在被抬回小屋途中，便與世長辭了。」

「……」

「請不要再讓我築一次無緣墓吧！」

獵人基於這一理由，才向他盤詰。

「原來如此。——通過此處，行列遂作一嚴密的警戒。」

「不錯。……所以，你若企圖襲擊他們，就得等待其行列通過，正以爲已安抵興津之際，再予以突擊。」

「興津有適當的場所？若有，請告訴我。」

「有是有，……只是，你眞的要幹嗎？」

「就是因爲想幹，才會佇立於此。」

「身爲武士的人，都想做一些旣無效而又無謀的事。是那位大名？」

「薩摩。」

「哦！哦！……是島津公。如果眞是島津公的話，他一行人最少應不下一千名。——不，可能有二千名。那麼，單憑你的力量，如何對付得了。不過，此時能出現你這樣一個人，頗令我欣賞不已，我願助你一臂之力。」

這人如此一說，倒使狂四郞費解。

「你似乎不是個普通的獵人。」



「不是的。依你看來，我是個山人。只是我對大名有恨於心。」

「……」

「我父親是府中的傳馬人足。當我尙在孩提時代，他受雇於西國某大名行列；一天，擤鼻涕時，不愼巧將鼻涕摔到藩主的轎子，手指因而被砍斷。實在很不値得。……你也仇視島津公嗎？」

「不。我僅想試一試，究竟以我獨特的力量，能在一個龐大的大名行列中，搗亂到什麼程度。」

「哦！……那眞有趣。你並非要來取下島津藩主的首級；而是要來搗亂的。」

「正是如此。」

「好，你幹吧！我願助你一臂之力。」

獵人得意地笑起來。

●

當日——

薩摩藩島津家的行列，在吉原宿的本陣長谷川八郞兵衞，休憩。

藩主島津齊興，在愛妾由羅的面前，說：

「江戶到鹿兒島，里程實在太遠。」

江戶至鹿兒島，長達四百十一里，需費時三十餘日，旅程相當遙遠。

參覲交代，是三年一次的禮制。對近國的大名來說，這未嘗不是一種相當嚴酷的課賦。而且，一位七十七萬八百石的太守，欲以其名義，供給上下數千人的行列之往返費用，確實相當可觀。對大名而言，參覲交代，是一種絕對要遵守的制度。元祿年間，熊本的細川侯，因母病而獲准免除賦稅，然這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除此之外，從未間斷過半次。

十餘年前，齊興爲了重整藩內的財政，而向幕府申請免除十年的參覲交代；可是，被駁回了。

齊興的伯母，是十一代將軍家齊的御台所。他滿以爲，此一申請必可獲致批准。

「據調所笑左衞門說，這次回國後，五年內不再出府。……」由羅問。

「我也有這個意思。公儀的威勢，已較昔日衰微許多了。數年以前，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當時，他想利用法規來控制大名，眞叫人受不了。現在，可以不必畏懼他了。」齊興奸笑著回答。

齊興對於反叛公儀，似乎感到很有趣。

因此，某一年，他在回國述職時，就受到了將軍家齊的嚴厲苛責。

氣憤塡膺的齊興，遂向家臣說，這次回國後，絕不再踏出府門一步。

「他們也因爲我們的江戶之行，僅有這最後的一次，所以，希望我們在吉原多遊玩一番。」

爲此，這一行人也得到一筆盤纒。

翌晨，一行人自江戶啟程；到了黃昏，抵達神奈川時。——

三田藩邸的守衛，好像發瘋似的馳馬追來。急報著：

「不好啦！不好啦！西丸慘遭回祿。」

「傻瓜。『回祿』一詞，是京都御所，或伊勢神宮發生火災時，才可使用的；只不過是江戶燒燬，說『燒燬』，就好了，還說什麼『回祿』。」齊興聽守衛如此的報告，立卽予以糾正斥責。

來稟告的守衛，重新說一次「被火燒燬」，再繼續說：

「那麼，我們前往慰問時，要獻上什麼東西？」

齊興再度大聲怒吼：

「什麼獻上！『獻上』是僅在對天子時，才能使用。以後，再如此使用的話，我就要處罰你了。」

齊興雖然帶有一點傲氣；可是，在三百諸侯中，他算是一個相當有膽量的人。

譬如，——

本不可以從江戶藩邸，將愛妾由羅帶出來；可是，他也敢將她藏在轎子裡，越過箱根而來。

齊興的夫人，是因州鳥取城主池田相模守治道之女；於文政七年謝世，享年三十三歲。此後，齊興不打算再娶正室，遂全心與側室由羅相愛。

由羅，本是三田四國町的一位木匠棟梁的女兒，她有姣好的容貌，又富於才氣。在到薩摩藩邸服侍主人不久，就被齊興發現到，隨卽做了齊興的側妾，文化十四年十月，生下庶子晉之進（卽後來的久光），而被升爲御部屋。

當夫人過世後，由羅儼如一位正室，握有權勢。

現在，晉之進已成爲大隅國重富鄉一萬一千四百八十石島津出雲忠公的養子，易名爲又次郎忠教。

由羅爲了與自己的兒子見面，遂要求齊興，讓她暗中參加這一行列。

在數年以前，像這樣違反禁令，把形同正室的女性，帶出國的事，就是作夢時，也不敢去想。

將軍家齊，由於年事已大，而放棄了政事，使得所有法規均被破壞無遺。

「報告，調所笑左衛門公，在外欲見大人。」侍衛的通報聲，透過紙門，傳了進來。



「笑左，不是在箱根隱居嗎？」

「是的，他有緊急事情，要向大人稟告，所以，急急趕來，……」

「請他進來。」

齊興准許笑左衛門進來之後，告訴由羅：

「若笑左知道我帶你來此，他會不高興的。」

由羅莞薾一笑，但是，並不想避開。

●

調所笑左衛門進門後，見由羅在場，雖顯現出有些不快的表情，但也並沒有說什麼。直接向齊興寒喧一番，之後，就將密送到箱根隱居所來的南蠻物產清單，遞給齊興看。

齊興過目之後，笑著問：

「還想撈一筆，是嗎？」

「江戶的商賈，與大坂的商賈不同；喜歡珍奇異品，且好虛榮，出手大方。作成這筆生意，大約有十七萬兩可以進入藩庫。」

「在大名裡，以商人爲對象，欲前來作生意的，以你爲第一人，哈哈！……。你的計劃進行得如何？」齊興問。

這一件事，是西國十三個藩的大名聯盟協議成的。

簡單地說，就是以島津家爲主謀，欲促使十三個藩進行走私。

參加此次走私的所有大名，都置身於家徒四壁之困境中，像岸和田的岡部、福知山的朽木等，其貧窮情況，前面已敍述過了。其他加入行列的，如：田原藩、長州藩、以及阿波藩等，均無例外，都以三、五年後方能收穫的米，作爲抵押，向大坂商人貸款。

薩摩藩，欲重整財政，表面上是專售黑砂糖，實際上，却在走私南蠻物產。這等事，在大名之間，已成爲公開的秘密。

調所笑左衛門，以其領內的開鑛名義，用五年的賦稅，向幕府借了五萬兩。將其中的一萬兩，用於一應鑛山的開鑛事業上；而以其餘的四萬兩，作爲資本，來從事自琉球至福建沿岸的貿易。再把由此獲得的利潤，轉投資於與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上。

凡知道這一事實的各貧窮藩主，都紛紛參加調所笑左衛門的計劃。這也是當然會發生的事。

「各藩的進行程度，雖有差異；但是，到明年歲末，將有五十艘貿易船，要從日本啟航。」

「那太好啦！榮翁公（其祖父爲重豪），因與西洋人作生意，而使藩庫虧空。所以，我對外國人的印象，極爲

惡劣，也曾經祈求神明制裁外國商人的不法行為。可是，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攘夷，反而給對方製造了有利機會。」

「正是如此。」

笑左衛門點了點頭，又說：

「關於這次計劃，你想也料得到，將會遭至本九御老中的阻擾。目前，從水野越州邸所派出的人員，已有數人分別埋伏在我們的國境，以及十三個藩城下。」

「不必慌張。縱令他們秘密埋伏，我們也能將他們一網打盡。」

「我已經派遣密使，到各城代家老，相信必能協調得很完善，……我所擔憂的，只是這一行人的回國問題。」

「這是為什麼？」

「水野越州，有一個名叫武部仙十郎的側用人，這人頗難對付。由他培育出來的一個浪人，目前正活動於東海道。」

「那個人如何？」

笑左衛門說，即使隼人隱密黨的部下，集成一團，和他決鬥，也敵不過他。

「化名為眠狂四郎的浪人，一定會來襲擊這一行列，我正在擔心此事。為了預防萬一，你最好不要坐在轎子裡。」

這個意思是，齊興必須離開行列。換言之，利用替身坐在轎子裡，使行列先行於前；而齊興本身，則由數位保鏢護行在後。

「為什麼要這麼害怕那個浪人呢？」

「他確實不是一個等閒人物。我曾經親眼見過他。」

倘若是別人，以如此的忠言勸告齊興，一定會被破口大罵，可是，現在並不是別人，而是調所笑左衛在勸告他，他不得不聽了。

「既然你這麼說……」

「那頂轎子，就由我來坐好了。」由羅插嘴說。

——此時。

「支箭，颼的一聲穿過紙門，在齊興膝蓋前，——斜斜射在榻榻米上。

「………」

「………」

齊興和笑左衛門，一時彼此默默相視。

笑左衛門拔起榻榻米上的箭，箭上還附有信物。

「影隨聲至。」

笑左衛門取下信物一看，就將它遞上。

『敬啟者：違反法軌，亦不應過分。需知有命始有物。最好自此地折回江戶，否則生命難保。只要壽命



長，即可見蓬萊。尚祈多加留心。此致

薩州公

眠狂四郎謹呈

再者。若不願意，我願在興津橋畔候駕。屆時，你不要太過狼狽，務必注意你的行列。』

●

當狂四郎把信函射入吉原本陣之後，旋即越過薩埵市，來到興津。此時，太陽已經偏西了。

在他渡過興津川的臨時架橋時，驀然預感到有什麼將會出現。

——來啦！

他發覺到，好像有一個人從後面追趕上來。

不錯，正是一個飛毛腿，從後面窮追不捨。

狂四郎連頭都不需回，就直覺到這個人就是一名追逐手。這是他持有的第六感，發揮了功效。

當狂四郎走到橋中時，飛毛腿已經追到大約離他七、八步之處。

狂四郎停下腳步。

飛毛腿也隨之駐足。

狂四郎不慌不忙地轉過身來。以冷淡的眼光凝視著他說：

「我們曾在大磯見過面。」

飛毛腿以掀開斗笠，代替回話。

原來他是——擔任調所笑左衛門的護衛，琉球忍者十兵衛。

狂四郎淺笑地問：

「當年，我領教過你在野鳩的羽毛裡隱藏毒粉，追野鳩展翅飛翔時，將毒粉撒落下來的招術。今天，你想要使出那一招呢？」

十兵衛殷勤地向他行一鞠躬禮。

一瞬間——

斗笠從十兵衛的手中飛離，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旋轉出去，並由旋轉行徑中，噴出白色煙霧，再掠過狂四郎的頭頂。

剎那間，毒煙籠罩著狂四郎的身軀。

當毒氣散落下來時，狂四郎閉上雙眼，拔出「無想正宗」，擺出下段的架勢。

然後，再從容不迫地逼向十兵衛。

要在毒氣從空中散落到地面上的這一段時間內，暫時摒息，對狂四郎來說，並不困難。

十兵衛從懷中，迅疾取出七、八支飛鏢，向著狂四郎投去。

飛鏢絕不會朝著狂四郎身體的同一部分射去，而是向著他的臉部、喉嚨、胸腔、胴體、脚部等，飛射過去。但是，狂四郎具有將飛鏢支開的功夫，倒也精確無比。

把所有的飛鏢，全部打落在地上的狂四郎，這才張開雙眼。

十兵衞又從揹在背部的行囊中，拔出一把眞正的劍，擺出「青眼」架勢。

「招術使盡了嗎？」狂四郎冷默地望著十兵衞的架勢。

「來吧！」十兵衞平緩地吐出這句話。

「以尋常的決鬥，你是無法勝過我，……還是回去，先向調所笑左衞門，老老實實地作個報告，比較妥當些，……再來吧！」

狂四郎話一說完，就將「無想正宗」收入腰袋裏，並轉過身去。

「慢著！」十兵衞大聲嚷道。

狂四郎既不駐足，也不回頭。

一刹那。

十兵衞以好像野獸馳騁一般的速力，一聲不響地，朝向狂四郎背後襲擊。

當狂四郎轉身的一刹那，十兵衞的胸膛，幾乎同時噴出飛瀑般的鮮血。

趴伏於欄杆上的十兵衞，却也凝視著狂四郎。

似乎沒有絲毫的痛苦，十兵衞的雙眼仍然澄澈無比，尚且發射出兩道如天眞無邪的少年一般的目光。

「誰叫你來找死！」狂四郎極端生氣地向他咆哮。

十兵衞不再有回話的力量，終於慢慢地像一棵朽木似的傾倒在橋上。

十兵衞臨終前的眼神，永遠烙印在狂四郎的腦海裏，一直沒有消失。

## 江尻行列

薩摩藩一千七百七十六名如長蛇般的行列，走過了由井，即將越過薩埵市。

齊興的側妾由羅，代替他坐在藩主的轎子裡。

由羅雖身爲女性，尚稱得上是一個相當有膽量的人，但是，她也並不是不畏懼死。

她所以甘願冒險替代齊興，坐於轎裡，並非出於「忠義」，而是另有原因的。

由羅認識眠狂四郎。不，她從未見過眠狂四郎這位浪人。但由羅深信，這個浪人就是她內心所懷念的某一個青年。



據說眠狂四郎，承繼有伴天連的血統；他的確具有與衆不同的混血兒相貌。由於他出生卑微，使其氣質有如嚴冰一般冷淡，渾身更充滿令人悚懼的妖氣。

而由羅所認識的那位青年，也具有異邦人的容貌。在他的眉宇間，有著很陰深的翳影，尤其是一切言行擧止，都被不尋常的孤獨氣質所籠罩著。

在轎子裡，闔著眼睛的由羅，不禁追憶起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由羅是三田四國町藤左衞門的木匠棟梁的女兒。

藤左衞門擅長生財之道。他借用自家後面貧乏寺的院子，興建了三排大約三十棟的民宅。

在民宅中，住有一名叫做松平主馬的青年。

當時，能夠稱爲德川家的本姓「松平」的人，在大名旗本來說，是一樁最爲光榮的事。被賜姓「松平氏」與用將軍的偏諱，在大名旗本之間，是有所限制的。同時，當接受所領安堵狀，而要宣誓時，也唯有「松平」這一稱呼，被准許使用。

身分卑微的庶民，想稱爲「松平氏」，是不可能的事。更何況是棲身於此等民宅的一個浪子，却自稱爲「松平」，莫非他是個瘋子在說瘋話。

然而，這位青年，却安然自稱爲「松平主馬」。

由羅的父親藤左衞門，雖是個頗有膽量的人；可是聽到「松平主馬」這一名字，也不禁爲之一怔，差一點不肯把房子租給他。

「你說是『松平』，眞要嚇破我的魂。你沒當官是很好，但是，希望你最好還是打消租意吧！」藤左衞門善勸青年時，青年却面無表情地回道：

「你不必管這麼多。縱令我是竹平也好，梅平也沒關係。」

此時，由羅從紙門細縫，窺視到這位青年。這在十八歲的少女心中，可算是平生第一次使心頭怦然跳動。

由羅以爲這個青年，也許是什麼大名的庶子。因爲他富有庶子的品格。

青年搬進民宅之後，不久，衆人紛紛謠傳，說這個浪人可能是混血兒。由羅聽到這種謠言，也絲毫不改變她平生第一次所產生的思慕異性之情。

反而增強了她的好奇心，而自動去親近他。

好強的由羅，對於周圍投射來的異樣眼光，以及無數的批評，一概置之不理。最多不超過三天，一定要藉口到浪人的家裡去探望。

這個青年，對於由羅的殷勤，既不予以拒絕，也不表示感謝。

當青年在家時，不是看書，就是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冥思。而一旦出門，往往數日都不歸來。

大約連續五天，青年的大門都一直緊閉著。一天清晨，憂心忡忡的由羅，跑去探望，赫然發現青年渾身是血，兀坐室中，拔出利劍，雙眼一直凝視著刀刃。並以低沈的聲音，唸著如詩的歌詞：

天下大亂，
朝夕都得出征。
攻城奪命！
人心惶惶。
連君子，都會在此亂世，
召集心腹，運籌帷幄，
事敗，則有待罪之虞，
甚至，連性命都難保全，
聽說，憂心忡忡的士兵，
露魂所賴的，就是那把，
寶貝的大刀。
…………

這就是，以號稱「無想正宗」的大刀，贈予這位青年的一個不知名的老劍客，所作的歌曲。由羅全然不知道此事的眞相，所以，頓然目睹到此種悽愴之情，不免以爲——此人發瘋啦！

遂由衷戰慄起來。

青年始終保持默然，而任憑由羅爲他包紮傷口。

雖然，傷勢輕微，可是，也有十餘處刀傷。儘管時值春天；但是，當由羅爲青年紮妥傷口之後，已是香汗淋漓了。

「你到底是與誰打過架？」由羅問。

那青年眼睛漫無目標地望著半空中，並回道：

「與十一個人。我殺死了其中七個，都是一刀殺死，……這把刀眞是銳利。」

大約經過一個月後的某一個夜裡。

由羅的哥哥小藤次，從伊勢進香回來，還帶回一些土產。她竊取一份土產，欲贈送給青年。那知青年不在家裡，連房門都未關上。

由羅信手拿起掃把，爲他打掃房間。一不小心，竟把放在書架上的書帙，打落在地上。

此時，從書帙中，跌出一件奇妙的東西。

對雕刻完全不具備知識的由羅，看到刻鏤於青銅板上，被釘在木頭上的裸體人像，遂以訝異的目光凝視著它。

——這是什麼呢？

這時，不知何時回來的這位青年，已站在由羅背後。



由羅回頭一看，並指著繪畫，發問：

「這是什麼？」

「這——。」

「是我父親。」

青年拾起地上的銅畫，以冷淡的表情，微笑道：

「騙人！」

「我沒有騙你。他可能就是我的父親。」

青年說罷，就將它丟棄在地上，甚至還用一隻脚，加以踐踏。

「因此，我才這麼做。」

由羅第一次對這個青年，感到恐懼。

青年則以銳利的眼光，注視著滿面驚懼的少女。

「你在怕我嗎？」

「不！我不害怕……。」

儘管由羅使勁地搖頭，可是，却無法抑制渾身的顫抖。

突然間——

青年雙手抓住由羅的肩膀。

由羅雖沒有叫出聲音來，但是，以爲將遭致他的殺害，因此，拚命掙扎。

「不要動！我要妳。妳不是也期待這一刻嗎？」

青年說著，遂將由羅推倒在地上。

由羅，在這個青年的膝蓋抵住她的下肢時，便停止掙扎。

當一股強硬的力量，加諸在她體內的瞬息間，由羅使盡渾身力量，咬著男人的肩膀。

然而，青年未曾叫出一聲，只是一直將渾身的精力，全都灌入少女的身體裡。

……十年前所發生的這一件事；現在，却不時地浮現於正靜坐在搖晃不定的轎子裡，而緊閉著雙眸的由羅的眼前。

「松平主馬」，自從那件事發生後的第二天，便告失踪。倘若，他一直留在平民住宅裡，由羅必定不會到薩摩藩邸去當侍女，更不會當上藩主的妾室。

由羅甘願代替齊興，坐在藩主的轎子裡，可能是因她認爲「松平主馬」，就是眠狂四郎，而渴望見他一面。

●

「說得眞動聽，什麼要到駿河。——」金八如此大聲嚷道，便上樓去了。

金八陪著理江，在江尻郊外的一家客棧，停留數日。

每天，到了傍晚，金八就顯出心神不定的樣子。夜裡，當理江就寢時，他就偸偸地溜出去。

理江雖然發覺到，金八天天偸跑到淸水港去賭博，可

是，總是佯裝不知道此事。

駿河地區，與關八州一樣，都是賭徒雲集之所。在大名的領地內，是沒有賭徒的頭目。

即使是一萬石、三萬石的小大名，也擁有能夠鎮壓這些跋扈賭徒的兵力。幕府的天領，以及旗本的知行所；或者大名的轄地，都只設有代官所、陣屋等的小規模機構。派駐當地的少數官吏，至多僅具有能抓住小偷的能力罷了。

因此，官吏們遂將地方上的一切取締工作，都讓給當地的頭目去做。這些頭目的組織，也屬於社會政策上，一種不可或缺的機構。

賭徒的勢力範圍，就在關八州。因爲，關八州有天領、旗本的知行所，以及許多大名的領地。而甲州是被配置在甲府勤番之下，並沒有任何大名的領地。所以，有名的賭徒都是來自上州、甲州、野州等。

他們的中心地，就是清水港。

雖然沒有一個有名分的首領，但是，由一些小嘍囉彼此互相爭奪地盤，倒使賭場充滿著蓬勃的朝氣。

東海道到處皆是大名的城地，唯有府中直轄於公儀。故賭徒就如蒼蠅一般地滋生起來。

金八每天晚上，無法保持平靜的情緒，也是必然的事。

今天，金八仍然到了清晨才回客棧。

「小姐！你知道『蛙女』嗎？」金八爲了隱瞞他第四次在早晨才回來的事，而劈口就問。

「我不知道……。」

「這意思是指年紀比先生大的太太。爲什麼將年紀大於先生的太太稱做『蛙女』，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爲什麼？」

「因爲青蛙的眼睛長在頭頂上。……換句話說，就是女人在上面的意思。」

「這，討厭！」

理江聞之，不禁微微一笑。

「在上州，是以乾燥風和厲害的太太聞名；在駿河，上了年紀的太太，也頗爲出名。昨天晚上，我聽到這麼一首歌，現在，我就唱給你聽。」

爲了想逗理江發笑，金八在頭上纏著布巾，一面搖晃著臀部，一面唱起歌來。

蒲原的女人，滿頭蓬髮；
又喜嘮叨，眞令人受不了。
於是，遂將她休掉。
爾後，摟抱著薩埵市的老太太，
與她單獨在一起，趣味無窮；



無論是夜裏同床共眠，或是清晨起床，
蚊帳裡，總是寬敞無比。
但是，這一次迎娶來的太太，
就是江尻的女人，又叫人受不了，
還是於府中所擁抱的鞠子，較好喔！

理江看到金八的怪模怪樣，忍不住地「噗嗤」一笑。

「金八！」有一個人，在街道上嚷著。

金八絕不會聽錯這個人的聲音。

「喔！來啦！來啦！小姐，你看，來的正是眠狂四郎！」

金八從窗戶探出頭，並大聲嚷道：

「先生！我等你好久了！」

「下來！金八，我有事情要告訴你。」眠狂四郎以冷淡的表情說。

「請你上來吧！這位小姐一直在等著你，想念你想得兩眼都哭壞了。既然來了，就上來嘛！」

「我有急事。金八，你趕緊下來吧！」

金八感到狂四郎的語氣急促，也就將頭縮進去，說：

「可是，小姐……。」

「不要理她！」

這下，金八不得不走出客棧。

「什麼事？先生！」

「你既然逗留於江尻，必也到過賭場賭博。」

「這……。」

「憑你三寸不爛之舌，到賭場去召集一些賭徒來吧！二百人、三百人都可以。至於酬勞，我會在代官所，爲你設法。」

「這是要幹什麼呀？」

「要和薩摩七十七萬石的行列打架。」

●

薩摩藩的行列，越過了興津宿，未久，曙光照射在清見關上。

此時，發現到前方有一奇景。

凡要旅行東海道的人，必定會繞行古剎清見寺的石階下。由此直至岩岸，正有數百名準備來打架的賭徒，彼此以二步的間隔，在路旁一字排開，待命行事。不但如此，每個人還把三度笠翻出內面，擺於膝蓋前方；似乎含有什麼含義，看來頗爲奇怪。

徒步目付（監視官）見此，立刻奔向後面，通報消息。

但是，對於這些排在路旁，準備打架的賭徒，也沒有理由可以趕走他們。

一個旅家老的若年寄——碇山將曹，接獲此一通報，

稍作考慮之後，就說：

「因畏懼賭徒而將行列撤退，將爲天下人所恥笑。」

然後走近轎旁，向由羅說：

「夫人，前面路上，即將發生什麼騷動，你打算如何？」

由羅沈著地回道：「繼續向前行進。只是，我想去參拜清見寺，到了該寺時，就令行列停頓下來。」

因爲，由羅欲代替齊興坐於轎子裡時，就對將曹說過，她一定要到清見寺參拜。所以，如今遭遇不測，將曹立即前來勸告由羅不要再去參拜清見寺，請向前直行。無奈由羅不聽忠告。

眠狂四郎所射出的箭文，是這麼寫著：「願在興津邊候駕。」

對由羅來說，她若想步出轎子，讓眠狂四郎有機會看到她，就必須去參拜清見寺。

後來。——

轎子抵達清見寺門前。

當由羅步出轎子時，由二十多位武士，在她的四周圍成一道人牆。

他們皆爲一騎當千的隼人隱密黨的黨羽。由他們所保護著的由羅，猶如置身於一道銅牆鐵壁之中，至爲安全。

由羅對於排在岩岸的賭徒行列，連看都不看一眼，就走向清見寺。

清見寺位於二百三十餘級陡峭的石階上面。

石階在三十數級處，轉成「く」字形。

由羅一直走至轉彎處，遂進入盥洗室。

這兒的水，是從頂上經由竹管順流而下，恰巧滴在一塊天然石頭上。而竹管是順著二百餘級的石階旁，直設下來。

當由羅走進盥洗室裏，黨羽們，就站在她的周圍，以保護她的安全。

由羅踏上墊脚石，正欲拾取杓子的一瞬間，颼地傳來一聲銳利的聲音。

黨羽們，隨即不約而同地望著由羅。

此時，由羅手握著杓柄，就像被人使用呪文詛呪過似的，全身動彈不得。

這群黨羽，目睹到一支箭從由羅的衣裳與大腿之間，直穿過去。

這支箭是從竹管裏射出來的；由於箭頭綁有天蠶絲，而天蠶絲又緊縮綳在竹管裡，因此，使得由羅身受束縛，動彈不得。

「他媽的！」



「一定是眠狂四郎的花招。」

這群黨羽中，有數位正欲拾級而上。——忽然石階的頂端，傳來極大的聲音：

「不要動，只要你們稍微一動，夫人的身體就會受傷。」

「這位射手，就是在薩埵山上，已有三十年打獵經驗的獵人，其箭術之精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第一箭，將目標稍微降低了一點，所以並沒有傷及夫人的大腿。但是，第二箭，目標稍微偏向上方，也是薩州侯所喜歡的女人之最重要部位，若箭穿過了這部位，女人就報銷了；對薩州侯來說，也是相當不利的。」

狂四郎如此說著，徐徐步下石階。

這一襲擊方式，可謂敍述得極其透徹。

既然箭是從竹管裡射出來，那麼，在由羅周圍保護她的這些黨羽，也都一籌莫展了。由於欲以由羅的大腿爲目標，因此，事先就在水槽台前，放置一塊石頭，以期高度能符合所需。

狂四郎終於走到盥洗室前。由羅目睹到他那不平凡的相貌，不禁在內心深處叫道：

——原來就是他呀！

「松平主馬」，在他的眉宇間，雖然不再能尋回當年的年輕；但是，在其滿面的皺紋裡，却顯現出一種對人世間的種種閱歷。

由羅以一雙無法隱瞞她對他久別後的懷念眼光，像要將他吞噬下去似的凝視著他。

但是，狂四郎僅認爲她是島津齊興的側妾由羅，而以冷淡的目光看著她。

「我已在箭文上表白過。這次，我們獲勝了。那麼，我們就來談條件吧！」

「……」

「在你們行列的貨物中，藏有走私所得到的銀兩。我們要與你們共享。相信你們在街道上，也看到了許多人，正排在路旁，把斗笠內面翻出來，等著你們給予報酬。這附近地區，賭徒們都相當橫行霸道，因此，一些老實的居民，吃盡他們的虧。故希望你們慈悲爲懷，對這些賭徒們表示表示。這樣的交易如何？」

由羅答應了狂四郎的這項要求。

## 府中崩潰

吉田茶屋，以賣「桶壽司」聞名遐邇。

從江尻大約步行一里路的小吉田村上，有一家掛著「

桶壽司」招牌的茶屋。

這桶壽司，是旅途中頗有名的美味，深獲遊客的交相讚賞。

走進茶屋的眠狂四郎，可能也知道此一盛傳。

難得他沒喝酒，僅將一個小型桶壽司吃得精光；而正在榻榻米上的一個角落，以胳臂爲枕頭，睡起午覺來。

夢中，由羅出現了。

狂四郎平生第一次所摟抱的女人，就是由羅。當時他二十一歲。這位對奢侈浮華完全不感興趣的「松平主馬」，也未曾與女人私混過。

由羅是他認爲最理想的一位女人。可以說：「松平主馬」一直在尋找機會，與她親近；最後，終於把握住機會，將由羅摟抱在懷裡。而由羅也似乎是第一次被男人擁抱。翌日，狂四郎未給由羅留下半句話，就悄然離開平民住宅。這是因爲，他深怕因由羅而墜入情網，終不可自拔。

此後，也沒料到會再次見面。如此，渡過了十年的歲月。

與狂四郎無緣的由羅，後來變成了薩摩太守島津齊興的側妾，終於在如此奇妙的情況下，與當年的情人見面。

狂四郎以其獨特的冷酷態度對待由羅，令她覺得是種難以忍受的侮辱。他的態度，僅僅顯示出他站在敵對立場的一種無情氣色。

現在。——

於午后夢境中，狂四郎才回復原來「松平主馬」的身分，與由羅重溫舊夢。

由羅倚偎在他懷裡。

——我由這個女人，而知道女人；這個女人，也是由我而知道了男人。

在如此的感慨中，狂四郎覺得有一個豐盈的女人身體，正壓著他。

「喂！……眠狂四郎——。」

狂四郎聽到這一叫喊聲，從淺夢中清醒過來。

睜開惺忪的睡眼，望著大門。

一個身材魁梧、面頰有刀疤的中年賭徒，已矗立在那兒。背後還站著四、五個小嘍囉。

「冒昧之至，我叫草薙爲藏，請多多指教。」那壯漢以大方的態度，向他寒暄過後，繼續說：

「有一件事，我想請教你。是不是要換個地方？」

「在這裡就行了。」狂四郎起身說：「有什麼事？」

「不知你昨天如何威脅薩摩藩的行列。不過，聽說你得到三千兩銀子。」

「是的，我是從他們那兒取得這麼多。你要怎麼樣？」



「不知你當時是存有什麼意思。聽說你集結府中的浪人，準備打架，而讓他們列隊於街旁，一個一個地從薩摩行列中得到銀子，是嗎？」

三千兩銀子，的確是由由羅親自丟進排在街道旁的四百名賭徒膝蓋前的斗笠裡。

「是的。這又怎麼樣？」

「你的膽量可眞大，現在暫且不提這個。當你想集合浪子時，爲什麼獨獨把我這位草薙爲藏給遺忘了呢？今天，我就是爲了這件事，來請教你。」

這四百名賭徒，全是金八去招募來的。在清水港，有一位賭徒頭目，名叫鯨屋新七，也就是金八前往請求代爲招募賭徒的人。

「你這個賭徒，在本地風聲極壞，是不？」

「我從未聽到人家在說我的壞話。」

「這並不是一百或二百兩銀子的事。把一個衆人皆不欣賞的賭徒除去，也是應該的。」

「我就是對這一點感到不滿。聽說是清水的鯨屋新七在安排此事。但新七以前是我爸爸僱用的一個漁夫，說起來，我是新七的老闆。因此，這一次，新七把我遺棄一旁，使我很沒面子。你不以爲如此嗎？」

面對這個來勢洶洶的爲藏，狂四郎以冷淡的目光回視著，且問：

「那你想要怎麼辦？」

「臉上被人塗抹泥巴，而依舊保持緘默，必會被全國人所取笑，以後叫我如何做人。因此，我決定要向新七挑戰，一決雌雄。這是我們同夥間的爭議，希望你不要參與其中。又據說你的劍術高超；倘若你幫助新七，就太不給我面子了。」

「你叫爲藏，是嗎？」

「是的。」

「你以爲自島津家所取得的銀子，有一半在鯨屋那兒；就作這樣卑鄙的猜度，是嗎？」

「……」

「爲了這個，你就企圖向他挑戰，奪取人家的銀子，是不？」

「你看錯了，我並不是爲了銀子。」

「可是事實明明表現在你的臉上。」

●

狂四郎手中握著「無想正宗」，站起身來，說：

「爲藏！那些銀子，鯨屋新七是分文未取。凡是應召前來的賭徒，他都需付給他們銀子，……而銀子也需先交給久能山的東照宮，然後，再由東照宮的住持，將它布施

給當地的貧民。」

「你不會騙我吧？」

「請不要以小人之心，來度君子之腹。」

「你！認爲我要如何挽回我的顏面？」

「那是你的事，與我無關。」

「你！」爲藏睜著炯炯發光的眼睛，繼續說：

「那些銀子，在被運到東照宮之前，是不屬於任何人的，是不是？」

「你沒有什麼話可說吧！爲藏。」狂四郎淺笑道。

「我只能說，欲將銀子運至久能山的人，就是鯨屋。」

似乎話中有話。狂四郎說罷，便步出屋外。

當天黃昏。——

狂四郎逛進府中的「二丁目」。這是東海道中，唯一公家准許的遊樂場所。

位於街道旁的客棧，一定都有「飯盛」（女侍應生），事實上，她們是在賣春。這並非公家所許可的營業內容。

只是，府中的「二丁目」，不知爲何可以取得公家的許可。然而，就因爲是公家所准許的，所以，生意日形低落。這實在是一大諷刺。這兒的酒菜費便宜，住宿費也都定價。因此，連窮人都能夠進去；相反的，那些家財萬貫，可以任其揮霍的富賈們，就不願進去光顧了。

掀開竹簾，進入裏面的狂四郎看到大群女人，一字排開，個個面貌醜陋不堪；其中，有塌鼻的、垂眼的、暴牙的、粗頸的、肥胖的，可謂一切醜相，應有盡有。

這一群妓女彼此吱吱喳喳地閒聊不已。當狂四郎進入時，只有一個人象徵性地請他坐，其餘的人，個個視若無睹。

狂四郎在老鴇的引導之下，走進了一個既狹窄又骯髒的房間裡。

「假如有『織布者』的女兒，就喚她來吧！」狂四郎對老鴇說。

「是有一個。可是一副陰陽怪氣的德性，並不擅於說話，也還不太習慣服侍客人。」老鴇誠實地道出實情。

「不要緊。」

狂四郎倚靠著床柱，雙手揷進胸襟裡。不一會兒，一個婊子走進房裏，正如老鴇所描述的，她的表情陰沈，使得既小又髒的房間，顯得更加陰暗。她的長相，極爲平凡，只是陰深深的表情，給人一種無藥可救的印象。

在府中，「織布者」與一般土著，是有所區別的。

聳立於府中西北的丘陵，被稱爲賤機山。其東有一個名叫廝機的地方。從賤機山渡過安倍川，再向西行時，可遇到服織、羽鳥、服部等村落。這個地方的村民所奉祀的



神，就是馬鳴大明神。

換言之，就是許久以前，養蠶與織布者的許多親族，由他處遷徙到這地區來定居。

馬鳴，是中亞細亞的一個地名，位於蠶的原產地帕米爾高原地區。

養蠶業就是由此地傳至中國、印度、波斯、然後經朝鮮，傳至日本。

在中國與印度，從事於養蠶織布的商人，均把原產地加以神佛化，而塑造出一個偶像來，譬如：馬鳴菩薩、馬鳴大明神等，就是。

信仰這些神的人，就是秦人的後裔。

爲了與當地人區別起見，他們永遠被視爲另一種人，而被貶做「織布者」。

狂四郎問起這個婊子原來所居住的村落，方知她是個服織村女。

「你們這麼努力工作，但生活也得不到改善，原因在那裡，你知道嗎？」

女郎搖搖頭。

「織布者，都是一方面受到別人的輕視；另一方面也不發牢騷，以低廉的工資，不眠不休地工作，飽受府中人的任意欺壓。……就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從事生產，生活依舊困苦，所以少女們，不得不像你這樣，離鄉背井，來到這個火坑裡，當婊子，操賤業。」

「……。」

「倘若能給予你們織布村一千兩銀子，你們便可以拒絕府中商賈的苛政要求，而能夠休息一年，不必辛苦地從事養蠶與織布工作。」

「……。」

這個女郎對於此種如夢般的話，並不以爲會實現，故以驚訝的眼光凝視著狂四郎。

狂四郎也不想再繼續說下去。

在床上，狂四郎摟抱著婊子，欲使她吐露出織布者的生活痛苦，便是他來此地的眞正目的。

●

第二天早晨。

到房裡來拜見狂四郎的人，就是清水地方專門在放高利貸的鯨屋新七。

鯨屋新七，不像草薙爲藏，而有一副形銷骨立的貧窮相。可是，他的態度與一般商賈並沒有兩樣，總是既殷勤又有禮貌。

「存放在你這兒的三千兩，希望你儘快還我。否則，叫我無法寬心。」新七說罷，還等著狂四郎回話。

狂四郎並沒有立刻回答他，反而問：

「聽金八說，你祖先是甲州的浪人，是不是？」

「我沒有家譜。不過，據我祖父母所說，好像是的。」

「倘若，在你身體裡，流有甲州浪人的血液；那麼，對於你不會僅滿足於當個賭徒的心情，我是可以瞭解的。」

「不！像我這樣的賤人，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對社會有一番貢獻。只是，聽說你欲憑一己之力，去對付島津公的行列，我覺得頗有趣罷了。」

「由於獲得你的幫助，才使事情成功。你的祖先，可能就是一位師爺。」

所謂「師爺」，也就是軍師的別稱。

德川家康有一抱負，就是：當武田勝賴在天目山滅亡之後，他就要把失去了主家的浪人，全部收容過來，加以照顧。

投靠武田家的武士，個個都頗有骨氣，而且驍勇善戰。武田家的軍法戰略之訓練，頗富盛名。舉凡對於作戰的戰術、隊伍的編制、輜重與兵站（軍需品補給站）的管理配合，均有精湛的表現。

對於領地一再擴張的家康來說，的確需要藉重於這些武士。武田家是被織田與德川的聯軍所擊敗的。因此，甲州浪人咸認為，到德川家去效犬馬之勞，無非是一件可恥的事。

因此，家康想利用婚姻政策，以招聘甲州浪人。於是，乃對家臣下令：

「尚未成家者，需儘量迎娶甲州浪人的女兒為妻。」

井伊萬千代丸，是從家康的小侍童起身的一個大名。他為了收容甲州浪人，而採用「赤備」。

所謂「赤備」，就是將具足（護腿等的裝備）、大刀鞘、長矛、馬鞍等戰具，皆塗成紅色。由於武田家曾擁有一支赤備隊；井伊萬千代丸乃模仿他們的做法，以吸引甲州的浪人，來投靠井伊家的行列。換言之，只要甲州浪人攜帶他們原有的紅色戰具，加入行列即可。因此，一夜之間，井伊萬千代丸就擁有強大的軍力，可謂所向無敵。

家康成功地收容了甲州浪人之後，遂自其中選出富有智謀者，以安置於大將的左右，而稱他們為「師爺」。

作戰，必定要有一適當的時機；倘若失去此一「天時」，本該打勝的仗，也會打敗。當兩軍短刀相接時，何時要從本陣派遣援軍，何時需發動伏兵去偷襲，皆有一定的時刻，——此一時刻，關係勝敗，最為重要；而決定這一時刻的，就是師爺。

家康在小牧布陣擊敗秀吉；而在長久手之役中，又能打敗池田、森等諸位大將，凱旋歸來，也是因為置甲州浪



人於屬下所使然的。在長久手戰役中，家康使出武田最得意的「掛車戰術」，而擊退了豐臣的軍隊。

輔佐大將去指揮作戰的「軍師」，就是沙場上最重要的人物。

「倘若你是甲州浪人的後裔，我倒想請教你的師爺本事。」狂四郎如此說。

「想要知道什麼？」

「是否有一個人名叫草薙為藏的人。」

「有啊！」

「他好像在府中與人互爭地盤，是嗎？」

「不。為藏的部下比我多三倍，而且，他的地盤也比我大。」新七回答。

不過，新七有一個妹妹，是駿府城代北條安房守的妾室，而且，他為人不惡，也是一位相當有名望的人物。

「為藏正在恨你，他想俟機攻擊你，欲將我所取得的銀子搶奪過去。」

「狂四郎！我也在擔心此事，所以希望你快把銀子還給我。」

「我打算將這些銀子，布施給織布村落的貧苦人家。」

「什麼？」新七大為驚愕。

「因此，我想一睹你師爺的本事。」

「你是要與為藏一決雄雌嗎？」

「當你與為藏正在爭執之際，我可以趁機將銀子運送到織布村。如此，不失為一種最不惹人注意的方法。」

假使大家都知道，有人以三千兩銀子，布施於織布村，這就不是一件小事情了，不知將引起多麼大的騷動。

因此，必須暗中行事，以免激起騷動。這是狂四郎的一番苦心。

狂四郎目睹這些人，只因是秦人的後裔，就被人藐視，過著非人的生活；而打算去周濟他們；這也是由於他本身有一半是異邦人的血統，才油然產生憐憫之心。

●

狂四郎又在此地住了兩天。而於正午時分，帶著醉醺醺的身子，準備離去。

此時，一個名叫若紫的女郎，急急走上樓來。這個女郎，姓源氏，出身於織布家。

她以極為緊張的表情，喘吁吁地抓住狂四郎的衣袖，說：

「有三、四個浪人，始終守候在屋外。……從早上開始，一直在打聽你的消息。他們埋伏在外面，你現在出去，一定會被殺。」

狂四郎看到這個女郎，面頰尚未經過一番刻意化粧，

反而覺得她比平常更漂亮。

——假使，你生於普通的民家，必定是一個幸福的良家婦女……。

「我走了之後，你就準備回家吧！」

「什麼!?」

「我已經爲你贖身了。也把一切字據全都損毀，你可以回家，重享天倫之樂。」

若紫噓下一口氣，睜著烏溜溜的雙眸，目不轉睛地凝視著狂四郎，不一會兒，盈眶的熱淚模糊了她的視線。

狂四郎徐徐步下樓梯。

若紫片刻茫然不知所措。當她回復自我之後，高聲吶喊，追出房外，緊緊抓住狂四郎不放。

在屋外一字排開的婊子，目睹到好像發瘋似的若紫慟哭流涕，皆投以訝異的眼光。

狂四郎推開若紫，便向老鴇尋問往三保松原的路。

當他步出大門，立刻朝著那條路走去。

其後，有三個浪子，暗地跟蹤著。

正想追出門外的若紫，被人拉住。狂四郎雖聽到她的哭叫聲，但是，並沒有轉過頭來看她，仍然正視前方，向前邁進。

不久。——

狂四郎已抵達能夠遠眺富嶽的砂地。這山嶽，聳立於三保的松原，在晴朗的東北天空裏，顯得格外巍峨。狂四郎自砂地極目四望，並自言自語道：

「此地景色絕佳，若讓腥膻的血染紅了它，未免太可惜了。」

然後，將視線轉移到數公尺外的三個浪人身上。

「你們就是草薙爲藏的保鏢嗎？」

這些浪人，不約而同地拔起刀，以代替回答。

「對你們和我來說，以松原爲決鬥場，是不理想的。與這天然美景比較起來，人的鬥爭本能，未免顯得太膚淺了。你們不認爲如此嗎？」

三個浪人默默不語，步步逼近。

狂四郎習慣地將雙手交叉探入衣內，說：

「難道你們不體會到如此令人感傷的事嗎？你們總以爲，從賭徒那兒得來的二、三兩零碎銀子，要比這景色更重要。實在太不值得了，可是，事出不得已。……對你們來說，最可憐的，莫過於你們的對手太強啦！……你們三個人死後，就好好地慢慢欣賞這兒的美景吧！」

## 鞠子柴屋寺



久能山，是一座屹立於海岸的孤絕山脈。

在永祿年代以前，山中有一古刹，名叫「補陀落山久能寺」。但是，當武田信玄侵襲駿府時，以這座山爲要地，乃將寺院移至附近的北矢部，而在山上建築了城寨，稱之爲「久能城」。

天正十年，武田氏滅亡。未幾，久能城便成爲德川家康所有。

家康對於這座風光絕佳的山脈，極爲欣賞，決定在此建造墳墓，使自已在百年之後，能夠永遠安眠於此。

元和二年四月十七日，家康崩殂於駿府。遵照他的遺囑，他的屍骸當夜被移至久能山上。

久能城被廢之後，紀州賴宣繼任總奉行；而於此興建東照宮。

爾後，上自紀州宰相，下迄往來於東海道的諸位大名，都要到久能山來參拜，並蔚然成風。

於一年一度大拜拜的四月十七日當天，以駿河代官爲首，率領所有駿河町氏，一同舉行進獻儀式。

就在大祭典前數日的某一天早晨，發生了下面這樁事。

有包括三頂轎子在內，總數達二十餘名，而身著紋服的一群賭徒，走進山麓的牌坊裡。

平常，能夠前來東照宮參拜的人，除了公家和武家之外，就是欲來捐獻的信徒。

因此，必須穿上紋服，保持莊嚴的態度；當然也不能攜帶武器進去。這群賭徒遂將隨身攜帶的刀劍，暫寄於牌坊門旁的代官所。

屹立著的山麓，富有陡峭的斜坡，也有九十九個彎道。諸位大名們的捐獻，全都用於舖設石階，而石階凡一千數百級。

一群賭徒，緩緩拾級而上。隨著高度的上升，視線下的駿河彎，畫成一個極大的弧度。而東方的伊豆半島，與遙遠西方的御前崎，也在春霞中，慢慢浮現出來。

然而，這群賭徒，對於如此美麗的景色，卻視若無睹，彼此也不互相交談，只是默默地爬著石階。

大約爬至半途時。

約莫有數十人，分散在石階上，清掃石階。當轎子等一行人抵達時，他們一致肅然起立。

隱藏在斗笠下的面孔，個個都十分凶惡。不但如此，他們手中所握著的竹杖，明明是一種密器。

其中一人，站在前頭，說：

「清水的『高利貸』！——不和你們談禮儀。我是草薙爲藏的代理人——裾野的銀八。」

鯨屋新七，本立於第二頂轎子旁。此時，走出來說：

「草薙爲藏自富士的裾野，請你們這麼不懂世事的人，來做什麼呢？」

「很簡單，只要你們的轎子退回山麓，我們再慢慢來商談吧！」

「轎子裡的東西，是要捐獻給東照宮的。」

「對我們這些浪人來說，看到此種捐獻物，內心就不高興。因此，要你們退回山麓。……喂！清水的『高利貸』，不必再嚕嗦了。」裾野的銀八厲聲喝道。

「倘若我說『不！』，你要怎麼樣？」

「今秋，巨浪來襲時，將又會引起山崩。所以，我們握著手杖在整修路面；但是，我們也需要活人，以爲祭品，來祈求神讓我們如期完工。」

欲血洗神域，需有相當的藉口，故說要「牲人」。這唯有草薙才想得出來的把戲。鯨屋新七苦笑著冥想。

「喂！怎麼樣？轎子到底退不退，快說！」

「不要以爲我們手無寸鐵，就這般盛氣凌人。我是鯨屋新七。好不容易將這些東西抬到此地，若因受到你們的威脅，就撤回山麓；以後，我怎能再作高利貸生意。……要是你們強要我們退回山麓，那麼，就隨你們怎麼辦。明天，我們只要再來向你們討回一切，就是了。」

「好！我明白了。清水的『高利貸』！那麼，我們不再客氣啦！」

裾野的銀八，遂指示其嘍囉下手。當鯨屋一家人退回路旁時，三頂轎子同時被掀開。

轎子裡，坐著身著白無垢緋袴的十四、五歲少女，而膝蓋前，都擺著一個千兩箱。

裾野的銀八，乃令嘍囉先將三頂轎子抬下去。又說：

「清水的『高利貸』！告訴你，我們草薙爲藏，除了這八十個嘍囉之外，還有一百名打手，一直在等著你呢！」

鯨屋新七默默地目送他們將轎子抬下山麓。迨他們下去時，始譏笑道：

「裾野的銀八！草薙爲藏吩咐你來辦的事，你並不能勝任啊！」

「什麼？」

「轎子裡，的確有千兩箱；但是，千兩箱裡，到底是否眞有千兩銀子，你應該先確認一下，這是你做一個代理人的責任。」

「他媽的！難道以石頭代替銀子不成？」

銀八聽到新七這麼一說，方才指示嘍囉，快將箱子打開來看。

「喂！裾野的銀八，千兩箱內，也許藏有妖怪；還是



讓那些少女掀開箱蓋吧！」

新七說罷，銀八立刻向少女吆喝道：

「快打開呀！」

三個千兩箱被放置在路上，三位少女遂蹲在箱前，以完全一致的動作，將鑰匙插入洞裏。

銀八與其嘍囉，皆摒息以待。

三個蓋子同時掀開。

一瞬間。——

從三個箱子裡，赫然躍出一個黑漆漆的東西，拖著白色煙霧，有如活生生的動物一般，向天空飛去。刹那間，又爆裂成一團大火花。

●

同一時刻。——

狂四郎戴著深編笠，笠帽將他的臉遮了起來；而依然將雙手環抱，探入衣內；沿著安培川畔，朝向賤機山徐徐走來。

於賤機山的長日中，

春鶯，是爲了誰在啼叫？

古詩中的悠雅景色，現在，就呈現在眼前。

從左邊一排長長的竹叢裏，傳來了春鶯的啼聲。

菜園裡，是清一色的黃；山麓間還出現一片海市蜃樓，牛嚎聲，甚至從不遠處，悠悠傳來。

離狂四郎大約有百步的地方，有一頭牛在漫步著。牛背上馱著一大束麥草，牽著牛隻的，是一個老邁的駝背農夫。

三個千兩箱，就隱藏在麥草下，有誰會知道呢？路，終於由河畔隱入竹叢裡。

當牛隻走過之後，驀然，自暗處出現一個人影，朝向狂四郎走來。

狂四郎從深編笠的窺視孔，直望著對方。

——這人是誰呢？

狂四郎如此懷疑。

他是都田水心。

都田水心曾兩度對狂四郎佈下陷阱，然皆告失敗。

狂四郎想著，他可能還會再佈下一個陷阱。這個人，總是隱藏在暗處，來對未存有警戒心的人下手。

狂四郎對於他的巧妙計謀，卻頗感興趣。

水心這人的本事，並不高明，因此，絕不會從正面來向人挑戰；而一定先設計一個完善的陷阱，然後，再引人入彀。

狂四郎能夠兩度避開他的陷阱，可說是僥倖。因爲，水心所設的陷阱，從來沒有絲毫的紕漏。

——不知此次，他設下了什麼陷阱。

這可說是，此次流浪中的一樁趣事。

但是，……

這一次，他並沒有佈下陷阱，而以眞面目出現在狂四郎的眼前。

「眠狂四郎！今日天氣眞好喔！」水心對狂四郎寒暄。

「今天，你不打算先下手嗎？」

「我覺得，對於你，我再怎麼佈置陷阱，也罔效。」

「那麼你……。」

「這一次，我找來一個可以和你一決雌雄的勁敵。他就是，你也認識的箱根臥龍軒。」

「你要我和臥龍軒決鬥嗎？」

「你不會拒絕吧！我曾在箱根山中，與臥龍軒比過武，不過，慘遭敗北。再說，臥龍軒在三島神社的奉納比武中，敗給小田原的多志見祐見之女須磨，就是你一手策劃出來的。這事他已知道了。」

「是你告訴他的？」狂四郎冷笑道。

水心亦若無其事地說：

「那麼，現在我就帶你到臥龍軒的地方去吧！」

「他在那兒？」

「在鞠子吐月峰的柴屋寺裡。」

柴屋寺，因是一位連歌師柴屋軒宗長的隱遁所而得名。

「雖然你敗北，但也沒有非去比武不可的理由。」狂四郎如此說。

可是，水心的臉部，突然浮現出陰險的氣色。

「狂四郎！我知道你現在正要做什麼事。你正打算到服織村。……今晨，淸水的賭徒鯨屋新七說，欲把自薩摩行列所得來的三千兩銀子，奉獻給九能山，他們一行人，就以此名義爬上了九能山；但是，轎子裡的千兩箱，並沒有銀子，千兩箱是另藏他處，準備運送到服織村去。比方說，方才經過的那頭牛背上，也許就藏有銀子。……怎麼樣？眠狂四郎，我的猜測沒有錯吧？」

「……。」

「不！我都田水心，也僅是兵法者裡的一個無名小卒。對於你想從事的慈善事業，我也由衷表示欽佩，我並沒有要阻擾你的念頭。……我曾想奪你的命，也是爲了想獲得更多的報酬。我承認自己比別人貪得無厭；但是，我會發揮自己的智慧與力量，來取得報酬；對於以不正當的手段，像小偷一般地竊取人家的東西，我認爲是可恥的。因此，我根本沒有想要偷竊的念頭，這一點，可以明白地告訴你。不過，如果你拒絕跟臥龍軒比武，那麼，我就不得



不將你欲將三千兩銀子，布施給服織村的事情，公諸於世了。如此，將憾然引起一陣騷動。這樣好嗎？」

「你都調查過了？」

「對於這種必須謹愼的事，我敢自負。」水心回道。

狂四郎沈默片刻後，說：

「那麼，你帶我到吐月峰去吧！」

水心興奮地向他點了點頭。

「我已學了二十年的劍術。你和臥龍軒的決鬥，可能就是我在有生之涯中所能看到的，第一次最偉大的比武。」

●

離開駿府一里半——從鞠子宿向西行六丁路，有一泉谷。

在此，矗立著一座天柱山柴屋寺的禪刹。

這禪刹，是柴屋軒宗長所建的。柴屋軒宗長，在文安五年，誕生於駿州島田邑；自小一副睿智相貌，倍受國主今川上總介義忠的賞識，而在義忠的左右，服侍三年。十六歲那年春天，他上京去拜見宗祇法師，學習連歌，充分發揮其超群的才能。

十八歲，薙髮；於醍醐普捨院，完成灌頂。隨卽拜紫野的一休和尙爲師，繼續修行。

永正九年，受今川氏親的聘請，卜居泉谷，興建寺庵、自號「柴屋軒」。柴屋軒，尙風流，經常吹蕭自娛，以過晚年。

在他第一次來到庵內，就寫了一句詩：

彩霞山櫻，相映成趣。

享祿五年，春天，在此圓寂，享年八十有五歲。

當風雅人士，欲前往東海道旅遊時，一定都會取道於此。也會油然產生一縷懷古之情。

在都田水心的引領之下，而穿過山門的狂四郎，對於自己並非爲了緬懷宗長的英風；而是爲了一場血腥的比武而來，不禁感到可笑。

所謂「閑居幽邃」，正是指這樣的境地。

整個庭院裏，棵棵被修剪得十分整齊的老松樹，長得蓊蓊鬱鬱；瀟瀟的風聲，拂過樹梢，甚爲悽涼。

從松樹的枝梢上方望去，西方有天柱峰；東方有吐月嶺，靜靜地聳峙著。

庭院中央，自地裏湧出一冽清泉，還充滿著幽雅的情調。這景緻，也許就是宗長所喜愛的。

都田水心讓狂四郎，獨自在七星池畔等著，而自己逕向書院走去。

狂四郎摘下深編笠，將它放在高麗塔裏，而凝視著水面。

池中，偌大的緋鯉，正悠哉游哉！

驀然，有一人影映在緋鯉身上。

狂四郎將目光移到出現於石橋上的那人身上時，噓了一口氣。

「……！」

就在橋上，有個叫人無法認定他是正派的異常人。

一絲不掛的裸女，正與其身體緊緊貼住。倘若是揹著的話，還見得人；然而，兩人卻是胸對胸，腹對腹，彼此緊緊密貼著；女人以雙手抱著男的頸部，雙腿張開，讓她的胴體，被男人身體夾著。

裸女業已喪失神志，而將面頰軟軟地搭在對方的肩上。

在白晰豐滿的肉體上，滿頭蓬髮隨風飛揚；尤其那顴骨與鼻樑異常突出的面貌，看起來，頗不是滋味。

那男人，右手握著長劍，左手帶著短劍；直瞪著狂四郎。

「你這樣在幹什麼？」狂四郎對著男人發問。

箱根的臥龍軒，隨著狂四郎的問話聲之後，搖晃一下肩膀。

裸女那顆軟綿綿的頭顱，也被晃成仰式。她，就是曾經於三島神社的奉納比武時，將臥龍軒擊敗的須磨。

「原來就是她！」狂四郎恍然若有所悟。

在那次奉納比武時。——

須磨梳著「高島田」的髮型，穿著加賀友禪那綴滿花鳥，顏色又鮮艷的衣裳，並使下襬長長地拖在白沙地上；以婀娜多姿的身段，走進帷幔裡。

在箱根山中，與野獸為伍的臥龍軒，目睹到美麗非凡的女子，當然會感到兩眼暈眩。

當比武開始，須磨突然以迅疾的手法，解開衣服，以全裸的身軀來襲擊臥龍軒。

臥龍軒望著美麗的少女，正看得出神時，驀然，又看到既年輕又美麗的少女肌膚，在明亮的陽光下，曝露無遺。就是平時厲害的臥龍軒，現在也呆若木鷄，不知所措。

當此之際，他遭到對方的襲擊，當然要敗北了。

他那不甘心的思緒，促使他下了一個猶如奇人般的決心。

那決心就是，要藉著把裸女緊貼在自己的身體，而不致於引起情慾的方式，來修練自己；同時，還要修練自己在如此不自由的行動中，也能向對方挑戰。

「來吧！」臥龍軒喊道。

狂四郎在凝視之中，發現到臥龍軒的言行，並不出於眩耀自己。

裸女變成了戰具。不但如此，對於這種活的戰具，狂四郎也不能去加害她。



臥龍軒深知，狂四郎絕不會殺害須磨，因此，故意讓裸女喪失神志，以做為戰具。

臥龍軒是一個仙人化的兵法者，富有比野獸還厲害的跳躍力；還具有反斬胴體的骸人招術，這些精湛的技術，以前在箱根山中對峙時，狂四郎都已經領教過。

由於臥龍軒將裸女緊貼在自己的身上，因此，跳躍力以及快斬招術，皆無法發揮出來。

然而，因為狂四郎不敢傷害須磨，使得須磨變成他的最佳「防身戰具」。

換言之，臥龍軒喪失了攻擊的招術，而選取了守勢的利益。

只要能夠防範狂四郎的刀劍，也就不必擔憂了。他佇立於石橋上的原因，即在於此。

臥龍軒將大小二把刀，置於左右側，如翅膀一般地展開著。

「眠狂四郎！怎麼樣？」臥龍軒對著狂四郎，大聲嚷道。

須磨的裸體——抱著男人脖子的手臂、胴體、張開的臀部等的肌膚，既細嫩又白皙。——密著於一個矮小又髒兮兮的身體；猶如出於她自己的意志去摟抱似的，給人一種猥褻感。

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種見不得人的行為。

「……」

狂四郎慢慢地拔起「無想正宗」，擺出刀口朝地的架勢。

如此，……經過數秒的靜止後，以冷淡的目光注視著臥龍軒雙眸的狂四郎，終於踏出一步。

隨著狂四郎的逼近，臥龍軒將大小二劍，慢慢地移回身旁，豎立起來。

勝負已定啦！

又過了數秒。

「小子！」狂四郎以這句話，代替了殺聲。

同時。——

恐怖的鮮血，如水柱般地噴出。

臥龍軒和裸女二人，同時被斬成兩截，落入泉水中。

狂四郎的表情，依然冷酷無比。

此時，在暗地裡屏息觀戰的都田水心，迅疾奔去。

「眠大人！為何你也將須磨一起砍死？」都田水心以懷疑的口吻，詰問著。

狂四郎走過池畔，說：

「須磨在服下安眠藥的無意識中，蒙受屈辱；一旦清

醒，叫她如何忍受得了如此的痛楚，這你該知道吧！」

## 岡部的胡麻之蠅

「我想出去，給我一個提燈！」

在鞠子宿的客棧——吐月屋櫃台上打算盤的掌櫃，聽到這一聲，乃抬頭一看，發現這人就是昨天來投宿的那個浪人。

「好!?」掌櫃滿腹狐疑。

他，已預付了兩天的房租。會預付房租的客官，大都不是等閒人物。欲辦理急事的歹徒，「一定都會先付房租。因此，這浪人讓人看起來，也像是個歹徒。可是，在日落西山之際，便出門，那就怪了。

「你現在就要越過山嶺？」

「嗯！」

掌櫃並沒有退還他一天的租費，但是，却從箱子裡，取出一個嶄新的提燈，遞給他。

「山中經常出事，很不安全。你要多加小心。」

事實上，掌櫃以爲這個浪人，是個危險人物，心想，他愈快離開愈好，以免惹出痲煩。

奇怪的是，當浪人邁出門檻後，另一個客人也接踵而出。

這位女客官，就是一個女藝人。

她總是攜帶著一把三弦琴，出現在娛樂場所賣唱；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孩，雖然，她的容貌，並不是特別漂亮，可是，姿態却頗富女性的魅力。

本來賣唱女郎，就是生長於色情場所，一旦習得技藝，方能出來賣唱。然而，三弦琴所彈出的曲子，多半是些哀怨的曲調；客人也可點些長唱、常磐津、清元、富本等；甚至端物淨瑠璃等，她們都會唱。若是一般的藝人，就無法唱出這些歌了。

由於她生長於色情場所裡，因此，一身的打扮，也與衆不同。通常是穿著木棉衣服，卻可由其半襟與袖口，窺到裡面的緋縮緬，戴著端折笠，以遮掩面頰，還用緋縮緬的帶子，將端折笠繫在下顎；更露出淺黃色的手背，看起來，易使人想入非非。

這種賣唱女郎，在社會上，皆被認爲是受家境所迫而來的。與其他江湖藝人比較起來，她們又差了一等。

就是流氓之輩，於夜裏，遇到一個獨自夜行的賣唱女，也不會加以侮辱。因爲，這些歹徒也同情她們的不幸遭遇。——這一良好的風氣，是自然形成的。

「你要向西行嗎？」



「是的。」

「你大概也是從江戶輾轉而來的賣唱女。可是，要越過這山嶺，就不像妳在府內夜行一樣。東海道的守津谷，是胡麻蒼蠅（強盜）雲集之所。」

賣唱女郎對於掌櫃的一番忠告，也只有置之一笑。

「我唱歌給這些居無定所的胡麻蒼蠅們聽，使他們聞歌而泣，這樣，才能磨練我的賣唱技藝。」

女郎說罷，就走下玄關。

「既然你這麼說，我也不阻止你了。像你這樣好的一個女孩，欲越過這座山嶺，將會遭遇什麼事，我一想到，就會毛骨悚然。」

掌櫃在這鞠子宿的客棧，已待了二十年，也聽過許多女人在宇津谷山中所遭遇到的不幸災難。

宇津谷的山嶺，上下僅不過十六丁大，但山路皆隱藏於茂密的深林中，這正是歹徒埋伏的理想場所。

因此，投宿於鞠子宿與岡部宿客棧的旅客，都會結伴數人，成群越過恐怖的山嶺。

正如掌櫃所說，胡麻蒼蠅的小惡黨，經常出沒於東海道的各處，尤其以宇津谷，做爲他們雲集的巢窟。

胡麻之蠅，是由「護摩之灰」演變而來的。

古時候，到高野山來參拜的信徒，都需唱光明眞言，唸「弘法大師」，請寺僧焚化護摩，以祈求自己的幸福。

由於當時交通不便，因此，遠方的信徒，都無法到高野山來參拜，遂向別人討取護摩灰。

這種施灰風氣，日漸盛行。後來，根據信徒的希望，和尚們前往東海道商業繁榮之地，把高野聖的護摩灰，施予旅客，以做爲保護旅人安全的護身符。此後，一些奸詐之輩，乃以祈禱用的冥紙，包著護摩灰，出售給往來的旅客。

更可惡的是，一群無賴的小惡黨，紛紛模仿和尚與奸商，將爐灶內的薪灰，包於紙內，強迫旅客認購。因此，女人一看到他們，就一面逃跑，一面嚷道：

「護摩之灰來了！」

其後，這些無賴之徒，連灰也不帶了，就直接伸出雙手，要旅客的錢。由於一路纏著旅客要錢，就像蒼蠅一樣，驅之不散，因此，護摩之灰，終於蛻變成「胡麻之蠅」。

●

「大人！」

狂四郎聽到背後有人在叫他，回頭一看。

但見街道旁，有七、八家茶屋林立著。這些茶屋，賣的是薯預湯。薯預湯是芭蕉詩上所吟的一種名貴湯。詩云：

梅若菜鞠子宿的薯預湯。

「名物薯蕷湯、酒看、一膳飯」，幾個斗大的字，跳躍在招牌上，而招牌上的燈火，現在却已熄滅了。路上，見不到半個人影。

一輪明月，高掛天空；皎潔的月光，傾瀉於街道上，並不需藉著提燈的照射，也能行走。

連身後追趕來的賣唱女的明眸皓齒，都被月光照射得閃閃發亮。

「我陪著你走，好嗎？」

「………」

在提燈與月光之下，狂四郎看到浮現於這人臉部的復仇之意。默默不語，依然向前邁進。

賣唱女郎倚偎在他的身旁，走著。

路面逐漸陡峻，田園也消失於視線中；在一棵蓊鬱的松樹下，一團濃影，沒有月光，唯有由提燈的微光，照射著兩人的脚步。

「大人！貓頭鷹的啼聲，聽來眞討厭。」終於，賣唱女打破長時間的沈寂。

夜已深，風也靜。在這死寂的月夜裏，所能聽到的，只有這麼一聲。

「由你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氣，要比貓頭鷹的啼聲，更令我介意。」

「你討厭這香氣嗎？」

「以前，我潛入水野越守邸宅裏，也聞到他們侍女身上的這股香氣。」

「你記得眞清楚。」

「我冒犯了侍女。此後，她成了我的妻子，我怎麼會忘記。」

「………」

「依你的身分來說，這香氣，確實有些過濃。」

「那眞抱歉。」賣唱女郎直率地向狂四郎道歉。

「你知道我是眠狂四郎，才跟著來，是嗎？」

「不錯。」

「有何目的？該不是爲了謀我的命吧？」

「假使我說出來，可能你會笑我。」

「那我不願聽。……妳似乎練過武，倘若我殺將過去，你可能也會像振翼的鳥一般，快速飛去吧？」

「雖然，我是女流之輩，但是，自小我就喜好武藝。」

「你所練的武藝，都無濟於事。」

「是這樣嗎？」

「要是你不認爲如此，也無所謂。」

「正因我多少有點武藝，所以，現在才能陪著你；我感到萬分的高興。」



「你明知我比胡麻之蠅更壞，才跟著我，是不？」

「你的意思是……？」

「我不想要你的銀子，我要的是你的人。我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想要冒犯我？在這山林中，不方便吧？」

「我爲什麼故意在夜裏上路，你大概知道。」

「爲什麼你故意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比起白晝，黑暗的夜晚，反而對我有利。這是過去的經驗告訴我的。」

山路愈來愈陡峻。

在重重的山巒間，越過了這崙，又越那嶺，左轉右彎，彎又轉；高懸天際的月兒，也隨著山路的迴轉，頻頻變換位置。

淙淙的溪水聲，更悠悠的從山谷底傳過來。

當狂四郎知道即將抵達山頂時，便對賣唱女郎說：

「請離我而去吧！『修羅場』已在望了。」

我的敵人都田水心，通知我，有一個勁敵正埋伏於宇津谷。——狂四郎想著。

不願讓別人來收拾狂四郎的都田水心，有了這一構想，反而對狂四郎有利啊！

●

到了轉彎處，狂四郎停下脚步。

由於他聽到前面「吋吋」的馬蹄聲。

敏銳的直覺，是他獨特的本能。

——來了！

同時，他的身心已進入應付事情變化的狀態之中。然而，他並不打算將手中的提燈拋棄，遂拐了個彎。

同一時刻。——

馬蹄聲愈來愈大。有兩騎，打從下面的拐彎處，出現於路上，擋住去路。

山路的右側，是一面屏風般的絕壁；左側，則是一個溪谷，但見搖晃不定的樹梢，而不見溪流。

倘若，想避開馬蹄，除了跳下谷底之外，別無良策。

但是，狂四郎並沒有如此做，而佇立於道路的中央，以迎接奔馬的來臨。

當馬兒疾疾來至離狂四郎一丈二之處，狂四郎遂將左手裡的提燈丟棄。

這不是普通的一扔，而是以極其強勁的力量抛出，使提燈產生巨大的聲音和迅雷的速度，向天際飛去。

兩匹馬驚慌之餘，躍起前腿。

刹那間——狂四郎的身體起了一陣疾風，穿過兩匹躍起前腿的馬腹下。

刀刃的颼颼聲，人馬的慘叫聲，一匹墜入谷底，另一匹傾倒於路面的聲音，同時響徹山間。

倒在地上的馬，二、三次試圖爬起，可是，最後還是乖乖地長眠於此。

兩個騎士，更被震落在一丈八的崖下，緩緩地爬起來。他們不是武士，而是出沒於山林裡的胡麻蒼蠅。

狂四郎朝著兩匹馬的後腿砍去，然後，再將剎那間發揮了快斬招的「無想正宗」，插入刀鞘裡，並慢慢說道：

「喂！蒼蠅——。一個人要有使馬舒舒服服斷氣的善心，才好。」

狂四郎說罷，就啟程。

山路的陡峭，有增無減；彎道也頻頻出現。

當他走上山顛，那月亮，彷彿近在咫尺，瀉下一地皎潔的月光。

狂四郎當然也料到，此處，將會出現埋伏的敵人，但是，却未見發生什麼？不知不覺中，走過了一間茶屋前。

下坡的山路，狹窄如羊腸鳥道。

拐過數處彎道，狂四郎來到左右皆為絕壁的懸崖時，並沒有出現什麼異狀，可是，他却有一種預感，好像有什麼危險即將發生似的。

——彷彿有陷阱。

在這萬籟俱寂的夜裡，狂四郎意識到似乎有什麼東西存在著。

但是，也不容他駐足，只得繼續向前邁進。

狂四郎本想疾馳而過，然而，回想一下，依舊以同樣的步伐向前行進。

果然。——

隨著一聲巨響，於狂四郎面前，一個東西從天而降。

放開一看，……。

一堵圍牆降落在路面；在夜裡，揚起一陣灰塵。

剎那間——

在狂四郎的背後，也同樣落下一道圍牆。

兩道圍牆，恰巧卡得天衣無縫。這圍牆高約一丈餘，先端都被削得尖銳無比，又塗有白色。

——不愧是妙計！

被關進由圍牆與絕壁圍成的囚檻裏的狂四郎，並不認為歹徒的手段毒辣，反而由衷佩服他們。

「眠狂四郎！」從絕壁上傳來聲音，「你已是袋中之鼠了，快拋棄你的刀劍，跪在地上，等待二十名射手來對你放箭吧！」

狂四郎仰頭說：「你們是山林裡的胡麻之蠅！」

「不錯。胡麻之蠅也能施展像孔明一樣的計謀。怎麼



樣？」

「誰指使你們做這種卑鄙的事？」

狂四郎方才受到兩騎的襲擊，認清騎士是胡麻之蠅時，便知道，這個敵人，不是別人，正是都田水心。

告訴狂四郎，有勁敵埋伏於宇津谷中的，就是他的敵人——都田水心。

「都田大人在岡部宿，等待我們把你擒去。……倘若你敢反抗，他說，可以將你刺斃。不要再猶豫，趕緊拋棄刀劍，跪下吧！」

頓時，狂四郎也想不出要如何逃出囚檻。

——難道我將成為胡麻之蠅的俘虜？

狂四郎忽然感到絕望。

此時，從山坡上傳來陣陣的跑步聲。

狂四郎回頭一看，出現在眼前的，正是那個賣唱女郎。三弦琴倏然從手中，飛上高空。

這把琴像活的東西一樣，越過狂四郎背後的圍牆，而落在身前的圍牆上。

一瞬間。——

轟隆一聲，圍牆爆炸，斷垣殘木飛散四處。

於濃濃的白煙中，狂四郎如脫兔一般，立刻奔出險境

佇立在絕壁上的胡麻蒼蠅的黨羽們，目睹這一突如其來的招術，甚是詫異，連忙向狂四郎發射箭矢。

一支箭射中了一個快速移動的人影，可是，並沒有使這人影當場傾倒於地。

黨徒從密林中，奔至街道，瘋狂地怒吼，疾疾追來。

當他們跑到某一轉彎處，便不再追去。

因為，有一個人，正像幽靈般地矗立於此，等待他們的來臨。

以前，當狂四郎欲奪取人命時，總會先考慮一番。但是，這一次並不需要他稍作考慮，因為，對方是一般居民所唾棄的流氓。

「無想正宗」即時發揮效力，頃刻間，隨著颯颯的刀聲，血淋淋的骨肉、臟腑散落滿地。

●

黎明時，拖著疲憊身子走進岡部客棧的狂四郎，就以一身骯髒的衣服，倒於床上，呼呼大睡起來。

當他聽到由街上傳來的一首馬子唄，而甦醒過來時，陽光已射進房裡。

似乎一直等著他清醒一樣，走廊上，有了聲音，門被打開。

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賣唱女郎。

「救命之恩，沒齒難忘。」狂四郎起身，向女郎點頭致謝：「我想，你是爲解我的危，而陪我上路，……。」

賣唱女郎莞薾一笑，搖頭說：

「我爲了目睹你壯烈的死而追來。」

「……？」

「正如你所看的，我不是一個城市人；我是某大名藩邸裡的一個侍女。那藩邸曾發生過騷動，你受水野家的側頭役武部仙十郎的委託，也曾參加這次騷動。我目擊你將十數名殺手，一個個地斬死；從那時起，我就被你的魅力所吸引去。」

「………」

「此後，我離開藩邸，成爲一個市井女郎。……既然迷上你，我當然會來看你；只是，我所醉心的，是拔著劍的你，而不是雙手探入衣內的你。所以，我才一直沒來看你。」

「那麼，妳說要來看我的死，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認爲你不是一個能夠安詳死於榻榻米上的人。同時，當我想像到，你臥病在床，而壽終於床上時，內心就感到痛苦萬分。……我認爲你會在拔劍嘶殺的壯烈場面下，結束你的性命，因爲，你的命運就是如此。同時，我渴望親眼見到你壯烈犧牲的一幕。」

「………」

「倘若你能夠如此結束你的一生。我才可能和你成爲『一心同體』。」

賣唱女郎的相貌，浮現出一種妖艷之氣，彷彿是另一個人；而且，還表現得異常興奮，尤其是她那雙烏溜溜的眼睛，更射出頗不尋常的目光。

「所謂『一心同體』，是什麼意思？」

「你瞧一瞧吧！」

賣唱女郎站起身來，將背部朝向狂四郎，然後解開腰帶，讓木棉衣服從肩膀滑落下去。又使裏面的一件緋縮緬的長衣裳，連同內衣一起滑落於地。此時，狂四郎的視線被她的背部吸去。

在她那又白又嫩的背肌內，刺有眠狂四郎握著「無想正宗」，擺出下段招式的形像。尤其狂四郎的面貌，更是刺得栩栩如生。

「這是什麼意思？」在沈默中，狂四郎問。

賣唱女郎以犀利的目光，回頭注視狂四郎，說：

「在這個世界裡，不需要有兩個眠狂四郎。倘若，有生命的你去世了，那麼，我背部刺著的眠狂四郎，就完全屬於我的了。」

眠狂四郎聽她如此一說，便冷笑道：



「原來，又增加一個欲奪去我性命的人啊！」

# 藤枝本陣

「話說，元曆元年二月七日。」

說書的立川，用他那把扇子，在桌上猛敲一下，再伸直腰身。

說書的地點，是在藤枝宿郊外，一間臨時搭成的髒兮兮的屋子裡。

屋前樹立一枝旗子，旗子上寫著一行紅色的字：

『軍談講釋，初臨江戶的立川說書堂』

午后的陽光，從木頭屋頂的隙縫射進來。客人於屋外便溺的臭氣，也隨風飄進來。

在舖於地板的草蓆上，擠著三、四十個聽衆，有的抱膝而坐；有的在吃蕃薯；有的躺下來聽；雖然各有不同的姿態，但每個人的眼睛都注視著說書者的嘴巴。

「……終於攻進城裡的是，曾歷盡千辛萬苦的判官——源義經公。這一天，他穿著紅色曳地的錦袍，外面還罩上一襲釘有金屬線的鎧甲；戴著鍬形鋼盔，鋼盔上釘有青貝殼的三間柄；揹著長矛；騎著一匹紅梅月毛的壯馬，馬鞍上塗有閃閃發亮的彩色金銀粉；並握著紅色的馬韁。」

「精彩極了！一千兩！」

聽衆讚不絕口，紛紛把銀子拋給說書的。

說書的拾起飛雨般的銀子，接著說：

「說是千兩，可是，最後所能得到的，僅僅一文錢，這就是男人的心意，眞可恥。——老天待我不好。到春都去討伐，是爲了追擊平家的「一之谷」。義經公所率領的精銳士卒，虛數共計八百萬，事實上才三千騎。在京都御所奪取豎起的白旗。有一千名女官的腰帶——上面的叫上裳，下面的叫下裳，又名『富士白妙』，若掀開它，可欣賞到絕妙的佳景。由草原（腹部）而下，到了肚臍下面的森林，一片茂密。什麼會開花的花耶姬——。那景色，就是好像覺得頗懼寒冷，又緊縮著的風情室之梅——。對她不必客氣。若有可以倒置的富士，其初夢就會起變化。——上了床，便可以無拘無束，自由活動身體，如發瘋也似的小豬，這就是最重要的花山——像花與颱風一般的人生。與處女濶別的十郎，由小弟五郎來陪伴，至今，已苦苦等了十八年之久。」

說書的，說到此處，遂脫下背心，往桌面揮了數下。

此時，一個身著黑衣的浪人，穿過入口處的竹簾，進到屋子裡。

說書的，望他一眼，便對他微笑。

這人，就是眠狂四郎。說書的繼續說下去：

「……夜裡，對那個草原攻擊時，都在忘我中進行，濕濘濘地流出來的白雪，也變成了雨和雲。」

說書的，對著狂四郎做出一個他所能明白的表情。

「此時，總大將義經公迅速越過山頂，眺望遠方，發現平家的軍勢，已逃逸到遙遠的海上。若欲攻擊，唯一的方法，就是——從斷崖的絕壁下面進攻。只要鹿能通過，馬也能通過，無理的行得通，眞理便告隱遁。義經公想要追趕時，一匹馬於中途，沒有力氣再馳騁，另一匹則追至海岸。關於源平與塩之浦的決戰，且聽明日的分解。」

說書的向聽衆行一鞠躬禮後，聽衆有的說：「幹的好！」也有說：「一定是經義公得勝。」

說書的很快地進入樂屋，等待狂四郎的來臨。

狂四郎坐在說書的前面說：

「你是被聘請來的嗎？」

「在大坂的高津新地，由於豆腐田樂的生意鼎盛，淨瑠璃小屋和望遠鏡，都已不敷使用，才另闢場地較大的說書堂，於是就請我來講三國志。我講故事時，本不喜歡講贅六（方言）；可是恰逢好季節，又有錢賺。……可是，也正因爲我知道你眠狂四郎，會浪跡東海道，所以慕你的大名，才來到此地。」

「那麼，我請教你。」

「慢著。我在這麼簡陋的立川說書堂裡，連和漢蘭都沒有。」

「請你教我阿波民謠好嗎？用三弦琴來彈比較好。」

「唱金比羅船，不好嗎？」

「金比羅船太過活潑。以較沈重的歌爲宜。」

「要沈重嗎，……。」

說書的用手托著下巴，在冥思。

●

大約經過一小時。——

頭戴深編笠，遮住了臉龐，右手持著扇子的狂四郎，帶著懷裡抱三弦琴的賣唱女，進入藤枝宿的街道。

帶著把自己的肖像刺在背部的賣唱女郎，四處流浪的人，也就是他。

名叫登奈的賣唱女郎，希望能目擊眠狂四郎死於白刃之下。

「你既然想目擊我最後的下場，就跟我來吧！」

狂四郎說罷，就在岡部宿，給那女郎買了一把三弦琴，也給自己買了一頂深編笠和一把扇子。

從任何角度看起來，這一男一女，活像一對落魄夫妻似的。



經過水守，來到了能夠看到藤枝街道之處時，從茶屋裡，傳來呼喚聲：

「喂！喂！那個浪士！」

茶屋裡，坐著一個五十來歲的人，他的面貌不揚，個子矮小；不知是那方的藩士，對這一對男女說：

「我想拜託二位。……請問你們會不會唱民謠？」

「是那一地區的民謠？」

「阿波的。」

原來這是一個阿波藩士。

要一個臨時充當唱賣的人，演唱民謠，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藩士在對方想拒絕請求時，說：

「並非我現在要聽，而是欲請你們在今晚，到藤枝本陣的後門去演唱。」

狂四郎聽他這麼說，遂改變主意，答道：

「好的！就此決定。」

狂四郎終於接受邀請，準備赴約。

每個宿場，都有教人唱歌的師傅。狂四郎打算就教於他們。於是，就來到藤枝宿。偶然間，看到一間簡陋的小屋，屋前豎立一根旗子，旗面上寫著「立川說書堂」。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阿波藩，是圖謀走私的十三藩中的一藩。

藩主齊昌的世子齊裕，已踏上首度入國上任的旅途。關於這件事，狂四郎也已經獲得傳聞。

欲聽阿波民謠的人，難道就是藩主的世子？

——可能不是。

狂四郎否定了先前的揣測。

齊裕並非十二代齊昌的親生兒子；而是將軍家齊的第二十二個公子。他生於江戶城。文政十年，奉幕府之命，成爲阿波藩的世子，而進入江戶鍛冶橋的藩邸。現年方才十二歲。

對於阿波藩並不瞭解的少年，怎麼會想聽阿波民謠呢？

那麼，究竟是誰想要聽呢？

此時，狂四郎突然直覺到：藩士欲請浪跡天涯的賣唱者，前去演唱阿波民謠，表面上，似乎不含特別目的，可是，背地裡，也許隱藏著什麼用意。

倘若，狂四郎的這種直覺，是由過去的無數經驗所萌發的，那麼，凡是他所到之處，必定會造成騷動。

●

戌時（午後八時）。——

狂四郎與登奈，走過蜂須賀家的本陣青島屋前，——

但見一個印有「卍」的蜂須賀家徽的提燈，與帷幔裝飾於屋前。——沿著一道高高的圍牆，向右轉，來到屋後的一條小徑上。

關於本陣的構造，各宿均不一致。藤枝本陣的構造，是屬於基本型。

普通客棧的門和玄關，是禁止模仿它的形式。而且，它設有特別房間，遇到雨天，也有供馬兒裝卸貨物的簷廊，同時，尚有儲放轎子、行李箱……等雜物的儲藏庫。

房間以大廣廳爲中心，約有十數間，位於藩邸最裏面的，就是特別房間，亦即書院。

其下一間，是爲空房，房內寬敞，鋪設榻榻米，面向一個廣大的院子；四周尚有迴廊。此外，後院的一角落，設有一個緊急專用出入口。

本陣既然是屬於基本型，那麼，狂四郎只要行經陣外，便會對內部的構造，瞭解得一清二楚。

二人接著走過側門，沿著儲藏庫、馬廐、以及高高的牆壁，再繞到後門去。狂四郎目睹著圍牆裏蓊鬱的樟樹，不禁自言自語：

「大約佔地五百坪。」

這是後院的面積，在如此寬廣的地方，即使高聲唱，也無法使歌聲傳到書院。

阿波藩定府目付，自稱爲「勝保雅樂」藩士。已和狂四郎約妥，於戌時，由狂四郎在樟樹下唱阿波民謠。

「演唱民謠的報酬，或許是白刄。」狂四郎對登奈說。

登奈默默不語，只顧調著她那把三弦琴的音。

●

花樣年華的姑娘，穿上紅色衣裳，捧著茶色小袖，怎不令人癡迷？

喜愛的男人要來時，提著八個黃金燈籠，照亮了小徑，迎他來喲！

討厭的男人要來時，叫著一隻猴子爲他斟酒，最好呀！他不來。

喜愛的男人要來時，若是爲他提水，水桶遂變成金桶，杓子成了金杓，水呀！也成了清水。

討厭的男人要來時，若是爲他提水，水桶遂變成破桶，杓子成了破杓，水呀！也成了濁水。

這一首鼓踊歌，是說書者臨時教授狂四郎的。狂四郎以民謠的方式，巧妙地將它唱出來。

登奈的琴聲，也頗扣人心弦。

唱罷，從後門出現三個人影。其中二個，是腰部懸掛著燈籠的老嫗。

她們慢慢地走過來，說：



「剛才的鼓踊歌，精彩絕倫。我們打算請你們再唱。」

狂四郎與登奈，默默地點頭答謝。

「是否可以請二位進來本陣唱呢？」

「謝謝你的愛護。只是我們這一身打扮，要在達官顯要的面前伺候他們，不成規矩吧？」

「不是要二位到書院裡唱歌。庭院裡有一茶亭，就在那兒唱。」

「好！」

老嫗引著狂四郎與登奈，來到有假山假水的院子裡，指向茶亭說：

「請在那兒等候。當山中古剎的梵鐘響起時，也就是子時，你們就唱吧！」

這眞是一項奇妙的要求。天底下還有人，叫人家在子夜時分唱歌!?

「抱歉之至，我們會唱的阿波民謠並不多，希望你讓我們自由演唱。」

「請便吧！」老嫗說罷，旋即離去。

這茶亭，好像許久未使用過，不僅充滿黴味，還含有很重的濕氣。

狂四郎坐在冷濕的榻榻米上，對登奈微笑著說：

「事情變得眞妙。」

「只要與你在一起，這樣的怪事，可能會接二連三地發生。」登奈微笑道。

「在抵達京都的三條大橋之前，我眠狂四郎，到底是不是會如你所料想的，將被人殺死？」

「……」

「過去，我殺死不計其數的人，却從未遇到一個能夠收拾我的敵人，所以，現在我能帶著你流浪天涯。想起來，眞是三生有幸呀！」

「……」

「但是，我經常獨來獨往；倘若有一天，我對於跟隨我的人，感到厭煩時，也許就會將他殺掉。」

「難道你曾殺過沒有反抗你的人？」登奈問。

「難道你不是想殺我？」

「當我與你併肩而行時，我才發覺到我是一個女人。」

「……」

現在，輪到狂四郎保持緘默。

「我已說過，我是被你拔劍的英姿所迷去的。不過，在跟隨著你的這段期間裡，我也慢慢地被將手探入衣內的你，和唱著民謠的你，所吸引去了。」

「……」

「我也明知我會帶給你困擾；但是，我還是想跟隨你

到京都去。因爲，我是一個女人。」

「不要再說下去了。」狂四郎大聲喝道，「我以爲你要來奪取我的性命。對於此事，我感到很有趣，所以才與你併肩而行。……現在，你再表示出你的女人心，也是枉然。」

「請你原諒！」

狂四郎對正在道歉的登奈略爲一瞥，便站起身來，先察看外面是否有人，確定沒有人後，就走出茶亭外。

登奈始終坐著，一動也不動地將視線投在榻榻米上。

她向狂四郎傾訴的話，句句眞實，絕無半句虛言。

以前，登奈一直認爲，狂四郎是一個冷冰冰的無情劍魔。倘若被他摟抱著，可能連自己都會被凍僵。

登奈對於將這種無情的劍魔刺在自己背部，稍微感到有些快慰感。

爲她刺青的人，就是在江戶地區，被喻爲「江戶唯一名人」，而與狂四郎有著深交的一個名叫宇之助的刺青師。當他接受登奈的要求時，說：

「眠狂四郎這人，並非你所想像的那麼冷酷與無情。我認爲這個人的身上，流著熱騰騰的血……。」

刺青師的這一席話，如今，登奈已徹底明白。

當宇之助刺好背像時，又頗有信心地微笑道：

「遵照你的要求，刺出這人像；也許，流氓看到了，會萌生畏懼心。但是，二、三年後，你所揹著的眠狂四郎，將變成一個孤獨寂寞的人，……。那正顯示我的巧奪天工。」

此時此刻，登奈回憶起昔日刺青師的這一席話，可說是有感而發的。

二人生活在一起，僅僅兩天罷了。可是，登奈已發現到，眠狂四郎以全付精神貫注於視線、語氣、和擧止上，這種精神，並不是由冷酷與無情所發揮出來的，而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孤獨，使自己不致於崩潰，所促發出來的。

女人憑著直覺，知道狂四郎是如何地在忍耐寂寞。

登奈發覺，現在的狂四郎與過去她所想像的冷酷無情的劍魔，完全判若兩人，不免覺得頗不自在；也對於自己搖擺不定的感情，感到莫大的悲哀。

——想哭。

登奈的雙眼凝視著榻榻米上的某一點，雖已哭乾了淚水，但仍然感到心酸無比。

狂四郎又無聲無息地走進茶亭，並再度倚靠著床柱，席地而坐，雙臂交纏於胸前，然後自言自語道：

「二十五萬石的太守世子欲上任，同行的人數顯然不夠。」



登奈望著狂四郎，狂四郎繼續說：

「既然是一個二十五萬石的太守，其隨衆應在四百名以上，然僅有一百五、六十名。雖然如此，却携帶了三擔炊事用具；侍女的人數也過多。」

大名出行一趟，甚是麻煩。一切器具，擧凡廚房裡的炊事用具、土灶、鍋鑵、以及置於挑箱裡而用石頭壓著的黃瓜、茄子等的醬菜桶，皆隨行攜帶。當然，也帶有寢具、洗澡槽等。儘管他們投宿於各宿的本陣，但是一切所需，均得自理。

「你曾是大名邸宅裏的一名侍女。對於連行李箱、攜帶物、武器都攜帶不全的行列，却帶些廚房用具和醬菜，而使喚者也增加許多這件事，你要怎麼解釋。」

「倘若是夫人和公主出外旅行，一定是如此……。」

狂四郎聽到登奈這一回答，突然瞪大了炯炯發光的眼睛。

●

不久。——

從月光下的山野，傳來遠方山寺的梵鐘聲，這梵鐘敲打三下，正是三更——子時時分。

「開始唱吧！」狂四郎對登奈淺笑道。

登奈抱起三弦琴。

在這夜闌人靜時，狂四郎選了一首歌來唱。

爲思慕難波津的梅花，
形單影隻來到此地。
靜聽黃鶯齊鳴，
禱佛誦經，頓悟色空，
徒增寂寞之苦，
孤女阿鶴，無依無靠，
意欲皈衣佛門，無奈，
心亂如麻，
但願大慈大悲的
觀世音菩薩……

歌聲至此，突然傳來一陣女人的慘叫聲，劃破了三更半夜的靜寂。

登奈大吃一驚。琴聲已斷。

狂四郎自言自語道：

「我們的演唱，本是對方邀請的。」

# 島田雨夜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深夜，三更鐘響，狂四郎唱出蹈鞴歌時，這歌聲彷彿

蛻變成一種暗號，激發出一陣女人的叫聲，而且，叫聲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

接著，不知什麼東西擊破紙門的聲音，和欲阻止拋擲東西的人聲，慘叫聲，以及器物砸碎的銳利聲，此起彼落。

「公主！」

從一片嘈雜聲中，狂四郎聽到有人在叫「公主」。

——是藩主的公主發瘋了嗎？

狂四郎正暗自揣度時，騷動愈加厲害起來，隨著紙門倒塌的聲音，傳來一聲：

「不要！不要！」喧嚷聲劃破了平靜的夜空。一個彷彿發瘋似的女人，奔至院子。

登奈望著狂四郎。

狂四郎仍然倚靠著床柱，雙臂盤繞於胸前，一動也不動地靜待事情的變化。

未幾，不知是被追逐的人，抑是追逐者猛然落入泉水池中，激起一陣泉水的濺聲。

登奈站起身來，將紙門打開二寸寬的隙縫。

在朦朧的月光下，但見泉水池畔，有數個正在發生劇烈爭執的人影。

此時。——

其中一人，慘叫一聲，顛簸不定。

一瞬間，從那群人中，奔出一人，朝著登奈他們這兒跑來。

在她手中，似乎有一把匕首。

登奈回顧狂四郎，問：

「怎麼辦？」

「不怎麼辦。」狂四郎冷淡地回答。

那群人衝破矮籬笆，擁向院子裡。

此時，已可以清楚地看出那是一個年輕女人。

她穿著一襲曳地衣裳，任憑長長的裙擺，掃著地面的砂礫，奔至茶亭。倉皇間踢到一口井，雖未顛仆於地，却撞上舀水桶，使桶內的水，濺得她滿身濕濘濘的。

然而，她對於冷冰冰的水，却毫無反應；只是心慌意亂地跛行過來，直到茶亭前的洗手水缸旁，方才駐足。

看起來，這女人可能未滿二十歲，不僅雙眸動人，也頗有氣質。

由茶亭裡射出來的燈光，將她的雙眸照得分外明亮。而她略為張開的嘴巴，更顯現出癡呆的樣子。

她以格外輕快的動作，躍上走廊，並打開紙門，再朝著內部掃視一下，最後把視線投在狂四郎身上。

狂四郎依然將雙臂環抱於胸前，來接受瘋女妖艷目光



的凝視。

「畜生！」

瘋女湊罵一聲，同時，從懷裏取出一把飛鏢，投向狂四郎。

狂四郎只稍微側一下頭，讓飛鏢掠過耳際，射中床柱。瘋女突然大笑起來，那尖銳的笑聲，令人毛骨悚然。

此時，數位藩士趕到，欲將瘋女帶走。

瘋女稍作反抗後，就乖乖地被藩士帶離茶亭。

茶亭裡，再度回復到原來的靜寂。

「我去要一杯茶。」登奈說著，遂爬起身來。

「我不喝茶。你要些酒吧！」狂四郎說。

當登奈步出茶亭後，又有脚步聲傳來。

「對不起……」

敞開紙門的，就是請狂四郎來唱阿波民謠的阿波藩定府目付——勝保雅樂。

面貌不揚的醜男子，不論舉止言行，都與武部仙十郎很相像。

「讓你看盡我們家的醜態。」這人一坐下來，就脫口說出這句話。

「……」狂四郎默默不語地望著勝保雅樂。

「這是一場賭。」

「賭!?」

「是的。——本國的民謠到底能不能使公主的病發作。——這只是一場賭而已。」

「……」

「在藩邸裡，她也許會發作。可是，因為我以為她在途中的旅舍裡，不會發作，所以，才請你來試一試。結果病發了。」

「……」

「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但是，怎麼那麼湊巧，她就在此時發作。凡是湊巧的事，往往會令人懷疑它是假的。你明白嗎？眠狂四郎。」

此人，果然並非一個等閒人物。他已看穿了這對喬裝浪跡天涯的落魄夫婦之眞相。

「你是懷疑公主佯裝瘋女嗎？」

「我已當了三十年的目付。凡事我都要先懷疑一番。」

「那麼，公主的裝瘋，可能是蜂須賀家的一番苦衷。」

「說是就是，說不是就不是。」勝保雅樂如此回答。

狂四郎又淺笑問道：

「我不認為，你單單為了要我眠狂四郎來貴地唱民謠，而請我來。目前，成為貴方敵人的我正想請問你，為何請我來呢？」

「這完全是我個人的意思。我們這裡，沒有一人知道你是眠狂四郎，這是以毒攻毒的方法，除了你之外，沒有人可以治療她的病。所以，我要求你來。」

「……」

懷疑公主佯裝發瘋的，可能只有目付一人。

若問他爲何懷疑，他大概也不會說出原因。所以，眠狂四郎必須憑著自己的想像去揣度。

問題可能在於：藩主齊昌的世子，本是將軍家的公子。將軍家齊的子女衆多。據說，有五十三或五十四個子女。欲將這些子女分配到六十餘州的大名圈內，實非易事。但是，也不能將將軍家的子女，分配到大名以外的家裡。

如此，當然會遇到困難，雖然，目前尚不致於表面化，可是，各個大名家中，皆起了陣陣的騷動。

若勉強把將軍家的年輕公子，當做女婿，那麼，這位大名就不得不廢除自己的嫡子，而以女婿來享嫡子之權。至於將年輕公子撫育成人的家臣，由於主僕之間，存有密切的利害關係，因此對於幕府的殘酷作風，都怨聲載道。

至於，強令大名家的公子要迎娶將軍家的公主時，往往也使大名感到莫大的痛苦。由於迎娶時，必須花上一筆龐大的費用。所以，貧窮藩的財政，就會更形拮据。而這位夫人的地位，也會高出乃夫一籌，此外，從將軍府帶來的侍女，都會藐視家人，顯出一副耀武揚威，盛氣凌人的樣子，而把原來良好的家風破壞無遺。

將軍家齊由於本性好色，納有二十一妾。不知使諸位大名受盡多大的困擾。其例子，實在不勝枚舉。

將軍家齊的衆子女之中，智能不足，或體質羸弱者，爲數不少。

有關諸位大名受到如何的困擾，現在列舉二、三例。

文政九年十一月，加賀・前田中將齊泰，娶將軍家的第二十四女溶姬（十四歲）爲妻。

要迎娶溶姬時，齊泰除了在本鄉另設書院，正門之外，還重建一扇朱紅大門。這就是留傳後世的紅門。爲了建造這扇紅門，曾拆除本鄉五丁目的一半，和六丁目的全部，以及六百戶民家。

而且，又在紅門內部建造了壯麗無比的御主殿和庭院。光建造這一庭院，就花了半年時間，每天使用一百名工人。這地區，在許久以前，雜草叢生，一片荒蕪。爲了開闢成庭院，共挖掘了三萬多塊巨大的圓形石頭。爲了移除這些石頭，每一塊都花費了二錢半的銀子，三萬多塊石頭，共花了一千二百五十兩銀子，才全部移除。

在這新落成的御主殿裡，住有溶姬所帶來的一批人，包括大小婢女、大小僕役、裁縫師、廚師、醫師……等等



，合計八十餘名。

即使加賀百萬石是如何地富有，但爲了娶將軍之女爲妻，而落到傾家蕩產的地步，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比這再早一年——文政八年七月，佐賀藩主鍋島齊直的嗣子直丸娶將軍家第三十一子盛姬爲妻，亦花費了一筆龐大的費用，致使鍋島家準備用於參覲的盤纏全都用罄。屆參覲時日，終於不得不佯稱染恙，而把上府時間拖延半年。連這位九州的雄藩三十五萬七千石的大名，都認爲這種耗盡家財的嫁娶帶給他莫大的困擾。

文化十五年，越前福井侯齊承娶將軍家第十九子淺姬時，曾表示其貧窮，遂被增封二萬石，但是後來他也因而受到極大的困擾。當淺姬生下長子於義丸夭折時，幕府立即把將軍家第四十八子仙三郎送上門，強迫他收於義丸爲養嗣子。齊承與淺姬此時雖然還是一對二十餘歲的年輕夫妻，但是也不得不對生育子女的問題作一番考慮。最殘酷者是養嗣子仙三郎本是一盲人。如此強迫福井藩收納殘廢者，而致使該藩紛起騷動，也是不難想像到的事。只因養嗣子係將軍家的孩子，故騷動尚不敢表面化。然而，這一騷動也因而更形陰慘。

成爲阿波藩世子的齊裕也是一個智能不足的人。他今年十二歲，可是據說其智能至多僅及七、八歲。

藩主齊昌自己有一子，名叫松子助，比齊裕小兩歲。雖然擁有一個正常的頭腦，但不被准許繼承阿波藩二十五萬石的權益。

那個瘋女就是松子助的姊姊——貴世。

●

「那麼，你要我做什麼事？」狂四郎問。

「公主到底是否眞的發瘋？——要你去調查一下。」

勝保雅樂說罷，又點頭致謝。

狂四郎沈默片刻後，再開口詢問其他事情。

「將軍家的那個小孩是否已送來了？」

勝保雅樂聞之，臉色驟變，但也立刻恢復正常，並回道：

「是的，已於上個月送來了。」

狂四郎再度保持緘默。

此時登奈手裡拿著盛酒的器具走進來。

狂四郎在登奈將酒杯擺於聖保雅樂與自己面前以後，方才開口：

「好！我答應你。」

「謝謝你！」聖保雅樂再度點頭稱謝，接著說：「明天夜裡，就在島田宿的本陣——。好嗎？」

「不論何處的本陣，我都不在意。……但我答應你做

這件事，你要附帶什麼條件？」

「你說吧！」

「或許我會去刼持公主。屆時希望你把事情隱瞞起來，切莫造成騷動。」

雅保雅樂聽了狂四郎這番話後，不禁微微蹙眉，但又立刻微笑道：

「好，我知道。」

●

島田宿有一條河，名叫大井川。

當時做爲駿河與遠江界線的大井川，被認爲是海道唯一的危險地區。

由於是一處危險地區，因此上下旅客在渡過此河之後，都有一種死裏逃生的感覺。

以江戶爲第二故鄉，而滿懷思鄉之情的芭蕉正抱著「將心放諸於野外，讓風吹拂著身軀」的淒涼感，欲渡過大井川。

「路旁的木槿，皆被馬吃盡」芭蕉身騎馬背上，口吟這首詩。

這是由眼前的小小景物聯想到遙遠的江戶的一首感傷詩。從這詩句便可讀出當時的人對大井川的描繪。

倘若遇到下雨，就無法渡川。尤其每逢霖雨季節，往往五至七天都無法渡過水流湍急的大井川。

因此，大名上府時所投宿的本陣或副本陣的構造，要以東海道的爲最大。

大名每逢要上府，至少需在上府前一百天甚至一年，就決定住宿的日子，並預約投宿的房間。假如遇到大井川水位上漲，無法渡過，便需在島田或金谷多逗留十數天。

遇此情形，隨後的其他各藩行列，也需臨時投宿於前面那一站。

無論如何，蜿蜒著一條大井川的島田宿所建的本陣，都擁有能容納如此多長期逗留旅客的龐大構造。

這種房屋構造，對欲趁著黑夜偷偷潛入的狂四郎來說，是很方便他行動的。

從中午開始下的傾盆大雨，到了晚上隨著強風來襲而更加劇烈。這一行人知道明日將無法橫渡大井川，遂放鬆心情地在此地過著一個快樂夜晚。

狂四郎與登奈始終形影不離，是有原因的。他極其從容地侵入本陣。

本陣與客棧不同，各個房間均不以走廊隔開，而且也沒有個別使用的婢女。

除了裏面的房間，中坪、以及其他面臨外部的房間之外，屋內並未設舖著地板的走廊。所謂的「通道」都是寬



僅九尺而舖著榻榻米的走道。這種通道隨時都可當做房間使用；一到晚上就成爲隨從們的睡覺場所。

因此外人欲侵入內室，就需穿過此通道。當然也要冒著極大的危險。

狂四郎與登奈聯袂走過鼾聲四起的通道。

上段的房間共分爲三間。此處住有老嫗和十餘位年輕婢女。

設於上段房間的書房裡，應有二位巡夜的人。

登奈即使能順利地侵入上段房裡，但對於能否不被發現地去調查公主是否眞的發瘋這件事，却自覺百般冒險。

然而，狂四郎的行動既大膽又敏捷。

當他悄悄進入房裡之後，便毫不猶豫地將棉被掀開。貴世公主因而清醒過來，當她爬起身來的瞬息間，狂四郎就從她的心窩處壓下去，然後將她抱出房外。

狂四郎抱著貴世公主，從正面大廳的一扇秘密房門進入二樓房裡。

這一密室本爲了萬一敵人來襲需立刻藏身而設計的。設於大廳的密門，若不注意看，根本看不出來。

不但如此，甚至只要將這扇秘密房門關起來，那麼在這間二樓的房裡，即使高聲大嚷，聲音也無法傳至樓下。

狂四郎所以能從容行事，也是基於這一理由。

狂四郎叫登奈把燈點亮，然後讓貴世仰臥於榻榻米上，並迅速解開她的腰帶。

登奈看到狂四郎這一舉動，不禁嚥了一下口水。

貴世的衣服很快地被解開到僅剩內衣。

然後狂四郎極不客氣地掀開她的內衣，並將雙層的腰布完全解開，使她那雪白的下肢肌膚在油燈下暴露無遺。

此時，目睹這一情景的登奈，再也忍耐不住，遂厲聲喝道：

「你想幹什麼？」

「我欲凌辱她。」

「什麼?!」登奈不禁愕然。

裸露的下肢呈現出美麗的曲線和細嫩的肌膚。

狂四郎緩緩地將她的膝蓋向左右兩方展開。

登奈極想叫出聲來，却被狂四郎抑制著：

「妳不要驚叫！默默地在一旁觀看，也就行了。」

接著，狂四郎果眞使出殘忍的動作。

他把左手的五隻手指按在她那稀疏的恥草上，予以刺激，使她甦醒過來。

如此大約過了五秒鐘，貴世方才發覺自己被侮辱到此種尷尬的地步。

她甚爲驚嚇，極欲爬起身來，無奈已經身不由己了。

因她那雙張開的大腿，正被狂四郎的膝蓋用力壓住；右手同時被扭曲著，全身動彈不得。

狂四郎注視著貴世道：

「我認為妳是個正常人，對不？假如妳還想繼續裝瘋，我馬上就凌辱妳，我也帶來一位準備看這一幕的女人。對一個年輕的女孩子來說，再也沒有比自己第一次與男人發生關係，而被同性看到醜事更羞恥的事了。」

貴世閉起雙眼，然後淚水自睫毛間如泉水般地湧出來。

「原諒我，……請原諒我！」

「倘若妳承認妳是個正常人，我就原諒你。」

貴世頷首。

「你佯裝發瘋，目的在於使人將妳遣送回國，然後妳再俟機刺殺篡得世子地位的將軍家公子，對不對？」

「……」公主喘著氣。

「女人的見識太膚淺了。為了使自己的弟弟能繼承藩主地位，就動腦筋企圖謀殺將軍家的公子。即使妳裝瘋行事，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但是也騙不了公儀。一旦被公儀識破，阿波藩二十五萬石立刻就會完蛋，妳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便草率行事，實在太愚蠢了，妳知道嗎？」

狂四郎起身叫登奈幫公主穿上衣服。

追穿好後，狂四郎又說：

「希望妳在這房裡多待二、三天。一個瘋女馬上恢復正常，是會令人懷疑的。妳欲恢復常態，也需等待數日。就當做妳被刼持吧！幸虧貴藩有一位精明能幹的目付——勝保雅樂。他一定會助妳一臂之力。」

## 金谷的死人

一連下了兩天的雨終於停了。頓時暑氣激增。

大井川的水位也隨之上升。看樣子，再過三天也無法渡河。因此，島田宿又熱鬧起來了。

詎料到了下午，晴朗的天氣再度起了變化，天空突然烏雲密佈，天色迅速轉暗。少頃，雨又淅瀝嘩啦地下起來。

不過，既沒有閃電又沒有打雷，這陣雨是不會下到明天的。

一群像似被這陣雨所追趕的旅客，紛紛跑進宿場裡，金八也混在這一雜遝的人群中。

他看到了阿彌陀堂，遂走到堂前的屋簷下避雨。此時，他的身體不斷地顫抖著。

「他媽的，又下起雨來，害我喘吁吁地跑到阿彌陀堂來發抖。

霹雷落馬背，



旅客棲島田。

瞧！

忽東忽西的閃電，

若怕，她就會擁抱著你，

多好喲！那

頰對著頰，密不可分。

但願

阿彌陀佛賜緣！

哈哈！啾！……。他媽的，時雨時晴，叫人捉摸不定的天氣，識相一點吧！討厭。」

金八喃喃自語。此刻在他背後的門敞開了，並且從屋裡走出一個女人，說：

「哦！雨這麼大呀！」

金八但見她那望著街道的側臉正浮現出幾絲的沈悶。

——美極啦！

他由衷地讚賞這位美女，並吞了一下口水。

這個女人，看起來約三十歲。從她的雙頰、下巴、直到頸部，都呈現出既成熟又細緻的美；擁有豐滿的胸脯和腰幹，又穿著合身的漂亮衣裳。看起來，活像一位良家婦女。

「是的，雨下得很大。

大井川的雨下了又停，

島田的女郎把客人留了又放；

投宿客棧的男女

終於雙雙被雨淋濕。

如此

連續下十天的雨也無妨。」

金八自言自語地唱起歌來。

這個女人將視線移到金八的身上，然後微笑地注視著金八。

金八渾身顫抖。

——哦！這個女人，……似乎對我有意思。

他暗自想著，正欲親近她時，突然從雨中跑出來一個披著雨衣的男人。

「啊！太太！是在這裡嗎？讓你久等，對不起！對不起！」男人邊道歉邊打開一把不知從何處取來的雨傘，又說：「請過來！」

金八目睹這位宛如某個大店的夥計似的男人，覺得頗面熟。

——奇怪？

金八俯首冥思。

——好像在那兒見過他。

金八目送著他們倆同撐一把傘，親蜜無比地離去，似乎心有不滿地嚷道：

「他媽的！」

「就是阿辰！那個鴨辰小子！」

五年前，辰次因恐嚇、誘拐、盜竊等纍纍的罪狀，被逮捕入獄，並被送到外島管訓。他是上州無宿的鴨川一帶婦孺皆知的地痞流氓。

金八在一個設於某大名邸宅的賭場裡認識了他。有一次，辰次因詐賭爲人識破而被綑綁起來，當賭友們將他拋入河中時，金八就曾救了他一命。

他不知何時獲得赦罪，被遣返江戶。——奇怪的是，今天竟然搖身一變，成爲一個繫著花色腰帶，打著甲斐型帶結模樣的商賈。

而且，又有一位漂亮非凡的中年婦人陪伴著他。他們似乎要去伊勢宮或金比羅宮。

「這小子又打扮成商賈模樣，再度騙起婦女來了。套上說書先生的一句話，這該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既然讓我金八撞到。好！……走著瞧。」

婦女與鴨川的辰次雙雙投宿於「胄屋」客棧。在島田，這是僅次於本陣的大客棧。

辰次在客棧的登記簿上寫著：

『江戶京橋南傳馬町・飯田服裝店　夥計忠七』

就連不知道江戶的人，也都曉得飯田服裝店是一爿老舖，每逢七夕，這老店的屋頂上，就會豎立著一百零八枝帶有葉子的綠竹，並裝飾出彩雲飄飄的華麗景象。

客棧裡，有一些專供武家大名臨時前來投宿的保留房間。他們倆被引入這種上等房裡，客棧的夥計也爲他們喚來兩個侍女。

這位宛如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店老闆娘阿篤，不但態度端莊，絲毫不扭揑作態，而且由其婀娜的身軀所飄散出來的香氣，益發顯現出她的美麗。那兩個侍女惟恐自己服侍不週，故總是全神貫注地在招待他們。可是，當她們步出房門，便會如釋重擔地鬆一口氣。

一群侍女看到夥計忠心對阿篤細心照顧，遂交頭接耳地談道：

「在江戶城裡，自七、八歲時，就當起小弟而被訓練成人的夥計，要比那些普通的僕役強許多。」

阿篤與忠七倆，即使在沒有人看到的場合裡，也不會立刻演出香艷的鏡頭。

到了晚上八點，忠七進入隔壁的房間裡，關起紙門。此時油燈發出微弱的燈光。



自此走過三個房間，就是一個可容納七、八個人住宿的較大房間。

「諸位想喝酒呢？還是要玩女人？要玩女人的話，只能玩片刻；若欲飲酒，可以暢飲半日。同樣都會令人醉醺醺的話，那麼還是選擇飲酒吧！」說出這一段話後，又站起身來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金八。

他走到廊下，裝出一副醉酒的模樣，並配合著從隔壁房裡傳出來的三弦琴聲和鼓聲，婆娑起舞。逐漸舞向裏面。

●

然後，再過了半響。

那扇房間的紙門輕輕地被打開了。

「太太！」忠七親密地叫著，便摸了進來。

阿篤躺在床上，靜默不語。

忠七遂把蓋在阿篤身上的棉被輕輕掀起來，同時阿篤也伸出一雙白晢的手，緊緊地抱住忠七的脖子。

如此，忠七的面頰就自然而然地貼著阿篤的面頰。忠七的軀體也彷彿被床舖吸住似的鑽入被窩裡。

——不出我所料！

金八從天花板的間隙往下看。

——鑽入了被窩就不想爬出來的辰次，今晚可嚐到他一生一世都難以忘懷的艷福。

金八屏息注視著搖動得相當厲害的棉被。

——他媽的！讓我看得都興奮不已。

他拚命地抑制自己不再興奮。

後來棉被終於被掀開。

此時，連透明的緋縮緬內衣褲都被解開了，她的下肢已張得開開的，脚跟也不停地在墊被上蹉著，脚趾更轉動不已。

——目睹這一情景，眞令人受不了。

金八終於把想要高聲大叫的衝動，壓制下來。

少頃，宛如被海嘯呑噬一樣地激起了一陣激烈的狂亂，兩個赤裸裸的軀體，彼此密貼，並發生了痙攣。

一陣波動過後，兩人又像死人般地靜躺著。一會兒，男的爬起身來，在自己尚未穿上衣服之前，先把女人的身體擦乾淨，然後又用緋縮緬將女人的下肢包裹起來。最後自己才穿上衣服。

——眞是的，他媽的辰次！

金八興奮得打從心裡叫出來。

「太太！」忠七在枕頭邊輕聲地喚著。

「你不要嘔氣吧！太太！打從離開江戶以後，當我摟抱著妳的身體時，我便發覺妳的肌膚愈來愈冰冷。譬如從小田原、三島、由井、直到島田，每逢我們在一起作樂時

，我總感覺到妳的身體一夜比一夜來得冰冷。妳的白晳肌膚，對我而言，是我一生中難以遇到的寶貝。我索性問妳，妳身上是否纏著二百兩銀子，才使妳的肌膚如此冰冷？」

「……」阿篤默默不語。

忠七接著說：「記得五年前，我身上纏著大約五百兩銀子，從大坂前往江戶。抵達江戶後，大約有一個月的光景，我天天都下痢，眞讓我嚐盡痛苦。……也許明天抑或後天，我們就要橫渡大井川了。渡河時，妳最好把妳那筆巨銀寄放在我這兒。因爲渡河時，不但河水冰冷，水勢也相當湍急，妳萬一不小心滑了一跤，說不定那些沈甸甸的銀子會拖你下水呢！因此，請相信我忠七，將銀子交給我保管吧！」

忠七像似極其誠懇地在爲阿篤設想，然而，阿篤仍然默默不語。

「太太！但願妳答應我的要求。我是爲妳好，才這麼說的呀！」

忠七游說再三。阿篤終於開腔：

「忠七！」

「在！」

「我並不能剝開你的心肝來看呀！」

「那當然。」

「銀子不會對我撒謊。當我抱著它，它總是乖乖地躺在我懷裡。不但如此，它還能保護我的生命。再也沒有比它更能當做我的保鏢。因此，我不能將它交給你，懂嗎？假如懂，你馬上滾出去休息吧！」

「是，遵命！」

忠七還在猶豫不決。阿篤反過身來，背著他冷淡地說：

「在我們要離開江戶時所約定的事，難道你忘記啦？即使我倆肌膚相觸，你也不能有所覬覦。」

●

「——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是如此。」

金八將昨夜躲在天花板上窺覷到的所有情景，一五一十地再重述一遍。然後等著對方的回答。

狂四郎雙手托著頭，躺在床上，始終保持沈默地聽金八的描述。

這裡正是與「胄屋」爲隣的「紀伊國屋」客棧裡的一個房間內。

今天依舊無法渡大井川。

狂四郎睥睨著金八說：

「你覬覦著那兩百兩銀子？」

「開玩笑。只是那筆銀子若被鴨辰取去的話，我頗不



甘心。因此，希望你去滅滅他的威風，……。我總覺得那小子很可能趁著渡河時，將那女人幹掉。不過，那女人也絕非等閒之輩。——我想我們將可觀賞到一幕精彩的戲。」

「憑你的腦筋，你無法制服他嗎？」

「你不要揶揄我吧！那鴨辰小子在該女人不把銀子交給他時，必定會反面成仇，將她幹掉。」

「難道他會僱人設法使他溺斃？」

「不錯。必定如此。」金八高聲嚷道。

狂四郎淺笑道：「我想今晚你仍然會趴在天花板上觀賞美景吧？」

「這總比擁抱『飯盛』（江戶時代的賣春女郎），來得有趣。」

「那麼你就動動腦筋如何？」

「哦！」

「在江戶時，你未嘗不是一個對女人最感興趣的人。今天怎麼僅咬著指頭在看戲呢？」

「這麼說，你就指點我應該怎麼辦。我雖僅是看戲，但同樣能使精神亢進。」

●

很快地過了三天，大井川的水終於退下去了。

位於堤防邊的川會所屋簷下，正掛起「乳下水」的牌子。

隨著大井川水位的高低，渡川會就會掛出不同的牌子，諸如：乳下水、帶上通水、帶通水、帶下水、股通水、股下通水、膝上通水、膝通水等八個等級的水位牌。水位最低時的膝通水渡資，每人需付四十文。以此爲基準，再隨著水位的上升，每級增收十文。

當水位達「乳上」時，就停止渡河。在這條大井川上協助過往旅客渡河的渡夫，大約有七百名。

有一天早晨，水位終於降至「乳下」。大井川又恢復了渡河的熱鬧景象。

欲領取渡河牌子的旅客們，在川會所前排著長蛇陣。阿篤和忠七倆混在人群中。

「太太！你需要擡台（抬著旅客渡河的轎子）嗎？」忠七問。

「我需要一人份的擡台；你採用肩車（旅客坐於渡夫肩膀的一種渡河方式。）就行了。」

「是要兩人一起坐的擡台嗎？」

「不。我是陪伴者，當然是利用「肩車」來渡河。」

渡夫從忠七手中接過渡河牌子之後，就對同夥說：

「喂！只要一張一人份的擡台。」

將擡台抬出來的四個渡夫中的一個，對忠七作了一個

只有忠七才明白的暗號。

金八在旁邊看著擡台被抬下水，並呢喃道：

「哎呀！若有所思地望著天際而害怕弄濕了的一隻青蛙。」

隨著擡台後面，忠七——鴨川的辰次被渡夫架在肩上。

此外還有七、八張擡台正在大井川上緩緩移動，加上被渡夫架在肩上的旅客也像撒於河面上的胡麻一般，景況熱鬧非凡。

阿篤所坐的這張擡台移至河中時，剛才與忠七做過暗號的那位渡夫，突然像似踢到什麼東西地驚叫一聲，便「噗嗵」地跌入河裏。

擡台因而傾斜，阿篤也猛然落入河裏，其餘三個渡夫更被河水濺得滿身濕濘濘的。

●

阿篤的屍骸於金谷彼岸被撈上來。當水警趕到現場時，群衆都已圍攏在一起看熱鬧了。

「好一個漂亮的女人，因打濕而增加了女色；宛如一株秋海棠。」

「原來你是看到土佐衞門而興奮！」

「什麼？土佐衞門是個男人呀！女人，不論她已死去，或者她是個妖怪，都頗富風情。你瞧一瞧她那穿著緋縮緬的白皙肌膚。」

「蹲在前面的那個人眞不夠意思。喂！移開一點，順便將緋縮緬掀起來吧！」

看熱鬧的群衆猶如麻雀一般「吱吱喳喳」地談論著。

「嚕嗦！滾開滾開！」水警對著嘈雜的群衆怒叱。然後拍著撫屍慟哭的那人肩膀，問：

「怎麼樣？節哀吧！」

「我曾要求過這位太太，……由於她身上繫有二百兩銀子，却不顧交給我代管，因此今天才會發生溺斃事故。」鴨辰說。

「二百兩!?」水警又問，「你說她身上繫著二百兩銀子?」

「是的。她想將這筆銀子捐獻給金比羅宮。」

「取出來看看。」

「是。」

鴨辰故作顫抖狀，以解開阿篤的腰帶。

「喔！他要解開她的衣服了。」

「南無觀世音菩薩！」

「喔喔！眼色改變啦！」

「要看裸體的男人，沒什麼難，而這次能看到裸體的



女人，可謂千載難逢的機會了。」

「你儘管看，可是不要垂涎吧！」

此時，鴨辰從她的屍骸上，把裹在腰間的布解開來。

「就是這個。」

「好。」

水警自己可能也從未見過像二百兩這般多的銀子。因此就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拔出一把小刀，將腰間的內衣割開。

「這是什麼東西？」

鴨辰探頭去看。

那些東西就是形狀如銀子的鐵板。

●

「喂！請等我一下。」在金谷宿，金八朝著走在前面並將雙手探入懷裏的狂四郎，窮追不捨，並大聲嚷道：

「你…不要…拋棄我…不顧吧！」金八終於追上狂四郎，並喘吁吁地埋怨道。

「帶著這些沈甸甸的銀子，幾乎連走都走不動。……你說二百兩銀子要如何處理？」

「這是你偷來的贓物，自己看著辦吧！」

「我所以會在他們倆作過愛之後，趁著那女人睡著，偷偷地用鐵板去調換她的銀子，也是你教我的呀！」

「我只負責教你。其餘的事，我可沒答應，要爲你處理呀！」

「請不要這麼說。現在應該如何處置這筆銀子，請賜教吧！」

「那女人本欲將這筆銀子捐獻給金比羅宮。你就代她捐送吧！」

金八聽到狂四郎如此說，有些悵若所思，却也無可奈何。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携帶著大批銀子而感到困擾。對我來說，或許只要擁有十兩銀子就夠了。我是不可能成爲一個富豪啊！」

## 日坂夜泣的墳墓

大井川的河水退後，街道上又恢復了熱鬧的景象。

馬童與轎夫個個精神抖擻，大聲喝道：

「讓開！讓開！馬兒要過啦！」

前後的轎夫邊嚷邊搖鈴，並配合著呼吸，發出「嘿嗦！嘿嗦！」的聲音。

他們就以像要撞倒行人一樣的速度，急急地趕著路。

出了金谷宿之後，路面轉成上坡。

狂四郎朝著西方走著，與從後面追趕上來的路人比較起來，他的步伐顯得緩慢無比。

陪行的金八每當被人追趕過去時，就使出一副江戶人的脾氣，極其不服氣地搖頭道：

「他媽的，活像是要趕回去看他娘最後一面。若是我，除非與人有約，否則才不如此死趕活趕呢！」

說罷，他又一邊唱著歌，一邊搖晃著臂部。

接著，又有一位商賈笑著追到他的前面。

「金八！」

「什麼事？」

「理江怎麼啦？」

「我正等著你問這句話呢！她一心一意想躬親為父報仇。就為了去收拾藩主的生命，她單槍匹馬先到岸和田去了。你有何打算？」

「這是你設想出來的計謀是嗎？『倘若你一直在客棧等著，對方才不會理睬妳。狂四郎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妳要他從後追來，就須先一步到岸和田去謀藩主的性命。』原來這就是你策劃出來的計謀。」

「請大爺明察。小姐的確單獨一人前往岸和田，我們總不能置她不顧的呀！」

「那麼你就前往岸和田助她一臂之力，如何？」

「開玩笑。對方雖是一個貧窮的大名，可是畢竟也是住在城裡。我總不能踢開他的紙門，劈口就說：『小子！出來！』因此，我亟需他人的協助。」

「假如我高興的話，我會助你一臂之力的。」狂四郎回答後，駐足原地。

此地正是位於初蒼山顛的茂密松林裡。

松樹林立的那邊，是一片平坦的斜坡。一邊種植著桑樹，從桑園下去，正是山谷底。谷底座落著一個菊川村。

「我們去祭拜一個墳墓吧！」狂四郎說。

「是誰的墳墓？」

「孩提時代，我與母親兩人被關進廣尾町的祥雲寺時，有一位打掃庭院的僕人經常與我們往來，他的故鄉就是菊川村。」

自從狂四郎懂事之後，就隨著母親，伶仃孤苦地棲息於山中古刹旁的一間小小的陋室裡。

狂四郎知道他的本姓，並不是從他的母親那兒得知的，而是一位名叫彌助的古刹僕役告訴他的。

「你外公名叫松平主水正。他是一位有著旗本的崇高身份的大目付。」

昔日彌助告訴狂四郎家族情形的一幕，此時就在他的眼前歷歷而過。



外公既然是一位富有旗本身份的大目付，為何讓他們母子倆遠離塵世，過著孤獨的生活？狂四郎對於這件事的內情是不懂的。

狂四郎連想要走出山門一步，都會被人阻擋，更甭說能有一位小夥伴與他一起嬉戲了。

除了母親之外，可以跟他談話的，唯獨彌助一人了。

即使祥雲寺裡的住持和僧侶遇到了狂四郎，彼此也不會交談起來。

及至七歲那年，狂四郎始知自己並非一個普通的少年。

有一天下午，狂四郎在後院追捕蟬兒，忽然聽到住持與一位僧侶正在竊竊私語：

「明知生下這孩子將不會幸福，為何要生呢？」

「對我這種從未接觸過女人的人來說，是完全無法瞭解她們的心理。」

「一個大目付居然准許她產下這孩子，這也令人費解。」

「雖然曾數度恐嚇她，欲將那孩子殺死，但是這位為人母的女人，總是比誰都要堅強。」

「一看那面貌，就知道他雜有異族的血統。將來踏入社會，叫他走那條路？這實在是一件棘手的事。」

由這一席談話，狂四郎知道他們是在談論有關母親與自己的事情。

他聽罷，突然感到自己猶如置身於黑暗的世界裡。

於是信步走至附近墳場，跪在墓前，直至日落西山始歸。如今，狂四郎對於這一切往事，依然感覺記憶猶新。

●

狂四郎於十歲那年的某個冬夜裡，目睹到母親的不幸秘密。使他感到母親的遭遇是何等的恐怖又複雜。

夜闌人靜時，一陣異常的低沈聲，從裡面的房間傳進狂四郎的房裡，並驚醒了他。

「母親！」

狂四郎將手伸到隔壁的床舖，欲撫摸母親。

可是母親並不在床上。

狂四郎從自己的床下摸出一把小刀，然後悄悄來到走廊，緩緩走近裡面的房間。

當他從紙門的隙縫窺視到房間內部的情景時，頓然感到一陣強烈的目眩。隨即用自己的手掩住嘴巴，以防驚叫出來。一個十歲的少年，會有此機警的舉動，可說是母親平日對他的武士教育教導有方。

但是——。

母親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而且，在她的額頭、胸部、手臂、大腿等部位都豎立著蠟燭，燭光搖晃不定。

牆壁上掛著一幅恐怖的人像；那人身穿黑衣，張牙裂嘴，看起來栩栩如生；又有一雙長得既長又尖的魔爪，就像要抓取母親似的。

跪在此種怪異祭壇前的，就是一個有著褐色頭髮和隆鼻的彪形大漢。

這位自懂事以來就從未上過街的少年，見到此彪形大漢，並無法立刻判斷他是個異族人；反而認爲他不是人，而是一頭怪物。

方才狂四郎所聽到的異常的低沈聲音，就是發自這個彪形大漢的口中。大漢的右手拿著一只裝滿紅色液體的玻璃酒杯。

狂四郎帶著小刀未進入房裏，並非因爲懼怕，而是目睹到母親那幅爲人不恥的模樣。

於是，他收回視線，勉強帶著滿腔難以壓抑的衝動，躡手躡腳地回到自己的房裡。

當他跌在床上，咬著棉被、飲泣、顫抖……時，彌助進來了。

「小寶！忍耐吧！」彌助抱起狂四郎。

彌助緊緊地抱住狂四郎，說：

「並非你母親願意如此。……就當做沒看到吧！你要忍耐，要忍耐喔！」

——此時，這些聲音又在狂四郎的耳際清晰地響著。

此後過了十年，狂四郎懷疑自己也許含有異族人的血統。爲了解開這個謎，他就動身前往長崎，終於得知自己的父親就是來自荷蘭的吉安．賀爾南德。他受盡幕府殘酷無比的拷問，最後被視爲異端者，予以處理。

當時傳教士一旦失意，就不再對耶穌基督奉獻己身，忠心服侍；而會改信惡魔，藉以消除懊惱。在供奉主耶穌的祭壇上改奉惡魔，並供上裸女的活祭品，而以月經與精液和貓犬的血混合而成的液體代替葡萄酒，然後飲下這種液體，並唸著反叛神的咒文，這就是海的彼岸之異端所盛行的黑彌撒。

那天夜裡，狂四郎所目睹到的情景，正是黑彌撒的儀式。那個彪形大漢就是傳教士吉安．賀爾南德，也就是狂四郎的父親。

●

于今回顧往昔，在狂四郎的少年時期，曾由衷對他表示憐憫的，祇有這個老僕——彌助。

彌助在狂四郎十五歲那年的某一天，看到他將母親的屍骸埋葬之後，就離開祥雲寺，歸回故里。

他的故里，就是目下山谷裡的那座村落。

彌助返回故里——菊川村之後，就與孫女相依爲命，



過著恬靜的生活。他的孫女偶而會寫信給狂四郎，通常是將信寄到狂四郎所住的押上村裡的古利——龍勝寺。

直至三年前，忽然有人來報彌助去世的噩耗。

狂四郎取出十兩銀子做爲奠儀，讓報信者順便帶回去，但是並沒有附著信箋。

彌助的孫女是一個溫柔善良又頗富氣質的女人，這可從她信上的文筆和字跡顯現出來。相信彌助一定與她共同渡過一個祥和恬靜的晚年。

當狂四郎接到彌助去世的噩耗時，內心的悲慟，眞非筆墨所能形容，但他從不向人傾訴，只是將它隱藏在內心深處。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因此，——

現在他浪跡東海道，路經此地，却突然想去祭拜彌助的墳墓，說起來與嗜殺成性的他頗不相配。然而，他有此念頭，並非出於慈悲心，而是一個有著無意識間，走向異變之途的命運者的一種心理動向所激起的。

帶著金八走過松林的狂四郎，於此刻看到桑園中的小徑旁，有一個天然石碑豎立著。碑上勒有芭蕉的詩句：

——寢馬殘夢月遠……

「這一鄉里豎立著許多勒有詩歌體的紀行文。」狂四郎步下小徑，喃喃自語道。

太平記中有一篇「春野賞櫻花」的名作，就是爲菊川宿而作的。又如俊基、宗行等的許多名詩人，也都以山谷中的小村落爲主題，而吟出無數千古絕唱的詩歌來。

由於菊川宿位於大井川右岸。當大井川水位增高，旅人無法渡河時，就須在此地逗留三、五天，甚至十天。因此一些騷人墨客就趁機吟詩作紀行文，以爲消遣。

「大爺！——小夜中山是否就在前面？」

「嗯！」

「聽說該地有叫做『夜泣石』的石頭。」

「夜泣石列於道中時，就連大名行列也要繞道而行。」

「石頭會哭泣!?那有此事？」

「甚至還有向石頭地藏王祈願的傻瓜呢！」

「眞有趣，石頭地藏王根本就不會說話，可是到了三更半夜却會哭泣。」

「當樹葉下沈，石頭上浮時，就是所謂『浮世』。石頭在哭泣，而與思念母親的孩子，各分東西。」狂四郎自言自語道。

夜泣石的由來是這樣的。——

以前，金谷里有一個孕婦，時值臨月，以大腹便便的身軀欲越過小夜山中，中途不幸遇到盜賊而被殺害。恰巧有一法師經過此地，同情她的處境，遂爲她剖腹，取出胎

兒。此孕婦在氣絕時曾依靠著一塊石頭。此後，她因夜夜思念孩子，所以她所依靠的石頭也就夜夜哭泣。

這個孩子長大成人後，在某一公家服侍主人，並經常於自己的起居室裡呢喃道：

「要命的小夜中山。」

主人看他喃喃自語，遂問他有何心事。年輕人也傾述出他出世時的悲慘遭遇。

主人沈思片刻後，告訴他說：

「殺死你母親的歹徒，可能就是隣家的人。十五年前，那人帶回來一件衣服，而衣服上正是血跡斑斑。」

年輕的僕人當夜就唱著「要命的……」這首歌，直奔隣家，企圖爲母復仇。

這個傳說使狂四郎感動不已。

●

「請你告訴我彌助家在那兒好嗎？」狂四郎向一個正在小河裡捕魚的十來歲小孩探詢。

小孩望見狂四郎的面貌後，頓時臉色泛青，並拋棄了魚簍，迅疾爬到對岸，驚慌失措地逃之夭夭。

「這個小孩子眞是的。」金八責難道。

「可能我的長相太陰慘。」狂四郎苦笑道。

不過狂四郎立刻發現到，那小孩子並非因害怕自己的相貌而逃跑的。

因爲當他以同樣的話，問一個打從山上下來背負著薪柴的農夫時，農夫也頓時露出懼怕的神色，一言不語也倒退數步，然後將背上的整綑薪柴拋棄於地，落荒而逃。

——似乎發生了什麼事。

狂四郎阻止金八喊叫出來。隨即眺望眼下的村落全景。

此處雖是一塊平原，但有一條小河從中央蜿蜒而過。其中至多有二、三町步的田地；而茅舍都散佈在左右的山坡上，目力所及者，尚不及五十家。

狂四郎回憶起彌助孫女的來信，依稀記得她曾提過住家附近有一棵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楠樹。

「大概就是那一家。」

狂四郎望見這條小徑的拐彎處右側稍向上的斜坡上，有一棵巨樹高聳著。

當他們走到該地時，金八大聲叫道：

「這是什麼!?」

在一道高高的竹籬笆裡，有一間既矮又陳舊的房屋。會被竹籬笆封起來的房子，通常都是遭上級查封的武家。然而，一個純樸的農家也會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却是絕無僅有的奇聞。

「喂！有人在家嗎？」金八大聲喊叫。却僅聞空谷回



音。

房屋的門窗都緊閉著，並被釘以X形的竹片。

「我們到墓地去。」狂四郎說。

「你知道墓地在那裡？」

「可能就在這寺院裡。」

狂四郎曾聽彌助說過，他家並非普通庶民之家。天正年間，他是武田家的一個家臣，武田家滅亡之後，便離開甲州，流落菊川村。

具有此等因緣的家，是不會將墳墓設在普通的山坡地。其歷代祖墳極可能都設於寺院裡的墓園。

那座寺廟位於背側的山腰，其建築相當豪華。

當他們走過山門時，彷彿有人暗中在監視他們，因此，頻頻傳來雜沓的跑步聲。

正在他們想穿越寺廟的院子時，突然出現一個俗氣的和尚，阻擋他們的去路。

「你們想到何處？」

「欲往彌助的墳墓探望？」

「不行。」

「爲什麼？」

「你們應該已知個中原因。」

「我們甫自江戶抵達此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根本毫不知情。」

「不知道也罷。但是，你們絕不能去看彌助的墳墓，快快離開此地，免得惹麻煩。」

「彌助到底犯了什麼罪，我們全然不知；但我們與他有過因緣，總不能因你們不准我們前去探望，就調頭回去。一個人無論他多麼壞，你們做和尚的，也應該盡起爲他普渡的責任。而今天，你竟然拒絕兩個與他有過因緣的人去看他的墳墓，實在令人費解。」

事實上，令狂四郎感到費解的是：三年前，在彌助的孫女通報狂四郎其祖父逝世的信上，曾表明祖父安詳去世，又蒙名主及村落裡的各要人極親切地尊重其武家家格，而給予厚葬。

彌助家裡突然蒙寃，可能是最近的事。這件意外的事，可能連彌助本身都不知道。而他的孫女此刻也可能被捕入獄。

狂四郎氣憤塡膺。

住持眼見狂四郎欲強行通過，遂張開雙臂，說：

「絕不准你們通過。」

一瞬間，住持傾倒於地。

墓園佔地並不廣，墓碑的數目亦不多。

由於彌助家擁有大須賀的姓氏，因此狂四郎立刻在佔

地最廣，並排有二十餘個墳墓的地方，找到彌助的墳墓。
狂四郎望見這一排墳墓最末端的一個新墓。
——這是彌助的墳墓。
他憑著直覺走近該墓，一看，果然不錯。
墳墓被掘過。墓穴裏空無一物。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狂四郎一直注視著穴底。
「太過分啦！」金八罵道。
此時，從山門傳來嘈雜的聲音。彷彿有許多村民正蜂湧而來。
「大爺！怎麼辦？需要把那群農民斬殺殆盡嗎？」
「………。」狂四郎始終默默不語，而凝視著墓穴。

## 掛川梵鐘

金八聽到一群農夫在寺廟的庭院裡發出嘈雜的聲音。但不知他們在吶喊什麼。又見狂四郎一直靜靜地注視著墓穴，而對於鼎沸的人聲，彷彿充耳不聞。因此，他急得宛如熱鍋上的一隻螞蟻。
「金八！」狂四郎終於開口，但仍然沒有改變他的姿態。
「在！」
「你趕快越過此竹叢，跑到莊屋家裡去刺探一下有關彌助的事。小心一點，不要被農夫發現到。」
「好的，但要刺探些什麼？」
「你去偵察這些農夫是不是莊屋唆使來的。順便調查彌助家何以被人用竹籬笆封鎖起來？他的墳墓爲何受人討厭而被挖掘？不！先探聽他的孫女阿通到底被刼持到何處去？——你去觀察莊屋的情狀，可能就會明白這些問題的眞相。」
「知道了。」
「快去！我會馬上跟去的。」
金八以極輕快的步伐跑向竹叢，並很快地消失。
狂四郎緩緩地離開墓園。
在連接正堂與廂房的走廊彼側，有一大群農夫聚集在一起，而且個個手中都緊握著武器。
人群裡，還雜有婦孺。
當狂四郎與他們隔著走廊站立著的時候，正在騷動的這一群人頓時鴉雀無聲，而以兇惡的目光注視著狂四郎。
狂四郎暫時保持緘默，以接受農民們憎惡和嫌棄他的目光。但突然又向群衆走近一步。
農夫們個個殺氣騰騰。



狂四郎越過走廊，向大家說：
「不論是誰，只要能回答我話者，都請站出來。」
然而，沒有人敢站出來。
狂四郎不得不對著數十人說話。
「以前，我在江戶受過彌助的照顧。于今我在上京途中，渴望去看一看他的墳墓，因此，才來到此地。……我僅爲了這個目的而來，而你們竟然動員全村的農民來對付我，這是爲什麼？是你們村裡的人用竹籬笆把彌助的家封閉起來，又去掘他的墳墓的嗎？爲何會幹出這般無理的事？……請回答我。」
沒有一個人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
農夫們經過一段時間的無言，並彼此以沈重的神色互相凝視之後，終於有一個人挺身而出，對著狂四郎說：
「你滾吧！立刻滾出我們這個村落。」
接著一大群的農民皆同時吶喊：
「滾！」
「不要再讓我們看到你！」
「你們的來臨，帶給我們莫大的困擾。」
「快滾蛋！」
「你是個大煞星！」
嘈雜的群衆僅會如此吼著，却沒有人說出要他們倆立刻離開此地的原因。
狂四郎也只好暫時接受他們激昂的怒吼聲。
忽然群衆中有一個少年高嚷著：「臭傳教士！」這才使狂四郎恍然大悟。
——這些人以爲我是個傳教士。
的確，我的外貌與衆不同。
這菊川宿雖是山谷裡的一個貧窮村落，但却不是一個偏僻地方。只要遇到大井川水位上漲到無法渡河時，來往於東海道的旅人都會暫宿於此。或者自長崎的荷蘭商舘出發，欲前往詣見將軍的異邦人士，也常會投宿於此。
因此，村民就把狂四郎看成異邦人。
由於在幾年以前，菊川宿曾發生過有關信奉基督教的事件，而使村民不得不對基督徒產生畏懼心理。爲此，村民們見到狂四郎，就立刻趕他離開該村落。
這個基督教事件，可能是發生於彌助家裡。
——彌助不可能是基督徒………。
在祥雲寺當了三十年僕人的彌助，每當打掃庭院時，口中總是不停地唸著「南無阿彌陀佛」。這聲音現在彷彿仍在狂四郎的耳際響著，且清晰無比。
由那個少年的吶喊聲中，狂四郎知道彌助的家裡曾發生過與基督教有關的事。

於是，狂四郎直接朝著那群農夫走去。農夫們雖然口中不停地吶喊，但也緩緩向後退去。

一瞬間。——

狂四郎抓起方才對他高嚷「臭傳敎士」的那個少年左手。

這個少年好像被魔鬼抓到似的大叫起來，頓時臉色蒼白。

狂四郎正欲帶走少年時，有人從背後喊著：

「殺！」

隨後殺聲四起，農夫們甚至舉起鋤頭砍殺過來。

大家但見狂四郎稍微閃了一下身子，就將鋤頭與鋤柄劈成兩斷，使斷鋤衝向天空。

然後，狂四郎從容不迫地把「無想正宗」收入刀鞘，並對著群衆迅速地掃視一番，說：

「你們不要作無謂的反抗。我要叫這個少年帶我到莊屋家裡去。」

農夫們被狂四郎這種毅然的態度所鎭服。

狂四郎與少年走在農夫們的前頭，邁上村路。

莊屋的邸宅位於自彌助家再走二町路的上坡處。

那邸宅外側築有高高的石垣，但並未設牆門，而有一條路可直通邸宅內部；只要站在庭院裡，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何許人來了。

當狂四郎從這條路走到離邸宅尙有半町路時，就看到一個中年人手持著槍，站在門前。

但是，狂四郎毫不畏懼，仍舊繼續向前邁進。

少年一面喊叫一面掙扎。狂四郎遂將握著少年的手鬆開。少年嚎啕大哭地奔向後面的那群農夫行列裡。

距離逐漸縮短。當狂四郎走到離中年人約莫二十步之處時，持槍的中年人喝道：

「站住！否則要開槍啦！」

然而，狂四郎並不予以理睬，依然繼續向前邁步。

「我要開槍啦！」中年人再度吼著。

狂四郎默默不語。

刹那間，轟然一聲，槍口火花併裂。

狂四郎仍然穩立著。所不同的，就是他的左手已同時抓起佩在腰間的刀刄和刀鞘。

他用那把刀的護手去阻擋飛射過來的子彈。因此，護手已呈現歪曲之狀。

開槍的中年人看得呆若木鷄。

狂四郎走進他身旁，說：

「你就是莊屋吧？」



然後，從他身旁擦身而過，逕入正廳。

狂四郎歷經數次的危險，終於進入莊屋邸宅，背倚著木柱，雙臂環抱於胸前，端坐於地板上。

然而，始終未見莊屋走進來。但聞站在外面的農夫們七嘴八舌地嚷叫聲。

經過一段時間。

莊屋才緩緩走進屋裡。

然後，拉開紙門，站上邸宅的上座。

「你是誰？」莊屋瞪著狂四郎問。

「我雖強行侵入你的屋裡，但我並非盜賊，也非什麼狼狽之徒。因此我們可以席地對談。」

莊屋這才勉強地與狂四郎隔著一塊榻榻米坐下來。

「我叫眠狂四郎，只不過是江戶的一個浪人，並非傳敎士。請寬心！」

「……。」

「請告訴我，以前彌助家裡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不能說。」莊屋拒絕回答。

「難道你說出來將會遭遇到什麼譴責？」

「……。」

「倘若你不回答，我也無可奈何。……是你莊屋叫人用竹籬笆把彌助的房屋圍起來，並使人挖掘他的墳墓嗎？」

「……。」

「這也不能說？」

「我們只想叫你立刻離開此地！」

「不論你要趕我走，或要索取我的住宿費，都免談。但是，你若不回答，或許我三天甚至十天都不離去。」

「太無理了！」

「我完全看你們的態度如何，才決定我應採取的態度。曾經殺過無數人頭的我，必要時也會使出法子逼你供出。」

「我們是……。」

莊屋遽然露出悲痛的表情，喘著氣說：

「我們因爲不願與你發生衝突，才希望你儘快離開此地。只要你離開，我們可以當做你沒在菊川村出現過，而把這件事忘却。」

「對於你們爲保護自身的安全，所表現出猶如地藏王一樣默默不語的神情，我倒能瞭解。但是，我並不能因而離去。決定問清楚的事，一定要問個水落石出，方肯能休。金八！」

同時。——

狂四郎叫著金八。

「喔！來啦！」從天花板傳來了金八的聲音。

莊屋聞之大爲詫異。

金八掀開天花板跳下來，微笑道：

「莊屋大爺！你扮演獵人倒是好的，可是狩不到獵物，而又不知道天花板上躲著一隻狐狸，那就太可憐啦！我不是藤八，而是金八！論拳就是紮實的拳。你看！」

金八隨卽伸出拳頭，將食指扳向後方，呈彎曲狀。

然後，再自懷裡取出一紙書狀，遞給狂四郎。

「啊！那：那是……！」

狼狽的莊屋邊嚷邊爬起身來，正欲衝向狂四郎。

「不必緊張！莊屋！你是個瀕臨死亡的人了。證據既然已被我們抓到，你還是鎭定下來吧！」

金八以江戶人特有的指責態度對待莊屋，然後就坐在他面前。

狂四郎展開書狀一看。書狀上寫著：

有關調查基督徒之事

此次台端發現故彌助暨其孫女阿通係基督徒。殊感欣慰。惟長年來未曾發現，確有失察覺。日後應更加強取締，如發現到基督徒之可疑者，應立刻召集村中人，予以嚴密追捕，不得有誤。

此致

太守攝津守

郡奉行

「原來如此！」

狂四郎將書狀捲起來，然後注視著莊屋，說：

「莊屋！你不要再隱瞞啦！你到底如何發現彌助是個基督徒？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吧！」

狂四郎站起來。金八退到一邊，逼著莊屋：

「你不說，腦袋立刻會搬家。」

莊屋面部充滿恐懼，終於道出實情。彌助死後，遺下孫女阿通孤獨一人。某天晚上，村裏的一個年輕小伙子潛入她家裡，欲對她無理，她奮力抵抗。在彼此拉拉扯扯時，那年輕人抓到掛在她頸部的十字架，調頭就跑；但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遂將它掛在頸部。他在大井川上當渡夫，一天，水警看到他胸前的十字架，因而引起一陣騷動。接著彌助的家遭到徹底的搜查；其墳墓亦被挖掘；同時阿通也被逮捕到掛川城下。

狂四郎在聆聽莊屋的陳述時，面色沈重。

——那十字架會不會是我母親送給她的？

但是，現在沒有時間讓他想這件事。

「金八，我們走吧！」

狂四郎向莊屋行了一鞠躬禮後，就快步走出屋外。正在騷動的農夫們看到狂四郎出來，頓時鴉雀無聲。



然而，狂四郎對於充滿緊張神情的農夫們，却連瞄也不瞄一眼地直奔到外面道路，然後對金八說：

「你是否偷聽到阿通被關在掛川城下？」

「這……這是我從莊屋與其妻的談話中偷聽到的。阿通被帶到掛川城下，但是被關在何處，我就不得而知了。」

金八覺得有些過意不去。突然想到：

「對了。我想起來啦！當莊屋從他妻子手中接過一支槍時，曾說了一句很奇妙的話。」

「他說什麼？」

「因爲他需要一副人身供品，以便獻給三尺坊。——然後，迨鐘聲響起一百零八下時，便大功告成。是故，他必須將一個浪人——就是大爺你斬除，然後不讓官爺知道地偷偷將屍骸埋掉。……大爺，你知道個中含意嗎？」

「我大致明白。三尺坊可能就是秋葉權現的守護神。」

一直正視前方的狂四郎，此時射出既冷淡又犀利的目光。

●

秋葉山——在此有一座名叫「大登山秋葉寺」的古剎，它屬於曹洞宗，是一座幽靜閑寂的山峰；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禁止女人前往的地方。

從掛川到此山麓，約有九里路。所謂「一里」，就是五十一丁。又自山麓至山頂，約莫五十丁。前往古剎參拜的道路有二，其一要翻越山嶺。其二爲平地。但二者都相當難行。

這座山的守護神名叫「三尺坊」。三尺坊在未成爲神之前，也是一個人。

他出生於信州。母親係觀音菩薩的虔誠信徒，曾誦讀普門品數百卷。於某夜，在大悲三十三身中夢見迦樓羅顯身而懷孕，爾後生下三尺坊。三尺坊及長，遂出家至越後的藏王堂十二坊中的三尺坊去當位持，因而得名。

他虔心修行不動三昧之法，建造了一座可以焚八千根樹枝的八千座。由此功德萌生靈相，遂得飛行自在的神力。

有一天，豁然出現一隻白狐狸。三尺坊乃騎在狐狸背上，任其載遊。白狐狸終於漫行到秋葉山。

隨著時代的演變，由這一傳說衍生出許多奇怪的宗教儀式。

譬如：寺廟院內的北隅鐘樓上的大梵鐘，在彼岸會中，響起一百零八下時，就需對三尺坊獻上人身供品。這就是無數儀式中的一種。

今天，正是要舉行這種儀式的日子。

當儀式進行期間，便由二十餘位秋葉權現的有關人士打扮成三尺坊騎在白狐狸背上的模樣，他們個個戴上白狐

狸面具，穿著白色法衣，於寺廟的庭院裡，席地而坐。

大梵鐘被掛在離地面二尺之處。

拉著梵鐘繩欲敲鐘的人，就是從掛山城下挑選出來的一個肌肉結實年約二十歲的年輕人。

他裸著上半身。

環繞著鐘樓的白狐狸們都齊聲誦讀普門品。

半裸的敲鐘者終於拉動了繩子。

「哇！」當梵鐘響起第一聲時，敲鐘者突然慘叫一聲，當場倒地。一把飛鏢正中其右手背上。

白狐狸們皆楞了一會兒，然後紛紛站起身來。此時，從庭院的角落傳來人聲。

「不許騷動！」狂四郎對著欲阻擋他的二、三個人，以迅疾的刀法殺將過去，急速奔至鐘樓上。

隨後的金八亦迅速趕到，立刻將被綁在梵鐘裡的阿通拉下樓來。

這時姑娘已陷入昏迷狀態。

「我要帶走這個姑娘。有敢反對者，我就對他不客氣，將他斬成兩斷。」狂四郎以冷淡的聲音向衆人警告。

白狐狸中的十餘人遂進入屋裡，趕忙取出預藏的器械。

狂四郎讓金八揹著阿通先行離去。自己則從容不迫地越過寺廟院子。當他正欲離開時，有一群人手中握著鑲有鐵輪的六角棒，從背後追殺而來。

然而，這些白狐狸最後都一一領教了為後人所談論的異貌浪人的功夫。

蜂擁而至的白狐狸，個個手中的六角棒，皆被狂四郎自離開護手兩寸之處斬成兩斷。

●

當日夕陽西照時。——

狂四郎與金八和阿通一行三人渡過四十八瀨小川。再從參拜道路走到掛川的街道上，然後進入秋葉的一家點著常夜燈的茶屋裡。

狂四郎以同情的目光注視著俯首的阿通，說：

「倘若妳有什麼親人，我就叫金八送你去投靠他。」

阿通搖頭。

「自彌助死後，妳就成為一個無依無靠的天涯孤女嗎？」

「是的。」阿通點頭道。

金八翹起二郎腿在冥思。

「真傷腦筋。假如此地是江戶，像妳這麼漂亮的小妮子，一定有很多人搶著追。真可惜。」

阿通抬頭望著狂四郎說：

「若到長崎，是否可以搭上開往羅馬的船隻？」



「你打算做什麼？」狂四郎蹙眉問她。

「在我爺爺連同十字架所遺留下來的書籍裡，就有關於羅馬的記載。」

「……？」

「我想去羅馬。」

狂四郎終於明白一切。

莊屋令人將阿通綁於大梵鐘內，企圖利用敲鐘以殺害她的個中情形，至今已真相大白。

阿通一定是在郡奉行所裡，拒絕踏繪（將基督像置於地上加以踐踏。）。

——這位姑娘只因受了一本書的影響，就成為一個基督徒。

狂四郎的內心充滿了如吞苦汁一般苦澀的痛楚。

——十年來，我殺過不計其數的人，至今尚在六道巷上漂泊不定。而這個姑娘只因受到一本書的啟示，就想到遙遠的羅馬去。

## 袋井賭場

頭上蒙著一條布巾以遮擋刺眼陽光的一個女人，似乎在沈思什麼地從那一邊走來，並以肩膀撞了一下擦身而過的男人。

「對不起！」她隨即彎腰道歉。

同時，她那隻握著從那男人懷裡扒得的錢的手，已被人緊緊捏住。

此地就是離江戶六十里的袋井宿中，一條店舖林立的街道上。

這一天下午，街道幾乎沒有半個人影，唯有烈日依舊灑著強烈的光芒。整個宿場彷彿進入酣睡中一般靜悄悄的。

「有名的扒手白魚阿仙，被逐出江戶。她的扒竊技術居然如此差勁。」

為狂四郎所嘲笑的這個女人，將側著的臉移轉過來，並從垂下來的頭巾底下注視著狂四郎。

她的相貌平凡，但有一對細長的眼睛和一張抿得緊緊的薄嘴唇，嘴唇卻呈現出像熱血冷凝後的顏色。這正是於江戶長大的女人之特徵。此外，由她那筆挺的衣領和肩袖也不難認出她是來自江戶的江湖女郎。

「你怎麼知道是我幹的？真不愧是眠狂四郎啊！」

這位獨霸兩國垢離場地盤的女扒手，與狂四郎本是舊交。

三年前，她因扒竊失風而被逐出江戶。所謂「逐出江

戶」，就是指不得進入以日本橋爲中心，向北和南各二里的四里方域之內。

她雖然被驅逐出境，並不准再住進江戶；但是，倘若穿著草履，裹著脚布，打扮成浪人的模樣，是不會被人發現的。事實上，大部分被逐出江戶的人，都以這種打扮，再潛回江戶活動。

然而，這位女扒手——白魚阿仙，自從被趕出江戶之後，便不再出現於江戶。就連熟識她的人也未曾再見過她一面。

狂四郎放開阿仙的手，說：

「你想要，那就拿去！」然後就啟步了。

「不！大爺。——既然被你發現，我不能要，還你吧！」

「難能她尚保存有江戶人的氣概。」

狂四郎淺笑著，而雙手依然探入衣內地走了。阿仙也跟上去。

阿仙俯視著自己的脚背，並喃喃自語：

「我遇到了大爺，內心無限地想念他。」

「所以妳才故意露一手，以爲寒暄，是嗎？」

「不！並非如此，……。」

阿仙欲言又止。

——她似乎有什麼不便啟齒的苦衷。

她活躍於兩國垢離場時，確實是一個既精幹又豪爽的女人。

但是，在被逐出江戶之後，却變成沈默寡言。

狂四郎看到一家掛著白馬圖珠簾的茶店，就信步走進裡面。

阿仙稍猶豫一下，也接踵而入。

當夥計將酒端到狂四郎面前時，阿仙立刻爲他斟酒。

狂四郎默默地喝下四杯之後，才以冷淡的目光注視著阿仙，說：

「你想要男人？」

「啊！……？」阿仙露出羞怯的表情。

這句話。問得有些唐突。

「聽說有一個男人使你不能返回江戶，讓你吃盡苦頭？」

「吃苦？——我不以爲然。」

「妳與三年前的阿仙迥然不同。」狂四郎說。

阿仙垂頭道：「大爺！當女人愛上一個男人時，總是不顧一切地盲目愛下去。」

「你那個男人是不是地痞流氓之類？」

「不！」阿仙抬起頭來搖了搖，接著說：



「不是，絕不是那種人。」

「難道一個扒手的情夫，會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商賈？抑或一名客棧的掌櫃？是不是一個浪人？」

「不，都不是。」

「倘若他是一個被通緝的賭徒，那麼配妳這個扒手，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大爺！」

阿仙聽到狂四郎如此揣度，內心頗不是滋味。

「流氓也有值得別人打從心底去愛他的呀！……因爲我看上了他，所以，對他的愛情，將至死不渝。」

「……。」

狂四郎看到這個女人語出眞誠，倒覺得這未嘗不是她的優點。

●

「難道一個他人的情婦，向昔日所認識的男人扒錢，就愛上了他，也會盲目嗎？」狂四郎冷笑道。

數年前，狂四郎曾與她在柳橋的船宿，偷偷做了不可告人的事。那時，阿仙曾對狂四郎說：「我不會愛上一個僅跟我發生一、二次關係的人。」

狂四郎現在並沒忘記她這句話。

「不！大爺——我會扒你的錢，是我看到你之後，臨時想到要扒。」

「妳扒得的錢，是否要送給妳那個情夫？」

「這……。」阿仙放鬆了肩膀，接著說：

「我那個男人現在一定在袋井的賭場賭得身無分文。」

「利用情婦從他人懷裡扒得的錢當做賭資，倒是一個良策。」

「大爺！我老實告訴你，他另養有女人。爲了幫助她們母女倆，他亟需一筆錢。」

「這是什麼意思？那麼，妳豈不被他遺棄了？」

「不。我明白他們有此等關係，但我仍想幫助他，……。大爺！像你這樣冷淡的人，是無法瞭解一個愛上男人的女人心的。」

「我也不想瞭解。」

「大爺，我求你！」阿仙雙掌合十向狂四郎哀求：

「你有多少錢借我，日後我一定還你。若你需要，我的身體亦可賣給你。」

「開玩笑——。」

狂四郎自女人手中奪回酒瓶，自己斟酒。

「若你聽我說完，相信你一定會答應。」

「……。」

阿仙一五一十地敘說往事。

安五郎這男人，並非與生俱有自甘墮落成賭徒的劣根性的人。

袋井地區的一宮村裡，有一座國幣小社的小國神社。這是遠州唯一有來歷的神社。安五郎的父親就在該神社裡當御師。

所謂「御師」，就是指受人委託於神宮或神社裡代人祈禱的人，故也叫「祈禱師」。

在幕府稱為「師職」的這位御師，必須帶著靈符、守札、卷數等等，到各地去巡視，並接受善男信女的米錢捐獻，以及為人代管寄放的刀劍之類，同時還安排前往神社參拜者的住宿問題；當然，也可以經營土產。

小國神社雖是遠州的神宮之一，可是其規模並不大，御師的身分亦低微。

當然，安五郎必須繼續御師的職位。不過，因家境貧窮之故，自幼就在神社裡打雜。

小國神社的神職有一位美麗的妹妹，對安五郎來說，這個名叫阿露的美麗姑娘，猶如一位女神一般存在他心中。

阿露於十八歲那年的春天，嫁給浜松在的一個鄉紳。安五郎聞之，甚為失望，曾絕食七天。

半年後，阿露不知何故而離婚。安五郎的心再度充滿希望與快樂。

阿露離婚一年後的某天夜裡，安五郎潛入她房裡。

她早知安五郎的心意，因此未作拒絕。

兩人偷偷地幽會了半年。

獲知阿露懷孕的安五郎，遂強迫阿露私奔，然阿露是個優柔寡斷的女人。正當猶豫不決期間，終於被她那個神職的哥哥發現了。

當然免不了引起一場騷動。

由於當御師的父親袒護安五郎。因此，神聖持刀逼殺父親，終使父親身負重傷。憤憤不平的安五郎，遂拔刀砍殺神職，然後逃亡。

因為這樁殺人事件關係到神社的體面，所以未被公開。安五郎也未被追究。

御師與神職都因身負重傷，而於一個月後，相繼去世。

後來，二宮的神職之次子，到小國神社當彌宜（位於神主之下廟祝之上的神職），以管理神宮；並成為阿露的第二任丈夫。而阿露所生下的女兒，就認彌宜為父。

成為阿露丈夫的彌宜是一個好人，唯一的缺點，就是嗜賭成命。佔有袋井一帶地盤的賭徒頭目，當然不會放棄這大好機會，彌宜因而被拉入賭海裡，終於不可自拔。

「聽說妳那小國神社的丈夫，連寶劍都賭掉了？」



至今，他已累積了約三百兩銀子的賭債。

七年後，悄悄回到袋井的安五郎，首先聽人說：

「彌宜為了償還賭債，除了將女兒賣給江戶的吉原之外，再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這是袋井頭目 —— 五郎藏威脅他這麼做的。」

今年六歲的阿露女兒，生來像娃娃一般可愛。

安五郎獲悉自己的骨肉將被賣到吉原家去，大為吃驚。

—— 我來為她籌措這三百兩銀子吧！

他立下此決心。……

●

袋井的五郎藏將賭場設於離袋井有半里之遙的一座名叫「可睡齋」禪刹後面的草庵裡。

這兒本是一間坐禪堂。由於建造之初，袋井的五郎藏曾捐獻許多銀兩，因此，後來就轉讓給他開賭場。

這件事對神寺來說，未嘗不是一大困擾。但五郎藏盛氣凌人，故該寺也就視若無睹。

這一天 ——

一群為數二十多名的商賈、工人、以及游手好閒者，圍著賭桌用一副骰子在聚賭。每個賭徒都把視線投注於骰子上。

寶官與掌局隔著賭桌對坐。猜奇數點者依寶官這一方，猜偶數點者依掌局這一方。兩方的賭徒各坐一邊。這場賭已從昨天下午一直持續到現在，其間未曾休息片刻。

「停！」掌局的叫停聲已沙啞了。寶官將兩顆骰子放入藤製搖筒，經過一陣搖動之後，當掌局的叫了一聲「停！」時，迅速將搖筒蓋在桌上，其手法已至爐火純青的地步步了。

搖筒蓋在桌上後，又在桌面滑了二、三圈。此時，賭徒不押錢也無所謂，但是，要不要押，必須迅速作決定。倘若在這一刹那間，押得不合宜，就會輸掉銀子。

在這一群沈溺於賭博的賭徒當中，有一位僅穿著一條丁字褲的人，他就是安五郎。

他的背部並沒有刺青，但左臂上方却刺著「露命」二字。

在黃昏的油燈下，更使他顯得面黃肌瘦，然而，他那兩個凹陷的眼窩裡，却鑲著兩個炯炯發光的眼珠。

「下注！」

隨著掌局的叫喊聲，寶官將骰筒掀起來。

賭徒們喧嘩不已，唯獨安五郎茫然不吭聲，雙眼邈然失神。

在夜半時分，安五郎還贏了七、八十兩銀子；但自天將拂曉時，就節節失利，終於連以刀劍典當來的五兩銀子

都輪光了。

「御師！——重新再來吧！」

安五郎聽到有人爲他打氣，稍微甦醒過來，再振作起精神，應了一些「哦！哦！」就站起身來。

此時。——

銀子從寶官的背後飛到安五郎的膝蓋前面。

安五郎驚訝不已，抬頭一望。

但見一個相貌異常的浪人直立在那兒。

「你繼續賭吧！」那浪人說。

安五郎以爲自己在作夢，眨了眨眼睛。

「我並不認識你啊！謝謝！暫時算是你借給我。」安五郎說罷，遂向浪人點頭致謝。

浪人所丟過來的銀子有十兩。

安五郎拾起十兩銀子，轉移到猜奇數點的那一方。

當他想先下注五兩時，突然有人從背後叫道：

「不要太吝嗇！」

「好！」安五郎將十兩銀子全部下賭。

此後，十兩變成二十兩；二十兩又變成四十兩。

一刻鐘後。——

在安五郎的面前，已堆積有一百二十兩銀子。

就在此時，袋井的五郎藏進來了。他望見安五郎一副得意的樣子，就把視線轉移到當舖夥計身上。

當舖夥計立即搖鈴，說：

「今天的賭博至此暫告一段落。諸位辛苦啦！」

賭徒們紛紛起身。然後，五郎藏開腔：

「御師！你懂得遠州賭場的規矩嗎？」

「什麼!?」

「贏得一百兩以上的人，必須將所有贏得的錢，拿出來與典當主下一次賭。」

「好！沒問題！」安五郎立刻答應。

五郎藏坐上寶官的位子。

夥計拿來一個嶄新的籐製骰筒，五郎藏接過骰筒後，就將它置於安五郎面前，說：

「你檢視一下吧！」

安五郎拿到眼前看了又看，並未發現它有何異樣，便還給五郎藏。

「我開始搖啦！」

「好！」

安五郎聳起雙肩，以一派好像野獸覓得獵物一樣的氣勢注視著骰筒。

狂四郎站在遠方，身體倚靠著牆壁，冷冷地在觀看這場賭。



五郎藏以極自然的手法，將兩顆骰子丟入骰筒裡，搖了搖，然後將骰筒蓋在桌上，滑了數圈。

「下注！」

這一次與方才的押錢方式不一樣，只需猜奇數或偶數點即可。

「奇數！」安五郎叫道。

當五郎藏正欲掀起骰筒的一瞬間。——

一把飛鏢「颼！」的一聲響，同時正射骰筒。

「幹什麼！」

狂四郎面對著五郎藏的兇惡目光冷笑道：

「一個賭徒竟然會使用裝有鳴針的骰子，實在很高明。」

典當主及其嘍囉見狀，臉色無不遽變，並且立刻站起身來。

但是，狂四郎並不理睬他們，而把視線投注在飛翔於屋裡的一隻蚊子上。

五郎藏的一夥人看得目瞪口呆。

一瞬間，狂四郎隨著無言的氣合，以閃電般的速度，拔出白刃，將飛翔不定的蚊子砍成二斷，使蚊子的屍骸墜落於桌上。

衆人的視線齊集於桌上的蚊子。

當五郎藏戰慄地抬起頭來，狂四郎已將「無想正宗」納入刀鞘。

「頭目！我們來作一次交易吧！現在我不揭穿那副賭具的秘密。但是，你要將小國神社的彌宜所簽給你的借據拿出來。」

●

翌日下午。——

狂四郎離開袋井宿，在過河合橋時，驀然看到一個女人蹲在橋頭，於是緩緩走近她身旁，問道：

「大姐！怎麼啦？」

阿仙仰頭一看，就冷冷笑道：

「世間充滿了不如意的事。大爺！……。」

「安五郎怎麼啦？」

阿仙並未立刻作答。她站起身來，將眼前的一塊小石頭踢入河裡。

接著，她一直注視著河面那一圈圈的漣漪逐漸擴大。

最後，她的傷心淚水像斷了線的珍珠一般，不停地滾落下來，並且淌濕了雙頰。

然後，她呢喃道：

「死了。」

「死了？」狂四郎不禁蹙眉。

安五郎本應於昨夜攜帶著狂四郎從五郎藏手中取回的借據，抵達小國神社。

「已遲了一步。」

「……」

當他抵達神社時，彌宜已將阿露母女殺死，而自己也刎頸自盡了。」

「……！」

「他看到此一情景……」

阿仙話至此，已將雙手掩著面頰，泣不成聲了。

今晨——

阿仙對於一直未見歸來的安五郎擔心不已，遂啟程前往神社。這才在神社的庭院裡，發現安五郎已在一棵松樹下自縊身死。

「原來如此。」

狂四郎以同情的目光凝視著這個楚楚可憐的女人。

我所幫助他的事，至此已徒勞無功。人生終究是一場空。

「阿仙！妳返回江戶如何？」

「不！」阿仙搖頭。

「那麼妳想要到那兒去？」

「這……」阿仙擦乾了淚水，強顏歡笑著。

「我想在此地目送你離去。……因此，在這兒守候著你的來到。」這個喪失生命希望的女人說。

「嗯！好吧！」

狂四郎說罷，就啟程了。

那個可憐的女人，一直目送到狂四郎的背影消失，方才罷休。

但是，狂四郎始終沒有回頭看她一眼。他就是具有這麼怪異脾氣的一個人。

## 見付的猛犬

天龍川位於東海道五十三宿的中央。自江戶或京都至天龍川的旅程，大約都是六十里。

從天龍川行去，將近江戶的一個宿地叫做「見付」。從京都下來的旅人，唯有到達此地，才能眺望到富士山。它因而得名。

於此宿的偏僻處，有一條河——鴨川蜿蜒著。

狂四郎依然將雙手探入衣內。當他正欲越過板橋八間時，赫然看見一條巨大的白狗躺在橋中央睡覺。

狂四郎行至離白狗約五、六步之處。

驀然，從橋下傳來一聲巨響。



於是，這條狗迅速爬起來，朝著狂四郎吠著，並露出恐怖的利牙。

倘若是一般人看到它，一定會落荒而逃。因為它的一口利牙並非普通的犬齒，而是一種會發出金光，看來令人戰慄的如刀刃一般銳利的牙齒。

「………」

狂四郎蹙著眉頭，與這條兇惡的狗互視著。

當他想再向前邁進一步時，橋下又傳來了哨聲。

白狗撲向狂四郎。

這一剎那。——

狂四郎略為閃身，同時以敏捷的手刀對付牠。龐大的白狗身軀立刻撞到橋邊護欄，並且慘叫一聲，遽然蹲下。

狂四郎倚著護欄，俯視橋下。

但見水中有一人影，正快速地逃跑。

狂四郎來不及使用飛鏢，終於讓那個吹口哨的人逃逸得無影無踪。

狂四郎此時不得不抓住這條白狗，以待對方是否做出什麼反應。

站立在橋上及橋頭的人，目睹這一突發事件，都呈現出一幅驚懼的表情。

「誰有繩子，借我！」狂四郎向現場的觀眾索借繩子。

站於西側橋頭的一個鄉紳模樣的人答道：

「不許用繩子綁那條狗。」

「為什麼？」

「因為牠是天神平攝政太郎。——」

狂四郎完全無法瞭解這人的意思。

「難道身為萬物之靈的人也要對此種畜生客氣嗎！」

狂四郎按著狗的頸部，欲察看牠的金色利牙。

一瞬間。——

方才遭到狂四郎手刀襲擊的這條狗，突然扭轉身軀，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逃得無影無踪。

狂四郎苦笑著。迨過了橋之後，就問剛才說不能用繩子綁狗的那人：

「為什麼不能用繩子綁那條狗？請你說出理由來。」

說罷，兩人一道走進路旁一間茶屋裏。

這人與狂四郎併肩坐在舖有緋毛氈的長凳上，說：

「你最好把剛才所發生的事忘掉。」

「這似乎不是一條普通的狗。有人在橋下指揮牠來襲擊我，其中必有原因。」

「很冒昧。你腰間所佩帶的那把刀，是不是名刀？」

「那麼，唆使狗來襲擊我，就是為了奪取我這把刀囉？」

「也許是天神平的縣社舉行祭典時，要以你這把刀當奉獻品。」

「……」

狂四郎默默地注視那個人。

那個人開始述說事情的原委。

●

從見付到東北一帶的丘陵，稱做「天神平」。此地有一座供奉矢奈比賣命與菅原道眞的延喜式內縣社。

縣社占地廣大。又有拜殿、本殿、幣殿、迴廊、神倉、社務所、接待所等完善的設備。

此縣社有名的，就是每年於八月十日、十一日兩天所舉行的祭典。

十日夜裡，以一發焰火爲訊號，見付宿的男人，不論老少皆要裸著上身，穿著新製的腰蓑，額頭綁著頭巾，同時手提油燈，邁出家門。

這一行列以各町內的萬燈爲先鋒，邊遊行邊吆喝。

這就是所謂的「宵祭」。

迨三更子時過後，再進行其他不同情調的夜半祭典。亦卽以三發焰火爲訊號，全宿街道上的燈火都要熄滅，就連氏子（神的後裔）所持的提燈或萬燈都要熄滅。

在一片黑暗中，戴著黑帽子，穿著白丁服的守護者，就會將神轎抬至御旅所。

所以要在黑暗的夜裡，把全部的燈火熄滅，以舉行祭典，就是爲了以黑暗方能保持神的莊嚴與神秘爲藉口，讓庶民能徹夜盡情瘋狂享樂。

在這個小小的宿上，人們皆過著百般無聊的生活，就連某一家誕生了一隻小貓小狗，都會立刻傳遍全宿。人們爲了消除內心的積鬱，以及解除外界的束縛，一年一度狂歡一場，舉行一些可以使束縛得到解脫的娛興節目，也是人情之常。

這一天夜裡，無論是姑娘、寡婦、或人妻，只要步出家門一步，如果遇到了男人，不論在路旁、森林中、丘陵地，或草叢裡，都不能叫出聲來，而需任憑男人凌辱。

至於沒生育過孩子的太太，往往很想在這一夜裡，能與一位不熟識的男人因發生關係而懷孕。

諸如：兄妹互相擁抱，兒子冒犯母親等，都可能發生。但是，由於這是祭典裡的一項儀式，因此是被許可的一種亂倫行爲，只是，將留給後人當做笑柄。

宇治的縣祭和武藏府中的六社祭等，所舉行的黑夜無燈祭典，在日本全境盛大舉行。在封建社會裡，一年一度給予平日受到儒家政策所束縛的庶民自由，也是幕府所默認的事。



但是。——

於黑暗中舉行裸祭，乃是人身供品的遺風。

古時候，當祭典卽將開始時，凡有十七、八歲少女的家庭，就有可能被帶有白羽毛的箭射中。被射中的這家姑娘，就必須坐在轎子裡，被人抬到神社去當供品。假如她拒絕前往神社，全村的人都會相信將有刼難臨頭。

某一年夏天。——

回國修業的六十六部來到見付宿時，獲悉人身供品的荒唐怪事。

被當做天神平縣社的人身供品姑娘，至翌日被送返家中時，總是一絲不掛，而且渾身皮膚都留有可怕的傷痕。當然她已失去了貞操，於昏迷狀態下被抬回家。

六十六部認爲保祐庶民的神，絕對不會做出如此卑鄙的事。這件咄咄怪事使他氣憤塡膺。爲了調查事情的眞相，他等到宵祭來臨時，偸偸潛入社殿裡。

被綁於唐櫃裡的人身供品，是由身無寸鐵裸著上身，而穿著腰蓑的強壯男人抬進社殿裡。當然沿途的民宅，家家戶戶都不許點燈，連社殿裡也必須保持一片黑暗。

抬轎子的年輕人把唐櫃送至社殿之後，便不再回頭地跑走。

然後，從社殿裡面傳來奇妙的歌聲：

——切莫被信濃國的攝政太郎獲知此事。

歌聲不絕於耳，而且反覆再三。是故，六十六部聽到後來，也能朗朗上口。

唐櫃被敲開，姑娘被帶入內殿裡。

六十六部從歌詞中領悟到：占據天神平神殿又詐稱爲神的這個怪物，一定十分懼怕信濃國的攝政太郎。因此，他就動身前往信州。

六十六部抵達信州，全力尋找叫做「攝政太郎」的兵法者，然而總是落空。

尋行復尋行，直至某一村落時，六十六部終於從一位老人口中得知：攝政太郎就是距離該地數里遠的深山中，一位樵夫所豢養的一條白狗。

於是，六十六部就深入山中去尋找那個樵夫。他向樵夫表明來意，希望樵夫能答應他的要求。

樵夫聽罷，欣然同意。

越年，六十六部就於裸祭之夜，帶著白狗抵達見付。

六十六部說服了全村的年長者之後，就以攝政太郎代替人身供品，將牠關在唐櫃裡，讓年輕的村民抬到神社去。

然後，當從社殿內部出來的怪物打破唐櫃時，牠就立刻遭到巨大的白狗所侵襲。兩者終於在黑暗中，進行一場格鬥。最後，怪物被白狗鬥死。

原來這頭怪物，正是世間罕見的大狒狒。

此後，人身供品就被廢止。但是，全村禁止點燈，以及使用裸體男人來抬神轎的習俗，至今猶存。

●

「總而言之，襲擊我的那條狗就是攝政太郎的子孫囉？」狂四郎默默聽完此一傳說之後，就問。

「是的。信州的樵夫把牠當做神犬。他一年讓一條小狗坐在神轎，被人送去參加祭典。所以，任何人都不許用繩子綁牠。」

「那麼，平日是誰在照顧狗呢？」

「我不知道。……我從未看過攝政太郎在街道上蹓躂，因此究竟誰在照顧牠？我並不知道。」

「是神社在豢養牠嗎？」

「不。平常牠都被綁在出張陣屋。」

「出張陣屋？」狂四郎蹙眉問道。

出張陣屋乃是代官所的支廳。

「為何由代官所在保護牠？」

「因為當地的代官都喜愛狗。」

「……」

狂四郎雙臂環抱，靜靜沈思了一會兒之後，再詢問另一件事：

「有沒有人被這條狗咬死？……若有，請告訴我他住在何處吧！」

這個人稍微猶豫了一下，終於告訴狂四郎。去年春天，在中泉村開設二刀流劍術道場的兵法者——佐分利嘉門，就是被這條狗咬死的。」

「佐分利嘉門兵法者，是不是也搜藏有稀世名刀呢？」

「曾經有人看到攝政太郎口啣著刀逃逸。可能那就是名刀。」

由於以前曾經發生過這種事情。因此，這個人推測攝政太郎會襲擊浪人，是為了取得他身上所佩戴的那把刀，而那把刀必定是名刀。

攝政太郎坐於神轎內時，背部總是揹著一把欲奉獻給神社的大刀。

去歲，舉行祭典時，攝政太郎揹去神社的大刀，就是從佐分利嘉門身上所奪來的。

狂四郎向那個人致謝後，旋即起身。

那個人以極不安的眼神，目送狂四郎步上街道。

「你打算前往佐分利嘉的家裡嗎？」那人問。

狂四郎回頭道：

「也許我會在夜裡摸黑去。若當著白晝去，被視為狒狒。我豈不太沒面子了。是故，總該分清楚晝夜呀！」



●

到了佐分利嘉家門前，只要看到環繞著邸宅的老松樹，便知道他的家世頗有淵源。

走過冠木門，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個廣濶的庭院，也有一個寬敞的道場。而大廳就位於道場後面。

失去主人的道場已關閉。場內場外靜悄悄的，益發顯得陰森恐怖。

這一庭院，有一半的土地已闢成茶園。園內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在幹活。

狂四郎緩緩走向那姑娘。

站起身來望著狂四郎這方向的姑娘，以大手巾包著頭，僅露出她的臉蛋。她那雙頰既白皙又姣美；頗富氣質。她具有古色古香的家庭所薰陶出來的古典美。

「冒昧之至，有一事來嘮叨妳。我來自江戶。」

「……」

姑娘輕輕點頭，然後將狂四郎引進大廳裡。

大廳氣派非凡。

狂四郎靜靜地等著姑娘端茶過來坐定之後，問：

「聽說令尊遭遇了什麼不幸？」

「……」姑娘俯首未答。

「我想瞭解一下令尊當時的情況。」

「……」

「老實說，方才我遭遇到昔日襲斃令尊的那條狗的襲擊。牠為何要襲擊我，我全然不知。據當地的年長者說，可能是覬覦我這把刀。但這一理由，亦令我費解。因此，若妳知道令尊被牠襲斃的理由，就請告訴我好嗎？」

「……」

「或許妳受到上級的壓力，不敢說？」

「不！……」姑娘神色有些緊張。

「若沒有任何壓力，就請妳告訴我吧！」

「這……」姑娘抬起頭來，注視著狂四郎。

「你企圖去殺害攝政太郎嗎？」

「看情況而定。」

「……」

「當地的代官讓這種露出金色利牙以威脅人的畜生，坐在神轎裡，當做神犬，未免太過分了。」

「這是家父應得的報應。」

「報應？」

「要身為女兒的我告訴你一切情形，實在難以啟齒，因為家父是一個傲慢的人。他具有二刀流的功夫，且嘴邊經常掛著「日本第一」的豪語。就由於他的自負心在作祟，使他從不向任何有身分的人低頭。……因此，他被神犬

擊斃，可說是一種應得的報應。」

姑娘剛把話說完。

突然，有一支箭穿過庭院飛進邸宅裡。

未見拔刀就將那支箭砍成兩斷墜落於榻榻米上的狂四郎，一瞬間，已衝至庭院裡。

奔出庭院的狂四郎，但見第二支箭如疾風般地再射入庭院。

狂四郎同樣在空中將這支流矢砍成兩斷，隨即朝著躲在老松樹蔭下的人影衝去，欲與之肉搏。

然而，這個人影如猴子一般快速爬上老松樹，企圖逃逸。

轉瞬間。——

未聞馬蹄聲，但見一匹不知何時趨到的馬出現在眼前，那人迅速躍上馬背，腳著馬腹，逃之夭夭。

他是一個蒙面的人。

可能就是在橋下吹口哨，指揮那條白狗來襲擊我的那個人。

返回大廳的狂四郎，若無其事地繼續問道：

「令尊是否得罪了當地的代官？」

姑娘被剛才所發生的事嚇得臉色仍然蒼白無比。

「不。……好像不曾得罪過代官。」

「既然狗是出張陣屋所豢養的，那麼，極可能是代的手下唆使那條白狗去咬令尊的。……」

「……」

「但是，我所不能明白的，就是自負為日本第一的令尊，為何會敗在一條狗之下？」

「……」

「是不是他的喉嚨被狗咬到了？」

「不是。是肩膀被咬到。」

「僅如此就喪生？」

「是的。」

「我還是不懂。」

「……」

狂四郎一直凝視著姑娘。

——也許她天生沈默寡言，抑或在隱瞞什麼？

「難道妳未曾想過要為令尊復仇？」

「……」

「若令尊係因態度傲慢而得到此報應，妳就不會萌生報仇的念頭吧！」

「你全然不懂！」姑娘突然大聲喝道。

「就是不明瞭，而企盼明瞭眞相，才來造訪妳呀！」

「……」姑娘俯首不語。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沈默。

姑娘將視線轉移到自己的膝蓋上，然後低聲道：

「我恨我父親。」

「……？」

此後，輪到狂四郎靜靜聆聽姑娘說話。

姑娘抬起頭來。她的眼睛已枯乾無比，但却發出犀利的目光，說：

「雖然我痛恨家父。但在他遭遇不幸之後，我發覺到；一切罪過應歸咎於我。」

「……」

「因為我會要一點劍術，才使他遭致不幸。」

「……」

「父親因我不是一個男兒而感到遺憾。但也教我要二刀流的劍術。我雖然不好此道，可是，我的劍術却也相當高明。道場裡的其他弟子，無人可與我匹敵。」

話至此，姑娘再度以極沈重的表情說：

「我有一件事想請求你幫忙。」

「什麼事？」

「請你跟我比武。方才我看到你的功夫，發現到你可以和我一決雌雄。即使我與家父比武，我也有自信擊敗他；只是不願如此做罷了。……故希望你答應跟我比比武。」

「有何理由？」

「因為我極想敗在你劍下。我敗北後，才能拋棄我這顆毫無意義的自負心。」

「妳說出這句話，儼然有信心擊敗任何一個首流的兵法者似的。」

「假若我與你比武，我自信不會敗在你劍下。」

「倘若敗了，妳就要拋棄自負心嗎？」

「不！只要你願意，我願連我的貞操都獻給你。」

姑娘說得相當乾脆。

狂四郎莞薾一笑。

「我經常在凌辱女人。既然出於妳的甘願，何樂而不為呢？」

# 浜松復仇

狂四郎跟著築江進入道場。

地板磨得亮晶晶的，宛如鏡子般可映出兩個人的身影。這決不是幾年的短時間就可以磨出來的，那種美麗的光澤，需要廿年，或者更久的年代，每天仔細的擦拭才能磨出來的。

就是在喪失了道場的這一年，每天仍然照樣擦拭。

築江先讓狂四郎由壁上選了一把適當的木刀之後，自己才取下了兩把一尺二寸左右的短刀。

這是很稀罕的流派，很少人同時使用兩把長度相等的短刀。

「請指教！」築江在距離狂四郎六尺的地方行了一個禮之後，將兩隻短刀直直的水平向前伸出。

「來吧！」

狂四郎照樣刀尖向下，擺出摺架式。

築江曾經誇口過：「就是跟你比劍，也不會敗！」由她的架式看來，果然充滿了信心。

世間有許多劍客，雖然只有六七分實力，却能充滿信心的擺個架式，顯示出有著十分的力量。相反的，也有些久經實戰的劍士，明明有十分的力量，却要隱藏起來，使敵方不知道自己的實力。眞正能將自己的實力，以充分的自信，恰到好處的表現出來，却是很難的。

如果只想了解築江的實力，只要一瞥她的架式，狂四郎就可以收刀了。

說也大胆，築江是以自己的貞操做賭注的。

也許築江早就看出狂四郎是個稀有的高手，而希望有此一試。

狂四郎不得不設法實現她的願望，但也不得不打敗她！

雙方所持的雖然都是木刀，但是與眞刀的決鬥並無差別。

對方有著如此高超的劍技，想由她手中將短刀擊落，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至少要打中她身上的某個部位，否則不能算是贏了，因爲這場比賽並沒有裁判。

想避免使她受傷，應該使用那種技巧——剎那間，狂四郎心中想不出好方法來。

因爲想不出，狂四郎只好把冷酷的眼光一直放在築江身上。

築江也同樣默默地，睜大了眼睛盯著狂四郎。她這時還不了解狂四郎的實技，只見狂四郎的地摺架式洋溢著可



怕的靜寂。

狂四郎並沒有隱藏他十分的力量，但只要不發動圓月殺法，狂四郎的架式就宛如一尊佛像，對方根本無法捉摸，也可以說，對方愛如何判斷，就可如何判斷。

敵人可以認爲他是充滿被動的架式，也可以認爲是毫無可乘之隙的架式。

只有像築江這種身懷絕技的人，才能感覺狂四郎那寂靜而陰森又可怕的，那下垂向地的刀尖，隱藏著無懈可擊的迅速刀法。

如此地………

時刻漸漸過去。

狂四郎如果開始運起圓月殺法，一旦稍有動作，築江一定會立刻打過來，企圖撲開狂四郎的妖氣。

到了那個時候，狂四郎就再也沒有手下留情的餘地，而非得擊倒築江不可！

到那時，築江是會羞愧萬狀呢？還是死於自己刀下？不管怎麼說，這麼美麗的姑娘是不該有這種下場的。

「嘿——」

築江吐出裂帛的喊聲，但狂四郎仍動都不動。

築江騎虎難下，徐徐舉起兩隻短刀，準備著下一步逢敵必殺的動作。

雙刀的刀尖指向天花板時，狂四郎動了一下，他那地摺的架式並沒有改變，只是踏出一脚。

對方已顯示出一擊必殺的架式，但那位舉著大刀的人却反而往前靠近敵人，在劍法上，這眞是愚蠢之計。

狂四郎竟然採取了這種招式！

要是一個平常的劍客，一定以爲機會難得，馬上打了下去。但築江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往後退。

狂四郎自胸部以上，完全沒有防備，乍看之下，雖然似乎可以一刀揮下，但是築江感覺得出那是一種誘敵之計。

終於，築江一退再退，退到背部已抵到板牆爲止。

狂四郎嘴邊浮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築江原來保持著水樣的冷靜，但看了一下狂四郎的笑容後，在剎那之間冒出了怒氣——

「呃——」同時將手上的兩刀如電光火石般砍向狂四郎的頭部——突然，築江的面孔浮起了不可置信的表情，因爲她看見了無法相信的事。

自己以全身的力量揮下的兩刀，竟然停在距狂四郎頭上僅一分的地方！

換句話說，狂四郎正確無比的低下了身子，蹲到築江雙刀揮下的高度，而他的木刀，却穿過了築江衣服的前襬

，掠過了女性的重要部位，直直刺穿到她後面的板牆上。

●

狂四郎默默地拔起木刀向後退。

築江無力地垂下了短刀，低頭不語。

在狂四郎冷冷的注視下，她終於將木刀放回牆上，無力地走出了道場。

狂四郎故意隔了一段時間之後，才進那個房間。

不出所料，築江已舖好了床，身上穿了件長內衣，靜靜地仰臥著——雙眼閉著，兩手放在胸前。

狂四郎站著往下看——

「我另外有所要求，可以代替你的貞操！」

「請把你爲何如此憎恨令尊的原因告訴我！」

築江撐坐起來，望著狂四郎。

「……」築江低下了頭。

「你故意讓我破了你自負的劍技，讓我白白獲得你，這一定與那個原因有關！」

經過狂四郎這末一說，築江似乎下了決心，說：

「請你到那邊的房間等我——」

不久，築江穿上了衣服，坐在狂四郎前面：

「我父親殺死了我心目中惟一的愛人！」

「……？」

狂四郎兩手叉在胸前，默默地聽著築江的敍述。

原來築江所愛的人，是天龍川代官朝比奈源十郎的次子源次郎。

代官所位於浜松城下。

浜松城歷代交由德川家的重臣守護，現在是由主城的老中水野越前守忠邦所管理。

水野忠邦原是肥前唐津城的城主，這個城表面上只有六萬石，其實等於廿六萬石，是個收入豐富的土地。

忠邦認爲在距離江戶如此遙遠的地方當官，永遠無法當上一個閣老，於是自動地向幕府申請換領地，轉到遠州的浜松來。

照說一個六萬石的諸侯調到另一個六萬石的領地，應該沒有什麼差異。但是，實際是有差別的。

駿河、遠江、三河都是幕府的直轄領，這些地方都由幕府派有郡代或代官管理著。

大約每五萬石就設一個代官所，這些代官都有非常的權利。

雖然浜松有六萬石領地，可是其領地因有許多地方與代官的轄區交錯在一起，於是諸侯與代官之間，無論是什麼事，甚至連兩地的人民都很容易反目，爭戰從來沒有停止過。



老臣們反對忠邦請調，理由也在此。

朝比奈源十郎是個支配天龍河沿岸的代官，權力極大。其次子源十郎經常到築江之父佐分利嘉門的道場去練劍，不久之後，與築江要好了起來。

源次郎的劍技已經有相當程度，但是在嘉門眼中看來，還只是塊木頭而已。

源次郎抓住機會，請求嘉門將女兒嫁給他，但是嘉門却拒絕了。

「你跟築江比劍，恐怕三次裏連一次都勝不了，像這種連妻子都贏不了的功夫，只有招世間恥笑而已，你想要娶築江，必須多用功一些！」

雖然嘉門並沒有很嚴厲的拒絕，可是源次郎的武技要想勝過築江，根本毫無希望。

想了又想之後，源次郎找父親源十郎商量。

當時在座的有個代官的小吏，叫做小森某某，這個人有些小聰明，聽罷之後，便說：「小的倒有個主意！」

原來，這一年的天神祭時，要恢復許久未曾舉行的「獻人祭」節目，代官可以指定佐分利道場獻出築江，因爲築江是個厲害的女劍客，就算遭到大狒狒的襲擊，也可以毫無困難的擊退。

當然，那隻大狒狒也是用來做樣子的，不可能眞的會把一個姑娘家刼走。

總之，這只是一種形式而已，佐分利嘉門應該不會拒絕。然後，當築江被裝進唐櫃之中，抬到社殿上時，源次郎卽可將她偷偷帶走。

因爲女兒是在神前失踪的，卽使嘉門再氣也沒有用！這樣看來，此計劃似乎萬無一失。

「好，就這麼辦！」

源十郎本來就很氣憤嘉門竟敢拒絕代官之子的求婚，故也贊成此一綁票的方法。

可是——

當築江被裝進唐櫃給抬進社殿時，嘉門早就藏在內殿中等著了！

當源次郎出現，正想偷偷的打開櫃門時，嘉門一躍而出，大喝一聲「歹人！」

劈刀一揮，打碎了源次郎的腦袋。

●

「不久，令尊就遭到白狗的襲擊了嗎？」

「是的——」

「是夜晚還是白天？」

「剛吃過晚飯不久，家父吃過飯後習慣一定要在院子裏散步，就在那個時候給白狗咬傷了！」

「白狗只咬傷了令尊的肩膀？」

「是的！」

「一個第一流的武術家，只被狗咬傷了肩膀，怎麼就會死去呢？」

「是的，大家都這樣想，但是家父身上除了狗的齒痕之外，確實沒有別的傷。」

狂四郎站起身來。

「說來，這也是令尊自作自受，不過，他希望自己的女兒嫁一個第一流的劍客，這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你還年輕，切不可自暴自棄！」

「你這樣就要走了嗎？」

「我雖然是個無賴，但也不願意白佔人家的便宜！」

「不！」簗江用力的搖搖頭：「如果你捨我而去，我這輩子可能再也遇不到一個能夠以身相許的人了！」

狂四郎看著簗江，口氣變得十分強烈：

「女子都希望嫁給握劍的男子，而岐視拿鋤頭的人嗎？」

「………」

「鋤頭難道比不上刀劍嗎？」

「………」簗江低著頭，眼睛看著膝蓋。

「你的觀念不改變，就必須一直孤單的守著這個冷清的道場……你就試試看兩三年吧！如果能夠改變觀念，隨便選個附近的農家子弟招贅，不要光想著腰際帶刀的男人，你是無緣的！」

狂四郎留下了這些話就走了。

●

天色快亮時——

一個人影越過了浜松城下郊外，天龍川代官所的高圍牆，悄悄地躍下了院子。

昨天之間，狂四郎已查出了那隻狗並沒有回到目付的崗哨去，而被一名男子帶過了天龍川。

據說那男子似是代官所的下人模樣。

毫無疑問的，白狗是被帶往代官所。

狂四郎大大方方的由樹叢中走出，正想經過那舖著白沙的院子時，一隻白狗如其所預料的，由小屋後面躍了出來。

狂四郎站在沙地中央等著。

白狗一直線地猛進，露出了金黃色如刀刃般的利齒，但，狂四郎每踏出一步，白狗却也退後一步。

牠還沒有忘記這個敵人會將牠摔到鴨川橋的欄杆上。

白狗知道這個敵人十分可怕，不易對付，所以一邊咆哮，一邊往後退。



陰暗處傳來了尖銳的口哨聲。

但是白狗仍不敢撲向狂四郎。

狂四郎開口說話了：「你的口哨對這隻狗並沒有作用……現身吧！下忍！」（下忍是忍者中位置最低的）

果然，陰暗處走出了一個陰氣森森的人物。

「殺害佐分利嘉門，是否代官的命令？」

男子不答。

「你回答不出，可見是個拿了人家的錢，就替人殺人的職業殺手吧！」

「不對，我是替源次郎少爺報仇的！」

「你是說這是出於你個人的意志嗎？別假裝是位忠僕了！」狂四郎冷冷的說。

男人十分著急拚命吹口哨，但是白狗仍然不敢撲向狂四郎。

「你怎麼可能是個忠僕？我猜你不過是個甲賀或伊賀的下忍，是個幾個銅板就能夠收買的乞丐忍者。你不是一樣為了幾個錢就要置我於死地嗎？我現在猜猜看誰給你那些錢吧！是個叫都田水心的人，對不對？」

既然被說中了，下忍火冒三丈，立刻拔起腰上的忍術刀，擺起架式來。

白狗大聲的咆哮著。

「不要拖拖拉拉，快上吧！」狂四郎嘲諷著。

「嗯！」這位下忍雖然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忍術，但是在跳躍方面，却有驚人的技倆，一跳就跳到空中，向著狂四郎揮下大刀。

狂四郎一轉身，忍術刀已落空。

照平常人的做法，應該趁這個時候拔刀反擊，但是狂四郎却由懷中掏出了一樣東西丟過去——

「喔！」

下忍落到地上時，面孔成了狒狒！

原來狂四郎早就備了一個狒狒面具，後面塗滿了黏膠，趁著兩人距離拉近時，一下子貼在下忍的面孔上。

然後，狂四郎學著下忍的方式吹起尖銳的口哨——

於是，白狗兇狠地撲向下忍。

「喲………」下忍拚命掙扎，白狗咬住了他的肩膀，蹦蹦亂跳。

狂四郎慢慢的走過去，舉起脚來踢狗，讓白狗的金屬假牙留在下忍的肩膀上。

狂四郎拿起利齒來看看，果然，裏面裝著毒葯。

——就算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劍客，也抵擋不住這種猛烈的毒！

●

狂四郎正走過浜松城下中央的十字路口時。

「眠狂四郎兄──」

背後有人喊他。

狂四郎不必回頭也知道是誰?

毫無疑問的，那人就是由江戶到現在一直想要取自己性命的都田水心。

「有那麼絕世的美女投懷送抱，你竟然拒絕了，這好像不是眠兄的作爲!」

「我愛上了她!」狂四郎雙手仍然放在懷裏，語氣十分放浪的說。

「什麼?」

「我懶得抱那種有孤獨陰影的女人，所以把她丟在那裏了!」

「說的也是──」

「水心──你又失敗了一次!下一次準備用什麼方法?」

「不，到此爲止，我完全斷念了──」

水心的話尚未說完，狂四郎一下子轉過臉去。

水心反射地跳退六尺。

「你想在我背後拔刀刺我是吧?太卑劣了!」

狂四郎說完，頭也不回的走了。

都田水心呆呆地望著逐漸遠去的狂四郎背影，自言自語的說了一聲：

「投降了!眞的!」

## 舞坂時鮮

浜松近郊──北北西方向大約一里路的地方，有個小村子叫味方原。後來曾改稱爲三方原，很可能是因爲此處有和地村、祝田村及都田村三個牧場的緣故。

元龜三年十一月，武田信玄出甲斐國，進攻秋葉山，攻下了多多良及飯田兩城，其後又收復久能城，佈陣袋井，稍事休息之後，攻下了三香野坂，再攻陷一口坂、二俣城。十二月十二日，出陣到味方原。

其本陣設於都田村的丸山，佈下了總勢四萬三千騎的陣式，而相對的，德川家康却只率了八千兵騎。

勝敗之勢，一看就能明白。

家康終於在雪花紛霏之中脫身敗走。

爲了紀念德川家康這場九死一生的戰爭，浜松城下所有的地區都舉行風箏競賽。

這種風俗已經由來很久了。

這場風箏比賽，一年比一年盛大。比賽的日期，是五



月一日到五日。在這一連五天的比賽中，吸引了無數的民衆，甚至有人遠從江戶、京都趕來觀賞。

浜松城有二十二町之多，戶數三千五百軒，除了武士住宅區之外，每町都競相製作巨大的風箏。

放風箏的人，多半是二十歲到三十歲的年輕人。

風箏的大小，由三帖至八帖，每帖的大小是宣紙十二張，因此八帖大的風箏必須用上九十六張宣紙，大約是十二尺平方。

當然，眞正有八帖大風箏的，只有浜松市中御用商人集中的紺屋町一町而已。其他各町的風箏頂多四帖五帖之大而已。

風箏的構造是以直徑八分左右的竹子爲中央主幹，再以同樣粗細的竹子在中央交叉，每隔四五寸以細竹做橫骨。因此，這種手工絕不是外行人能夠製作的，必須由專門的工匠來製造。

每町所準備的風箏至少要有七八個，多的要做十幾個，因爲在比賽中，一旦風箏的線斷了，就必須放上另一個風箏，因此必須多預備幾個才夠用。

至於風箏上的圖案也是花樣百出，畫上天狗的，達摩不倒翁的，或是寫上天滿町的「天」字的、紺屋町的「紺」字的，其他大商屋也會染上自己的家徽……總之，每町都別出心裁，爭妍鬥艷。

當天──五月五日。

由朔日開始的風箏大賽，因爲連下了三天的雨而中斷了，今天好不容易放晴。各町都商量著把所有的風箏一起放上去。

味方原的天空中，頓時佈滿了大大小小五彩繽紛的風箏!

風箏在初夏的風中發出嘶嘶聲，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不斷的移動，好像是活的動物一樣，彼此追逐著，想要絞斷對手的線。

要絞斷別的風箏的線，必須要有熟練的技術。

有一種方法，是把自己的線架在對方的線上，或者是由下面往上擠。也有的人是趁兩個風箏擠在一起的時候，利用強勁的風力把線放出，靠著這種力量磨擦對方的線。趁著風勢一放一收之際，必須時時注意風的動向。

每個風箏都要有個指揮者，站在放風箏的青年前面，青年們腰上綁著捲線的滑車，當指揮者看著風勢一聲令下：「拉吧!」

就有十幾個年輕人「嗨喲!嗨喲!」的吆喝著把線收回來。

當兩個風箏糾纏在一起，咕嚕嚕地旋轉時，青年們就

發了狂一樣的大嚷大叫，一會兒拉，一會兒放，弄得滿身大汗。而數以萬計的觀衆，也都分別地爲自己喜歡的風箏加油。

喊叫聲此起彼落，沒有停過。

「哇！你看！鯉魚咬住了達摩！」

「啊！可憐！那個達摩可眞像你哩！」

「胡說！」

「給發了狂的太太抱住了，手脚都伸不開呢！」

「算了吧！你老婆才是個達摩，在吉原的娼舘中無人問津，還是你把她買回去的！」

「什麼？你再說一次！」

兩個人正要打起來，旁邊有人吼道：「吵死了！你們這些傢伙還不快點住嘴！你們看！鯉魚的線斷了，達摩搖搖擺擺的又向大鐘馗咬過去了！」

「啊喲！啊喲！加油！加油！」

●

奇事就發生在這個時候。

有一匹馬由城下方面急急的軀馳而來！

馬背上是個年輕的武士，腰上纏著線，拖著一個足足有十帖大的風箏，揚著風急馳過來。

從來就沒有武士參加過風箏大賽的前例。

飄在空中的大風箏迎著強風呼呼的叫著，若非一個騎術高超的人，不可能騎著快馬放著如此大的風箏。

「閃開！」

年輕的武士大叫著，蝟集的觀衆紛紛走避。

「我的人頭風箏和你們比賽，來吧！」

觀衆們仰起頭來往上看，這一看都嚇壞了。

「哎呀！那眞的是個人頭呀！」

掛在大風箏中央的，正是個搖搖擺擺的人頭！

那個人頭的頭髮攏成一束，綁在風箏的主幹上。

年輕的武士由馬背上跳下來，大喝一聲：

「來！誰要找我比賽，快！快！」

「啊！他是城代大人的少爺嘛！」

在群衆當中，立刻就有這樣的竊竊私語如波浪般傳了開去。

這位年輕的武士，就是大名鼎鼎的浜松城的城代家老水野監物的嫡男大三郎，臂力無敵，武技超群，同時也是個大家害怕的，不敢招惹的人。

這位大三郎曾用小刀刺著活生生的鰻魚，然後由頭部開始，一口一口的咬。也曾經打進老百姓的出嫁行列中，架走新娘，然後在新娘的肚子上以毛筆大書南無妙法蓮華經之後，再送還給新郎………。總之，這個人的奇行怪聞



極多，不勝枚擧。

雖然如此，但今天居然放著一個掛有人頭的大風箏到這個比賽場來，也未免太離譜了！

「喂！你們怎麼了？怎麼沒有人敢過來？」

大三郎睜著兩隻大眼睛，環境著週圍那些心驚胆戰的青年們。

「好！既然如此，我就要採取攻勢了…」

說完，便放開了腰上的滑車，咕嚕嚕地放起風箏線。由當時的風勢看來，放線根本是愚蠢之擧。人頭風箏左右抖了一下，就直直地落了下來。

「少爺！快收線！」

有幾個年輕人看不過，立刻跳過去拉線，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人頭風箏已和紺屋町的八帖大風箏纏在一起了。

青年們拚命的拉線，但是這個時候，風勢又突然增強，人頭風箏忙亂地迴旋了幾下，就斷線飛去了！

「你們這些笨蛋，竟然敢來干擾！」

大三郎又氣又怒，對著周圍的年輕人又踢又打。

●

同一個時候——

狂四郎正在浜松與舞坂之間的一個叫篠原的鎮上，一間小茶屋內。

與狂四郎面對而坐的，是由城下追踪而來的小野藩御使（外交官）田住十郎次。

一直到幾年之前，田住十郎次均服務於江戶藩邸，是武仙十郎推心置腹的部下。

田住十郎次本人雖然年僅三十，可是已經具備著堂皇的風格，在武部老人的心中，似乎已經決定任用此人爲自己的繼承人。因此這數年來，都讓他服勤於浜松城，以便了解本國的情況。

田住十郎次調查了通過浜松城歸國的西國大名的行列，簡略而且扼要地向狂四郎報告。

聽到報告之後，狂四郎了解許多自己所忽略的事，深深佩服，心想：

——不愧是武部十郎所寄望的人，氣宇果然不凡！

「如此請教有點失禮，不過，請問眠大人！你是否已推測到十三藩謀議的大概內容？」

「不——我只是奉老人之命從事而已，沿途盡量扯扯他們的後腿罷了！」

其實，這在狂四郎說來，並非無法推測的事，但是他並不想說出口，而且，狂四郎對這些並不感興趣。

「不過，根據我的猜想，主謀是薩摩藩的調所笑左衞門，這點大概沒有問題！」

「正是如此！調所笑左衞門所攏絡的十三藩中，岸和田、福知山、田原、長州等都是十分貧困的窮藩，這些窮藩亂發形同紙屑的藩幣。全藩上下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爲了挽救這種危機，只好挺而走險，從事走私——」

「……」

「他們的謀議，很可能與此有關。這些藩胆敢冒犯國禁，當然他們下的決心也不尋常，我探査了他們的行列，多少能窺知他們下決心的程度……要擊碎他們的決定，並不是件簡單的事！」

「……」

「眠大人，你單槍匹馬擾亂十三藩的行列，似乎也可到此爲止了！」這種行動實在是無謂的，你雖然是個百戰不死的勇士，可是做得過份，也無異自掘墳墓。我想，你是否該歇手了！」

「多謝你的忠告！」

狂四郎笑著回答。

「難得已走過了五十三個驛站之中的三十個，我還是順便走下後面的二十三個吧！」

「是嗎？……既然你這麼說，我也不再阻止了！」

田住十郎次對眠狂四郎這個人懷有很大的好感，他不願意這個畀相的浪人曝屍原野。

田住十郎次早就看穿了在靠近京都的某個地方，已埋伏了十三藩精選的劍客，準備襲擊狂四郎。那批殺手不下二三十人。

雖然狂四郎擁有稀世的劍技，以及無數次出生入死的經驗，可是在那種情況之下，使人不敢想像他能夠保全一命。

田住十郎次衷心的希望狂四郎就此打住，返回江戶，可是十郎次也知道，既然狂四郎一口拒絕，再也不可能使他回心轉意了！

因爲狂四郎本身，也不可能不知道有一個他從未遇到過的悽烈場面正在等著他。

如果狂四郎已經知道前面驚險萬狀，還能夠如此坦然的往西走，十郎次不得不從心底充滿了畏敬之念，凝視著這位相貌怪異的浪人！

「那麼——告辭了！」

狂四郎輕輕點點頭，站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窗外傳來了「叭喳！」的鈍重聲，有件重物落在窗簷上。

原來是個足足有十帖大的大風箏掉在茶屋上，蓋住了整個屋頂。

何止如此！



一個人頭繫在風箏的中央，搖擺了一下！

「……？」

狂四郎見那人頭的額上有十字刺青，那是惡性重大的犯人的標幟。

「怪事！那個町居然用如此不吉利的風箏來比賽？」

田住十郎次皺起了眉宇，走上前去仔細的端詳了一下，然後對狂四郎說：「這是不久潛入紺屋町錢莊，殺死一家十二人的惡賊千里虎藏，可是，尚未送往町奉行所處刑啊……怎麼頭已經被砍下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

「哦！人頭原來掉在這裏！」

年輕的武士也不下馬，又急馳而去。

十郎次看著那遠去的背影，不屑的說：「原來是他！」

「他是什麼人？」

「這個城代的後嗣……他的惡作劇未免太過火了！」

●

半個鐘頭之後，水野大三郎出現在舞坂鎮上的一家碼頭海產餐舘。

餐舘建得很別緻，有一半是在水面上。

大三郎坐著的房間，就突出在水上。他向前來招呼的女老闆說道：「我要吃個時鮮鰹魚！」

「是的！早就準備好了等您！」女老闆推著笑容回答。

所謂的時鮮鰹魚，又稱「初鰹」，是指當季首先出現的鰹魚。

當時曾流行一句話：「當掉了老婆女兒，也要吃尾初鰹！」可見得當時的人是如何重視初鰹的美味了！

眞正懂得初鰹美味的人，其實並非江戶漢，而是土佐人及遠江人。因爲土佐和遠州皆位於捕鰹船出入的位置上，不必遠道到外洋上去捕捉。

在東海道上，此種初鰹又稱爲「舞坂物」，受到相當的珍視。

一般庶民除非等到六月，否則是吃不到鰹魚的，因爲大群鰹魚靠岸，都得在入夏之後。

但是，那些願擲千金而求美味的人，就等不及了。

每年釣起來的第一條鰹魚，必須先呈獻給幕府將軍，接著入藩主之口。然後富翁們都競相出價，希望比別家早一天吃到鰹魚。

水野大三郎在這三年之間，都自誇是浜松城下，除了主君之外，最早吃到鰹魚的人。

爲了保持這個紀錄，大三郎每天都到這家餐廳來問：「釣到沒有？」

今天總算等到了，大三郎愉快的說道：「今年也是我第一個吃到！太好了！」

「少爺！這條初鰹是某大人特地為你訂購的，很大的一條呢！」

女老闆這樣說著。

「什麼？有人送鰹魚給我？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他不肯留下姓名……現在就把牠送來給您過過目吧！」

不久，搬到大三郎前面的，竟是一條放在一個大砧板上的大鰹魚，足足有五尺長！

「嗯！太好了！我必須向他道謝！這個人到底是誰？趕快去問，我要去道謝一番！」

「不必了！他本人等一下還會再來！」

果然，老闆娘退出之後，一位黑衣浪人與她擦身而過，走了進來。

「這條魚是你送給我的嗎？你是誰？為何要送給我？」大三郎連忙一疊聲的問。

「現在讓你看看我會送魚給你的理由！」

浪人坐在大砧板前面，將手伸進已剖好的魚腹中，用力一拉，扯出一件東西，「叭！」的一聲丟在大三郎的膝蓋前。

正是那惡賊千里虎藏的人頭。

那是大三郎今晨擅自由町奉行所的獄舍中拖出來，把頭砍下來，繫在風箏上的！

「你……你是什麼東西！」

大三郎霍地拿起大刀站了起來。

「說，你有什麼企圖！」

狂四郎冷冷的抬起頭來，看著那亂嚷亂叫的大三郎，冷笑的說：「你沒有胆量吃下這尾吞過人頭的初鰹嗎？」

「可惡！」

大三郎刀光一閃，就往狂四郎身上劈來。

可是——

連大三郎都還來不及知道是怎麼回事時，自己的刀子却已經到了狂四郎手上。

大三郎怒叫著，又拔起腰上的短刀刺過去，這回連出手的餘地都沒有，就已經給擊昏在地上了！

●

等大三郎回復意識時，發現自己已經給綁得牢牢的浸在水中了！

水深及胸。

大三郎才動了一下，就「唉！」的哀叫了起來！

一條繩子纏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後直直的綁在頭上那



餐館的柱子上！

使他覺得怒不可遏的是，繩子中間居然掛著一塊木板，上面寫著：

『此時鮮每尾百文』

「他媽的！」

大三郎氣得眼珠子都要迸出來了，可是不可能掙扎，唯恐那套在脖子上的繩子會纏得更緊。

突然，有一艘出租的小船由碼頭那邊駛了過來，大三郎忍著脖子上的痛楚，大叫：「喂！救命！」

可是大叫之後，大三郎又「啊！」地嘆了一口氣。

那坐在船上的人，不正是那位作弄自己，使自己變成這副德行的浪人嗎？

「你暫時在水中泡一下吧！有益於冷却你的狂氣，不過你別耽心吃不到鰹魚！我已經由你的錢包中拿錢付了，雖然貴了一點，可是反正是你付錢，我也懶得講價。順便也給你訂了個價錢，如果你認為太便宜了，不妨自己加上一點觀賞費，漲點價吧！」

狂四郎留下了這些諷刺的話之後，划著小船，往荒井的方向逐漸遠去了！

## 荒井切腹碑

自舞坂至荒井之間，有一處寬廣一里的渡海，其名為今切渡。

古時，浜名湖，是一個淡水湖泊。

後土御門帝時代，由於發生了一場大地震，而致使湖泊與大海，連接成一片。自那時起，今切渡這個地名，就一直被人們沿用。

當浜名湖裡，仍然只是湖水的時候，在湖水向外流出大海的出口處上，架設有一座橋。

衣笠內大臣，曾經賦一詩吟詠該橋。

浜名橋上晨曦遍照，春旅人披晴霞漫渡

但是——

根據「更科日記」，則有下述的記載，「於返回途中，路經黑木；是時，橋的踪影，已不復可見；故而，轉乘渡船渡海。」是故，如今該渡橋已不復存在了。

在今切渡，會暈船的柔弱婦女，都不敢搭乘渡船過海，而轉行迂迴的陸路，前往彼岸。故而，這一條迂迴遼繞的路，被當地的居民，稱之為姫街道；是一段相當長的行程。

「舞坂一里，乘舟愚傻，不乘亦傻。」當地，有這

一段俗諺，流傳於居民之間。

舟行至彼岸，在停泊處，有一處名爲荒井的關所。

這裡，是關東、關西的分界線。在這條分界線的兩端，人情風俗完全迴異。

荒井的關所，可以說是，僅次於箱根番所的旅人嚴格檢查關卡。

在關所的前方，有數家專供旅人休憩，而等候檢查的茶屋，並排著經營。

其中的一家，在靠近店門處的一張桌子旁，坐著一個面色凝重，而恍惚若有所思的中年漢子，看他的穿著與氣質，似乎是某一個武士的僕從。

茶屋的掌櫃，看見他一臉的沈重神情，心裡暗暗生疑，而忍不住地趨前，向他詢問道：

「您這一位客官，是不是掉了錢袋？」

「喔！不！掌櫃的！我在等一個人。」

沈思中的僕從，聽見茶屋掌櫃的問話，猛然回過神來，而坦誠謙卑地回答問話。片刻之後——。

關所的大門裡，突然走出，一個穿著黑色衣服的浪人。僕從見狀，立即，——

「啊！」

發出一聲；同時，霍然站起，而急步行近。

「小的，見過眠狂四郎大人！」

他恭謹地作一長揖，而謙卑地向黑衣人如此說。

黑衣人，眠狂四郎，以冷漠的眼光，打量著面前的陌生人。

「眠狂四郎大人！請您見諒！小的，有一件事，想求您幫幫忙！我在這裡，等候您的出現，已經有一些時候了！」

路上，向晚時分的暮色，已十分深濃。人影的往來交錯，也逐漸頻繁而匆忙起來。前方不遠處，有一家客棧，店門前，正有一位女侍，扯著嗓門，揮著手，不斷地向過往的路人招呼，拉引；她的聲音，隨著風的陣陣吹送，而斷斷續續地傳至狂四郎的耳際。

狂四郎冷然地跨出腳步，而朝著客棧的方向行去。

「眠狂四郎大人——。小的求求您！……無論如何，請您聽小的說一說，這是關係著，我家主人性命的重要事情！」

滿臉俱是焦灼神色的僕從，拚命地向狂四郎哀求。

但是，狂四郎仍然沒有答腔，而繼續向前大步行去。終於，到達了客棧門前。這時，原先一直向他哀求的陌生僕從，突然，離開了他的身邊，而不知道跑到那裡去了。

——不過，僕從並不是就此放棄了。



當狂四郎選擇好客棧的房間，而步入內院，走向自己的房間，打開紙門的時候，卻赫然發現，陌生的僕從，正跪伏在榻榻米上，向他無言地哀求。

原來，在街道上，一直向狂四郎不斷哀求的陌生僕從，爲了避免被別人目擊；因此，在客棧門前，就離開了狂四郎的身邊，而事先跑到狂四郎的房內，等候狂四郎的到來。

「眠狂四郎大人！小的，在這裡，再一次地求您幫幫忙！」

一直跪伏在榻榻米上的陌生僕從，發出一陣哀沈悲切的懇求聲。

「我，眠狂四郎！對於素不相識的人，絕不會伸手助一臂之力。我，從來也沒有，想幫助別人的那種俠義心腸。我看你，還是省省力，死了這條心吧！」

狂四郎態度冷然地，嚴加拒絕。

陌生僕從聞言，立即抬起頭，而激烈地搖著頭喊道：

「噢！不！」

「大人！您不知道，是我家主人，要向您挑戰啊！」

「……」

「我家主人的名諱，是長尾修之進大人。今年，不過二十一歲、……他與您決鬥的結果，一定不是您的對手。雖然，決鬥失敗的結果，我家主人的心裡，也十分清楚。可是——」

「你家主人，是那一個藩主的部屬？」

「大人！請您原諒！實在很抱歉！關於我家主人的藩名，我不能告訴您。眞是抱歉！……雖然，我也知道，這是一種無理的要求。可是，無論如何，請您一定得救救我家主人的性命。這是，我這作爲下僕的人，這一生對於您的唯一要求！求求您，高抬貴手吧！」

「你家主人，是不是奉了君命，而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下，想要憑著，還沒有練熟的差勁劍法，向我，眠狂四郎挑戰？嗄！你說，你家主人，對於自己不是我的對手，一定會被打敗的結局，心裡十分明白，是嗎？那麼，他接受了君命，而向我挑戰，根本就是，自討苦吃！——你這個作爲僕人的，是不是，不忍心看見，你家主人痛苦、矛盾，而瞞著他，偷偷跑來向我，狂四郎求情？——是不是這樣？」

「大人！小的求求您，高抬貴手，放過我家主人吧！」

「唉！老頭！很遺憾！這是，你們自己不好，怨不得我！……對於自己的家臣，究竟有沒有能力打敗眠狂四郎，一無所知的這種藩主，眞是要不得，簡直是愚昧至極！而你家主人，對於藩主的無理命令，絲毫不加以明辨，只

沈默地接受，白白地想把自己的性命送掉，這種愚忠的作法，也實在不應該。至於你，爲了不忍心看見主人的痛苦、矛盾，而偷偷跑來，向我表露你的忠貞赤心。你以爲這樣作，就能夠打動我，眠狂四郎的心？嗄！那你就錯了！不過，面對著，像你這樣忠心的僕人，我也不願意再說些什麼了！……老頭！你還是請回吧！好好勸你家主人，勸他不要再追隨那種不講理的藩主；同時，也勸勸他，放棄刀劍的生涯，去改行作一個守本分的小商人，好好保持他的長壽吧！怎麼樣？這樣不是更好嗎？」

●

翌日清晨——。

狂四郎步出客棧後，不久，就發覺背後有人跟踪。

他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而冷靜地朝著街道，一直行去。未幾，他走到了，可以一覽無遺，七十五里遼濶遠州灘的汐見坂坂道。這時——。

突然，從路旁的觀音堂背地裡，躍出五個武士。前面三人，後面二人，頓將狂四郎前後包挾起來。

五人，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武士。

狂四郎雙手交挿在懷裡，而停下腳步，穩穩地停立在街道中。

「你們是何方派來的打手？」

半嚮，狂四郎冷冷地朝向對方發問。

「想請你跟我們一塊兒到那邊去！」

其中，有一個人這樣說。

「你們可是認爲，在這裡動手，會妨礙路人的通行？嗄！是這樣嗎？可是，相反的，我，眠狂四郎，卻認爲這裡是一個最理想的動手地方。要發動攻擊的人，是你們。而我，眠狂四郎，只要阻止你們的攻擊，防衞我自己，就可以了。你們可知道，在這裡動手，還有一種好處嗎？在這裡動手的話，我爲了不致於讓圍觀的人，停留得過久，我會儘速和你們分出個勝負。如何？現在，你們就動手吧！」

「不！——我們必須在藩主的面前，跟你——眠狂四郎，作眞劍的決鬥——」

說話者的聲音，顯得十分地緊張；而且，還略微地顫抖著。

「……？」

狂四郎冷漠地一一掃視包圍者的臉孔。

每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怯懦、卑屈、困惑、絕望——人間最懦弱慘淡的神色。一看卽知，他們全是奉了主君的命令，而勉強地前來挑戰。

——年輕！



在他們的臉上，已經永遠失去了。一個一個掃視過他們的狂四郎，心裡不禁起了一陣噓歎。

——好一個不講理的藩主！竟然，想把這些不知懷疑的純眞年輕人，追趕至死境！嗯！我倒要會會看，究竟是何等人物？

於是，狂四郎大聲說道：

「帶路吧！」

一行人，就向前行去了。

「你們裡面，有沒有一個叫作長尾修之進的人？」

走了幾步路後，狂四郎向武士們詢問。

「我，我就是……」

走在前面的三人，左邊的那個人，立卽轉過頭，他困惑地回答狂四郎。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我並不是一個到處遊山玩水的閒人！在我所要前往的路上，有些什麼樣的埋伏，都有人會向我報告。這，還有什麼好懷疑的！」

狂四郎護掩著年輕武士的忠實僕從，而如此謊說。

當這五名武士，從觀音堂背地裡躍出時，狂四郎的心裡，就一直感到十分疑惑。

像狂四郎這般高強的武者，不必拔刀，就可以看出，對方究竟有多少本事。過去，向狂四郎挑戰決鬥的對手，絲毫沒有例外，每一個人，都是充分練就劍法；而且，內心裡充滿著自信的劍術高手。

在旅途中，狂四郎曾在鎌倉的朝比奈切通台上，與選自由原藩、其他七藩的年輕武士，作過眞劍的決鬥——在那些武士當中，也有十分年輕的少年——但是，他們的武藝，都十分高強，在他們所屬的藩中，可能都是被稱爲麒麟兒或天才的武士。

爲了討伐，曾經殺人無數，而被稱爲劍魔的眠狂四郎，各藩都遴選出，武藝高強又有自信的年輕武士。被遴選中的那些年輕武士，都是十分自負；而且，早就有躍躍欲試的心理。

只是——。

在道場練習時，能夠發揮超群本事的麒麟兒，在實際臨戰的時候，面對著殺人無數的無想正宗——眠狂四郎，終究還是無法力敵，而鍛羽敗退。他們並不是武藝不精鍊的末流武士。

但是……。

此刻，向狂四郎挑戰的這五名年輕武士，根本無法與七藩的那些年輕武士相比，他們的武藝，一看卽知，是十分疏淺的。

像這樣不入流的武士，爲什麼要他們，向眠狂四郎挑戰呢？

更何況，下這道決鬥命令的藩主本人，也想親眼目覩這場決鬥！？

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地方。

●

不久——。

狂四郎被帶到了，建築在汐見坂斷崖上的荒井本陣引田八郎兵衛的別墅。

如果，對方是在這裡佈陣的話，那麼，按照道理，這裡應該有代表他們大名家徽的提燈與幔幕。但是，卻絲毫沒有看見這些東西。

站在庭院裡，整個遠州灘，可以飽覽無遺。初夏眩目的朝陽，半沈在遠處的海面上，遠遠看去，就好像一道金亮的弧線垂落在海面上；朝曦輝映在遠處的海天之際，就好像一片灰色的烟霧，煞是壯觀。

狂四郎面對著眼前的一片開豁絕景，絲毫不予理會，而冷然地轉身，背立在白砂上。

長廊上，舖著一大片的緋紅毛氈。其上，設有一個上座。上座的左右，已有數名近習、武士，分別候立著。

當狂四郎佇立在白砂上的時候，向那五名年輕武士，下達決鬥命令的命令者，急急步出。頭部包裹在頭巾裡，只有眼睛的部位露出；因此，根本無法看出，究竟是那一個藩侯。

不過，這並沒有什麼。眞正引起狂四郎興趣的，還是跟著藩侯出現，而分坐在左右的兩個人。坐在右邊的，是一個美艷少婦，可能就是藩侯的妾室。少婦的絕世容顏，在最初的一瞥，著實令狂四郎爲之屏息。坐在左邊的，是一個十分年幼的稚齡孩童，面貌清秀俊美，算得上是一個美童。

這一雙白晳柔美的可人兒，分坐在纏捲著頭巾的主人兩側，形成非常奇怪的畫面；似乎，從兩側發出的異樣眩目光彩，是專爲了烘襯居中的神秘主人。

「眠狂四郎！我希望你能在我的面前，與我的手下，作眞劍的比武。我想要瞧瞧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要求。」

「你說什麼　　」

「你所挑選出的這五名武士，都是功夫十分淺顯的末流武士。你說，在這種情形下，我能夠嗎？」

「啊！你不要再說了！我認爲他們的功夫，都相當精純，他們可以和你對陣的！開始吧！一個對一個。」

「一個對一個？」



以爲五名武士會一齊向他挑戰的狂四郎，聽見神秘主人的宣佈後，不禁爲之啞然。

這樣一來，無異是想讓那五名年輕武士，像賤狗一樣地，一條一條被宰殺。即使，五個人一齊上，也不值得與他們一鬥，何況，現在——一對一，唉！

——嗯！其中，一定另有文章。看他的樣子，並不是一個不講道理的主人。那麼，很可能，他對這五名年輕武士，懷有仇恨的心理，而想藉此機會，除掉他們。嗯！非常可能！

「開始！」

隨著主君的一聲令下，立即，自五名武士當中，走出一人。

「在下，第一個來向你討教！」

說罷，立即拔出長刀，而瞪著眼，一步一步地逼近眠狂四郎。

狂四郎兩手空無一物地，垂在身體的兩側，而以一種非常冷靜的眼神，注視著逐漸逼近的對手。

「呀！」

跟著一聲嘶喊；旋即，就揮著長刀，疾砍向前。

正當這個緊張的瞬間，只見，狂四郎緩慢地動了一下。一腳向前跨出，他伸出左手，朝著揮砍而下的對方手腕，輕靈地穩穩扣住。旋即，並伸出右手，輕易地奪下長刀，而順手一揮，斜裡砍中了對方的腰部。這一連串的動作，任何人都能夠看得清清楚楚。

對陣的年輕武士，連一聲也來不及吭地，當即就昏死了過去。

「沒用的東西！下一個！快！」

主君憤怒的喝叱聲中，有一種異樣的緊張感與不安感。

第二名出場的年輕武士，不消片刻，很快地也倒躺在白砂上。

「喂！喂！……眠狂四郎！你爲什麼一直是空手應戰？你爲什麼不取下你的刀，跟我的手下過招？這是我准許的眞劍決鬥啊！是我准許的啊！快啊！你快取下你的刀啊！」

聽到對方主君的一連串喊叫聲後，狂四郎才猛然意識到，自己的兩手空無一物。但是，他並沒有立即取下長刀，而只是冷冷地盯著，坐在上座的命令者。

「我有一件事，想要向你請教！如果，你的這些家臣裡面，有人能夠砍傷我，你有什麼獎賞？」

狂四郎冷漠地問命令者。

「你說什麼？獎賞嗎？獎賞就是這個！」

命令者指著坐在右側的美艷少婦，大聲回答。

「我，我要把她賞給，能夠殺你的人！」

「喔！是嗎？——」

狂四郎聞言，微微頷首。

當命令者十分激昂地喊叫著的時候，狂四郎暗地裡，朝分坐在他兩旁的美婦與美童，瞄了一眼，而恍惚若有所悟。

旋即，狂四郎的視線，又轉而掃向剩餘的三名年輕武士。

「你們還想跟或過招嗎？」

半嚮，冷冷地問。

三人還來不及回答，命令者又怒聲吼道：

「萬作、修之進、吉右衞門，一齊上！一齊上！」

三人聞言，立卽「呀」一聲一齊拔出長刀。

狂四郎只是空著手，而任憑他們，從三個方向進攻。

「殺！」

一人從左方，揮砍向狂四郎；同時，其餘的二人，也發出一聲很大的嘶喊，而揮刀疾砍……。

瞬間，勝負已然分曉。

挾擊的三人，一齊負傷倒地，而且全昏死了過去。

「沒用的東西！切腹切腹！」

命令者又大聲急吼。

狂四郎聞言，帶著一抹淺笑，緩緩行近上座的地方。

「藩主，應該切腹的人，並不是這五個年輕人，而是另外一個人！」

「什麼!?」

命令者瞪眼怒喝。

狂四郎兩道冷澈的眼光，筆直地投射在命令者左側的美童臉上。

美童的臉孔上，滿佈著恐懼之色。

看見美童流露出的表情，狂四郎心裡，已有十足的確信。

轉瞬間——。

已經行至上座前方的狂四郎，舉起剛才奪下的長刀，邊疾一揮——

「啊！」

頓時，一聲慘叫。旋卽，美童就倒了下來。

他的衣服，被利刃削成兩截。

狂四郎伸手揪住袴子的一端，而用力一拉；頓時，美童就好像寄居蟹一樣地，從卷貝裡，被扯了出來，全身僅剩下一條腰帶，赤裸裸地呈現在家人的眼前。

旋卽，眠狂四郎一脚將上座的裸身，踢落至地面。然後，轉而逼近右側的美婦，同樣地，又揮出他獨特的一刀。



刹時，響起一聲慘叫。美婦也同樣地倒了下去——腰帶、衣裳齊齊斷落。

命令者和他的近習們，目覩狂四郎迅如疾電的穉厲劍招，一時竟全部爲之驚呆住了，他們楞楞地瞪著眼，一副茫然失態的表情。

隨卽，狂四郎就把赤裸裸的美婦與美童，並排在白砂上。然後，轉身向命令者說道：

「藩主！你所寵愛的妾，似乎與你的年輕家臣，暗地裡有所私通。可是，你苦無證據可尋。你在無法查明，究竟是那一個年輕武士的情形下，只有在你的武士裡，挑選出你的愛妾可能會喜歡的人。然後，命令他們向我挑戰。你的目的，是想藉我這流浪漢的手，殺了他們，是不是？嗄！」

「……？——」

命令者對於狂四郎的料事如神，不禁爲之啞然。

「沒錯吧！那麼，你的如意算盤可打錯了！……你堂堂一個藩主，竟然讓手下的年輕武士，佔了你的愛妾，這豈不是一件落人笑柄的羞事。……像這樣的家醜，你居然找了一個外人，而大事宣揚。你想藉著外人的手，將姦夫淫婦同時除掉，以回復你，堂堂一個藩主的威嚴。哈！你竟然以爲這是唯一的好辦法！」——

對命令者加以一番冷嘲熱諷後，狂四郎從容地作一長揮。然後，轉身預備離開。

「狂四郎！你——你竟敢侮辱本藩主！」

命令者漲紅著臉，大聲怒喝。

狂四郎充耳未聞，而大步地向外行去——。

「誰——來人啦！不要讓他離開！快！快去追他！把他幹掉！快啊！——沒人要去嗎？你們誰去追他，我，我加賞一百石！一百石！」

任憑命令者喊破了喉嚨！但是，他身邊的近習，沒有一個人想要動。

●

狂四郎在立場茶屋休息了片刻！然後，步下汐見坂的坡道。臨近正午時分，他就走到了，作爲海上船隻目標的燈籠堂前。一個人蹲坐地堂上，狂四郎抬眼一看。

——呃！是他！

長尾修之進的忠僕，正以一雙充血的赤眼，直直地看著他。

狂四郎繼續向前走近；但是，脚下不自覺地緩慢了下來。又一眼望去——遲疑一下。但是，終究還是沒有說話，而默默地錯身向前行去。

「眠大人——」

僕從發出哭竭的沙啞聲，勉強喊出。

狂四郎回過頭，看了一眼僕從的痴呆神情。半嚮——

「我家主人……他……他已經切腹了！」

「切腹！」

狂四郎緊皺了一下眉頭。

「那，其他四個人也……？」

「是，是的——」

「……」

狂四郎張了張口，想說些什麼。繼而一想，即使說了，也沒有什麼用。於是，腳下一抬，緩緩向前步出。

——唉！那些年輕人！眞傻噢！竟然不知道，他們所選擇的路，就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路！唉！……

一股難言的苦澀痛楚，暗暗自狂四郎的心底升起。

「唉！眞傻！」

走了幾步路後，狂四郎忍不住歎了一口氣，感慨地說了一聲。

## 白須賀之母

絲毫沒有一點前兆；向晚，卻突然起了一場暴風雨。

街道背山而建；因此，在狂暴的風雨中，顯得更加的晦暗。雨勢暴急如狂捲而至的幔幕，一波緊跟著一波，急急排湧而驟落在街面，水花高高地濺起。——

剛剛走至白須賀，預備落腳的眠狂四郎，就遇上了這一場黃昏的暴風雨。於是，他急急奔進立場茶屋裡。坐了下來，躲避這一場暴風雨。

茶屋外，雷電交加，大雨傾盆。

狂四郎默默地看著，茶屋外的狂暴風雨。

茶屋裡；雖然，有很多躲避雷雨的過往路人；但是，這場駭人的暴風雨，嚇著了他們，大家都懷著驚悸的心情，擔憂地互相對視。沒有人有心情攀談。

坐在狂四郎旁邊，一個戴著宗匠頭巾，穿著小龍紋綿紗背心的中年漢子，似乎在冥想著什麼，雙目微微地闔著。

不久——。

暴風雨過去了。太陽從雲層裡露出了臉，金色的陽光，照射在街面的積水上，四周頓時明亮了起來。

前方，瀰漫著一片灰色烟霧的遠州灘，與街道的明亮眩目，互相輝映，構成一幅絕妙的美景。

太陽已偏西了。

這時——。



狂四郎鄰座的中年漢子，以低沈而清晰的聲音，獨自語道：

「坎爲水——。彖傳曰：習坎重險，水流不盈，行險不失信。維心亨，乃以剛爲之。行而不尚，是行而有功。天之險，不可登；地之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哉！」

——是指著我說嗎？

狂四郎明白，這是筮竹占易的文句。

對方所說的，正是大凶的一卦。

狂四郎默不吭聲。對方又說道：

「上六。用徽纆係之。寘於叢棘。不逾三歲。大凶——」

「……」

狂四郎覺得很厭煩；於是，從他的身旁，站了起來。

「哎呀——」

對方突然喊出一聲。

「恕我冒昧！你向西行，恐有不測。你最好還是改個方向走吧！」

對方向狂四郎忠告。

「剛才，我利用避雨的時候，在胸裡，爲閣下你，用筮竹占了一卦。坎爲水，平淺地說；就是，你要前往的地方，有一個大災難，正等著你。耐不住漂泊生涯的困窮，詐僞妄行的你，將要遇到的對手，心中有毒……」

「……」

狂四郎一句話也沒有說地，步出了積水的路上。

但是，對方也緊跟著走了出來。

「你看——你地面上的影子，多奇怪啊！」

對方又尖聲怪叫起來。

狂四郎聞言，若笑道：

「相學，有面相、手相、骨相；難道，還有影相不成？」

「根據我三十年來的研究，影相此道，略有會心。先觀天運，以生年、月、日、時的干支，爲骨幹。那麼，空亡自然會出現在自己的影子裡。影子，自人出生後，就一直緊追不捨，至死方休……」

空亡者，例如甲子日生者，在戌、亥的年月日與其方向即是。此即空亡的奧義。

像這種相命的玩意，狂四郎一向是不置可否。

但是，看看對方的態度，即使大聲喝叱，也趕不走他。

「嗯！不錯！在影子裡，觀察人的吉凶禍福，的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難道，我的影子裡，出現了死亡的

凶兆？是這樣嗎？」

「這個，我不打算向你說明。可是，我可以確定！如何？你想不想聽聽看，有什麼避免大難的方法？」

「不！謝了！我自己也非常清楚，有無數的冤魂，正盤旋在我的肩背上。所以，我的影子裡，當然會出現死亡的凶相！至於——」

狂四郎說到這裡——突然。

對方急急跳出數步之遠。

可能是感到狂四郎身上，散射出的冷肅殺氣，而反射性地敏捷跳開。

狂四郎冷冷地盯著對方看。

「原來，你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相士。好！那麼，我問你！……我要去的地方，有什麼凶事等著我？」

「這個嘛！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躲過你影子裡大凶的辦法。從這裡向前走一百步；如果，有人向你訴苦，求你幫助他，你必須伸手援助！」

●

雨水退去了，街道上，又回復了熱絡的景象。狂四郎雙手揷在懷裡，腳下按照著相士的忠告，一步一步地數著向前邁進

街道的兩邊，林立著數間的客棧。這個時候，對於拉客的女侍來說，似乎還嫌太早了一點。斜陽慵懶地撒落在街道上，兩邊的客棧靜悄悄的。

當狂四郎數到第一百步時，一眼瞧見，客棧與客棧之間的小稻荷祠前，蹲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

少年的胸前，掛著一塊木牌。

木牌上，寫著非常奇怪的文句。狂四郎仔細一瞧。

——咂！會是這個嗎？

心裡暗自忖道。

『我要賣母』

木牌上如此寫著。

狂四郎就在第一百步的地方，佇足了下來。

「你爲什麼要賣母親？」

然後，向少年詢問。少年聞聲，立即抬起頭，神色從容地回答道：

「家母希望賣春。」

少年，雖然穿著一身破爛的衣服；但是，看得出來，是一個武家的孩子。從他的高雅氣質看來，可以知道，一定是出自於有名望的家族。

「你母親想用賣春的錢，過生活嗎？」

「不！是要充作藥費。」

「……？」



「家祖父臥病在床。」

「……」

「家母只願意向路經此地的武士賣春。……請您買吧！大人！」

「喔！好吧！我買！」

「謝謝您！」

少年謝過狂四郎後，立即站了起來，從懷裡取出一條布巾。

「請您用這塊布巾，把眼睛矇起來，我會牽著您的手帶路。」

「你不願意讓人家知道你的家嗎？」

「是的！」

狂四郎聽完少年的回答後，伸手接過布巾，自動地把雙眼緊緊地矇了起來。然後，對少年說道：

「你用不著牽我的手。你先走，我自然會跟著你的腳步聲走。」

「好！……那麼，請您小心跟我走！」

狂四郎聽少年如此說，立即跨出腳步，緊跟著已經轉入了小路的少年背後走。

「你在稻荷前，已經坐多久了！」

「差不多有十天了！」

「一共有幾個武士，買下你的母親？」

「不！一個也沒有！」

「咦！這就奇怪了！出外的人，都是相當好奇的！爲什麼……」

「到我家去的武士，已不止五人、十人了！……可是——」

少年說到這裡，就打住了，不再說下去。

狂四郎見少年不願意再說下去，也不想再繼續追問。他心想，只要見到了少年的母親，自然可以明白，爲什麼那些武士不肯買的原因。

「你掛著賣母親的木牌，坐在那裡，難道鄉里的人，都沒有說話？」

「不！他們都裝作沒有看見！」

「喔！你是說，沒有人表示同情，也沒有人蔑視嗎？」

「是的！大家都當作沒這回事！」

狂四郎聽罷，大惑不解，他完全無法了解，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走了好一陣子之後，少年就領著狂四郎，轉入了一個林子裡。方才暴風雨所留下的水滴，隨著晚風的吹動，像小雨般地，打在少年和狂四郎的身上。這時——。

少年突然出聲向狂四郎提醒道：

「請您小心了！前面就是石階了！」
石階相當地陡急，階數也頗爲不少。
少年從門、玄關，一直到內室，都細心地一一加以提醒。是一個訓練有素，相當有教養的孩子。可是，他竟然會幫助母親作賣身的事。這實在是出乎尋常的事。祖父的藥費，應該不致於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解決的啊！但是，他怎麼只是一點也不在乎地，坐在路旁，胸前掛著賣母的木牌。難道，他眞的不介意，路人向他投射的異樣眼光嗎？他絲毫不怕遭鄰人的非議嗎？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囘事呢？
狂四郎的心裡，一連串打了好幾個問號。
看他的態度，似乎曾經受過嚴格的管敎。他的氣質，也是非比尋常的孩子。——眞是叫人愈想愈不通。
——可能、好像，又是一個圈套！嗯！的確有這種感覺！
被引進內室，坐了下來的狂四郎，在伸手解開眼上的布巾時，心裡突然起了一陣預感。
室內的陳設，十分平常，紙門緊緊閉著，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悶熱的氣息。四周靜悄悄的，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

片刻——。

帶路的少年，走入了屋裡，向著等候的狂四郎，恭謹地說道：
「一切都準備好了！請您隨我這邊來吧！大人！」
說罷，少年就引領著狂四郎，從走廊上步入露台，穿過一道矮門，進入一間獨立的屋子。
是一種鄉土的構築，似乎由來已很久，顯得十分古舊。
這時，太陽已西沈，正是涼風送爽的宜人時刻。
屋子裡，紙門大大地開敞著，一眼望去，簾幔的陰影裡，萌黃的蚊帳，在藤蓆上，微微地搖晃著。
蚊帳外，擺設著一個罩著網的伏籠；裡面的香爐，正不斷地飄出陣陣的伽羅香氣。
在模湖中，狂四郎看見，蚊帳裡端坐著一個女人。身上，穿著染葦水雁的麻浴衣，繻子緊緊結在腰前，看起來，十分地迷人。但是，非常奇怪的，她的頭部，整個纏捲在頭巾裡，一點也看不見她的臉孔。
「請進！」
蚊帳裡，傳出一個柔美的聲音，迎接狂四郎。
狂四郎聞言，立卽大步地行近伏籠。這時，少年朝蚊帳裡鞠了一個躬；然後，就退出了屋子。
待少年離去後，狂四郎就坐了下來。這時，女人又出



聲說道：
「蚊子很多，請進帳子裡來吧！」
狂四郎聞言，立卽指著蚊帳裡的油燈枱說道：
「那個沒有點上，男女之間的事，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從前——。
一個公卿想進入公主的房間時；如果，裡面的油燈，沒有點燃；那麼，他就不能夠靠近床邊。這是一種古老的規矩。
像這樣的規矩，狂四郎也知道。
女人，爲了不願意被看成，像街井的賣笑婦女一樣，而特意製造風雅的氣氛，迎接客人的時候，客人當然要照著她的意思作。
「天色還早，距離全暗，還有一些時候。……您，請進來吧！」
狂四郎聞言，立卽站起身來，掀開蚊帳，進入了裡面。
片刻沈默後，女人俯身說道：
「您不要求我把頭巾取下來嗎？」
「你可是說，以前來過的武士，都要你取下頭巾，是嗎？」
「是的！從來沒有一個人例外……」
「也許，你拿下頭巾後，像妖魔鬼怪一樣地難看！是不是這樣？」
「唉！我把臉部遮起來，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請您多多原諒！」
「既然，你不願意拿下頭巾，我也不勉強你。」
「謝謝您！」
「不過，有一件事，我想要問你！」
「什麼事？請說！」
「你的孩子，胸前掛著一個賣母的牌子，坐在白須賀行人來來往往，非常熱鬧的地方，爲什麼沒有人注意？大家爲什麼都裝作沒有看見？」
「………」
女人沒有囘答。
「府上看來，也是有淵源的武家；在地方上，應該有相當的名望；說不定，正是大家都知道的某某大家。像這樣有名望家的妻子，公然宣佈要賣身，怎麼不會引起地方上父老的非議呢？」
「………」
「這究竟是怎麼一囘事？爲什麼大家都裝作沒看見？你能不能告訴我？」

「……」

狂四郎抱著雙臂，眼光直直地看著女人。像這樣的情況，狂四郎是有那種耐心，可以一直等到對方開口。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沈默後，女人依然沒有開口，而只是站起身，伸手點燃油燈。

這時，黃昏的天色，已經全部暗了下來。

接著，女人所作的事；就是，取下蒙住整個臉部的頭巾。

狂四郎雖然只看見她的側臉；但是，還是爲之一驚；是一張非常美麗的臉孔。

細長，高聳的鼻樑，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最美麗的東西；一定是具有相當悠久的淵源，有名望的家族，在數百年的傳統下，才可能蘊育出這樣高雅的氣質。

「您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

女人終於打破了長時間的沈默，而開口說話。

「我終於還是把頭巾取了下來！這是，第一次我自動取下頭巾。以前，那些由我兒子帶路前來這裡的武士，有很多人，都是不理會我的拒絕，就強行取下我的頭巾……只有您 您居然說，我不願意拿掉，就不要拿！當然，我本來也沒有拿掉頭巾的意思。……不過，我知道，您一直是在等我自己取下頭巾！……」

「不！我只是問你，爲什麼白須賀的人，都裝作沒看見似地，不當作一回事？」

「對於您的問題，我的回答；就是，取下頭巾。」

女人說罷，就把整個臉孔朝向狂四郎。

——這！

狂四郎一時竟爲之屏息。

原來，女人一半的臉，已經完全變型了；看起來，好像是火傷留下的醜陋疤痕；整個半邊的臉，佈滿著一個個的硬塊，硬塊的周邊，已有糜爛的迹象；皮膚上凹凸不平的形狀，與濕濕黏黏的膿汁，令人覺得十分噁心。

——啊！是癩病！

狂四郎在乞丐群裡，經常看見，患有這種病的臉孔。

「看到我這種可怕的臉，就是再好奇的人，想要抱我的念頭，也會立刻消失！是吧！」

女人好像要向狂四郎挑釁似地，以一種激烈的口吻尖聲說。

一直凝視著女人的狂四郎；突然，輕輕笑了出來。

「你就當作是喜歡吃蓼的蟲來了吧！」

「啊？！你眞要對我……像我這種有病的女人，你眞的也要買？」



「是的——」

狂四郎淡然地點點頭。

「……」

女人瞪著大眼，筆直地凝視著狂四郎。

狂四郎的表情，一直十分平靜。

半嚮，女人又開口說道：

「我這種病，並不是只有臉部這個樣子，我身上的每個地方，也都是這個樣子！你還願意嗎？」

「我不在乎！你要知道，像我這種人，並不是爲明天而活今天的人！再說，我就是抱了你，也不一定會染上這種病。萬一，我眞的被你傳染上了這種病；那也是，我這種人，最好的一種死法！不是嗎？」

狂四郎說完這番話後，心裡突然起了一陣懷疑。

——咦！這難道會是，對方知道自己的個性，一向是人家說黑的，我就說是白的；而利用這點，設下這個圈套，想引我上當？

在這樣的疑惑中，狂四郎的心裡，湧起了一種直感。

——嗯！好！我明白了！

狂四郎微微頷首。旋卽，唐突地對女人說道：

「我要抱你！」

說罷，一隻手就伸了過去，一把抓住女人的浴衣下擺。

「啊！」

在女人發出一聲驚叫的同時，她的浴衣也已經被掀開了，整個豐滿白皙的下肢，完全暴露無遺。

狂四郎一眼瞪去，的確，她的大腿上，浮現著無數的癩斑。

但是，看見這種情形的狂四郎，卻毫不遲疑地，立卽五指按捺在那些癩斑上——瞬間，女人以一種受過訓練的動作，敏捷地撥開了他的手；然後，匆忙地往外跑。

狂四郎微微笑了一下。

原來，他是故意讓她逃跑的。

當女人跑出蚊帳外的時候，唯恐狂四郎會使用短刀射來！於是，她慌忙地繞到伏籠旁的柱子後面。

但是，狂四郎早就料定了，女人會跑向那裡。

因此，當女人的手，剛剛抓住柱子的刹那，狂四郎的短刀，就忽地從腋下，射了出去。

短刀刺穿了蚊帳．而挾帶著浴衣，一齊向女人飛去。

狂四郎對於女性的敵人，經常使用這種當場的定身法；是一種相當殘忍的制敵法，凡是被他用這種方法制住的敵人，絲毫動彈不得。現在，他又再度使出了這一種技法——。

白刃的鋒利刀口朝上地，從女人臂部的中下方，直透

過私處的邊緣，而深深地插入了柱子裡。

女人感到臀間白双的冰冷寒意；頓時，驚叫了起來。隨即，就想移動身體；可是，鋒利的刃口，劃傷了私處的柔嫩肌膚；頓時，她痛得叫出了聲音。

由於，白刃的鋒面朝下，而連同著她的浴衣，一齊刺入柱子裡的關係；因此，她根本無法動彈。

「你還能怎麼樣？」

狂四郎冷冷地問了一聲。

女人喘著氣。

「你還賣不賣你的身？」

女人點了點頭。

「賣！我賣！」

## 二川的赤水

眠狂四郎站起身來；這時，蚊帳就好像脹滿的帆，被刺入柱子的短刀，緊緊地繃著。他伸手想要取下，斜刺在女人下體邊緣的短刀。

但是，當他的手碰到刀柄的時候，心裡突然又湧起，一種他獨特具有的銳利直感。

——自己在蚊帳裡，女人在蚊帳外，這種情況，必須特別小心。如果，眞的是圈套的話；那麼，自己單獨留在蚊帳裡的時候，正是最危險的時刻。

以前——。

伊藤一刀齋，在小田原的妾宅裡，爛醉如泥地臥躺在蚊帳內的時候，由於愛妾的叛離，而遭到那些平素與他有私怨的人襲擊。當時，蚊帳的繩子，被圍攻的人砍斷，使他頓時成了袋中老鼠，而任憑敵人從四面八方刺向身體。一刀齋在醉眼惺忪之際，胡亂揮舞、躲閃；最後，好不容易才衝出蚊帳，脫離危險，而創出了日後威震武林的一刀流佛捨刀。

狂四郎環顧一下蚊帳的情形，發現已經十分陳舊；上面塗有許多乳汁；經由繩子穿過孔吊了起來。

他會遭到像伊藤一刀齋同樣的危險，是十分可能的事。於是，他彎下了身體，迅速地爬出蚊帳外，而伸手拔出，插在女人股間的短刀。

女人一時還楞楞地佇立在原地不動；稍後，才好像想通了似地，風情萬種地進入了蚊帳裡；旋即，並自動地解開了腰帶。

狂四郎一邊等著女人躺下，一邊敏銳地注意著，庭院裡究竟有沒有什麼動靜。

皎潔的月光，遍撒在整個庭院裡，四周靜悄悄的，並



沒有什麼可疑的動靜。

如果有絲毫的可疑迹象，是絕對無法躲過，狂四郎銳利異常的神經。

——原來如此！

狂四郎心裡暗自思忖。

——一定是認識我的人，設下這個圈套！

既是這樣；那麼，我不如將計就計；否則，我就無法知道敵人的眞面目。

念頭一轉，狂四郎就進入了蚊帳裡。

女人兩手伸直，而雙目閉闔，靜靜地躺著不動。

狂四郎伸手掀開浴衣，就老實不客氣地，動手解開裡面的內衣。

在油燈映照下的肌膚，十分豐滿圓潤，就好像是泰山木的花瓣，又厚又重。在豐滿而有光澤的胸部、下腹，浮著一點一點的癩斑。長得很密的恥毛上。也有一大塊的癩斑。

狂四郎瞧了一陣後，就把女人翻轉過身。

她的背部，絲毫沒有癩斑的痕迹。

——嗯！

狂四郎知道，他的直感並沒有錯！

於是，他從背後抱住女人——右手伸過腋下，摸向隆起的胸部，左手從股間伸了下去，作著這種動作的狂四郎，全身的神經，同時也敏銳地注意著四周的動靜。

當左手伸到柔嫩的私處時——瞬間。

女人發出異樣的呻吟聲；身體也開始抖顫了起來。

同時——。

蚊帳掉落下來，覆蓋在兩人的身上。

●

原來，女人所發出的異樣呻吟聲，正是一種暗號。

伊藤一刀齋曾經遭到的危險；這時，終於降臨到了狂四郎的身上。

不但如此，對方也並不是躲在庭院裡。

驀地，一陣箭風襲擊了過來。

月光下，迅疾如風的利矢，挾著一陣呼嘯聲，連續地朝著覆蓋在蚊帳底下的兩個人射過來。

射了七箭之後，四周又再度回復了平靜。

稍爾，約莫數到十的片刻功夫，遠方傳來大群人的騷動聲。

——這時。

蚊帳裡，也起了一陣騷動。

蚊帳像被風吹起似地，連同著藤席，高高彈起，帳下的狂四郎，旋即，緊跟著站了起來。

佇立在走廊上的狂四郎，左手握著一個奇怪的東西。

突然，他背後蚊帳裡，從油燈上噴出了一道火焰。

熊熊的火光，照亮了狂四郎左手的東西。

——赫然是一塊醜皺糜爛的假皮。正是女人癩斑點點的那半張臉。

是利用魚鱗巧妙作成的假皮膚。

狂四郎手握著假皮，冷然地站在熊熊的烈火前。背後，燃燒著的紅舌，不斷地蔓延、高漲。

遠處，以少年爲首的一大群人，急急衝了過來。

狂四郎神色不改地，瞅著奔跑而來的四、五十人。

少年在狂四郎面前不遠的地方，停住了腳步，高挑著雙眉，怒目叱道：

「眠狂四郎！還我父親的命來——覺悟吧！」

狂四郎立即也跟著大吼一聲。

「幹什麼！」

旋即，又厲聲喝道：

「把自己的母親，當作犧牲品，這算什麼爲父報仇！指使你的人，我大概已經知道。……傻瓜！放著平靜的母子生活不過，竟然甘願走向地獄；我問你，你這樣作，究竟有什麼好處？究竟能夠爲你帶來什麼幸福？嗄！」

少年一箭也沒有射中狂四郎，反而，七箭全部都射中了他的母親；對於這種失算，他眞是懊恨極了。

原先，少年連同母親的安排，是獨自把狂四郎留在蚊帳內；然後，再發出暗號連絡。埋伏在遠處的人，聽到暗號，立即把繫在蚊帳上的天蠶絲一拉，蚊帳就會掉下來，而把狂四郎困在裡面。

他們認爲，如果埋伏在附近，一定會被狂四郎發現；因此，把弓箭手埋伏在狂四郎所無法察覺的遠處。同時，少年與其他的人，也在遠處待機。

那些弓箭手，由於埋伏的地方，離開蚊帳，有一大段距離；因此，無法看清，蚊帳裡的情形。

母親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有不顧自己的犧牲，而發出暗號的聲言。

狂四郎冷冷地掃視過少年背後的那一大群人，發現，竟然連一個武士也沒有，全都是白須賀的住民。看情形，他們是特地趕來幫助少年報父仇的。

——今夜所發生的事，對少年來說，無異是一場惡夢。

這時，狂四郎背後的房間，已經燃燒得非常劇烈，火焰不斷地向他逼近；於是，他走下了長廊。

「還我父親的命來！」

少年見狂四郎走到廊下，立即大叫著揮刀高舞。



背後的群豪，立即起了一陣騷動。

狂四郎冷靜地朝著少年大步走去。

非常兇猛地——。

少年跟隨著他的喊聲，一路殺了過來。

驀地，少年小小的身體，像球一樣地被踢開了；頓時，目擊的群衆裡，起了一陣驚呼。

稍爾，那批人看見狂四郎，雙手依然是空無一物，才安心地回復了平靜。

狂四郎對仆倒地下的少年，連看也不看一眼地，就大步朝著群衆裡走去。

人牆頓時向左右分開成兩半。

狂四郎從容不迫地，從中間穿了過去。

群衆在狂四郎通過之後，又起了一陣騷動。

人群分散開來，一群人湧至少年的身旁，扶起少年；另一群人，則匆匆忙忙地趕往火場搶救。

離開了人群的狂四郎，一路從容不迫地向前行；行近冠木門的時候，一眼瞧見，黃昏時，在立場茶屋裡避雨，當時遇見的那名相士，正佇立在冠木門下。

「正如你的忠告，這就是我影子裡的大凶。」

「……」

「但是，我的大凶，並不是現在才開始，我早就知道會發生這種事。……如果，你眞的是一個能夠知道未來的相士；那麼，你爲什麼占不出，這一對母子報仇的結果？」

「……」

「哈！你以爲我，眠狂四郎一定會上當！哈哈！你的這種占術，也未免太差勁了吧！現在，你存在這個世間，已經毫無用處了，你還作什麼呢？你還要作什麼呢？」

回答狂四郎這些話的；就是，對方穉厲的一擊。

但是，出手一擊的相士，招式未及使出，就在半空中，被狂四郎定住了。——然後。

狂四郎錯身走過；走出四、五步時，背後的地面上，傳來碰然一聲；相士的身體，僵直地仆倒了下去。

●

黎明來臨了，東方已微現魚肚白。

右方，較低的丘陵稜線，首先浮現了出來。緊跟著，黎明的白色大氣，也迅速地沿著田地、人家、林園、街道，一路蔓延了下去。

這時——。

從白須賀的地界，走出了一個戴著深編斗笠的武士。

大自然還在沈睡之中，黎明的街道，首先由這個武士踏上。武士的步伐，十分快速。

越過薄餅名聞遐邇的猿馬場，再渡過境橋；這是遠江

與三河的境界，橋因而得名。

從境橋到下一個城塡二川，尙不足一里。

走過一里山的小部落，再渡過一條河，前面就是二川的地界；這時，已籠罩在一片朝靄中。

戴著深編斗笠的武士，走到橋頭的地方，突然停下了脚。

一陣異樣的感覺，在他的心裡湧起。

驀地，自對面的橋頭底下，冒出一個身穿黑色衣服，像浪人模樣的武士。

「都田水心！遮著臉走路，這未免太過於神秘了吧！」

眠狂四郎在清晨的薄曦中，微微地笑了一下。

對方沒有回答，只是伸手摸向半斗笠的邊緣，一把摘下遮住臉部的深編斗笠；這種乾脆俐落的作風，正是他獨特而不同於其他刺客的一貫作風。

他慢慢地踏上橋面，朝著狂四郎走去。

「早！」

他點了點頭，行了一個禮。

「老是讓尊駕來等我，實在不好意思。所以，這一次我搶先一步，在這兒等你。」

「不敢當！」

水心流露出一抹得意的神色。

「指使學過易學的人，爲我占卜；然後，又安排小孩在胸前掛一個奇怪的木牌；讓一個古門大家的後裔，扮演一個癩病的患者……這些，都是經過你苦心的安排。可是，非常不幸，結果並不是你所期望的……沒錯吧！水心閣下！」

「這一次，本來我認爲一定會成功。沒有想到，還是被你識破了！要對付你，可眞不簡單！不過，今天我一定要向你討回一個公道！」

「哈！你這句話，我早就聽膩了！……我問你，孩子的父親，究竟是不是我所殺過的人當中的一個？究竟是不是？」

「閣下眞是貴人多忘事！不過，我對於閣下已經忘記的事，和閣下的所作所爲，倒是清楚得很。那孩子的父親，正是你在決鬥中殺死的一個人。」

「他是那一號人物？」

「這個嗎？閣下你先聽我說這一段，聽完之後，你自然可以明白。那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當時，閣下你在前往東海道的途中，是不是曾經參加過，熱田神宮初卯祭的奉納比武？是不是？有吧！」

「嗯——」

在狂四郎的腦海裡，的確有過這個記憶。



「你還記得對手的名字嗎？」

「我記得……好像是直心影流，北條彌九郎——」

「不錯！正是他！北條彌九郎，就是直心影流中興名人藤川彌司郎右衞門的高徒。他是得到藤川彌司郎極意韜形眞傳的唯一劍客，在尾張一帶，是十分出名的人物。」

直心影流，有下列的傳書；就是，靈劍傳、窮理卷、目錄、免許、命劍傳。

北條彌九郎得到了這些傳書；而且，將他師傅名字中的一個字「彌」，作爲自己的名字；他算得上，是一個一流的劍術高手。

當天的奉納比武，這位武藝超群的劍客也參加了。所以，評審時，誰都不必爭執，究竟那一個才是優勝者。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地，一個打著眠狂四郎名號的流浪漢，突然出現在北條彌九郎的面前；長刀一出鞘，北條彌九郎的腦袋，就開花了。

「現在，我把北條彌九郎的身世，向閣下你略微說明一下。……浜松城下，有古城與新城；這件事，我想閣下你，也應該是知道的！是吧！新城，是德川家康公所修築的。而古城的引間城呢？就是，永祿時代，飯尾豐前守致實大人所建造的。當時，駿遠三的統領今川氏眞，誤會飯尾豐前守與德川家康暗中勾結；於是，就用計騙殺了豐前守。豐前守的夫人，雖是一個婦道人家；但是，她眼見丈夫受騙被殺，心裡氣憤不平；於是，緊閉城門，誓死與今川氏眞，決一死戰。當時，豐前守的嫡子與一族郎黨，聽到這個消息，立刻趕往援助。可是，夫人一概拒絕接受幫助。德川家對今川家，站在道義上，必須對引間城出兵。當大兵攻到引間城外的時候，夫人就披上鎧甲，指揮城兵防備。夫人頭戴鋼盔，身穿鎧甲，手拿著一把大薙刀，威風凜凜地站在城門下；跟隨在夫人身邊的七個侍女，也與夫人一樣的打扮；當敵兵臨近城下的時候，夫人和七個侍女，就衝入敵兵中，與他們交戰；一場激烈搏鬥後，終於全部戰死了……。飯尾豐前守夫人的武勇，並不比巴板額差；她的節操，甚至於比細川夫人更貞烈；可以說是一個女中大丈夫！」

「難道，飯尾家就是北條彌九郎的先祖？」

「不錯！正是——。如果北條彌九郎還在世的話；現在，他就是浜松城主。……正如閣下你所見過的，九條彌九郎雖然敗在你的劍下；可是，他畢竟還算得上，是一個絕世的兵法者。他的妻子，爲了讓兒子能夠替父親報仇，不惜犧牲自己的貞操和生命，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動的事。所以，這件事，在白須賀的地方，將會永遠留傳下去！」

「水心！」

狂四郎的語氣，變得十分銳厲。

「你眞的認爲事情是這樣嗎？」

「難道不是？再說，我對閣下說謊，也沒有什麼意思！」

「是嗎？如果你眞的認爲是這樣；那，我也有辦法！」

狂四郎的眼裡，射出一種異樣的寒光，將他內心裡所想的事，完全表露無遺。

在異樣冰冷銳利的眼光下，水心的臉色，頓時蒼白了起來。

「你指的是什麼——？」

「當時的比武，並不是製造日後留下私恨的決鬪。北條彌九郎雖然到冥府去了，相信，他並不會恨我，也不會希望他的家人爲他報仇；他的妻子與兒子，本來也沒有想要報仇的念頭。都是你！就是有了你的出現，他們母子受到你的挑撥，才會這麼作——」

「……」

「你爲了對付我，眠狂四郎；所以，不擇手段，利用他們母子的心理，進行挑撥，而嗾使他們向我報仇。你教他們設下那個圈套，想要置我於死地。你這樣作，不但破壞了他們母子的平靜生活；而且，還使得孩子射死了自己的母親。事情演變成這樣地步，你還這樣洋洋得意，你難道不覺得，你自己很可恥嗎？你居然還有臉說，這樣一來，那個女人的作爲，可以比美她的先祖豐前守夫人！哼！你眞有那個臉！」

「……」

「難道不是這樣嗎？水心！」

「……呃！」

水心低吟了一聲；旋即，向後退了兩步。

狂四郎見狀，立即踏上橋板，從容向前跨出。

「水心——。你不認爲，這個時候，是你我作一場決鬪的時候嗎？」

「……」

水心又向後退了兩三步。

跟著，狂四郎又……向前滑了數尺。

水心見狀，反射性地拔出長刀，擺出中段的架式。

狂四郎看一眼水心的架式。

——嗯！這傢伙並不是等閒之輩！

心裡暗忖。

他不是武功平平的普通刺客；他也是一個厲害的人物，有相當雄厚的實力，足夠與眠狂四郎好好鬥一場。

雖是如此；但是，水心從來沒有正面向狂四郎挑戰過



。他一貫的作風，是利用對方大意的時候，趁機襲擊。他善於使用奸策，引誘對方上當；如果，對方眞的上了他的當；結果，不是被他生擒，就是被他殺掉；他是十分陰險奸詐的。

但是，狂四郎也不能老是等著刺客採取行動；他不能一直這樣耗下去。

殺；或是，被殺——時刻已經到了。

於是，狂四郎從容地拔出無想正宗；旋即，採取了下段的姿勢。

「呀——啊！」

都田水心奮起鬪志，發出異樣的喊聲；同時，從中段的架式，改變爲下段的架式。

這時的水心，與剛才完全判若兩人。水心的面貌，滿佈著重重的殺氣，猙獰的形相，暴露無遺。

——終於現出了眞面目！

狂四郎凝視著水心臉部表情的變化，心裡這樣想道。

雖然，水心的殺氣，如此濃烈；但是，狂四郎並沒有以殺氣相向。

狂四郎把意志和神色，完全分開了。在薄薄的朝靄中，只見他像案山子一樣地佇立著。

只不過，他指向地面的白刃，是暗含著稀世無雙的快速劍招；這一點，水心也十分清楚。水心凝視著狂四郎瘦瘦的身軀，和完全放鬆力量的姿勢，一時竟不知道，應該從何處下手。

時間不知道過了多久。

水心才看見，無想正宗緩慢地開始移動。

不但如此，當圓月殺法的首式開始的同時，狂四郎也以揮劍同樣緩慢的速度，在橋板上向前移。水心仔細瞧出狂四郎的動作後，立即採取上段的架式；但是，方寸略微亂了一下，水心暗自心驚了一下。

旋即——。

水心明白要控制自己的心氣浮動，只有採取致命的招式；否則，將無法應付。於是，他縱身一躍，跳至橋欄上；旋即，迅疾地襲向狂四郎。

究竟從空中是如何砍下的；或者，從地面是如何揮出招架的；即使，有目擊者在場，對於那一瞬間發生的情形，也無法映入網膜裡。不過——。

瞬間一擊的決鬪結束時，橋上，只剩下狂四郎的孤影。決鬪的瞬間，比起水心掉落橋下水流發生水音的時間，還要短得多。

狂四郎冷漠地瞥了一眼，橋下染紅了的水面。

「……水心！你還是一個人，只不過，是紅色罷了！」

然後，抛下這句話，就大步跨出了橋板。

## 吉田之旅

在夏天的強烈陽光照射下的白色街道，一望無盡頭地向前伸延著。走在街上的旅人，感到自己的步伐太小，正有一點兒感到懊惱。

街道旁的高樹上，蟬兒不斷的鳴聲，更增加了夏天的幾分暑氣。

照樣雙手揷在懷裡走著的狂四郎，似乎寒暑對他都一樣；依舊穿著那一套黑衣。

不過，他也一樣是肉身作的，當然會感到這種熱天的暑氣；從他沿著樹蔭底下走的這點看來，就可知道，他也是耐不住這種炎熱的天氣。

只是——。

他這個人，在孤身的時候，能夠像禽獸一樣地，腦筋裡，絲毫不存在任何的意識。

現在——。

走了一陣子的時候，他腦裡的意識，突然浮動了一下；他聽見遠方一大片的濃雲裡，傳來陣陣的聲音。

——難道在試放煙火？

他心裡這樣想。

吉田城下，就在一里之外。

吉田的煙火，是全日本首屈一指的。在江戶兩國河關，所放的煙火，事實上，就是盜取吉田煙火師傅的工夫，所製作出的煙火。

吉田的煙火，並不是專由煙火師傅研究製作，而是吉田城下八町的全部町民，竭盡各人的智慧，苦心鑽研，而製造出來，參加祭禮時的競賽大會。

正德二年，當松平伊豆守信護，爲吉田城主時，幕府任命他爲邊海防備的烽煙事務總理；自那時起，煙火才開始盛行。伊豆守爲了激勵町民，對烽煙發生興趣，給予關注；因此，就在吉田神社的祇園會，舉行放煙火的盛事。

如今，吉田的町民，人人都是煙火狂。

吉田城下的年輕人，一旦被選爲扛抬放煙火玉的唐櫃，前往祭禮的現場的人，都認爲是一生最光榮的事。

今天，正是離開七月十三日；祭禮舉行之日，還有數天的時候。可能，是在試放煙火。

本來——。

眠狂四郎對於這種事，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他只是以完全無心的狀態，在街道上漫行，突然聽到遠處傳來像雷一樣的聲音，才猛地，——



——難道在放煙火？

要進入城下，必須渡過一條小河。

河上橫跨著一座古橋，似乎有過什麼傳說。

狂四郎穩穩地，朝向那座居群古橋的橋頭，緩緩地走了過去。

當他走到靠近橋頭的一間立場茶屋時，聽見該地的老者與年輕人，正高聲地爭執著。

「……倶利加羅門門的煙火，就是絞盡一千個人的腦汁，也沒有辦法作出來！你知不知道？」

一個老人，搖了搖頭。

「可是，這是公主所定作的；所以，我們非作不可！聽說，公主對於有樹葉的黃菊、白菊，已經看膩了——」

「黃菊、白菊，以快放，追放，會在天空中，以黑煙爲骨幹開花；那才眞正有煙火的味道！……刺青，在人的背上，是一直到死，也不會消失。煙火，卻是在空中開花一閃即逝。這樣才是眞正的樂趣！所以，你說公主喜歡看刺青，那是錯的！也許，你在你的背後，也偸偸刺著刺青。你要知道，刺青在古時候，是一種叫作墨刑的刑罰。現在，也有入墨者，一生無處可歸，無法走正道。本來，這種紋身，根據魏志倭人傳所記載的，是原始時代，人們潛水捕捉魚貝的時候，爲了避免鯊魚近身，所利用來當作呪術用的一種方法。後來，被利用在刑罰上。日本書紀，履中天皇紀，阿曇連浜子反叛時……」

「知道了！知道了！在這樣悶熱的天氣，儘講那些陳年的老故事，聽得人都頭痛了起來！再說，儘管你怎樣發牢騷，對方是一個公主，你還能怎麼辦？公主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看到滅法綺麗的浮世繪；或是武者繪，竟然就異想天開，想要把刺青作成煙火。她也許認爲，這樣可以讓大家開開眼界；也許是這樣吧！」

「眞可笑！」

老年人搖了搖頭；他的樣子，看起來，也十分可笑。

狂四郎就在一旁聽著他們的談話；然後，拿起已經涼了的麥茶，一口喝光，而起身步出了茶屋。

——看來，吉田城主的女兒，還眞有點男人的味道！

狂四郎心裡這麼想。

但是——。

這位大名的女兒，將會使狂四郎在她的這種異想天開的奇妙趣味裡，扮演重要脚色的事；這時，他根本沒有想到。

走上居群橋的狂四郎，突然被從橋下跳出的一個小動物，抓住了衣服的下擺。

狂四郎將視線向下一投；

「喔！是小松——」

臉上頓時湧現一抹笑意。

是一隻穿著紅色小衣的小猿猴。

去年，狂四郎從水戶要前往矢吹時，在棚倉的街道上，遇見他的一個賣藥的朋友松次郎；當時，松次郎的肩上，就是蹲著這隻小猿猴。

根據松次郎所說，在一年前，當他要前往米澤的時候，途中，看見這隻剛生下不久的小猴，落在白部高湯的溪流裡，正奄奄一息地躺著；於是，他把牠拾回客棧，在火爐前幫牠取暖；結果，愈看愈感到可愛，就把牠收養了下來。在旅行途中，他教牠許多事情，現在已經具有一個三四歲孩童的智慧；他已經把牠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地看待，他不願意把牠丟棄。

當時，狂四郎與松次郎正好同路；於是，他們就結伴一齊旅行。在旅行途中，小猴跟狂四郎，也相當親密；牠似乎很喜歡狂四郎，而狂四郎對牠，也頗為憐愛。

事情已經過了一年，沒有想到，小猴居然還認得出狂四郎。狂四郎不禁感到一陣驚喜。

「你的主人好嗎？小松！」

當狂四郎這樣問的時候，小猴只是拉著他的衣服，不斷地吱吱叫著。

狂四郎發現，小猴的動作裡，似乎有一種不尋常的意味；於是，他又追問道：

「小松！你的主人怎麼啦？」

小猴聞言，立即跳了起來；然後，躺在橋板上。作完這些動作後，牠又拉著狂四郎的衣服猛扯。

狂四郎看到這種情形，以為小猴是要告訴他，松次郎正臥病在床。

「好！那麼，你帶我去你主人那裡吧！」

狂四郎這樣一說，小猴立即就跳上橋欄，迅速地向前跑……跑跑停停；然後，就在蔥寶珠旁停了下來。

當狂四郎走到的時候，小猴又向著橋頭右方的側道跑去。跑了一陣子之後，牠又停下來等狂四郎；當狂四郎再度走近時，牠又開始向前跑；就這樣一路跑跑停停地，穿越一大片綠色的曠野。

途中，在經過一條清澈的小河流時，小猴就從橋面沿著橋墩，攀爬了下去；然後，取出腰間掛著的竹筒，勺起一些水，而雙手捧至狂四郎的面前。

這是，牠經常對主人作的事；這種像忠僕模樣的動作，看在狂四郎的眼裡，他不覺得好笑了起來。

●



小猴引導了大約有半里路的時候，狂四郎終於看見了一處人家；那是坐落在森林裡的一個庭院。

在庭院的入口處，左右設有令人會感到害怕的兩尊木偶像；一看即知，根本不是一個普通的農家。

木偶的頭部，是狗形；身體，卻是人形。這種詭異的形相，在狂四郎的知識裡，根本找不到，是一種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怪異木偶。

屋宇的構造，看起來規模頗為壯大；似乎有一點像寺院的食堂。狂四郎定了定神，就大步向前行去。當他走到前面的十字廊下時，小猴突然頻頻向他點頭行禮。

「好！好！我知道了！是不是你家主人在裡面？」

小猴仍然一直點頭行禮。於是，狂四郎環顧了一下左右；然後，再看看裡面；什麼也沒有，四周靜悄悄的。這時，狂四郎才意識到，他的朋友松次郎，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他加緊腳步，從後面的門，進入屋裡。

一股難以名狀的惡臭和熱氣，同時衝著他的鼻子，迎面撲了過來。

曾經侵入無數人家的狂四郎；這時，對於這間屋子內部與衆不同的構造，也有一點兒茫然了，他不知道該從何處尋找他的朋友松次郎；究竟那一個房間，才是松次郎所在的地方呢？

每一個房間，都鋪著地板；而且，裡面的擺設品，也都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奇怪東西。草蓆、屏風、茶几、燭台、櫃子、佛像——每一件都已經相當陳舊；但是，上面所彫鏤的花紋圖案，完全是中國式。有很多房間，裡面都有隔間；也有的房間，外面用鎖鎖著。

狂四郎盡其所能地，發揮了他獨特敏銳的直感力；終於，他發現了，他的賣藥朋友被關的房間。

松次郎坐在一張平安朝的椅子上，椅子的油漆，已經剝落不堪；他的雙手被反綁在椅背上，絲毫動彈不得。

狂四郎一眼瞧見松次郎的時候，眞是又驚又喜；一個箭步向前迅速地解開他的繩子，恢復了他的自由身。

「勞駕您了！」

松次郎感激地喊了一聲。

「小松好像特地在街道上等我。是不是你知道我要到東海道來；所以，叫牠去求救？」

「不！不是這樣的！我一直以為您在江戶……原來，是小松去請您來的……」

松次郎感動得眼眶都紅了。

●

松次郎從前天就被綁架到這裡來了。

「可能是小松，這小傢伙，預感到您會路經這裡；所

以，在街上等了兩天。」

「嗯！很可能是這樣！這樣看來，禽獸還比人敏感……你怎麼遭到這種事呢？」

「這……」

松次郎搖了搖頭。沈吟了一下；然後，說道：

「這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恩將仇報吧！」

前天，當他將要進入吉田城下的時候；突然，被一個男僕叫住。

那個男僕，自稱是夕暮村鄉士的僕從；他家小姐，不小心踩到斷竹的切口，竹刺深入脚底很深的部位；需要有技術的人，幫忙取下竹刺；既然，他是一個賣藥的郎中，一定懂得如何拔掉竹刺，治療傷口；所以，希望他能夠跟隨著前往主人的家裡，幫忙治療小姐的脚傷。

松次郎以爲是一件很單純的事，就毫不考慮地跟著那個男僕去了。到了那個男僕的主人家裡，的確，也有那麼一回事。一個十八、九歲，模樣兒很秀氣的大家閨秀，右脚底，被竹刺所傷，無法行動，而臥在床上。

松次郎仔細察看了一下，認爲需要動相當大的手術；於是，他就從藥箱裡，取出鴉片，還有其他的兩三種痲藥，讓那個受傷的姑娘服下。

然後，就動手拔掉那些竹刺。當他全部拔出之後，正要收拾藥箱離開，卻突然被抓了起來。

「眞是莫名其妙！我盡了好大的力，才把所有的刺拔出來；結果，得到的報酬，竟是這樣？」

但是，他們對他還算十分禮遇；三餐的菜色，相當豐富；而且，料理得很好。只不過，除了三餐之外的時間，他都是這樣被綁著；連如厠的時候，也都有人監視；行動非常不自由。除了這個樣子之外，他們並沒有對他作出什麼可怕的行爲。

「這家的主人是誰？你可知道？」

「根據我的猜測，可能就是秦族的首領。在府中的秦族，與住在豐川邊的秦族，是不同的。住在豐川邊的秦族，有好幾個首領；他們都具有相當大的權勢，經常欺壓附近的居民。這個，可能就是府中的秦族首領！」

「嗯！——」

狂四郎頷首應了一聲。

在這一次的旅途中，狂四郎曾經在府中的「二丁目遊廓」，救了一名秦族的女子；當時，她正陷在泥沼中。後來。他又送了三個千兩箱，給賤機山貧窮的秦族部落。

祖先同樣是移植民的兩支秦民族，住在府中邊的一支，與住在豐川邊的一支，在團結力量向一般庶民對抗的時候，卻有著很大的差異。



同時，在名稱上，住在駿河的被稱作將軍，而住在三河的，卻只被稱作秦族——有這樣的差異。

可能是由於，豐川稻荷是由秦民族所奉祀的關係，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以前——。

從秦地率領一族人，移渡而來的秦民族族長泰公伊侶具，將食保神作爲秦民族的神，在京都的稻荷山修祠祭祀；這就是稻荷社的由來。後來，遷移至三河的秦民族，在額田郡，修建一個糟目犬頭社，當作養蠶神祭拜。根據，糟目犬頭社的傳說，蠶絲吐自犬鼻；因而如此奉拜。

豐川稻荷，最初也是奉拜食保神。

僧空海自中國引渡吒枳尼天，而在稻荷社本家的京都稻荷山奉祀；因而，食保神與吒枳尼天，一時混淆不清。吒枳尼天，有一隻靈狐隨從；能夠出示各種不可思議的靈驗；於是，稻荷後來就變成了靈狐的意思。

稻荷的本體，原是秦族的食保神，而並不是狐狸。至於三河的秦族，卻反而把稻荷當作狗。

無論如何——。

稻荷社總是自己的祖先所創設的；這個事實，對於三河的秦族來說，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不僅如此，他們同時也要住在當地的人，認同這項榮耀。

「原來是秦族——」

在森林的入口處，左右設立的兩尊犬頭木偶，正是他們自誇是秦族的一種標幟。

「除了這個之外，你還有沒有感到什麼奇怪的事？」

狂四郎問松次郎。

「有！就是這個房子裡的臭氣。這種臭氣的來源，就是放在陰涼處風乾的那些鹿、熊、牛的生皮。」

「難道，他們是靠剝製獸皮爲生？」

「好像是。我聽說，凡是用在製作工具的皮，都是由秦民族一手包辦。」

「那麼，也許剝皮的工作，需要你的幫忙，這也說不一定！」

「哈！您聽說過，剝獸皮要用藥嗎？」

松次郎不覺笑出了聲音。

這時——。

自玄關的方向；突然，傳來人聲。

狂四郎突然想到什麼似地，低聲對松次郎說道：

「不知道他們會對你這麼樣？我先躲起來看一看！」

●

狂四郎立即動手把松次郎，像先前一樣地，反手綁在椅背上。然後，敏捷地躲入了隔壁的房間。

腳步聲逐漸靠近了黑暗的走廊。

狂四郎自門縫裡，看見一頂轎子，被抬了進來。

跟在轎子後面走的那個人，每跨一步，上半身就非常厲害地向前傾斜了一下；看見這種情形的狂四郎，眉頭突然皺了一下。

——咦！那不是彫宇之嗎？

在江戶地區首屈一指的刺青師傅，突然出現在秦族首領的宅邸；著實令狂四郎暗自吃了一驚。

跛足傴僂；好像從前世就把那一手高明的技術，背負著來到今生的刺青師宇之助，是江戶地區無人不曉的人物。

「彫宇之所彫的龍，夜半飛出來，到庭院裡喝井水。」

「彫宇之在某某土木師的背後刺九郎判官；結果，有一個大店家的千金小姐，愛他愛得發狂了！」

像這樣的傳聞，經常作爲人們茶餘飯後的閒談話題。同時，他的醜陋、殘廢的外貌，也是人們喜歡談論的話題。

他住在深川八幡門前，一個很大的船商所提供的酒倉裡。白天，他也緊閉著倉門，唯恐陽光會射入，終年都是點著蠟燭在裡面生活。二十年來，他不曾吃過一顆米飯；從早上睡醒，一直到晚上睡覺，他沒有一刻不在喝酒。偶而，他也會走出酒倉，到外面閒逛；但是，那也是爲了尋找，具有他所想要彫花紋的皮膚；不管是男是女，只要能夠讓他手癢的人，他一定緊追不捨，強行要對方答應讓他刺花紋。因此，他曾經受到旗本大身的嫡子無禮的侮辱和懲罰。有一次，他因爲想要挾持一個商家的女兒，而被關在小傳馬町的牢裡，將近有半年的時間。等等，總之，他是一個經常製造人們話題的刺青師。

像這樣的一個怪人，究竟是什麼風，把他吹出了江戶，而竟然來到了，秦族首領的宅邸；這的確是一件值得令人深思的事。

狂四郎躲在門後，從門縫裡，偷偷地窺視著走廊上的動靜；當彫宇之跨出一步身體就向前傾的怪異身形，通過走廊的時候，狂四郎突然想起，先前，在立場茶屋裡，所聽見的老人與年輕人的談話。

轎子終於被抬進了一個房間裡；裡面的陳設，十分華麗；是一個相當有氣派的房間。

彫宇之跟著也在轎子旁的座位，坐了下來。突然，他臉部的表情一皺。

「啊！眞臭！」

話剛說完；裡面的門，突然開了；走出一個身材適度，鼻樑俊挺，年紀約莫五十左右的人；留著總髮、穿著白



衣白袴，手持一把鐵扇，模樣十分瀟洒自若。

就座之後，立卽開口說道：

「我已經等了四年了！宇之師！」

彫宇之寒著一張臉，笑也不笑地回答道：

「你所等待的事，我已經作好了。」

「好！那麼，我要看看！」

「是！」

說罷，立卽伸手一掀轎簾；隨卽，走出一個披垂著長髮的少女。雖然，面貌算不上很美麗；但是，由彫宇之所挑選出的人，毫無疑問地，皮膚是異常的白皙柔嫩。

也許是，肌膚受到彫宇之刺青的關係；或者是，她天生就是白痴；只見她的臉上，沒有半點表情，眼睛裡，也沒有絲毫的光彩。

彫宇之等少女站定後，就伸手解開她的腰帶，脫下外面罩著的薄紗涼服；頓時，少女的身上，只剩下一襲長長的絹織內衣；然後，他又動手解開少女的貼身腰帶。

「好——躺下！」

少女聽到吩咐後，就好像一個毀損了的物體，搖晃地向後倒躺在榻榻米上。

然後，彫宇之說道：

「請看看——」

話聲一出，就伸手將長內衣的前褶，向左右掀開。

## 御油公主

「啊！」

當仰躺在榻榻米上的少女，從胸部、腹部，直到陰部的肌膚，完全裸露出來的時候，秦族首領不禁發出一聲由衷的讚歎。

在少女白厚而柔嫩有光澤的肌膚上，刺著不同於尋常刺青的圖案。

一個在戰場上，遭到慘敗，而狼狽退逃的敗將圖樣，被刺在少女的肌膚上。他的鎧甲，中了無數支敵箭；染血的長刀，無力地佩在腰間；頭上的鋼盔歪倒向一邊，看不清他的臉孔，狼狽沮喪地跨坐在馬上；跨下的坐騎，似乎，因爲戰場上的激烈奔馳，而顯得疲憊不堪；好像正走到泉畔，而想飲水解渴似地，伸長了脖子。

少女私處上十分茂密的體毛，在構圖裡，被當作是，馬正要分開，以便能夠喝到水的泉畔草叢。

敗陣的武士，握著長刀的手臂，淌著汩汩的血水；疲憊不堪的坐騎腿上，傷痕纍纍；等等，都描繪得非常細膩逼眞。這個構圖，呈現一種淒慘蕭瑟的氣氛。

「啊！實在太好！」

秦族首領抬起凝視了許久的眼睛，由衷地對江戶第一刺青師讚許道：

「我這四年的時間，的確沒有白等！眞是好極了！我會重重地謝你！」

彫宇之對於自己的本事，受到秦族首領的讚賞，似乎認爲是理所當然的事；當卽以一種相當傲慢的態度說道：

「好！那麼，我要你現在就付，我們事先說好的那筆錢！」

語聲方罷，立卽就有一大堆銀子，捧到了他的面前；這被當作彫刻的工資，可說是破天荒的高價格。

彫宇之不客氣地，一把捧過；隨卽，取出一條骯髒的布巾，迅速地把銀子包起。然後，背在背上，而朝向秦族首領說道：

「你要多拿些好的東西給她吃，保養是很重要的！如果，她吃得不好，肌膚就會失去光澤；到那個時候，我花費了那麼大的精神，所彫的這些圖案，是會毀掉的！好！我告辭了——」

說罷，對仰臥在榻榻米上的少女，連看也不看一眼地，就跛著腿向外走去。

「宇之師——」

秦族首領出聲喊他。

「這個女孩，是天生的白痴嗎？」

「是的。當她還在吃奶的時候，得了一場腦病；後來，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在彫宇之離開了之後，秦族首領又再度把視線投向仰躺在榻榻米上的少女，專心地凝視著，裸膚上的狼狽武者圖。

「嗯！高明！實在是高明！」

半嚮，口中發出一連串的讚歎聲。

這時，一個目光犀厲的男人，走了進來，躬身稟道：

「主人——您不能讓那個刺青師，就這樣走了！」

「嗯！去把他幹掉！……絕不要讓別人看見！」

吩咐罷，秦族的首領，又再度把視線移到少女的身上。

「是！遵命！」

當男人躬身預備退下的時候，秦族首領又吩咐他，先去把賣藥的鬆綁，帶到他面前來。

當松次郎被引進房間的時候，秦族的首領，正站在少女的旁邊，用天眼鏡仔細地照看著少女身上的圖樣。

看見這種光景的松次郎，頓時爲之屏息。

從天眼鏡抬起臉的秦族首領，笑著對松次郎說道：



「這麼樣，你看這個彫得如何？好不好？」

「好！讓我看一看。」

說罷，松次郎就靠近少女的身旁，伸長脖子，眼睛眨也不眨地，定定地凝視著少女身上的圖樣。

「這是不是住在江戶深川八幡前的彫宇之的傑作？」

「不錯！正是！你也知道？在全日本，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能夠完成這樣的傑作。」

「是的！的確是這樣！——這是您向彫宇之定作的嗎？」

「不錯！我足足等了四年。——我把你關在這裡，使你行動不自由，目的就是要你讓這個女孩睡兩天。」

「什麼……？」

「你在拔除我女兒腳底的竹刺時，曾經用藥讓她睡覺；不過，我女兒在睡夢中，還一直喊痛。……現在，我需要的是，對於什麼樣的痛苦都沒有感覺，而一直睡覺的那種藥——你能不能調配出？我只要求你辦這件事！」

「恕我冒昧！我想請問您，您想對這個女孩作什麼事？」

松次郎問秦族首領。首領聞言，沈默了半嚮；然後，以低沈的聲音說道：

「我要把這個彫刻的圖樣剝下來。」

「您要剝她的皮！？您想從活人的身上剝皮嗎？」

松次郎啞然地看著秦族的首領。

「如果從死人的身上剝；這個天下第一個彫刻圖樣，會失去鮮艷的色澤；同時，皮膚也會變色。所以，我認爲只有在睡眠的狀態剝皮，才不會破壞這個傑作。……怎麼樣？你能夠調配那種可以讓她熟睡的藥嗎？可以吧！」

秦族首領看著松次郎的眼光，好像不允許松次郎說聲「不」字似地，變得非常銳利。

●

彫宇之傴僂著身子，背著沈甸甸的白兩銀子，在野道上蹣跚向前行。

熾熱的陽光，對於這位怪異的名人，似乎並沒有什麼影響；他的臉上，連一滴汗水也沒有。

路一直向前延伸至一處雜木材裡。

彫宇之的前方；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影，攔住了他的去路。一直低著頭，傴僂蹣跚前行的彫宇之，看見前方路面上，突然投射出一個影子；當卽，停下脚步，抬頭看去。

一個目露凶光，面帶殺氣的大漢，正瞪著他看。彫宇之皺了一下眉；問道：

「幹什麼？」

「抱歉！我不能夠讓你活著回到江戶！」

「開什麼玩笑！……你是秦館的人吧！難道，你家主人，對我的作品不滿意？我想大概不是吧！不過，我也不認爲，你來的目的，是要搶刧我的這一百兩銀子！那麼……你究竟是什麼理由要來殺我？你說！」

「不爲什麼，只是因爲，你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

「那當然了！只要工作完成了，拿到應該拿的報酬，我當然是沒有什麼事了。如果，每一個要我彫刻的人，都像你們這樣，工作完成了，就要殺掉我；那，我就是有再多條命，也不夠殺。……讓開！小子！」

彫宇之的胆量，一向不小；所以，這時，他絲毫不畏懼地，大聲喝叱攔住他去路的人；同時，雙脚也開始向前移動。

這時——攔路的人，猛一拔刀。

「不要胡鬧！讓開！」

彫宇之見狀，立刻憤怒地大聲喝叱。因爲，出門的時候，他嫌佩帶長刀，腰部會負擔過重；因此，這時他的身邊，沒有佩刀，而只有刺青的工具；但是，僅憑刺青的那些小針、小刀，是無法防備對方卽將砍下的長刀；他不禁有些發急了。

彫宇之一步一步地往後退。

對方緊跟著也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近。

彫宇之見情勢愈來愈不妙，就想轉身逃開；但是，他的跛足，是無法跑得了的。彫宇之全身的神經，頓時緊張了起來。

逼近來的殺手，面露出一種得意的獰笑；好像陶醉在殺人時刻的快感裡，一步一步地逼近；手上的長刀高高地舉著；然後，慢慢向前劃出。

「畜生！你這個畜生！」

彫宇之憤怒得全身都顫抖了起來。

「看刀！」

緊跟著怒吼聲，發著冷光的利刃，就朝向彫宇之的腦門砍下。瞬間——。

「啊！」

一聲慘叫響起，緊跟著白刃就離開了他的手，而迅疾地飛過彫宇之的頭上方。

原來，殺手的右臂上，被一把小刀所射中了。

離開厮殺地點不遠的地方，自黃昏的暮靄中出現了，一個身穿黑衣，浪人模樣的瘦高武士。

「畜生！」

殺手急吼一聲；旋卽，就朝向白刃跌躺的地方跑去；伸手左手，正想拾起的時候，——

「不要浪費你的力氣！」



疾行而來的眠狂四郎，朝他喝叱一聲；聲音銳厲、冰冷，殺手聞之，不禁全身都顫抖起來了；但是，他仍然不肯如此輕易地向狂四郎認輸；他顫抖地拾起地上的白刄，搖搖晃晃地朝著狂四郎殺去。

狂四郎稍一傾身，就躲過殺手的白刄；旋卽，他伸手一刀砍向殺手的頸項；頓時，對方就昏倒了過去。

跌坐在路旁草堆中的彫宇之，看見這種光景，不禁心裡一鬆，吐了一口氣。

「原來是你救了我！」

彫宇之以一種難以置信的表情，仰頭看著狂四郎。

狂四郎與彫宇之，曾經有過五年的深交。怪異的名刺青師，對於具有俠情的孤獨浪人，懷有一種親近感；他偶而也自動地前往狂四郎的住處探訪。

狂四郎冷淡地俯視著彫宇之說道：

「聽說，秦館主人向你定作的作品，你讓他等了四年。」

「如果，我也要你作同樣的事，你要怎麼說？」

「什麼？你也要我作？」

「嗯！我沒有那種耐心，我的期限是四天！」

「啊！但是，你究竟要我作什麼呢？」

狂四郎並沒有立刻回答這個問題，而逕自走到昏倒的殺手身旁。

●

秦館的主人秦朱門，躺在沒有點燈的黑暗室內；雖然，他並沒有在睡覺；但是，他的眼睛卻緊緊地閉著。

時刻大約是寅時的時候了，外面已微微開始發亮了。

突然——，枕頭被踢開了，秦朱門驚覺地叫出聲；同時，並張開了眼睛；伸手摸向墊背下的短鎗；若是在平時，遭到突襲的時候，他這樣一摸，一定可以摸到短鎗；但是，剛才枕頭被那麼一踢，連帶地短鎗也被踢掉了。

「誰？你是誰？」

短鎗被踢到很遠地方的秦朱門；這時，發覺侵入房中的人，並不是一個普通人。

「你派去殺害彫宇之的心腹，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我了。」

狂四郎冷漠地開口對秦朱門說。

「你究竟是誰？」

「我只是一個路過這裡的流浪漢。」

「你想要作什麼？」

「賣藥的松次郎，是我的好朋友。松次郎所飼養的小猴，去向我求救，我才來到這裡。結果，不巧，世界竟然這麼小，我一來，就發現我的舊日好友彫宇之；以後的事

情，我想我不必說明，你心裡也明白。……現在，我要你照著我的話作。」

「你好像相當有本事！……不過，你想要抓住我，可沒有那麼容易！」

「哈！你以為，你是一個首領，手下有數百人，可以在你危急的時候，趕來救你，是嗎？哈哈……」

「哼！我敢說，你絕對沒有辦法活著離開本館！」

「哈！你可能忘了一件事！」

「什麼？」

「你還有一個，松次郎幫忙拔掉竹刺的寶貝女兒，對吧！你沒忘記吧！」

「……」

秦朱門的臉，頓時蒼白了起來。

「沒想到你這個作父親的，對於剝別人身上的皮，一點也不覺得怎樣的硬心腸，對於自己的親生女兒，受到一點竹刺的傷害，就那樣心疼得不得了；你那副殘忍的硬心腸，在寶貝女兒的面前，竟然變得那樣柔弱。哈哈！」

「……」

「松次郎並沒有照你的話作，他沒有讓那個白痴的女孩服藥睡覺，反倒讓你的寶貝女兒睡著了。如果，讓她這樣一直睡下去，三天以後，你的寶貝女兒，就會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

「你！」

「你現在緊張也沒有什麼用！這個時候，你心裡應該明白，只有跟我妥協，才能夠挽救你的女兒！」

「你要我怎麼作？」

「你會去請彫宇之，在那個年輕女孩的身上，作絕世的刺青；然後，又要剝她的皮；這可能就是吉田城主伊豆守的女兒，要你這麼作的，對吧！那麼，現在我們也應該讓這位公主知道，她這種瘋狂的興趣，究竟有什麼樣的結果，相信，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

「我知道，這個瘋狂的公主，並不住在城內，而是住在郊外的別墅。我要你出面，去引誘她來這裡；我要你負責這一次的綁架行動。明白嗎？」

狂四郎冷漠地指示秦朱門。

●

自吉田城下向西二里半——就到了御油。

這個地方，是以妓女戶出了名的旅地；在二階千本格子的蔭影裡，從早上開始，就不斷地傳出招呼旅人的嬌滴聲音；煞是熱鬧。

女妓毀損十六丁。



自御油到下一個旅地赤坂有十六丁。

在御油旅地種有路樹的松原，經常聽說旅人遭狐狸所騙；事實上，就是說，路經該地的旅人，沈溺在女妓們的深情裡，而樂不思蜀。

另一個原因；就是，該地有一處舊城的遺址，而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被稱作狐狸屋。遺址裡，長滿了又高又密的雜草；在慶長時代所建立的屋宇，已經破敗不堪；牆垣也都傾倒了，只剩下三間破屋；已經沒有人敢走進去。所以，有些人，就繪聲繪影地傳出狐狸騙人的事。

但是——。

三天前，從破屋的窗戶裡，曾經洩出些微的燈光；不過，卽使有人看見那一點點的亮光，也會以為是出現了鬼火；何況，那是一個住在御油客棧裡的浪人，所作的事；因此，更是無人知曉這件不尋常的事。

——第三天的夜晚，狂四郎走出客棧後，就朝向狐狸屋信步行去。

途中，他發現背後有人跟蹤；他裝作不知道地，踏著草徑前行。

破屋的鐵門，自外面用鎖鎖著；他走到鐵門前，不慌不忙地打開鎖；然後走了進去。

進入破屋內的狂四郎，就在一段樓梯下，停了下來；然後，仰起頭朝有燈火的樓上喊道：

「宇之——」

這樣一喊，立卽自樓上，傳來一聲回應。

「我可以上去嗎？」

「好！可以！你上來吧！」

登上差不多已經腐朽的樓梯，在一陣吱吱喳喳的聲音後，狂四郎就到了樓梯的頂處；只見躬著身體，背部更加圓駝的刺青師，蹲在一個臥著的少女身前；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全身未著寸縷，赤裸裸地被反綁在橫倒的柱子上，她的雙腿，張開成很大的八字形，而在兩脚的脚踝處，用繩子緊綁固定住。

失去意識的少女，看起來，氣質相當高貴，臉蛋也十分美麗；身材豐滿，而肌膚白皙柔嫩；像這樣美麗的少女，對這位怪異的名刺青師來說；雖然，並不是十分滿意；但是，還是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彫刻對象。

這個美麗的裸女；就是，吉田城主松平（長澤）伊豆守的女兒；受到秦族首領秦朱門的邀請，預備前往參觀，絕代刺青師的刺青傑作時，途中，被人下了藥，而昏睡了三天的時間。因此，她對於自己被剝掉衣服的赤裸身體，究竟會發生什麼殘忍的事，根本連作夢也沒有想到。

如果，她醒了過來，看到自己下腹部的情形，可能立

刻又會昏死了過去。

經過三晝夜的趕工，彫宇之用他的刺青工具，在她的下腹部，完成了一幅圖樣；是一幅很可怕的圖樣。數十條蝮蛇，在她的下腹部爬著；每一條蝮蛇的頭，都朝向她的下體；牠們從腹部，朝向大腿的內側逼近；其中，有一條已經爬到了私處的入口，正伸出紅紅的長舌，在上面舔著；煞是噁心！

「嗯！已經作好！」

狂四郎露出一抹淺笑。

……用手擦去額頭汗水的彫宇之，放下手中的刻刀，喘了一口氣。然後，抬起頭，看著狂四郎說道：

「像這樣麻煩的事，竟然要我彫宇之作，你真是不夠意思！」

「不過，你作得相當不錯呀！每一條蝮蛇，都刻得好像就要爬進那個洞裡！」

「不！這裡面只有三條，我覺得還蠻像活的，其他的，我覺得一點也不像活的。」

「三條！三條就很不錯了呀！」

「好！不說這，我問你，你究竟想對這個公主怎樣？」

「不怎麼樣，我只是想讓這個喜歡刺青的女人，看看自己的身上也刺青，是怎麼樣的一種滋味而已；說實在的，她如果知道，自己身上的刺青，是江戶首屈一指的名刺青師的傑作，她應該認為很有價值；也應該感到很滿意。」

狂四郎說罷，就慢慢地步下樓梯。

樓下，鐵門外，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群集了數十個充滿著殺氣的人。

站在鐵門陰影裡的狂四郎，靜觀了一下敵人的動態後；突然，就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立即，一個人大聲喊叫著，向他揮砍了過去。他舉起小刀，迅速一揮，對方立刻就氣絕倒地了。

旋即，狂四郎的孤影，在皎明的月光下，矯捷地周旋跳躍；頓時，慘叫聲四起；來人很快地一個一個仆倒了下去；不消片刻的時間，立著的人影，只剩下他，狂四郎一人。這場戰鬥，根本算不上是戰鬥，來人就好像是專程來送死似地，未及與狂四郎交手，就一個一個地倒下了。

狂四郎並沒有將全部的人都殺死，他留下了兩個活口。他拔出無想正宗，指向仆跌在地上的兩個倖存者；然後，冷冷說道：

「現在，我要改變你們到這裡來的目的。這屋子裡，藏著吉田城主的女兒。為了你們主人好，我要你們把她抬



到松平家的別墅。

狂四郎如此說罷，就朝裡面喊道：

「宇之——我們可以走啦！你的報酬，等我回到江戶的時候，我再給你。」

●

清晨——。

狂四郎與賣藥的松次郎，連袂走出客棧後，就朝著一條不太急斜的街道，向西行去。

松次郎的肩上，蹲著救主人脫離危難的小猴。

「今天，好像會熱起來。」

狂四郎看看天空，而自言自語。

走了一段路後，松次郎突然詢問道：

「您想那個公主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那個由她自己去作決定。在大名當中，有許多好奇的人，也許有人願意娶她。我對於自己明天的命運，將會怎樣，都不知道，我那裡有那種閒工夫，去管別人未來的事。」

## 赤坂暮色

從御油到赤坂，僅十六丁。在急斜的街道上，只有一小段的地方，民家沒有連接在一起；因此，可以說同屬於一個宿地。

不但如此，並立在街道兩側的客店，經常都站著一些，穿著紅殼格子的長服，臉上塗抹著厚厚白粉的女妓，朝向過往的旅人招呼拉引。

當時——。

在御油．赤坂，有七百名妓女。旅行至該地的男人，經常會對其他的男性旅客說道：

「御油某家的妓女，長得非常美麗，就是吉原的美女也比不上。」

或者說道：

「赤坂某家的妓女，很不錯！你去那兒看看。如果，你感到很滿意，想要在那兒住下來，白天和晚上，都會有不同的美女陪你，你將會消受不了。」

人們會到御油、赤坂來旅行，是起自以前伊勢舞蹈流行的時候；當時，曾經舉行遷宮的儀式；因此，掀起一場參宮的熱潮；同時，又因為人們的一種消災的神秘信仰，與它連結在一起；所以，到這裡來旅行，變得十分盛行。

這種參拜的盛事，濫觴於室町時代的某年。在慶長年間，參拜的人數遽增。進入慶安時代後，曾經有「天下人民群來參拜」這樣的記載。

前來參拜的人，可以免費騎馬、乘轎、坐船；同時，還可以獲得斗笠、草鞋、旅費。換句話說；就是受別人的恩惠，而前來參拜；因此，又稱作「託福拜」。

雖然，年代已隔了許久；但是，這時，也同樣可以不必花一分錢，而順利地前來這裡參拜；在諸國的連絡所，都設置有「託福拜」的施行處。有錢的大富翁，都自動地捐出「託福拜」的施金。大阪的鴻池家，對於前來參拜的人，都發給他們一塊牌子；當參拜的儀式結束後，他們可以拿那塊牌子，換取銀兩。

但是，前來參拜的人，卻不一定都是懷有虔誠信仰的人；有的男女，是爲了彼此約會的方便，而相約前往參拜；有的男人，是爲了到這裡的妓女戶，享受樂趣，而假借參拜的名義，領取施金。

御油、赤坂的妓女，尤其以東海道五十三次，爲最有名；路經這裡而不會留下的男人，都是一些沒有見過世面的人。

眠狂四郎與賣藥的松次郎，連袂走到這裡的時候，不過是清晨太陽還沒有爬得很高的時候；但是，穿著紅殼格子的嬌艷妓女，已經送出一早出發的客人，而在外面坐著等候新來的旅客。她們看見狂四郎和松次郎，朝向著這裡走來，立郎揮著白皙的嫩臂，嬌媚地招呼著。

松次郎對於這一帶的衆多妓女戶，也認識其中的幾家。

「我要在這裡逗留一下，您是不是就要到岡崎去了？」

他別過臉問狂四郎。

「嗯！不過，如果你要介紹女人給我，我也可以留下來。」

「眞的嗎？」

松次郎稍微想了一下；然後，說道：

「好！那麼，我們再走一陣子；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一家叫作紅葉屋的店；那裡，有一個叫作元耶的姑娘，人不但長得美；而且，相當有見識。」

「是嗎？好！那麼，我決定要她了。……今天的天氣，也實在太熱了，我不如等到太陽下山的時候，再趕夜路。」

「好！我也陪您一道兒走。」

走了一陣之後，果然看到一家叫作紅葉屋的店；當郎，松次郎就辭別狂四郎，而走到別處去了。狂四郎在店門站立了一會兒；然後，就掀開門簾，走入了店裡。

一個領路的女人，立郎迎了出來，招呼狂四郎走上二樓的低矮房間。

房間十分低矮；因此，瘦高身材的狂四郎，頭頂幾乎



碰到了天井。他向帶路的女人吩咐道：

「我要那個叫作元耶的女人！」

「啊！非常對不住！元耶現在正有客人。客官您是不是可以點另外的姑娘。」

「不！我並不急，只要有酒，我就可以打發一刻、兩刻時間。」

「對不住！眞是對不住！我一定儘快讓她上來陪你。」

說罷，就深深鞠躬，退出了房間。

片刻之後，酒就端上來了。

但是，狂四郎已經喝了差不多有兩壺酒的時候，元耶的影子還沒有出現。

帶路的女人，唯恐狂四郎等得不耐煩，就捧來了數本猥褻的畫册，讓他打發時間。

於是，狂四郎一手枕著頭，一手就拿起其中的一本畫册；封面上寫著「復仇奇譚」；裡面所畫的，盡是曾我兄弟與歷史上著名忠臣的秘事。例如，在曾我十郎與虎御前最後一夜的故事裡，描繪著大石內藏助與阿輕兩人，在大胆親熱的光景；而且，一旁還有吉良家的內臣，正偷偷地窺視——。

狂四郎在翻看的時候，發現有好幾頁的邊上，有人題字。那些文句，並不是猥褻的淫詞，而是筆調相當好的題詞。

憐人小童竹籬旁倚。

辛辣椒兒刺傷嫩唇。

那顧得，向前奔馳。

字迹相當俊拔，這是神武帝東征時，他的兄長瀨命，在孔舍衞坂戰役裡陣亡；他爲了悼念亡兄，立誓不滅敵人不歸，而吟詠出的一首短詩。

另有一頁題著，有關子夏問孔子，父母之仇應該如何償報的文句；可見題字的人，是個相當有學問的人。

在曾找十郎抱虎御前的畫頁上，也有一行文字。

「竟日捻花溺色，群花叢中狂舞，蝴蝶夢裡嬉戲——凡夫，溺於女體，忘卻大志。父亡，橫死七載。敵，五曾木多十郎，今何處？」

——似乎，是一個爲了報仇，而離開家門的武士，在這裡流連忘返，心裡有所感觸，而題寫的字句。

●

——過了不久，名叫元耶的女人，終於出現了。不愧是松次郎所極力推薦的；模樣十分秀麗、脫俗；身材姣美、輕盈。狂四郎看著眼前這名年紀不過二十出頭的淸麗女子，不禁爲她感到一陣惋惜；她不應該是屬於這種場合的女人。

「對不住！讓您久等了！」

她兩手觸地俯跪請罪的模樣，有一種楚楚可憐的風情。狂四郎心裡不禁苦笑了一下。

——松次郎這傢伙！竟然認爲我喜歡這樣的女人！

當元耶在牀上躺下時，掌櫃的走了進來。

「客官！很抱歉！在三河地方，我們的衙門有個規矩；來這裡的浪人，都要登記名字和籍貫，請您也登記一下好嗎？」

說罷，就把登記的名册簿，捧到狂四郎的面前。狂四郎不方便寫自己的假名「眠狂四郎」；所以，稍微遲疑了一下；然後，才寫下「五曾木多十郎、江戶」。

這個名字，是剛才他所看的那本畫册上的名字。

掌櫃的看見狂四郎寫好了，就雙手接過登記簿。看了一眼上面的署名，掌櫃的就說道：

「嗯！這個名字十分少見。五曾木——唸起來，可眞急啊！」

「可能是我的祖先，性子很急的關係吧！哈哈！」

狂四郎笑了起來。

●

同時——。

賣藥的松次郎，正走在離開赤坂旅地一里的野道上。左右各有一大片的桑園，在陽光的照射下，一個人影也沒有。前方有一處很茂密的森林。

他看著前方的森林，自言自語道：

「喔！就是那裡。」

——松次郎走在妓女戶群裡。三年前，他曾經來這些妓女戶賣藥；現在，他正一家一家地換新藥。在換藥的同時，他一邊探聽道：

「聽說，有個叫作菅沼新之助的浪人，就住在赤坂的附近，請問您，您是不是知道這個人？」

經過他挨家挨戶的詢問，結果知道了，一里之外的松福寺裡，有一個年輕的浪人，從去年就一直寄住著；那個人，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人。

松次郎朝著森林裡走去，爬上一個山坡，走進山門裡。裡面，蟬聲響得很厲害。

松次郎走到方丈後面的一間草庵，在門前站定，而舉手敲門。

「誰？」

一個聲音，從裡面傳出。

「是我，賣藥的松次郎——」

松次郎向門裡的聲音回答。

「喔！稀客！請進——」



聲音急切地再度響起。

立即，破門被打開了。松次郎一脚跨入草庵裡，環顧裡面的情形——啊！怎麼這個樣子！松次郎皺了一下眉。牆壁的泥土，已剝落不堪；蜘蛛網爬滿了天井；紙門也已經殘破不堪；四周一點擺設也沒有，只有小角落裡，放著一盞舊燈。

——三千石旗本御番衆的長公子，居然住在這種地方！

松次郎的心裡，不禁感到一陣黯然。

「抱歉！打擾你了！」

松次郎鄭重地說了一聲寒喧後，就脫掉草鞋，坐了下來。

住在屋裡的人，年紀約莫二十二、二十三歲，眉清目秀，鼻樑俊挺，額頭開朗；正是繼承著幕府直參血統的那種堂堂風貌；但是，他的短髭，似乎許久不曾整理過，散亂滋生；單衣的前襟，任意地開敞著，裸露出一大片結實肌肉；看起來，十分落魄。

「你來得正好！你怎麼能夠找到這裡？」

「你忘記了？去年年底，我們要離別的時候，你不是說過，你要回來三河？……你還說過，赤坂就是你祖先的領地，你怎麼都忘了呢？」

「啊！是嗎？我曾經那樣說嗎？……像我這種落魄的樣子，竟然還有臉呆在祖先的舊地上，……你大概也會認爲我很可恥吧！我不妨再告訴你一件事，……我的仇人，很可能就住在三河這地方！」

「啊！眞的嗎？」

「他一定改了另一個名字。不過，詳細的情形，我完全不清楚；只是曾經有人告訴我，他就住在三河附近。」

「那，很好哇！你就可以不必再四處打聽尋找了呀！現在，既然已經知道他在三河附近；那麼，你找到他，只不過是一個月、二個月遲早的事。眞是恭喜你了！」

松次郎，四年前，在木曾街道，與這個年輕的浪人相識。當時，他聽說年輕人，在尋找殺父的仇人；於是，就一口答應，幫他四處打聽；結果，一直都沒有打聽到任何的消息。

●

「哎！別提了！我已經——」

突然，菅沼新之助歎了一口氣。

「你儘管笑我吧！松次郎！……我現在對報仇的事，已經不管了。我在江戶的親戚，從去年開始，就不再送錢來了。我的伯父，寫信來責罵我，他認爲我太沒出息了，花了七年的時間尋找仇人，結果一點消息也沒有。……你

可知道，我爲什麼天天在這裡挨餓？」

「………」

「因爲，我是一個買貧窮人家女兒，來御油、赤坂作妓女的流氓保鏢；上個月，我在藤川的地方，跟賭徒起衝突的時候，殺了兩個人；現在，那兩個人的家屬，正想辦法要殺我，就是這麼一回事，可笑吧！」

「菅沼兄——。你不要認爲，現在你的身分降低了，就什麼都完了。雖然，你現在的身分，是一個買賣姑娘家的流氓保鏢；但是，我知道，你也是爲了方便於尋找你父親的仇人；所以，我認爲你不應該這樣自暴自棄，你應該振作一點！」

「松次郎——。你不明白；當初，我離開家門，出來尋找殺父仇人的時候，我才十七歲；現在，經過七年的四處奔走打聽；結果，什麼也沒有作，這七年的時間，就這這樣白白浪費了，你說，我怎麼不會……唉！」

「你是不是，曾經發誓，一定要替你的父親報仇？」

「松次郎——。不瞞你說，我父親被殺的事，我父親自己也有錯！現在，是我繼母的那個女人，本來有一個未婚夫；我父親也知道，她有一個未婚夫；但是，我父親卻強行逼迫她嫁給他。那個未婚夫，在這種情形下，當然會恨我的父親；可是，由於我的父親，是他的上司；因此，他只有忍下這口氣。但是，後來，爲了一件小事，我父親責罰他；結果，他一直壓制住的怨恨，就爆發了。……松次郎！你看，我父親強迫一個女人，作他的繼室；結果，讓他的兒子，七年來，在全國各地流浪；現在，又變得像一個乞丐一樣地，天天在這裡挨餓；堂堂一個大家族的少爺，現在爲了塡飽肚子，竟然委曲在一家妓女戶裡，爲一個流氓作保鏢！你說，這像什麼話！」

「……」

松次郎一時也找不到話回答他。

菅沼新之助見松次郎沒有答話，就躺了下來，雙手枕著頭，閉上了眼睛。半響，又開口繼續說道：

「我並不是想使自己的心情平靜，才說這些話。從我開始出來尋找殺我父親的那個仇人，我的心情，就一直很沈重。殺我父親的人，是一個從來沒有說過別人壞話，而品德廉潔的正直大丈夫。可是，我父親，卻是一個桀傲不馴，深受大家厭惡的人。……不幸，我是他的兒子；所以，我不得不負起替他報仇的義務——這種義務，說起來，實在很可笑！」

「菅沼兄！」

松次郎驚訝地叫了一聲。

「你快別這麼說！不管你父親是怎樣的一個人，也



不管殺你父親的仇人，是怎麼樣的一個正直的好人；你終究還是必須走上盡爲人子義務的那條路！我，這個身分卑微的賣藥郎中，現在想要奉勸你一句話，我希望你能夠儘快完成報仇的任務，好繼承你那三千石的大家，將來成爲一個了不起的旗本。只要你能夠替父親報了仇，我相信，這些事一定會實現。……如果，你感到難以下手的話；那麼，你就會當作是爲了恢復你三千石旗本的身分而作的事；不要認爲，是爲了報你父親的仇吧！」

菅沼新之助聽松次郎這樣一說，立即坐起身子，回答道：

「啊！是我失言了；對不起，竟然煩勞你爲我操心！你的忠告，我……我實在是太窮了；所以，忍不住有這種自暴自棄的念頭。……可是，我實在也是太不順心了。最近，由於經常挨餓，沒吃什麼東西，眼睛都損傷了，一到了晚上，我就跟瞎子一樣，看不見什麼東西。唉！——」

菅沼新之助說到這裡，又歎了一口氣——

這個時候——

「有人在家嗎？」

一個年輕人推開破門，探頭進來。

「有人要我帶信來。請——接住！」

說罷，信就朝著菅沼新之助丟去。

「是誰來的信？」

「是是……是那個喜歡你的人……你應該知道，是那個女人！我想，大概她要你晚上到她那邊去吧！」

年輕人這樣回答後，就轉身離開了。新之助打開信一看，頓時，漲紅了臉。

「松次郎！敵人出現了！在赤坂的一家妓女屋出現了！是一個認識我的女人帶來的消息。」

●

紅葉屋的姑娘元耶，陪伴著怪異的浪人躺臥，她一直很緊張地注視著浪人的睡容。——

客人到底睡著了呢？還是沒有睡著？已經過了片刻的時間；可是，他一動也沒動。

陽光從窗外，斜斜地投射進屋裡。

「客官——」

元耶終於忍不住，伸出了手，搖了搖閉著眼的浪人。

「……嗯！」

「太陽已經下山啦！涼風已經開始吹了，您應該上路了。您請醒一醒！」

狂四郎微微張開眼，注視著搖他的女人說道：

「不！我喜歡你！我不想急著走，我打算住下來，不走了！」

「什麼？」
元耶的表情變了。
其實，狂四郎並不是眞心說這些話，他是爲了要試探看看女人的反應；果然，她的態度十分可疑。
狂四郎發覺女人的舉動，有點奇怪，似乎心裡很不安定；她的視線，一直逃避到別處，不敢正眼看他；而且，從開始要她躺下的時候，她的身體，就一直很不對勁，好像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女人一樣，顯得十分緊張、僵硬。
——可能有什麼問題！
念頭如此一轉，狂四郎就站起身來，說道：
「我要一些飯菜。」
「對不住！像我們這樣的店，飯菜不十分好，恐怕不適合您江戶的口味。如果，您到過去的藤川那兒，就能夠吃到新鮮美味的河魚，那兒的料理，一定能夠合您的口味……」
「我這個流浪漢的嘴，並不敢奢望吃到那種美味！」
狂四郎冷淡地回答女人。
女人不得已只有吩咐廚下，送來狂四郎的飯菜。狂四郎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把那些飯菜吃完；然後，抹一抹嘴，站起身來。朝外走去。
步下樓梯後，狂四郎轉身對送他出來的元耶問道：
「你有要好的男人嗎？」
元耶低著頭，沒有回答。
狂四郎走出了街道。
黃昏時的妓女戶，一片喧囂。女人從二樓的窗口，朝下向發生爭吵，而跑出的客人，破口大罵的光景，是非常平常的事。
狂四郎雙手揷在懷裡，慢慢走出了赤坂旅地。
街道向前延伸至松木夾道的地方，就轉變爲相當陡急的坡路；左右夾道的松木下，是長得十分茂密的草叢；路轉入了丘陵的時候，突然，變得冷清了起來。
狂四郎步上丘陵，走了一陣子的時候，樹木已變成影子；從枝葉間向上看的天空，已轉呈沈沈的灰色。
突然——。
背後響起匆忙迫近的腳步聲。
「五曾木多十郎！慢著！」
傳來一聲銳厲的喊叫；狂四郎聞聲，立即轉頭，四下張望了一下；前後，似乎並沒有任何的人影。——
驀地，狂四郎看到，暮色中，站著一個擺好了架式的年輕武士。
——呃！原來如此！
他心裡突然領會了。



在紅葉屋的旅客登記簿上，他寫下五曾木多十郎的名字；結果，那個叫作元耶的女人，就送信通知他——這個年輕人；這個年輕人的敵人，就是五曾木多十郎。
現在，他找上自己——假冒五曾木多十郎名字的狂四郎。
「我是菅沼新之助！我找你已經找了七年了！」
年輕人一步一步地向狂四郎逼近，口中並大聲喊叫著。
狂四郎苦笑地看著逐漸逼近的年輕人；對方會錯認他就是仇人，這也是他自己造成的錯誤。
狂四郎一動也不動地，任憑對方逐漸逼近。
——嗯！還有兩下子！
心裡這樣忖道。

## 藤川悲劇

「五曾木多十郎！快回答我的話！」
菅沼新之助一邊大叫，一邊就拔出刀，指向狂四郎。
「你不認識你仇人的面貌嗎？」
眠狂四郎冷冷地問。
「什麼！」
「如果，你從來沒有見過你的仇人：那麼你會認錯人，也是情有可原！」
「難道……你不是親自在紅葉屋的登記簿上，簽下五曾木多十郎的名字嗎？」
「是！不錯！我的確是那樣簽了。……不過，世界上同姓同名的人，多得是。我只不過是借用了紅葉屋裡黃色畫册上的名字罷了。看來，那本畫册上的題字，可能就是你寫的吧！」
立即，年輕人以凌厲的一擊，代替了這句話的回答。
稍一傾身，躲過這一擊的狂四郎，在刀聲劃過耳際的時候，感到鼓膜震動了一下；他立即知道，對方並不是泛泛之輩。
菅沼新之助一刀沒有砍中狂四郎，心裡十分氣惱；於是，立即重新振作起鬪志，擺出上大段的架式。
「來吧！五曾木多十郎！」
年紀才不過二十二、三歲的年輕人，鬪志卻是相當地高昂，他再度向狂四郎挑戰。
一直凝視著對方的狂四郎，突然發現，對方的視線，並沒有正對著他看；當即，不由得懷疑了起來。
天色雖然已經暗下來了；可是，視線還不至於看不清對方。狂四郎忍不住出聲問道：

「怎麼？難道你是瞎子嗎？」

聽到這句話的新之助；頓時，緊張了起來。

稍爾，新之助才又鼓起全身的力量，向狂四郎發動第二次的攻擊；雙足就地一蹴，猛然躍起，朝狂四郎砍去。

同時——。

狂四郎想躲閃；可是，已經沒有時間容許他那樣作；於是，他迅速地拔出無想正宗。

頓時——。

響起一陣尖銳的刀劍交鳴聲——利那，新之助的大刀，就從他發麻的雙手裡，朝天空飛去。

在這種狼狽情況下的新之助，立即拔出短刀，猛然地向狂四郎衝去；動作十分迅速俐落，的確非等閒之輩。

狂四郎見狀，立即斜地裡揮出無想正宗；瞬間，刀鋒就架開了兇猛砍至的短刀。

新之助的身體，也被震退了數步；狼狽不堪的新之助，往地上一坐；然後，朝狂四郎大聲喊道：

「你殺吧！」

「不！我並不是五曾木多十郎。」

「這我不管！現在，我被你打敗了，你就殺了我吧！」

「你不管？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討厭！用不著你管！」

新之助又大聲吼叫。

狂四郎聞言，苦笑了一下；然後，轉身想離開年輕人。——這時，從赤坂驛站的方向，傳來「喂！喂！」的喊聲；同時，有一個人，遠遠地跑了過來。

在來人的前面，有一個小小的物體，躍上路旁的松木，從枝幹間，向前飛快地移動；未幾，就在狂四郎的跟前，落了下來。

——是一隻穿著紅衣的小猴。

小猴好像要向狂四郎求情似地，不斷在狂四郎的跟前磕頭。

「好！好！——我知道了！」

狂四郎伸手摸了摸小猴的頭。

不久，賣藥的松次郎，也喘著氣趕到了。

「菅沼兄——你，你沒事吧！還好我趕上了！」

說罷，松次郎就伸手，擦了擦臉上的汗水。

「松次郎——你認識他？」

狂四郎驚訝地問。

「大概是四年前吧！我在木曾的客棧，看到他的肚子疼得很厲害，就拿藥讓他服下……。菅沼兄，這一位，不是你的仇人，他是眠狂四郎，我經常受到他的照顧。……



眠兄，菅沼兄現在患有雞目，無法分辨出面貌，他不知道你不是他的仇人；所以……」

松次郎喘著氣，急急地向雙方說明。

聽罷，狂四郎就大步地離開了。

當松次郎追趕上狂四郎的時候，已經到了可以看見藤川驛站燈火的地方了。

狂四郎看一眼，追趕上來的松次郎，對菅沼新之助的事，連提也沒提地，就開口問道：

「松次郎！赤坂妓女的姑娘，贖身的錢需要多少？」

「嗯！這個嘛！大概要二十兩吧！」

「…………」

狂四郎沈默了半響；然後，從懷中拔出一隻手。

「喏！這裡有二十兩。……麻煩你，再回赤坂的紅葉屋，替那個叫作元耶的女人贖身。好嗎？」

「喔！你想要……？你是不是要娶她？」

「不！你要她送到年輕人那裡去吧！」

「啊！……？」

「那個年輕人，爲了尋找仇人。就擱了不少歲月，現在貧窮成那個樣子；所以，有點自暴自棄；在這個時候，把他喜歡的女人，送到他的身邊，應該會有一點幫助。」

「您！」

松次郎感動得眼眶都紅了。

「您說得也是，白天，我去看菅沼兄的時候，他對於報仇一事，已經毫不關心了；只是，後來得到元耶那個女人的通知，說他的仇人出現了，他的心才好像復活了起來似地，振作起精神，跑出屋外，準備向仇人報仇。結果，他認錯了人，把您當作仇人，就拿著刀要殺你。現在，他打敗了，一定像個受到挫折的孩子一樣，對自己的本事已完全失去了信心。唉！我眞擔心……也許，今天晚上，他會想不開切腹自殺。……沒想到，這個時候，您作了這種安排，眞是太好了！謝謝您！……菅沼兄的心情，我很了解，報仇的事，讓他感到非常爲難——。」

松次郎就把菅沼新之助的父親，仗恃著旗本御書院番組頭的地位，欺壓他的屬下，強迫屬下的未婚妻，嫁給他作繼室，結果被殺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狂四郎。

「那個殺死他父親的仇人，五曾木多十郎；據說，是一個從來沒有被別人批評過壞話的正人君子；所以，菅沼兄感到非常爲難。就是這樣；他明明知道仇人就在三河附近，也不願意自動去尋找。……總之，您這個安排，實在太好了！我代菅沼兄，在這裡，由衷地向您道聲謝。我現在立刻就趕回赤坂，去替元耶贖身；再把她送到菅沼兄的身邊。」

松次郎把藤川旅地最好的一家客棧，告訴了狂四郎之後，就急急地朝著黑暗中走去。

狂四郎在步入燈火通明的宿場町時，這樣自嘲地獨自低語道。

——報仇！

——如果，過去我所殺死的那些人，他們的兄弟，都要向我報仇；那，我就是有一百個頭，也不夠賠！

松次郎告訴狂四郎的立花屋客棧，在這一處小小的宿場町，的確是頗具規模，而且也是唯一的上等客棧。

僅次藤川驛站的岡崎城下，也有足以媲美於江戶吉原的華廓；遊女的數目，可以稱得上是東海第一；同時，與妓女戶出名的御油、赤坂一樣；那裡也有設備完善，可供旅客休憩的地方；因此，介於中間的藤川旅地，自然就遭到忽視了。

狂四郎所去的立花屋裡，並沒有什麼其他的客人；裡面靜悄悄的，半點聲音也沒有。

隨著送晚餐來的時候；同樣地，也送來了旅客的登記名册；今夜，名册上總共只登記了兩個人的名字。

狂四郎拿起筆，寫下，——

「五會木多十郎」

這個浪人不可思議的預感，在他拿起筆的時候；頓時，油然生起。——

在赤坂的妓女戶裡，他借用了黃色畫册上的名字；結果，被那個年輕人，誤認爲殺父的仇人，差一點被殺死。所以，他想，今天晚上，再借用這個假名，也許，又會發生什麼奇妙的事。

果然——。

晚餐吃過後不久。

「有人在裡面嗎？」

傳來一聲；旋即，紙門就被拉開了。

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兩手合揖，很恭謹地自我介紹說：

「我是這裡的主人，佐治右衞門。」

「恕我冒昧，有一件事，想請問您。您剛才在登記簿上簽的名字，五會木多十郎，是您的本名嗎？」

立花屋主人視線直直地投注在狂四郎的臉上。

「我想，五會木多十郎，這個名字，在全日本，恐怕不會有兩個吧！」

「是的！」

「既然這樣；那，你爲什麼還要問我，是假名還是眞名？爲什麼？」

「這……因爲我認識他本人。」



「他住在那裡？」

「這我不能隨便告訴人。……您……我請問您，您爲什麼要借他的名字。」

「我要找他。」

狂四郎冷漠地囘答。

「您爲什麼要找他？」

雖然，他只不過是一個客棧的主人；但是，他的氣度不凡；從眼睛裡射出的眼光，十分有神；而且，毫不畏縮地，直直瞪著狂四郎。

「立花屋——」

「是！」

「菅沼新之助那個年輕人，找五會木多十郎，找了七年；這件事，你應該知道吧！」

「是！我當然知道。」

「你是否懷疑我是幫助菅沼新之助的人！」

狂四郎故意朝著對方的強烈眼光，冷冷地囘射。」

可是——。

立花屋主人，佐治右衞門，卻說道：

「您，是不是知道，我曾經在五會木家裡作過雜役；所以，故意在旅客登記簿上，寫下五會木多十郎的名字？」

「……」

「五會木家，以前是三河國額田郡的豪族。我的祖先，是五會木家的家臣；由這一層關係；所以，我十六歲的時候，就進入五會木家，當一名雜役。……多十郎大人，是因爲菅沼新左衞門大人太不講道理，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才殺死他；也因爲這樣，五會木家的家道，就中落了；於是，我只好囘到老家來，開這客棧。雖然，我已經不在五會木家作事了；可是，我對五會木家，一直是忠心不二，我不允許有人傷害五會木家的人！」

●

狂四郎沈默地抱著雙臂，冷漠地注視著對方。

立花屋佐治右衞門，隔著兩張榻榻米，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裡。

終於，狂四郎開口說道：

「我要你轉告五會木多十郎，菅沼新之助就住在赤坂驛站，離開這裡只不過三里遠。不久，他可能會找到這裡來報仇。」

狂四郎猜測，五會木多十郎可能就住在藤川附近；所以，故意這樣對立花屋佐治右衞門說。

「您是不是打算幫助菅沼新之助？」

「不！我要看當天的情況決定，我可以幫助任何一方——」

佐治右衞門見狂四郞這樣說，也就不再說下去了。他向狂四郞鞠了一個躬，就轉身離去。

狂四郞一直坐著，目送對方的身影，消失在門口處的時候，他突然自嘲地獨自語道：

「什麽時候開始，我也變得這麽愛管閒事了……」

語罷，就站起身來，拿起無想正宗。一路小心地，下了樓梯；他不希望有人看見他；所以，躲躲閃閃地走出了立花屋；不久，就隱入了一條黑暗的街道。

果然，不出所料；佐治右衞門在立花屋門口出現後，就急急地向著店前的黑暗街道走去。

狂四郞雖然尾隨在佐治右衞門的身後；但是，他的心裡，一點打算也沒有。

佐治右衞門疾行了一陣子後，拐了一個彎，轉入了一條狹窄的後街。

『習字所』

佐治右衞門在後街一家掛著這種木匾的店門前站定；然後，伸手推門，進入了裡面。

——立花屋佐治右衞門，可能會儘快趕去通知五曾木多十郞，勸他離開藤川旅地；除非，五曾木多十郞是一個胆小鬼；否則，他該不會連夜逃走。

狂四郞的心裡，就是這樣猜想；所以，當即決定跟踪立花屋佐治右衞門。同時，狂四郞也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五曾木多十郞可能不是菅沼新之助的對手。

大約經過一刻鐘後，佐治右衞門從門裡走了出來；待他走遠後，狂四郞就走近門口，推門進去。

僅僅是兩坪大的破屋。

倚靠在破紙門邊，木然蹲坐著的人，是一個年紀約莫三十歲左右的男人。他看到狂四郞走了進來，臉上的表情，並沒有改變，只是以沈著的眼光，盯著狂四郞。

「你要怎麽作？」

狂四郞沒有向他寒暄，就直接這樣問。因爲，這時，正是佐治右衞門花了一刻的長時間，勸他離開這裡後，沒多久的時候；因此，狂四郞認爲，沒有必要再重覆說明。

五曾木多十郞的心裡，也明白狂四郞的身分；他冷冷地投過去一個微笑。

「如果是你的話，你會怎麽作？」

「殺死菅沼新左衞門，你是有正當的理由，可以俯仰無愧於天地；所以，不應該遭到他兒子的報仇。但是，按照世間的常理，還是必須作一場決鬥。可是，你又不忍殺死他的兒子。……像這樣爲難的事，就是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麽辦。一切，還是讓你自己作一個決定吧！你決定了，我可以遵照你的意思，去通知菅沼新之助；如果，你老



是保持緘默！或是作其他的決定，那也無所謂！」

「……」

五曾木多十郞閉起眼睛，沒有說話。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沈默；稍爾，五曾木多十郞睜開了眼睛，再度向狂四郞，投以一個冷漠的微笑。

「那麽，就作一場普通的決鬥吧！請你去通知新之助大人一聲。」

狂四郞凝視著五曾木多十郞；問道：

「地點和時間，是——」

「明晨、辰時——在正南五丁丘陵上的八藩院內……」

「嗯！我記住了！」

說罷，狂四郞就走出了破屋。

在步出破屋的時候，不知道爲了什麽，狂四郞的心裡，感到十分沈重。

——他來找五曾木多十郞談話；結果，五曾木多十郞作了決鬥的決定；他在話中，暗示五曾木多十郞，決鬥是唯一可尋的路徑；這樣一來，無異是他逼迫五曾木多十郞作決鬥的決定。

這種結果，無論——是菅沼新之助達成了多年的心願；或是，五曾木多十郞得到了勝利，對於狂四郞，都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相反的，他的心裡，將終生承負一種難以名狀的沈重感。

因此，在返回立花屋的途中，狂四郞不禁有一種衝動；不去通知菅沼新之助；對五曾木多十郞爽約。他打算在藤川驛站，住一夜後，就動身離去。

至於，以後事情會演變成什麽樣子，他再也不想管了。五曾木多十郞，明晨依約到八藩院內；如果，他看不到菅沼新之助的影子；也許，會自動到赤坂旅地，向菅沼新之助要求決鬥；也許，他根本不去找新之助決鬥，就離開了藤川驛站，到別的地方，去尋找安身之處；無論五曾木多十郞怎麽作；那都不關狂四郞的事。

狂四郞跳上立花屋的屋頂，悄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但是——。

當他拉開紙門，走進去的時候，卻發覺有人皺著眉，坐在房內。

松次郞出現在他房內，這是很自然的事；可是，——非常意外地，赤坂紅葉屋裡，那個叫元耶的姑娘，卻也悄在座。

待狂四郞坐定後，松次郞深深歎了一口氣；說道：

「您的好意，完全落空了！」

「……？」

松次郎彎身，把一個紙包，放到狂四郎的面前。不必打開看，狂四郎就已經知道，那是一包遺髮。

「當我把元耶贖了身，帶到他那裡的時候……他已經切腹死了！」

「……」

狂四郎一時也無話以對。

「您！」

松次郎以一種微詢的眼光，看著狂四郎。

「所以……這個女孩要怎樣安排？她說是您幫她贖身的，要聽您的意思；所以，我就把她帶來了……」

聽松次郎這樣一問，狂四郎就把視線移到元耶的身上；實在難以想像，眼前這個清新脫俗，臉上沒有半點胭脂的白淨少女，竟會是赤坂妓女戶的姑娘。

「你是不是打心裡，眞心在愛菅沼新之助？」

「是的！」

「現在，新之助已經死了。你可願意爲新之助作一件事？」

「我願意！」

「好！……那麼，你代替新之助去報仇。你就當作是菅沼新之助的妻子，去向五曾木多十郎報仇，到時候，我會出手幫助你。」

「您——您會去尋找五曾木多十郎嗎？——」

松次郎在一旁，急急追問了一句。

「我剛才已見過五曾木多十郎。決鬪的地點、時間，也都已經決定了。」

●

清晨——。

狂四郎帶著元耶，在野道上疾行。

爬上長著稀疏松樹的丘陵頂上；已經可以望見聳立在前方的鴟尾大屋頂時，狂四郞向著身後的元耶說道：

「你把懷劍拔出來之後，只要閉著眼睛，一直向前進，就可以了。明白嗎？」

「好——我知道——」

她回答的聲音，緊張、顫抖。

但是——。

當他們攀登上，一長段急斜的石階，抵達八藩院內的時候，元耶已經用不著拔出她的懷劍了。

「啊！」

狂四郎叫出一聲。

在寬廣的院內，顯得十分渺小的一個人，倒在神殿前面的石階上；鮮血從俯伏的身體下面，向左右的地面流出；石階上一片刺眼的腥紅。



——昨夜，五曾木多十郎向狂四郎作決鬪的決定時，就已經覺悟，他必須這樣作。

木然呆立在階前的狂四郎；半響，回復過神志，對身邊的元耶說道：

「從今天起，你要怎麼生活，你好好作一個決定吧！」

狂四郎對素昧平生的女人，說出這種關心的話，可說是生平頭一次。

# 岡崎武士

「嘿嘿……夜裡來這兒睡覺的人哪……太陽已出來嘍！該與娘兒們告別了喲！」

在午後的陽光下，一個喝得醉醺醺，滿臉通紅；衣衫不整的年輕人，一路搖搖晃晃地，進入了一家甘酒茶屋。

茶屋裡，正有許多各種不同職業的老少男客，聚集在一塊兒，利用午後的這段時間，彼此在東拉西扯地閒聊著。

「喔！源公，你也來啦！咦！你怎麼搞的啊？衣服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哼！嗯！」

源公漫應了兩聲；隨卽，就撩起衣服的下擺，露出穿著紅絲袴的臀部；然後，伸手誇張地在臀上拍了拍。

「嘿！我摘下了高梢上的花兒；昨天晚上，……嘖嘖！就像刮颱風喲！——你們看看，我這一身，可都是絲綢！」

「你從那裡偷來的呀？」

「誰說是偷來的！是一開當舖的老大姐，送給我的；信不信由你……怎麼樣？你們看看，不錯吧！」

「哈哈！是人家當舖裡的東西，還那麼得意！」

「你說什麼？這是她眞的要送給我的東西，才不是人家拿去典當的東西，這些東西永遠都是我的了；你們未免太瞧不起人了，我從十三歲時，就開始出來混；我可是有兩下子的人；就拿我那源公四十八手秘術來說吧！昨天，我稍微使了兩下子，那個老大姐，就被我弄得暈頭轉向的；所以，她會送我這些東西，也是理所當然的事。……眞的，我不是胡吹的！我可以告訴你們，我那一套秘術當中，光是嘴的吸法，就有十八手。嘿嘿！你們這些傢伙，什麼都不知道，就只知道流口水！哈哈哈……」

「少討厭！不要再說啦！」

其中，有一個人，出聲喝止。

喝止的人，立卽又轉向身旁的一個老人；問道：

「隱居——用嘴吸吮的方法，是不是早就有了？」

「不錯！的確是早就有了。史記上，曾經有遊仙窟得口子的記載；土佐日記上，也有用嘴吸吮的記載。正如剛才源公所說的，女人是最喜歡用嘴吸吮的方法。」

「那當然！人的口、舌、本來就是最有用的東西！」

源公在一旁，又大叫了起來。

「源公！你也是用你那三寸不爛之舌，讓開當舖的那個老大姐著迷嗎？是吧！」

「嘿嘿嘿！舌尖三寸，讓她高突；臍下三寸，叫她哭泣。如果敢不依，一口咬斷她的舌！哼——」

「哈哈！那麼，咬斷的舌，你是不是，要埋在寶飯郡八藩村的財賀寺裡？哈哈哈……」

隱者大笑著說。

財賀寺，一名力壽山舌根寺。相傳，從前擔任三河守的大江定基，前來此地赴任時，與赤坂長者的女兒力壽相戀。後來，大江定基任期滿，必須返都；力壽無法忍受別離的痛苦，就咬斷自己的舌根自殺；大江定基痛心之餘，將力壽咬斷的舌頭，埋在財賀寺裡，以示悼念之意。

「喂喂——隱居！那個老大姐說，紅色的袴子，是犬絲作的，要多多珍惜。你知不知道，犬絲是什麼東西啊？」

說罷，源公就把他的紅絲袴，露出讓衆人瞧。

「好！我告訴你們吧！……以前，在三河國的一個郡司，要他的妻子和妾養蠶；但是，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妻子養的蠶，一隻一隻地死去，根本沒有辦法吐絲作繭；作丈夫的郡司，看見這種情形，非常生氣；從此，就不再到那個妻子的家裡了。」

「你該不是說錯了吧！什麼妻子的家裡？丈夫和妻子，不是本來就住在一起嗎？」

有個人懷疑地插嘴問。

「這就是你們不知道的地方了。當時，丈夫和妻子，是不住在一起的；丈夫只有在晚上的時候，才會到妻子的家裡。這是當時的一種習俗。」

「嗯！這的確是一種很好的習俗。眞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規定，夫妻一定要住在一起？如果，現在能夠回復以前的情形，我至少也要討三個女人！」

「哈！你把遊樂場的女人，全部討回家作妻子，不是更好嗎？」

「他媽的！你開什麼玩笑！妻子怎麼可以讓丈夫以外的男人抱！」

「我聽人家說，你家裡的女人，在你不在家的時候，有時候，也引誘別的男人陪她。你聽說過這回事嗎？」



「什麼！你再說一遍！」

「我並沒有亂說；因爲，我也被她引誘過；所以，我這樣說，一點也沒錯！」

「你——你這個畜牲！」

隱居制止住吼叫著要撲過去的人；然後，大聲說道：

「你們靜靜，聽我說，……咦！我剛才說到什麼地方了！喔！對對——！丈夫不肯到妻子那裡去了；不久，妻子所養的蠶，死得只剩下一隻；妻子爲了讓那隻剩下的蠶，能夠吐絲作繭；於是，每天很辛勤地採桑，好好餵牠。……可是，有一天，妻子家裡所養的一條狗，看到白白胖胖的蠶，覺得很好奇，就一口把牠吞了下去。妻子看到唯一剩下的蠶，竟然被狗吃掉了，一時傷心得大哭了起來。正在這個時候，那隻狗，突然打了一個很響的噴嚏　立刻，就從狗的鼻孔，掉出兩條非常白的絹絲；妻子看到這種情形，覺得非常奇怪，就伸手去拉；結果，拉了半天，絲不但沒有拉斷；反而，還愈拉愈長；最後，妻子只有找來紡紗的梭子，準備將它們捲起；可是，白絲出來的速度愈來愈快，她捲絲的速度，根本趕不上；而且，梭子也不夠用；只有任憑那些白絲，在她的面前，不斷地向上堆高。……那些白絲，如果以現在的價值換作銀子的話，大概可換到四、五千兩的銀子，可見那些白絲有多少！最後，白絲全部出來了，狗也死了。從狗鼻出來的那些絲，比普通的絲，顏色更白，也較有光澤；看起來非常精美；韌性又強。聽到這個消息的郡司，也後悔自己不應該遺棄妻子；從此以後，每天晚上，他一定到妻子的家裡；與妻子回復了過去的情感——」

這時——。

一個身材頎長的藩士，走進了甘酒茶屋。

「不要再說了！」

眉目俊挺；穿著整齊，看起來十分有威嚴的藩士，以一種銳利的眼光，瞪視著聊天的人群。

「大人！我們是住在矢矧的居民，不知道什麼原因，剛才矢矧橋禁止通行；我們只好在這裡歇歇脚，聊聊天。」

其中，一個人連忙向他解釋。

「這我知道！」

藩士說罷，就從錢袋裡取出銀子，拋到人群聚集的桌上；冷然地說道：「你們到遊樂場去玩吧！」

「是！謝謝您！……喂！大家快謝謝這位大人。隱居，你呢？你要怎麼辦？」

「好！我也跟你們去看看。我才六十歲，連採茶，我都還有辦法，何況這個！我也要去瞧一瞧！」

目送一行人離開茶屋後，藩士就走進了裡面的小房間

；隔著一道破舊的屏風，可以看見，裡面有一個穿著黑衣的人躺著。

「恕我冒昧！我有事想拜託您，眠狂四郎大人！我是本多藩家中的武士，土方萬八郎；我一直在找您！」

兩手枕著頭，躺在沒有燒炭的火爐旁的狂四郎，將視線斜斜地投射在前方的藩士臉上。

——嗯！這傢伙，不是普通人！

狂四郎的心裡，產生了一種直感。

半響，狂四郎才動了一下身體，坐挺了起來；冷冷地對坐在他面前，年紀與他相彷彿，自稱是土方萬八郎；氣質相當不凡的藩士，說道：

「我生平最討厭，我不認識的人，來向我要求幫忙。」

「閣下在江戶的時候，早已大名遠揚；有關閣下的作風，我早就聽說過了；您的脾氣，我非常瞭解；所以，我才斗胆來這兒，向您請求幫忙！」

「……」

「我由於某種原因，在今天，就要切腹自殺；我希望您，在我切腹後，幫我把頭砍下來。」

「……」

狂四郎注意看了一會兒對方的表情。

「我求求您，答應我！」

土方萬八郎將雙掌合起，恭謹地在榻榻米上，行了一個禮。

「不！我不能答應！」

狂四郎冷冷地加以拒絕。

「眠大人！」

土方萬八郎抬起頭，叫了一聲；眼光變得更加銳厲，直直地投射在狂四郎的臉上。

「我要求您，在我切腹後，幫我砍下頭；並不是我知道您路經這裡，才來要求您的。……您會在茶屋歇脚，是因為矢矧橋禁止通行，無法過去對岸。您可知道，當藩家中為什麼要禁止人通過矢矧橋嗎？」

「……」

「就是為了要殺您；所以，才禁止其他的人通過。」

「要殺我？本多家想要殺我，眠狂四郎？是誰，要你們這麼作？」

「這，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從我們家中，突然傳出，要挑選兩個劍法高明的武士，向你挑戰；所以，才禁止其他的人，通過矢矧橋；我們家中的所有人，知道您朝著這裡走來；所以，都在等你通過。」

「那麼，這件事跟你要切腹，有什麼關係？」



「本來，我有絕對的自信，在本藩裡，能夠被選上與你作決鬪的人，可是，沒有想到，我竟然沒有被選上，而選上了，近習佐倉宗治和小姓組頭小松田嘉門。雖然，佐倉和小松田，也是劍術超群的高手；尤其，曾經受到城代的命令，出府前往柳生道場，修練了三年的劍術；他們兩個人的劍術，可以說是不分上下；他們兩個人，在巡迴各藩師範道場的時候，從來沒有失敗過。可是，我一向自認為，我的劍術，較他們兩人，更高一等；瞭解我土方萬八郎的人，也都是這麼說；大家都認為，我一定會被選上。」

「那麼，你為什麼沒有被你的上司選中呢？」

土方萬八郎的神色，變得有點激動。

「因為，他們認為，我的劍術比佐倉和小松田差。」

「……」

「的確——我平時的作為，是有點驕傲；我也承認，這是我不好的地方；也因為這樣，上面的人，對我不十分信賴。可是，評論劍法的高下，根本不能參酌平時的言行，妄下斷定；劍法根本與言行無關，誰的劍法好，誰就是高手。——所以，我對於自己沒有被選上這件事，感到無法忍受；這樣，實在太傷我的自尊了；以後，我這個在藩中所向無敵的人，還有什麼臉見人！事情都已經決定了，我也沒有辦法可以挽救；現在，我唯一能夠作的事，就是切腹自殺，討回我的面子。……我想了很久，最後才想到，您是幫我砍頭的最適當人選。如果您答應幫我砍頭，我死了才會瞑目。求求您，答應我吧！」

——嗯！這個人的個性相當怪異；在他們藩中一定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只因，沒有被選為參加決鬪的人，就抱著不服輸的心情，向決鬪的對象，要求作為他切腹後，幫他砍頭的人。這個人的作法在別人的眼裡看來，可能會認為，是一種很傻的作法；不過，他這樣作，也是迫不得已，他是為了維護他的自尊，才會作這種決定。

念頭這樣一轉；狂四郎再也無心取笑，坐在他面前的這個男人。同時，他又回想及，他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在別人的眼裡，或許，也和眼前這個男人一樣，被認為是傻子才會作的傻事。

「好！我答應你；到時候，我會按照你的意思，幫你砍下頭。」

「啊——！您答應了！那，眞謝謝您了！」

「不過，我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要先看看，你的本事，是不是眞的像你所說的，那樣值得自負？」

●

岡崎，是本多中務大輔五萬石的城下。根據名所記的記載，當地的遊女，屬海道第一；與其他的城下町不同，到處瀰漫著淫蕩的氣氛。

在家康懷柔政策的公娼私娼施行之下，城下與宿場，遂繁華起來；因此，德川氏創業地的岡崎，會籠罩在淫蕩氣氛中，也是理所當然。

從早晨就禁止通行矢矧橋的這天，沿著新町、傳馬町、本町、西町的街道，也和平日一樣，不斷地飄出三絃琴的琴聲、歌聲、嬌聲；洋溢著一片熱鬧的氣氛。

在這樣熱鬧的氣氛中，一個戴著深編斗笠，穿著黑色衣服的浪人，一路絲毫不爲所動地，大步向前行。

日吉丸與蜂須賀小六會合的矢矧橋，是架設在城下的郊外；全長有一百六十八丈；是全日本最長的一座橋。

在矢矧橋前方數丈的地方，數名守候的藩士，遠遠看見，穿著黑衣的浪人，朝著橋的方向，大步地走過來。

「啊！來啦！」

頓時，有一個人，神色緊張地叫出一聲；旋卽，有一個人，奔向橋頭，從石階跑下泊船的地方。

其他的人，緊張地待在原處，等候黑衣浪人接近。

「你是眠狂四郎嗎？」

頭戴深編斗笠的黑衣浪人，微微地點了點頭。

「請過！」

雙手揷在胸前的浪人；立卽，開脚大步踏上橋板，緩緩向前行。

橋下的水面上，停泊著三艘有蓬頂的船隻；船裡的人，打開了所有的窗戶，都把頭探了出來，仰起臉向橋上看。

——他，就是眠狂四郎啊！

眼睛裡，充滿著好奇的光采。

似乎，都是本多藩的重要人物。

當浪人慢慢走到橋中央的時候，突然——。

東西兩邊的橋頭，各出現了一名，頭綁白巾；身穿黑紋服；下著袴子，佩有肩帶的藩士。

浪人停下脚步，佇立了一會兒；然後，伸手扶住笠沿，微微抬高，看了一下前後阻擋的人。

擋路的藩士，開口說道：

「眠狂四郎閣下！敝人近習佐倉宗治，奉藩命前來與閣下作一場尋常的比武，希望閣下別客氣！」

接著，後方的藩士，也說道：

「同樣的，敝人小姓組頭小松田嘉門，要向您討教第二場的比武。」

臉孔隱蔽在深編斗笠下的浪人，一點反應也沒有。



前後的兩名挑戰者，慢慢向橋心逼近。

逼近至六尺的時候，挑戰者同時拔出了佩刀。

佐倉宗治擺出「青眼」的架式；小松田嘉門採取「八雙」的架式。同時——。

黑衣浪人把身體移向橋欄；拔出腰間的白刃；以橋欄爲後盾，白刃朝下指向橋板，採取下段的架式。

旋卽，佐倉宗治急步跑到浪人的正面，也以另一邊的橋欄爲後盾，採取猫背的姿勢，以一擊必斃的凌厲架式，直逼黑衣浪人。

另一名挑戰者，小松田嘉門，佇立在原來的位置，沒有動。就這樣……三個人影，一動也不動地固定在橋上。

天空，一絲雲影也沒有，四周一片清朗；遠方，岡崎城的天守閣大屋頂，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河面上，送來陣陣的涼風；遠近的三河山坡，露出深淺分明的稜線，形成一幅美麗的背景。

一切都沒有動——好像在靜靜等著太陽下山似地，一直持續著不動。

坐在橋下船隻裡的本多藩要人，眼看著對峙的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而雙方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禁有點沈不住氣了。突然——。

佐倉宗治擺出「青眼」架式的刀，作了兩、三次的上下晃動。旋卽——。

「呀！」

大喊一聲。但是，浪人刀尖指地的姿勢，仍然紋風未動；似乎對方的威嚇，他一點也看不在眼裡。

佐倉宗治見對方的深編斗笠，一直沒有取下，一種屈辱的感覺，自心底湧起。

「呀！」

佐倉宗治再度大喝一聲。同時——。

「佐倉！你還猶豫什麼！」

自深編斗笠的暗影裡，發出嘲諷的聲音。——是經常聽見的熟悉聲。

——啊！不是眠狂四郎！

佐倉宗治呆楞了一下；旋卽，對面前假冒眠狂四郎的人，起了一陣憤怒；心氣頓時爲之浮動；於是，猛然一蹴橋板，向對方衝了過去。

兩個身軀貼近的瞬間，假狂四郎的白刃，立卽變成紅色。同時，佐倉宗治的身體，翻越過橋欄，落下水流；水花高高濺起；然後，回復了平靜；水面一片鮮紅。

這時，橋上的假狂四郎，同樣地，也對小松田嘉門，嘲諷地說道：

「小松田！你還猶豫什麼！」

「啊！」
小松田嘉門從丹田裡，發出一聲。
「土方！你！」
「有什麼好猶豫！來吧！」
說罷，假狂四郎就把手中的長刀，從下段的姿勢，改爲中段的姿勢。立刻——。
「呀！」
小松田嘉門急吼一聲，揮刀衝了過去；頓時，兩把白刄激烈地碰撞在一起，發出一陣刺耳的金屬交鳴聲。
小松田嘉門的臉，緊貼著對方的深編斗笠，使出渾身的力量，硬把假狂四郎，逼退到橋欄。
假狂四郎的上半身，被逼退得向後仰彎。突然，假狂四郎伸出一腳，踢向小松田嘉門的下腹。
「啊！」
小松田嘉門搖晃地喊了一聲，想重新再擺起架式——可是，假狂四郎是絕不會錯過這個空隙的。
從肩到肋，被假狂四郎砍中的嘉門，跌撞上橋欄，又搖晃地轉了一圈；在橋板上伏趴了下去。
假狂四郎緩緩地摘掉深編斗笠；挺著胸，昂然地對著橋下面的人說道：
「請諸位大人明鑑！這就是我，土方萬八郎的本事！我終於證明了，我是藩中唯一的高手！」
說罷，就當場跪坐在橋板上。然後，拔起短刀，用懷紙按在刀柄握住；扯開胸前的衣服；刀尖朝向腹部。
「土方萬八郎！爲了爭回武士的顏面，現在要切腹，請大家看！」
在他這樣說的同時，從東方響起一陣馬蹄聲。
「嗯！」
當萬八郎的刀尖，已經刺入腹部的時候，像一陣風似地，飛快衝到橋面的一騎，迅疾地從萬八郎的身邊掠過，瞬間，百刄疾閃了一下。
萬八郎的頭，飛起六尺多高。

## 池鯉鮒村

離開岡崎三里三十丁的池鯉鮒宿，是在一大片的青田中。左方，遙遙可以望見天守閣的地方；就是，土井大隅守二萬三千石的居城刈谷城。視線再向右移，可以看見，一大片的森林；都是檜木等高聳喬木；所以，看起來，顏色很深，帶有一種穩重感。森林裡，有狹奈岐大明神社。
在神社的院內，有一處心字池，裡面飼養著無數的鯉魚和鮒魚；鯉鮒的地名，即起源於此。



春季的馬市，爲了讓馬毛能夠發出光澤，都趕來這個池子喝水。池鯉鮒宿的馬市盛況，在日本全土，是相當有名的。根據名所記的記載，在這個季節，馬由女奴牽著來池鯉鮒宿；同時，會有十名、二十名的女郎，由各地趕來，與作生意的商人，互相簽定契約。
一夜的狂風暴雨過去了；這時，正是平靜，晴朗的第二天早晨——。
眠狂四郎一路走到了森林裡。
參拜道旁的松樹，由於昨夜的狂風襲擊；有的已經被連根拔起，仆倒在道上；有的從枝幹的中央，被吹斷，歪倒向地面。林中，唯一屹立無損的，是高聳的檜木；只有少部分的枝葉，掉落在地面上和池水上；四周顯得有點兒零亂。
心字池裡的鯉魚，由於池面上，散浮著枝葉，擋住了牠們的陽光；因此，頻頻地跳起池面。
狂四郎在池畔停住腳步，低頭看向鯉魚不斷向上躍起的池面；這時，從本堂的走廊，傳來祝禱的聲音。
「魔性的劍法，還需琢磨嗎？」
聲音衝著狂四郎而來。
狂四郎苦笑了一下。
未幾，白髮童顏的神官，出現在本堂的走廊上。
這位名叫春日部寬道的神官，與武部仙十郎，是舊識。寬道每次出府，必在仙十郎的長屋裡逗留；所以，也與狂四郎有過交往。
狂四郎行近走廊，拱手一揖；問道：
「春日部大師！這附近有沒有一個叫作栗栖村的村子？」
「嗯！我聽說過……」
「那麼，村子是在那裡？請您告訴我好嗎？」
「聽說，沿著三河與尾張的分界河，一直往上走，就可以到達……你到那裡，有什麼事嗎？」
「嗯！要辦點事——」
「我勸你，最好還是不要去！」
「其實，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只是有人託我帶樣東西，給那個村子裡的一個女人罷了！」
「雖然，你認爲只是去辦點小事；可是，別人卻不會那麼想。你想想看，你所到的地方，那一次沒有引起過騷動？何況，你現在要去的地方，是栗栖村。」
「那麼，照你這樣說，栗栖村好像不是一個普通的村子？」
「這附近的住民，去過栗栖村的人，並沒有幾人。雖然，他們並沒有規定，不准別村的人去栗栖村；可是，從

來也沒聽說過，村子裡的人和別村的人相交；或是，搬出栗栖村，到別的村子居住；是一個非常怪異的村子。……所以，像你這種具有異相的浪人，連普通的村子，對你都會提高警覺，何況是栗栖村；栗栖村的人，會用什麼眼光看你，你自己也應該想像得到！」

狂四郎聽他這樣說，微微笑了一下。

「本來，我只是受人家之託，不得已必須走一趟栗栖村；可是，現在聽您這樣一說，我反而生出興趣來了。——那，我要走了。告辭！」

狂四郎雙手一揖，就轉身預備離去。

「眠——」

春日部寬道急忙出聲想制止狂四郎；繼而一想，即使制止，他也不會聽；於是，只有轉而提醒他一下。

「眠——，栗栖村的住民；雖然，都是農夫打扮；可是，你不要小看他們，他們都是學過武藝的；而且，他們學的不是普通的武藝，你要多加小心！」

●

陽光強烈地照射著整個山嶺；但是，爬上山嶺的狂四郎，並沒有出很多汗；因爲，涼風一陣一陣地吹到他的身上。小松葉散落在山嶺的間道上，狂四郎一路踩著松葉前進。

「喔！就是那裡！」

前方，像一個巨大研缽地形的底下，散佈著豆粒大的無數人家。山的斜面，種有桑樹和茶樹；同時，也有桔園；每一種作物的栽植區域，都劃分得十分清楚；是一種經年自給自足的努力成果。

田地，就在研缽地形底下，呈現一片翠綠的景色。越過山嶺的這一曾山徑；就是，村落與外界連絡的唯一通路。緊接著山嶺下方的，是一段陡急的斜坡；途中，有一面是茶園。稍向前走一陣子後，是一塊紅土的空地；角落裡，建有一間地藏堂。

狂四郎走到地藏堂堂前，在供物石坐了下來。堂裡，石製的地藏王，胸前圍著一條紅色的兜子，肅穆地坐著，面前沒有半點表示敬意的供品。

山中，一片靜寂；甚至，聽不到半點鳥鳴。

緊接著紅土空地的斜坡，是一片桔園，青色的果實，已經結得相當大。

視線投向桔園的狂四郎；突然，看見桔樹下，出現了一個人影；是一個女人。

女人的視線，一直看著她的腳下；因此，在她爬上坡，走出桔園之前，她根本不會發現，地藏堂前的供物石上，坐著一個人。



當她爬上斜坡，走出桔園，抬起頭的時候，——

「啊——」

一聲細小的驚訝聲，自她的口中發出；旋卽，停住了腳步。坐在供物石上的狂四郎，一眼瞧見，對方姣美的容顏，玲瓏剔透的白嫩肌膚，同樣地，也是——

——呃！

很驚訝地瞪著眼看對方。

來人，是一個很少見的，惹人憐愛的年輕姑娘；氣質清新脫俗；穿著一襲輕衫，輕衫底下露出一雙白淨的小脚。

狂四郎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供物石上，目不轉眼地看著年輕的小姑娘；半響，才好像想起什麼似地，猛然站起身來，離開了供物石，走到地藏室的另一邊。

年輕的小姑娘，在狂四郎走開數步的時候，就前進到地藏堂前，蹲下身去，把隨身携來的一只古舊的黑色重箱，放在膝前的紅土上；然後，取出盤子；用筷子挾白色的團圓，放在上面。

今天，是「彼岸」的中日。

狂四郎站在一旁，靜靜地等待年輕的小姑娘，合掌拜好後，才出聲問道：

「你是栗栖村的人嗎？」

「是的！」

年輕的小姑娘點了點頭。

「你們村裡，是不是住著一個叫作阿桂的女人？我不知道她的年」有多大……」

「……」

年輕的小姑娘，側過臉龐，不願意讓狂四郎看到她的表情。

「你能不能帶 那個女人的家裡？」

姑娘沒有回答，只是呆呆地看著狂四郎。她的眼睛裡，很明顯地，浮現出一抹恐懼的神色。

狂四郎不解地看著她；突然，她轉身跑開了；很快地，就消失在桔子園裡。

——阿桂，這個名字，怎麼會讓這個小姑娘那樣害怕呢？

狂四郎感到十分訝異。

狂四郎到這裡來的目的，只是要把，江戶稱得上是名人的一個石匠，所打製的一把價值百両的名貴鼈甲利休形光輪櫛，送給一個名叫阿桂的女人而已。

——究竟有什麼事隱瞞著我？

●

過了沒多久，狂四郎就走到了研缽地形的底下。

非常意外地，住家相當多；而且，非常整齊地排列著；在區分爲數段的陸田之間，一棟一棟地矗立著；屋頂用茅草覆蓋著，與屋後，屋前的梅、枇杷、李、柿等果樹，互相配合，形成一幅非常美麗的畫面。

太陽已將西山的稜線，染成嫣紅的顏色；這個孤村的黃昏，似乎到得特別早。斜陽照射著一邊的山坡，將整個村落的明暗，區分得非常清楚。

沿著村子中央河流堤岸走的狂四郎，發現這個不見半點人影的村子，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城寨；因爲，他走下斜面的途中，經過桑園裡的小徑時，發現小徑不僅彎彎曲曲；而且，有時候，還會突然中斷，不得不回頭走。這種情形，在築城上的用語，是「呂字的迷路」；是爲了防範敵人的侵入，特別設計的一種路徑。

狂四郎在走下山麓的時候，就已經發覺，暗中有人在嚴密地監視著他。走到三叉路口的狂四郎，四下裡掃視了一下；一片不尋常的死寂。烏鴉的啼聲，衝破了靜悄悄的景色，似乎在預告，將有什麼不吉利的事就要發生。

狂四郎走向鄰近的一個住家。

庭院裡，一個老婆婆，坐在草蓆上，轉動著一個輪子，發出陣陣的摩嘎聲；同時，一邊剝著乾瓢；約莫有一寸寬，又白又厚地一條條的東西，在老婆婆的面前，已經推積了一大堆。

「很冒昧！我想請問您！」

狂四郎走向前，禮貌地說了一聲。

老婆婆立即停住轉動輪子的手，抬起頭，看向陌生的黑衣浪人。如果，是尋常老百姓的老人家，看見身上佩戴著兩把刀的陌生浪人，一定會嚇得跪下來；可是，這個老婆婆，並沒有流露出半點害怕的神色；相反地，非常泰然地，仰頭注視著狂四郎。

栗栖村的住民，仍然保存著一種作爲武家後裔的榮耀風範。

「我想找一個叫作阿桂的女人。請您告訴我，她家住在那裡？」

「阿桂？我們村裡，沒有這樣的一個女人！」

老婆婆立刻搖頭否認。

「不！如果這裡就是栗栖村的話，一定有這樣的一個人。」

「也許，是你聽錯了名字。我們這裡，根本沒有叫作阿桂的女人！」

老婆婆再度否認。這時，一個年輕人，快步從屋裡走了出來。

「奶奶！他是誰？」



●

狂四郎注視著走出的年輕人；年齡大概還不到二十歲；身軀卻相當魁梧，大約有六尺之高；銳利的眼光，有備而來的姿勢，一看即知，是學過武藝的人。

「他在問一個叫作阿桂的女人，住在那裡。」

「他可能跟別的村子弄錯了吧！」

狂四郎迎著年輕人的試探眼光說道：

「三年前，住在江戶的旗本繼室，收到住在栗栖村，一個叫作阿桂女人的信。……信上說，遠在三年前的早一年，有一個得了肺病的年輕武士，到了這個村子，受到一個阿桂女人的照顧，在那個女人的家裡，住了一段時間；這件事，你們不會不知道吧！」

「流浪漢！」

年輕人儘量壓抑住內心裡的緊張感；但是，他的一字眉，仍然忍不住地痙攣了一下。

「你看過那封信嗎？」

「看過了。寄信人，是三河．栗栖村的阿桂。」

「胡說！那裡有這種事！叫作阿桂的這個女人，你就是去問村裡的其他人，也一樣不知道！我說沒有，就是沒有！那個得肺病的年輕武士，他病死的村子，一定是其他的村子；那個照顧他的女人，一定是因爲什麼原因，故意把村名寫成栗栖村；她這樣作，對本村來說，簡直是一種侮辱！眞是莫名其妙！」

年輕人激動地大聲說。狂四郎的嘴邊，浮起一抹冷笑；慢聲說道：

「你——你只是要否認這件小事，爲什麼這樣憤慨，認眞呢？」

「什麼！」

年輕人的臉，頓時充滿了血色。老婆婆見狀，立即出聲制止道：

「龍馬！」

但是，浮躁的年輕人，已經轉身衝進屋裡；握著一把長戟，急步跑回走廊。

「你！你是要趕快走，還是要在這裡和我比劃一下！」

「這就妙了！哼！」

狂四郎哼了一口氣，冷冷地注視著激動的年輕人；他仍然沒有走的意思；稍爾，側臉向老婆婆問道：

「那麼，請您告訴我，村長的家，在那個地方？」

「奶奶！不要告訴他！」

年輕人又大吼了起來。老婆婆稍微猶豫了一下，就伸出手，指向東南山面的一家；是與其他的住家，一樣的構造形式。當即，狂四郎連瞥一眼年輕人也沒瞥地，就轉身

大步離開了庭院。

年輕人在狂四郎的身後，再度激烈地喊道：

「我告訴你，你就是去找村長也沒有用！你趕快離開這裡！我們這裡不歡迎你！」

狂四郎心裡想著別的事，無暇再理會年輕人的無理喊叫。

——我必須找個地方落脚；可是，到那裡去找呢？

●

的確，事情演變得相當奇怪。

他只不過是來找一個叫作阿桂的女人，想要送給她一把名貴的梳子；因爲，四年前，一個叫作宇佐美正哉的年輕人，病倒在這個村子的時候，曾經受到她的照顧；後來，那個年輕人，終於還是病死了；年輕人的母親，爲了表示感謝，特地託他送來禮物。

可是，一個小姑娘聽見阿桂這個名字，立刻害怕得跑掉；而一個年輕人，對阿桂這個名字的反應，卻又是激動得出乎尋常，立刻就拿出長戟要向他挑戰。

看來，在這個村子，他是不受歡迎的人。他們必須隱瞞阿桂那個女人住在村裡的事；而且，必須否認宇佐美正哉病死在村裡的事實，一定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宇佐美正哉；就是，江戸城留守居宇佐美修理的長公子。宇佐美修理，是旗本最高俸祿八千石的大番頭；是一個二條城定番。（番頭，是武家的番衆之長。番衆，乃值勤的官）。（定番，江戸幕府的職名，駐在大阪駿府，在一定的期間，不輪番地保護城。）

當水野忠邦出任兩丸老中的時候，十分器重宇佐美修理，任命他作兩丸留守居。江戸留守居，是管理大奧總務，監督武庫出納，以及將軍家出行時，留守防備的職務。依照慣例，留守居的待遇，與萬石以上的城主一般；配屬十騎，兵卒五十人。（大奧，將軍夫人所住的地方，以及側室在江戸城中的住居；是男人禁足之地。）

水野忠邦任命宇佐美修理，擔任留守居的職位，乃是由於，留守居是一種閒職；他希望宇佐美修理，在擔任留守居期間，兼行大奧監察的職務，嚴厲取締長局的奢靡風氣。宇佐美修理在任內，對於水野忠邦的提拔，十分稱職。他對於武家的女眷，採取緩急自如的措施，有時加以取締，有時則稍加放鬆；逐漸改進她們的奢靡舊風；結果，在一年之內，節省了三萬多兩的銀子。（長局，宮中或幕府的大奧；在一棟房屋裡，有許多女人的房間；是武家侍女所居住的地方。）

宇佐美修理，只有一個叫作正哉的子嗣。正哉的個性與衆不同，對於禮、樂、詩、書等父母極力獎賞的修養，



他一概不予理會；且對於修學與武藝，宇佐美修理夫妻希望他能夠鑽研的事，他也從不曾順意去作；總之，他絕不肯遵照別人的意思作事。

性格怪異的宇佐美正哉，只在興之所至的時候，才會瞞著家人，偷偷跑去尋訪街井的飽學之士，請教受益，他曾經參加湯島聖堂的四書五經朗讀測驗合格。有一次，他在父母面前，謊稱欲前往劍道場練習武藝；結果却是，獨自騎馬前往玉川，用竹矛刺川魚，修練功夫。自成年以後，正哉就經常在外面留宿；從來不預先告知父母，他要出外旅遊。宇佐美修理，嚴厲叱責他，他依然我行我素，絲毫不加收歛、悔改。宇佐美修理屢經勸阻無效；終於，不得不放棄管教。於是，正哉的言行舉止，也就愈來愈脫離武家的規範。在無所羈絆下的正哉，終日放浪形骸，率性行事；最後，終於離開江戸出奔了；這是七年所發生的事。

當時，旗本若放棄宅邸，卽告有罪。何況，是離開江戸出奔；按律，當處切腹之罪。任何的旗本，卽使僅出遊一天，也要先經過許可。

因此，宇佐美家必須將正哉出奔的事實隱瞞，而對外宣稱，正哉臥病在牀，無法起身。他們對上級，也是提出這種假報告；他們希望正哉，能夠在短期間內返回江戸。

可是，非常不幸地，正哉出奔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宇佐美修理就因爲心臟病發作，倒在城中，急遽溘逝了。於是，正哉出奔的事，終於暴露了；沒有繼嗣的宇佐美家，也被剝除了旗本的襲職。正哉的母親，把宅邸歸還公家後，就返回小梅的故里；故居的野墅尚在，這是經由武部仙十郎的大力幫忙，才得以保全。

三河，栗栖村阿桂女人的信，送到正哉母親手裡的時候，正是宇佐美修理三周忌的時候。

來信裡，附有遺髮和指甲；是宇佐美正哉的。信上說，骨瘦如柴，飄然出現在三河，栗栖村的宇佐美正哉，帶著嚴重的肺病，臥倒在阿桂的家門前，經阿桂的照顧，宇佐美正哉拖延了一年的時間；最後終於咯血而死。

正哉的母親，讀完來信後，立卽命人趕寫謝狀，囑咐使者速送往栗栖村；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感謝狀因爲地址不明，又被另一名使者原封送回。

正哉的母親，對於曾經照顧她兒子的那個女人阿桂，沒有收到她的謝狀，感到愧疚難安。所以，又派遣家丁送十兩禮金給阿桂。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送銀兩的家丁，一直沒有返回江戸。雖然，那名家丁，是她值得信賴的人；可是，一直都沒有他的消息；因此，她也認爲，是那名家丁獨吞了十兩禮金後，逃跑到他地去了。這是去年春

天的事。

這一次——。

當眠狂四郎擬往東海道旅遊時，武部仙十郎想起這件事；於是，請正哉的母親懇求狂四郎擔任使者，將江戶名師傅所打製的一把價值百兩的鼈甲利休形光輪櫛，順道送去三河、栗栖村，給一名叫作阿桂的女子。

這件事，對狂四郎來說，是一件輕而易擧的差事。

但是，他來到栗栖村以後，却發現使者的任務，竟是這般的麻煩扎手。

他來到這裡、照理說，應該會受到歡迎；可是，現在反而大家都對他提高警覺；還以白眼相向。

——也許他們認爲，這種歡迎方式，才最適合於自己的個性。

狂四郎的心裡，只好這樣認爲。

按照著老婆婆所說的方向走去的狂四郎；不多久，就已經走到了村長的家門前。

——我要不要進去呢？我的無想正宗，應不應該再出鞘呢？我必須作一個決定。

## 鳴海非情

當巨大研缽底的池鯉鮒、栗栖村，已完全籠罩在濃密的暮靄中；這時——。

眠狂四郎在村子的一隅，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地方。屋子看起來，像個鬼屋，是坐落在村北的竹林裡；屋頂上，覆蓋著厚厚的茅草；乍視之，與舍利殿頗相似。

當時，老百姓最感到恐懼的事，不是嚴苛的課稅，暴風雨、盜賊，而是可怕的疫病。一旦染上疫病，想要痊癒，除了向神佛祈禱求救之外，別無他法。

認爲是得罪了神祇，佛陀降罪懲罰——心裡懷著這種恐懼的老百姓，因而只有向神明請罪，請求原諒降福。當時，已經罹患疫病的人，都必須隔離；卽使是親人，也不能陪伴在患者的身邊照顧，以免受到傳染。

在每個村里，都設置著這種隔離病舍。眠狂四郎決定在栗栖村歇脚過夜的地方，就是這種病舍；這是，根據他過去的旅行經驗；同時，也是他胆量過人的異常決定。

這種隔離病舍的構築，與舍利殿相似，這是因爲，老百姓們認爲染上疫病，是由於佛陀生氣而降下的災難；所以，建造成舍利殿一般的樣式。

但是，進入屋內，找到燭台，點火一看；狂四郎卻發覺有些不尋常。過去，一直在諸國流浪的狂四郎，曾經數度在各處的隔離病舍落脚歇息；似乎沒有例外地，每一處



的隔離病舍，都設置著求神降福祛災的各種神具；而且，整個病舍，充滿著一種恐怖的氣氛。可是，栗栖村的這間隔離病舍，卻全然不同；四周打掃得一塵不染；地板十分寬敞；沒有那些奇怪的祈禱道具，也沒有神案，佛壇的設施；在柱子上和天井上，沒有貼著任何的神符。

——難道，這個村子，從來沒有被疫病侵襲過……？

對一個旅人來說，這間屋子，應該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歇脚地方；可是，坐在地板中央的狂四郎，卻反而以一種充滿著訝異的懷疑眼光，看著屋內的情形。

——啊！不管它！反正，等一會兒，一定會有人找到這兒來對付我；到那時候，再來解開這個謎吧！

念頭一轉；狂四郎就用雙手枕著頭，躺了下來。

在他閉起的眼睛裡，又浮現起那個年輕，美麗的小姑娘身影。他有一種自信，他要尋找的那個女人阿桂，就是先前見到的那個小姑娘。——

狂四郎並沒有進入，那個老婆婆告訴他的村長家裡。當他走近村長家，看見一個姑娘急步從後門走了出來；當卽，狂四郎就作了一個決定，不進入村長家裡拜訪，而尾隨那個姑娘的身後，去看個究竟。

那個姑娘，就是先前狂四郎在村子入口處的山嶺上遇見的小姑娘；可能就是村長的女兒。在山嶺上的時候，她聽到狂四郎說，在找一個叫阿桂的女人時，眼睛裡立卽浮現恐懼之色；而且，不敢回話，轉身就跑走了。

從後門偷偷走出的那個姑娘，一路低著頭，往後山的方向疾行；跟踪在她後面的狂四郎，認爲一路跟下去的結果，可能可以解開心中的謎團。

跟踪在姑娘後面的狂四郎。——

心裡暗自如此思忖。

——也許，這個姑娘，故意想把我引到什麼地方去！

因爲，剛才想去拜訪村長的狂四郎，並不是暗中偷偷前去，而是泰然地在夕陽下大步走向村長的家裡；因此，那個姑娘，可能是在屋裡看見狂四郎的身影，急忙從後門走了出來。

後山，一路行進去，直到中腰的地方，都是井然有條的梯田；走過梯田之後，就是赤松與栂樹叢生的一大片林區；在這裡，可以採得豐富的松蕈。

小松，爲了使四季的食物，能夠不匱乏；因此，山野和自家的庭院，都有效地加以利用。像這個小村所建立起的完全自給自足的體制，可能是數代前，曾經出過某位聰明睿智的領導人物，指引村人合力改進的結果。但是，究竟爲了什麼理由，這個村子要與外界斷絕連絡呢？

●

姑娘終於在赤松和梅樹的林間停了下來。在她的前面，有一根白木。不知道內情的人，走過這裡，看見這根白木，絕不會認爲，它就是一個死去的人的墓碑；因爲，白木上，沒有刻著名字；而且，白木前也沒有任何的供物。若不是姑娘在白木前跪拜，絕對無法想像，白木就是墓碑。後來——。

姑娘可能是忍不住心中的悲慟，雙手掩著臉，低低地哭出了聲音。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狂四郎已經佇立在姑娘身後，大約五步的地方。

姑娘哭泣了一陣子後，就站起身子；她已經知道，眠狂四郎就站在她的背後。

姑娘暫時不動地背向著狂四郎站立，而狂四郎也同樣地佇立在原處，保持著緘默。

稍頃，姑娘回過頭，向狂四郎行一個禮，就轉身要離開；這時，狂四郎開口說話了。

「這就是宇佐美正哉的墳墓嗎？」

「……？」

「我現在才明白，你就是阿桂。」

「不！……我不是阿桂，我叫阿篠。」

姑娘小聲地加以否認。

「那麼，是叫作阿篠的你，用阿桂的假名，把宇佐美正哉的遺髮和指甲，送到宇佐美家。是不是這樣？」

「……。」

「你看到我走向你家裡，爲了不讓我進去，就把我引到這裡來，是不是這樣？」

「我求求您……您還是趕快離開這裡吧！我求求您！」

姑娘流露出一臉的誠懇神色；語氣也相當認眞。

「我並不是來找麻煩的人，我只是受到宇佐美正哉母親的拜託，帶一樣禮物給阿桂，感謝她對宇佐美正哉的照顧。我只要把東西送到了，就沒我的事了。」

說罷，狂四郎就從他的懷裡取出，放著鼈甲利休形光輪櫛的紅色小盒子，伸手遞了過去。

「請你收下這個。」

「不，不！」

姑娘搖頭，一直向後退。

「不！我不是！阿桂是別人，我叫阿篠！」

「這不過是一把梳子而已，爲什麼要你收下這個東西，你就害怕成這個樣子？」

「我求求您！」

姑娘雙手合起，跪拜了下來。



「請您把這個東西帶回江戶去吧！……我求求您！不要再破壞這個村子的平靜吧！」

姑娘這樣苦苦哀求。

這時，從狂四郎的後方，傳來一陣怒罵聲。

「小姐！您不要理他！混帳的東西！」

回過頭去的狂四郎，看見剛才他向老婆婆問路的時候，曾經對他橫眉豎眼的那個年輕人——龍馬；手裡拿著一把長戟，怒氣沖沖地朝著他奔來。

「來吧！」

龍馬大吼一聲；旋即，長戟一橫，擺好了架式。

——看起來，似乎有兩下子！

狂四郎的臉上，浮起一抹淺笑。

「龍馬！不可以！」

阿篠害怕地出聲制止。

「小姐！我們不能讓他就這樣輕易地離開村子！……他可能就是公家派來的密探！我們不能讓他活著出去！」

龍馬一步一步地逼近狂四郎。

「龍馬！不可以！殺生是被禁止的事，你忘了嗎？」

阿篠大聲叱責；但是，龍馬已經完全聽不進她的話了；他全身的鬪志，已經掩蓋住了所有的聲音。

「拔刀吧！」

龍馬大喊一聲。狂四郎並沒有拔刀，他順手將紅色的小盒子丟向阿篠；阿篠下意識地，伸出手接住。

一瞬間——。

狂四郎向前跨出一步。

「呀！」

龍馬怒喊一聲；揮著長戟向狂四郎衝了過來。

同時，狂四郎的身體，向右一閃；雙腳沿著地面滑行。在龍馬還沒有機會，再重新擺架式之前，狂四郎迅速地拔出手刀，朝他的脖子一砍。

頓時，龍馬發出一聲尖銳的慘叫；旋即，砰然倒在地面。狂四郎緩緩轉過身，對呆在原處的阿篠說道：

「我不是公家的密探，我只不過是一個四處漂泊的流浪漢。我可以明白的告訴你，今天晚上，如果有月亮的話，我會趕路越過這個山嶺。如果今天晚上，月亮沒有出來；那麼，我就要留在村子裡過夜。」

說罷，就大步走開了。

「這、這……這——」

半響，阿篠才猛然醒悟，自己的手裡，拿著紅漆的小木盒；連忙出聲追喊狂四郎。

狂四郎聞聲，回頭看一眼說道：

「這是受到你照顧而終究死去的那個人的母親，向你

表示謝意的一點小禮物，你應該收下。」

這是狂四郎第一次用嚴厲的語氣，對這位姑娘說話。

狂四郎走下山後，就找到了疫病患者的隔離病舍，他準備在裡面過夜。病舍的建築地點，究竟離開村子的出口多遠，他一點也不知道；因爲，他找到那裡去的時候，天已全部暗下來了。

●

以手枕著頭，橫躺在病舍地板上的狂四郎，一邊等待著村裡的人來襲；一邊腦子裡不斷地在想，這一次他充當使者，前來栗栖村的種種可疑情形；同時，也思索著在他之前，宇佐美家的寡婦，託人帶十兩禮金前來栗栖村，而始終沒有返回江戶的事。

——那個家丁，可能並沒有獨吞那十兩禮金；而逃跑躲藏了起來；一定是，他到這裡來的時候，被誤會是公家派來的密探，而被村子裡的人殺死了。

——這個村子，一定有什麼秘密，才會那樣怕公家的密探！

瞬間，一直陷在迷霧中的狂四郎，心裡突然開豁了起來，一片明亮的世界展開在他的眼前。

——哦！原來如此！

直感一現；狂四郎立即坐起身子，站了起來；旋即，銳利的眼光，向四周的景物，掃射一圈。

——這裡，沒有那些驅除疫病的怪異神具，也沒有讓人看見了會害怕的那些祈禱符咒；那麼，由這點看來，這個孤村是怎麼的一個村子，就不難想像了。

他心裡這樣想——這個時候。

有人走近病舍來了。

「流浪漢——」

低沈而有力的聲音。

「我是本村的村長，我有事想和你談談，可以嗎？」

「歡迎！我也正等著你來。」

狂四郎泰然地回答。

走進來的人，留著總髮；穿著木綿的筒袖；年紀約莫六十歲左右；儀表頗不凡，帶有很濃的鄉士氣息；身邊還帶著一只重箱和一把瓢子。

他自報名號，北園總右衞門之後，就放下手中的東西；說道：

「您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想我大概也沒有什麼資格過問；所以，我也不想多問。不過，我想問您一件事；難道，您給了我女兒，那樣名貴的東西，就要走嗎？……我無法相信；所以，我下了決心，來當面和您談個清楚。……不瞞您說，宇佐美正哉大人，的確是在這裡過世的。」



「是不是你殺死的？」

狂四郎開門見山地問。

北園總右衞門沈著地接受狂四郎的冷厲眼光。

「宇佐美正哉大人的性情，非比尋常。有時候，他會像瘧疾發作似地，作出瘋狂的擧動；我的女兒，一直非常細心地照顧他；可是，有一陣子，他突然發狂，想加害我的女兒；所以，我才不得不……我本來只是要阻止他，沒到，竟然失手殺了他。」

「……」

「殺死旗本大人的嫡子，罪名是很嚴重的。本來，我也想要去府衙投案；可是，我的女兒和村裡的人，他們不願意失去我，一直阻止我那樣作；再加上，我只是一個平凡的村夫俗子，終不起慫恿和自己內心的膽怯；因此，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去投案……」

「那麼，以阿桂這個女人的名字，把遺髮和指甲，送到宇佐家的人，就是你嗎？」

「是的。」

「那麼——現在，你想要怎麼辦？」

「我要麻煩您；我所犯的罪，必須由我自己來解決；所以，我要麻煩您，在我切腹後，幫我砍下頭。」

狂四郎沈思了一下；然後，說道：

「嗯！好！我答應你！」

「謝謝您！……那麼，你是不是可以幫我倒最後的這杯酒？」

「……」

狂四郎默默看著，總右衞門從重箱裡取出酒盃。

總右衞門端起酒盃；說道：

「請添酒。」

狂四郎拿起瓢子，在酒盃裡添滿酒。

總右衞門擧起酒盃，移至脣間。

剎那——。

狂四郎腰際的短刀一閃。

酒盃被劈成兩半，酒噴洒至空中。

總右衞門瞪著狂四郎。狂四郎微微一笑。

「你想自己解決自己，可能是眞的；可是，你爲什麼要拖我下水！」

「你說什麼！」

「你再想隱瞞也沒有用了。你的確是有自己解決自己的意思；但是，你不能由自己的手，來解決自己的性命；因爲，那是你信仰的天主所不允許的事。對吧！」

總右衞門聽狂四郎如此一說，臉色頓時大變。

「如果，由別人的手來殺你；那麼，你的這種行為，在你們的信仰裡，是叫作殉教；是被允許的。所以，你要我幫你倒毒酒。哈！你想得可眞周到。……我早就發覺了，這裡就是秘教的聚集場所；事實上，也沒有多久，只不過是在你來到這裡之前，我仔細看了這個隔離病舍，發現就是你們集會的場所；也許，在這裡的板壁中，就隱藏著你們天主的神像；我還知道，栗栖這兩個字，就是十字架的意思。一點都不錯吧！」

「……」

總右衞門的呼吸變得十分急促。

「還有，宇佐美正哉發狂，想要加害你女兒的那件事，也是你所揑造的吧！也許，是你的女兒阿篠，愛上了正哉。……我聽說，正哉的行為，十分怪異，經常會作出超出常軌的事；所以，他的直感力，比較敏銳。正哉來到栗栖村的時候，立刻就發現，這是一處秘教的聚集場所；但是，他裝作不知道這回事，而在村子裡住了下來，他非常好奇，想要知道你們這種秘教，究竟是什麼來歷。可是，你們村子裡的人，卻誤會他是公家派來的密探。……現在，我再追問正哉是怎麼死的，也已經沒有什麼用了，死者已矣，一切就讓它過去吧！……我也曾經對你的女兒說過，我並不是公家的秘探，我只不過受人家的委託，帶了一把梳子，來這裡送給當初救助正哉的那個女人罷了。同時，我還明白地告訴你女兒，因為天很黑，要越過這個山頭非常不容易；因此，我才在這裡過一夜。雖然，我已經知道，這裡就是秘教聚集的村落；可是，我並沒有那個意思，要到江戶去宣揚；這一點，你們儘可以放心；我這個人，一向是說得到，就做得到。………你們不要再來打擾我了！既然，所有的疑問都解開了，我要好好睡一覺，明天一大早，好上路。」

●

次日，黃昏時分，狂四郎就走到了下一個旅地——鳴海。

龍馬那個年輕人，與栗栖村的居民，並沒有追趕而來；狂四郎認為，可能是受到村長的嚴禁命令。

狂四郎的心裡，簡直無法置信；栗栖村的人，竟然眞的完全信任他。以前，有數萬秘教的信徒，遭到幕府的迫害，而殉歸天國；這件事，狂四郎曾經聽說過；因此，他認為總右衞門，可能想效法那些死去的信徒，準備隨時率領全栗栖村的村民殉教。

抵達鳴海客棧的狂四郎，對於他在栗栖村的時候，腰間的無想正宗，並沒有沾染上血腥的事，頗為滿意；所以，向店小二要了筆紙，就在房間裡寫起信來，他要將無想



正宗不會出鞘的事，告知池鯉鮒狹奈岐大明神在神宮——春日部寬道。信方寫罷，從廊下傳來，女待通知客人來訪的聲音。

未幾，面如白紙，神情索漠的阿篠，低垂著頭，走進了他的房間。

「……？」

狂四郎默然地注視著阿篠。

阿篠追趕而來的目的，狂四郎的心裡，已經有點明白了！可是，他故意保持緘默，等待阿篠自行開口明說。

半響，阿篠小聲地說道：

「請您帶我一齊走！」

「……」

「我求求您！」

阿篠見狂四郎仍然沒有答腔，就跪下來懇求。

「是你父親的命令嗎？」

「不，不是的……！是我自己的意思。」

「如果，我不答應，你要怎麼辦？」

阿篠稍微猶豫了一下，然後，回答道：

「那麼，……至少，今天晚上，讓我在這裡陪您。」

「你是想用你的貞操，來換取保全栗栖村的秘密嗎？你想這樣做！你的精神，實在令人佩服；可是，你這樣不信任我，眞是讓我生氣！」

「……」

「你把信仰，看得比你的貞操更重要，這是不對的。如果，我玩弄了你之後，把你賣給妓女戶，你願意嗎？你作了賣笑的女人，是不是還有信仰你們天主的自信呢？」

「……」

「你把頭抬起來，看看我的臉，仔細看清楚……看清楚！」

狂四郎以粗暴的聲音命令她。阿篠用害怕的眼睛，看了一眼狂四郎的臉。

「我的面貌，是經過什麼悲慘的因果，才造成的，你仔細看清楚。如果，你看清楚了之後，還懷疑我的話，那麼，你就犧牲你的貞操吧！明天，我也就不客氣地把你賣給妓女戶，讓你一輩子過著賣笑的生活。」

## 宮　囚

在尾張中納言治下的名古屋城下町的牢獄，與江戶小傳馬町的牢獄，在構築上，大略相同。

牢房，區分為六種類。五十石至三百石的藩士，以及身分高的僧侶、神官等，是收容在上牢裡。收容五十石以

下的藩士、浪人、普通僧侶、神主、山伏、醫師、鄉士等的是中牢。至於，收容商人、工人的牢房，則稱作大牢。還有收容無家可歸者的二坪牢，以及百姓牢。但是，沒有設置女牢；有女囚犯的時候，則將她們關入空出的上牢。

名古屋城下町的牢獄，與江戶小傳馬町的牢獄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中牢與大牢，經常是空的。

至於，收容無家可歸者的二坪牢，則經常有三、四十人之多；雖然稱作二坪牢；可是，實際上，卻有三、四坪之大——約有二十四張榻榻米大；比起平均每五個人一張榻榻米的小傳馬町，是舒適得多。

在晚秋斜陽照射下的牢獄圍牆外，兩名獄卒，在邊走著邊聊天；他們一路朝著二坪牢的方向走來；終於，在一間二坪牢的小窗前，停住了脚步；朝裡喊道：

「上州無家．多次郎——出來！」

長期的入獄者，一旦被這樣叫出時，就表示，他將不會再返回牢房了；尤其，被判定要遣送到佐渡金山的人，更是永遠再也不會回來了。

多次郎就是一名永牢（無期徒刑）的犯人，已經在這裡關了三年多的時間；擔任名主（獄官）手下的添役（照顧病囚的勞役）。

「多次！」

牢名主對著向他行禮而站起身的多次郎，投以同情的眼光；說道：

「你要多加保重！」

「是！」

其他的無家可歸者，也都用同情的眼光看著他；頓時，他發現他們都有善良的一面。

低著頭穿過僅夠一人進出的狹猛矮牢門，多次郎被前後兩名獄卒押著走；這時，——

——如果，我被遣送到佐渡的金山，那我就完了！

多次郎的心裡，如此暗忖。他聽人說過，佐渡的金山，是一個活地獄。但是，他並不是害怕會受苦，而是他心裡還有一件未了的心願；他一直在等待赦免的日子到來，以便能夠去完成那件他必須作的事。本來，他以爲，頂多再半年，他就可以得到赦免，這不僅是他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是名主親口對他說的。不料，今天他被這樣喊名；他知道絕對不會是赦免，而是另有別的命令。

根據，牢獄的慣例，在天亮的時候，囚人中的五番役（管理膳食的人），要點數囚人的人數；囚人聽到唱名的時候，必須從小窗伸出頭，大聲報告；這一件例行公事，稱作「朝聲」。獄卒聽完囚犯的報告後，才宣佈，昨夜決定今天處死刑的人與被赦免人的名字。



今天早晨——。

「沒有什麼變動。」

獄卒這樣大聲宣佈。

多次郎被帶到牢獄的空地上。不久，吟味方與力走了出來，在上座坐定；說道：

「多次郎！很抱歉！你必須瞭解。」（吟味方，官名．；詮議嫌疑犯罪事實，而逼使嫌疑犯自行招供的官。）

「是！」

「今天傍晚，將有二十名囚犯，從大坂町奉行所，被遣送來此。本奉行所，接到命令，必須將他們送往佐渡；所以，必須從本奉行所的牢裡，選出一名囚人的雜役，隨行前往；經過考慮的結果，決定派你擔任這項任務。」

「上州無家．多次郎；從今天起，予以赦免，改任牢房僕役！」

與力以嚴厲的語氣，如此下達命令。

由囚人一下子變爲牢房的僕役，似乎像作夢一樣地不可能；獲得這種殊遇的囚人，按照道理，應該是慶幸萬分才對。可是，事實上，這項殊遇降臨在多次郎的身上，帶給他的感覺，卻全然相反。因爲，多次郎將要隨同那批囚人，前往佐渡的金山；一旦，他擔任這項任務，他就是該批囚人的領隊，就再也不可能回來了。由於，這項任務的實際情形是如此；因此，牢房僕役當中，從來沒有人願意擔任這項任務。所以，奉行所不得不從囚人當中，挑選出適當的人選；這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臨時採取的一種措施；然後，任命他們爲牢房僕役，擔任這項任務。多次郎在衆多的囚人中，是最認眞，最勤快的一個囚人；他在被送到尾張來之前，是上州的一個大流氓，曾經殺死十數名賭徒，是一名殺人犯。——可是，——

現在，由於他的人品和胆量，反而，爲他帶來了這種災禍。多次郎的心裡暗暗叫苦。

返回牢房後的多次郎，奉命換穿上牢房僕役的服裝；他默默地看著空空的四壁。出入口，並沒有上鎖，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以自由地進出。

——我該怎麼辦？

多次郎低聲自問。

——我就這樣到佐渡去嗎？我必須作的那件事，難道，就這樣放棄了嗎？

多次郎陷入了重重的矛盾痛苦中。——突然。

「多次郎——」

管牢房僕役的牢頭，從遠處叫他的名字。

「在！」

多次郎回應了一聲。未幾，中年的牢頭，就走到了小

窗前。

「海浪太大了，桑名的船隻，不肯開；因此，那些大阪的囚犯，必須繞道佐屋；他們可能在明天很晚的時候，才會到達這裡。」

「是！」

在牢頭離開後，多次郎作了一個決定。

——離開這裡！

——只要我在後天的早上趕回來，就可以了！

●

深更時分，在晴空朗月下，跑過熱田神宮土用殿的多次郎——尾張牢獄裡的囚人，左手握著一把長刀；是三年前，多次郎供奉在這裡的一把血腥刀。

熱田神宮的寶殿裡，供奉著像井樓組那般著名的無數寶刀。但是，曾經殺過數十條人命的寶刀，縱使它再名貴，也不會被供奉在殿內。

由於，土用殿是以草薙刀為神體；因此，想奉獻妖刀邪劍的人很多。於是，只有在大用殿的後側，另外興建一間小祠，以便供奉那些妖刀邪劍。曾經作過壞事。而有不好因果的邪刀，都被供奉在殿後的小祠內；因此，幾乎沒有人會到這裡來。

從牢獄裡偷偷跑出的多次郎，在無人的情況下，很快地就侵入了殿後的小祠，順利地取回，他曾經奉獻在祠裡的那把刀；不久，它將再度染上血腥——。

熱田神宮的建地，十分廣濶；四周又有高聳蓊鬱的古樹林。穿過正殿，走入殿後雲見山，想要朝海灘方向跑去的多次郎，就在古樹林裡趕著路；但是，樹林實在太茂密了；終於，他迷失了方向。

——糟糕！

從林間看去，像下雪似地，覆蓋著白厚砂礫的參拜道，已經離開得非常遠了。

——怎麼辦？

無法分辨出方向的多次郎，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有朝著下坡的方向走去。

走了一段路之後，眼前的視野，突然開濶了起來。

當即，多次郎也停下了脚步。——原來，

在皎明的月光下，一處廣濶的斜面上，四個人影，各自握著白刃，一動也不動地對峙著；是三個人包圍一個人。

被三把白刃所包圍的人，一副浪人模樣的打扮，手中的白刃，擺出下段的架式。包圍的人，頭上都綁著布巾；佩戴著肩帶；穿著下袴，一副比武的打扮；三個人一體，全部擺出「青眼」的攻擊架式。



對劍術懂得並不多的多次郎，看到這種情景，也明白這不是一場尋常的決鬪。

不知道對峙了多久——雙方彼此都瞪著眼不動；由這種情形看來，足以證明，雙方彼此都找不出可攻擊的空隙。

多次郎過去所使用的，都是胆量劍法；他曾經數度在修羅場上奔馳，不是砍人，就是遭人砍；因此，對於眼前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的眞劍比武，也不禁全然忘記了自我，而屛息地緊張注意看。

因此——在樹林底下，停住脚步觀看的多次郎，全身的肌肉，也像石頭一樣地僵硬了起來。半個時辰過去了，多次郎全身的神經，處在最緊張的狀態，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聽見，心臟的急速跳聲；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到這樣的緊張難忍。從前，他在侵近敵人的身邊，想要出手襲擊的時候，也都沒有這種窒息的緊張感。

多次郎無法承受這種屛息的痛苦；終於，忍不住重重地吐了一口氣。這個時候——。

包圍的三把利刃，幾乎同時地，作了同樣的移動；而且，逐漸改變為上段的架式。

被包圍的浪人，似乎毫不在意，包圍者的變化；仍然保持著原來的下段架式。

三個人的距離，逐漸拉開了。

——啊！要開始幹了！

多次郎又再度地屛住了呼吸，他感到口腔內，變得乾燥了起來，額頭也微微冒著冷汗。

●

瞬間，勝負就決定了。

究竟那三個包圍者，是怎麼樣攻擊；而那個被包圍的浪人，又是怎麼樣地迎擊——多次郎的眼睛，根本沒有看清。

既沒有發出喊叫聲，也沒有聽見刀刃相擊的尖銳鳴聲，只見月光下，白刃迅疾一閃——瞬間，一人向前仆倒了下去；一人向後仰翻跌躺了下來；一人膝蓋一彎，跪倒了下去。只是白芝一閃，仆倒在地面的三人，就一命嗚呼了。月光下，只剩下浪人的孤影。

「好！幹得好！」

多次郎忍不住叫出了聲音。

浪人聽到叫聲，連看一眼也不看地，伸手取出懷紙，擦淨刀身上的鮮血；然後，收入刀鞘，想轉身離開。

「大爺！」

多次郎追喊了一聲。這時，手插在懷裡的浪人，才偏頭看了一眼，多次郎身上的牢屋僕役服；冷冷說道：

「我們這是比武，用不著你們衙門的監視。」

「不！我雖然穿著衙門的服裝；可是，我是從牢裡逃出來的犯人……。」

「……？」

「大爺——您能不能告訴我，您是怎麼把他們三個人殺死的？」

「……。」

浪人沒有理會多次郎，大步地走開了。

「大爺！我求求您！您就教教我吧！……因為，現在我就要去桑名，殺一個人——」

浪人仍然沈默著，沒有回答多次郎，而大步地朝著樹林的遠處行去。

穿過樹林之後，有一道門呈現在眼前，叫作清雪門。剛才，多次郎走過來的，就是中森。清雪門的前方，有一大片深邃的水域，叫作淚川。越過淚川的時候，浪人回過頭，看了一眼跟來的多次郎；問道：

「你會不會划船？」

「會。小時候，我在房川的海邊住過……您問這作什麼？」

「如果，你要到桑名去；那麼，你就去弄一條船來吧！現在，風浪稍微平靜了，應該可以渡得過去。」

宮．桑名的七里渡；以前，任何時候，有客人想搭船渡海，都有渡船可乘。自從由比正雪之亂後，午後四時以後，就禁止渡船通行；因此，即使客人肯付高額的船資，渡船的水夫，也不願意搭載。

「風浪那麼大，我小時候學會的划船技術，恐怕不太能夠應付。不過，你眞的要我划，那我也只好幹了……」

「還是由你划吧！我的敵人實在太多了。剛才的那場決鬥，並不是那樣就結束了，我相信敵人還會再來對付我；我有一種預感，他們的人，一定在神宮渡場和佐屋渡場，埋伏著準備襲擊；襲擊的地點，很可能就在海上。我並不怕他們來襲擊，我只是不想連累別的乘客。……既然，你說你是越獄的逃犯；那麼，我們彼此合作，應該是最好的；萬一，船翻了，我們兩個人，都葬身海底，也沒有人會為我們悲傷痛哭。」

●

海浪雖然很高；不對，由於是順風而行；因此，多次郎的生疏技術，尚能控制船身，船順利地向前行進，一路沒有發生什麼危險。

眠狂四郎坐在船頭，看著散落在海面上的月光碎片，在波浪間閃閃發亮；海面的這種美景，深深地吸引住了狂四郎的視線。



多次郎邊划著槳，邊向狂四郎問道：

「大爺——很冒昧！我想請問您一件事。您曾經喜歡過女人嗎？」

「嗯！我死去的妻子……，在她死了之後，我才發覺自己喜歡她。」

狂四郎索漠地回答。

自從美保代過世後，五年來，他的腦海裡，無時無刻不存在著她的身影；只要他稍微回憶一下，某日某時，美保代的一舉手、一投足、一顰、一笑，立即就鮮明地呈現在他的眼前。

「我所喜歡的女人，也已經過世了；另有一個住在桑名的女人，過去一直對我非常好；可是，我在牢裡的時候，經常想起的，卻是那個死去的女人。……說起來，也眞奇怪；那個死去的女人；雖然，我一直很喜歡她；可是，我從來沒有碰過她。相反的，那個喜歡我的女人，我一點也不喜歡她，一向都是她主動去找我，不用我表示，她就自動地靠進來。可是，我卻老是惦記著，那個我從來沒有碰過的女人。」

「……」

「喜歡我的那個女人，不僅非常年輕；而且，也非常漂亮；可是，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她就是沒有辦法把我忘記。」

「你是為了那一個女人，才去坐牢呢？」

「是為了那個，我所喜歡的女人。」

叫作阿娟的那個女人，是桑名城下，首屈一指的當舖的遺孀。多次郎隱瞞，他是一個殺人犯的事實，而當了當舖掌櫃，是發生在六年前的時候。阿娟在多次郎來到當舖的前一年，死了丈夫。她的丈夫將一百五十年傳家的寶物，彫刻有將旗步字的古物，當作抵押，而向朝日屋藤兵衞借了一百兩；這件事，阿娟絲毫不知情；因為，那些借來的銀子，她的丈夫是拿去還賭債用的。

當朝日屋藤兵衞，把借據拿給阿娟看的時候，正是多次郎當掌櫃後不久的時候。借據上，清楚地寫著，超過一年期限，未償還那筆借款的話，必須把當舖的招牌取下；或是，以每月一成的複利計算，償付高利。借據裡，清清楚楚地記載著，這種毫不講理的苛刻條件；頓時，使阿娟感到束手無措了。

如果，當時，阿娟肯把事情告訴多次郎，多次郎也許能夠幫助她解決問題。可是，才三十歲；而且，並不太堅強的寡婦，卻獨自承受著丈夫留下來的這個重擔，她的心裡痛苦極了；為了保全丈夫家的舊業，她只有向同行的熟人借錢，她以家屋作擔保，借得了一筆錢，償還朝日屋藤

兵衞一半的母金。

可是，每個月一成的複利計算結果，很快地，那筆借金的母金，就漲爲兩百兩了。當舖的收入，根本負擔不起這種高利。不僅如此，以家屋作擔保，而借錢的那些同行，也不斷地向阿娟追討借金。

終於——母金變成四百兩了；家居也不得不讓給了那些借錢的同行；就這樣地，在某天夜晚，阿娟仰毒自盡了。讀完阿娟遺書的多次郎，明白了一切的經過情形；立即拿起，他曾經發誓不再使用的那把長刀，氣勢洶洶地走向朝日屋。

當天，朝日屋裡，正好有桑名藩的船手頭來訪。船手頭在家中，也是地位相當重要的世襲職，底下有二十名兵卒，擁有水夫三百名。多次郎揮刀將朝日屋藤兵衞，砍成重傷；同時，也傷了船手頭。（船手頭：江戸幕府的職名，管理幕府的用船，從事海上的運輸工作。）

砍傷人的多次郎，逃到名古屋城下，躲藏了數天。過著逃亡生活的多次郎，終於決定將他的長刀，拿到熱田神宮土用殿後側的小祠裡供奉起來；結果，在離開神殿，欲前往江戸逃亡的時候，遭到衙役的逮捕。

由於，他是在桑名城下犯罪；因此，理當將他送到松平家的町奉行所。但是，尾張藩町奉行所的吟味方與力認爲，多次郎一旦被遣回桑名，必是死罪。所以，就把他關進了自藩的牢獄裡。那位仁慈的吟味方與力，去年病逝了。

「大爺——。可以看見桑名城了。」

多次郎指著前方說。

東方的天空，已微微發白，從水平線湧起的雲，好像一隻巨大的生物；緩緩地移動。

「你一到桑名，就要去找仇家嗎？」

「不！我先要去看看，過去喜歡找的那個女人。」

「……」

「不可以嗎？」

「你在牢裡待了幾年啦？」

「前後一共三年。」

「你是被判無期徒刑的嗎？」

「是的。」

「那麼，那個女人，可能會認爲，你不會再回來，而離開了。」

「嗯！很有可能。」

狂四郎聽多次郎說，那個女人是一個教唱歌和舞蹈的師傅；當即，沈默了一下；然後，才繼續接腔說道：

「也許，她還沒有把你忘記。……不過，也有可能，



她已經另外有了別的男人。」

「哎！大爺！您怎麼儘往壞處想。」

「不！凡事都應該想到壞的一面；這是我的經驗告訴我的；不信，你到時候看看！」

「那麼，照您這樣說，我跑去找她，只會自討沒趣，是不是？」

「一切隨你自己啦！你要是惦記著她，那你就去看她吧！」

「是。」

船在離開渡場不遠的地方停泊；是一處砌有高石垣的防波堤下。狂四郎和多次郎，捨棄了渡船，輕悄地越過防波堤。

「哦！我忘了教你殺人的絕招。」

走入街道的時候，狂四郎突然側過臉，對多次郎這樣說。多次郎立即坦率地婉拒道：

「不，不必了！您那種絕招，也不是口頭兩三句，就能夠教會。……我還是用我自己的土把式吧！」

## 桑名的敵人

在朝陽照射下的桑名，港口、街道都十分熱鬧。

渡場裡，染有葵紋家徽的尾州藩船，豎立著四半的旗幟，由六名船伕慢慢地划進來。在橫滿藏附近，有從鄰國運米來的船隻停泊著；而運米船的附近，有數艘小船緊鄰著；似乎在等待著卸貨。

「要不要喝酒？」

「聽說這裡的土產時雨蛤，非常不錯。」

「那麼，這兒的湯圓又如何呢？」

「去吃一頓奈良漬如何？」

一艘船資每個人四十五文錢的渡船，正朝向宮的方向划去。河堤上，一排修船的工人，正賣力地舉著大槌敲敲打打；同時，還不斷地傳出有力的歌聲。

渡船駛入的東街道上，左右林立著時雨蛤、海蝦、鯛魚、鮑魚等的攤子；顯得十分熱鬧。

伊勢海邊產的魚類很多；不過，由於在志摩海也同樣地可以捕獲那些魚；因此，伊勢的魚產並不特別著名。

但是——。

當地用松茸燒羮的時雨蛤，卻是桑名獨特的名產。時雨蛤是秋、冬之間桑名的著名產物；尤其是在初時雨的時候，味道特別鮮美。

大街上已經非常熱鬧了；可是，後面的小街道，卻仍然還在沈睡之中。這條後街，由於是遊樂場群集的地方；

因此，通常是在午後至深夜的這段時間，才會熱鬧起來。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換下了牢房僕役的服裝，而改扮成一般人裝束的多次郎，戴著一頂寬邊斗笠，遮住了整個臉部，一路朝著靜悄悄的後街盡頭行去。

街道旁的客棧和酒館，仍然和三年前一樣地，一點兒也沒有改變；但是，走在街道上的多次郎，卻感到一種異樣的興奮；他的心，急速地跳動了起來。

『歌舞館』

多次郎朝向掛著木板招牌的館子裡面，瞧了一陣子後，就走了過去；可是，沒多久，他又折返，而再度經過那家館子；就這樣來來回回地，他在館前徘徊了數趟。

——與這個館子裡，來自常磐津的一個歌子，來往將近有一年之久的多次郎，在他當了當舖掌櫃後，每天晚上關好店門，就偷偷跑來和歌女幽會；當時，他為了避開那些練習歌舞的女郎；所以，都是開館子的後門進去。

懷起過去繞行後門而進館的情形，多次郎終於決定，這一次也從後門進館。

從館前繞至後門，必須經過三家店舖；然後，再從茶屋與茶屋之間的小巷穿過。

——如果，我突然從館子的後門進去，那個女人的表情，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

念頭一轉；當即，多次郎就加緊腳步，急急地朝著後門的方向行去。

多次郎心裡真正愛的女人，是當舖的那個寡婦。他和這家歌舞館裡的女師傅，只是在一起生活而已。

但是，自從阿娟死後，這世界上，唯一值得他多次郎留戀的女人，就是歌舞館裡的這個女人；尤其是三年的牢獄生活，使他對於她更加懷念。

——我要讓她驚喜一下！

多次郎暗自打定主意；他想被判定無期徒刑的自己，突然出現在館裡，一定是那個女人連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他要給那個女人一個意外的驚喜。

於是，多次郎躡手躡足地走近了後門；伸手輕輕地拉開門；悄悄地跨入裡面。

當多次郎一路輕輕地走到廚房的時候；突然聽到隔著一道紙門的茶廳，傳來男女的說話聲。

女人的聲音，正是他要來找的那個歌女的聲音；好像得到傷風似地，有一種特殊的鼻音。男人的聲音，也好像曾經在那裡聽過的一個年輕男人的聲音。

●

「你們女人的心理，真叫我無法猜透！」

男人的聲音這樣說。



10 B

「對不起！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當初在認識你的時候，記得你告訴過我，你和多次郎已經一刀兩斷了。」

「是的。我曾經那樣說過。」

「那麼，你是不是騙我的？」

「不！我並沒有騙你！那個時候我所說的都是真心話，要不然我怎麼會跟你在一起。……本來我以為多次郎會去朝日屋找人報仇，因為他有一副俠義的心腸，想要為那個死去的當舖寡婦討回一個公道，才會那麼作。所以，在多次郎被衙門的人捉住，押送到名古屋的牢裡關起時，我就想買通看牢的人，託他送些銀子給多次郎。因為我聽人說過，只要有銀子就是住在地獄裏，也都能夠過得很舒服。可是當我送銀子去的時候，看牢的人卻取笑我自作多情。他嘲笑我說，一個為了他心愛的女人遭到迫害，而不惜挺身犯案的男人，你居然會癡情到想送銀子給他用，好讓他能夠過得比較舒服，你也未免太傻了。經看牢人一說開，我才明白了過來——原來多次郎所愛的女人是那個開當舖的寡婦，而並不是我。……我覺得自己真是太傻了，所以就下定決心，以後再也不理多次郎了……」

「……」

「我絕對沒有欺騙你的意思。雖然那時我的確是因為很傷心，才會獨自在喝悶酒。可是我是真的想把多次郎完全忘掉。……」

「但是你並沒有把多次郎忘掉，所以你才會感到空虛寂寞。」

「……」

「我曾經聽人說過，女人和她所心愛的男人斷交時，常會傷心地發誓著說，從此她再也不要理男人了。其實啊！那根本就不是真的。事實上女人和她所愛的男人分手後，還會再與其他的男人來往，那才是女人的本性。」

「……」

「你感到空虛寂寞。……那個時候我——正從上州來，本來是要找殺我主人的多次郎報仇，所以我在桑名一聽說你是他的情婦；就立刻動身到這裡，結果，知道多次郎已經被關起來，而且還被判了無期徒刑。我心想以後再也不可能為主人直接報仇了；所以感到非常地失望。現在雖然我們彼此的立場不同；可是我們卻同樣地是為了多次郎一個人才傷心失望。……所以我們這一對同病相憐的男女才會結合，也許這正是冥冥中的安排吧！……想不到你仍無法忘懷多次郎……」

聽到這裡的多次郎，腦海裡頓時浮現說話聲音的主人面貌，他已經知道那與他的女人在一起的男人身分。

——嗯！一定是他，松井田的彌太！

大約在五年前，多次郎爲了一點小事情曾與松井田驛站一帶的賭徒老大發生衝突，結果失手殺死了他。那個死去的賭徒老大僱有一個名叫彌太的年輕人，其個性十分憨直。在未發生凶案之前，他與多次郎意氣頗爲相投，兩人經常地結伴在一起遊蕩。

「對不起！」

歌女嗚咽著聲音陪說不是。

「如果多次郎他不是被判無期徒刑，終身將要在牢裡渡過的話，相信我的心情不至於如此。我常幻想如果多次郎只不過是出遠門去，不久還會再回來，那該有多好——我經常都會這麼想……」

歌女是出生在江戶的深川，是在良好傳統薰陶下長大的女人，所以，她對於世間的人情義理十分地重視。

「歌女——」

彌太的聲音突然變得粗大了起來。

「多次郎再也不會回到你面前來了！……你這是什麼意思？是想要趕我回上州去嗎？」

「不！不——。現在我再也不能沒有你，如果你走了我一天也沒法活下去！只是……」

「只是什麼？」

「只是我一想到多次郎，心情就會變得很沈重。」

「我無法忍受我的愛人，心裡還一直留著以前男友的影子，我要她的整顆心都完全屬於我！」

「所以我才一直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原諒我！」

「你光是道歉有什麼用……」

「彌太！我們不要再說這些了——。你抱抱我吧！……我要你緊緊地抱著我！」

當歌女的身體投入彌太懷裡的時候，多次郎再也忍不住了，他上前一把拉開了紙門。

可是，當他看見急遽分開的男女，臉上所露出的驚恐表情時，他原先怒漲的衝動卻反而冷靜了下來。

「對不起！請原諒我的魯莽！」

「我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所以，一旦衝動起來，無法默不作聲而不表示半點行動。我們彼此之間應該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以免再糾纏不清。對不對？彌太！」

「你，你被赦免了嗎？」

「這你不要管！……你還是多想想看，你和我之間要怎麼解決？」

「但是——」

「但是什麼？……本來你就是爲了替主人報仇，才會從遙遠的上州來到桑名。而現在我的女人被你搶去。所以



我們兩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不是嗎？」

「話雖是不錯……」

「解決的方法只有一個。」

「嗯！我知道！」

彌太表示同意地點了點頭。

「多次郎——」

歌女發瘋似地衝到多次郎的身邊緊緊地抱住的他身體。

「原諒我！……都是我不好！……我求求你，原諒我！……都是我不對！我，我向你道歉！」

多次郎對哭著哀求的歌女粗暴地喝道：

「討厭！讓開！你對我道歉有什麼用！……」

隨即就用力想把歌女推開。但是她卻拼命地抱住不放。多次郎見推不開歌女就一邊大聲喝叱道：

「你得了吧！走開！」

一邊再用力推歌女的身體，雙方糾纏多時，終於多次郎好不容易地推開了歌女。這時彌太立刻變得兇惡起來，他抽出了長刀，怒目吼道：

「多次郎！你我來作個解決吧！」

「好！來吧！」

多次郎冷冷地微笑了一下。

「傻瓜！」

對著就要走出去的兩個男人，歌女氣急地怒罵了一聲。兩個男人充耳不聞地繼續向外行走，歌女急得迭聲再罵道：

「傻瓜！男人都是傻瓜！好！要死！你們兩個都去死！我再也不理你們了！傻瓜！笨人！……」

●

在桑名，流氓們決鬥的地點，總是選在城下無常寺的境內。

選擇這個地方作爲決鬥的場所，並不是偶然想到而決定的。

桑名，就是木曾川、長良川、揖斐川注流入伊勢彎的要地；是鄰國米穀類集散的商港；亦是往來宮、佐屋之間的渡船中途港；所以，一年四季經常有各種的慘事發生。有時候，在海上遭到船難而溺斃的商船水伕屍體也會漂流到港裡；有時候患著病的旅客，由於不堪長途海上航行的勞頓以致留在港彎的客棧裡一病不起；有時候那些脾氣較暴躁的水伕與工人，聚集在港灣的酒館，由於一言不和彼此大打出手，以致於發生殺人流血的命案。

地方上的父老，爲了祭拜那些在桑名喪命的無主寃魂，所以特地建造了這座禪寺。由於這個緣故所以凡是有仇

怨的人都選擇它作爲決鬪的場所。桑名藩對於爽生在此地的寃魂，也一年一次地由城代家老親自來參加而舉行超渡的儀式。

多次郎在走入山門的時候，突然以銳利的眼光朝向後方掃視了一下。因爲在無意中發覺到後面似乎有人在跟踪。

雖然多次郎頭上戴了一頂寬邊笠遮住了臉，而且穿著尋常的衣服，可是只要是明眼人看見了，立刻就會發覺到他的身上散射出一股冷厲的殺氣。同樣地走在前面的彌太由於也是要去決鬪，所以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立刻也會察覺他的神色有異。兩個流露出不尋常神色的壯漢一前一後地朝著無常等的方向行去，自然會吸引來無數的好奇眼光。

可是除了不少人投來好奇的眼光外，多次郎還發覺另有一種異樣的眼光在緊盯著他的背後。可是——。

向後方稍事掃視一會兒後，他並沒有發現到任何可疑的人影，只好再繼續向前往；走了數步之後，他又懷疑地再度回頭看，可是依然沒有看見任何的人影。——就這樣一路頻頻回頭看地，終於抵達了禪寺的院內。

多次郎在禪院內站定之後，就急忙伸手摘掉寬邊笠。在這個時候即使剛才一直在跟踪他的人出現了，他也無暇去理會了。因爲面對著他站立的彌太已經是殺氣騰騰地握著刀柄了。

兩個人互相怒目對峙了一陣子之後，突然兩個人同時都拔出了腰間的長刀。雖然他們都只會「胆量劍法」，可是在這個決鬪的時刻裡，他們竟然也像武士一樣地擺出了「架勢」，雖然那並不能稱之爲眞正的「決鬪架勢」，可是兩個人卻都好像脚下生了根似地穩穩地固定在禪院的石板上。

彌太的刀尖有時候就好像痙攣似地在抖動。可是，多次郎的刀卻始終沒有動過一下。

陽光終於照遍了整個的禪院，院內的建築物和樹木的影子也已縮得很短了。

這時——。

多次郎的姿勢已逐漸轉變爲貓背，這是他衝殺之前的獨特動作；彌太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的臉上開始冒汗了，同時他的腦海裡也掠過一絲恐懼。

——啊！他就要衝過來了！

多次郎的表情比先前變得更加兇狠了。

瞬間——。

彌太大叫了一聲，旋即向著多次郎衝殺過去。在彌太的眼裡，多次郎就好像是一個惡魔似地，時間過得愈久，



他的臉也就變得愈加猙獰恐怖，所以他再也無法忍耐下去了，他必須搶在多次郎之前發動攻擊。

剎那——彌太的腹部就好像被火箸刺傷似地，一陣火辣的痛楚透徹了全身。他發出一聲慘叫，隨即就踉蹌地倒退了數步。正當彌太站不住脚而仆跌下去的時候，山門的方向突然傳來一陣怒吼。

迅速回轉過身的多次郎，立刻就看見了一大群人殺氣騰騰地湧進了禪院，爲首的人正是他的仇人——朝日屋藤兵衛。多次郎面對著仇敵，全身的毛髮都豎起來了，同時他心裡也明白了剛才他感到的「跟踪者」就是眼前的惡漢群。

「多次郎！」

朝日屋藤兵衛首先拔出了長刀向他衝殺了過來。

「多次郎！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越獄跑到這裡來向我報仇！」朝日屋藤兵衛扯著嗓門吼叫。

多次郎一言不發地瞪視著對方，他臉上的肌肉在微微地跳動著。瞬間——他猛然就地一蹴跳向對方，對方敏捷地躲閃開了。旋即，他就像發狂的野獸似地在敵群中揮刀亂砍。一個從沒練過劍法的人，在面對著數十名的仇敵時，居然能夠發揮如此淩厲的攻勢，這使得那些對手暗暗吃驚不已，其中有些人就在驚呆之際被他的亂刀所砍中。

多次郎並沒有數他所殺死的敵數，他的心裡只是想著要在朝日屋藤兵衛的身上多砍幾刀。他在敵群中不斷地跳閃、揮砍，同時對於那些不斷砍殺至身邊的利刃和竹刀也怒吼著拚命招架。雖然他身上已經被對方砍中了幾刀，可是他的體力仍然還可以再繼續支持下去。

但是——。

在他被逼到鐘樓附近的時候，因爲胸裡突然感到一陣壓迫感，所以忍不住偷偷呼了一口氣。可是，就在這個當兒，對方卻突然猛烈地向他攻擊過來。他立刻感到一陣昏眩而幾乎站不住了脚。他氣急地怒罵了一聲。

「畜牲！」

「小子！」

可是對方也立即回罵了一聲，同時並再度向他展開攻擊。他立刻再舉刀迎架，可是這一次他的威勢已大不如先前的時候了。對方綿密的攻勢已經使他窮於應付了，他的情況愈來愈危險了。

這時——。

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四周的敵影突然全部消失了。他感到十分困惑；伸手抹了抹臉上的血水；睜眼向四周環顧了一下。可是並沒有任何的人影。他正感到一陣茫然的時候，突然——。

一個黑影在林間像幽靈般地迅疾移動。

——啊！救星出現了！

多次郎如此喃喃自語了一聲，旋即就氣竭地仆倒了下來。

●

一陣牛鳴聲喚醒了多次郎。他睜開眼睛向上看去，天空裡一絲雲影也沒有。太陽還沒下山。從松樹葉間所透射下來的陽光刺痛了他的眼睛。眼睛的刺激使他的神志更加地清醒。他發覺自己正躺在一個古老建築物的角落裡，四周靜悄悄的，絲毫沒有半點人影。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呢？

他掙扎著坐起疼痛的身體，然後低頭看了一眼身上的傷痕。他發現似乎已經有人爲他敷過藥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他覺得自己就好像被大羅神仙所搭救似地，奇怪而費解。這時——。

從松樹的背後突然出現了一個黑衣浪人。多次郎一眼瞧見，立即就明白過來。

「大爺！」

多次郎驚喜地喊了一聲。

「大爺！原來是您救了我！……」

「那時候我忘了教你殺人的絕招。所以，這一次你就當作是那時我要划船的報酬吧！」

狂四郎如此回答。

「謝謝您！」

多次郎的眼睛裡已經溢滿了淚水。

「我已經把你的名字列在無常寺裡的寃魂名册上了。所以，從今天起你必須另外改一個名字。……你在這裡等候轎子經過，轎子一到你就趕快坐上去離開這裡。」

說罷，狂四郎就轉身預備離開。

「大爺！」

多次郎很想跟著狂四郎走，所以見狀立刻急切地喊了一聲。可是，雙手揷在懷裡大步向前走的狂四郎，聞聲並沒有止住脚步，而只是回過頭說道：

「彌太並沒有死，現在可能正在歌女那兒療傷。」

## 四日市之女

一個年輕的女人正低著頭在作女紅，突然她的身上起了一陣寒顫。她擱下手中的織物，抬起頭自言自語道：

「我大概著涼了——」

似乎是夜裡的冷風刺入了肌膚，才使她發覺自己已經



著涼了。自晚餐過後，她就一直在縫著手裡的衣服，而完全忘記時間已經很晚了。

先前外面喧嘩的噪音，已經完全消失了。四下裡除了油燈燃燒時所發出的嗤嗤聲外，已聽不見其他的聲音。

在阿菊膝上所擺著的衣服，已經縫得差不多了。

爲了作這男人衣服，阿菊花了三年的時間，一個人在伊藤的山裡奔跑採集山繭。然後再將所採回的山繭加以染色，才開始縫製的。

本來她並沒有想到衣服是要作給誰穿。可是，當她拿起剪刀要裁剪的時候，突然腦海裡浮現了一個男人的身影。那個男人，是一名武士；年齡約莫三十前後；身材消瘦頎長——約五尺七寸；穿著衣服十分瀟洒好看。雖然算不上是一名美男子，但是看起來頗具有男人的味道；性情有點沈默寡言，但是對女人十分溫柔體貼……。

由於她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幻想一個人，所以對於那個人的動作和聲音，都構想得非常完美。最近，當她想要同那個幻想中的男人說什麼話，或是作什麼動作，立即就會在她的腦海裡浮現。在她的夢中，那個幻想的男人也曾經出現過。當她在廚房裡工作的時候，她也有一種眞實的感覺，好像那個男人就躺在房裡睡覺似的。

自幼就很喜歡幻想的姑娘家，到了現在二十四歲的年齡，還是一樣地喜歡幻想一些不存在的事物，從這一點看來，可見她所過的生活是多麼地孤獨寂寞。

的確，阿菊是過著一種令人難以想像的生活。

附近的人都把這個家，當作是一個「妾宅」。這是因爲一個五十來歲而體態肥胖，看起來好像她丈夫的男人，每三個月會來這個家一次。每次來一住就是兩三天。大家都以爲那個男人，是江戶大阪來的富商。

雖然，事實上那個男人並不是阿菊的丈夫。可是，他花了很多錢買下這棟房子，供阿菊舒服地住下來，而不讓她作任何粗重的工作，從這一點來說，他也可以說是阿菊的丈夫。

當初，那個男人要阿菊過這種生活的時候，曾經明白地對她說道：

「我並不是要娶你作妾。我是因爲另外的原因，才要你過這種生活。」

自那個男人如此說過後，至今已經過了五年的歲月。在這五年中，他一直都遵守著當初自己所定下的約束。雖然每隔三個月，他都來這個家住幾天，可是他一直是住在二樓，而且從不曾叫喚阿菊到二樓服侍。在他的命令下，二樓一直嚴禁任何人上去，即使阿菊想要去打掃，也都不被允許。

阿菊本來是伊勢神宮的宮女。她的父親是飛驒天領的山役人。當阿菊十歲的時候，她父親不知道犯了何種過錯，而被迫辭職退休。於是他就帶著阿菊到伊勢來定居。阿菊的母親，在生下她不久就病逝了。

阿菊成爲伊勢神宮的宮女，是當她十六歲那年春天的事。臥病半年餘的父親，在彌留之際留下遺言，要她到伊勢神宮裡作一名宮女。

宮女的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可是阿菊並沒有感到絲毫的痛苦。

在五年前的冬天，某一日她突然被召喚到宮司的房裡。

「有一個人很喜歡你，想要你到他那邊去。」

宮司如此對她說。當時，阿菊以爲自己就要嫁人了。可是，當她在一名禰宜的陪伴下，到達志摩海邊一棟好像海賊後裔所住的大宅邸時，出來迎接她的並不是年輕的新郎倌，而是一個年紀大得足以當她父親的男人。

自稱是鹿右衞門的男人，在看到阿菊的年輕貌美後，似乎感到十分滿意。

但是，他並無意將阿菊娶作妾，而在數天之後，就把她帶來了四日市。這個家是早就準備好了的。

從那時起，五年來……阿菊一直過著風平浪靜的平穩生活。在這五年中，唯一讓阿菊傷心流淚的事，就是她所飼養的一隻貓死去。從來也不曾有人來探訪過她。

在鹿右衞門到這個家來住的那兩三天之間，通常都會有一兩個相貌平庸的男人來拜訪。他們在到達之後，總是立卽就上了二樓。而且，從來也不需要阿菊送茶水或酒菜給他們。

阿菊在腦海裡構想一個理想男人的身影，然後又爲他縫製合身的衣服，也是因爲生活過於枯燥無味，想要爲自己找一點事作，以便能夠打發時間。

唯獨這件事阿菊對鹿右衞門一直保持著秘密。

阿菊的心裡也明白，男人的衣服縫製成後，也只是被放在衣櫃裡收藏起來，可是她仍是不停地縫製。

當阿菊開始縫製另一件衣服時，會把已經作好的衣服舖在墊被下睡覺的情形，是從三年前就開始了。今夜她也將作好一件衣服。

不久，半個時辰過了。

「作好了！」

阿菊很高興地自語一聲。隨卽就把作好的衣服攤開在榻榻米上，然後再慢慢地折疊。

這時，突然她聽見有人躡足走近的聲音。

阿菊的心劇烈地跳著。



隨卽，她的手就伸到放置針線的抽屜裡面，取出一支荷蘭製的短鎗。這支短鎗是鹿右衞門送給她的，以便讓她在獨居的時候可以自衞。

勿論，阿菊用手去碰觸這支手鎗，此時是五年來破題兒頭一遭。

躡足的聲音終於在臥房的前面停下來了。所僱用的一個小婢早已入睡了，此時偌大的屋子裡，只有阿菊的臥房裡還有燈光。

隨卽，紙門被拉開了。

阿菊的心狂跳不已，她用雙手緊緊握住手鎗，鎗口正對著卽將侵入房裡的陌生人。

「你敢進來！我就要開鎗！」

阿菊對侵入者厲聲喝叱。

侵入者，是一個穿著黑衣的浪人，眼睛凹陷，鬍鬚濃密，是一個十分粗獷的年輕男人。

雖然有鎗口對準著他的心窩，可是在他的臉上絲毫看不出畏懼之色。他以一種十分冷漠的眼光看著阿菊問道：

「你用過那樣的東西嗎？」

問罷，也不等阿菊回答，立卽就從容地向前跨出一步。

阿菊見狀，立卽又喝道：

「我要開鎗了！」

但是，對方依然泰然自若地再向前走了兩步。

阿菊一時情急，慌忙扣下板機。

隨著轟隆的聲音而尖聲喊叫的卻是阿菊。這是她對於自己所作的事感到恐懼，而反射性地從口裡迸出尖銳的喊聲。

但是，對方依然神色自若地佇立在她的前面。

阿菊害怕地把手鎗丟在榻榻米上，然後躬身致歉道：

「對不起！請您原諒我！」

「我想見一見鹿右衞門……」

阿菊微喘著氣回說「不在」。

「他不是這幾天就會來嗎？」

「我不知道。」

「聽說，他是每個月來這兒一次——」

「不！不是一個月一次……」

「你沒有必要防備我。我並不是爲了要殺鹿右衞門才來的。我和他是站在一邊的。」

如此說罷，對方就坐了下來。

「我想要一些飯菜。」

然後，對阿菊如此吩咐。

他既沒有報出自己的名號，也沒有說明自己的來意，

卻想要驅使阿菊爲他作事。

但是，阿菊不知怎麼回事，對於眼前這個陌生男人，不僅一點反應也沒有，而且先前所產生的恐懼也都完全消失了。

雖然，她的心裡並沒有相信對方所說的「站在一邊」的話。可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時竟與奮起來。而且她也認爲「準備飯菜」，是理所當然的待客之道。所以，她立即就到廚房裡去了。

當阿菊在準備飯菜的時候，心情不禁感到一陣浮動。她覺得自己似乎從很久以前，就一直在期待作今夜的事。

阿菊對於自己的心情浮動，感到一陣臉紅。

——也許他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人！

阿菊在心裡自語著。

阿菊在腦海裡所勾勒出的理想男人，並不像這個陌生的侵入者有一對冷銳的眼睛，而應該是擁有一雙溫和的眼睛，當他看人的時候，會帶給人一種親切的感覺。

這個驅使她作飯菜的侵入者，所帶給阿菊的印象，卻是一種陰沈詭異的妖氣。

——不！他不是那個人！

因此阿菊的心裡又如此自語著。

雖然她如此想，可是，期待了三年的時間，好不容易才等到的機會，她實在不願意放棄。

片刻後——。

當阿菊把飯菜送到房裡的時候，那個侵入者已經雙手枕著頭躺下來睡著了。

在看到侵入者睡姿的剎那間，阿菊的心感到一陣微微的痛楚。

——他太疲倦了！

在他的肩膀附近，似乎可以看到一片寂寞的翳影。

的確——眠狂四郎是相當地疲倦。

在來到這裡之前，他在桑名與四日市之間，一個叫作八幡的村子外邊，曾與薩摩隼人隱密黨所派出的十五名高手，展開一場激烈的血戰，他的無想正宗斬斃了十二名對手。

在發生血戰之前，狂四郎曾在距離桑名一里的朝明川畔，一家坐落在橋頭的立場茶屋裡，會晤了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就是尾州藩的七里役人，他是受到武部仙十郎的請託，來找正在東海旅行的狂四郎。

若論七里役人的設置，就必須回溯及寬永年間所發生的事。

結城中納言秀康的三男左近少將直政，當初被封爲出雲松江十八萬石，而將入府的時候，雖然身在遠方，可是



仍想能夠每日向將軍家請安。所以就在街道上每七里設置一個特別的通訊機關，而名之爲七里役所。

後來將軍親戚大名，也模仿這種作法，同樣地設置七里役所。

在東海道中，尾州與紀州兩家所設置的七里役所，是最引人側目的。在七里役所擔職的役人，每天都必須操練，以便他們能夠擔當傳送東西信件的重任。役人的數目也相當多，足供隨時差遣任務。

在東海道中，尾州與紀州兩家的七里役所，是設置在神奈川、小和田、小田原、箱根、沼津、由井、鞠子、金谷、見付、荒井、大濱、御油、宮等十三個地方。在每個七里役所裡，都有從本藩裡所遴選出的兩三名飛毛腿，他們的腳力十分驚人，可在一晝夜間奔行三十數里乃至於四十里。

那些飛毛腿在七里役所裡，都高掛著有葵紋家徽的提燈。由於他們擁有向將軍家請安的特別信物，所以身分雖然不高，可是卻具有相當大的權勢。

「妨礙七里通行者，格殺勿論。」

有此不成文的律法。

「七里」威勢的由來，是因爲七代將軍的嫡子七歲夭逝，當時爲了繼承的問題，曾經引起一場糾紛，後來幸虧紀州的去宗八代每日有兩、三回的信件來往，才得以解決繼承的糾紛。那時，屬於特別通訊機關的七里役所，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近年來，幕府大目付利用七里役所作爲掩護，而命令役人從事隱密的活動，目的是在監視諸藩的行動。

任水野家側用人的武部仙十郎，利用主君忠邦就任老中主座的機會，自七里役所裡逃選出比較優秀的役人，然後將他們引進諸藩中作事，藉機偵察諸藩的行動，這是一個巧妙的安排。

在茶屋裡尋得狂四郎的七里役人說道：

「當您經過四日市時，請您到札十南方的新町，去拜訪一個叫作阿菊的年輕女人。在那個女人的家裡，您將會遇見在照顧她生活的鹿右衞門。鹿右衞門是一個精練的公儀庭番，七、八年來，他一直在暗中偵察進出四日市港的船舶。您見到他的時候，向他索取一份文件。然後，我再設法和您連絡。」

後來，那個七里役又對狂四郎說，最近在四日市港活動的諸藩密探，已經發現了鹿右衞門的眞正身分，現在他的處境十分險惡。所以，無法由一個七里役人親自出面，而必須借重一個毫不相干的人去拿取文件。

狂四郎與七里役人分別後，在走到松寺與富田之間的

驛站時，突然遭到一群薩摩隼人隱密黨的阻攔，他們並不是偶然衝著他來的，而是爲了要問他，有關四日市鹿右衞門的事。

狂四郎費了一番功夫，才把那群人甩脫，然後利用夜半的時候，像一個小偷似地躡足摸進阿菊的家裡。

「您請用飯吧！」

阿菊擺好飯菜後，就叫醒了狂四郎。狂四郎自榻榻米上坐起。餐桌上有酒和飯菜。

空腹的狂四郎，本來是想立即用飯，可是聞到酒香後，飢餓感頓時消退了不少。所以他只是默默地拿起酒杯。

阿菊見狀，立即就爲他斟酒。她斟酒的動作十分自然。

「你知道鹿右衞門住在哪裡嗎？」

「他在石藥師那兒有個家。」

「你去過那兒嗎？」

「不，沒有……」

兩個人只交談了這短短的幾句話，然後就保持了一段長時間的沈默。

狂四郎默默地喝著酒，而一旁的阿菊也只是默默地一直在斟酒。每當狂四郎把空的酒杯放在桌上時，阿菊立即就自動地再爲他斟滿酒。如此過了一段時間後，桌上已有三個空的酒瓶。阿菊看看狂四郎的樣子，似乎還想再喝，於是她就起身到廚房裡，去取第四瓶酒。

——難道眞的是那個人？

當她在廚房裡的時候，心裡不禁又如此自問。

稍爾，當她拿著酒回到房間的時候，狂四郎已經醉。

「您要不要再喝一點？」

「嗯！……醉了！」躺在榻榻米上狂四眼閉著眼睛含糊地回答。

阿菊稍微猶豫了一下，然後就把剛才所折疊好的那一件衣服，蓋在狂四郎的身上。

阿菊在把衣服蓋上去的時候，心裡同時也決定了一件事。

——這個浪人，就是穿我所作的衣服的人。

「嗯！好安靜！」

狂四郎喃喃自語。

「是的——」

「我一直以爲四日市的晚上，也和白天一樣的吵雜……

……」

四日市是一個船隻來往頻繁的港町，其熱鬧的情形，可以與堺、長崎互相抗衡。

在日本各地以「幾日市」命名的地方非常多。例如，



筑前陸中的二日市，越中越後的三日市，武藏安芸的五日市，越後石見的六日市、上野、飛驒、羽後的七日市，近江、武藏、下總、飛驒的八日市，大和信濃的十日市，安芸的二十日市等等。

這些地方都是商市的聚集地。在江戶的中心地區，也有一個地方是叫作四日市。該地每月三回，在有「四」的日子開市。

「你一個人在這裡住多久了？」

「五年了。」

「五年……一朵盛開的花，竟然被擱在日蔭下！」

狂四郎知道公儀密探爲了隱密的目的，所僱用的女人，是絕對碰不得的。

「你一個人住在這裡的時候，心裡都在想些什麼？」

「……」

「你總不至於什麼都不想地過著吧！」

「是。」

阿菊應了一聲後，很想告訴狂四郎說，她一直在作他正穿著的那件衣服；想著的時候，阿菊的臉就好像被火光照到似地，一片通紅。

就在此時。

突然地——

「眠狂四郎！」

一個尖高的聲音，從院子裡傳來。

「隼人隱密黨頭取・龍堂寺采女正在此！——出來！」

——還是被跟蹤了！

狂四郎苦笑著站起來。

隼人隱密黨頭取・龍堂寺采女正的名字，狂四郎早就聽說過了。他是一個自源流的高手；不但在薩摩藩，就是在九州一帶，也都是所向無敵。

狂四郎在旅途中，曾在程谷驛站前面柴生村的古刹境內，看見隼人隱密黨的副頭取・龍堂寺八郎，與一個叫作梅津一郎太的年輕人在決鬪。

龍堂寺八郎的劍法十分厲害。在狂四郎的幫助下，梅津一郎太才把對方殺死。

既然同樣姓龍堂寺，那麼龍堂寺采女正的劍法，也一定十分厲害，說不定較之龍堂寺八郎更勝一籌。

也許正因爲他有此種信心，才會隻身前來找狂四郎決鬪。

狂四郎原本已經疲憊不堪的身體，再加上剛才的幾壺酒下肚，這時幾乎完全提不起勁了。可是對方已經在叫陣了，那麼也只好強打起精神。

「水！」

狂四郎對阿菊說。

阿菊立刻捧上茶碗，狂四郎接過之後，立即仰脖一口喝盡。

然後，對著正以熱切的眼光看著他的阿菊，報以一個冷漠的微笑。這就是一個從不考慮明天是否還活著的男人，對於危險來臨的時刻所抱持的態度。

「如果我還能活著回來，明天早上請你帶我去找鹿右衞門。」

如此說罷，狂四郎就轉身大步離開了。

阿菊張口想說些什麼，可是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她感到全身的肌肉，忽然都僵硬起來了，而嘴唇也好像被什麼東西黏住似的了。

一刻的時間過去了。

阿菊一直呆坐在房裡。在這一刻的時間裡，她的身體絲毫不曾動過。

院子裡靜悄悄地，一直都沒有聽見任何的聲響。

白刄與白刄交架，彼此一動也不動地互相凝視的光景，阿菊只敢在心裡想像，而沒有探頭出去看的勇氣。

因此，她只好像石頭般僵直地坐在房裡等著。

——突然。

一聲淒厲的慘叫，劃破了深夜的靜寂。

然後……又再度恢復了平靜。

阿菊覺得自己好像置身在一個聾啞的世界裡，四周是一片虛無。

稍後，紙門被拉開了，阿菊才回復過自我。

幾近痴呆的模糊視線投射向紙門的時候，阿菊看見了和剛才走出去時完全一樣地，木無表情而眼睛深陷的一張臉孔。

他身上所穿的黑羽二重，自胸部直到腰部，成一直線地被劃破了。阿菊在心裡喊著。

——啊！是他！……就是他要穿我所作的衣服！

## 血染石藥師

阿菊在睡醒時張開眼的瞬間，立刻就緊張地爬起來。

雖然太陽還沒有完全出來，可是四日市的早晨，卻來得特別早。街上行人來來往往的腳步聲已十分吵雜。

阿菊昨夜一直都沒有眞正睡著，直到天亮的時分，才模模糊糊地小睡了片刻。

除了所飼養的貓死去之外，五年來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風波的平靜生活，似乎在一夜間被一場突發的暴風雨整



個破壞了。

名叫眠狂四郎的那個浪人，就睡在二樓的房間裡。阿菊完全沒有想到，自己居然能夠在樓下的臥房裡獨自渡過漫長的一夜。昨夜，她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傾聽外面的動靜。

眠狂四郎所殺死的敵人，正橫屍在外面的庭院裡，她想到那種可怕的光景，就無法安下心來睡覺。

她的心裡一直在擔心著敵人的同伙將會來襲擊，曾經有好幾次她幾乎要衝上二樓去警告狂四郎。但是終於還是忍下來了。她愈是坐著想，心裡就愈是擔心。

最後，不得已阿菊只好勉強躺下來睡覺。可是在她躺下來的時候，卻感到院子裡似乎有什麼動靜，於是她又緊張地坐起來仔細聽，半響卻一直都沒有聽見任何的聲音。因此她只好再度睡下。阿菊雖然是睡在床上，可是腦筋卻一直是清醒著。

——他是不是還在睡覺呢？

花了三年的時間，才縫製的衣服，正被二樓的那個男人穿著睡覺。

他殺死了一個人，竟然還能夠安心地在睡覺。

阿菊思忖了一陣子後，就朝向門口走去，伸手拉開紙門，以一種害怕的眼光向外看去。

可是，院子裡並沒有令她感到恐懼的屍體。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那個人沒有死，抱著傷逃走了？

當阿菊困惑的視線正要投向庭院的其他角落時，突然背後響起了一個聲音。

「這是懂禮貌的敵人，爲了不使你受到驚嚇，所以悄悄地把屍體搬走了。」

阿菊回過頭，一眼又瞧見了她所縫製的那件衣服。

狂四郎說完話後，就逕自走向裡面。隨後，阿菊就爲他端來了一碗茶。狂四郎喝完茶後，說道：

「本來我是希望你能帶我去找鹿右衞門。可是，現在我已經不能那麼作了，我還是一個人去比較妥當。」

「爲什麼？」

「敵人把屍體搬走，主要的目的，就是爲了要監視這裡的行動，他們可能一直在等我去會晤鹿右衞門——」

「………」

「因爲我所到的地方，都會變成可怕的修羅場，所以我不能讓你跟我一起去。」

「………」

阿菊低下了頭。

「請你告訴我，鹿右衞門是住在石藥師的什麼地方？

你有沒有聽鹿右衞門說過？」

「我只聽說，是在石藥師的附近。」

「是嗎？那我去了也許立刻就能找得到。」

阿菊抬起頭，向狂四郎看了一眼。

「敵人會有很多嗎？」

「嗯！我猜大概不下於十人吧！」

「那麼……您是不是今天就要走？」

「嗯！本來晚兩三天走，對我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可是，目前對方不僅是要我的命……如果日子再拖延下去，說不一定會有其他的敵人，找出鹿右衞門的藏身處。所以，我還是決定今天就走。」

「既然是這樣……那請您也把我一起帶走吧！我敢保證，我絕不會讓您感到不方便。」

「你害怕一個人在家嗎？其實你根本不用擔心，敵人並不是兇暴的黨徒，他們很懂得禮數，所以你絕對不會受到傷害的。」

「不，我不是怕一個人在家。因爲……五年來，我也一直都是一個人住在這裡。……只是——」

「……？」

狂四郎等著阿菊說下一句話，可是阿菊只是紅著臉，低下了頭。

狂四郎穿著她所作的衣服，使她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雖然她的心裡已經認爲狂四郎，就是她日夜期盼的那個男人，可是她仍然還是沒有勇氣說出口。自從她懂事以來，就一直跟著父親在伊勢神宮當神官，後來碰到了鹿右衞門，除了跟他說過話之外，從來都不曾和年輕的男人說過話。換言之，狂四郎是阿菊生平所接觸的第一個年輕異性。

不但如此——。

她獨自在伊勢的山裡奔跑採集山繭，然後又加以選擇與染色，再一針一線地縫製了三年的時間，才告作成的衣服，就是爲了讓心目中所理想的異性穿。可是，阿菊始終沒有勇氣告訴狂四郎。

當她剛作好衣服的時候，狂四郎出現了，然後穿著她所作的衣服與敵人決鬪，結果衣服被割破了。這使得阿菊更堅定了想要和狂四郎在一起的念頭。

阿菊在心裡已經認定了，穿她所作衣服的人，就是要成爲她丈夫的人。雖然，阿菊的年齡已不算太小了，可是由於生活環境的關係，使她看起來比實際二十四歲的年齡還要小；她的心仍然像小姑娘一樣地稚嫩，因此羞於將自己的心意向眼前的年輕異性表明。

狂四郎見阿菊一直低著頭沒說話，於是就站起身來。



「謝謝你的照顧！」

阿菊見狂四郎有意要告辭，立即慌忙地站起。

「求求您把我也一起帶走吧！我求求您！」

然後，就在榻榻米上跪下來哀求。

「難道你不怕走進修羅場？」

「不！我不怕！這種孤獨的生活，我實在無法再過下去了。」

「可是，我一向只喜歡過獨來獨往的生活。況且你跟著我走，只會遭遇到不幸，絕不會有幸福的生活可言。」

「不！不！」

「我情願跟您走，即使我今天就會喪命，我也絕不會後悔！」

「以前，也有很多女人跟你說同樣的話。可是，她們當中沒有一個是例外，全都遭遇到了不幸！」

「不！我眞的不在乎！我絕不會後悔的！」

「可是，我會感到很不自在！」

狂四郎以一種非常冷漠的語氣拒絕阿菊。

阿菊打了一個寒顫，嚥了一口水。

狂四郎不再說話，轉身大步走向玄關。

阿菊立刻默默地跟在他的後面走，當狂四郎走到紙門前的時候，回頭對送他出來的阿菊說道：

「這件衣服好像專門爲我作的，尺寸完全一樣，穿起來很舒服。我就不客氣了！」

說罷，他就拉開紙門走了出去。

阿菊瞪著一雙充滿著淚水的眼睛，呆呆地目送著狂四郎逐漸走遠的身影。

●

從四日市到石藥師，有二里二十七丁之遠。

途中，渡過數座小橋後，就到達了日永村的岐道。此亦是伊勢參宮道與都路的岐道。道旁有一塊大石被豎立著當作標誌。在參宮道上，興建有遙拜神宮的牌樓，還有御神燈與洗手場。急於趕路到京都或江戶的人，都是在這裡洗淨塵埃，對伊勢神宮遙遙膜拜。

走過岐道後不久，就到了杖衝坡。

日本武尊在東征的歸途，因脚傷而必須柱杖行進，後人遂根據此項傳說，將其所經之地名之爲「杖衝坡」。

這一帶有數座丘陵起伏，因此旅途勞頓的人，行至此處更覺舉步艱難。

這一帶又被稱之爲彎原，此乃取之「疲勞以致足彎無法站挺」之意，是日本武尊當時所發的一句牢騷……。

狂四郎就是從杖衝坡下方的一家茶屋，和一個商人模樣的男人一塊兒爬上坡，然後朝向彎原的街道走。

這個商人並不是狂四郎所願意同行的旅伴，而是在四日市的時候，他自動向狂四郎搭訕，說他是一家蛤茶屋的老板，然後就纏著狂四郎不肯走。

這個商人當時曾經問狂四郎的目的地，當他知道狂四郎準備向西行的時候，就熱切地說道：

「我是要到大阪去的，那麼我們可以說是同路。出門在外，有個伴同行總是比較好！——我們一塊兒走吧！」

說罷，未經狂四郎的首肯，他就和狂四郎並著肩走。

這個商人十分好說話。

「……燒蛤有一定的方法。如果燒得不好，只吃了三個的一小盤，就會感到厭膩。如果燒得很好，十盤、二十盤都能夠吃下去。關東的人，性格比較豪爽，即使蛤燒得並不怎麼好，他們也一樣能夠吃下七八盤。美濃尾張的人，性格比較溫吞，通常只吃了十個的一盤後，就要休息上半刻的時間。這就是不同地方的人，所培育出的不同氣度。我是在紀州的熊野出生而長大的，住在四日市已經將近二十年了，可是我從來沒有和美濃尾張的人有過交往。……現在，把燒蛤的方法說給你聽聽吧！燒蛤的時候如果方法不對，蛤殼會張開，而柴火的灰會飛進去；同時自蛤殼裡流出的鹽水，會把燒著的柴火熄滅——這是很糟的情形。如果燒成這種情形，那些蛤是沒有辦法吃的。燒蛤的方法嘛！……就是只燒蛤殼的基部。那樣蛤殼不僅不會張開，同時也可以燒得很好吃。通常燒蛤的師傅如果是生手的話，總是把貝殼橫放在火上燒，這是完全不對的。以這種方法燒，蛤殼馬上就會張開。在燒蛤的時候，要利用松果來當作柴火。首先將松果堆積成山，然後將火點燃，再用扇子用力扇，立刻松果就會變成一團火球；這時，再將蛤殼豎立著放在火上燒。如此，火只會燒到蛤殼的基部，而蛤殼不至於會張開。燒好後吃起來，味道有點像用蒸的，十分鮮美。」

如果繼續讓他說下去，可能一直到石藥師驛站仍然還是講個不休。

狂四郎一直默默地聽著他說話。

「我有事要問你。」

這是狂四郎在心裡早已盤算好的話。

「是什麼事？」

「蛤，也就是表示女人私處的隱語。是不是？」

「喔！你也知道！」

「那麼，像你這種不表明身分的歹人，在薩摩的隱語是什麼？」

「………」

商人沈默不語。



「是不是叫作隼人隱密黨！」

瞬間——商人向後跳開了六尺遠。

但是，就在同一瞬間，他的腹部已被狂四郎的無想正宗所刺中了。

「呃——啊！」

他彎曲著身體，痛苦地發出呻吟的聲音。隨即，他忍著痛苦將刺在腹部的無想正宗拔出。

「畜牲！」

口中發出一聲吼叫，旋即就把白刃射向狂四郎。

狂四郎身子稍微一偏，伸手握住了飛射過來爲愛刀刀柄。

「你似乎看扁了我眠狂四郎！你應該慶幸你還活著，以後就不要再假裝成商人來騙人了！身爲武士的人，腰間都佩戴著大小兩把刀，所以走路的時候，在不知不覺中，總是左脚會踩得較用力。這已經變成習慣的走法，所以即使沒有佩戴刀的時候，也是同樣的走法。先前我一眼看見你，立刻就知道你也是一個武士。雖然你爲了僞裝自己的身分，也許曾經練習過一個普通商人的走路法，可是由於你只顧著一直說話，一時疏忽，所以無意間又走出武士的步法，這是你失算的地方，你就認命吧！」

狂四郎冷冷地諷刺了對方一番，然後就轉身大步離開了。

石藥師——西福寺。

是一座古刹。神龜年間，聖武帝之頃，一名叫作越泰澄的僧侶路經此地時，發現竹叢裡有一塊發出靈光的奇石，於是就在此地興建堂宇，將之供奉於內。

後來，空海將該奇石彫刻成醫王尊像，遂得以名聞遐邇。

據當地住民所說，醫王尊像高約七寸五分。可是，據古史所載，該像高約七尺五寸。

至於藥師所靈驗的事，是能夠使沒有乳水的母親出乳。所以有許多男人在出門的時候，都受到妻子的囑咐，請他路經此地的時候，能夠向藥師祈求靈驗。

在參詣道的左右，有無數的石地藏王尊像，它們的胸前都掛著布兜，神情儼然地並排著。

阿菊踩著參詣道上的碎石，拚命地向著山門奔來，這時已是正午時分。

阿菊是在狂四郎離開後不久，就急忙追趕了出來。途中，她並沒有追到狂四郎，所以她就直接趕到石藥師來。

阿菊曾經聽鹿右衛門說過，他跟石藥師寺的住持交往過一段時間。

所以，她認爲只要向寺院的住持探聽，也許就能夠知道鹿右衞門隱密的家。

阿菊就是因爲忘記把這件事告訴狂四郎，所以才急忙地追趕出來。

阿菊已經不想再回到四日市的家裡。

山寺的境內，古樹參天，將古刹的莊嚴氣氛襯托得更加深濃，一眼看去令人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就好像狩野法眼所畫的馬，在深更時分，會跑出來在境內的沙礫上奔馳似地，具有那種傳說中古刹的詭秘氣氛。

阿菊來到了禪房的門前。

「有人在嗎？」

阿菊連續叫了兩三次，可是都沒有人回應。

阿菊只好轉而跑向中庭。當她通過一道木門時，突然一眼看見走廊的紙門上，在陽光的照射下，似乎有什麼東西散洒著。阿菊感到一陣驚悸。

原來，那就是斑斑駁駁的鮮紅血迹。

——啊！血！

阿菊緊張地跑過去，拉開紙門一看。

供養她在四日市的家裡生活了五年的男人，奄奄一息地靠在床柱旁。

他的臉孔微朝上仰，已呈現出死相。血迹染遍衣服。

「大爺！」

阿菊驚叫一聲。鹿右衞門微微張開眼睛。

「啊！是你！……你也有不祥的預感嗎？——」

他雖然已經遭到暗算，可是不愧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公儀廷審，口裡所發出的聲音仍然十分清晰。

「這，這是……？」

「嗯！受到本尊的懲罰。」

「……？」

「我早就覺悟了，有一天一定會受到懲罰！……果然受到懲罰了！……你不要扶我躺下！……」

當阿菊的手伸向他的時候，他立刻拒絕了。

「我這樣比較舒服。……你實在太可憐了！在你正值盛開的時候，竟然被關在四日市那個暗淡的家裡，獨自過著寂寞的生活。……以後，你就自由了，你可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大爺——」

「什麼事？」

「有沒有一個叫作眠狂四郎的人來過這裡？」

「嗯！……嗯！他來過！」

「那，那他……？」

阿菊的心裡懷疑這一幕慘劇，也許就是眠狂四郎所造



成的。她的身體不禁引起了一陣寒顫。

「他很快就走了。他走了之後，我才遭到暗算。」

阿菊聽到這句話，心裡才安定了下來。

「但是，……那個人也許就在附近，跟我一樣地倒在血泊中，正等著死神的來臨……」

「啊！」

阿菊的心立刻又劇烈地跳了起來。

「對了！我要拜託你辦一件事！……如果那個眠狂四郎被殺死了，我要你代他辦一件事。……你肯答應嗎？」

「好，我答應！您儘管吩咐！」

「你到宮的七里役所去一趟。——你告訴那兒的人，說我鹿右衞門在石藥師寺的本尊像上打了孔。只要這樣說，他們就會明白了。好不好？」

「好！」

「那我就放心了！」

鹿右衞門也曾經對眠狂四郎拜託過這件事。

七年來，鹿右衞門一直在暗中調查西國諸藩在四日市港的走私罪證。他把所調查的詳細報告，都放在石藥師寺本尊石像的裡面。石像曾經被他鑽了一個孔，而所有的調查報告，都是經由那個秘孔放入本尊的腹裡。

鹿右衞門在見過狂四郎後，就想把調查報告交給狂四郎帶走。可是——。

「我有一些敵人在跟蹤，爲了預防萬一，我想文件還是不要由我直接帶走。你只要告訴我藏文件的地方，後天我會叫另一個人來拿。」

狂四郎如此說。於是，鹿右衞門就把本尊腹中的秘密告訴了狂四郎。

現在阿菊來了。鹿右衞門擔心狂四郎已遭到不測，因此就把當時所說過的話，同樣地告訴阿菊。

將事情交待清楚後，鹿右衞門把頭稍微抬高了一些。

阿菊在一旁除了流著淚看著他痛苦的模樣之外，再也沒有什麼能夠作的事了。

突然——。

鹿右衞門好像想祈求什麼似地，看著天井的眼睛，流露出焦躁的神色，同時似乎想張口說些什麼。

可是，他已經無法說出來了。——這就是這位公儀密探在世界上所留下的最後一個動作。

阿菊伏在鹿右衞門的身上痛哭，不知道哭了多久。

「果然如此！」

突然，一個男人的聲音，從走廊的方向傳來。阿菊立刻站起身。

眠狂四郎折了回來，正站在走廊上。

走出寺院尚不到一丁的時候，狂四郎就被十數名強敵所團團包圍住。當時，狂四郎立刻就預感到，鹿右衞門可能已經受到了什麼傷害。

狂四郎揮刀斬劈了五名對手之後，就想折回寺內看個究竟，結果被其餘的對手窮追不捨，於是他只好先跑到四日市的路上；途中，他巧妙地躲過了對手的視線，然後繞道折回寺內。

狂四郎幫阿菊料理好鹿右衞門的屍體後，就說道：

「我們走吧！」

「您要帶我走？」

「在走到山門之前，我會決定要帶你走，或是不帶你走。」

狂四郎的語氣依然和上次一樣冷漠。

## 庄野的美僧

自石藥師走，經過一望無際的原町，二十七個。就到了庄野。庄野驛站在東海道的驛站中，是屬於最小的一個。

以前是一片莊園。在天正年間，勢陽之亂時，民家受到兵火的摧殘，當地的住民遂四處離散。兵亂平息之後，返回家鄉的住民，遂在鈴鹿川畔定居下來。但是，他們選擇該地作為復興地，是一項嚴重的錯誤。因為每當鈴鹿川氾濫時，所有的家當都會被沖走，而田地也會被沙石所埋沒。

寬永年間，三代家光在此地設置了新的驛站，然後把附近的民家遷移至此。但是，此處的土地上並沒有什麼生產物，因此民家一直都沒有再增加。

至今，雖然也有本陣和副本陣各一家，以及十數家客棧。可是，仍然沒有一點熱鬧的氣氛。旅人通常都只是路過而已，很少人在此留宿。

根據幕府的調查報告上所記載，——

『該驛站，男人耕作，女人織木綿。除此之外，已無其他事可作。』

雖然如此，可是驛站裡仍然有馳名遠近的產物。

只要走進了驛站，就可在每家的屋簷下，看見無數像拳頭般大小的袋子被並排著。

袋子裡面所裝的是燒米。袋子是用藍色的絲線所編織成的，袋口都綁得緊緊的。一眼看去，好像一個個未成熟的蘋果被排在那兒。因此，路經此地的旅人，都會買幾個帶回家去哄騙兒子或孫子。

如今燒米的名產在驛站裡已經式微了。



但是——。

這幾年來，庄野驛站又有了新的名產。

在庄野的茶屋當中，有一家叫作「九獻」的茶屋。該茶屋的一位姑娘，是江戶與京都地區都難得一見的美女。九獻，即是該位姑娘的名字。

西國的大名衆，在參覲的途中，都會為九獻的美貌所迷惑，所以行列常在此地停下來，而在茶屋裡喝九獻所端出來的澀茶。

可是，九獻也不例外地紅顏薄命，在去年故世了。這使得大名衆和旅人十分失望。

如今，只有被染成「九獻茶屋」的旗幟，寂寞地在茶屋前迎風飄搖。茶屋裡，現在只有九獻的祖父一個人，利用所剩無多的風燭殘年，在燒煮著茶水。

眠狂四郎在「九獻茶屋」裡坐下來的時候，正是已經吹起冷風的黃昏時刻。

當狂四郎端起澀茶正要喝的時候，

一個柱著拐杖，每走一步上半身就會向前傾一下，又穿著十分破舊的少年，從外面跛著走進來。少年的眼睛筆直地看著狂四郎。

「浪人大爺——。」

少年喊了一聲。

「……？」

狂四郎冷漠的視線投在少年的臉上。可是少年一點也不感到畏懼，反而跛著再向前走近一步。

「恕我冒昧！我想請問您一聲，您是不是武藝很高強的人？」

看起來年紀不過十二、三歲的少年，言談與擧止都表現得十分得當。

他行路不便的跛足，可能是天生的殘疾。他的臉色異於尋常地蒼白，看起來有點怕人。

不過，像這種不幸的孩子，反而具有異常敏銳的直感力。

「你認為我是那種人嗎？」

「是的。」

「那麼，你是不是想要我用刀為你作某件事？」

「是的。我希望您能去制伏那個魔女。」

「魔女？」

「是的。此地有一個魔女。我希望您能拔刀相助，去制服那個魔女。」

少年剛說完話，茶屋的老頭就從裡面走出來，說道：

「仙美少爺！不要隨便要求陌生人為你作事。」

「老頭！——我本來以為庄野這地方的名產，只有燒

米和你的孫女，沒想到現在又多了一個魔女。」

狂四郎輕笑著說。

「那，那不是……那有什麼新的名產！魔女這名字只是這孩子自己隨便亂謅的！——」

「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

「這，……我不知道——」

茶屋的老頭口吃著說不出話來。

少年立即開口接道：

「她是能褒野的公主。」

以前，日本武尊在東征的歸途中，在能褒野的附近去世。能褒野，在距離庄野驛站東十丁的一個高宮附近。

「公主？既然稱呼為公主，那麼她是一個大名的女兒嘍？」

「是的。她就是龜山城主石川主殿頭閣下的姐姐。」

少年如此回答。

「是不是出嫁之後，因為不和又回娘家的公主？」

「是的，她回家之後，就一直住在能褒野的宅邸。」

「你為什麼稱呼她為魔女呢？」

「因為我的父親就是為了她才被殺死的！」

少年有點氣憤地說。

站在一旁的茶屋老頭聽到這裡，連忙緊張地說道：

「大爺！是這孩子誤會了。他的父親並不是被殺死的。……仙美少爺！你不要再胡說了，趕快回去作你的畫吧！」

少年搖了搖頭說道：

「其實，我也並不是完全認為父親是無辜的！可是，他確是因為被魔女所迷惑，才遭到人殺害，這是不容置疑的事。……浪人大爺！您若是不信，可以去問問淨念寺的住持。」

「……」

狂四郎注視著少年的一雙澄明美目。

那是一對孤獨的眼睛，別人也許看不出來，可是狂四郎一看就已經能夠如此斷定了。

狂四郎站起身來，說道：

「那麼，你現在帶我到淨念寺去。」

「好！謝謝您！」

少年興奮地頷首致謝。

茶屋的老頭搖頭目送著狂四郎大步走出的背影，歎聲道：

「自找麻煩喲！」

狂四郎微微一笑，對少年說道：

「看那老頭害怕成那個樣子，那麼公主真的是個魔女



嘍！」

「是的。她是個魔女，是男人見了會發狂的魔女！」

向東——草原的小徑逶迤，眠狂四郎在黃昏的草原裡，由跛足的少年引導著向前行。途中，狂四郎回想起多年前，他也曾有過同樣的經驗，一時竟有點惘然了。

「那個茶屋的老頭要你回家作畫，照這麼說，你是將來想作畫師嗎？」

狂四郎問少年。

「是的。因為家父在生前就是一位畫師。」

「是嗎？難怪你被調教得這般懂事！……你都畫些什麼呢？」

「我一直在畫鮎魚。家父一輩子都是在畫鮎魚，所以我也想一輩子都畫鮎魚。」

狂四郎看見少年的臉上，突然冷起了生意的紅光。

每走一步上半身就會向前傾的跛足少年，似乎完全不感到行路的不便，而從容地繼續接道：

「家父過去為了畫鮎魚，曾經飼養鵜來捕捉鮎魚。……

……在我還沒有出生之前，家裡就已經飼養了很溫順聽話的鵜。家父生前曾經帶我一同前往知多半島的岩石間捕捉鵜。想捕獲鵜並不困難。只要在岩石上放置黏稠狀的糯米團，當鵜棲止在上面的時候，雙足就會被黏住而無法動彈，那時就可以輕易地抓到牠們，然後把牠們帶回家，用活魚來飼養。不過鵜並不十分容易飼養。自從我懂事以來，就一直和鵜生活在一起。鵜是一種十分伶巧的鳥。……浪人大爺！您曾經飼養過鵜嗎？」

「不，我沒有養過。」

「要利用鵜抓鮎魚的時候，必須在鵜的頸部結一條繩子。鵜繩是由槐木的乾皮削成薄片之後所作成的。不能結得太緊，否則鵜會無法工作。同時也不能結得太鬆，要不然鵜會把鮎魚吞下肚裡。家父生前對結鵜繩的方法頗有心得。所以家父所飼養的鵜，每次在潛水後必定能夠捕捉回大的鮎魚。……在月光皎明的夜晚，鵜是不肯去抓鮎魚的。只有在無月的黑夜，或是只有陰暗的上弦月夜晚，牠才肯下海去抓鮎魚。如果是下弦月的夜晚，就必須等到月亮下沈之後，才讓鵜下海。在鵜將要下海的時候，船上要燒柴火，火光會將黑暗的海面照亮，站在船緣的鵜影立刻就會映至水裡，水裡的鮎魚看到鵜影，會受驚而紛紛游上來，這時鵜就能夠順利地把牠捉住。鵜在水裡抓滿十餘尾鮎魚時，就會自動地回到船上。……家父生前所作的畫，就是鵜捕獲鮎魚的畫面。」

一直默默聽著少年說話的狂四郎，心裡不禁暗自思忖著。

——父親被公主所迷而遭到殺害，那麼，也許他是去畫公主的時候遭到迷惑？可是，一個只畫鮎魚的畫師，為什麼要改畫女人呢？

狂四郎的心裡疑雲重重。

當天色已經完全暗下來的時候，狂四郎在仙美少年的帶路下，到達了淨念寺的境內。

是一座古刹。

在納所的引導下，來到方丈書院的狂四郎，在等候著的時候，想到自己即將和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僧對坐，心裡感到有點不自在，似乎很想轉身離開，不再管這檔事。

仙美少年坐在一旁，從進來後就一直沒有動過，似乎這兒並沒有帶給他任何的困擾。

突然，走廊上傳來了腳步聲。

「讓您久等了！」

出乎意料之外地，是一個很年輕的聲音。接著，紙門被拉開了。

一瞥。

——這是！

狂四郎一楞，呼吸停頓了一下。

來人是一個年紀約莫三十的俊美男僧。眉目清秀，鼻口端正，穿著在身上的法衣十分合身，氣質高雅不凡。

「我是本寺的住持知蓮，請多賜教——」

他自我介紹後，就微笑著對仙美少年說道：

「仙美，你終於找到了能夠為你父親報仇的人啦！」

「是的。」

少年頷首回答。

「不，我還沒有決定要不要幫助——我要先聽聽師父您的說詞，然後再作決定。」

狂四郎立刻如此說。

「那是當然的。能褒野宅邸的公主，是龜山城主石川主殿頭閣下的姐姐，這一點想必您已聽說過了。她今年三十歲，正值女人最盛開的時期。她是一個非常美的女人，妖冶兩個字用來形容她，是最適當不過了。自外表看去，是一個步步生蓮，不堪風吹的柔弱女子，可是她的心卻是又冷又硬，在男人來不及防備的時候，會突然揮起傷人的利斧，這是貧僧親自目覩的事。」

「師父您親自目覩過？」

狂四郎問。

「是的——」

接著，知蓮就把他本身所經歷的事，說了出來。

某日——。

知蓮應邀至能褒野的宅邸。



是亡母十三週忌。進入宅內之後，並沒有看見任何忌日的迹象。四周靜悄悄的。

知蓮在書院裡等了片刻之後，就被一個侍女引進了大廳。當時，他環顧了一下四周，發現有一種異樣的光景。

整個廳內的榻榻米上，舖著華麗的緋毛氈，在大廳的四個角落裡，有四尊恐怖形相的守護神。

當時，他並沒有想到那些守護神竟是活人。

當他在廳內就座後，突然有一尊守護神的手動了。知蓮立刻嚇了一跳，定睛一看，才發現那些守護神，都是身材魁梧的年輕人。

知蓮感到一陣困惑，他不知道自己被邀請來的目的是什麼。當他正想著的時候，公主就出現了。

知蓮見到公主，當時是第一次。

看到公主的妖艷迷人，知蓮的心稍微動了一下。公主看到了早已聽說過的美僧知蓮，眼睛立即就像會噴出火似地，牢牢地盯在知蓮的俊臉上。

知蓮突然回轉過身，道：

「這就是亡母忌日所要作的事嗎？」

公主聞言，微笑地答道：

「只有高僧能夠進入涅槃，這是不公平的事。身為女人的我，也想用我自己的方法進入涅槃，所以我要你來引導。」

如此說罷，就從上座走到緋毛氈上，旋即就動手脫掉外面的罩衫。

正當知蓮在緊張得直嚥口水的時候，公主又伸手解開了緞子的腰帶。粉紅色的衣服立即就從肩膀的地方被脫下了。

緊接著，白羽二重的內裙也被掀開了……然後，就走到知蓮的面前。

「好嗎？知蓮！這就是我要進入涅槃的方法。」

公主如此說罷，就把剛才已掀開的內裙脫去。

隨即——。

紅絲緞的長內衣也被脫了下來。接著，赤裸而豐滿的身體，就在緋毛氈上仰躺了下來。

「知蓮，你趕快來引導我吧！」

公主發出嬌柔的聲音引誘知蓮。

知蓮緊閉著雙目，心裡一直在唸著經文。

瞬間——。

公主豐腰一扭，自緋毛氈上爬了起來，然後就依偎在知蓮的身上，她的臉頰貼近知蓮的臉，像火燒般的氣息吐在知蓮的耳畔。

公主似乎有一種自信，任何男人都無法抗拒她那如火

般的熱烈氣息，所以拼命地對著知蓮的臉吹送。

知蓮拼命躲閃，然後就利用機會像脫兔般地逃走了。

●

「……如果，那時沒有那幾個活的守護神在場——現在想起來，貧僧都還會感到一陣心驚肉跳。守身與破戒之間，僅一紙之隔，貧僧雖然是一個出家人，可是畢竟也是一個男人！」知蓮苦笑著說。

「在貧僧逃走之後，會有什麼樣的光景出現，我想您也許能夠想像得到。公主會讓那四名年輕的守護神對她作出……」

接著，知蓮又如此說。

狂四郎雙手抱在胸前，沈默地聽著。

「在貧僧之後，受到邀請的人，就是這個孩子的父親，他父親本來是京都首屈一指的狩野派。後來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竟然離開了家鄉，而來到本地定居。他是畫鮎魚的名師……由於無法克服人的弱點和男人的本能，所以很快地就被魔女迷住了。自他走進了能褒野的宅邸後，十天、二十天過去了，一直都沒有回過家裡，後來派人去看看究竟，發現他好像被妖附身似地，瘋狂地在畫著公主的身體；他告訴被派去的那個人說，只要他的畫完成了，他立刻就會回家。可是，一個月過後，他卻變成一具屍體被抬回了家裡，據抬回屍體的人說，仙蓋在畫好公主的圖像後，突然好像發瘋似地，向公主侵襲，所以才會被殺死。」

知蓮說完話後，就等著狂四郎開口。

狂四郎仍然保持著沈默。稍後，才開口說道：

「這孩子的父親似乎是自掘墳墓。報仇的名目，實在不能夠成立。如果他能夠像師父您一樣，也就不會遭到殺身之禍了。」

「您不願拔刀相助？」

「這……」

狂四郎微笑一下。

「眠狂四郎大爺！數年前貧僧一直在江戶。」

知蓮如此說。

「也許您現在還是和以前一樣，在遇到很多敵人圍攻的時候，會把他們全部殺死。……說起來，這也許是個因緣。那時，死在在您刀下的那十五名敵人的屍體，都送到貧僧所主持的那座寺院裡，由貧僧將他們埋葬。」

「……」

「當貧僧看到仙美所帶來的人竟是您的時候，我的內心裡眞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慨。……貧僧希望您能夠幫助這孩子一臂之力！您也許還不知道，被邀請到能褒野宅邸之後變成屍體回來的人，並不止仙蓋一個，而是已經有了七個。」

知蓮說罷，就低下頭來，懇求道：

「貧僧求求您答應他吧！」

但是，狂四郎仍然沒有開口答腔。

稍爾，當狂四郎的心裡已經有了打算的時候，他才開口對仙美少年問道：

「你是不是一直在畫鮎魚？」

「是的。只是畫得還不夠好——」

少年答話的態度裡，有一種具有天賦者的自信。

「眠大爺！——這孩子將來的成就，一定會勝過他的父親！」

知蓮插口說。

狂四郎深有同感地點了點頭。然後轉向知蓮說道：

「報仇的事，我希望師父您也出點力。」

「怎麼出力？您請明說吧！——」

「我要您破戒！」

狂四郎冷冷地說。

## 龜山的鮎魚

數日之後的黃昏時刻，庄野，淨念寺的美僧自動去拜訪能褒野的公主宅邸。

知蓮在公主曾經強迫他引導入涅槃之境的大廳裡，已經靜候了差不多一刻半的時間。

一直閉著眼睛坐在廳內不動的知蓮，雖然等候了許久，但是他的心裡並沒有感到可能會被拒絕的那種不安。

剛才和他一起走到宅邸大門前的狂四郎，曾對他說道：

「公主可能會故意讓您等一刻以上的時間，因爲您曾經拒絕引導她入涅槃之境。爲了自尊心的緣故，她可能不會輕易表示原諒。雖然現在您自動找上門來，公主的內心十分高興，可是她是一個傲氣十足的女人，她一定會虛飾一番，讓您一個人在大廳裡空等。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她更可能會要求您作十分苛刻殘忍的服侍。到時候，您一定要忍耐，絕不要反抗她的意思。」

因此，知蓮雖然不知道自己將會被公主如何耍弄，可是他的心裡已經有了應付屈辱的準備。

公主的驕縱作爲，從大廳內的佈置就可以想見一班。

前番知蓮應邀前來的時候，三十個榻榻米大的廳內，全舖著華麗的緋毛氈。可是今日緋毛氈已被柔嫩的白色毛皮所取代了。

「請進——」

隨著侍女的聲音，紙門就被左右拉開了。

穿著一襲黑絲綢的長服，披垂著長可及腰的烏黑秀髮，款步前行的公主，全身發出一種逼人的冷艷感。

剛才的一刻半鐘，可能就是她爲了打扮成此種妖冶模樣所花費掉的。

當時，她對著鏡子在打扮的時候，一定認爲將自己的身體裹在黑羽二重的衣裳下，會造成更神秘冷艷的美感，所以才刻意地作如此模樣的打扮。她自信在外面等候著的年輕美僧，看到了一定會被她所迷住。

佛典中有一句話。

『非旗動，亦非風吹旗動，而是見者心動。』

的確，知蓮的心被黑色的身影所動搖了。

公主在上座坐定後，就冷冷地問道：

「你來看我有什麼目的？」

知蓮低下頭答道：

「菩提乃水中之澄月，取之不入手。煩惱乃家犬，打之不離開。曾經有過這麼一句話。貧僧尚年輕修行不足，已爲紅粉青蛾所迷。」

公主聽罷，立刻「哈哈哈……」高聲笑起。

「雖然你的心意改變了，可是我要進入涅槃之境的意志已經消失了。」

然後，如此對知蓮說。

「人生而靜，天之慾。物感而動，性之慾。此乃前人所曾說過的一句話。庄抑性之慾，乃聖人之修業。貧僧縱因捨此聖人之修業，而墮毀至地獄之苦境，亦絕無反悔之道。貧僧自出生以來，今日首度爲美顏所迷，此刻願作一介愚者，爲公主服務。」

「使巧言之人，墮入地獄亦無傷嗎？」

「是的。」

「哈哈哈……」

公主再度縱聲大笑。

「鳥，高山思低，因之在山顛之高樹梢築巢。魚，深淵思淺，因之在淵之底掘穴藏之。雖是如此，可是只要投以食餌，鳥和魚都是極易捕獲。」

「公主——請！」

知蓮在白色的毛皮上伏跪下來。

「一個泥人也想嬉水嗎？」

「縱是溺斃，亦不反悔。」

公主聽知蓮如此說，立刻伸出一隻手拉了一下，垂掛在柱旁的一條紅繩。

立即，遠處響起鈴聲。



接著，紙門被拉開了，四個婢女抬進來一個盥洗盆和一張矮凳。

「來，泥人！我們來玩水吧！」

公主朝知蓮喊了一聲後，就逕自走下上座，坐到矮凳上。婢女立刻伸手將她的衣服向左右拉開。

公主露出白皙的嫩腿，然後兩足擱在盥洗盆的邊緣。

「來呀！——」

公主朝知蓮催促了一聲。

知蓮聞聲，立刻膝行至盆旁，然後恭恭敬地伸出兩手，公主立即把脚放在知蓮的掌上。

「眞是榮幸……」

知蓮像捧著珍寶似地，小心翼翼地將公主的脚放入盆內的溫水中洗濯。

接著，公主就吩咐婢女退下。然後，以冷冷的眼睛注視著，正在爲她洗脚的年輕美僧。片刻之後，她緩緩地張開兩膝。然後，從兩邊的肩膀退下衣服。接著，又脫下內裙與長內衣。

赤裸的肌膚在燭光的照射下，散射出一種異樣的妖冶光感。

知蓮的視線，被她豐滿光潤的雙腿所吸引住了——瞬間。

公主的脚在水裡拍打著，水花濺濕了知蓮的臉。

「哈哈哈……」公主的口裡又發出一陣驕縱的笑聲。

但是，她的笑聲却突然中斷了。

知蓮伸手扶住差點落入盆中的公主。

原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眠狂四郎已經站在公主的背後了。

●

離開庄野驛站二里　。走過寬敞平坦的街道後，沿著丘陵彎曲前行，不久就進入了一座茂密的松林，然後就到達的龜山。

這裡就是石川主殿頭，六萬石的城下。

龜山城是建築在一個小小的台地上。

城下的街道，像裙擺向兩邊拖曳的形狀。

龜山是一個古老的城町。

在安芸守關宗之尚未把關城移至此地之前，町區就一直是非常熱鬧。

室町時代，在此地建有慈恩寺、新福寺、阿彌陀寺，長福寺等，皆屬於神院七堂。東西亦各建有一市。

天正十五年，當豐臣秀吉把岡本下野守封於龜山的時候，曾經命令道：

「此乃要衝之地，城下必須開闢迷路。」

因此，町中的道路頗狹窄而曲折。此處道路，直至德川時代，一直被公認爲東海道中最不便於往返的路。

一列奇怪的隊伍，在清早的時候，靜悄悄地通過龜山的街道。是一個抬轎的行列。

在那頂轎子的左右，走著一個年輕的美僧，與一個跛足的少年，以及一個異相的浪人。

進入西町之後，再向右轉，就進入了迷路的狹窄曲道。最後，行列所抵達的地方——神院七堂的長福寺，是一座莊嚴的古刹。

在寬廣寺院境內的一隅，一個納所正在焚燒著聚集成堆的落葉。當他看到行列在寺院裡停下來的時，立刻恭謹地招呼道：

「是——知蓮師父！」

知蓮是長福寺住持佛蓮的首徒。

知蓮行近納所的面前，問道：

「今年城主有沒有改變行事？」

「沒有。今天是城主母親的忌日，巳時過後，他會來此祭拜。」

「他會帶很多隨從來嗎？」

「是的。可能會有六七名近衞隨同前來。」

只要城主石川主殿頭在城，每逢祖先祭日都會到長福寺來祭拜。

長福寺住持佛蓮所親自燒的素菜十分爽口，因此祭拜之後都會在寺裡用膳。

主殿頭雖然才二十四歲，可是對於風流之道頗有會心，是一個十分明智的大名。

知蓮進入後院的禪房後，就叫抬轎的人把轎子也抬進去。納所感到非常訝異。

狂四郎無意進入禪房，而在燒落葉的納所身旁站著。

這座古刹的構築樣式，與狂四郎幼時經常出入的廣尾町慈雲寺十分相似。

他還記得慈雲寺裡，負責清掃庭院的小師父彌助，在焚燒落葉的時候，經常也烤一些地瓜給他吃。

這時，仙美少年走了過來。

「眠大爺——」

少年以認眞的眼光看著狂四郎，問道：

「眞的要在寺院內引起騷動嗎？」

「會不會引起騷動，這還是不一定的事。」

「城主一定會很生氣！」

「這你不必擔心。」

「可是……」

「怎麼！？你害怕了嗎？小畫師！」



「不！我並不害怕。我只是擔心會替寺裡的住持帶來麻煩……」

「他早就惹上麻煩了，你再擔心也沒有用。我問你一件事，你想不想去江戶學畫？」

「想！」

「那麼今天就是你的一個大好機會，我會想辦法讓你達成願望。」

「……？」

仙美少年沈默地注視著狂四郎的側臉，說道：

「可是……如果發生了騷動，我們可能就無法活著離開龜山了！」

「你放心！我一定會讓你安全離開這裡。」

狂四郎注視著焚火的白煙冷靜地回答。

在他消瘦頎長的身軀裡，所內斂的那種冷靜的神氣，讓感覺敏銳的仙美少年深深地受到感動。

石川主殿頭經過紅梅月毛來到了長福寺。

在本堂祭拜過後，就從容地行向墓地，然後親汲閼伽井內的清水，洗淨亡母的墓碑。爲了能夠儘快趕回寺裡用膳，主殿頭快步地行過草地。侍衞們都在寺院的境內等候著。這時只有主殿頭一個人在走著。

突然——。

主殿頭一眼瞧見，在心字池上所架設的石造太鼓橋上，有數隻鵜正以滑稽的姿勢，在不斷地拍打著潮濕的翅膀。主殿頭皺了一下眉。

一個少年站在橋頭握著鵜繩。

主殿頭立刻行近池畔。

「你在禁止殺生的聖地，訓練鵜鳥抓鮎魚嗎？」

受到責備的少年，默默地低下頭。

主殿頭微笑著問道：

「在池裡是捕不到鮎魚的。難道你想讓牠吞鯉魚？」

立卽，背後一聲音答道：

「他想要鵜捕捉迷路的鮎魚。」

主殿頭聞聲，立卽回頭一看。一個美貌的年輕男僧微笑著站在他的背後。

「迷路的鮎魚？池裡難道有從鈴鹿川所流來的鮎魚？」

知蓮從容地答道：

「待會在膳堂看到活鮎的時候，請您多多褒獎。」

——這是什麼意思？

主殿頭是一個十分敏感的青年。

立刻，他的心裡就引起了一陣懷疑。

「你是誰的兒子？」

隨卽，就向拿鵜繩的少年詢問。

「家父名叫狩野仙蓋，是京都的一名畫師。由於某種原因而背離家鄉，前來此地定居。家父以數十年的寶貴歲月，專注於描繪捕鮎的畫面。」

「嗯！我曾經聽說過。……我也曾經看過他的鮎畫。」

「父親雖是一個名人，但也是一個煩惱之徒。去年春天，他應邀到能褒野的宅邸裡，為一位美麗的女人作畫。……就是這般地，他破除了終生只畫鮎魚的誓言。」

「嗯！我明白了。……那麼，叫作仙蓋的這位畫師，是不是已經不存在這世界上了？」

主殿頭的表情，帶有一絲苦澀之色。

「是的。在那棟宅邸裡作畫一個月後，有一天被人送回了他的遺體。根據送回遺體的人所言，仙蓋是在作畫的時候，發狂想侵犯那個女人，才被殺死的。」

主殿頭聽罷，眉宇間微微起了一陣痙攣。

知蓮木無表情地繼續說道：

「幸虧仙蓋的天賦，為他的兒子所完全稟承了。將來，這孩子將來的成就，一定能夠勝過他的父親。如果您能夠記住他，那將是他無上的榮幸。」

「好，我會記住他的。」

主殿頭點了點頭後，就邁步離開了。

當主殿頭在膳堂的座位坐定時，臉色一片凝重。往常，他都會讓近衛們在一旁陪伴。今日，主殿頭只是一個人默默地坐著。

未幾，知蓮端著素齋出來了。

「我要看看迷路的鮎魚。」

主殿頭凝視著知蓮。

「是，馬上就來——」

知蓮立刻退下了。

稍爾，四個納所抬進來一個白木台，主殿頭神情緊張地看著。

白木台的上面覆著一塊白布。

當白木台被抬到主殿頭的面前時，跟著白木台後面進來的知蓮，說道：

「請您多多褒獎——」

說罷，就伸手扯掉白布。

台上，寸縷未著，白皙而豐滿的一個裸女仰臥著。口裡塞著布團，四肢被緊綁在台上。

主殿頭的視線投在裸女的胸腹部。該處——。

從胸部隆起的部位到下腹部之間的肌膚上，有十數尾鮎魚在游泳。

是一幅十分美麗的圖畫。但是，並不是一種尋常的構圖。



那些鮎魚，並不是在急湍中逆水而游的初生鮎，而是已產過卵，正隨波而下的迷路鮎。其中，也有數尾鮎魚已經翻腹死亡了。有數尾活的鮎，將乳房當作岩石，正用鼻尖在輕觸著。另有數尾，則在下腹部的地方浮著。

「………」

主殿頭眼睛一眨也不眨瞪著圖看。

「…嗯…嗯，嗯，嗯………」

裸女從被塞著布團的口裡，發出一連串的呻吟聲。套在她頸部的繩子，似乎帶給她極大的痛苦。她皺著眉拼命地想掙開這種屈辱，眼睛望著身為龜山城主的弟弟。

可是，主殿頭卻好似無視於姊姊的痛苦，依舊把視線盯在迷路鮎的游姿。稍爾，才移開視線轉投向知蓮。

「這些迷路鮎都是那孩子所捕獲的嗎？」

「是的。」

「他幾歲了？」

「十二歲。」

「天才！」

「正是。」

「那麼，這個主意是你出的嗎？」

「不——」

知蓮在這位年輕的大名面前，絲毫不感到心慌。他微微笑著答道：

「是一個浪人所想出的。」

「是誰？」

「是使用眠狂四郎這個假名的一個絕代劍術高手。」

接著，知蓮就把眠狂四郎的厲害劍法告訴主殿頭。主殿頭默默聽完知蓮的話，問道：

「那個人現在何處？」

知蓮立即向外呼喊狂四郎。

但是，這時狂四郎早已消失了踪影。

●

狂四郎雙手揷在懷裡，在曲折的城下街道上，從容地向西行。

「眠大爺！——」

突然，背後有人大喊著追來。

狂四郎回頭一看，仙美跛著足正在拼命地向前跑。

狂四郎見狀，心裡不禁感到一絲不忍。他停下腳來等著仙美趕到，然後說道：

「這位城主，是我所認識的大名當中，值得敬佩的少數人之一。」

當狂四郎在池畔附近，聽見主殿頭和知蓮的一席對話後，心裡就已如此想。

「他是值得你服侍的大名。知蓮一定會要求他，把你帶到江戶去習畫。到時候，他一定會在宅邸裡，爲你準備一個房間。」

少年的眼裡已充滿著淚水。

「謝謝您！您的大恩大德，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少年低下頭來致謝。

當少年再度抬起頭的時候，狂四郎早已背向著他走了數步之遠。

「謝謝您！」

少年又再度低頭道謝。

## 關宿的茶館

關宿——就是從前爲對越過鈴鹿峰的旅客征稅，所設置的關守。雖然目前僅在山頭留下關守邸宅的古跡，但是其繁榮的情況，不但勝過從前，而且比臨近的龜山城下還要熱鬧。

從山上下約十二丁的距離內，以川北本陣和伊藤本陣爲中心，共林立着六百多家的客棧。

無論已越過可以媲美箱根的鈴鹿險路而來的人，或者是即將從此地越過的人，都必須在關宿投宿一夜。

一方面，此地是近江路和伊勢路的分歧點，向右轉時，就可抵達伊賀、大和及加太。

另一方面，以能使旅客駐足而得名的九關山寶藏寺地藏院，也在此地。

在寺記中記載著——

聖武帝年間，國內流行天花，幾萬人民爲之喪生，或者變成麻臉。僧正行基爲拯救這場病難，親自雕刻一尊身長三尺六寸的地藏王，加以膜拜來消災除難。延長五年，才由別當阿闍梨宥應，把這尊地藏王像移至關宿來。中古時代，曾被強盜搶走，等到好不容易找回來時，却又不幸



地遭遇火災，隨着正堂而化爲烏有。直到文明四年，正堂重建，地藏王像重修，才由一休和尚加以開眼。

根據一休傳——。

這尊雕像，在長年的歲月中，都被遺棄在路旁，遭受灰塵之污染。後來村人看到這種情形認爲太不應該，於是把它洗刷乾淨，並修補毀損的部位，而一直等待着如果有僧侶打從此地經過，再請他開眼供奉。

在這種情況下，適巧一休和尚經過此地。

被要求開眼的一休，也爽朗的答應下來，當他面對着地藏王時，是以歌唱來代替誦經：

釋迦已去彌勒未來，

亂世中的捕頭地藏王。

然後，卻掀起法衣向地藏王撒了一泡尿。

村人非常氣憤，趕走一休和尚後，又再度淸洗這尊雕像，重新聘請當地寺院的僧侶，爲之開眼供奉。

但是，當天晚上地藏王託夢給其中的一位村民，指責他說：

「我因名僧的供奉而得到開眼，你爲何要再去聘請當地的野和尚來供奉呢？」

接着，就使他發高燒。

其他的村人就連忙去尋找已經離去的一休和尚，好不容易在桑名城市發現他，於是乞求的說：

「請您再回來主持供奉的儀式——」

一休大聲地笑着，同時取下其兜襠布說：

「把貧僧所唱的那首歌先唱三遍，然後再把這塊兜襠布當做地藏王的圍巾即可。」

村人在半信半疑之下，把兜襠布拿回來，當他們按照所吩咐的方法去實行時，發高燒的人立刻就痊癒了。

從此以後，關宿的地藏王都用兜襠布當做圍巾。

這種卑劣的習俗，不知曾幾何時，却變成另一種意義來。

後來，六百多家的客棧，都各置有數位陪宿女郎，把前來朝拜地藏王的旅客引入房間，而讓他們試一試本身的精力。

當時陪宿的費用僅八文至十二文。凡在關宿投宿的客人，倘若沒有叫人陪宿的話，就會被人取笑爲吝嗇的人。

關宿的陪宿女郎，爲何又被稱爲出租女郎呢？因爲她們都是以三年爲期限，以一兩銀子的代價被賣到此地的農家婦女。在賣身契上一定寫着：「爲交納年貢，而不得不賣身」。因爲用其他名譽，幕府是不允許賣身的。

如果爲了納稅連女人都可以販賣的話，那麼德川幕府的政策，必定是一個十足的中央集權主義。

所以被稱爲「關宿千家陪宿」，也並不爲過。

只是　　。

關宿祇有一個地方，不論旅客如何要求，女郎絕不肯答應陪宿。

那就是並列在地藏院門前，那十家茶館的女侍。

這些女侍也是爲繳納年貢，而被販賣到此地來的陪宿女郎，但都是經由年寄挑選出來訓練，而懂得一切應對禮節的少女。也就是等於關宿的招牌女郎。

有趣的事，這些女侍每一家只限兩名，而且名字都叫「小滿」。

關宿的小滿龜山的好，

每個月要穿二十五雙竹屐。

這首俚謠，唱遍了日本各地。

關宿小滿的報仇譚，也相當有名。

據說長州藩某寡婦，雖然身懷六甲仍要追殺丈夫的仇敵，終於追到關宿來。而在山田屋這家客棧生下一個女兒不幸產後不久卽告身亡。客棧的主人，就把這位女孩收爲養女，同時命名小滿，而加以扶養成人，使其繼承母親的遺志。小滿習得文武兩藝，在十八歲時，終於爲亡父復仇成功。

因此以小滿爲榮的關宿，爲永遠紀念她的事蹟，所以對林立在地藏院門前各茶館的美麗女郎，都冠上「小滿」這個名字。因此這些姑娘們，不但對當地的年輕人，甚至連前來投宿的旅客，也絕對不讓他們碰一下。

雖然阿菊在兩天前才受雇於尙欠一人的七茶屋，但是她的美麗大方很快地就受到注目。

●

在藍底木棉細條紋的衣服上，配戴着緋縮緬的帶子和前垂，這就是門前茶館女郎們的裝扮。自然阿菊出現之後，她的美貌和白皙的皮膚，不知風靡了多少人，然而這種裝扮更襯托出她的美麗。

阿菊成爲七茶屋的女侍，也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鹿右衞門最後一次停宿在四日市的家中，就是今年的夏末。當時，鹿右衞門曾無意中說出：

「我的年紀已經大了，同時也知道何時卽將發生不幸，到那個時候，就要由妳來支撐這個家，由於一個人在家中生活，很難找到幸福的歸宿，所以妳最好能出去見識比較妥當。如果妳願意的話，不妨把妳的美麗向社會公開，在關宿地藏院門前的茶館之一——七茶屋，這是我所熟識的。倘若妳去的話，只要說出我的名字，他們一定樂意雇用妳爲女侍。」

雖然關宿是一個有千人陪宿的淫靡城市，但僅有這十



家門前茶館叫做「小滿」的女侍，不但受到當地人的愛護，同時也倍受旅客們的尊重。到目前爲止，已有很多姑娘，找到了坐花轎的幸運。」

身爲公儀密探的鹿右衞門，當時已查覺到危險卽將迫近自己的身邊。

在石藥師看到鹿右衞門被殺害的一幕之後，隨著狂四郎步出寺院時，狂四郎曾冷冷的留下一句話：

「我不能帶妳走。」

由這句話，突然使阿菊想起這就是鹿右衞門的遺言。

後來，阿菊就坐著轎子到關宿來。

七茶屋的主人，已是一位將近古稀的老頭子。

當主人從阿菊口中獲悉這是鹿右衞門的囑咐時，老人就深深地長嘆一口氣，而喃喃地說：

「這個人終於與世長辭了。」

老人以前曾在江戶八丁堀當過捕頭。現在當了這家茶館的主人，並非爲了成爲監視旅客行踪的密探之手下。而是此地本來就是自己的故鄉。

只是，對像鹿右衞門這種公儀密探來說，讓他担任監視街上來往行人的任務，是最值得信賴的人選。其實，這個老人，在鹿右衞門的探索行動上，曾做了很大的貢獻。

由於彼此之間具有這種關係，所以鹿右衞門才放心地把阿菊委託給他。

但是——

阿菊成爲女侍的目的，却是在等候着狂四郎的經過。

自狂四郎在石藥師跟阿菊分手之後，就先回到京師來。因爲他要向京師的七里役人報告，有關西國諸藩在桑名港走私的調查書，就是隱藏在石藥師本尊的體內。

當這件事情通報完畢後，狂四郎理應再度返回西方。

狂四郎何時會經過庄野、龜山而抵達關宿呢？阿菊就是爲等待着他的出現，而在七茶屋工作。

——今天一定會來。

以這種期待的心情，阿菊已在此渡過了五天。

當她走出店外時，就把視線一直投向街道的東方去。

早上比任何一家店都要早開門，而晚上也比任何一家晚關門。

門前的茶館，通常不到上午八時，就見不到女侍們的影子，但是阿菊在六時就已走出店外。阿菊曾對另一個「小滿」說明：我是爲了等人的緣故，所以才如此早起，希望妳不要介意。

雖然早開店、晚關門，很顯然的會增加女士們的負担，可是阿菊却獨自承担下來，一點也不吝惜她的勞力。

但是　　。

當時，趕路的旅客都在黎明之前，就從客棧或家裡出發。而關宿也不例外，在天尚未亮之前，就已從街道上傳來清晰的腳步聲。陪宿的娼妓則從二樓的窗戶，默默地目送他們上路。

當東方出現魚肚白，而阿菊已把店門打開時，路上的行人反而變成寥寥無幾。

直到七時過後，街道才逐漸熱鬧起來。

●

當阿菊把店門口的馬路沖洗乾淨時，有一個虛無僧慢慢走過來。

「我可以進來嗎？」

「歡迎！請進。」

虛無僧要了一壺甜酒。

當阿菊用紅盤子把酒端出來時，從屋簷下飛來一隻麻雀，而停在折凳的旁邊。

啾啾啾……

聽到鳥叫聲的阿菊，微笑的說：

「啊！我忘了！」

接着蹲在小鳥的旁邊說：

「對不起！我馬上給你。」

阿菊進入內室，拿着一個昨天賣剩的蕎麥饅頭出來。

麻雀啄着饅頭，然後銜着一塊碎片飛走了。

七茶屋從數年前開始，就飼養一隻叫做六助的麻雀。一年當中，有好幾次要在屋簷下築巢，生卵及孵出雛鳥。

當雛鳥的巢築成之後，六助就再度飛下來，對主人、女侍及客人表示親熱。

七茶屋的麻雀，在關宿也是相當出名的。

阿菊微笑的望着，在折凳上的饅頭和屋簷椽子上的鳥巢之間，飛來飛去的六助。

巢中的雛鳥，雖然已經成長，且可以起飛，但是仍張開黃色的小嘴，等着母親來餵餌。

「六助：歇歇吧！妳會累死的。」

當阿菊說完這句話的瞬間，起飛的六助，突然吧嗒吧嗒地振着翅膀，而掉落在地面上。

阿菊驚叫一聲，趕忙跑過去，把六助捧在手中。

一支閃爍着銀色光芒的長針，穿過牠的胸膛。

阿菊突然回頭瞪着虛無僧說：

「這是您幹的好事嗎？」

「………」

虛無僧默默然地一動也不動。

這種無言，就是表示肯定。



「您太殘忍了………牠有什麼地方得罪您呢？竟讓您狠心下此毒手？」

阿菊責備地說。

但是——。

對她的這種責難，虛無僧以下面這句話來作正確的回答。

「等待着自己所喜歡的男人來到，滋味不錯吧！」

阿菊像被言中心事似的。

虛無僧的聲音，就像冰霜般地冷酷。

「眠狂四郎大概今天下午，就會經過此地。」

「………」

阿菊的全身振奮起來。

「但是，不幸的很！妳跟狂四郎已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

「看起來妳好像由衷地熱戀着狂四郎。　根據我的調查，妳會花費三年的歲月，才縫製成一件山繭捻線綢的衣服。目前狂四郎所穿的夾襖即是。也許妳打算留給心目中唯一的男人穿吧！後來，妳就把它拿給狂四郎穿了。時至今日，在妳的心目中，已把狂四郎認爲是妳託負終身的唯一男人，是不是？」

虛無僧完全答對了。

「您，您是何許人呢？」

「說出來也沒用處。……我就是即使使用卑鄙的手段，也要把狂四郎置於死地的人。」

如是說着，虛無僧從容地從板凳上站起來。

阿菊想呈反射性地轉身，可是已經太遲，胸窩猛然遭受一擊，當場昏厥過去。

這時店門口無聲無息地停下一頂轎子，這是爲阿菊所準備的。

●

眠狂四郎果然不出虛無僧所預言的，過了正午就在地藏院的門前出現。

正要經過七茶屋的門前時。

「請稍等候！」

被叫住的狂四郎，發現一位恰似茶館主人的老頭子，形色匆匆地從屋內跑出來。

「您是眠狂四郎嗎？」

「您是誰？」

狂四郎發現他並非一位普通的茶館主人。

「我叫六兵衞，跟石藥師的龐右衞門是很要好的朋友。以前曾担任八丁堀的御用人。」

「嗯！有何指教……？」

「您是否認識阿菊姑娘？」

「認識！」

「她在今晨被刼持了。」

「……？」

狂四郎皺着眉頭。

「也許要把阿菊當做您的誘餌吧！」

六兵衞如是說着，就將狂四郎引進屋內。

當兩人對坐在客廳時，六兵衞把置於火爐旁邊的一封信，交給狂四郎。

『眠狂四郎台鑒。先生，借衣穿的心情如何呢？想必很好吧。因爲這是由一位完全不認識男人的姑娘，花費三年的歲月，用盡全副精神所縫成的衣服。這是女人可憐之處，把一件純潔白紗置於淤泥之中，使它變成黑色也絲毫不感後悔，反而把它當做一種終身的需求。先生、如果你有一點良心的話，請趕緊把新衣脫掉，換上您本來的舊衣服，就可以拯救這位溫柔而心地善良的姑娘之生命。』

六兵衞等着狂四郎把信看完之後，就從佛壇上取下一隻麻雀，說着：

「牠就是放在這封信上面。」

被命名爲六助的這隻可憐的小鳥，就是七茶屋的名物。一直默默聽着六兵衞敍述的狂四郎，就抓着鳥的屍體，把刺進胸膛的那支兩寸來長的吹針拔起來。

——如果是薩摩的隼人隱密黨，應該不會使出這種卑鄙的手段才對。

又增加一位不知來自何方的殘酷刺客。

狂四郎把視線移至六兵衞身上。

「阿菊就是在本店等我嗎？」

「是的！比別家店早開門，也是爲了等您。沒想到這樣做反而惹來麻煩。阿菊姑娘，爲了您的事情，無論白天或晚上，都一直掛念着。她經常提起您的事。因此，當您路過此地時——只要看一眼，就可斷定是您。」

「………」

「我求求您。請您把阿菊救出來吧！」

「………」

狂四郎並未立刻回答，而望著穿在自己身上的捻線綢衣服。

——太愚昧了。

些許的後悔，令他感到內心痛苦。

狂四郎就是在跟隼人隱密黨的頭取龍堂寺采女正決鬥時，因爲所穿的黑羽二重從胸部到腰部被刮破，所以才穿上阿菊剛做好的那件捻線綢的夾襖。



——據說阿菊五年之間，都單獨一個人居住在那個家。

在那種孤獨寂寞的歲月裡，只好在心目中描繪一名不認識的男人之形像；同時爲他縫製這件夾襖，當她做好時，沒想到剛巧您出現了。

——阿菊並未把這件事認爲是偶然的。

——原來拼命要求我把她帶走，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狂四郎拿起無想正宗，站起身來。

「打擾您了，我就此告辭。」

「狂四郎君！」

六兵衞以哀求的表情說：

「求求您救救阿菊吧！」

狂四郎微笑着，然後回答說：

「所借來的衣服，一定要奉還人家。」

## 復仇坡下

從關宿到鈴鹿峯，全程約有一里半長的坡道，其中的八分之一，更是屬於崎嶇難行的急坡。對趕路的人來說，似乎正在告訴他卽將越過險峻的鈴鹿峯。

在邊眺望着觀音山，邊上坡的當兒，山已逐漸的迫近眼前。

只要抵達最陡峻的一之瀨後，就可以看到屹立於右方的筆捨山。

巍峨的山巒直聳雲霄，從重重疊疊的奇岩中，長出一棵棵蒼勁的老松，彎彎曲曲的枝葉兒，更給秀麗的山谷增添幾分典雅的姿色，曾經有位名叫狩野法眼元信的人，想爲這座名山寫生，然而，因爲始終無法如願，於是甩掉書筆而感慨地說：「簡直無法描繪出其意境。」

由於有了以上這段軼事，所以才被稱做「筆捨山」。

眠狂四郎始終將雙手揣在懷裡，循着坡道悠然地爬上去，當他抵達與筆捨山對峙的一之瀨峯時，就在一家專供遊客歇脚的茶館裡坐下來。

雖然埋伏的敵人正等待着自已，可是何時出現呢？

——這是無法預料的事。

只是，敵人當然知道他抵達鈴鹿峯的時刻，因爲已準備好一名叫做阿菊的人質，所以大概不致於佈下卑鄙的陷阱吧！

——可能會引誘我到山坡下附近，一決勝負吧！

邊思索着邊爬上來的人，就是狂四郎。

茶館內有一名頭戴三度笠的使者，正在休憩着。

當狂四郎正要舉杯飲盡時，坐在背後板凳上的使者，

從三度笠下發出低沈而清晰的聲言說道：

「今後對飲食可要小心」

「…………」

狂四郎已聽到這個忠告，可是並未立卽回頭。

相反的，面對着凳子旁邊捲縮在放列着草鞋、皮箱，以及用桐油紙糊成的雨衣等角落裡晒太陽的一隻三毛貓，猛將那杯茶朝向貓的身上潑過去。

貓，大吃一驚地爬起來，急忙用前脚撫拭着臉龐，然後再用舌頭舐着濕漉漉的身體。

突然，貓搖搖幌幌地跌落在攤位下。雖然又曾再度爬起來，但東倒西歪地走了兩、三步，似是渾身的力氣已盡再倒在地面上掙扎着，一會兒四肢呈現痙攣現像，不久卽告氣絕。

參雜在茶中的東西，顯然含有劇毒。

當狂四郎正回頭欲開口說話時，使者搶先地說：

「稍等候——」

然後奔向內宅。

狂四郎把視線移至聳立在正前方的筆捨山上。此刻，正值夕陽西沈，佈滿松樹枝的嶙峋怪石，就像怪物般地縮成一團，驚懼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頓然——在狂四郎的腦海裡，掠過了一個直覺。

——這回的刺客，莫非與我結下深仇大恨。

這種手段未免過於卑鄙。假使這位手法高明的殺手，是奉西國諸藩之命而來，理應不敢使用吹針，殺害關宿茶館那隻可憐的小鳥，綁架阿菊，甚至在茶中下毒——利用這種不光明的手段來激起對方的憤慨，未免過於卑鄙。

——可能是我曾經遇見過的人吧！

狂四郎在內心嘟喃着，可是並未仔細去整理這些思緒。

使者終於從內宅徐步出來。

「果眞不出所料。這家茶館的掌櫃，嘴巴被堵住後，已關在內廳的壁櫥裡。——端茶出來的人，正是敵人的爪牙。」

「你是誰？」

「是的！我是奉武部主人之命，從江戶一路跟踪天狗而來…………，我叫安武郎。」

「天狗？」

「是的！就是薩摩宅邸所雇用的　筑波天狗，這個人善於使用妖術。為了制服您，已被唆使離開江戶，武部主人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命令我尾隨而至。換句話說，就是向您通報筑波天狗卽將前來，希望您凡事要多謹愼…………」



「筑波天狗埋伏在鈴鹿峯的消息，你如何得知呢？」

「我親眼瞧見他在關宿的茶館內，誘拐一名採茶姑娘，因此，在直覺上，我認為他會把鈴鹿峯當做決鬥的場所。」

「究竟埋伏於何處？——到目前為止，恐怕你也不清楚吧！」

「只瞧見他們把轎子擡向山坡下，一間小竹屋的預備本陣去。」

安五郎回答着。

狂四郎從板凳上站起來。

●

從一之瀨到山坡下的客棧，有鈴鹿川蜿蜒着，所以趕路的人一定要渡過好幾座小橋。

坡道越來越平坦，似乎暗示着說已逐漸靠近了山麓。

狂四郎依然將手揣在懷裡，緩慢地走着，片刻之後朝着安五郎說道：

「您在江戶都幹些什麼活呢？」

「在小傳馬町過了五年的牢獄生活——是永牢（無期徒刑），這回能再度重見天日，可以說是連做夢都未想到，然而，這完全是武部大人的功德。…………在未受刑之前，我是一名盜賊。」

狂四郎默默不語。

渡過最後的一座小橋，就可以看到大竹屋和小竹屋，在東海道的數家客棧中，這是屬於屈指可數的大本陣和預備本陣。

「安五郎——」

「是！」

「您說筑波天狗所誘拐的那位採茶姑娘，是被擡進那座預備本陣嗎？

「是的——。」我看的很仔細。」

「您是一名盜賊，理應有辦法潛入。……為何至今還不潛入，調查那位少女究竟被監禁於那個房間呢？」

「這、這——這是因…………」

「您僅注視着對方被抬進去，之後，就立刻折回一之瀨，這未免過於荒謬。」

「…………」

霎那間——。

狂四郎輕身一閃，安五郎驚叫一聲，想要後退，可是，白刃已像閃電般地揮出，當安五郎感到冰涼的劍鋒已觸及頸根時，不覺雙腿發軟而屏止氣息。

你曾在小傳馬町坐過五年的牢，或許是事實。但是，釋放您重見天日的，絕不會是水野越州邸的側頭役，很可

能就是筑波天狗。」

狂四郎淡淡地笑着，把無想正宗悠然地收回腰際。

「筑波天狗的詭計，未免過於周密……武部仙十郎這位老前輩，即使眠狂四郎有生命危險，也絕不會事先給予通報，更何況會派遣一名助手前來呢？而且，我也不願意如此作風，這些老前輩都非常地淸楚。……怎麼樣？畜牲！您的假面具已被識破了，所以，只好如此對待您！」

受到這種銳利眼光逼視的安五郎，不禁顫慄不安，接着全身哆嗦起來。

不久，狂四郎已通過山坡下的客棧，越過兩座小橋，抵達關口後就向左轉。

此地，有一座鈴鹿神社。

穿過神社的牌樓，仰瞻石階的狂四郎，發現有一名虛無僧正佇立在石階的中段。

「眠狂四郎，我正在等候着你！」

「……」

狂四郎默默地爬上石階。

虛無僧迅速地轉身，爬上神社的庭院內等候着。

頓宮殿聳立在右方，從此地還要爬上陡峻的石階，才能抵達正殿。

當狂四郎止步時，虛無僧說：

「請你到這邊來！」

也就是想將對方引誘到左邊去。

從那邊只要再走二十步，就是斷崖，而且可以聽到瀑布的聲音。

虛無僧背向斷崖的邊緣站立着。

旁邊有一顆樹齡至少有數百年以上的巨杉聳立着，濃蔭密佈，幾乎完全遮蔽了天日。

在距樹幹約莫五公尺的高處，用粗繩子環繞着，同時成一直線，懸空地緊拉着。

「以此來決定勝負吧！眠狂四郎！」

「……」

「但是，這並非尋常的比武，倘若是尋常的比武，我恐怕無法取勝。」

「……」

虛無僧從腰間悠然地拔出短刀，用左手握着刀柄說：

「究竟是你收拾我快呢？還是我砍斷這條綁在古杉上的繩子快呢？──咱們來一決勝負吧！」

狂四郎終於完全悟出，緊拉在半空中的繩子之作用。

當身體僅向左方移動三步時，果然發現被綁在遠方大樹幹高處的繩子，朝着瀑布落下的溪谷上，一直延伸下去



的另一端，正吊着被倒綁起來的阿菊。

●

「開始動手吧！」

虛無僧催促着。

他握在左手的短刀，距離繩子不到三尺遠。然而，跟狂四郎的距離，至少有九尺以上。

即使狂四郎具有飛鳥般的神功，可是，在他越過九尺距離要攻擊對方的時間內，或許會目睹着繩子已被砍斷。

換句話說，在繩子尚未被砍斷之前，要來收拾虛無僧，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僅如此，虛無僧故意用左手握刀，右手空着，其原因，就是在右掌中隱藏有數支吹針。舉個例子來說：即使狂四郎坐視不救那位少女而直接前來襲擊，也足夠用暗器來防衛本身。至於他把右手擺在下巴上，就是爲立即把吹針含在口中的一種預備動作。

「難道你對我懷有私仇？」

「正是──但是，究竟有何種仇恨呢？對殺死無數人命的你來說，或許一時也想不起來吧！……我要讓你覺悟的，就是憑您的劍也無法去拯救愛慕你的少女之生命。雖然你以外表看起來冷酷無情，其實，在內心深處也具有一般人性的弱點。倘若使阿菊墜落斷崖，粉身碎骨而亡，亡，您大概也會心疼吧！」

「究竟對我有何要求？您說──」

「我要你在此折斷殺過無數人命的無想正宗！」

「只要劍一折斷後，你就會立刻使用吹針，不是嗎？哼！我早已看穿您的卑鄙手段。」

「廢話少說！亮刀吧！」

「慢着！」

狂四郎想向前跨出一步。

「不許動！」

虛無僧大叫着。

「您對我懷有何種私仇？我總要弄個水落石出，才能把劍折斷。」

「好吧！聽着！三年前在相當於日光山門戶的今市，你曾對以常陸鹿島的松林左馬之助做爲鼻祖的『願流道場』主人──奧村光典，給予一個比死還要痛苦的屈辱。」

「的確有這回事。」

狂四郎的腦海裡，立刻浮現當時的情景。

奧村光典，是以松林左馬之助的化身而得名。當他學成願流的奧義之後，又去修練使用燕歸燕迎的陰陽二劍招數的山口流（山口右馬之亮家利始祖）；最後，再加上自己的研究所得，而獨創日光流一派。

光典，在武術道的高手中，是一名言行奇特的兵法家。例如：屢次活擒棲息在中禪寺湖附近的猿猴，授與武藝，就是其中之一。

又在自已的宅邸中創辦「天狗校」武術館，選擇十數名少年住宿館內，每天施予嚴格訓練，生活起居都在地板之上，吃的僅是泡漲的粟米飯，天未亮就要起床跑五里路，回來還要揮一千次的木劍，然後再盤腿坐禪。此外，還要學習兵學、儒學及武藝等，課程一直排滿到深夜，倘若其中有人想打瞌睡，則給予嚴厲的懲罰，甚至有痛打到骨頭斷裂的地步。在剛要就寢時，又被巨大的斥喝聲驚醒，在嚴寒的冬天裡要沖冷水，然而，在酷熱的夏季中，卻要面對燃燒的柴火靜坐着。

因無法忍受這種苛刻殘酷的修練，而在中途逃走的少年，高達半數以上。

其中有一位少年名叫室木參之助。

這位少年頗能忍受這種修練。因幼年喪父，完全由母親一手扶養長大，而母親爲了使家門光大，同時希望他成爲一名卓越的武士，所以非常重視他的教育，終於選擇了奧村光典的「天狗校」。參之助爲達成母親的願望，也只好咬緊牙關硬撐到底。

但是，參之助對苛刻殘酷的修練，也終於表示無法忍受，而不得不逃跑出來。因爲他曾接受廻槍試膽量的訓練。

把上好子彈，附有導火線的槍，從道場的天花板上懸掛下來，其下方有少年們圍坐着。然後，在吊繩上點火，同時放手。於是，槍就會發出聲音而開始旋轉，由於預先要測量好吊繩的長度，才能使廻轉的槍口，對準圍坐的每位少年之胸膛。所以少年們處在這種具有極大生命危險的環境中，當然會感到無法忍受。

參之助，終於無法克服這種恐怖感，而從「天狗校」逃走。他的母親，因感於孩子的懦弱，而憤怒地在亡夫的墓前，雖是女流之輩，也想切腹自盡，來糾正參之助的本性。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剛好被寄居於古寺院的狂四郎，目擊到這種光景。於是就上前加以阻止。同時，對他們母子說：卽使是奧村光典，也具有胆怯心。不相信，我讓您們瞧瞧，然後把他們帶回道場。

狂四郎與光典，先以眞劍比武，用峰擊使其窒息之後，再做如下的拷問。

光典的身體被綁得無法動彈，仰臥在道場的中央，距離臉上約有一寸的空間，有一顆約莫一懷抱大的青石，從屋上橫樑用繩子垂吊下來，同時，用繩子的另一端來捆綁



光典的雙手。

換句話說，光典的雙手必須拚命地拉，才能逃過巨石擊毀臉部的危險。但若是力量用盡，無法忍受巨石的重量時，只要雙手一鬆，其臉部將會在霎那間被擊的慘不忍睹。

狂四郎，俯視着臉部已扭曲得像鬼般醜陋，同時又急得滿身大汗的光典說道：

「只要你說出一句話，就可以免除這種折磨，也就是『請饒命』——

光典，還能夠忍受這種痛苦。

於是，狂四郎只好冷酷地在蠟燭上點燃燭火，來灼燒光典的拳頭。

終於，光典的恐怖和忍耐達到了極限，從其口中迸出：

「請饒命！」

●

「我正是這位受到您給他一個比死還要痛苦屈辱的，奧村之胞弟弁次郎。家兄，因不甘蒙受這種奇恥大辱，所以在第二天就切腹自盡。我爲替家兄復仇，尋找您已有三年之久，終於，在今天逮到了你。」

虛無僧邊說着，邊將深草笠拋向後方。

由於奧村光典的風貌，仍在狂四郎的腦海裡，烙下強烈的印象，所以，在此彷彿又看到那一張精悍的表情。

「如何！眠狂四郎！我把愛慕你的姑娘，吊在溪谷上的理由，現在您該明白了吧！」

「以此當做報復手段，未免不値得恭維……逼不得已！來吧！」

「眞的！要動手？你自信收拾我，比我砍斷繩子還來得快嗎？」

「並非自信。但是，我絕不能把劍折斷。」

「很好！來吧！」

奧村弁次郎，已把吹針含在口中，擺好迎敵的架勢。

狂四郎悠然地拔出了無想正宗，陽光照得劍身閃閃發光，他也擺好地摺的招式。

弁次郎的雙眸，隨着狂四郎一步一步地逼近，而射出火焰般的光芒。

距離，終於縮短成六尺。

狂四郎的脚步，突然停止下來。

第二個霎那之間——

當狂四郎的身體趴下時，來自弁次郎口中的吹針，像閃電般地在空中飛舞着，幾乎同一時刻，其左手的短刀，已揮向綁在老杉樹幹的繩結。

繩子已被砍斷了。

突然之間，弁次郎的身體也噴出一道血柱，翻一個大跟斗而消失在斷崖的邊緣。

被砍斷的繩子，受到阿菊身體重量的影響，理應彈向天空，但是，僅無力地低垂着。阿菊，仍然懸在溪谷上。

狂四郎仰視着老杉的樹幹。

在約莫一丈二的高處，有一隻手正拉着繩子。

「辛苦你了——」

狂四郎邊用力拉着繩子邊發出聲音。

「那裡！」

從樹幹那邊，有一張臉向下探出回答着。

竟是安五郎。

這件事，對狂四郎來說，似乎是在下一場相當危險的賭注。

奧村弁次郎，把雇用的盜賊，使其投靠過來幫助他。結果，安五郎眞的會投靠過來嗎？——這就是狂四郎的賭注。

賭注成功了。

狂四郎把失去意識的阿菊，平安無事地使其躺臥在地面上，然後把目光投向安五郎說道：

「你是否願意再爬上這顆杉樹？——希望也許只有一半，但我還是要向你致謝。」

「大人——」

安五郎面帶愧色地回頭說：

「大人！您是否曾經遇見過，即使犧牲生命，也要爲您盡心盡力的人？我想一定有吧。……因爲大人正是一個值得人家效勞的人。」

## 雨中的土山

鈴鹿峯又名坂路二十六町，其最險峻之處，就是八町及二十四曲。

這是僅次於箱根的海道險要之處，自古以來即留下各種的鬼怪故事。

在今昔物語中——（大意）

「有三個男人，越過這座山嶺，不巧遇上西北雨，只好停宿在據說只有鬼住的古屋中。其中的兩人，爲試探本身的胆量，曾去取一具白天所發現的橫屍。」

「又據說古代，在這座山上曾居住一名叫做鈴鹿御前的女鬼。後來竟然與前往征伐她的板上田村麻呂結爲夫妻。」

像這種因果故事，自古一直流傳下來，如今也有這種



說法，「多津加美坡」，一到日落時分就無法再通行。

事實上，連白天也有強盜出現，對趕路的人來說，這是相當艱險的一段旅程。

山路的中段附近，也就是在古道和新道分岐點的山中，也不知爲什麼？竟然建有一家不怕鬼怪、強盜的客棧。大概只有翻山越嶺的旅客，在途中因急征而無法行動時，才會去投宿吧！最令人懷疑的，就是這客棧不知如何能支撐下去？

帶着阿菊的眠狂四郎，當他們投宿「鈴鹿屋」這家客棧時，不待說，根本沒有其他的客人。

至於狂四郎會上「鈴鹿屋」來，也並非毫無心理準備。

目前，除了阿菊之外，還有一位名叫安五郎的人，昨天以前他是屬於敵人的爪牙，也是江戶的一名盜賊。狂四郎突然駐足而自言自語地說：

「從此地到土山，恐怕不太順利吧！」

於是，安五郎回答說：

「我先到外頭去探一探風險，請您留在客棧稍加等候。」

已過了一個時刻（註：兩小時），但不見安五郎回來。

看情形今晚恐怕要停宿於此了。

雖然僅有一位跛脚的老頭子，和一位從來不會見過的麻臉少女居住着，顯得有幾分髒亂，但是，狂四郎並不介意，至於阿菊也因那位少女只把晚餐送來後，就返回厨房工作而感到慶幸。因爲她可以毫無拘束地做從備有伸縮鈎的鍋中，將豆腐湯杓到木碗中或斟酒等工作，對狂四郎的服務，似乎已使她體會出身爲女性的眞正喜悅。

山中的夜晚比較寒冷，可是也不用愁沒有柴火，熊熊的火焰，映照在阿菊的臉蛋上，顯得更加艷麗。

狂四郎和阿菊，始終注視着火堆，繼續保持緘默。

這時——。

從厨房傳來淸洗的水聲，和着少女的歌聲：

山上山下的馬，都是駿馬喲！
揚塵而去的馬上英姿，
隨叮噹的鈴聲、引吭高歌，
這是馬伕的習慣吧！
坡上陽光普照、鈴鹿烏雲密佈，
中央的土山正下着傾盆大雨。

這種美妙的歌喉，與其面貌全然不同。

阿菊低着頭、一面微笑着、一面傾聽着。突然，感到狂四郎的雙眸正凝視着自己，而猛然擡起頭來。

「妳花了三年歲月，才做成的這件綢面棉襖，竟然被這位不務正業的男人所穿。」

狂四郎說着。

「不！我是特地爲您而做的！」

阿菊回答。

「爲夢見自己心目中的男人，而反穿衣服睡覺，自古以來卽有這種習性。據說小野小町，也是在懷念對方時，就反穿衣服睡覺，這是因她心中隱藏有自已傾慕的男人之故。……妳一直沒有中意的男人，何以要做這件綢面棉襖呢？也許在漫長的三年之中，妳早已在心目中塑造好一位理想的對像。這個男人的個性和外形，相信和我完全不一樣吧！」

「………」

阿菊似乎想說些什麼？可是，却突然找不到話題。

狂四郎接着說：

「無意中，竟出現了我這個人，於是就穿上妳剛完成的這件夾襖。然而，妳爲了不想破壞一直編織在心目中的美夢，所以就對自己說：是爲了我。其實，妳是爲了欺騙自己，而拿自己的生命下賭注。」

——不！不是這樣！

阿菊在內心裡吶喊着。

——我絕不是欺騙自己！如果沒有您，我將無法生存下去！

阿菊本想如此回答，可是卻無法啓口。

倘若現在不將自己的心意表露出來，以後恐怕永遠沒有機會，想着想着！阿菊更加焦急起來。

但是，阿菊始終無法啓口。

「我認爲應該把這件棉襖還給妳。」

「不！」

阿菊猛烈地搖頭。

「如果不嫌棄的話，就請您收下！」

好不容易，只迸出這句話。

阿菊並不是想說這種客套話，而是想說出眞心話。倘若眞的將這件棉襖送還的話，我將完全失去生存的意義——要把這種堅決的言詞，向狂四郎表明。

爲何說不出來？爲何不苦苦哀求呢？

阿菊卽使內心焦急如焚，但也只好低下頭來暗自垂淚。

雖然狂四郎仍滔滔不絕地說着，可是聲音卻變得那麼遙遠。

「只是，很不湊巧，暫時我還不能更換衣服，所以只



好借穿了……、因爲我若是穿着它，妳將會跟着來，只要跟着一久，妳的命運就會發生轉變。換句話說，幸福會一步一步地離妳遠去。……」

阿菊涔着淚水擡起頭來。

「您嫌棄我嗎？」

「以前，我也同樣說過這句話，恐怕會把妳遺棄在四日市的家中，但願妳能了解我的眞心。到目前爲止，凡是跟着我的女性，都無法免除不幸的命運而毀其一生。爲了不再增添我內心的負擔，唯有求妳諒解。」

「您想置我於死地嗎？」

阿菊終於開口。

在阿菊這種堅決地眼光注視下，狂四郎知道對這位固執不通的女性，再做任何解釋，也無法使其了解。

「拋棄妳，難道就是逼妳走上死路嗎？」

狂四郎笑着說。

同一時刻，安五郎朝着沒有舖地板的房間飛奔進來。

當他正襟危坐在火爐旁邊時，因全身發抖而將阿菊所斟的酒一口飲盡，然後搖頭說道：

「大人！不行唧！」

「有人埋伏嗎？」

「是啊！並不只是五、六人哦！看起來至少有二十人以上。」

「在何處呢？」

「當我從田尻野這個地方下坡時，有田村川蜿蜒着，從此地再稍微進去的森林中，有一座田村大明神社，在此——」

「依你的眼光看來，他們是屬於何方的刺客呢？」

「大概是屬於薩摩的吧！依我判斷，他們並非等閒之輩。……大人！爲了那些傢伙，我們還是暫且折回，從名古繞向大垣，然後從中仙道朝着草津的方向出去，或許比較安全。」

「倘若朝向中仙道出去時，敵人也可能會埋伏在關原附近吧！」

「雖然大人具有以一當十的神功絕技，但是，依我判斷至少有二十人以上埋伏着，我們又何必勉強通過呢？……」

「也許不致於死吧！」

「卽使不會死也相當不划算。」

「還是通過吧！」

狂四郎微笑着說。

當阿菊凝視着其側面時，自言自語地說道：

——這個人，一定可以順利通過！

突然之間，阿菊勇氣十足地說道：

「假使您一定要通過的話，我想拜託您一件事情！」

「……？」

狂四郎把視線移向阿菊。

安五郎以江戶姥的敏感，於是頓有所悟地站起身來。

「喂！小姑娘！小姑娘？晚餐送過來！」

邊喊着邊走向房間。

阿菊以祈求的眼光，望着狂四郎說：

「我已把穿這件棉襖的人，視爲自己的丈夫看待！」

「……」

「我懇求您！」

阿菊拱着雙手。

狂四郎聯想起與這種情形相同的懇求，在這次的旅途中，已發生過一次。

居住在小田原前方的酒匂川上游，也就是原任箱根關所奉行的女兒小夜姑娘，也曾苦苦地哀求說：

「願意替我父親報仇的人，我就把他視爲自己的丈夫看待，明朝，請讓我爲您送別吧？」

當時，正好相反地，他悄悄地從宅邸溜出而離開。

因他認爲若是當晚就占有小夜姑娘的話，那麽一輩子將會叫她過着帶髮修行的尼姑生涯。

但是——

目前的阿菊與小夜的立場大不相同。

阿菊是一位無家可歸的孤女，現在，若是再被狂四郎遺棄的話，將會完全喪失生活的依靠。

爲使阿菊從明天起能依舊生存下去，狂四郎卽使犧牲生命，也要給她一種已成爲狂四郎妻子的精神上之寄託。

「求求您！同情阿菊——」

狂四郎把射出寒光的雙眸，投向始終跪臥在地上懇求的阿菊——

因屢次遭受伴天連（註：室町時代，耶穌教的傳教士）的餘殃，而積下無數罪孽的無賴漢，竟然由一位天眞無邪的少女來奉獻其貞操。

狂四郎在內心自嘲着，整個身體好像陷入萬刼的泥沼中。

片刻的沈默之後，狂四郎對着阿菊說：

「先上二樓等候吧！」

●

距離破曉還有多少時刻呢？

阿菊在黑暗中，微睜着雙眸，如是地想着。

倘若時間就這樣靜止不動，那該多好；

狂四郎的一隻手環繞在其頸部，另一隻手被阿菊緊緊



地握住。長內衣及襯裙零亂不堪，在下肢的中央，擱置著狂四郎的一條腿，緊緊密切接觸的肌膚上，已被汗水所濡濕。

在這種姿勢之下，阿菊連一根手指頭也不敢動，雖已保持一個時刻以上。在女人這方面，因受到對方強而有力的壓迫，已留下疼痛的感覺。

阿菊想到那個瞬間，不禁獨自在黑暗中感到羞愧萬分。

阿菊對男女之間的關係完全無知。始終認爲只要同床共眠，肌膚互相接觸，一夜之間，就能成爲夫妻。

男女之間的關係，對第一次體驗到的少女來說，是相當殘酷的一件事。下肢像弓般地被拉開，再加上那種瞬間而來的恐懼和羞恥感，實在是無與論比。

阿菊終於明白了。

然而，如今——

在無限的恐懼和羞恥之下，阿菊的身心已完全屬於狂四郎的了。

阿菊的確感到幸福無比。可是，遺憾的，這種幸福僅能維持到天明，這個極短的時間內。

——不要入睡，來迎接黎明吧！

阿菊如是地想着。因唯恐身體稍微移動，就會驚醒狂四郎，所以始終保持着這種姿勢——在一個人醒着的情況中，悄悄地沈醉在喜悅裡。

片刻之後……睡魔在不知不覺之中，已偷偷地來到，終使阿菊迷迷糊糊地睡覺了。

心裡一直喊着不要睡吧！不要睡吧！這位已被睡魔征服的阿菊，當她揉揉惺忪的睡眼，突然發現身旁已空無一物。

狂四郎的身體從此消失了。連忙起身的阿菊，接觸到從破窗射入的曙光，才知道時刻已經不早了。

在不知不覺中，竟然熟睡了那麽久。

——走了！一切也都完了！

阿菊，在茫然不知所措之中，像要陷入泥沼般地感到一陣昏眩。

——爲何不讓我送上一程呢？

阿菊哭倒了，爲自己無法克制睡意而放聲大哭。

狂四郎在黎明的濃霧中，信步地走下坡道。

他選擇了古道，繞過幾個彎，就到了一個叫做猪鼻的地方，只要通過並列在前方的那三、四家，掛有草餅招牌，而類似休息站的茶館，很快地就能抵達田尻野。

狂四郎旁若無人地走着。

他早已忘掉把阿菊遺棄在鈴鹿屋的事的事，同時對爲

自己的行踪而埋伏的薩摩之隼人隱密黨員，也尚未產生鬥志。

因爲這個人已修成，即使步上死路也心如止水的境界。前方六尺之處正被大霧所籠罩。

突然——

狂四郎停止了脚步。在濃霧中，他察覺到有人在移動。

「大人——」

由前方傳來呼喚聲。

「是你嗎？先抵達的嗎？」

「是的！我想您在破曉之前定能抵達。」

「辛苦你了。」

「請讓我和您一道前往田尻野吧！雖然對您無法給予特別的幫助，但是……」

「只要你能替我收屍，我就感到欣慰了。」

「開玩笑！倘若大人先走一步的話，那一切豈不都完了嗎？最可憐的，莫過於那位阿菊姑娘了。」

「你是否曾被女人喜歡過呢？」

「曾經喜歡過人家，但是不曾被人喜歡過。由於天下的事都很不湊巧，所以你所喜歡的女人往往看不上你。……即使我現在對您發誓不再喜歡女人，可是，這個誓言連一個月也無法維持。我就是因一直喜歡着對方，而不知不覺地渡過了四十大關。……所以，對那些肯爲自己心目中的男人拿生命下賭注的女人，我應該給予幫助。大人，您大概不會介意吧？」

「好吧！」

片刻的沈默之後，安五郎問着：

「大人—— 請問一件事，就是您的確在阿菊姑娘睡着時，偷偷地溜走嗎？」

「此時，大概醒過來了吧！」

「不行！對她絕不可如此！這等於謀殺她一樣。」

「對未曾被女人喜歡過的您來說，也許無法了解我的作風吧！」

「對！我是不懂！」

安五郎突然走向前方，阻擋着去路。

「大人！回去吧！您不能就此一走了之。」

「少管閒事！」

「不！不是的。同樣要使人哭泣，但也要給予一個哭泣的方法。……大人，我乞求您回去吧！即使您讓敵人再等一、二時刻，也無所謂。……拜託您回去吧！」

安五郎跪在地上，同時拱着雙手。

「已經太遲了！」



狂四郎說着。

「不！」

「太遲了！您沒聽見嗎？在此監視我們的人，已經回去報告了。由於沒有發出脚步聲，所以您沒聽見。」

「畜牲！薩摩的小子，連黑夜都唆使爪牙在監視着！」

安五郎吐個舌頭。狂四郎若無其事地往前走着。安五郎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跟着來。

當他們走過田尻野的民家時，濃霧已經消散了，然而，卻下着綿綿的小雨。

「根據麻臉少女所唱的歌詞，只要鈴鹿烏雲密佈，土山就會下雨。」

狂四郎說着。

「大人！」

安五郎無限感慨地叫着。

但是，狂四郎默不作答，僅悄悄地步入小雨之中。

## 水口的占卜

在一個看起來像是未曾砍伐的杉木林中，開闢着一條寬敞的大道，狂四郎一邊緩慢地走下來，一邊低哼着歌謠。

小雨無聲無息地下着，除了偶而從高樹梢上發出小鳥的振羽聲，以及隨着枝葉幌動所滑落下來的露珠聲外，鈴鹿峯正在酣睡之中，而萬籟更是一片靜寂。

不久——

從遠處傳來田村川的潺潺流水聲。

坡道朝向架在河川上的木橋，一直延伸過去。

狂四郎把脚步停留在距離這座橋，約莫一丈八的正前方。

他發現到橋頭的兩旁及橋上的中央，各有一人佇立着。尤其，在橋的另一端之樹蔭下，正有人影搖曳着。

換句話說——

以一定的距離——大約一丈二——敵人已排成一列，以擋在路中央等候狂四郎的大駕光臨。

薩摩藩以一百年的漫長歲月，所組成的隼人隱密黨，爲維護其薩摩隼人的尊嚴，所以黨員們必須絕對恪守一對一的決鬥方式，倘若前者倒下時，後者就要越過其屍體而前來挑戰，這件事，狂四郎早已有過經驗。

隼人隱密黨始終採取這種一對一的決鬥方式，自從狂四郎離開江戶以來，喪命在東海道上的，至少有十人以上，但是他們似乎還不想改變初衷。

在前往四日市阿菊家的途中，身爲頭取的龍堂寺釆女

正，因隻身前來挑戰而身亡。但當時黨羽們卻偕暗中將采女正的屍體取走而已。

或許采女正早已下令，倘若自己失敗的話，只要將屍體取回即可，而絕不允許再度攻擊吧！

眞不愧是薩摩隼人的士風。

薩摩隼人的士風，自從參加元寇之役的三代島津久經，在筑前箱崎的海面奮戰以來，就一直流傳迄今。若要敍述其例，實不勝枚擧。

毋寧說這種士風，就是由島津義弘所奠定的較爲恰當。

天正九年，當他擧兵討伐固守水俣城的相良義陽時，曾用鏑矢把附有和歌上句的紙團射進其城中。

接受這句和歌的相良義陽，也立刻回贈其下句。

具有這種高雅氣質的義弘，雖然敗北關原，但是在撤退之際，也仍不失去薩摩隼人之尊嚴。

義弘在這次的敗北中，也曾決意奮戰到底，但因受到皈依阿多壽院的盛淳和尚之攔阻：「大將幸能死裡逃生，理應要爲後日圖謀報復……」，於是，才下定決心，突破一條血路來渡過難關。

今後將何去何從？決定此事，僅在瞬息之間。

這時，後醍院喜兵衞宗重提議說：

「此刻，家康勢必會攻入本陣，先去衝破他們的陣頭，然後再朝向伊勢路，這才是薩摩武士的一貫作風。」

義弘，於是重整旗鼓，儼然地通過敵人陣地之前，一陣的殺氣，再加上衝天的威勢，使關東軍爲之心寒胆怯。

這時，義弘先派遣川上四郎兵衞前往家康的本陣去通報：「島津某，如今已走頭無路而想歸屬大阪，目前正要返回本國，詳情歸國之後再敍。」

擁有這位主君的薩摩隼人，皆不敢忘記身爲武士的本份。

還有——。

春日主左衞門，雖然是一位武藝高強的武士，但是具有很多怪癖，例如：經常在其背部的衣服上寫着：「有人出售打架我就購買」的大字，而悠然自得地走着，由於他喜歡標榜武士的勇猛，所以任何人皆不知道這位主左衞門也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謠典名人。最後，因蒙受不白之寃而被下令切腹自殺的主左衞門，則乞求上司把切腹的場所定在景色宜人的溪谷之斷崖上。

獲得允許而端坐於此的主左衞門，就先唱出謠曲「邯鄲」，其嘹亮的歌聲比平常還要淸晰數倍，且面無將死之色。使在場的家老以下之藩士，無不爲之感動落淚。唱完歌曲的主左衞門則微笑地說：「死無足惜，原諒我先告辭。」，於是從容地在腹部劃上一字形而氣絕身亡。從此以



後，這個地方就被稱爲「謠谷」而一直流傳到後世。

此刻——

阻擋狂四郎去路的這一夥人，並不僅是普通的刺客陣而已。

這種排成一列，間隔各取一丈二的整齊隊形，顯然地，就是當前者倒下時，後者可以馬上越過其屍體而前來挑戰的一種陣式。

狂四郎開口問道：「你們一共來了多少人呢？」

「二十七人。」最前面的人答道。

——難道必須在此地做二十七回合的比武嗎？

狂四郎在嘴邊露出自嘲的微笑。

狂四郎把揣在懷裡的雙手鬆開，而信步地向前走。

當距離縮短成約莫四步時，最前頭的黨羽已悠然地拔出劍來，其左拳緊貼在額頭使劍尖向空豎立，而擺出自源流獨特的架勢，同時報出其姓名：

「鹿兒島第一隊副頭取，竹內小助。」

在四日市被殺的龍堂寺采女正，則是江戶第一隊的頭取。

顯然地，爲討伐這位眠狂四郎，已動員了江戶及薩摩各隊的頭取、副頭取，以及其他的高手。

狂四郎依舊兩手空空，而緩慢地將草鞋往後脫掉。

由兩者所激起的一陣旋風，僅是五秒內之事。

當竹內小助感到步伐不穩，以刀身爲拐杖站立時，狂四郎已走在橋上，把染紅的無想正宗指向地面。

第二位黨羽，雖然目睹這種厲害的快招，但是連眉宇也不微皺一下，就報出其姓名來：

「江戶第二隊頭取，指宿勘解由。」

其自源流的架勢，稍微有點變化。也就是朝向天空的刀身，似乎過於向前傾斜。

狂四郎已意識到對方會突然襲擊過來。爲了應付這一招，所以在開始運行圓月殺法的當兒，也一步一步地將身體移向欄杆。

對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向正在運行無想正宗的狂四郎之胸膛，猛然衝擊過來。

「唉喲！」

當勘解由淒厲的叫聲，變成回音傳來時，其形體也隨之消失在此地，就像配合回音般地，在橋下的溪流中化做水聲。

狂四郎在木橋上挺起微彎的身軀，繼續朝向第三個敵人前進。

「鹿兒島第二隊頭取，伊集院司。」

站在橋邊的第三位黨羽，當他從魁梧的六尺之軀，如

雷鳴般地報出其姓名之後，好像極珍惜對峙的分秒似的，已向前跨出一大步來。

臉上既無鬥志也無表情的狂四郎，仍以同等速度旋轉着無想正宗，血從被劃破皮膚的下巴沿着脖子一滴滴地淌下來。

當狂四郎的右手和刀身，一直線地擧到水平高度的瞬間，伊集院司隨着震動山谷的回音嘶殺過來。

「唉喲！」但見從伊集院司臉上噴出一道血柱。

受到無想正宗反砍的伊集院司之臉部，從下巴到眉宇之間，已被闢成兩半。

變成面目全非的伊集院司，暫時之間仍屹立在現場。

當他那魁梧的身軀像一棵朽木般地頹然倒下時，有一隻像蝴蝶般的東西，飄落在其身上。這就是狂四郎被伊集院司所砍落的一片衣袖。

狂四郎已跨過這具屍體，面對着第四個敵人。

「江戶第三隊副頭取，東鄉藏之助。」

眞不愧爲薩摩隼人的好漢，當他報出姓名後就立刻把雙目閉上。

因爲他已獲悉圓月殺法的厲害，而選擇心眼攻擊的招式。

東鄉藏之助的戰法，絕不是毫無預謀的。狂四郎的左臂，因挨了伊集院司的一刀，跟着衣袖的一部份，皮膚也被劃破，鮮血沿着胳臂一直淌下來。

利用這種微小的血滴聲，藏之助已清楚地了解狂四郎的步伐。

擺好架式的狂四郎，突然意識到這件事情。

於是就把左手從刀柄放開，同時讓其筆直的下垂，使大量的血滴掉落在地面上。

在這種情況之下，藏之助不得不將雙目張開。

霎那之間——

狂四郎迎面向藏之助砍來。

「唉喲！」

隨着慘叫聲，扭曲身體的藏之助，朝向以旋風般的快速，從自己身旁閃過的狂四郎之背部，空揮一刀，旋即倒地，動也不動，已一命歸陰了。

「鹿兒島第三隊頭取，久保民部。」

第五位報名的黨羽，從其體格外貌來判斷，很顯然地，他是具有琉球人的血統。

僅用右手把大刀擧在頭上，而左手伸直其五指，放在胸前擺出所謂拔手的架勢，這是一種琉球拳法配合自源流的招式。此外，跟其他黨羽不一樣的，就是打着赤脚，由這一點也可以獲得證明。



他準備用左手把狂四郎的劍打掉，然後從地上飛跳起來，從正面以自源流的刀法吹過去——他的戰法正是如此。

固然，那隻左手是當做防禦用的死手，但是隨着狂四郎所要使用的招式，也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變化吧！至於對方會採取何種致命的攻擊，這也是很難以預料的。

「決鬥，就是在於反擊和正擊之間，只要能將反擊變成正擊，正擊變成反擊，必能百戰百勝」。古人的這種訓言，也可以應用在拳法之上。

白刄、手及脚——這種三者合爲一體的不尋常招式，狂四郎一時也想不出妥善的對策來。

狂四郎的厲害，就是在於無論對何種特殊的兵法，都能自始至終，專心一致地來加以應付。

當狂四郎把身體移入刄圈內時，則以劍尖朝地的姿勢擺出下段的架勢，就像畫中的景物般固定着。

是否要採取圓月殺法呢？——這種猶豫不決，在心裡已停留約莫數五十下的時間。

同樣地——

狂四郎開始緩慢地旋轉着無想正宗的刀身。

護手與雙眸拉成一直線——霎那之間，久保民部隨着拳法獨特的吼聲，把死手變成活手，猛然地襲擊過來。

當然，這次的決鬥也是如風馳電掣般的在瞬息之間，就結束了。

狂四郎和民部，在兩鋒交接之後，突然有一隻從肘部被砍斷的手，掉落在地面上。

變成一隻手而靜止不動的民部，以難以相信的茫然表情，代替痛苦的表情，同時將視線逐漸地轉移到自己右手正握着的那把劍上。白刄從離開護手三寸的地方，已被截成兩斷。

離開民部大約一丈二的地方，狂四郎仍在左手握着脇差，面對着第六個敵人。

狂四郎以這把脇差砍斷了民部的左臂，而以無想正宗把迎面揮來的白刄截成兩斷。

「畜牲！」

隨着民部淒厲的慘叫聲，狂四郎正等待第六個敵人的報名。

「鹿兒島第四隊副頭取，生駒喜左衞門。」

狂四郎不禁爲這位聲音宏亮有力的敵人，很難得地聳聳肩膀而喘了一口氣。

雖然狂四郎具有連對方在腦海裡都來不及想出對策的快招，同時已攻破了配合拳法的自源流招式，但是仍躲不過民部如電火般跳起的脚上功夫，而在胸部受到重力的一

踢。
——也許這位生駒喜左衞門，就是收拾我生命的人吧！」
狂四郎的腦海裡，浮現了這個預感。

●

同一時刻——
距離土山大約二里半的水口城下（加藤越中守、兩萬五千石）之副本陣，調所笑左衞門正在內室的一個房間裡用早餐。陪侍的人，仍然是海老原清熙。
自從發生那件事以後——。
笑佐衞門就在大阪的邸宅內，過着忙碌的生活，所以目前是在出府的途中。
「海老原——」
「在！」
「是否聽說過此地的日野及八幡，都是屬於近江商人的天下呢？」
「是的！我曾聽說過。」
「至於大阪和江戶的商業中心，也受控於近江商人嗎？」
「這——我也不太清楚。但據說江戶日本橋的近江店等，每一家都跟大名邸宅的御用有生意來往，由此可見其勢力的龐大。」
「總之，今後將變成商人的天下。而武士則名存實亡。」
「……」
「倘若我也出身商家的話，或許目前我正擁有一家像鴻池般大規模的商店。」
「您感覺疲倦嗎？」
清熙以關心的眼光，注視着這位具有卓越才幹的主人。
「有一點。但也談不上累。這個夏天，因爲砂糖跌價而使我虧損了二萬兩銀子。所以我必須把它撈回來。」
「但是 無論江戶或大阪邸宅，都已有足夠的銀子啊……」
「哈哈哈……不夠、不夠。我準備在江戶、大阪及鹿兒島，各儲存兩百萬兩銀子。」
「這豈不是太……」
「海老原——你會因我做大規模的走私生意而感到不安嗎？」
「自從水野越州就任本丸老中以來，潛入薩摩的公儀密探已與日俱增……」
「我知道。同時我也知道越州的葫蘆裡賣什麼膏藥。





越州並非要拿我做生意的把柄，去受島津藩的罪，而是想併吞我的全部財產。換句話說，他想藉用修築日光御及天領道路工程的名譽，而逐漸併吞我的財產。……在寶曆年間的治水工程上，公儀對我藩的確整得很慘，爲負担兩百萬兩銀子，而使總奉行以下的七十餘人都切腹自殺。當時，公儀因認爲我藩對琉球的貿易賺了大錢，所以才強迫我們負責那麼大的工程……這回情況可不相同了。假使越州再要強迫我藩交出銀子，只要我一息尚存，連一毛錢也休想會拿出來。
寶曆年間，爲防止流經濃尾平原的揖斐川、長良川及木曾川的犯濫，而把大規模的治水工程，由幕府交給薩摩藩一手包辦，所以不難想像他們當時所受的苦難。
爲建造木曾川和揖斐川會流處的油島堤防，以及良川的水疏導到大榑川的堤防建造，所預算的三十萬兩銀子，在瞬息之間就消耗怠盡，於是薩摩藩就向大阪商人五萬兩、十萬兩地貸款，後來本金加上利息，終於變成兩百七十餘萬兩銀子的巨額，因此財政幾乎面臨破產狀態。
担任工程總奉行的平田靭負及七十餘位薩摩隼人，基於各種理由，所以在工程卽將完成之前，全體引咎切腹自殺。」
這的確是一種深仇大恨。
調所笑左衞門，爲了不再負担如此龐大的經費，目前已跟西國十三藩結盟，在必要時還準備跟幕府對抗到底。
「但是，家老——水野越州是一個相當狡滑的人物，對他可要特別小心，千萬不能讓他抓到一點把柄……」
「你是指桑名港的走私貨嗎？用不着担心。雖然公儀庭番的調查，給江戶的家老們帶來很大的不安，但是這種記錄實不足爲證。」
「……」
「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那個眠狂四郎。」
「是的！」
「對那個人是不能掉以輕心的。說不定他也有潛入京都留守邸宅及大阪藏邸宅的企圖……所以我們應該趕緊把他收拾掉。」
「因隼人們都是派遣頭取、副頭取前往討伐，所以在這一、兩天之內，理應會帶來好消息……」
「很難說。在我的印象中，他全身積有太多的罪孽，以這種罪孽來發揮其神力，而變成所向無敵，這種人的確很少見。」
笑左衞門把眼光投向上空，再接着說：
「要收拾這個人，等於在跟我命運下一個賭注。」

# 在石部哭泣

睡吧！睡吧！快睡吧！
夢鄉的三上山，
在很久很久以前，
山神是一隻大蜈蚣，
專吃小孩子維生，
哦！好可怕哦！
睡吧！睡吧！快睡吧！
只要你不哭，
就叫俵藤太去，
討伐蜈蚣。

一位少年一邊唱着歌，一邊在河灘的石塊下，捕捉着龍蝨。

發源於鈴鹿山脈而在水口附近流入平地的橫田川，因爲在山麓地帶卽成扇狀展開，所以河底佈滿着沙粒和小石頭。

這條已經乾涸而滿佈沙粒和石頭的長川，曾流經三雲、夏美、針村、平松及小路袋等村落，然後才穿過石部繼續前進。

由於泥沙的淤積，所以河底已逐漸地高過民家的屋頂。

在其前方，有俵藤太討伐蜈蚣的三上山聳立着。

當趕路的人看到三上山時，就知道離京都已不遠了。

在晴朗的日子裡，從山與山之間，也可以遠眺比叡山的山峯。

距離京都九里十三丁——石部，就是趕路者的一個臨時下榻處。

從前，因附近有礦山，所以在開採銀和銅的時期，石部也是一個相當熱鬧的城市，但是隨着礦產的挖盡，今後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繁華。直到近年來，因白山的石灰可以當做肥料，所以農民們就捨棄貧脊的旱田，而前往白山採掘肥料。

於是留在村落中的，只是一些老年人和小孩子。

背着嬰兒，在捕捉龍蝨的少年，也是從日初到日落都單獨一個人。

嬰兒在少年的背部，正仰頭沈睡着。

「啊！」

把視線移向河堤的少年，突然露出驚訝的表情。

一匹馬正迎面飛奔而來，在馬背上有一個人趴着。

「那是什麼呢？」



12 B

少年急忙從河灘跑上河堤的斜面。

當那匹馬跑近時，少年，啊！地大叫一聲，而呆立不動。

趴在馬背上的人，渾身都是血跡。

衣服已變成破碎不堪，從無力下垂的手脚，仍不斷地淌着血滴。非但如此，其右手還握着一隻白刄。

呑着口水，瞪目凝視的少年，終於鼓足勇氣，向前去拉馬繮。

連馬的身上也有數處傷痕。

「來……來……來……」

少年拉着馬繮，從堤防走下小路。

少年的家就在附近。

誕生於東海道邊緣的少年，自從他懂事以來，由於目睹過大名的行列，同時也知道武士和商人是有嚴格的區別，因此跟其他窮鄉僻壤的孩子，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對武士有其獨特的看法。

名叫佐吉的九歲少年，已下定決心要抑制恐怖，來救助這位受傷的武士。

首先將馬牽到自己家庭的院子裡，接着把背着的嬰兒放下，讓他睡在裡面的房間，再使盡全力地，把失去意識的傷者拉向裝有火爐的房間。

然後，拿出父親每晚所喝的燒酒，用手巾沾濕來清拭傷口。因佐吉曾看過父親在被鐮刀割傷時，也是如此處理。

因渾身都是傷痕，所以佐吉不得不把父親所最喜愛的燒酒全部用盡。

當他清拭完畢之後，就去取下握在其右手的那把刀。

爲了把手指一隻一隻地掀開，佐吉不得不咬緊牙關，使出渾身之力。

眠狂四郎的意識，也是在此時回復過來。

●

突然——

由於傷者突然爬起來，所以使大吃一驚的佐吉，像被反彈似地跳開。

坐起身來的狂四郎，始終凝視着上空，因疲勞和疼痛而變成不像自己所有的身體，一動也不能動。

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的腦海裡，像癡呆般地空白。

爲了塡滿這個空白，他喃喃自語地：

「還活着？」

然後眺望着站立在院子裡，那匹自己騎來的馬，接着再把視線移至正呑着口水，像石頭般僵硬的少年之身上。

「是你救了我嗎？」

「是的！」

佐吉點頭回答。

狂四郎這才發覺自己的傷口已被拭擦過。

「謝謝你！」

「不……」

佐吉搖搖頭。

「此地是何處？」

「這裡是石部。」

「石部？」

那麼離開水口城下到此地，已跑了大約五里的路程。因為在馬上失去意識，所以不曉得在何處。

「在石部是否有一家大藤棚的茶館呢？」

「是的！叫做伊勢屋。」

「幫我跑一趟好嗎？」

狂四郎就把銀兩交給少年，拜託他去購買一套旅行用的丹波行李。因為裡面附有刀傷藥品。

「然後……看你喜歡什麼就買什麼。」

「是的！」

佐吉拿着錢飛奔出去。

狂四郎靠近爐邊添加一些柴火之後，又再度平躺下來。

「……還活着。」

他又再度地喃喃自語。

還活着，這的確是一種奇蹟。

狂四郎在沿着田村川的街道上，與隼人隱密黨的鹿兒島隊及江戶隊的頭取、副頭取們，採取一對一的決鬥時，連續殺了十五人。

每個人都具有一騎當千的氣魄，以及卓越的招式。

狂四郎本以為無法殺死十個敵人。

因埋伏的敵人，共有二十七名之多。

對歷經無數戰鬥場面的狂四郎來說，也不曾有過跟如此強大的敵人發生決鬥的經驗。雖然連續收拾了十五條人命，但是連自身也難以相信。

在記憶中，以招式制勝的，大概只有兩、三人。其餘的何以能夠制勝，連本身也迷惑不解。在那個霎那之間，好像有鬼魔附體般地，幫助自己發揮本能的動作，而擊敗對方。

面對着第十六個敵人時，狂四郎曾如此想着：

——我可能會葬身此地吧！

事實上，他的四肢已喪失對付敵人快招的功能。

同一時刻——。



「江戶第八隊頭取，海藏院匡。」

從報出其姓名的敵人，那付從容的表情，和威武的架勢看來，狂四郎知道他絕不是凡庸之輩。

對着渾身充滿鬥志的敵人，首先要以無想正宗來加以引誘，然後才能使出圓月殺法的絕招。

但是，對這位把心和氣隱藏在內心裡，而把身體置於無聲無息的靜謐中之敵人，同樣地，像平靜如鏡的水面上之倒影一般，也要把自己保持在無心的狀態。

換句話說，當對方立於虛無飄渺的境界中時，同樣地，也要把自己置於真空狀態，否則難以決鬥到底。因此，身體必須具有足以發揮無限力量的能耐，絕不能有絲毫的疲勞感。

在受傷，疲憊的狀況之下，如何跟敵人保持對峙的地位呢？

——我可能會葬身此地吧！

看到敵人的架勢，而產生這種想法，也是理所當然的。

到此地步，還有這種正確的想法，的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如果當時再有一個時辰的對峙時間，或許他已將無法安然地躺臥在農家的火爐旁邊吧！

當馬蹄聲從狂四郎的後方傳來時，正是他跟海藏院匡對峙不到幾秒鐘後的事。

雖然渡過田村橋迎面奔馳過來的那匹馬，背上並無騎士，但因不知置有何種裝備，當馬奔過木橋的瞬間，卻從馬鞍噴出一股朦朧的白煙。

不僅是煙，同時還散佈着恐怖的火花及濃烈的臭味。

至於這匹馬揚塵而去的後方，則完全籠罩在白色的煙霧當中。

很明顯的，這是有人想攔阻決鬥，所以才故意讓這匹馬奔馳過來。

這個人就是狂四郎的朋友，從又有三匹馬奔入白霧中，就可以獲得證明。

狂四郎跳上其中的一匹馬，勇猛地突破白煙，揚塵離去。

●

——這個主意是出自於盜賊安五郎嗎？

即使是他想出的主意，可是在短暫的時間內要準備四匹馬，對只不過是一個流浪漢的安五郎來說，也似乎是一件難以辦到的事。

——也許有人接受安五郎的請求吧！

「人所歸屬之處，乃天所贊助之處；人所背離之處，

乃天所摒棄之處——。但是，對我來說，並沒有理由接受天的幫助，所以幫助我的，仍然是人吧！」

狂四郎把雙目閉上。

不久，逐漸傳來靠近的腳步聲。這並不僅是一個人的腳步聲。

「武士大人！有客人來。」

先跑進來的佐吉，邊喘氣邊說着，同時把丹波行李放在旁邊。

狂四郎注視着立在土地房間的安五郎和阿菊。

安五郎對着阿菊說：

「治傷是妳的任務哦！」

「是的——」

阿菊急忙地上來，從丹波行李中，取出藥品。

狂四郎擡頭望着阿菊說：

「妳花費三年的時間，竭盡全力所縫製成的這件衣服，如今已變成這般破爛，所以無法還給妳了。」

阿菊噙着淚水，勉強地露出微笑，猛烈地搖頭說：

「這件夾襖，並不是為某人而做的。既然穿的如此破爛，也正表示要我重新再做一件之意。……這次，我將特地為您而做。怎不叫我欣喜欲狂呢？」

昨天以前的阿菊，也許說不出這種心裡的話吧！

僅是一個晚上，竟使女人產生如此大的變化。

當阿菊細心地治療完畢時，狂四郎已穿上安五郎從水口城下的估衣店買來的黑羽二重，而坐在火爐旁邊。

「您躺下吧！」

阿菊勸着，但狂四郎回答說：

「死不了的。」

同時，朝向安五郎問道：

「是你救了我嗎？」

「不、不是的……。大人是否還記得，鈴鹿峯山中，有一家叫做鈴鹿屋客棧，那位跛腳的老頭子呢？」

「嗯！」

「他並非等閒之輩。以前也是伊賀衆的一份子哦！」

「是嗎？想出派馬援助的，就是這位老前輩嗎？」

「以我的才幹，怎能使出這種脫身之計呢？古人說：瘦死駱駝也比牛大，身為忍者的他，當然會想出這種令人叫絕的好辦法。」

「是不是你花重金聘請他來援救我呢？」

「嘿嘿嘿……，身為盜賊的人，也難得剩下幾個小錢為了您的緣故，現在身上已減輕了負担，而步伐也輕快多了。但是，大人也應該找個靜養的地方。」

安五郎拍拍佐吉的肩膀說：



「小弟！帶路吧！」

「到那裡呢？」

「是否有一個寺廟叫做——」

「是有一個金勝寺。此外，還有東寺、西寺……」

「好！走吧！」

安五郎帶着佐吉出去。

當留下他們兩人時，阿菊突然感到異常興奮。

——他還活着！

這並不是作夢。

這個人就在此地。

由於命運的安排，才能再度重逢，昨夜，把身體獻給他——而他仍在此地活着。

阿菊的眼眶充滿淚水。

「昨天晚上，我們也如此地望着爐火。」

狂四郎說着。

「是的！」

「今天還能如此……眞是奇蹟。」

「我相信您絕不會死掉。」

「如果不是那位老前輩，也許此刻正在渡過奈何橋。至於被我殺死的無數亡魂，也會一窩蜂湧來找我算帳吧！」

如此說完之後，狂四郎因無法忍受坐的痛苦，而再度平躺下來。

阿菊很想把自己的膝蓋，當做枕頭讓狂四郎躺着，可是卻缺乏這種勇氣。

正當此時——

雖然大地一片沈寂，但是從這間房子的外面已逐漸傳來人數衆多的腳步聲，狂四郎猛然站立起來。

「阿菊——」

「在！」

「很抱歉！我可能又要跟妳分別了。」

「啊！他們……？」

「敵人追來了。還剩下的十二名。」

「啊！」

阿菊驚叫一聲。

「害怕嗎？既然成為我的妻子，就要有個心裡準備。」

「是！是的！」

狂四郎揮出無想正宗。

刺客們已經步入庭院。

——我要死得光明磊落。

狂四郎自言自語地說着。

「有人在嗎？」

聲音傳來。

「眠狂四郎就在此地。」

狂四郎回答。

一個人突然進入土地房間。

狂四郎站着說。

「此地是跟我們充滿殺機的人，毫無關係的民家。雖然對冒犯神社佛閣，全然不用躊躇；但是對供給我們食糧的民家，絕不能用血來沾汚他們。還是另外選擇一個場所吧！」

進來的人，正是狂四郎在田村川畔與他對峙的第十六位敵人，也就是隼人隱密黨江戶第八隊頭取，海藏院匡。

「不——」

海藏院匡微笑着搖搖頭。

「我們一行人，並非前來此地向您挑戰。」

「什麼意思呢？」

「雖然您只有一個人，可是卻異常奮戰，我們十五名黨員都接連敗在您的手下，對薩摩隼人來說，這的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我們深感慚愧。如果讓天下的人知道我們隼人隱密黨，接連十五次都敗在您這位絕代的高手之下，薩摩的士風，豈不成爲人家的笑柄嗎？」

「……」

「這次的決鬥，我們承認隼人隱密黨是失敗了。……您已身負重傷，同時也喪失跟我們其餘的人一決雌雄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攻擊您也不是一件光榮的事……假如不征服您，而就這樣回去稟告的話，恐怕會遭受調所左衞門的責罵，但是以薩摩隼人的作風來說，絕不會去收拾一位身負重傷的敵人。所以要等到您回復健康之後，我們再前來挑戰。」

把話說完之後，海藏院匡鄭重其事地低下頭說：

「請多多保重！」

接着，就離開了。

狂四郎還茫然地呆立在那裡。

當然，這並不是普通的刺客。到此爲止，薩摩隼人是狂四郎所遇到過的敵人當中，最講義氣、且與衆不同的武士。

「要得！要得！」

他很想對着敵人大聲地誇獎，這種心情也是屬於第一次。

——他們竟把我這位無賴漢，當成武士看待。

當狂四郎返回火爐旁邊坐下時，阿菊突然無法抑制其衝動地，投入他的懷抱，悲痛地哭出聲來。

狂四郎抱着哭倒在其懷中的阿菊，順勢躺臥下來。



阿菊高興得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把狂四郎的手貼在面頰磨擦，而繼續地哭泣。

能夠這樣盡情的流淚，以來體會身爲女人的喜悅，這片刻之後——。

一瞬間，在阿菊的生涯中，或許會留下最幸福的回憶吧！

從外邊傳來了安五郎和佐吉的笑聲。

## 草津姥餅

當眠狂四郎在甲賀郡西寺村的古刹西寺（阿星山常樂寺）療傷，而又出現在東海道的街道上時，已是過完年之後，一個天氣相當嚴寒，但還算晴朗的日子。

在療傷期間，受到阿菊和安五郎無微不至的照顧，也許狂四郎一輩子都無法忘懷吧！

這時阿菊由安五郎陪伴，已把一封要交給武部仙十郎的信，送往江戶，所以狂四郎又變成形單影孤了。

一個多月的時間，隨着歲月更新，街道的景色也改變了不少。

遠山一片雪白，而近山的樹葉也脫落成冷冰冰的枯枝，但見四處還留下一堆堆的殘雪。在廣濶的田園上，許久仍見不到一個人影，甚至連農夫也躲在四周猶有殘雪覆蓋的屋內。

雖然有陽光照射着，但倒映在路面的人影，仍是冷冰冰的。

冬天的街道上，趕路的人很少。

在離開石部，經過金山、伊勢路及高野的途中，狂四郎的前後，都未曾出現過一個人影。

抵達梅木（六地藏村），狂四郎所落脚的地方，就是和中散的本舖「是齋」。

這個藥舖的名字，在日本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當時的和中散，對趕路的人來說，是不可缺乏的隨身藥品。

狂四郎的傷勢，能比預定還要痊癒的快，這也是安五郎特別拜託這家「是齋」，配好特效的藥方之關係。

當狂四郎站在藥舖的門口時，伙計立刻奔入內室，去請主人出來。

主人雖是一名商人，但是對刀劍的收集卻具有莫大的興趣，由於經常出入江戶，所以早就聽說過眠狂四郎這位絕代高手的大名。

據安五郎說，這家主人無論如何也不肯收下醫藥費，所以狂四郎才不得不前來此地，親自向他致謝。

這位年紀約莫五十歲的福相主人，喜氣洋溢地走出來說：

「久仰！久仰！請進！請進！」

接着走下土地房間，把狂四郎從與店舖並列，屋頂蓋有絲柏皮茸的門口，邀請到客廳的上座去。

兩人相對而坐，彼此客套一番之後，狂四郎示意對方無論如何一定要收下醫藥費。

「不！只要這些藥物，對您的傷勢產生效用，我就感到無上驕傲，所以絕不能收下您的醫藥費。」

「我具有盡量避免蒙受人家恩情的個性。」

當狂四郎說完時，主人微笑地接着說：

「老實說，我不拿您的醫藥費，也是有原因的。」

「是什麼呢？」

「當您路過此地時，我想特地拜見這把……」

「哦！這個嗎？」

狂四郎把放在旁邊的無想正宗，交給他。

「多謝您賜給我一個拜見的機會，同時也爲自己能實現一生的願望，而感到高興。」

主人接過這把劍之後，就把拭紙含在口中，同時使劍柄朝向直下，而順利地拔起劍鞘。

眞不愧是一位收集刀劍的行家，其鑑賞的方法一點也不含糊，尤其那對注視着白刄的雙眸，正洋溢着着迷的色彩。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主人把刀身歸鞘，交還給狂四郎而嘆了一口氣說道：

「到目前爲止，我大約收集了三百把以上，堪稱爲名匠所鍊成的寶劍。但是，在您的『無想正宗』之前，卻沒有一把能夠入目，換句話說，相比之下，都變成廢鐵一般。」

「因這把劍是我使用的，所以卽使是名刀也會化做魔劍。除非積存在我身上的罪孽，以及死在這把劍下的亡魂，全部消失無踪。」

「劍就是用於殺人的。倘若您有這種意念的話，那麼這把無想正宗，就稱得上是天下的名刀。」

主人如此回答之後，又凝視着狂四郎說：

「聽說您要上京是嗎？」

「嗯！」

「在途中，也許埋伏着很多要收拾您生命的敵人吧！」

「大概……」

「請您凡事要多加提防。襲擊您的敵人，不但會用刀槍等物，也許還會使用意外的武器。……因爲大約十天之前，西國大名的家中——是我過去所認識的武士，在歸國途中，順便到我店裡，懇求爲他製造襲擊熊的毒藥彈。這



種捕熊的毒藥彈，由於過去都是受大名之託才製造的，所以就答應下來。」

當這種毒藥彈，碰到身體而破碎時，就會散佈出劇毒的液體，把眼睛弄瞎，一旦進入口中時，更難逃斃命。倘若對方是人類時，將會使其皮膚完全腐爛掉。

三天之後，主人就親自將這種毒藥彈送往，在草津副本陣靜侯的家中。

這時，從背後傳來藩士們嘻笑的交談聲：

「對無法用劍力戰到底的敵人，只好投擲這個東西了。」

目睹這種情況的主人，愕然地警告說：

「絕不可以利用它來對付人！」

家中趕忙敷衍地說……

「舉凡人也有很多類型，有的甚至比豺狼還要可怕，對付這種敵人，當然就要不擇手段。但是，我並非爲對付這種可怕的敵人，才要您製造。」

雖然主人再三交待之後才離去，但是始終無法放心。

「所以——我一直担心着，請您凡事要多加注意。」

主人一本正經的注視着狂四郎，而加以忠告。

「易經上有一句話說：履霜至堅冰，然而，我是履霜渡薄冰。」

狂四郎拿起無想正宗，笑着站立起來。

●

從梅木出發，大約行走三町的路程，就可抵達手孕村。

從前，這個村落裡有一個男人，因某種事情而必須到國外去。由於他的妻子還很年輕漂亮，所以就把她寄託在從幼年時就很要好的朋友處。可是經過了三年，猶不見這個男人的影子，他的朋友爲預防受託照顧的女人被搶走，於是每天夜晚，都把自己的手放置在女人的腹部上，方能安心入睡。但後來這個女人卻逐漸對丈夫的朋友產生愛意，而且感情越陷越深。雖然並未跟這個男人發生關係，然而卻意外的懷孕了。過了十個月，這個女人生產了。但是，並不是生產孩子，僅生出一隻手而已。從此以後，這個村落就被稱爲「手孕村」。

目前也被稱爲手腹村。

在村落盡頭的那條河川，據說就是由被遺棄的那隻手所形成的。

當狂四郎走到那座土橋的橋頭，遇到了一個雲遊僧。

擦肩而過的當兒，雲遊僧掀起草笠注視着狂四郎說：

「南無阿彌陀佛！在你的背後，有一座傾斜的墳墓。」

——這也是要攻擊我的敵人之一嗎？

過去，狂四郎經常被咀咒這種不吉利的預言。

「死神何時來臨呢？」

狂四郎緊接着追問。

「是的——快的話，今天，最慢的話也不會超過明天。」

雲遊僧以嚴肅的語調回答。

「是否有防患的方法呢？」

「就連帶在腰際的那把劍，也難以防患。」

「佛門弟子，應該知道防患的方法吧！」

「當然知道。告訴你吧！……當你突然產生不吉利的預感時，就要反覆的唸着南無歸命頂禮，然後再回頭走一百步。如此；您就可以避免災厄。」

「好！我接受您的忠告。」

說完狂四郎就跟雲遊僧分手，而渡過橋來。

倘若雲遊僧是受敵人唆使而來的話，那麼這個忠告，就是包藏着陰謀。

換句話說，這不是忠告，而應該是圈套。

——這個圈套，似乎很有趣。

狂四郎在心裡呢喃着。

不久，揣着雙手走路的人，已抵達了草津客棧。

此地正是東海道和中仙道的分岐點。街上的十字路口，就是分岔路口。

因此，此地設有貫目改所（註：關卡），對來來往往旅客之行李，檢查極其嚴密。

名產「姥餅」，就是產於附近地區。

俗語說：「名產未必好吃」，但唯有這個姥餅卻名符其實。

狂四郎步入一家熙來攘往的店舖中。

舉目向裡面掃視了一番，但是並未發現到有可疑的人物。

他把已經吃完的玉露茶碗，放回紅色的盤子內——這時。

突然在來來往往的街道上——離開這家店舖還有一段距離——傳來一陣怒吼和哀叫的聲音。

「啊！拔起來了。」

店門口的馬伕，朝着那邊張望，而大叫地跑出去。

爭執僅在瞬息之間就停止了。

接着，有一名武士奔跑過來。

「馬！」

一邊喊著一邊從繫在店門口的馬背上，把貨物曳下。

「借用一下！」

話一說完，就躍上沒有馬鞍的馬背上，揚塵而去。



「畜牲！搶去我們的馬！……小子！把商人當成一條狗亂殺而逃生，還稱得上是武士嗎？眞是卑鄙無恥！」

馬伕臉色蒼白，跺着脚大罵着。

●

這是偶然之間所發生的事件。

雖然官方很快地派人前來調查，但是倒在路邊類似商人打扮的男人，早已經一命嗚呼。

商人何以被騎馬逃走的武士所殺害呢？由於沒有目擊者，所以無法了解事情的眞相。

付完茶錢步出店門的狂四郎，當他走過去時，發現屍體已經蓋上草蓆，僅有兩脚露在外面。

地面上還殘留着一片血跡。

馬伕、轎伕及趕路的人，大約共有七、八個圍觀者，僅是吵吵嚷嚷地爭論着，而屍體像是被遺棄似地，始終被放置在那裡。

狂四郎看一眼，就不停步地走過去。

「浪人！」

離開二十步左右的後方，馬伕如此喊着而追趕過來。

當狂四郎回頭時，馬伕一邊喘着氣，一邊點頭哈腰地說：

「很抱歉！請您當一下證人……。代官所已經派人前來調查了，假如您能確實地說出偷馬逃走的武士，就是殺人的兇手，在下將感恩不盡。拜託！拜託！」

正要乾脆拒絕的狂四郎，突然在腦海裡閃過一個直覺。

想起了在手孕村擦肩而過的雲遊僧之忠告。

「倘若產生不吉利的預感時，就要反覆地唸着南無歸命頂禮，然後再回頭走一百步。」

雲遊僧曾如此地說着。

——難道是這件事嗎？

當時，自己並未表現的很胆小，但是，雲遊僧爲何要我說出這些話呢？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這就是敵人要我回頭的一種圈套。

我必須要回頭。

「我有一件事情要拜託你！」

狂四郎對馬伕說。

「什麼？」

「大聲地唸着南無歸命頂禮，同時跟着我後頭走。」

「是，簡單得很——」

馬伕一邊拉開嗓門，一邊跟在狂四郎的後面。

在靠近屍體約莫數步距離的地方，狂四郎稍微放慢脚步。

霎那之間——。

激起了一陣旋風。當狂四郎的身影從屍體上掠過時，草蓆已被掀起，而從死人的手中擲出了一顆黑彈。

黑彈並未傷到狂四郎，可是卻擊中屹立在路傍的土地公，不但眼看着它的頭部被擊成稀爛，同時還看着它的慈顏，被毒液塗成一片漆黑。

狂四郎在距離一丈二的對面站立着，把射出寒光的視線，移向假死人說道：

「很不湊巧。雖然圈套設計的相當嚴密，可是卻露出一個破綻。」

「什麼？」

假死人從懷中拼死地揮出一把一尺二～三的短刀，立刻拉出迎敵的架勢。

狂四郎微笑着說：

「把活人裝成死屍，這未免過於荒唐。」

「……」

對方一步一步迫近，而狂四郎也隨着一步一步地前進。

「雖然你露在草蓆外面的兩脚，在我走過去和走回來時，僅有一點差別，但是放置的方法卻完全不同。當然，只要是活人，就難免會動，你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動了，才造成無法挽救的失敗。只因你的脚稍微移動，而使你變成眞正的屍體，說起來也是值得同情的。」

當狂四郎的話尚未說完之際，對方已隨着恐怖的回音，踩了一脚，把身體彈向天空。

狂四郎固定地一動也不動。

假如是一個普通的兵法者，對這種意外的飛翔術，一定會心慌意亂，但是狂四郎到目前爲止，像這種攻擊法，已遇見過數次。

飛過狂四郎頭頂的敵人，突然降立在地面上，身軀一轉，而膝蓋已彎曲下去。

雖然也曾再度站立起來，對着狂四郎揮出短刀，但這只不過是在掙扎的最後一個動作罷了！當他發出倒地的聲音時，生命已從他的軀売遠去。

「馬伕！」

狂四郎把無想正宗收回腰際之後，呼喚着。

「在！在！」

因緊張過度而跌坐在地上的馬伕，好幾次想站立起來，可是沒有辦法。

「雖然曾接受你的拜託，但因已殺掉這位生還的死人，所以我不能當證人。你再去拜託其他的人吧！」

話一說完，馬伕已悄悄地掉頭溜走。



●

片刻之後，一個雲遊僧以匆忙的脚步，抵達要開往大津的矢橋海濱的船渡口。

掀起斗笠，以銳利的眼光環視着四周，當他查明狂四郎已消失踪影之後，就走近船夫的小屋。

「船夫！給我一條船。渡船錢我會多給。」

雲遊僧如是說着，然後悄悄地描視一下屋內，突然像反射似地，後退了六尺之遠。

坐在火爐旁邊折発上的人，正是狂四郎。

「唆使死人來偷襲我的計劃，是不是你出的主意？雲遊僧！」

從容地站起來的狂四郎，邊說着邊走出小屋外。

雲遊僧一步一步地後退着。

狂四郎也隨着一步一步地前進。

「看樣子，你大概想逃走吧！……因爲你認爲颷起大風之後，矢橋的船將無法啓航，所以就斷定我狂四郎一定會繞道瀨田是嗎？」

矢橋舟的危險，這是衆所周知的。從比叡山颷來的巨風——也就是所謂的比叡風，常使矢橋舟經常發生翻船事件。總之，即使在風和日麗的天氣下，有時比叡風也會突然地襲擊湖面。

『雖然已靠近武士的矢橋，但也必須繞道瀨田的長橋。』

民間也有這種歌謠流傳着。

雲遊僧正如狂四郎所指摘的那樣，推測狂四郎會渡過瀨田的長橋，因爲他知道搭乘矢橋舟，會帶來翻船的危險。

「我也不想問你屬於何藩的家中。只是，把我當成熊來討伐，這件事情悶在心裡有點不愉快，所以才在此等待。無論如何，絕不允許您做出逃走的卑鄙行動。」

很難得的，這個人居然決心要去討伐對方，而自動地埋伏在此地。

突然之間——。

雲遊僧摘下斗笠，面對狂四郎跪下，同時把雙手着地，哀求地說：

「請、請饒命！以我的能力，還稱不上做您的對手。」

這是一位年紀約莫四十歲，而具有卓越風貌的人。

這種胆小的態度，實不配當隼人隱密黨的黨羽。

「憐惜生命的理由何在呢？」

「在家鄉有妻子……，及六個孩子等待着。」

「……」

「六個孩子當中，最大的才十三歲。……如果我葬身

此地的話，勢必會使家裡發生變化，而六個孩子也會變成無依無靠。……懇求您讓我逃走吧！拜託！拜託！」

雲遊僧把額頭抵住地面，趴着。

始終未擡起頭來。

保持片刻的沈默之後。

突然一陣刄風，掠過頭頂上。

西國藩士驟然擡起頭來。

掉落在地面上的，正是他的髮髻。

狂四郎默不作聲地離開此地。

「感恩不盡！感恩不盡！」

目送其背影的西國藩士，反覆地唸着，同時不斷地低頭。

對別有居心的敵人，只要他肯跪下來乞求饒命，狂四郎絕不會加以殺害。這就是他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

## 大津的死靈

當眠狂四郎渡過瀨田的長橋，而抵達大津時，已是午后八時。

「很不湊巧！今天已經客滿了。」

究竟是時間太晚呢？還是自己具有一付與衆不同的陰沈面孔呢？近江屋、海老屋及井筒屋等幾家客棧，都以這句話來拒絕他的投宿。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個房間，就是位於客棧盡端，將要抵達逢坂山途中，一家叫做走井茶館的小客棧。

走井茶館的女侍，還記得兩年前狂四郎曾路經此地。

當時，有一位藩士因喝的爛醉如泥而拔刀亂舞，結果被狂四郎用手刀把他制服在地上，接着把他的頭部按在茶館前那口像噴泉般在噴水的水井中，然後才揚長而去。

「啊！就是當時的那位浪人。」

女侍立刻聯想起來，而趕忙爲狂四郎準備一個房間。

不待說，被引進去的房間，不但比大客棧華麗，同時還要舒適。

只是——。

貼滿本地名產——大津畫的屏風，使房間增添了幾分陰森的感覺。

例如：藤娘和拿長矛的人，還不覺得有什麼異樣，但是像猫哭死耗子的假慈悲圖、瓢簞鯰（註：歌舞伎的舞蹈之一）、犬追座頭（註：狗牽瞎子）及雷公之類，雖然線條堪稱均勻，而畫面也很風趣，可是卻流於粗俗。

大津畫的始祖，屬於何種佛派？

在屏風的右角上所題的這句話，大概是芭蕉的眞筆吧



！也是這家客棧所感到自豪的。

狂四郎在一個多月的療養期間，由於滴酒不染，所以把擺在食案上的那壺酒飲盡之後，就微醉地立刻上床睡覺。

從石部越過草津，才抵達此地大津，已走了將近六里路程，因此也感到有點疲倦。

而且，身體各處的傷痕也還在痛。

不知睡了多少時間？

突然地——

狂四郎胸部感到痛苦而呻吟着。

好像半醒半睡的狀態。

就像何種動物騎在他的胸部似的。

——可能是在做夢吧！

他邊想着邊試着把它推開，可是騎在胸部的東西一動也不動。

——是寃魂嗎？

雖然過去無想正宗下的犧牲者，出現在枕邊的次數不只一、二次，但是狂四郎並未曾做過這樣的夢魘。

跟睡醒時一樣，當他冷靜地加以觀察時，寃魂就突然消失無踪。

如今，壓在胸部的東西，跟過去出現在枕邊的寃魂，似乎不太一樣。

好像具有一種使他無法保持冷靜的魔力。

這種壓力，不但使狂四郎感到呼吸困難，同時還產生一種胸部會被壓扁的恐怖感。

這種痛苦終於超過了限度，狂四郎突然張開眼睛。

全身冒着大汗。

就像仰臥在湖中飄浮似的，從背部以下感到一片空虛，狂四郎始終凝視着黑暗中，一動也不動。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對着隱藏殺機而偸偸貼近的敵人，狂四郎的神經反而像刀刄般的冰冷、淸醒。雖然無法明確地判斷可疑的眞相，但只要對方是具有形體的東西，就能夠以敏銳的機智來加以應付。

但是。——

一旦把眼睛張開時，什麼影子都沒有——被這種莫名奇妙的東西，壓住胸部而使全身冒着大汗，對他來說，的確是件有損面子的事。

他不相信身體的疲勞，會帶來這種怪異的現象。

大約經過兩個時辰，一直凝視着黑暗中的狂四郎，終於被睡魔所征服。

剛睡着時。

可怕的力量又再度壓住他的胸部，這次他同時地醒了過了。

——難道不讓我睡覺嗎？

他開始憤怒起來。

就在此刻。

在腦海裡浮現了一個記憶。

——對了！也許是那件事吧！

●

這是屬於三年前晚秋的事情。

在返回江戶的途中，當狂四郎想要搭乘矢橋舟，而走到渡口來時，有一位像是躲藏在常明燈影子下的女子，突然急步跑出來叫喊着：

「唐突的打擾一下——」

這似乎不是什麼正經的女人。她有着滋潤光滑的肌膚及婀娜多姿的身材，且不斷地從那迷人的衣服上，散發出濃郁的香味。

雖然談不上出衆的美，但是從她的眼神和嘴形看來，應該有溫柔、且能體貼男人的個性。其年齡大約二十四、五歲。

當狂四郎回頭時，女人正把拿着唸珠的雙手，舉至胸前合掌着。

「有一件事情，想要求您幫忙。」

「如果妳要我捐獻香油錢的話，那妳大概找錯人了。」

當狂四郎冷冷地回答時，女人卻連忙搖頭說出一句令人意想不到的話。

「不！很抱歉！我已在此等候三天，希望您能接受我的獻身。」

「妳看我是那種隨便接受女人獻身的男人嗎？」

狂四郎苦笑着。

「請不要生氣。……我就這樣拿着唸珠，拚命地哀求您。」

「斷然拒絕。這是我首次遭受別人的強制，妳大概是受到他人的唆使吧！我絕不答應。」

話說完畢，狂四郎就不加理睬地登上矢橋舟。

女人也隨後跟着上來。

由於無法阻擋任意搭乘的船客，所以狂四郎只好佯裝成若無其事。

突然之間，船身引起猛烈的幌動，乘客們都發出驚慌的尖叫聲，當狂四郎回頭時，正目睹女人已沈入高瀨的水波中。

連忙將女人救起，而使其吐水的船夫們，瞪着狂四郎威脅地說：



「大爺！您想把常磐津梅春置於死地嗎？難道您就這樣遺棄她嗎？倘若您眞的要遺棄她，我們也有對付您的方法。隨着比叡風，只要我呼喊一聲，立刻就有五十艘矢橋舟圍攏而來。那這次該輪到您跳水了。」

大概船夫在誤會這個女人，因熱戀這個男人而在此等候好幾年吧？

狂四郎爲了不再引起騷動，所以只好默默地把雙手揣在懷裡。

當船夫把船掉頭駛回來時，就去喚來一座轎子給女人搭，同時要狂四郎隨侍左右，最後還留下一句頗有大丈夫氣概的話：

「大爺！除非您能了解她的眞心，否則休想搭乘矢橋舟，甚至連瀨田長橋也不准您渡過。」

這的確是一件莫名奇妙的事。

終於在胡同裡一家小而舒適的歇業住戶門前止步，爲了遵照船夫的交待，不得不護送她到此地，狂四郎進入屋內之後，就坐在神案下的火爐旁邊。

換好衣服的女人，以喪失血色的臉朝着狂四郎低頭謝罪說：

「請原諒！」

「妳爲何要強迫我做出這種事呢？」

狂四郎問着。

於是女人把雙手抵住榻榻米，哀求地說：

「請您……什麼都不要問——拜託！」

這是爲收拾他生命的人所派來的嘍囉呢？還是女人本身對他懷有殺機呢？——像這種具有陰謀的花招，絕難瞞過狂四郎的視線。

究竟基於何種原因？她要把身體獻給狂四郎呢？雖然無法了解她的用意何在，但至少絕不是懷着惡意而來。

時值晚秋，琵琶湖的水仍有三百尺之深，又是如此寒冷，然而，投水的女人又不會游泳。倘若當時船夫怠慢一步的話，也許已經無法挽救。

所以這絕不是在演戲。

「只要擁抱妳一個晚上——這樣就可以嗎？」

「是的！」

「如果妳把身體獻給我，那麼——妳的任何煩腦都會消失——是嗎？」

「是的。……求求您！」

「妳不以爲這樣做太傻嗎？」

「我是經過考慮才決定的。」

「您決定了。」

狂四郎覺得很不愉快。

「如果我不答應就這樣離開的話，妳要怎麼辦呢？再度去投水呢？還是再去找其他的男人呢？」

狂四郎等待着她的回答，而準備離座而去。

女人，只是以困惑的表情，凝視着榻榻米的一角。

「怎麼辦？……我也不知道。」

狂四郎認爲這句話，就是她的肺腑之言。

到了夜晚，狂四郎就跟這個女人，做了長時間的對飲。

女人對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注意，而顯出一付楚楚可憐的樣子。

不久，狂四郎就先上床就寢，女人則用長汗衫裹住剛從澡堂上來的胴體，而迅速地躺在他的身邊，由這個動作，就可以了解她是一位知道羞恥的女人。

對身爲流行歌謠教師的她來說，應該很了解男人才對，可是她要接受狂四郎的態度，還相當幼稚。

——完全酷似一具人身祭品。

狂四郎連在那個瞬間，也在腦海裡自嘲着。

女人則完全沒有反應。

一段時間之後，從床上爬下來的女人，就去取來一條用熱水擰乾的手巾，放置在狂四郎的枕邊，同時很有禮貌地說：

「謝謝您！」

狂四郎則覺得很不好意思。

接着，女人就到隔壁的房間去休息。

「爲何要選擇我呢？」

狂四郎在翌日的早餐上問道。

「當我看到您的瞬間，直覺上認爲就是您。這絕不是虛假的。」

女人回答。

狂四郎發現女人的眼中，正閃爍着昨天所沒有的光彩。

把狂四郎送至矢橋舟渡口來的女人，一再地向他致謝之後，就帶有一點猶豫的口氣說：

「希望您能再度光臨大津。」

「如果妳說不希望我再來，我反而比較能夠安心。」

「不！我並不介意您的再度光臨，只是希望您不要停宿在大津。」

「是指住宿在客棧嗎？」

「是的！」

「有什麼不方便嗎？」

「如果在您身上發生什麼不幸的話，我將終生過意不去……」



「……？」

女人避開狂四郎的視線，低下頭來補充地說：

「我只是有這種預感罷了！」

從那時起，已經兩年的歲月。

已忘掉那個女人的忠告，而投宿客棧的狂四郎，終於遇到這種怪異的事。

●

當朝陽普照大地時，狂四郎踩着自己的長影，進入那條胡同內。

這個家看起來和兩年前並沒有兩樣。

路面打掃的很乾淨，而格子窗也剛清拭過，部份仍留有沾濕的痕跡。

狂四郎默默地把紙門打開，站在土地房間。

「是誰呢？」

傳來一個很熟悉的聲音問着。

「兩年前來過的人。」

「嗯？」

紙門瞬間拉開了。

「啊！大爺！」

常磐津梅春，以驚訝的眼光凝視着對方。

「倘若妳還是單身的話，我就上來。」

「請您上來！」

客廳的擺設和兩年前完全一樣。

「妳的生活狀況，似乎毫無變化？」

「是的！大爺您還好嗎？」

「直到昨天晚上還很平安。」

「哦？」

「我因忘記妳的忠告，而投宿在走井茶館後面的客棧。」

「啊！」

梅春露出恐懼的表情，而盯盯地注視着狂四郎。

「昨天晚上，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做了一場惡夢而已！」

回了這句話後，狂四郎把冰冷的視線，投向梅春。

梅春低下頭來。

「妳曾預言，我如果再度投宿大津，將會發生可怕的事故，果然遇見了怪異——雖稱不上怪異，但卻是一種奇妙的東西，騎在我的胸部——妳爲何能夠做這種預言呢？」

「……」

「這件事跟您我發生關係，是否有關連呢？請妳解釋清楚。」

「……」

「……」

「只要妳說出其中的原因，無論什麼事，我都不會介意。」

「不！」

梅春抬起頭來猛烈地搖着。

「只要您聽完之後，一定會非常憤怒。且不會饒恕我。」

「我是一位遵守諾言的人。妳既然選擇了我，就應該信任我。」

狂四郎催促着。

梅春仍然低着頭，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下定決心，注視着狂四郎說：

「好吧！我說。」

「……這是屬於兩年前夏天的事。」

當梅春在江戶結束常磐津小調（註：日本淨琉璃的一派）的修業之後，就回到自己的故鄉大津來。這個家，就是她自己的家。

她每一年僅兩次回來大津招收弟子。換句話說，就是一方面看家一方面教導學生學藝。

因家裡雇有一位六十多歲重聽的老太婆，所以從回來的那天就已開始上課。

恐怖的事情，就發生在第三天的晚上。

睡意正濃的梅春，突然覺得胸部被很重的東西壓迫着，想要推開，可是卻出奇的重，無論怎樣掙扎，也無法使手腳動彈。終於被自己淒厲的叫聲驚醒，同時全身冒着大汗。因過於恐懼，所以到了天亮都無法成眠。

第二天、第三天——怪異的事情，一連串地發生。

梅春以為家裡中了邪，於是就從眞言寺求了護身符回來，接着又請僧侶，巫婆及陰陽師等前來除厄，但是卻毫無效果。

梅春終於無法忍受這種恐怖的日子，於是逃往京敎，投靠在一位熟識的常磐津師傅家裡。但是，住在那個家裡不到五天，同樣怪異的事情又在深夜發生。

這位師傅也很同情她的處境，而為她探聽出八坂神社的御師妻子，是一位神經敏銳的人，曾經接受公卿的拜託，偶而當做靈媒，代替委託的人面對附體的死者，聽取其意見。

梅春就去拜訪這位御師的妻子，表白事情眞相之後，就請求她做靈媒。

一切等到三更半夜才開始進行。藉着靈媒的談話，而得知二十年前，在大津這個家尚未蓋房子的空地上，曾有一位祇園的藝妓，被一名男子用殘酷的手段殺害。



其屍體則被投入琵琶湖中。

變成白骨的藝妓，也始終未被打撈上來。由於她的寃魂一直在黑暗的地獄中受苦，所以極其盼望有人能了解她。

終於，找到了梅春，才給自己製造一個傳達靈魂存在的機會。

御師的妻子，告訴梅春說：

「我認為人的感官各不相同。有些人，雖然死靈想一再找他附身，可是卻始終毫無反應。相反的，有些人卽使相隔很遠，也會感覺到。不幸的，妳就是屬於後者。……妳若是要脫離死靈，唯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去尋找一位和妳一樣，具有敏銳感官的男性，然後跟他結為夫妻。」

「往後的三年之間，妳要停止對一切神佛的膜拜，我會在子時，代替妳祈禱。」

御師的妻子對她如此說着。

換句話說——。

梅春把身體獻給狂四郎，就是為把死靈轉移到他身上。

聽完這一段話的狂四郎，苦笑着說：

「妳認為我是容易受到死靈附身的人嗎？」

「很抱歉！」

梅春雙手抵住榻榻米乞求着。

「雖然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可是我昨天晚上的確遭遇過。所以我也不得不承認死靈的存在。」

狂四郎說完之後，就站起身來。

「您是否能原諒我呢？」梅春抬頭望着狂四郎。

「難道被轉移過來的死靈，還能還給妳嗎？這回，只好去尋找一位容易被死靈附身的女子，跟她發生關係之後，再把死靈轉移給她。」

這是狂四郎要離開時，所留下的一句話。

## 三條大橋

經過大津之後，前往京都的路，都是屬於坡道。

通過大谷、追分、橫木、四宮、奴茶屋、藪下及日岡，然後進入京都的街道，再從粟田口渡過白川橋，就可抵達三条大橋。

——進入京都。

也許是心境的關係，無論溪谷的潺潺水聲，或是重疊的山巒景象，都好像重新產生一種自然的情趣似地。

倘若您是一位飽學之士的話，在所經過的景色之中，將可以使您回憶起古昔的軼事，以及緬懷這些古人的事蹟。

經過四宮時，就會令人想起天和時代，那位異相的道人眞慶法印，衣衫襤褸地騎在牛背上，從這條路蔓條斯里進入皇宮。到了山科，當然就會想起大石內藏助。大石的斷食石、花山稻荷、梅本寺、阿彌陀堂、元慶寺、僧正遍昭的墳墓、東山寺及瀋谷小町寺等，都位在通往京都的道路旁邊。

從山科開始，就分出一條下街道通往五条橋。

在分岐路的北側，有一家叫做奴茶屋的茶館。

這家茶館的始祖，就是片岡丑兵衞，他是一位神箭手。

店內有無數的箭鏃裝飾着。

在土地房間鋪着緋毛氈的折凳上，坐着一對男女。

男的瘦骨如柴，像是一位浪人，偶而聳動其肩膀乾咳着，這正顯示着他患有肺病。雖然相貌平凡，但是從他那瞇着雙眼眺望遠處的表情看來，卻不難看出他也是一位不尋常的男性。看起來似乎已超過四十歲，事實上也許更年輕也說不定。

女的年紀約莫三十歲左右，像一般京都的女性一樣，具有細膩潔白的肌膚。雖然看起來像是一位妓女的模樣，但是卻帶有幾分憂傷的神色。

「您眞的要以這種身體去決鬥嗎？——您能致勝嗎？」

「不知道。勝負是要看運氣的。」

浪人就像在說別人的事一樣地回答着。

「都是怪人，連東閑也——」

「近江的怪人似乎特別多。例如：古代的學者中有小野妹子、北村季吟及山崎宗鑑。在俳句方面有其角、許六及丈野。他們都是芭蕉遺言中要埋葬其屍體的人。畫家的鳥羽僧正，曾在比叡山的延曆寺當過三天的住持。至於和尚，更是不勝枚擧。例如：最澄、慈覺及良弁等。此外，武將也不少，例如蒲生氏鄉、片桐且元、藤堂高虎、石田三成、木村重成……」

東閑這位浪人，是因承擔刺客的任務，而在此等候強敵的來臨。

他絲毫也不覺得緊張。

女人爲此感到詫異。

「阿煎！我經常在想，我的祖先會不會是猿丸太夫呢？」

「爲什麼呢？」

「自從我在太平記這本書中，看到猿丸太夫就是弓削道鏡以來，我總是這麼想。他雖然受到孝謙女帝的恩寵，但因後來暴露其想要篡位的野心，而被放逐到下野的藥師寺去。在此之前，雖然他是一位罪惡滔天的壞人，但是後



來的所做所爲卻相當有趣。他因拒絕被放逐到藥師寺，而在田上的別業，爲女帝服三年之喪。在這段期間內，他留長頭髮，易名爲猿丸太夫。爲女帝的崩御表示哀悼。如果是一般人必定會削髮當和尚，可是他卻蓄髮還俗，這不是很有趣嗎？」

「東閑！」

阿煎發出顫抖的聲音，同時拉着他的衣袖。

「來了！就是他！穿着黑衣，一付與衆不同的面孔——不會錯！」

「嗯！」

東閑從折凳上站起來。

一位雙手揣在懷裡的浪人，逐漸地朝着站在街道上的東閑迎面而來。

「您就是眠狂四郎嗎？」

「您就是刺客嗎？」

從狂四郎漫不經心地站立著的姿勢看來，東閑知道他是一位造詣極深的兵法者。對這位無穴可擊的人，東閑說道：

「正是！我是被邀請到薩摩的京都留守邸宅，而接受調所笑左衞門的委託。」

東閑把話說完之後，又無力地咳了一聲。

狂四郎以冰冷的視線注視着東閑說：

「跟一個病人決鬥，我不贊成！」

「不！您不能拒絕。如果您拒絕的話，將會爲難到我。我已從調所笑左衞門的手中，收下預付款二十兩銀子。倘若取下您的腦袋，帶回這把無想正宗時，還能得到尾款八十兩銀子。」

「這是您自己的事情。我就是不願意殺害一名病人。」

「因爲我已是不久人世的人，所以才胆敢接受刺客的任務。我也是運氣不佳的人，自從五年前咯血以來，就一直臥病在床。今年七歲的女兒，也因營養不良而瞎了眼睛。爲了丈夫和女兒的飢餓，所以我的妻子不得不在三年前就淪落在島原。以前借的錢，當醫藥費都不夠，後來又一再地向人家貸款，期限就在明天，如果無法還淸，非但不能還其自由之身，同時還會被賣到土佐的烟花柳巷去。所以我必須對病體做最後的掙扎，來得到那一百兩銀子。然後把七十兩用來贖回妻子，三十兩當做醫藥費——就是基於這原因，無論如何您必須接受我的挑戰。」

●

從奴茶屋朝北走了數町之路，就可抵達俗稱高野堂的古刹安祥寺。

眠狂四郎和東閑的決鬥，就是決定在院內擧行。

對東閑來說，狂四郎似乎比過去所遇到過的敵人還要厲害。

狂四郎擺好下段的姿勢，而東閑則擺好青眼的架勢——經過一刻以上不動的對峙。

在四處留有殘雪的寺院內，既沒有鳥啼也沒有風聲，大地盡是一片死寂。從枯枝葉洩漏下來的陽光，把兩者的影子，以眼睛看不見的速度，使其移動着。

勝負就在這個瞬息之間決定了。

隨着震動天地的喊叫聲，東閑猛然地襲擊過去，同一時刻，狂四郎的長影從側面閃過去。

然後，兩個人交換其位置，又再度地對峙着。

但是，這次的對峙僅短短的數妙鐘。

「我！被擊敗了。」

東閑的上半身向前彎曲，聲音好像是從喉嚨擠出來似地呢喃着。

狂四郎凝視着膝蓋突然彎曲蹲下去的東閑。

當東閑丟棄用來支撐身體的白刄時，用一隻手壓住被截成兩段的腹部，同時慢慢地抬起頭來，望着狂四郎。

狂四郎對這位具有飄逸風格的刺客，不得不給予下面這句話：

「您應該可以從調所笑左衛門手中得到的八十兩銀子，我會替您籌措。」

「多謝您。」

東閑想要微笑，可是已失去這種力量。

「東閑！」

阿煎飛奔過來，緊緊地抱住他。

「阿煎！……果然不出妳所料……以這種身體，是無法致勝的。」

東閑說着。

「東閑！」

阿煎的眼淚已奪眶而出。

狂四郎看到東閑斷氣之後，就對着阿煎說：

「他說他的妻子……明天島原的期限已到……會被賣到土佐的烟花柳巷去，是嗎？」

「是的！」

「是不是在今晚就必須把錢籌措齊全呢？」

「是的！」

「那麼，今天晚上的最後時刻……子刻（上午零時），請妳在三条大橋等我。我會把尾款的八十兩銀子交給妳。」

「……？」

阿煎以懷疑的眼光，注視着眠狂四郎。



「雖然我沒什麼可取之處，但是絕對會遵守諾言。」

狂四郎臨走前留下這句話。

●

三条大橋。

京都優雅的景色，就是在於山和河流。東海道就是到這座三条大橋爲止。至於一立齋廣重，也是寫到此就擱筆。

這一天，京都仍在下着小雨。

『春雨飄落四条五条橋上』

蕪村的作品中，也有這一句。

但見視野一片模糊，京都的山巒都聳立在濃霧之中。連賀茂川上的幾座小橋，也將其柔和的曲線，隱藏在無聲無息落下的銀絲之中。

然而——。

對一個性急的江戶人來說，根本無暇欣賞這種富有情趣的優雅景色，被寒雨擊打的身體，不禁從橋上向着河面打了一個噴嚏。

「它媽的！從肚臍裡冷出來！」

金八再度地打了一個噴嚏之後，全身顫抖起來。

爲了眠狂四郎的到達，到今天爲止，金八已在這座三条大橋上，足足等候一個月以上。

自從狂四郎經過龜山城下之後，金八就完全失去他的消息。

在掛川客棧卽將分離時，金八曾問道：

「要在何處等候呢？」

「您先到京都去吧！只要午後在三条大橋上等候，我就會出現。」

狂四郎如是回答。

可是——，金八每天從午後半刻開始，就一直站在這裡傻等。

「不下來的雨，可能就是這個意思。究竟怎麼搞的。開玩笑——」

一位很熟悉的橋頭茶館女侍，從正在發牢騷的金八身邊通過時，問道：

「站在雨中很辛苦吧！」

「唉！代表我辛苦眼淚的雨，等着它變成一條大河——可是無論怎麼等也等不到，眞是沒趣。」

又再度地打噴嚏，然而，金八在這個噴嚏的中途停止，一面喊着一面跑過去：

「哇！來啦——妳看！妳看！」

眠狂四郎的身影已出現在橋頭。

「大爺！您未免太過份了！如果換您來等，會有什麼

滋味呢？」

「我了解等人的痛苦。」

狂四郎笑着回答。

「理江如何呢？」

「沒怎樣。她在岸和田正要收拾藩主的生命時，因不愼失手被捕，而可憐地被殺害了。」

「是嗎？」

——又有一個人，爲跟自己相見，而遭遇不幸的命運。

神色黯然的狂四郎，立刻拋開對理江的懷念，而說着：

「金八！請您跑一趟。」

「是的！請您吩咐。」

「把我這封信送到薩摩留守的邸宅去，交給調所笑左衞門這位老狐狸。」

「要回信嗎？」

「不必！」

金八接過信想要走出去時，又急忙地回頭說：

「您不能就此消失無踪哦！」

「今晚子時——我在這座橋上，還有事情要辦。」

狂四郎回答。

●

在薩摩藩京都留守邸宅內，逗留二十多天的調所笑左衞門，每天都過着死氣沈沈的日子。

跟西國十三藩締結走私盟約，而在即將付諸實行之際，恐怕公儀插手的干涉的各藩，又一藩一藩地脫離掉。

到今天爲止，已脫離了八藩。

其餘的四藩，看起來也有打算脫離的跡象。

「二百年的太平日子，卻使各個大名變成胆小如鼠。」

笑左衞門絕望地說着。

今天也——。

從大阪藏邸宅回來的海老原清熙，帶來一個不好的消息。

據說岸和田藩的岡部長愼，爲負起農民暴動的責任，而提出隱退的辭呈。

「連岡部長愼也如此胆小。」

笑左衞門說着。

岡部長愼年紀約莫三十歲，在笑左衞門所遇見過的大名當中，被認爲是一位比較卓越的人物。

他不但智能超人、反應敏捷，而且又有胆量。

連這種大名，也因感到胆怯而想退隱。

「海老原！已經不行了！」



「啊——？」

「不久之後，勢必會演變成，僅剩下薩摩一藩來對抗公儀的局面。那時，倘若只要犧牲笑佐衞門一人的生命，就可得到解決的話，那事情就比較好辦，但是……」

「……」

「沒有一個人的胆量，比得上我這位由司茶者昇起來的大名，眞是沒出息！」

說完這句話時，一名留守居的僕役，拿着一封信進來。

「這是眠狂四郎的帶信人送來的。」

「原來像東閑這種高手，也無法制服眠狂四郎。」

笑左衞門抄開信來看着。

清熙注視着正在看信的笑左衞門。

笑左衞門看完信之後，說道：

「海老原！在京都裡，是否能找到比東閑更優秀的劍客呢？」

「這個？」

「立刻派留守居去尋找！」

「您打算怎麼辦呢？」

「眠狂四郎這小子，前來挑戰了。……因爲東閑勝利時，所能得到的八十兩銀子，就是要當做目前在島源淪落爲娼妓的東閑妻子之贖金。而眠狂四郎就是要代替東閑前來取回這些銀子。所以務必重新再雇用一名刺客，給他八十兩銀子，在今晚子時帶往三条大橋去，換句話說，眠狂四郎跟他決鬥之後，就要取走這些銀子——你看，這豈不是一個很巧妙的請求嗎？」

「是的——」

「竟然有人敢在十三藩當中，表現如此光明磊落的態度。我們的人數再多也比不上這樣一個敵人。……再來試一試最後的運氣吧！倘若能在三条大橋上收拾狂四郎的話，也許我的運氣就會亨通也說不定。相反的，如果我派去的刺客被擊敗的話，那麼我的運氣也將隨之閉塞。……海老原，趕快再去尋找一位高手吧！」

不久報更的梵鐘聲，即將從東山傳來。

雨，雖然停了，但萬物仍籠罩在冰冷的寒氣中。衝破雲層的明光，突然地灑滿大地。

從下霜的街道上，清晰地傳來木屐聲。

沿着賀茂川的街道，除了朝向三条大橋走去的孤影之外，已見不到其他的行人。

阿煎背着東閑今年七歲的女兒來了。

「阿姨！……」

一直看着自己影子在走路的阿煎，被以爲正在睡覺的

孩子突然一叫，而大吃一驚地回頭說：

「怎樣？妳睡醒了？」

「要到那裡去呢？」

「到那邊的三条大橋去。」

「去那裡幹什麼呢？」

「去見一位武士……拿錢──那麼妳的母親就能回到妳的身邊來。」

「眞的……」

孩子把臉埋在阿煎的背部之後，就不在說話了。

──那位叫做狂四郎的浪人，當眞會籌措八十兩銀子來嗎？

阿煎很難以相信。

由於約定的時刻已經到了，所以才來的，在寒冷的空氣中，只要聽到梵鐘的聲音，也許就要空手而歸吧！阿煎担憂着。

走到橋頭，阿煎停止脚步。

如果始終這樣站立的話，全身好像就要冰凍似地。

──對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浪人所說的話，怎麼可以相信呢？

阿煎心裡一再反覆地想着。

鏗──

突然，從夜空中傳來了梵鐘的聲音。

這個時候──。

阿煎看到從對面的白馬酒館，突然跳出一幢黑影。

──就是他！

阿煎的心跳加速。

當那幢黑影慢慢地移動到橋的中央時，另一個脚步聲從阿煎的背後傳來。

擦肩而過，急步上橋的，就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大兵武士。

這個武士與迎面而來的黑影，在橋上保持一丈二的距離對峙着。

「您是眠狂四郎嗎？」

「是的──」

「無念流，大河內東馬！」

報出其名後的武士，立刻把背心和木屐一同脫掉，擺好拔刀的姿勢，阿煎提心吊胆地看着。

眠狂四郎也隨着從腰間揮出白刄。

看到這種劍尖朝下的下段架勢，阿煎不禁顫慄一下。

東閑被殺死的恨，已油然地從她心中湧出來。

位在既無人影又無聲的橋上之對峙時間，與高野堂的決鬥完全不一樣，僅是短暫的數妙鐘而已。



阿煎目擊到眠狂四郎的劍，正緩慢地描繪着圓月。

當劍尖指向天空的瞬間，對方已經跳離橋板衝殺過來，狂四郎的身體一蹲而隱藏在欄杆邊。

當武士再度向前衝出約莫六尺而倒下去時，則消失在欄杆的陰影中。

站起身來的，就是狂四郎。

當他走近所殺死的敵人身邊時，就彎下腰來，像在身上尋找什麼似的，然後再慢慢地朝向這邊渡過橋來。

阿煎大大地喘了一口氣，而輕拍背部的孩子。

（全文完）

日本劍俠叢書（一─五已出版）

| | | | |
|---|---|---|---|
| ① | 荒城浪人（美男城） | 柴田錬三郎著／王家成譯 | 售價　五五元 |
| ② | 孤劍奇異門（上下册） | 柴田錬三郎著／蘇遠謀譯 | 售價　一〇〇元 |
| ③ | 遊太郎傳奇 | 柴田錬三郎著／譚英凱譯 | 售價　七五元 |
| ④ | 猿飛佐助 | 柴田錬三郎著／蘇燕謀譯 | 售價　一〇〇元 |
| ⑤ | 孤星劍客（眠狂四郎孤劍五十三次） | 柴田錬三郎著／蘇燕謀譯 | 售價　一〇〇元 |
| ⑥ | 新選組風雲 | 司馬遼太郎著／張芳明譯 | 售價　一〇〇元 |
| ⑦ | 龍虎八天狗 | 吉川英治著／安紀芳譯 | 售價　一〇〇元 |
| ⑧ | 非情劍 | 早乙女貢著／王家成譯 | 售價 |
| ⑨ | 最後勝利者 | 柴田錬三郎著／王家成譯 | 售價 |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明德書局
不准翻印

孤星劍客

售價100元

原著者：柴田錬三郎
翻譯者：蘇燕謀
出版者：南國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人：林維實
台北市晉江街十八巷二號
電話：三四一〇二四八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六六一號
總經銷：明德書局
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六號
電話：八三四六〇三一・五九二〇一〇八
郵政劃撥：一〇二四三六
承印者：永逸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東園街六六巷一二七號
電話：三〇二七九〇八